



西毒欧阳锋大传

作者： 熊沐

电子书制作： 知识混子 | 8x8.page

作者简介



熊沐，本名高光。生于 1952 年。满族人。编剧、作家。曾在八十年代写纯文学小说，先后在全国获各种奖项。武侠小说以写感情和故事见长。第一部作品为《骷髅人》。以熊沐为笔名的武侠小说在大陆发行三十八种(部)，在港台海外发行二十余种(部)，在东南亚甚受欢迎。

共创作 39 部作品，由延边人民出版社和时代文艺出版社出全。先后著有历史小说《秦王恨》、《虎符》、《西施泪》、《岳飞与秦桧》、《孔子》《司马迁》六种(部)，为昆仑出版社出版；现代小说《生死荣辱》由作家出版社作家文库版。现代小说《北方图腾》由昆仑出版社出版。编剧作品：2007 年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导演：赵宝刚、2006 年电视剧《我想有个家》导演：郭少雄、小说《挣扎》由中日改编合拍电影《葵花劫》，在日本大受欢迎。

第一回 桃花岛主

人是南来北往，书是紫玉金红，路是崎岖险峻，花是月下风清。话说的是在大宋孝宗末光宗初年的当儿，却也得了几年偏安一隅的好时光。一边是金人占了我大好河山，蹂躏我边民百姓。一边却是江南风光独好，小楼昨夜又东风的纸醉金迷。商贾遍地行走，雕梁画栋，竹弦笙管，也一派热热闹闹。京都临安天天不夜。朱门酒肉臭，路有悲歌人。

偏安一隅是南宋历代皇帝的心思，传说本来高宗赵构泥马渡江时，还是誓心破金的，当时如是上下君民一心破金，事儿没有不谐的。况朝中又有贤相李纲主政，边陲更有武将岳飞，是天下少有的奇才，文有文事，武有武备，如真能一心破金，岂不是还了我一个大好江山？我大宋的完整江山，怎能是残破金瓯一爿，一隅半壁江山？但怎奈有奸人作祟，把好好的一个大宋弄得破败，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从此只好一代代君王天天笙管弦歌，一心享乐了。

就把一个京都临安弄成了一个花花世界。

正是：天天不夜，时时弦歌。

临安是个花花世界，人都在天街行走，商贾都在石桥叫卖，时或有一些纨绔子弟、花花公子，带醉买笑，携姬窃玉，做一时的风流居士。

× × ×

在沿街角处，有一所小小平房，平房沿街，开着脸面儿，在沿街的街面上，有大大的铺面敞脸儿，里面也没甚稀罕物什儿，只是一些杠直的板凳，横七竖八地放在地上，也有几张桌子，却是磨得光光的，没了木板的本色，成了一色的黑黑亮亮，那是趴在桌子上人的袖口磨的。在这七八张桌子中间，有个方方正正的小桌，小桌上摆一块方木，

这是讲白话的人的惊木，一边桌角还放着瓷壶，一只小杯，供讲白话的人喝水用的。现时正有一群人坐在这铺面里，一个正凝神细瞧，盯盯看着这讲白话之人。这人却身穿一件长衣，长衣宽袖，袖口磨成白色，却也见出一缕缕丝线来，他正口吐白沫，讲一段古事儿，他讲得起劲，比比划划，慷慨激昂。坐下听的人也是一个人瞪圆了眼珠子，听得来劲儿。他手中竹棒轻敲，案下羯鼓急响，嘚嘚嘚声音清脆，他唱道：

“自古忠臣不好死，鸩酒投环疆场尸。

原是忠君昏庸处，空留史书后人知。”

再拿起那木板敲敲，说道：“杨再兴在小商河上，一连挑死敌兵二千余名，刺杀万户长撤八孛堇，千户长、百户长一百余人，一杆铁枪，来去如入无人之境，金兵四万，竟然让只有三百宋兵的杨再兴杀得人仰马翻。其时金兵箭来如雨，每逢中箭，则拔箭折杆再战，直至最后才马陷泥淖，战死小商河。你看那，金兵放箭，一个个胆战心惊，他们都手也哆嗦，人也胆寒。虽说是射得杨再兴将军身如柴蓬，兀立在小商河中，但也吓破了金人的胆子。直到这一战结束，金兵统帅金兀术也惊问他的军师：‘宋人中，像杨再兴这样的人有多少？’他怕咱们大宋，怕咱们的岳家军。金人哀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却又是一阵子羯鼓轻响，这一阵子却响得激昂，响得着急，响得人心里也涌血。

众人中，就爆出了一阵阵的叫好声来，便有人揎臂攘袖，大声叫道：“好！好！痛快，痛快！”一时便群情激昂。

说来也怪，在宋时，便有这说白话的，一时与勾栏瓦舍齐名，大宋昏君知道百姓心里激愤，但得人在街市上行走，讲究起国事来，便捉拿下狱，告他一个诬官之罪。但宋官家也知道民怨不可止，民怨只可抑，所以在这勾栏瓦舍内却不禁说书，由他自去说话好了，我宋官家难道能被你一顿白话就说垮了不成？

所以，宋时的士子百姓都愿意到这讲白话的地方来，一时心里气闷，也吐吐心内的

积郁，借说书人的口，浇自家的心中块垒。所以，在这说书人的桌边，常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人都有。都是来听说书的，一时听得激昂，便人人拍案惊叹，再说得人兴起，便一个个潸然泪下。更有奇事在这里时时发生。有一对好友，一个姓秦，一个姓岳，两人两家都是世交，一时碰头，便同来这里听书。这一日说的是《风波亭》，讲的岳飞死于大狱里，原是奸相秦桧与他夫人王氏在东窗下尝桔，定下毒计害死岳老爷的。说书人一时也心内激愤，便声音也嘶哑，听的人也一个个握拳扼腕，嗟叹不已。正听得来劲儿处，只听得听书人有人大声惨叫。一看下面，确实是不得了，原来那一个姓岳的一口把身边姓秦的朋友的耳朵咬了下来，他怒目戟指着他的朋友，大声叫道：“姓秦的，你是什么好东西？我竟然瞎了我的狗眼，结识下你这么个混蛋？我今天与你断交，你的祖先是什么好东西？一个卖国求荣的奸臣秦桧，我早先怎么没有看出你不是个东西？”那姓秦的竟然也有口难言，他吱吱唔唔说不出什么话语来，真的如同他就是那于世于人都甚为理亏的秦桧了。当下众人也随之呐喊，嚷道这姓秦的该死。

此时，正讲到了热处，人人摩拳擦掌，人人都十分愤怒，都恨不能也像杨再兴一样，挥枪上阵，与金人一战，战得一个马革尸还才好。

× × ×

却听得众人中有人突地一声冷笑，这冷笑是寒在了众人的心，直笑得人人的心里都冷冰冰。人人都流热泪，都恨金人，恨不能扼腕而起，与金人一拼高低，偏偏此时他一声冷笑，却不是笑恼了听书的大伙儿？

就有人大声一吼：“是谁？谁在笑？站出来讲话！”

人都坐在桌边，喝着茶水，听着说书，三人一伙，两人一帮，自然没人留心笑者何人。人们也在心里揣度：此人再是大胆，他也是不敢犯众怒，他笑什么，竟然敢出声嘲笑众人么？他竟然敢出声嘲笑英雄杨再兴么？他凭什么嘲笑杨再兴？杨再兴小商河一战，战出了大宋的威风，世人谁还比得上他？

但却不料，真的有人应声了，从桌边站起了一个人，这人脸上带笑，瞅着众人，眼光里满是倨傲与轻蔑，他大声道：“看来你们真的是动情了……”众人中有的人便道：“你是谁？”这人看也不看那问话的人，他傲然道：“我是谁，为什么要告诉你？”此人一声问话当时被他噎住，反而再也说不出话来，好半天吱吱唔唔。

众人看他，这男人却生得好，他的模样很是英俊，二十左右年纪，却生得面红齿白，眼大眉秀，他的身子很单薄，像一介文弱书生。手里摇一柄逍遥扇，穿一袭淡紫色长衣，团花边儿绣得工细，看上去却是上好的苏绣。众人看罢，便在心里低低地喝上一声彩：好公子，真的是一表人材！

有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了，男人看男人少，女人看女人俏。说的是，男人如果看男人，真的看出了人家比自己更强之处，自然从心里不是心思，千方百计也得找出一点儿人家不如自己处，这时才心里得一点儿安慰，得到一点儿满足。所以男人看男人，自然是看少，就是说看得出人家比自己年轻，便大大的吃酸沾醋了。女人看女人，总是觉得人家好看，比自家更有媚力，虽然她是她，我是我，却也心里好生不是滋味儿，恨不能天下的女人都比我差。众听书人此时看到了这一个男人的模样英俊，十分潇洒，便一个个更生恶心，有人便问道：“你听了咱大宋破金的英雄业绩，凭什么如此不以为然？”

这人笑了，他大声笑道：“说也说得好，做也得好，可谁更见到过杨再兴？大宋行事，自从高宗皇帝泥马渡江，便再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事儿了。我可真真想也想不出，你们这些靠说话本为生的，却从哪里去找它一些让人膺服的事儿来说这大宋？”

但见一边有人应声了，这是一个极是肥腴的男人，他大声吼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旁边的人便问道：“你有什么气处？”这人道：“明明我大宋有的是可歌可泣之英雄，明明我大宋有的是贤才良将，有的人疆场效死，有的人英才早逝，有的人科举连捷，有的人更是文章风华，实在是说不胜说，不胜枚举。怎么会说是没有什么话可说？！你说！！”

这人的气势却也逼人，他的手指很黑很粗，看上去十根手指像是平齐的，明眼人一看便看得出，显然他是练过黑砂掌一类的武功。

众人此时听得他说话，真是句句在理，字字珠玑，便齐声地喝了一声彩，一迭声地叫起好来。众人围着这年轻公子，那样子显然是想要生生吞吃了他才肯罢休。

说书的人初时还是气恨这年轻公子，气恨他无理，气恨他多事，心里恨不得让在场的人都出手，人人揎臂攘拳，揍他一顿。但此时一见到众人真地生了怒气，却也怕出事，便出来平息，劝说众人道：“这公子也说得是，咱们大宋看上去却也是真真窝囊，也难怪这位公子说此话了。”

这说书人本来是好意，他是想平息众人的怒火，好再重新坐下来听书，以免闹出事儿来，使他受祸。但此时那个练铁砂掌的人一声冷哼，他怒道：“你以为在天子脚下，就可以随随便便说话了么？”

一句话说得众人哑口无声。众人心道：看来这人可能是宫内的神勇卫，他敢如此讲话，别人再也不敢出声，只噤声无语。

只有这公子却不畏惧，他的脸上有一丝冷笑，他看着这人，慢慢问道：“你是谁？”那人巴不他有如此一问，好向众人显露他的身份，他此时得意已极，大声狂笑：“我是谁？我是宫内的带刀侍卫，铁掌隋平的便是，他自己料得他的名字在宫内宫外响响亮亮，没有人不知道他的，便一时心生骄横，不把这个文弱公子看在眼里。

他喝问道：“你到底是谁？”那公子爽朗一笑，说道：“我是一个无名小辈，说了你也不知道。”这人大话道：“当然你是无名小辈，不然在这一个偌大的京城，我怎么知道你？上至王公权贵，下到武林豪杰，哪一个人我不知道？哪一个人我不认得？偏偏我就不认得你，你不是一个无名小辈，你是什么人？”

这公子却也不加辩解，他轻轻一笑道：“你看得对，我不是京城人氏，我是外地来的人。”这人一听得他是外来人，更是心里没了顾忌，他是一个外来人，京城的人还不

能随便欺凌，你还怕他有个三亲六故是皇城内的官儿，怕他有权有势。可他是一个外乡人，你怕他做甚？他心里一松，便分外高兴，大声笑道：“好，你报上名来！”

这公子的话也随便，他说道：“我告诉你，我叫什么名字也没有关系。我是东海桃花岛人氏，我的名字你也要问么？”那人一见到这公子有些寒惧他了，居然老老实实报上了自己是东海人氏，他心道哎哟看来此人真的是一个死了也没人埋的屈死鬼，我就是把他下在大狱里，他死于披麻戴孝这刑法，也没有人肯替他申冤。这一次活该我大老爷露脸，得一次领赏的好时机了。他气哼哼道：“喂，我问你，到底你叫什么名字？”

那公子此时越见这隋平气盛，他反是越加气沮，真应了一句老话：气壮如牛，吓坏了胆小如鼠。他越是气哼哼地对那桃花岛人使威，那公子越是心虚，那公子此时再也不是快快意意地冷笑了，他只是木木地看着这宫内的带刀侍卫隋平，不作一语。

隋平却喝道：你说，你到底叫什么名字？”那公子的神色很淡，显然他也自知他自己没有什么威风，名声也不十分赫亮，所以他轻轻喃喃道：“我叫做黄药师。”这个宫内的锦衣卫一听得他的名字，顿时心内大是新奇，他嚷道：“你叫什么名字？你叫做药师？你叫什么药师？我一看你，也算是一个公子模样，怎么会叫一个药师？莫非你是一个走方郎中，是一个看跌打损伤的郎中不成？”

这宫内带刀侍卫以名字取人，却也是堪堪错了，而且错得可怜。他却是不知道，东海桃花岛，是天下最有名的去处，是天下东西南北中五大武林英雄之一东海桃花岛主黄药师的居处。东海桃花岛的武功，在天下江湖中也是独自成为一派，与全真教新教主王重阳、威震天南的大理段氏齐名。但可惜的是，这位宫内带刀侍卫只是知道他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天下有这么多的武林高手名家，一听得黄药师的名字，他居然还冷嘲热讽起来，这岂不是要当场受死么？

果然黄药师的脸面甚是不好看了，他冷笑着，说道：“不错，你看我的名字是像一个跌打医生，我就是个跌打医生，跌打医生在这里听书，终究犯不到你们官家的什么

法罢？”

这话说得也十分刁蛮，虽然他是东海桃花岛的岛主，但在这里，却不是他的桃花岛，他自然也不能十分造次，他只好冷笑而已，在他的心里，却已经早把这铁掌隋平看成了死人。他得罪了桃花岛的主人黄药师，他岂不是该死？

显然隋平并不知机，他不知道黄药师已经心生恼怒，他犹自在那里显他的威风：

“喂，你这位药师，你听你的书，为什么你要大声冷笑？”黄药师如果想平息此事，他只要糊涂地说上几句，说上几句软话，便搪塞过去了，一时无话无事也就算了。但黄药师是什么人？他怎么肯让这宫内带刀侍卫占他上风？他冷笑道：“我是看不惯，我瞅这大宋的人竟然都像是阉人竖宦，怎么一个个都女人一般，看着大宋的大好河山都拱手送与了金人，竟然一个个也能忍，也行若无事，在这里稳稳听书说笑，听你们的老祖宗与金人一战。那说书的，你怎么不讲张邦昌助金人夺宋？你怎么不讲大宋朝两代皇帝北上蒙尘？你怎么不讲秦桧罗汝辑万俟卨？你怎么不讲百万宋人年年向金狗纳银送帛，口口称臣，做人家的儿皇帝？这些事儿话本却不说，只是拣过年的话儿来说，又有什么意思？”

众人中，却有人真心从他的心里暗暗叫好，真是好汉子，一个年纪轻轻的公子，居然如此有胆有识，真是一表人材了，刚才对于这公子的俊俏而生出的敌意转眼间便被对公子的敬意打消了。众人中却不知是谁，大声地叫起了好来。但叫好声转眼间就没了，因为众人都一时醒悟：眼前的人就是宫内的带刀侍卫，难道你不要自家的身家性命了不成？却见这隋平一声冷笑，冲这黄药师嘻嘻一笑，大声吼道：“好，你既敢称雄，你就死在宫内的大牢里好了！”

说时，这隋平便叭地一掌，重重地击在了桌上。

众人都大大吃惊，原来这隋平却功夫不凡，他一出手，击在了桌上，便见桌上有一块木板被打得塌了下去，再也看不出本色，黑黑的，像是被火烧焦了似的。众人看时大

惊，有识货的当下心道：原来这宫内的带刀侍卫却甚是厉害，他一出掌，便可拍击得桌子成了一团软泥似的，这一掌如果击在了那个叫做黄药师的年轻书生的身上，岂不是一掌就把他拍死了？

这黄药师却是不甚害怕，他竟然呆呆怔怔地看着隋平笑，显然他不知道这宫内的带刀侍卫的厉害。他看着隋平，手却漫不经心地放在了桌上。他的手轻轻抚摸着桌子，问道：“隋大爷是不是不想好好过了，怎么竟然把这张桌子弄坏了？”

黄药师的手轻轻一抚，桌子竟然变了，变得平平的，再也没有了那一个坑坑儿。众人中有的人就尖叫起来：“看！看！看那桌子！”

显然这书生黄药师已然露了一手上乘功夫，他不知用什么法儿，居然把桌子上的那铁掌击出的坑儿弄得平平的了，再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如果那隋平有些见识，他一定会看得出，黄药师的这一着早露了一手上乘的内功，而且他一出手，也是用五指箕张，使出一种玄妙的掌法才做到的。如果他识相，自该早些时候知难而退，再也不来滋事儿。那样，岂不是免了许多的麻烦？但偏偏这隋平只是在宫内作威作福惯了，自然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他看到黄药师露了这一手，便大怒道：“你敢戏弄我？！”

这隋平平日也是骄横惯了的，此时心里一时怒火烧起，更是不管不顾，举掌便打。

黄药师却不动，也不理他，只是施施然站在那里，看他出掌。隋平心里气恨，但也知道不是在别处，在这说书人的沿街市上，弄得大了也不是好的，他只想好好教训一下这个从蛮荒野岛上来的黄药师，并不想把他打死，所以出掌才用了六七分的力道。但他的掌劲雄浑，一出掌掌风便刮向一边的众人，刮得他们的脸面也生疼。众人便不知不觉都退向一边了，由他向这文弱书生出手。

隋平却也不简单，他招数精奇，颇得铁砂掌法的真传，一招一式都极灵动，变幻也十分巧妙，一边的看客中却也有此中好手，便一迭声地喝起彩来，一口气地叫了许多的

好。

众人抬爱，越发使这隋平得意，他心道：在这京都城里，在这勾栏瓦舍，人人都看得我铁掌隋平的手段，明日传得出去，却也长了我的威风，我与这一个黄药师对敌，却缘由他对于皇帝不敬，官家风传，对我却有大大的好处。

一想到这里，隋平更是得意，他的威风却重，一掌掌更见凶狠，一掌掌直逼向黄药师，真是恨不能一掌就打死了他。

那黄药师似乎已然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他一直不出手，只是左右躲闪，不与隋平交手。众人中便有人在嗟叹，心道：看来这东海来的桃花岛人氏今天要倒霉了，他不是死在这隋平的手里，也得受了重伤，不然的话，这隋平怎么会与他善罢干休？

隋平却不知道黄药师一再忍让，是在让他，他心里直想出出风头，在这京都闹市里大显一下威风，他大声怒吼着，一掌一掌直递向黄药师。黄药师被他逼得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了屋角。这屋子本来不大，又围了人，黄药师便再也无处可退了，他对着隋平一笑道：“我看，你老兄是不是也该消消气了？你一直在打我，我又不曾还手，让你打也打够了，我该走了。”

如果黄药师不说这话还好，他一说出此话，众人都一声哄笑起来。直到这时，众人才看得分明，这黄药师显然是有上乘武功，不然让这个隋平打上了这许久，居然没有动得他一丝一毫，显然他是真不露相，露相不真人了。众人如不笑他，隋平或许会放手不再与黄药师为难，但此时众人一笑，分明是笑他劳而无功，笑他没什么真本事，与人家动手，打上了老半天，居然连人家的一根汗毛也没有碰到，他岂不是比人家黄药师差上了那么一大截子么？众人此时一笑，却也出了一口心内的乌气。宫内的带刀侍卫，平日就欺压人，也是飞扬跋扈惯了，临安城内百姓都是敢怒不敢言，此时见得他落败，自然大是快活，他们心内极是欢乐，愿意看到黄药师好好整治这隋平一番。

叭！一声大响，黄药师退无可退，只得硬接了隋平一掌。这一掌接下，算是黄药师

与隋平头一回拳掌相交。

隋平心里极苦，他心里暗暗叫道：完了，完了，谁知道我竟然栽在了这一个东海桃花岛的人手下。凭我堂堂的铁砂掌派的传人，竟然被他一下子打成了重伤，我再怎么在这京城立足？

他强忍住痛，忍住喉头的一点甜腥，不敢张口，如果一再张口，便只好一送气地吐血。他两眼瞪瞪地看着黄药师，心里吃惊极了。

这年轻人的功夫真是高深莫测，东海桃花岛是什么地方？他的武功如此高强，他究竟是哪一派的传人？

强压下几口血后，隋平的声音变得微弱，他说道：“阁下的武功真的是超俗绝世，让人想也不敢想，在下服……”这时，隋平却再也忍耐不住，哇哇吐起血来了。

众人看得明白，这宫内的带刀侍卫已经是受了重伤。便一个个心下骇然，都在心里道：看来这东海桃花岛的年轻公子是一个世外高人，他手不动，只是左右躲避，便能躲过隋平的铁砂掌，随手应上一招，便当即伤了这有名的带刀侍卫。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又会相信？

隋平此时知道，他再在这里也讨不到什么便宜，便跌跌撞撞向外走去。众人见他真的受了伤，便也不再更难为他，一齐让开了路任他自去。但他正走向门口时，听得有人喝一声：“站住！”

他就只好站住了。喝问他的人就是黄药师，黄药师显然心里的怒火未熄，他大声喝问道：“隋平，你说说，你这大宋人是不是一个笨蛋？”隋平却无话可答，他瞪眼看着黄药师，却是宁死也不肯说话。

恰在此时，有人应声了，说话人的声音平和，却是没有一丁点儿火气：“阿弥陀佛！既然是隋大人有远避之心，黄施主也该有宽谅之意，连佛祖也有闪失，何况是凡人？”

众人都吃惊，此时有人敢出来搭话，这搭话之人必是有过人之处。细看时，说话的

人却是一个年轻的僧人，这人的脸色很是红润，人却英俊极了，一派儒雅之相，他的脸面很宽很阔，像是骁勇之辈，但却又极是儒雅平和，显然有高僧超俗出尘之姿。

黄药师看看这人，也知他不是凡俗之辈，他冷冷笑道：“难道高僧有什么话儿要教我？”

在此时，东海桃花岛的稀世武功却还无人知晓，天下武林中人也不知道有个武林大宗师是年纪轻轻黄药师，他们只知天下有全真教的年轻真人王重阳，他功夫也好，人也声誉极盛。王重阳领人抗金，曾数次大举义旗，但可惜天不遂人愿，遂不得成功，所以此时王重阳只是全心全意在终南山创他的全真教，不愿再在江湖上走动了。再就是有大理的段氏世家，本来段氏几代君王，都是皇帝人家，守着一个大理国，物阜民安，但大理的皇家段氏，却是江湖上的一派武学大家，段氏的一阳指功夫，是天下武林中的一派绝学。更有人传说，在西域白驼山上，有一派绝学武功，有人所不及的长处，他们的武功非正非邪，亦正亦邪，但其博大精深之处，绝不在大理段氏、终南全真教王重阳之下。

但见这僧人笑笑，说道：“我知道东海有个桃花岛，我也知道东海桃花岛在不久的来日便会江湖武林中人人皆知了，因为我知道东海的桃花岛上有一人，这人便是你，黄药师。”

众人都纳闷，这和尚怎么不知道紧慢，眼见得这黄药师是想与隋平为难，不知这僧人插手进来管得了管不了他的事儿？如果他管得了，他该与这黄药师一战定输赢，怎么会口中吐出这么一段话来，莫非和尚也学会了顺情说好话么？

谁知道黄药师听得这和尚说话，却脸色一变，变得颇有些恭敬起来，他向和尚一揖道：“借大师吉言，黄药师在这厢有礼了。”和尚却忙还礼，神态也颇恭敬，他笑道：“在下所言非虚，愿岛主自爱，不与一般人同样见识。”

一句话刚刚说毕，便见到黄药师的脸色大变，他对着和尚冷笑道：“大师错了，我

在这世上最不愿做的事儿有二，我要不要对大师说上一说？”

和尚此时心道：本来说得好好的，却为什么这黄药师顿时就变了脸子？莫非我有什么话说错了不成？就是我说错了话，也无可厚非，也并非罪无可逭，他为什么一时变色，就变得冷冷冰冰？

和尚是一个有道高僧，自然会喜怒不形于色，他对着黄药师一揖，说道：“愿闻其详。”

黄药师仍然是在冷笑，他笑道：“在下在桃花岛上，虽然没有什么见识，但平生却只是恨两种人。一种人是假惺惺的读书人，这种人平时说得冠冕堂皇，但一到了功名利禄面前，便一个个恨不能为官家舐疮结驷，丧尽天良。这种人我平生最恨，有一个便得杀一个，让这些人再也不能摇头晃脑，假做什么圣贤害人了。第二种人，便是那些假道学的君子，他们都是一群混蛋，却偏偏要做什么良人模样，人人男盗女娼，却偏偏做得冠冕堂皇，我一看这些天天背书唬人的狗东西，便心里生出仇恨。我真恨自己晚生了几百年，不能与那些讲究理学的人相碰，如果让我看到了他们，岂不是一人一掌，早早打杀了他才快活？”和尚笑了，他一揖道：“岛主快人快语，但依得岛主，岂不是又要杀人了么？”

黄药师道：“这种人该杀，天下多的是这种人，杀也杀不绝，最让我平生扼腕，叹息不已的，该是这一大憾事了。”

和尚道：“阿弥陀佛，依得黄施主的意思，想要如何？”

黄药师道：“我的意思却是再明白不过了，这个口似心非卖功讨好的宫内带刀侍卫只有一死了。”

众人此时一听得他讲话，却也尽皆哗然。看他与隋平动手，杀杀隋平皇帝奴才的威风是一回事，但要在众人面前杀死他，让他死于非命，却是另一回事。人都有一般心性，都愿意扶持弱小，愿意铲除强暴，原来都心中暗暗向着黄药师，因为他是异乡人，又是

被官家老爷强使性子找他碴口儿的，但此时一见他强要杀人，便都对他生恶意了，一时都在心内不以为然：你看不起宫内的带刀侍卫也罢，你要杀人也罢，何苦讲些外话，你就不知道理学却是当朝大学问，人人都得学它的，学了它，才有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这是天大的学问，你一个东海的化外蛮民，知道什么？

众人便都对黄药师产生了反感。他们心道：难道你这人只会讲大话不成？难道你真就在这堂堂京城杀死一个官家的人不成？你杀死了他，自家还要不要活命了？你杀死了他，你自己连三百步都跑不出，也得锒铛入狱，再过了几日，看人家秋后斩决，便有一个你东海的冤鬼了。心里是如此想，但人人都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他们刚刚看到，这姓黄的决不是一个平庸之人，一个皇家的带刀侍卫，随随便便就栽在了他的手下，足见他的功夫绝非一般。

但见得和尚浑不在意，他一笑道：“我看，黄岛主看在我和尚的面上，放过他一次，好不好？”

黄药师居然不以为意，他漫应道：“也好，但愿和尚能让我有兴致放他。”

显然这黄药师愿与和尚一试武功高下了。众人心里都十分忐忑，他们心道：和尚，和尚，你也是一个爱管闲事儿的和尚，也是一个苦命的和尚，人家这个黄药师一出手，便把宫内的带刀侍卫击退，如今你这和尚再与他动手，一定会吃大亏。

黄药师看着这和尚，他心里却不怠慢，知道和尚的本事不小，他慢慢出手，口里却轻轻诵道：“桃花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

众人都道他是在念诵诗句，浑不知他在念他桃花岛上自家写在门楹上的一副楹联，此时黄药师右手挥出，拇指与食指扣起，余下三指略张，他的手掌如一朵兰花般伸出，姿势却煞是美妙。

这是黄药师的“兰花拂穴手”，这兰花拂穴手讲究得很，是黄药师自家创出的绝技，当然世人皆不相识，但当场施出，人都认得此举像佛在生相，百指拈花，笑而不语。没

人体味到黄药师的拂穴功夫的妙用。但对面的和尚一见他出招，却是大大惊骇，他轻轻一动，便飞出去了几步。他咦地一声，显然是十分惊讶，他声音略有些嘶哑，失声道：“黄施主，你这是天下绝学七十二式‘佛指拈花’！？”

黄药师豪兴大发，顺势施出几招，指招都是亦舞亦飞，招招都是姿势极妙，他一晒道：“大师见识得少，自然不知我桃花岛上有一种绝学叫做‘兰花拂穴手’了。”说着话，他的手下并无迟滞，一招再出一招，直逼向和尚。

众人此时才明白，真是和尚碰上了道士，都是出家人。两人的武功看来都是锱铢相当，没有太大的分别。但见得和尚被逼得也出了手，他轻轻地伸出一指，这是和尚白白净净的食指，只用这食指一指，便破地一声响，像是碰到了硬物，黄药师的“兰花拂穴手”便是一滞，再也不能顺顺畅畅施出了。他看着和尚，突地豪兴大发，笑道：“我知道大和尚本事高强，原来却是大理的段氏皇家人，失敬了，失敬了！”

口里说着失敬，但看来他脸上却没有一点儿敬意，他看着和尚，说道：“大理段家的‘一阳指’确是让在下开了眼界。”和尚浑不在意，他只是微微一笑，对黄药师道：“僧人听得桃花岛在东海，有天下少有的武功绝学，但僧人不懂舟楫，怕的是无缘相会，不能与岛主亲近，反失了臭皮囊在大海里。如今在这临安见到了黄岛主，真是僧人的福份了。”

黄药师一笑，也不说话，只是笑而不语。

和尚道：“看来，黄岛主能够让僧人亲近亲近了？”

黄药师道：“你如果愿意，我就奉陪。”

众人看他们两人，一个是僧人，样子十分儒雅，实在是文质彬彬；一个文弱书生，反而不甚有礼，都是在心内暗暗称奇。看来这和尚执意要与这黄药师动手，这是有一场好戏看了。

却见两人都坐了下来，一个坐在桌子左手，一个坐在桌子右手，两人隔桌相对，施

施然都把一双手放下，平平伸在桌上，这样子却不像要厮杀，反像是一对好友，要浅斟细酌，促膝长谈似的。

此时，但见得黄药师伸出手来，仍然是那七十二式“兰花拂穴手”，他的手姿极妙，让在场众人都不由得在心里赞叹，人家的这手怎么生的，竟然能如此生生弯环曲绕，像美人出臂，其美姿无穷？但见到对面的和尚也轻轻出指，却是一根手指轻轻点戳，直伸向黄药师。两人的手指直伸来伸去，变化无穷，看上去没有一点儿凶险，但姿势实在好看。众人都看得呆了，这哪里是在捉对儿厮杀，只是在点点戳戳罢了。一个的手指却如美人出手，尖尖手指却像是玉笋柔荑，十分耐看；一个像是老人点指，轻轻淡淡，但却变化无穷。一个机会是稍纵即逝，另一个机会却随即而来。招数变化千万，手势却只有一样，两人的手指千变万化，来来去去，看上去如两条矫龙，像是两支利箭，纵横横，转眼间已经过了许多招。

黄药师的神色愈见凝重，他看着对面的僧人，他沉声道：“果然是大理段氏，名扬天下的一阳指功夫真真不凡……”

那僧人也长身而起，他笑道：“黄岛主，天下武林从此该知道有一个东海桃花岛了，也有人该知道有一个嫉恶如仇的黄药师黄岛主了。”

两人放声大笑，互为一揖，俱不再言语了。

黄药师问道：“敢问大师名讳？”

和尚一揖道：“不敢劳岛主动问，在下确是大理僧人，名一俗的僧人便是。”

黄药师微微一笑，他顺口长吟道：“佛家世事理千万，随你有万般变化，我只有一俗。”

和尚也知晓其机理，他微微笑道：“不错，只有一俗，不知生生死死，不知富富贵贵，但只知良善丑恶而已。”

却看那铁掌隋平已是没了踪影。

两人都哈哈大笑，随即手牵手，都从众人中走出，走向街心，淹在人群中，再也没有踪影了。随即，在说书人的书肆里，也哄地散了这许许多多的人。

第二回 蛮荒少年

两人走在了长街上，却也让人看了暗暗生奇，一个和尚，一个书生，两人携手而行，却是旁若无人，一般走得乐乐呵呵。一直到了酒楼上，黄药师却喊来了店家伙计，叫他整治了一桌上好的酒肴，与一俗大师畅饮。这一俗师却也是一个倜傥之辈，不像是那些拈酸假醋的人，分外投黄药师的脾气，两人坐在酒楼上，从午时直喝到日暮，再从日暮直喝到天黑，直喝得两人都酩酊大醉，看人也影影绰绰，兀自不肯罢休。

便说起桃花岛，一说起桃花岛，黄药师自然是来了兴致，说他的清音洞，说他的绿竹林，说他的试剑池，再说他的弹指峰，一时讲得兴起，眉飞色舞，高兴得紧。这一俗大声笑道：“黄岛主，你还是不要再讲了，如果你再讲下去，看来一俗和尚也不能再叫一俗了，他得改名字了。”黄药师一愣，忙惊问其故，一俗大笑道：“你把你的桃花岛讲得如此好，让僧人也想去看一看，真的多了一点儿俗念，这不得改名字，得叫多俗，不能再叫一俗了，是不是？”

说罢两人大笑，乘酒劲微醺，给了银子，带醉出门。

正是风清月夜时，两人走到一处山冈，坐在地上，对面闲话。

在夜中对坐，不见人踪，只有月白风清，煞是冷清。

黄药师道：“一俗大师，我此次来京都，见到了你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实是我平生幸事。”一俗笑道：“黄岛主过奖了，我大理的一阳指功夫，却也奈何不得你的‘兰花拂穴手’啊。”

此时，两人是惺惺惜惺惺，正在客气万分时，听得有人在夜空里讲话了，这人说话道：“放屁，放屁！真的是放屁啊！人人都知道天下有几个好放屁的人，谁知道在这里也看得到？”

两人一惊，凭他两人的功夫，就是在他们的身边飞过一根针，跑过一只兔，也听得见，但好好的一个大活人，竟然没有一丁点儿动静，不由得让他们都十分吃惊。

两人却也不慌，都施施然站了起来，四外观看。

但见得月光之下，在那一棵树中，一根斜斜树枝上，搭着一个人，那人的姿势很是奇特，他躺在树枝上，看着两人，直瞪着双眼。

这人的样子却怪，他身穿很破的破衣服，他的头上有许许多多的草屑儿，他的衣服很脏，脏得让人一闻就直皱眉头。他的身边别无长物，只是攀着那树枝，吊在那树上自在悠闲。他瞪着眼看两人，笑道：“你们是天下少有的两个大傻瓜，是不是？你们在这里干什么？一个叫做黄药师的人，平生最是自负了，他以为他最脱俗，却同一个臭和尚在这里自吹自擂，你说他大理段氏的一阳指好，好得没了边儿，我说你黄岛主的武功好，也好得天下第一，真的是老王婆子卖瓜，自卖自夸了。谁知道再有没有人听得见，如果只是让一个叫化子听到了还不打紧，如果再叫天下的英雄听到了，你说人家笑话不笑话你？”

黄药师平生自是最为自负，他此时听得那乞丐竟然敢出语讥讽他与一俗大师，不由得心头火起，他大声道：“呸，你是谁？怎么敢在这里罗嗦？！”

那乞丐却不怕他叫嚷，悠悠而道：“我是在这里睡觉啊，我睡得好香好甜啊，连呼噜都不打，我可是睡得正香呢，突然就闻到了一股味儿……”

一俗是和尚，出家人便少了一点儿心眼，他诧异道：“乞丐，我们自在这里坐得好好的，这里也没有什么味儿，你怎么说是闻到一股味儿啊？”

那乞丐得意地大笑：“你们在这里一句一句地放屁，我听得出来，这是一股臭味儿啊，

臭气熏人，真的熏人啊.....

黄药师不怒反笑：“乞丐，你下来，咱们来叙叙如何？”

那乞丐却也不惧，他一跳下来，跳到了黄药师与这一俗的面前，嘻嘻哈哈，也席地幕天，坐在地上，大大咧咧地笑道：“你们一个和尚，一个俗人，实在少了一点儿乐趣，再加上我一个乞丐，便多了无数的乐趣了，是不是？”

黄药师与一俗大师都暗暗称奇，知道这个乞丐不是一个凡人，他们都肃然看着乞丐，心里暗暗打量忖度这人。

这乞丐也就是三十来岁，是一个年轻的乞丐，但看上去却是粗直得很，一个梗直之人，他的样子很是腌脏，瞅着黄药师，说道：“你们不好好地吃，不好好地睡，却两人跑到了这么一个黑咕咙咚的地方来，坐在这里说自己好，你们不是疯子，是什么？”

黄药师不动声色，一俗大师却直摇头，说道：“疯子不疯，天下不宁。你看我们是疯子，我们看你也是疯子，世事如云烟，难说是非啊。”

那乞丐显然并不愿意与一俗大师说禅，他大声道：“和尚，你别对我说教，我最头疼的就是你们这些和尚的理，什么白马不是马啊，什么一切皆空啊，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不愿意听。”

黄药师与一俗大师互相望了一眼，两人心内明白，这乞丐却不是一个平常的人，他的本事必定不小，但他们想来，丐帮中有些什么样的人？他们一个来自大理，一个来自东海，自然不知道丐帮中有些什么人物。他们只是自家揣度，认定这乞丐不是常人。

但他一出来却实在是扫了黄药师与一俗大师的谈兴，他们本来甚是得意，两人言谈甚欢，不想一时出了一个乞丐，竟一下子打断他们的谈兴，两人觉得甚是无趣，却又不好说什么。

黄药师道：“叫化子，你来这里做什么，莫非你们愿意与我们一谈么？”

叫化子却懒懒地伸了一个懒腰，他说道：“谁耐烦听你们自吹自擂？我在天黑时入

宫中去了，偷食了一顿皇上吃的好菜，你们说，我酒足饭饱了之后，哪里有闲心与你们讲话？可我正在入睡，你们两个的讲话声打搅了我老人家，我才出来的，不然此时，我老人家岂不是正在沉沉入睡么？”

黄药师心里很是着恼，一个年纪轻轻的乞丐，一口一个他老人家，他是谁的老人家？他立时就想与这乞丐发作，但一俗大师却在暗中向他使了一个眼色。一俗大师道：“这位施主，依僧人看来，你既是已经吃饱了，就自去睡好了，我与黄施主在这里闲谈，岂不是更好？”

叫化子又懒懒地打了一个哈欠，他大声道：“好，好，就这么办好了，我睡我的，你们扯你们的，你们就是再胡说八道，再自吹自擂，我老人家也不会再管了。”

话刚说完，这乞丐倒地便睡。一时间，他就鼾声大起。

× × ×

仍然是月白风清夜，仍然是两人对坐。只不过地上多了一个乞丐，一个沉睡如泥的乞丐。黄药师与一俗大师再也不言语，再也不想这沉睡如泥的乞丐，他们互相凝视，自顾自家地惺惺相惜。

一俗大师道：“黄岛主，你是一个与佛有缘的人，你为什么不入空门？”

黄药师却笑道：“佛祖如仍在世，也会同药师一样，不得凡世的快乐，怎么会再入空门？”

一俗也知佛事，知道黄药师言之有理，但他心里早就惋惜黄药师的颖悟，可惜了他不是我空门中人。一俗道：“黄岛主，我看你颇具悲根，你虽不是我空门中客，但你早晚是我佛门里人，我与你在此风清月静之时，来谈一阵子禅法，岂不是好？”

黄药师心道：白日里我与他动手，不分高下，此时要与我谈禅，分明是想来考较我的禅宗学识，你以为我武功与你不分高下，谈禅就会输与你不成？

这黄药师却也理会错了一俗大师的本意，他不知道一俗大师一见他好胜争强，又人

也猖傲自信，卓尔不群，怕他在中原出手伤人，有伤仁爱之心，但愿他有佛心，有好仁之志。但黄药师初出东海桃花岛，当然不知道一俗大师的一番苦心，所以他暗暗生了较量之心。他朗声笑道：“好，好，如果大师有此雅兴，药师当然奉陪。”

话一说毕，毕竟心里也有些忐忑，他不是高僧，虽于佛经有些研究，但终究不是空门中人，也不是得道高僧，自是不知是不是有得把握胜得一俗大师。他心里却道：我是桃花岛上的黄药师，说什么也不能输与他，我见机行事罢了。终不成总是输与他罢？

× × ×

两人默默。话题是一俗大师提起，自然是一俗大师出题了。一俗大师看看黄药师，见他目光炯炯，心内知他是好胜之心大炽，想一心脏一俗。一俗心内却不在意，他口中朗吟道：“桃花岛，满岛尽是桃花，春日来，不知有花无人，还是有人无花？”

黄药师本来以为他一定会大谈佛经，此时知得他出口谈的，却是桃花岛，他心里自是一喜，他心道：一俗啊一俗，如果同你谈佛经，我却不如你，天天青灯古佛，每日三斋七戒，但你要与我谈什么桃花岛，你却是不如我了。当下虽乐，黄药师却强抑住喜色，他吟道：“桃花年年依旧，人也年年春风。”

一俗大师想要告诉黄药师的是，人生一世如梦，但得心安行事无亏，每事从权，自然百灾必消。但黄药师说的却是自家的心事，他在桃花岛上，只是与几个哑仆相伴，何尝得到过桃花相映人成趣，情融心性也融的心境？此时得一俗大师点拨此事，他的心里也是一动，他心道：我这一次来到中原，原来也是想我会得到一点儿机会，或许我会有一个红颜知己也未可知。但此事是他自家的心事，也不好与这一俗大师说起，只是他心里一动，就是了。

一俗大师心里一叹：黄药师，黄药师，你的喜事也来了，看来你在这中原，却也有一喜，你会找得到你的红颜知己的，虽然你这一来中原也颇不顺。他又慢慢吟道：“伊上帝之降命，何修短之难哉？或华发以终年，或怀妊而逢灾。感前哀之未阕，复新殃之

重来。方朝华而晚敷，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盖高而无阶，怀此恨其谁诉？”

黄药师虽然头一回与一俗相见，却心内知他是一个异人，他此时听得一俗长声朗吟此诗句，回肠荡气，声音回荡哀惋，却久久不绝于耳。此时此景，却像是他所感同身受一般，不由得悲从中来。他心道：看来这一俗大师人虽年纪不大，却好像身受许多人生坎坷，他的感受如此之多，必有辛酸难言之处，我与他相聚，却是受他的心绪感染。也平白无故感伤起来，这岂不是很好笑？但他心里的那情感却是实在认真，眼泪就扑簌簌地流了下来。

一俗大师一叹道：“黄岛主，你也是心有同感罢？”

黄药师一叹道：“大师一吟，让我回肠荡气，实在如同感同身受，心内不由得悲哀起来，但愿大师莫怪才好。”

一俗大师一笑，再也不说此事了。

× × ×

黄药师心道：看来，这和尚的心思有许多我尚不明白之处，但我又不便问他，只好装做哑子罢了，如果再问，实在是自家找那没趣了。他不说他的事儿，我也自不好再问。他此时觉得与一俗大师无法再说此事，就把玩他的箫。他手里的箫是一支玉箫，看上去晶莹玉润，明明是一件宝物。一俗也看到了，说道：“黄岛主，既然手里有声，何必让它无言？”

黄药师也不答话，只是把他的玉箫放在他的口边，嚶嚶细细地吹将起来。

一时也是风波浪涛，瞬时从唇边骤起。这箫声轻盈，便叙人生无限企求，这箫声沉重，也叙人生无限苦难。一俗大师初时还袖袍微动，再至后来，便完全沉入到箫声中去了，再也不复有虑其它。

黄药师的眼前出现了那桃花岛，他从小生在那里，他生时，他的母亲还活着，但父

亲已经死在那岛上了，他与母亲和几个哑奴相依相伴，在岛上修练他的上乘武功。他知道他的武功在天下很少能有敌手。但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未来，他是不是会在中原找到他的知音，他是不是会走出桃花岛，他的母亲死了，他又在岛上呆了十年，这十年，他除了看潮水，就是吹箫，练功。他已经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了，但他还是在练，在练，似乎他活着一生，就是为了练功.....

眼前仍然是桃花岛是那弹指峰，在山上练习轻功、剑法的弹指峰，还有那清音洞，清音洞里埋着他的双亲。他时时坐在那里一坐一日，只听得澎澎潮水声响。他坐在那里像是一尊石像。在绿竹林里，他飞来飞去，七十二式“兰花拂穴手”就是在那里练成的，他在那里找到了无数飞攒的竹叶，他用这些飞来飞去的竹叶练成了他的绝世神技。试剑亭上，他时常长啸，让那啸声与海潮相伴，时相呼应，他的哑人仆人都不敢在眼前，因为他一出声长啸，他们都得耳中流血，他再用力长啸，他们一个个都得死在眼前。虽然他们都是在中原有大恶大罪的人，是被他父亲从中原带到了桃花岛的，但他们都是他的家人，他不愿意伤害他们。此时，他一吹箫，那些桃花岛上的人，桃花岛上的事儿便历历在目，如在眼前了。

× × ×

一俗道：“黄岛主，你的心思多了，却不是一俗，而是多念了。”

黄药师道：“不知道我在这中原会有什么事儿可做？”

一俗看看他，月下的黄药师是英俊丰朗的一个年轻公子，一俗暗暗点头，心道：好一个黄药师！他应道：“依僧人看，黄岛主会有喜事了。”

黄药师心里也是一动，他心道：这一俗实是不俗，他说我有喜事，却不知道是什么喜事儿。但他是黄药师，一生性子怪僻，就再也不问，只是向一俗一笑，说道：“大师，但愿如此。”一俗道：“黄岛主，你有雅兴没有，与僧人下一盘棋，好不好？”

此时虽然有月亮，但月亮阴晦，看也看不清眼前，半尺之外，一切物事都是影影绰

绰。黄药师不知一俗要如何下棋，但他也心内自忖，就是一俗如何做，我便奉陪便了，终不成便让我黄药师输了与你。

一俗便在地上画了一道棋局，这棋局画得稔熟，笔笔有力，道道笔直，待画成了，他说了一声：“请！”便与黄药师各伸出一只手，手平平地向空中漫漫一捞，但见到一俗手里也有物在，黄药师手里也有物在。两人把手中物放下，在棋盘上便见到有子。

一俗捞到的，是一些树枝，他已经在把树枝捞到的那刻，用他的内力把树枝折成一段段，用它权做棋子。黄药师也放下他的手中物，原来他却是把那些树叶摘落，也在他的手里暗暗折成碎片片儿，用它权做棋子。两人这一较内力，自然是黄药师的较难一些，树叶不比树枝，更是难做一些。此时一时胜得了一俗大师，他心里暗暗快乐。两人看地下，月下无光，棋盘有也当无，两人虽也布子，但其实只是下着盲棋。

也不知他们下了多少时辰，但见得天已经露出了天光。

他们仍然在看着眼前的棋局。这时，那个睡在地上的叫化子突然醒了，他大声叫道：“你们是疯子不是？你们一天天的，都不睡觉是不是？下棋下棋，真是的风雅么？好臭好臭啊！”

两人都看着地上的棋局，他们只顾看自家的棋局，根本顾不上对这乞丐说话。

这乞丐挠挠头，他自家也觉得没有趣了，他对着两人道：“对了，我知道今天皇帝老儿的御厨房里有好菜，你们去不去吃啊？”

黄药师与一俗和尚都看着棋局，没有人与他答腔。这乞丐突地跳脚大叫道：“怪事怪事，天下还有这种人？有最好吃的东西，他也不愿意去吃？奇怪奇怪，真是奇怪啊！”

他大声叫嚷，但黄药师与一俗和尚就是理也不理他，只是看着棋局，这乞丐跳脚大怒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他突地出手，这乞丐的手也不慢，他一出手，便划乱了一俗大师与黄药师的棋局，他大声叫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他急急转身跑了。

× × ×

黄药师看着一俗，他说道：“大师颖悟，不知晚上唱的那一阙子建的诗，是什么意思？”

黄药师这人十分聪明，他想，一俗不是一个俗人，他唱起曹子建悲悼女儿的诗，必是深有用意，是不是我黄药师不明其中究竟？但一俗大师只是笑而不答。他看着黄药师，目光中最是诚挚。

黄药师也算是知机，他不再问了。一俗看他，说声道：“黄岛主，我走了，我们后会当有期！”

一语说毕，便人已经飘然，大袖飘荡，转眼已经走出百步。

但听得他大声唱道：“天长地久，人生几时？先后无觉，从尔有期。”再也不见人影。

× × ×

黄药师自己在临安也逛了几日，这一日，来到了京师的翠苑，翠苑从前曾经是宋朝的名妓李师师的住处，传说是暗夜惊魂，皇帝天子宋徽宗从暗道直通到这翠苑里来，与李师师相会的。此时后人来访，却也多了几分嗟叹，多了几分羡慕。黄药师心道：大宋朝的天子却是一个昏君，但只看那宋徽宗的一笔字，看他的丹青画卷，却是好的，时人少有他的那一手，翎毛丹青，瘦金体的法书，实在是妙绝天下。在这名妓李师师的原居处，存放着几张宋徽宗的字画，人人都看他的字画，尤其是他的那一幅“鹤鸣九天”图，实在是好，几只鹤在皇宫中阁飞来绕去，引颈长鸣，皇宫极是深严，没有声响，只有几只鹤悠然来去。金碧辉煌，却也看得人发呆。在一边有道宗皇帝亲笔题写的字，字也写得，画也画得好，真真是相得益彰。让黄药师直是嗟叹不已。

一边有人问道：“这位客官，你在这里叹气做什么？”

黄药师听得这人的声息，却是十分的响亮，中气十足，没有一丝的迟疑。便知道这

问话之人也非同小可，他一回头，看到了一个人。这人的样子十分古怪，他身穿着一件奇怪的袍子，是用皮子硝制而成的，但又硝制得不好，便硬硬的，很是难看。这皮袍穿在他的身上，分明是嫌太热了些，他只好把一条胳膊放在皮袍子外面，真像是一个异域之人。他的脸上有一种执倔神情，他盯盯看着黄药师，连眼光也不眨。他的脚上有一双蛮靴，说它是蛮靴，真真的是一双蛮靴，因为这靴子很粗很笨，看上去穿在脚上一定很重。他的下身着一条长衣，长衣遮在下身，却也像是蛮夷之人，没有什么花饰，只是素色。这人对着黄药师，显然是他在问黄药师话。

黄药师知道，此人一定不是京都之人，他在京城刚刚同人相殴，但对于京城的人却生一种敌忾之心，一见到了异域之人，更是倍感亲切，他此时笑道：“我笑这皇帝是一个好书法，一笔好画一笔好字，不做事儿，多写字画，岂不是比做皇帝更好么？”

那人一笑：“你以为他做皇帝，做得不好，他做书法，就做得更好么？世人不知，他做皇帝不好，他才书法做得好。他做皇帝不好，他才会有一手好字画。世人但知道他能字画，须知他做不好皇帝，才做得好字画的。”

黄药师一听得那人此语，心里大奇，心道：看来这中原也是藏龙卧虎之地，我一次遇上了一俗大师，他似是世外高人，今天又遇上了这个异域之人，这人也是谈吐不凡。我一出东海，便得遇这许多的人，弄得我自己真的是井底之蛙了。单是这一俗大师与眼前的这两人，便可能都不弱于我。

这眼前的人不光是勇猛，而且颇有一些狂傲，黄药师心里暗暗称赞，他一向于礼数不甚看重，他习得先贤圣人的书籍典故无数，故能知先贤圣人的过失，他自家在岛上无聊，常常批文在书上，称道圣人狗屁不通。此时一听得这人言谈不俗，便生出接纳之心，他上前去，一揖道：“先生在这里，也是看这道君皇帝的画么？”

那人一笑道：“看他别的，还有什么，做皇帝不行，做书法还可，更有他一时风流做男人也不亏，做人如此，这一个道君皇帝可不亏了。”

这人说时，便大笑起来，他笑声里满是淫意与褻渎，让黄药师也微微皱了皱眉头。他此时情知，这人的心术不很正直，是一个邪派中人。

黄药师却是一个倜傥的人，他不看重人品，他对于那些口是心非的正派人士一向不齿，所以他对于这人也没有什么大的恶感。他心道：这人的恶性未改，如果让他得势，却足以乱了中原武林，但不知他见识如此高明，武功却是如何？

心里思想着，黄药师便口里在笑，对这人道：“听得阁下妙语连珠，甚有道理。但不知道阁下是哪里人氏，来这京都做甚？”

那人一笑道：“我是域外的人。我是西域白驼山下的人，我叫做欧阳锋，是白驼山下的一介平民。”

一听得他是白驼山人氏，黄药师不由得一惊，他心道：从来都是有人称道，在西域有一派武功，其神奇莫测的功夫叫中原武林也瞠目其后，传说中那功夫极邪，属于一派邪派功夫，所用的招数皆阴险毒辣，为世人所不齿。但中原武林中人都是十分畏惧他们，因为他们的功夫实在是难测高深。

莫非这个欧阳锋也是一个域外高手不成？

黄药师心道：看来，我黄药师得用一用心计了，我得同你一比高低。他一出东海，刚到了临安，便遇上了一俗大师，遇上了一俗大师让他心里生出警悚，知道天下还有高人，从此便收起了一些对中原武林的轻视之心。此时看到了欧阳锋的形貌不凡，实在是一个怪人，当下更是不敢轻视。他要与欧阳锋一试高低。

欧阳锋却不知道，这一瞬时，黄药师已经有了九九八十一个主意在心里了，但黄药师表面却不动声色，他只是向着欧阳锋笑道：“欧阳先生妙语连珠，实在启人耳目，但不知欧阳先生是不是可以同我一道，游此翠苑？”

欧阳锋却想也想不到黄药师是一个城府极深的人，他看着黄药师，爽朗大笑，向黄药师一揖道：“既是客官不嫌在下言语粗鲁，在下自然愿意同客官一起游此翠苑了。请！”

黄药师当然愿意与欧阳锋一起走，因为他想得知欧阳锋的底细。两人都是客客气气，一直走向翠苑，就走入到了翠苑的李师师的居处。但见得这里是雕梁画栋，锦绣帷幄，还有那些珠宝玉器，都是十分豪华奢侈的。在卧榻上，有无数的玉饰犹在，这是女人的头饰，雕饰得十分精巧。看上去摆放得也很用心，像女人刚刚睡醒，直走出去看春日祁祁的野郊景致去了，留下一室女人的温馨。

欧阳锋此时看到了这些饰物，不由得大声叹道：“做人也做得，但能做得如徽宗皇帝，死了有什么打紧？”

一边的众人此时大惊，他们的心境却是与欧阳锋不一样，他们心道：这道宗皇帝荒唐之极，才有了这李师师的艳事儿，历代君王如道宗皇帝的，也实在不多了。他做一代君王，后宫佳丽自然也不会少，不说是三千美人在身侧，也足该有个几百了吧？但他家花不爱爱野花，总是想与李师师幽会，由此还发掘得一条秘密通道，这君王也算是天下少有的奇人了。但此时的人都在心里暗暗一叹：像道君皇帝这样的人，天下少有，没有他的荒唐，怎么会有大宋的二帝蒙尘？没有他的荒废朝政，怎么会有好好的大宋朝江山拱手让与金人？看来天下人就是口里不说，也是人人恨这个道君皇帝的，此时听得欧阳锋竟然开口说道君皇帝真可艳羡，便人人生出厌弃之心，用厌恶的眼色看他。

欧阳锋却不知觉，他大声说笑道：“黄兄，你看，如果你真的做了皇帝，一定也得像这个道君皇帝一样，好好玩乐，对不对？我们不能像那些傻瓜皇帝，天天只是晚睡早起，天天批公文，看折子。做一辈子的辛苦，这有什么意思？”

黄药师也是倜傥之人，他一听得欧阳锋话，心里不由得大大喜欢，他心道：我看人原还是不错的，这个欧阳锋确是一个人物，他敢于如此说话，足见他是一个非凡人物。但他的武功如何，我却得试他一试。想到了此处，黄药师便大声笑道：“欧阳兄果然好见识！真的让在下佩服了。”然后黄药师轻轻走到了欧阳锋的眼前，身子巧妙地一靠，用了一些内力，陡然使出，一阵子大力向欧阳锋冲去。

欧阳锋却没有一点儿提防，他的身子一冲，便冲了出去，他大声叫道：“黄兄，你干嘛挤我？”

黄药师心里暗暗好笑，他心道：看来这欧阳锋也没有什么本事，他的本事一般，如果他有极好的功夫，只是黄药师这一撞，他想不反应出来也不行，一定会从他身上不由自主地产生出一股大力，同黄药师的内功相抗。由此可见，欧阳锋并无很深的功夫。

但欧阳锋却很是机警，他看定黄药师，说道：“我看，黄兄这一次并不像是没有站稳？”

黄药师大惊，他掩饰道：“实在是对不住了，我以为我站得稳，但是因贪看了这翠苑的景致，所以就失脚了，欧阳兄莫怪才好。”

欧阳锋看看黄药师，再没说什么。

当下无话。

× × ×

逛完了翠苑，两人却到了一家酒楼。这酒楼取名叫做慧人楼，大意是说来到这里饮酒的大都是很聪明的人，没有一人是傻瓜的。但黄药师与欧阳锋上得楼去，一见到在楼上的酒客，两人不由得都是抚掌大笑。原来在楼上的几个人都是醉得东倒西歪，都一个个语无伦次。但见得有一个粗悍汉子，与他的三四个朋友在一处饮酒，在一个个地数蛤蟆。这汉子的舌头已经大了，颇为不灵了，一说话呜噜呜噜直响，说得不清楚，但他的眼珠子却瞪得很大，一字一字地道：“一只蛤蟆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两只蛤蟆两张嘴，四只眼睛八条腿，扑通扑通跳下水，三只蛤蟆三张嘴……哎哟，三只蛤蟆究竟有几只眼睛？”那几个人都醉得东倒西歪，都胡说八道，有的说：“三只蛤蟆么，只有五只眼，为什么是五只眼睛？因为有一只是眼瞎的，只瞎了一只眼，好不好？”还有的大叫道：“不对，不对，三只蛤蟆么，是有七只眼睛，不相信你看一看……”这人就唠唠叨叨，看着众人，扳着手指，一只眼睛一只眼睛地数。那醉态很是可笑。

黄药师与欧阳锋都乐得哈哈大笑，他们两人一齐笑道：“真真是一群醉鬼，怎么还是些慧人？”

但这话却让那一些醉鬼听去了，当场那些人便吼叫起来：“你们是谁？我不是慧人，难道你才是慧人不成？”话一说罢，他们便冲了过来，一齐七手八脚地对着两人拳打脚踢。

黄药师本来一出手，这些人便得满地乱爬，但他一转念，心道：我看这欧阳锋谈吐不凡，一定不是一个平常人物，但见得他的样子，像是有些内力，却从来没有修习过上乘武功。也许他只是用的一种障眼法儿，不想让我知道他也会武功，那样我黄药师一入中原武林，可就上了他的大当了。如今我不出手，看他如何对付那几个醉鬼？

一念至此，他便只是闪躲，再也不出手动那几人。

这可是苦了欧阳锋，他一下子便被包围在那几个人中间。那几个人酒也喝得醉了，蛤蟆也数得够了，正想寻一点儿事儿干。他们正愁无处可以滋事儿，这一下子来了正主儿，岂能不乐？他们一时拳脚相加，痛打黄药师与欧阳锋两人。黄药师本来可以让他们一下也打不到他的身上，但他变了主意，心道：让欧阳锋去与那些人动手，我好看看他到底有多大的功夫。所以黄药师动也不动，只是一味地躲闪让避，不让他们打到他的脸上和要害之处。欧阳锋却气得哇哇大叫，他叫道：“你们干什么？一个个都是些疯子不成？”但他只是吼喊他的，全然无人理睬他，众人仍然用力使拳，打在他与黄药师的身上。黄药师却是会用功夫，众人打在他身上的拳头，都觉得他身上很怪，滑不溜的，打也打不实在。但一拳拳打在欧阳锋身上，却是又重又狠，直打得欧阳锋眼珠子通红，人也气得直门乱叫。他大声叫道：“混蛋王八蛋！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他被打得急了，拳头乱挥，也打出了一些武功招数，但都不是什么精妙的招数。他砰砰几拳也打在了那个精悍汉子的身上，却打不中要害处。那汉子便冷笑道：“好，好，让你也尝一尝我的厉害！”说话时，那汉子便吐拳打欧阳锋，这一拳打得实在，嘭地一声大响，打得欧阳

锋倒在地上。

欧阳锋此时情急，他大喊道：“黄兄，你为什么不出手，好好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厉害！”

黄药师此时也甚狼狈，他虽然没有吃到大苦头，但也气喘吁吁的了，他回话道：“欧阳锋，我还受得了，让他们打好了。”黄药师心里暗暗好笑，一边被人拳脚相加，一边大叫道：“打死我了，打死我了！”那些人却不知好歹，一味地狠心打人，一边打还一边喊道：“打死就打死，你说，三只蛤蟆几只眼？”欧阳锋气得恨不能一拳打死他，他大叫道：“狗屁东西！你娘有七只眼！”那人一瞪眼，骂道：“你娘才七只眼，你娘有七只眼，岂不成了一只七眼狼了？！”众人都一哄声地叫起来，纷纷拳脚相加。

一边的店伙计于是着急，却也不敢出手劝架，只是在一边直门央求众人，再不要动手。

打也打得累了，黄药师与欧阳锋身上的衣服都破得条条缕缕的了，众人看到了两人的脸也肿了，衣服也破了，人也缩在墙角处，再也没有吭一声儿，吓得萎萎蕤蕤，便也不再打了，还问：“你们服是不服？”

欧阳锋气得哇哇大叫：“服？服你娘个屁！我要打死你们！我得打死你们！”他直冲过去，出拳便打。

但那精悍汉子一出手，一拳便打得他飞了回来。

欧阳锋哇哇乱叫。

这时，黄药师乐了，他擦擦嘴角的血渍，向那些人一揖道：“在下黄药师，是东海桃花岛人氏，身居桃花岛，没有别的什么，只是岛上盛产金子，望各位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了我与这位欧阳兄弟，我可以把我所带的金子都送与你们。”

这些人虽然是喝得醉了，但一听得黄药师说他带得有金子，都一个个高兴起来，有人便道：“好，好，真的有金子，大爷便饶了你们的性命！如果你是玩戏大爷，大爷可

是不容情了，那时一定狠狠打你，直到把你们打死！”

黄药师却也做出畏葸的神色，连连点头，说道：“不敢，不敢。如果没有金子，各位大爷再打我们不迟。”

这些人虽是醉了，但有人还是清醒的，他一声喝问：“这人，你说，他有金子么？”欧阳锋见他一喝问，顿时一怔，他看看黄药师，见他不语不声的样儿，知道他一定是想消遣这些混蛋，他心道：对了，看来这位黄药师是动了真气，他想杀了这些混蛋也说不定。我一定让他们相信，黄药师真的带有金子才行。想到这里，欧阳锋突地一声叹气：

“哎，罢了罢了，看不出你这人，一个公子哥儿模样的，一到了真章儿，就是心软害怕，你真笨啊你真笨，如果你不说出来，他们只是再打我们几下也就是了，大不了出一点儿血，有什么了不起？这一下子可好，那一点儿金子没了，你和我怎么过？”

众人看他样子，顿时再也没了疑心，他们互相望了几眼，一个个都喜形于色，心道：真真好运道，出门跌了一个跟斗儿，跌出了大财来了。想不到打人也打出了一些金子。但心里乐是乐，嘴上还是在使狠劲儿，他们喝道：“好，快拿出来，只要你拿出来金子，我们就不打你！”

黄药师心里暗暗好笑，他乐道：看来真的是一群狗东西，今天活该你撞在我黄药师的手里。让你们一个个都不得好死。让你们来世也记得有一个黄药师。他心里虽是如此思想，但脸上仍然是害怕畏惧的模样，他胡乱摆手道：“不要打，不要打，我只求你们给我与这位欧阳兄弟留下一小块金子就行了。”

众人此时见他未拿出金子，就恳求留下一点儿，便再也没有疑心，他们就好话好说，说道：“好，好，那就给你留下点儿好了。”他们大方得很，像黄药师的口袋里的金子早已是他们的。

黄药师畏畏葸葸地拿出了他的包儿，打开了，众人一看，顿时大惊，他的包里果然有金子，一色都是金叶子，有许多张，有这许多的金子，怕不把这慧人楼都买得下？

众人看到了金子，都是眼热心跳，便有人上手去抓。那粗悍汉子一声大吼：“住手！”

众人一怔，便再也不动了。那汉子笑了：“这位兄弟，我们噬跖甚是粗鲁，望兄弟莫怪才是。我看咱们也不能要兄弟的金子，我们不打不成交，我想请两位兄弟到我们的庄子上一叙如何？”

黄药师心里暗暗好笑，他心道：贼子，你以为你有心计，你这一回撞到了贼祖宗，让你死在我的手里！他心里如此思想，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假作不安，说道：“打扰老兄，不好意思。”那大汉道：“哎哎，说什么话，我们一回生二回熟，都是朋友，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走！”

那大汉对众人一递眼色，众人便裹胁着两人下楼，欧阳锋不动声色，他心里明白，黄药师岂是什么好相与的人物，他怎么会甘心把他口袋里的金子都拱手送人，看样子他一定是想让这些人吃些苦头。所以他仍是皱着眉头，一边下楼还一边叨叨：“都是你，都是你，讲这些话来……”众人中有人便打他一拳，喊他：“少罗嗦，快走！”

众人便带着两人上了一辆车子，那大汉喊道：“快走，快走！出城去！”

× × ×

车子很快跑出了城，一直到了城郊。大汉对着众人道：“到了，到了，这里就是咱们的庄子了。下车，下车！”

众人便都下了车子，黄药师一下车，心里登时就是一乐：果然不错，这里静得很，没有人家，也没有房屋，只是远处有一泊湖水，在湖水上有三两片帆，在慢慢游动。

欧阳锋却也心里明镜儿似的，他装傻地问道：“你们说，到你们的庄子去，你们的庄子在哪里？是在这儿么？我怎么看不到庄子？”

那大汉看着马车走得远了，他突地一声狂笑，笑得众人都直乐，乐完了，他瞪眼道：“我们的庄子还没盖好呢，大爷们缺的是银子。如果你们把金子拿出来，大爷们这一回真的要盖庄子了，大爷是说到做到，决不食言。”

众人说罢，便又是一阵得意的狂笑。

黄药师此时也故意装傻，他呆呆地道：“你们原来是骗我们的，你们为什么要骗我们？！”

那大汉狠道：“我要你们的命！你们把金子拿出来！”

黄药师装做无可奈何的样子，他把他的包儿放在地上，怯怯地道：“都在这里了，你们拿去好了。”

众人一哄地便冲着金子而去。欧阳锋以为黄药师一定会乘机而动，但黄药师却没动，只是呆呆看着众人。众人有的抢到了金叶子，把放在嘴边去咬，有的抢到了银子，直往怀里揣。这时大汉一声吼：“都给我放下！”众人都呆住了，虽是不很情愿，但大汉的淫威可怕，一个个都把金叶子放在了地上。

黄药师欢喜道：“好啊，好啊，看来还是你老兄好，他们是见财起意，你却是一个好汉子，真真让在下佩服了。”

大汉看着黄药师，他心里道：好个屁，你这个傻瓜，我不是见财起意，我是见财起杀心。我得了你的金子，怕的是走漏了风声，我只要杀死你们这两个傻瓜，还怕金子飞了不成？想到此时，他兀自乐了，笑得很得意，他对黄药师道：“我不是见财起意啊，我是见财起了杀心，我想杀死你们！”

黄药师一听大惊，他大声道：“别别……别杀人啊，我金子都给你们，我不去城里告你们，我不去京兆尹那里告，我不去指挥使那里去告，我不去，我不认得你们……我记不住你们的脸面模样。”

汉子悚然，众人也尽皆悚然，他们想到，如果他们劫了这人的金子，他一定会去告状，他说得头头是道，他一定知道如何去告状。他们顿时杀心更炽。

汉子道：“对不住你了，我们得杀了你，如果你愿意去告状，你去阴曹地府去告好了！”

说罢，大汉便手执利刃，直逼向两人。黄药师看定欧阳锋，他心道：看来，他一定是会武功的，不然他怎么会如此镇定，他功夫一定是不错的，但他们现在把我们两人的穴道都点了，我自然不怕，可他是不是也不怕？我看错没看错他？这一回他可也是躲不过了。他想到这里，突地大叫起来。

大汉一吼：“叫什么？你以为你一叫，能叫来救星不成？”黄药师道：“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儿，你们先杀他吧，我看着他死，我再死，好不好？”

大汉道：“好，看在金子是你的份上，我们先杀死他，然后再杀死你！”

大汉直向欧阳锋的头上砍去！这一刀很快，直砍向欧阳锋的头，这刀下去，欧阳锋再是有功夫，也只是不活了。黄药师却是不动，他暗暗拈一块小小石头在手，他只等得欧阳锋动，或者是大汉要砍在欧阳锋的头上的那一瞬间，才肯出手救他。但欧阳锋却大叫了一声：“不行，不行！”

大汉却住了手，他问道：“你说什么不行？”

欧阳锋道：“你说我们两人，谁的包里有金子？”

大汉道：“他的包里有金子。”欧阳锋笑道：“对了，是他的包里有金子，他的金子惹了祸，如果没有金子，你们是不是不会杀死我们？”大汉与众人都笑，有人道：“你们如果没有金子，要我们杀你，我们也懒得杀，大爷的手没事儿干了么？”

欧阳锋道：“这不就对了么，他的金子惹了祸，他应该先死才对，怎么让我先死？我本来活得好好的，只是能挨一顿打，再也没什么了。可这一回倒霉了，得死在这里，我去了地狱，也是一个冤死鬼，对不对？所以你们得先杀死他，因为是他的金子，他得先死，但你们……看，看，他站起来了，他站起来了……”

众人一惊，黄药师本来被用重手法点了穴，他怎么会站起来？但一回头，吓得人都惊叫起来，果然黄药师站了起来。他施施然道：“你们还想杀死我么？”这大汉也不知晓黄药师怎么竟然能站了起来，他心里有些怕，但仍是强自壮了胆子，大吼道：“我宰

了你！”

他直扑向黄药师。

黄药师只是一扬手，叭地一声，那人直飞了起来，直落到湖水里去了。一落入水，便是一声扑通水响，再也见不到他浮上来。

众人这才知道不妙，他们一声哄叫，便想逃走。但晚了，黄药师——出手，他的手很快，一抬一扔一抬一扔，把所有的人都扔入了湖里。

再也没有人了，只有他与欧阳锋相对。

欧阳锋看着他，说道：“我在西域就听得人说过，有的人武功很好，一出手一投足就致人于死命，我还不相信。看你出手，我相信了。”

黄药师道：“我想问一问你，你为什么要他们先杀我？”黄药师的脸色很难看，如果此时欧阳锋不是给他一个满意的回答，他一定会怒而起身，杀死欧阳锋。他要杀死欧阳锋太容易了，只要他一出手，闭住了他的穴道，再把他也扔湖里去就是了。

欧阳锋脸色不变：“因为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他们杀死你，再就是我也知道，他们杀不死你。”

黄药师道：“如果他们杀死了我，怎么办？”

欧阳锋淡淡地一笑：“如果你也死在他们的手上，我也一定得死。”

黄药师心里一悚，他知道欧阳锋说的话原本不错。他瞅着欧阳锋，心想：此人一定是一个奇才，就是他现在不会什么武功，但日后如果得了好的机遇，他一定会脱颖而出的。我现在是不是把他杀了？

欧阳锋突地笑了，他看着黄药师，他双目炯炯：“你是在想你杀不杀死我，对不对？”

黄药师慢慢道：“不错。我知道，如果我杀死了你，我今天所做的事儿都神不知鬼不觉了。你说，我是不是得杀死你？”

欧阳锋的心里很紧张，他脸上却没什么变化，他淡淡一笑道：“如果有人说，黄兄

是天下少有的英雄，我刚才还是相信，但现在我不相信了。”

黄药师懒懒道：“你为什么不相信了？”欧阳锋道：“你三番五次试我功夫，我如果真的有功夫，我一定会出手，决不让那些混蛋动我，不会让他们伤我的。我将来真的得了功夫，我一定与你好好比试比试，看我是不是比你更强。”

黄药师看看欧阳锋，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指着欧阳锋，笑道：“看看你的模样，就是去了地狱，连阎王也会吓上一跳的。”

欧阳锋也拍手大笑，他笑道：“你看你自己，你比我更是狼狈。”

一阵子大笑，笑得欧阳锋闭上了眼睛。

他再睁睛，眼前没人了，只有一片湖水，只有一片野地，没有了人影，再也看不见黄药师。

欧阳锋看着湖水，湖里再也没有升起一个人头来，他知道，那些人都死了，都死在黄药师的手里了。黄药师只是一出手，他们便死在了湖水里。

欧阳锋大声道：“对，做人就得做这样的人，得做一个大丈夫！”

第三回 大内御厨

却说欧阳锋与黄药师分手后，自己一个人在临安城内闲逛，他情知自己武功不佳，便不能与人生气滋事儿，只是打算在这里好好逛一逛，然后再回到白驼山去，找他的哥哥欧阳镒去学武功。

他在天街闲走，看到了那个年轻的叫化子。那叫化子正在天街行走，一边走一边嘴里唱着曲儿，细听听，那曲儿也有仄有韵，唱得有滋有味儿。

“人生得意你须尽欢，等闲白了你少年头。平生快意你喝美酒，再要有钱你吃珍馐。

先攒大钱积房地，养了一群傻丫头，活着你好罪没受够。死了你也不省灯油。……”

欧阳锋知道这乞丐不是一个寻常之辈，他向这乞丐笑道：“喂，老家伙，你干嘛总吵吵吃啊喝的，你以为天下人活着，只有吃吃喝喝不成么？”

那叫化子看着欧阳锋，突然眼睛一亮，他笑道：“对了，对了，那个与你在一起的黄药师哪里去了？”

欧阳锋心内诧异，知他也是一个异人，便笑道：“他走他的，我走我的。向我问他，我怎么会知道？”

乞丐却不怪他说话没有分寸，他乐道：“你怎么知道天下人活着，怎么才好？”

欧阳锋道：“你看在下，如果真有一天在下有了威风，头一件事儿便是弄几个像模像样的女人来，让她们好好侍候我，我看这事儿比好吃好喝要好得多了。”说罢，欧阳锋哈哈大笑。

此时，那乞丐却把头摇得像一只拨浪鼓一般，他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欧阳锋。”

那乞丐摇头道：“不好，不好，这名字没什么好的，欧阳锋？当朝有一个欧阳修，欧阳修这名字多好，你就叫欧阳修好不好？”

欧阳锋乐道：“欧阳修有什么好？他做官做不明白，写字也写不明白，他什么地方比我强？”

那乞丐看着欧阳锋，目光中满是诧异神色，他说道：“你以为你比欧阳修更好？”

欧阳锋大笑道：“我为什么不比他更好？他只不过是修了几本书，写了几句诗，再当过几天官罢了”言下之意，对欧阳修甚是轻蔑。

这叫化子问道：“你会武功不会？”

欧阳锋一怔，他最头疼的事儿就是人家问他会不会武功，要说他会，其实他的武功并未能登堂入室，只是一般的江湖人物而已，他凭什么说他会武功？但他要是说他不

会，他是西域白驼山人氏，白驼山有的是武功怪异的奇人，习武之风大炽，如果说他不会武功，别人怎么会相信他？

欧阳锋道：“我只是会一点儿，没你的武功好。”

叫化子大笑道：“当然当然，如果你比我的武功好，老叫化怎么会开心，怎么会叫你听我的话？”

欧阳锋听得暗暗称奇，他心道：看来这人也是一个奇人，他才二十多岁，竟然一口一个老叫化，莫非他在丐帮是一个极有势力的人不成？欧阳锋再看看这叫化，他也无甚稀奇之处，只是颇有些得意，正乐着瞅欧阳锋。

见这乞丐正在得意，欧阳锋的心里便是一动，他想，或许这乞丐也有高深功夫，我何不与他再盘桓盘桓？一念至此，他便向这乞丐一揖道：“请问大名，不知道老兄是谁？”

这乞丐哈哈一笑道：“好了，好了，看来你这人要知道老叫化子的名字了，老叫化子的人不值钱，名字也不值钱，告诉你又有何妨？老叫化子的名字好记，我姓洪，在家里排行老七，又家都叫我洪七公，你说，你就叫我洪七公，好不好？”

欧阳锋一叹道：“不好，不好。”

洪七诧异道：“为什么不好？”

欧阳锋道：“你小小年纪，竟然叫个七公，我欧阳锋如果见了别的人，是不是也得叫个欧阳公才行？”

一说到欧阳公，两人对视一眼，都不由得抚掌大笑。原来，在北宋，最为有名的是那个欧阳修，他在当时都被时人称为欧阳公。人人都是提起他，不称名讳，称他欧阳公的便是了。如今一提自己可称欧阳公，可叫欧阳锋与洪七都大大地笑话起来。

两人笑罢，洪七一挥手，神色颇为豪爽，大声道：“好，好，你叫我洪七也罢，你叫我七公也好，这都是小事，没有关系。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尝一尝皇帝老儿的御厨滋味儿？我告诉你，在那里可有的是好吃的东西，你知道不知道？”一说到了皇帝的

御厨房，洪七马上就眉飞色舞，他笑道：“欧阳锋，我告诉你，在御厨房里，那可是热闹了，从早开始，一直到晚上，时时都有人在忙碌，人来人往的，你知道皇帝一天吃几顿饭，一天吃多少道菜？你知道不知道皇帝吃饭时有些什么讲究？你可是对这一切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告诉你，皇帝的御膳房里，有许许多多的天下有名的厨子，一会儿他来了，一会儿他又走了。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威风极了，像是天下最有名的大人物。他们有的会做菜，有的会做汤，有的只会弄作料，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在御膳房，他就有许许多多的讲究。你听没听说在人家的厨房里还有报账的。有人忙得满身大汗，更有人在一边记账，记下皇帝所吃的菜谱，你说怪不怪？”

欧阳锋听了，也悠然神往。他想去看，但他知道那是在皇帝的内宫，弄不好一下子会丢了脑袋的。他必内正在犹豫，却见洪七笑道：“你害怕了？我上次在那里混了十天，你知道不知道，那乱糟糟的，好玩着呢。”

洪七很是得意，他指着欧阳锋道：“我看你小子也没有多大的本事，但我洪老七，我一定带你去，再把你带出来，你愿意不愿意去啊？”

欧阳锋也不是一个平常之辈，他一沉吟，便心里一硬，说道：“好，七公，我同你去。”说罢他竟然恭恭敬敬向叫化子洪七行了一个大礼。

洪七愕然道：“哎哎，你怎么向我行起礼来了？”

欧阳锋：“我虽是会一点儿武功，但我入皇宫里去，一定会很是凶险，此次入宫去，还望七公多多帮我。”

洪七一听得他叫自己是七公，不由得心下大喜，他心道：这人十分儒雅，也肯恭恭敬敬地叫我七公，这样子不错，如果让我丐帮的人都看到了他对七公的恭敬，他们岂不是对七公更有礼么？可惜可惜，他们没有看到这个欧阳锋对我是多么有礼啊。

洪七大声道：“欧阳锋，好，我和你去，我和你去看看皇宫内院，我请你在皇宫内院的御膳房里好好吃上几顿。”

×

×

×

两人说时闲聊，有一搭无一搭地说着闲话，却到了玉兔东升，金乌直坠的时刻，此时，里弄街亭里再也没了人踪，家家都点起了灯，簇簇灯火通明。此时，洪七却变得肃然起来，他轻轻道：“欧阳锋，你跟着我来。”

欧阳锋的轻功没有洪七好，他只能笨笨地跟着洪七走，但洪七颇为不耐烦，他一把拎起了欧阳锋，纵身飞上了房檐，身子轻纵飞翔，犹如一只大鹰。

夜街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两人的嗖嗖飞行声。

欧阳锋心道：看来这人的轻功功夫，比起我的哥哥还要好，从前我认定做人只要有文才武略，也就不必有一身功夫了，看来这想法却是大大的错了，看这个洪七，一来一去，竟然敢在皇帝的御膳房里寻吃食，真的是胆大包天了，像他这样的一身本事，何愁做不得大事儿？我如果此次能回到西域，一定再去向哥哥央求，这一次我得好好学武功，做一个文武双全的大侠。

洪七正在一心一意地飞纵，他当然无法知道欧阳锋的心意，他带着欧阳锋飞上了房舍，一直到了皇宫的外院。

远处，透透迤迤的一大片，都是皇宫内院，宋时的临安，却是一个小朝廷，没有北地的那气派，也没有南京的那威严，远远看去，只是像一片大家宅院罢了。

欧阳锋被洪七带着，心里很是紧张，但他也并不害怕，他心里想道：欧阳锋，你竟然如此荒唐，敢同人家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入皇宫内院，如果一个闪失，你岂不就是一个死？如果有了三长两短，你岂不是只好死在这里？人家洪七身手不错，他遇到了急处，定然会把你扔下，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吃苦，他却会逃之夭夭。到了那时，你悔之晚矣。

欧阳锋此时心里想他自己，此行颇为孟浪，他知道，他或许就会死在那皇宫内院里。

洪七此时却停在了房顶，他轻轻道：“前面的那一排，就是皇宫的外事房了，如果

你现在害怕了，你就可以不去了，我把你放下地去，你一个人回客店里去就是了。”

欧阳锋却心里一惊，便又来了一股气，他心道：洪七，洪七，你会个什么，你不就是会动个拳脚么？世上之人，再笨的也会个三招两式，这有什么了不起？我欧阳锋只是不愿意习武就是了，如果我愿意，我此时的功夫却也不会比你差。你何必太狂？

欧阳锋心里在如此想着，但他表面上却是不露声色，他对洪七笑道：“难道七公不愿意带我进去了么？你可是说过，你入皇宫如履平地，是不是你是对欧阳锋说笑？如果七公确是说笑，我劝七公就不要入去了，因为这里毕竟是皇宫内院，出了事儿就非同小可了。再说，虽然从前七公自己入去过，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带着个不大得武功之道的人进去，也许会惹出杀身大祸的。”

欧阳锋此时的话无异于是火上浇油，他一番话说得洪七怒火顿起。

洪七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襟：“你说什么？你说我带你进去，我会害怕出事儿？”

欧阳锋正色道：“七公，我知道你是一条汉子，我也知道你的本事非凡，但这是皇宫，如果你带我进去，能不能保得我好好出来，也实在是说不定。如果我死在皇宫里，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是平白的坠了七公的好名头，这颇为可惜。……”

洪七看着欧阳锋，他的眼光很是奇怪，但他看了半晌，突地轻轻窃笑起来，他的眼光里满是诡异：“好，好，你没事儿，反与七公来了劲儿了，你不知道七公向来天不怕地不怕么？你看好了，今天七公就吃了你的激将法，这又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就把你带进去，到了明日，再将你带出来，让你好好知道知道七公的手段。”

洪七此时将手脚捆扎俐落，他喊了一声道：“小心了！”便手里提着欧阳锋，身子向上一纵，起飞如鹰似隼，轻轻纵飞了几丈，直落在了皇宫内。

皇宫内，有一大片空地，在这空地处，也闪烁闪烁着皇宫的灯光烛影，洪七的身影很快，直窜入一片暗地里。他把欧阳锋放下，再回头巡视了一番，见到远远的地方有几盏气死风灯在吊着，在空中兀自摇摇摆摆，洪七抓起了一小块石块，在手里轻轻一拧，

便把它捻得粉碎，再一扬手，嗖嗖几声，石子飞出去了，灯盏随之应声而灭。

听得有人大声喝道：“谁？！”

欧阳锋似乎着急了，他想应声而出，但洪七突然扯住了他，不让他动。

从前面墙角处拐出了几个人，一个个都是身形魁梧，都腰带佩刀，他们轻轻提刀过来，在洪七与欧阳锋的眼前巡视一圈儿，见没有什么异状，便又放心而去，进屋子寻火，再点那宫灯去了。

洪七此时一扯欧阳锋，两人在树丛中绕来走去，寻路去找御膳房。

御膳房却在一个僻远角落，在这里，远近处都没有房屋，只是孤零零的一片小屋。洪七到了这里，显然心里很是快意，他向欧阳锋做了一个鬼脸，那意思是：这里就是御膳房了，你看，容易不容易？

欧阳锋刚才那会儿也害怕得很，他心道：到了这御膳房，我看怕是没有有什么大事儿了吧？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带刀侍卫，更不会有什么守夜的人，此时御膳房的人都入睡了，我们两人轻轻松松就会进得去了。

但洪七显然没有放松之意，他轻轻带着欧阳锋，跳上了屋顶。他们伏在屋顶上，洪七慢慢揭下了一片瓦，把下面的泥土慢慢拢在了一张纸片片儿上，再用一支小小的匕首，在那木板上划了几下，手又飞一般轻轻一点，匕首便刺入了那一片木板上，把它轻轻地带了起来。

蓦地，下面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这里是御膳房的外屋，足足有二十间屋子那么大小，在临前面的一面大墙上，有一块大大的木板，木板上写得有字，细细看时，却是一道道食谱菜点的名字。都是写得工工整整的，像是学究的书法名墨，没有一丝的马虎。在上面看到了细细密密的小字，足足有几百道菜谱。欧阳锋看不清下面，因为他没有洪七那样的本事，能夜里视物，所以他只是看到了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字，看不清有什么好菜。在下面，除了这一块大大的菜

单板，便是一排排大大的案子，这案子极是讲究，是红木的条桌，一式的腿子，一式的式样儿，都看得舒服。在这条案上，摆满了一盘盘菜，一碟碟点心，还有一个个大大小小的食盒。满桌子都是琳琅五色的食盒，大的，小的，方的，圆的，形色不一，有的有花色，也有的是素盒子。这些盒子就是生在大户人家的欧阳锋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惊讶莫名，心道：原来皇帝从来不是在御厨房左近吃饭的，他要顿顿用这些食盒吃饭，所以盒子才有这么多。但皇帝也难，他天天得吃上一些凉菜，岂不是很不舒服？

在桌子的另一边，坐得有一人，这人的样子很古怪，他闭着眼睛，一句一句地念叨着：“对不对？不对，不对，不是这滋味儿的，错了，错了。这一回又是不对。”

这人的眉头紧锁，他似乎在想什么难题，这难题一下子把他难住了，再也想不明白，他又不肯放手，就这么静夜中宵仍在苦苦思索，他想了一会儿，就跳了起来，在几个盘子里抓了一些菜，把它们放在鼻子下嗅一嗅，再很是懊丧地放回去，把它们全都再扔在一边。看他扔掉的菜，都是美味珍馐，看得欧阳锋心里很是着急。他在做什么，他干么要暴殄天物？他把好好的美食都扔掉了，这怎么行？

但在一边静静看着的洪七却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人。欧阳锋想告诉洪七，时辰却也不早了，他们还是得下去，找一个地方好好藏起来，不然到了天亮时，他们怎么会有时机？

洪七却浑不在意，他仍然盯盯地看着下面的那个人。欧阳锋也只好静静地看着下面。

那人站了起来，用他的手长长地一伸，只见得远处的菜突然像是长了长长的脚一样，倏地飞起来了，直飞到了他的手里。他摸起了这菜，看了一眼，手也不扬，菜便丢在了身后的钵里，像是他的脑袋后长了眼睛，他的手越丢越快，直到丢满了一钵菜。他看着手边的一本书，像是在沉思默想，翻开书，再一字一句地念：

“种子之方，本无定轨，因人而药，各有所宜。对了，各有所宜，恐怕就得用此一句各有所宜了。但什么宜于他呢？故凡寒者宜温，热者宜凉，滑者宜泄，虚者宜补，去

其所偏，则阴阳和而化生著矣。对对对，是去其所偏，是去其所偏.....”

这人念念叨叨，自不知他在念叨些什么。

欧阳锋看他像个疯子，一个人在夜半三更却不睡下，只是唠唠叨叨，还在看书，兀自以为他在苦读，就轻轻对洪七道：“我看他是一个勤谨的读书人，他这是在苦苦读书，等着下科秋闱，要登三榜连捷呢。”

洪七却在一边冷冷笑道：“你知道什么，他是什么读书人，他只是一个做菜的厨子，他在读的不是什么理学玄学，也不是什么大学中庸，他读的是一种做菜的食方，古人用的食方，替皇帝做的菜，如果他的菜做得让皇帝活得好他就有大官做了，他用得着读别的书么？”

欧阳锋心里一听哑然，一时收起了对于那人的一片崇敬之心。

再看洪七，仍然不慌不忙，看着下面那人，看那人苦苦思索，在想着他的良方秘法儿。

等了足足有三炷香的时辰，那人想必是想也想得累了，想也想不明白，便长长地叹气，便放下书本，走了出去。

洪七与欧阳锋均是大喜，他们两人从揭瓦处滑下来，悄无声息地下到地上，再轻轻走过了三道门，来到了御厨房外。

用不到洪七说，欧阳锋也知道现在是到了御厨房了，他闻到了一阵阵其妙无比的菜香气、面香气，还有一种很清新的水果的香气。

欧阳锋从来不知道菜与饭的气味能够截然分得开，他也不知道面食的香气能够如此逼人，他的胃动了，肚子一阵阵不由自主地咕咕响。

洪七偷偷窃笑：“欧阳锋，欧阳锋，别说是你，就是我洪七公来了，也是一时就迷倒，足有那么十几天也走不出去这御厨房。这香气太.....”

洪七正在说话，突然听到了身后传来了脚步声。有人一边走来一边讲话。一个人道：

“小去子，你说，皇上现在在干什么？”那个叫做小去子的人显然像是一个孩子，他说话的声音很是稚嫩，他奶声奶气地道：“奴才可不敢说。”那人便笑道：“小去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对于矮子说的那话我也知道。你不说就不说，你不说，我就不知道你会对谁说，你会讲些什么了么？”

这人显然是在威胁那孩子，那孩子毕竟是一个小孩子，他一听得那人有些不高兴，就马上变得心慌，他忙说道：“不是我不愿意说，是我害怕……”

那人更来了兴致，他轻轻地道：“小去子，你心眼真小，你怕什么？皇上现在可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他以为你在小心在意地侍候他老人家呢。你的事儿说了，我知道，你知道，天下再也没有人知道了，再说，皇上的事儿能有什么？不外就是一些那事儿，你说也知道，不说也知道。只是在皇宫里呆得久了，实在是打熬不过，才想知道一下这事儿，全当它是打精神的笑话了。你说是不说？”

看来这小去子心里是害怕，但又不敢不说，他也怕这人，他就说话时吱吱唔唔，他说道：“皇上今天和那个跳蚌舞的姑娘在一起了，先是皇上说，他也愿意跳蚌舞，那个姑娘也不懂得宫里的规矩，居然和皇上在一起舞，如果被宫内的娘娘知道了，一定会找一个碴口，把她下了冷宫不可。”

那人一叹道：“小去子，你可是错了，你知道不知道，宫内的女人，只要她得到了皇上的欢心，她不愁找不到一个好去处。她只要巴结上皇上，有何愁苦之处？”

小去子却知晓时机，他也有些纳闷，说道：“你可是不知道了，在宫内，皇上只记得头天晚上的女人，到了第二天，再找那个女人，这已经是稀奇的事儿了。谁能得到皇上的一连三个月的皇恩？你看那些女人，哪一个最后不是被皇后弄得死得惨极了。”

“嘘，小声！”

两人便没有了声音，但脚步声却更响，直到了御膳房里，两人站在了欧阳锋的身前。他们看着这屋内没人，便说道：“怕又是虞三当值了，这小子早晚不等，非得死在这口

酒上不可的。”说话的是那个年纪稍大的人，他看着桌子上，说道：“是不是我们自己找一找，看一看皇上要的菜在哪里？”那个声音稚嫩的孩子却说道：“你看看，这么多的盒子，你找得到么？怕一个个都弄凉了，你也找不到那汤，你还不是白白忙碌？”

那人道：“对，你说得也是。”

那人便高声喊道：“虞三，虞三！”

声音在这空空的御厨房内响着，嗡嗡直传音。

“来了，来了！”

从里面的屋子里忙忙跑出一个人，这人尖嘴猴腮，直跑到了两人面前，说道：“两位要什么，说好了，都准备好了，是不是皇上要的那汤？”

那个年岁大些的人说道：“虞三，你快把汤拿出来，耽误了皇上的大事儿，你的头就没了。”

虞三却拍拍胸脯：“皇上有什么大事儿？他就是干点儿那事儿就是了。”

小去子大声道：“虞三，你疯了，你胆敢说皇上？”

虞三仗着一点儿酒意，大声道：“人家外面不知道的，都以为一个皇上天天在操心国家大事，以为他有多忙。谁知道他天天忙些什么？只有我虞三知道，我虞三知道他一天到晚天天都是泡在那些女人身上。妈的，那天我看了一些女人，那些女人从我的身边走过去，我看到了……”

那个叫小去子的诧异道：“你胆敢看皇上的侍妾不成？”这虞三叹了一口气：“我怎么胆敢看皇上的女人，我只是碰上了，只好低下了头，跪在一边，我看不到她们的头，看不到她们的胸，我就看不到她们的腿么？”

那人一笑，显然是在讥笑这虞三：“唔，原来虞三看到了皇上的女人，是看人家的腿啊……”

小去子与那人都一齐讥笑虞三。

虞三一声长叹，大声道：“你们好好看看人家女人的那腿，你只看那腿，你也得血热，你看人家那腿长得……啧啧……”虞三再也不说话了，一切言语都在那一声啧啧中了。

两人不讲话，显然他们也知道那女人的腿是什么样子的。

虞三道：“那样的女人，别说是皇上，就是我虞三看到了，也得干，不会嫌累……”

两人正要取笑虞三，忽听得有人一声冷笑，说道：“虞三，你死定了！你对于皇上有所不敬，你死期到了！”

只听得叭叭两声响，便再也听不到动静了。只在下面看到，虞三的身子不动了，他哀声道：“妙大爷，妙大爷，我是说着玩的，你何必在意？你不必在意，我是灌了一点儿酒，才敢出这狂言，说胡话的，其实那天，我根本就不敢抬头，连女人的腿也没敢看。我知道，看了就会触怒皇上，我就得死了。我刚才都是说的胡话。”

那人一笑道：“虞三，你知道你得死了，你说胡话也好，你说实话也好，你死定了，你要是不死，我也没法儿向皇上交待。再说了，你知道不知道隔墙有耳的道理？如果我不杀死你，再有一天皇上问罪，我也是一死，你知不知道？”

虞三听得他如此说，知道再去央求也是无用，索性心一横，飞身向那人扑去，想同那人拼命。但那人只是身子一转，轻轻叹息一声：“这也没用。”就手一伸，叭地出掌，把这虞三一掌击飞。虞三的身子在空中飞了一圈儿，又落在了桌子上。眼见得虞三的身体一落，那些大大小小的食盒便会被砸得稀里哗啦，只见那人的手一横，疾速一托一送，虞三便落在地上，不再动了。

虞三的声音已极是微弱，他叹道：“你是天下人人畏惧的鬼手妙厨，我怕了你……”说罢，头竟然一歪，死去了。

虞三死在了洪七与欧阳锋两人的身边，欧阳锋的心里暗捏着一把汗，他心道：如果那人低下头来，瞧上一瞧，他一定会发现我与洪七，那样，我们的小命也将不保。但那

人没有低头，只是冷冷地对那两人道：“我还是要劝两位，皇上就是皇上，他的事儿你们还是少打听的好。”说罢，那人竟然拖起了这具死尸，施施然走出去了。只剩下了小去子两人。他们声也不敢吱，大气也不敢喘，只是找他们的食盒，提着匆匆而去。

欧阳锋等得那人去远了，门咣当一声关好了，才轻轻道：“七公，你看，我们可不可以出去了？”

洪七听得他叫自己一声七公，自然很是舒服，他大声笑着，说道：“你以为现在还有人么？这里偌大一个去处，只有我与你两人了，你看这里是皇上的食膳盒子，你随便吃。”

洪七便一跳出来，跳上了桌子，坐在桌子上，一把抓过了食盒，看一看盖好，再看一看，盖好，找到了一个小食盒，抓了一把东西放入口中，一边大嚼，一边念叨：“不好吃，不好吃啊。”却吃得实在是香。

欧阳锋此时也心里大乐，他也跳在桌子上，也抓住了一个食盒，看也不看，抓起来就吃。

洪七一把扯住欧阳锋，说道：“不行，不行，慢一点儿，慢一点儿。”

欧阳锋道：“有什么事儿，你带我来，不就是吃东西么？”洪七大笑道：“欧阳锋，你不知道，这里的東西你不能随便乱吃的。你看，这一个盒子里的，是五毒珍珠，吃它，是在服下了一种定性的药才行的。再看这个，它是一种热血的补食，是皇上与女人玩乐时吃的。你这个傻瓜，如果你吃下去它，你得在这里先找一个女人才行啊。”

欧阳锋听了，悚然惊觉，才知道入了这皇宫内院的御厨房，也胡乱吃东西不得。他只好看着洪七，洪七吃什么，他也吃什么。

但洪七仍然不让，他大声道：“哎哎哎，你这人怎么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人很笨啊，你看，这是皇上的御厨房，这里有的是吃的东西，你愿意吃什么，就吃什么好了，干嘛我吃什么，你也吃什么？”

欧阳锋却也气闷，他知道洪七这是在摆布他，他心道：你这个叫化子有什么了不起？你只不过是进过皇宫内院，偷吃过皇上的食物就是了。拿三捏四的，真气死我欧阳锋了，单凭我欧阳锋敢和你一起入这皇宫里来，也比你强上许多。因为你毕竟是身有奇功的人，我却没有什么好功夫，足见得我的胆气比你豪壮。

洪七道：“欧阳锋，我告诉你啊，这种食盒里的食物不能吃，就是这刻有饕餮花纹的食盒子，这种食盒里的食物非毒即补，轻易动不得。剩下的，你随便吃好了。”

欧阳锋大喜，就每样拣那么三块两块地吃。他正在吃着，洪七又说话了：“不行，不行，你得记着，人家的食物你不能都吃那么多，你做没做过贼？你如果做过贼呢，你就该知道吃一拿二留三的道理。做贼吧，讲理的，你知道不知道？”

欧阳锋却也知道他说得有理，洪七是叫化子，叫化子十有八九都是贼，他没做过贼，自然没有洪七有办法。他就依着洪七的话去做。洪七此时也顾不得再说他了，自顾自低下头大吃大嚼。他得意向欧阳锋道：“你说，皇上的口福怎么样？”欧阳锋当然吃得过瘾，他大声道：“好吃，好吃！”

洪一大笑道：“当然好吃，你以为是小店里那一壶酒，一斤牛肉不成？”

欧阳锋也得意地笑。蓦地，洪七一扯欧阳锋，说道：“不好，有人来了！”

他一扯欧阳锋，两人身子轻轻飘向屋梁上，蹲在屋梁上，盯瞅着下面。

果然来人了，从正门走进来了好几个人。

第四回 皇宫风波

进来的是五个人，他们一齐走进了这皇宫的内厨房。内厨房很大，从内向外望，也看得平平齐齐，远远看，也真是很大的。这五个人齐走进了里间，开了大门，便看到了

御厨房了。

来的人都奔到了御厨房，站在灶前。偏偏有一人大声说道：“好了，好了，皇上要的御早茶点，该我们做了。”另外四个人却不答话，都站在一边静静等待。只见这人大刺刺地一坐，真真像是一个主子，洪七与欧阳锋两人在上，看清清楚楚，他摆出十二分的主子架式，等人家侍候，先是慢慢吞吞洗了手，再剔手指甲，最后再看啊看的，好容易看够了，才轻轻地叹一口气，像一个女人一样走到了那灶前。

好家伙，刚刚看去还是一个娘娘腔的人，一上了灶，便变得手把儿风快，他一手提勺，另一只手抓那些作料，但见得他的手看也看不清，飞得风快，菜的香气便慢慢飘散，滋滋的油响声也出来了。洪七与欧阳锋都是吃得很饱，此时居然也还是心内食欲大增，食指大动。他们心道：闻来这菜点的味道就如此好闻，如果吃它，岂不是得快活死了？

做好了这一道早点，那个掌勺人便退下来了，人一退下去，便再也没有了那倨傲，站在一边，像刚才为他做事儿的两人，恭恭敬敬地站着，像是一个仆从，静静等着人家上来做早点。

刚才为他端水的人现在上来主灶，他更是神气，站在那里等待着别人服侍。后边的人也小心翼翼，不敢怠慢，照样儿是打水，拿毛巾把儿，服侍得他更是小心些。此人真的也比刚才的那人更有本事，他一抓起了那勺子，手蓦地翻动，火在勺里飞，在眼前跳，直逼向这人的眉毛眼睛。但这人浑不惧它，仍是盯盯在看火，在火中油滚，浇得菜滋滋响，再下手扔下各种作料。这人叭叭翻动，直到菜好，勺子一扔，直摔到对面去。欧阳锋大吃一惊，他心道：这一摔岂不是把他辛辛苦苦刚刚做好的菜都摔在了桌上地下？这人是犯疯病了么？但见得大勺直直飞落向对面，摔在桌上，其势惊人。但飞落的那大勺竟落在人的眼前，到了要落下来时，变得突然慢了，平平稳稳落在桌上，一点儿声音也没有。这一手姿势又美又妙，劲儿使得恰好，连躲在暗处的洪七与欧阳锋也都偷偷叫好。

洪七偷偷对欧阳锋做一个鬼脸，那意思是，看人家，这一手让你是不是很是服气？

欧阳锋也心里暗暗惊骇，他知道这一手非要极深的内功不可，看他一做，便知道这人的功夫不凡。

这时，便上来了第三个人，他更是得意得很，像是眼珠子都长到了头盖骨上去了，他看也不看另四个人，只是把手长长地伸出去，让别人为他洗手，剔指甲，再伸出去，让人家为他把手擦干。再有人给他递过来烟袋，点好火，他吧吧地吸上几口，不慌不忙，去抓起了勺子。此人却与刚才的两人不同，他不向勺子里装油，只是放入了一些水，再放入一些各色作料，他究竟怎么弄的，谁也看不明白。只见得他的手风快会儿一抓，抓得东西你也看不清，眼前的各色东西飞来飞去，就在灶上散出一股香气了。

这人也终于把那盆菜做好，他也叭地一丢，这一丢更奇，直直地飞向洪七与欧阳锋面前，两人心惊，以为一定会被发现，但那只盘子弯来绕去，居然不洒不淌，再弯了一下，平平落在桌上。

这一下子，让另外的四个人也不禁叫起好来。

第四个人走上来了：他微微一笑，对旁人说道：“我看，咱们从来也没有分出高低，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咱们也不用再比了。”

另外的四人一齐叫起来：“不行，不行！”

这人则更倨傲，他冷冷一笑，说道：“既是大家愿意，我看诸位还是弄一点儿水来，让我好好洗一洗脚。”

一听得他的话，众人都是大惊，因为他们都在一赌，赛一赛他们究竟谁更有本事。无奈他们都太有本事了，每一次出手，费尽辛苦想出来的招数，尽管是千变万化，可也赢不了对手。如此下来，只好每一次完事，都得再来一回赌赛。但看今天这做早点儿的功夫，头三人出手，竟然仍是不分高下。

依他们的规矩，每一次出手，你尽可以让别人侍候你，但你得量量自己的本事，如果你的本事低微，最好你自己小心些，别做得太过火了，所以他们只是一个个都对上手

的师傅很恭敬，显得很低卑，但一到了自己上去，也是一样的傲睨一切。可做事总得有一个分寸，如果你做大了，岂不是输在了这些人的手下？你输了，你在京城就再也没有面子了，人家会都知道你输在了宫内名厨的手下，你再也无颜在宫内立足，而且你也会在江湖上一败涂地。如此大事，怎能小觑？

想不到今日这人竟然要他们给他弄一盆洗脚水来。这岂不是说，他已经有让他们大家望尘莫及的高招么？

四人都屏息小心，为他弄水弄盆，侍候他坐下来洗脚。这人当然十分得意，他笑道：“皇天不负有心人，我天天翻看那些古书，岂能让我白看？昨天终于让我找到了一种秘方了。我看，这应该是秦朝时，始皇帝的方子。吃它，轻则是白发转乌，年老返少，重则是人变成仙，成不老大道。”

他这一说，四人都是暗暗惊奇，也顾不得彼此的高下之分了，有如此良方，谁不艳羡？当下也有人半信半疑，问道：不知道你找到了什么，真的是始皇帝的方子么？”

这人见他的同伴不信，便冷笑道：“你们以为我说大话不成？你们看好了。”

说罢，这人便穿好了长袜，直走到了灶前，抓起了乌蜂锅，把它叭地放在了灶台上，说道：“你们看好了，莫要说我妙手人厨妙老大弄鬼。”

当下，众人都细心看他，知道这法儿极重要，如果打上一个瞌睡，眨眨眼睛，都会看不明白这始皇帝的妙方儿，得不到这乌发长寿的妙诀。

但见得这人从他的袋子里掏出一块块东西，他一边掏一边道：“自古奇方本平常，看去平常的一样样东西却可能做出一桌好菜。谁又会知道这其中的奥妙？你们看我的好了，管教你们看到一种你们从来没有看到的奇方。”

本来众人也同他一样，都是宫内响当当的大师，但在此时只好听他的讲训，这也万分无奈，因为人家得了始皇帝的妙方，人家要告诉你始皇帝的妙方，你不恭恭敬敬，谦卑一点儿，你又有什么办法？

只见得这人把手里的东西——报出名来，一听得他报出名来，连在暗处的洪七和欧阳锋也都大大吃惊，这竟然都是一些毒物，他把这些毒物都弄来了，怎么会做得成一种好菜？

听得他念叨：“华山之阴的血虫，饱吸了公鸡猛性的血虫；长白山上的倒鳞鱼，再加上一种天山的鹿草。把它们都依附在一种肉上，让它们生出一种小小的蛆虫，这蛆虫就是它了。你们看，它白净透明，分明是上好的佳肴。”

众人小心在看，见得这小小蛆虫实在平常，一看，也看不出它是生在血虫倒鳞鱼和鹿草上的小虫。但见得它全身透明，有一些诡异就是了。说时，就把这虫倒入了滚水，只是一翻一滚，便疾速拿了出来，放在了水醋里，这人便道：“你们大家尝一尝看！”

但众人都不动，因为依他们的规矩，得这妙手人厨先尝才对。不然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们岂不会后悔死了？

当下，这妙手人厨就先拿一只银匙，喝下了那汤。他一喝下了那汤，居然全身都开始哆嗦起来了，他的头先哆嗦，后来是他的手也抖，像是在打摆子。众人看他明明是中了毒，便忙忙喊道：“妙手老兄，你怎么样了？要不要为你服下些解毒药去？”

谁知道他竟然哆嗦着，闭上了眼睛，像是在体味这哆嗦的好处，像是这哆嗦中有无限的乐趣似的。

众人再看他，他的身子竟在轻轻地摇，他的心里想必也十分好受，他轻轻地哼唱起来：“人生啊，真是不容易，浅斟细酌多思虑。想多了俗事生白发，娶多了妻子生讪讥。家财多了生懊悔，子女多了受劫洗。人生实在是不容易，把酒寻欢乐眯眯。你贪我爱实可惜，看透了世事一盘棋。”

洪七与欧阳锋看到了怪事儿，他们四人都看着那人，一个个面面相觑，都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

但突地一个人大叫道：“浑然不觉，飘飘欲仙……”

洪七与欧阳锋都不明白，其实他们是说，人在吃下了良方秘药时，大都是如此昏昏迷迷，浑然不知自己是处于什么境地的。想来此人的这汤一定是好东西了。便再也不多说话，四个人都去抓汤匙，都喝起汤来。也是一样的哆嗦，也是一样的闭上了眼睛，都是在哆嗦不止，也都是那般疯疯魔魔的。

五个人都是这样，都是脸上带着很是满足的笑意，一个个心里很是舒坦，都乐着，都坐着倚着或是跪着，不管不顾地自顾自己享受乐味去了。

× × ×

过了好长时间，先是那个弄汤的妙手人厨醒过来了，他呆呆地看着众人，他看着众人时，都是木木讷讷的，没有什么表情。

然后众人也都醒了过来，四个人都向妙手人厨行礼，说道：“妙老兄的手段果然高明，这一道菜不知道叫什么名堂？”

这妙手人厨此时反是大度起来，他笑道：“诸位兄弟，大家都是劳心费力，也是小弟有幸，才得了这秘方的。有什么稀奇？”众人当然都客气了一番，虽是心里妒嫉，但表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

一个人道：“妙兄，不知道这汤叫什么名字？”

妙手人厨叹道：“也真是不幸，这好端端的一道名菜，居然被叫做是‘乌发汤’，你们说，这名字岂不是糟蹋了它的妙处？”众人都随声附合。

妙手人厨道：“这叫个什么好名字，我就是要与诸位兄弟来琢磨，我看它好好的，叫它一个鱼草五禽汤，如何？”

众人都道这名字不好，就是说它不悦耳，听来也不甚好听，一定得听来好听才行。

妙手人厨道：“如此说来，就劳烦诸位起一个名堂了。”

有人说是应该叫做三禽汤，叫做珍珠三禽汤也可，但叫做鱼戏五珠更好。

“不行，不行，皇上总是好问，有此一问，你一定得说出来它是用什么做的，你一

定得答它，不然岂不是欺君之罪了么？但你对皇上说什么？说它是用天下五毒做的不成？”

五人中年纪最大的人说道：“依我看，这法子好想，我们只是想出一种好名堂，对皇上那里，自然好答对。但我们得先想明白了这方子，不能到时现凑，让皇上知道了，反为不妙。我们还是先说一说这汤的名字，叫它什么汤才好。”

人人都在抢着说，最后才说定了一个名字，就叫它做鸳鸯五珍脍。

连洪七与欧阳锋也暗暗叫好，鸳鸯五珍脍，好一个名字！

× × ×

原来，在大宋时，也同历朝历代一样，在皇宫御厨房的，做事大大不易。俗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你知道皇上什么时候生气？你知道皇上什么时候高兴？你知道皇上此时乐意吃甜还是吃咸还是吃酸？你知道皇上此时是乐是愁是怨是喜？做大内的御厨，真真是冒着掉头的风险了。所以他们都是万分小心，不敢有一丝疏忽，一大意起来，便有掉头的危险。他们平日都相互维护，怕的是一个有难，大家都日子不好过。虽然平时在技艺上都争先恐后，但一至此，却都知道照应。

一人道：“这鸳鸯五珍脍要皇上吃了，也得像我们一样，先得哆嗦一阵子，恐怕不妙。”

五人顿时领悟，如果真的皇上吃了，也如此哆嗦，皇上是不是会龙颜大怒？会不会一怒之下把他们全杀死？会不会以为他们是想毒害皇上？虽然皇上有尝食太监，但不等尝食太监不再哆嗦，他们就已经被皇上赐死了，那样他们死得岂不是太冤了么？

众人皆沉吟了一会儿，有人道：“我看，咱们得向皇上好好禀报服食此汤的好处，只要我们众口一辞，皇上也会动心。绝不能让皇上的尝食太监先尝，我们向管御厨房的总管说明此事如何？”

几人都称妙。说让那管事的人尝一尝这一碗鸳鸯五珍脍，他一定会乐得愿意向皇上

讲此事，还愁什么大事不成？

五人都喜孜孜的，愿意马上去报总管知道。

× × ×

洪七和欧阳锋都心生绮念，心道：如果让我也尝一尝你们吃的那碗鸳鸯五珍脍，我也不会怕什么死，我情愿尝它而死。但人家都在向外走，眼见得这一碗好菜他们看也看不到了，尝也尝不着了。此时，洪七与欧阳锋都恨不能把他们揪回来，让他们人出去，把这一碗美味儿留下，好让他们偷偷地品尝。

但人家可是不知道他们此时的偷儿心思，他们都向外走。

欧阳锋还算了，一向馋嘴的洪七怎么受得了，一碗从来也没有尝到过的菜，他怎么会在嘴边放走？他的心思一动，便轻轻从梁上跳下，他的身形飘忽，一闪即逝，连欧阳锋也没有看出他的身影在哪里。

× × ×

五人正向外走，突地一声尖叫，那个叫做妙手人厨的家伙突然手哆嗦起来了。他原来正走在后面，在心里想着美事，在想着如何向皇上请功，此时突然觉出手一阵子奇疼，他大声尖叫着，手一丢，这一碗原本捧在手心的鸳鸯五珍脍便丢向地下。同行的四人都见了，便有两人同时去抢，不想两人头碰头，砰地一声大响，碰得头昏眼花，一迭声地叫苦。这一碗鸳鸯五珍脍却跌向地上。

正当此时，不知道是谁一出手，手抄在当中，一手抄走了那碗鸳鸯五珍脍，转眼间，便没了踪影。

五人都面面相觑，他们不知道是谁拿走了这碗汤，但见得地上光光净净，没有一点儿汤洒在地上。但再一看眼前的五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的手里有这碗汤。

汤到了哪里去了？

× × ×

妙手人厨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了，他冷冷道：“诸位兄弟，我妙手人厨是大家的好朋友，咱们玩笑是归玩笑，正经事儿归正经事，这碗汤是我弄的，也想给大家添一点光彩，在皇上面前，弄得好了，大家不灰头垢脸。哪一个兄弟把汤拿走了，劳驾拿出来，免得我动手，大家都不是心思。”

妙手人厨的这番话，明明很不是心思了，但他冷冷地一说，没有十分动怒，他是想到他与四人是同僚，不好太掰脸，不然此时他早已经大发雷霆了。

但四人都莫名其妙，他们不知道彼此是谁真的弄了手脚，把妙手人厨的这碗汤给弄没了，他们的心里也暗暗高兴，如此一来，妙手人厨的这碗鸳鸯五珍脍就不能给皇上吃了，皇上也不会得到妙手人厨此汤的什么好处，妙手人厨岂不是白白费了此等心思？

一人道：“我只是看见你拿着，一声尖叫，你没拿住它，我以为它洒了未免太是可惜，就抢上一步，想帮你一把，谁知道它在你手里，怎么就偏偏不见了？”

另一人道：“我看见了，一只手伸出来了，我以为是你妙大爷，以妙大爷的身手，莫说是一碗汤，是一只鼎，你也抓得起来，我怎么还会伸手？”

这妙手人厨也莫名其妙，愈诧异道：“我怎么没看到，是谁的手这么快？”言下之意，甚是烦恼。

有人说道：“妙老兄，我看，你也不必在意，也不必烦恼，这只不过一碗汤就是了，赶在明日，你再施妙手，做出一碗来孝敬皇上。”

三人也都连连称是。

一听得如此说，这妙手人厨就更是烦了，他愁眉不展，说道：“不是小弟吝啬，这一碗汤，还是小弟想尽一切，才凑得齐这一点儿作料，这倒鳞鱼自不必说，光是那天山所产的鹿草就极难讨弄。我费了许多的心血才弄得这一点，再想去弄，谈何容易？”

众人听得他如此一说，也尽是骇然，他们心道：妙手人厨，你弄这许多的东西，费了如许的气力，原是想逗得皇土一乐，你好有无尽的好处。谁知道天不如人愿，你白忙

活了。他们的心里也是既惋惜，又庆幸，自己不是妙手人厨，才没受这一份操心之苦。

妙手人厨心道：我只是手上一阵子奇疼，就不知道他们四人是谁拿走了我的这碗汤，看来，我平日就看错了，这四人中一定有一个高手，他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地就把我辛辛苦苦弄成的一碗弄没了，我连看也没看到人家怎么弄的，今天这跟斗栽大了。但他此时却无话可说，技不如人，你怎么对人家讲？再说人家的动作也太快了，你简直看也看不明白，人家一出手，你手里的一碗汤就没了。

想到此时，妙手人厨暗在心里自叫倒霉，他想到：在这御厨房里，谁也不知道谁做的手脚，因为这里的碗盆钵盂太多了，多得你简直看也看不出哪一个是你的那一碗汤。不如都出去，让他就是拿到了我这一碗汤，他也无法弄走。

妙手人厨道：“好了，好了，我今天自认倒霉，大家兄弟一场，我自然不会认为是你们拿的，你们说没拿，我自然相信你们。好，我们都出去，别在这里扯了。”

众人心里暗暗明白，妙手人厨并不是相信了他们，而是他想不让他们都在这里，这里碗碗盆盆太多了，就是有人拿了他们的鸳鸯五珍脍，他也看不出。但众人都知道自己没拿，心里没有亏心事，半夜敲门鬼不惊。他们都爽快地说道：“好，好，妙手兄说得也是。我们都出去好了。”

一时间，闹闹哄哄地都走了出去。

御厨房里很静，再也没有一点儿声响。欧阳锋与洪七都放心了，他们在案子底下呆得太久了，腰也酸疼，都起来直腰。此时，欧阳锋才看到，洪七的手里有一只碗，一只大大的花碗。

欧锋问道：“这是什么？”

洪七十分得意，他哈哈一笑道：“小声点儿，这就是他们找也找不到的鸳鸯五珍脍啊。”

欧阳锋大惊，他才知道洪七果然有本事，刚才那一惊，失手丢了的那只碗竟然被洪

七抓在了手里。

欧阳锋问道：“洪七公，你说，你要它做什么？”

洪七笑道：“妙手人厨做的菜，我早就吃过了，他的菜别有一番滋味，你没有吃过，当然不知道它的妙处。从前有人说，娶女要娶吴越妻，嫁汉要嫁锦绣衣。吃菜要吃妙手厨，找人打架找洪七。你听没听过这说法？”

欧阳锋笑一笑，他知道这是洪七的说笑，当不得真的。但他听得洪七说得这妙手人厨竟有如许的本事，也不由得肃然起敬。

洪七笑道：“别说它了，吃，来吃！”

欧阳锋道：“你要我也吃？”

洪七笑：“不错，你不吃么，这么好的东西，你不吃也罢，你这个人，吃的东西都看也看不明白，你枉生一世了。你活在这世上竟有什么乐趣？”

欧阳锋进也进了皇宫，自然对于生死也不甚是畏惮，他心道：我生死尚且不惧，我畏惧你的什么鸳鸯五珍脍么？吃就吃，看他们吃的那样子，想必是有十二分的妙处，我看一看，有什么好处，值得花偌大的气力？

欧阳锋道：“好，我吃，我吃。”

这鸳鸯五珍脍确实好吃，吃上去滑而不腻，爽口清香，说不出是什么滋味，但吃下去的是肉又不是肉，是菜又不是菜，入口即化，入肠胃时也是一种大大的享受，像用一只柔软的手在轻轻抚摸肠胃，弄得你浑身说不出有多舒服。但人此时却开始哆嗦，这哆嗦也是一种乐子，说不出一它好在哪里，说不出它乐在哪里，反正浑身都是快活。欧阳锋与洪七都极是快意，两人相互瞅着，心里都愿意对人讲话，但都说不出话来，因为身子在哆嗦，心也在哆嗦。

× × ×

好久方定。

洪七道：“欧阳锋，欧阳锋，你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没有？”

欧阳锋却也坦率，他说道：“我何尝吃过这么好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东西，这是什么东西？”

洪七道：“你没听他们讲么，这叫鸳鸯五珍脍。是一种用五毒物做起来的汤。”

欧阳锋喃喃念叨道：“怎么能做出来？如果能自己做得出来，天天吃它，人生再复何求？”

洪七一叹道：“你有什么法子，能让这妙手人厨天天给你做汤？这人是天下最有名的厨子，人也倨傲得很，他侍候皇上也罢了，要他侍候你，那是妄想了。”

欧阳锋突然觉得他的身子飘飘欲仙，他对洪七道：“洪七公，你觉得困不困？”

洪七公看他，看他的眼睛睁也睁不开，就大笑道：“欧阳锋，你要是睡了，我就把你丢下，让皇上宰了你，那时你可不要怪我！”

欧阳锋知他是开玩笑，但他武功不济，就也心慌，他说道：“我再是胆大，也不敢在这里睡，一会儿一定得有人进来，让皇上的厨子看到了我，他们不宰了我做汤才怪。”

洪七道：“好，好，他们如果用你做汤，我一定得好好喝一喝，我就是没有喝过人肉做的汤，那滋味一定很不错。”

欧阳锋虽知他是开玩笑，但也心里一悚，顿时很是畏惧，他不敢想，如果人家用他的肉做汤，让皇上御厨房里的人品尝，这妙手人厨等人会讲些什么。但他仍是打不起精神来。欧阳锋倒头便睡。洪七公大声道：“欧阳锋，欧阳锋，你别睡好不好？你一睡下，你就得死在这里了。”

但欧阳锋听也没有听见，他已经发出了酣声。

洪七刚想扶他出去，蓦地觉出自己也头重脚轻，他心里猛一喝道：不好！刚想坐下，听得有人冷冷哼了一声。

这一声把洪七一下子哼入了冰窖之中。他顿时心冷如冰。

×

×

×

他的面前站了五个人，这就是皇上御厨房内的五大高手。这五个人是：妙手人厨妙大爷，千刀万剐过二爷，油浇火炸许三爷，百手十拳虞四爷，一支秤平五爷。

皇上的五个最亲信的人，就应该说是他们五人，如果皇上没了哪一个官儿，他一定会活得很好，但皇上决不能没了这五个人，没了这五个人，他会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的。所以，天下的人都知道皇宫内的五位大爷，他们比皇宫里的官儿更有势力。

江湖人也都知道，这五位都是高手。

×

×

×

妙手人厨冷冷笑道：“你们是谁？敢闯进皇宫内院来？！”

欧阳锋毕竟功夫差些，一到了此时，话也说不出，只是静等着洪七对付他们。

洪七此时见他们都看到了自己与欧阳锋，心里暗暗叫苦，但表面上他不动声色，笑着对五个道：“我们是谁？我们是鸿雁楼的大厨，如今偷偷来皇宫内来，到了你们的大厨，就是想偷偷地学上几手。如果不学到几手，怎么在江湖上混？如果我们能学得五位大爷的本事，一生也受用不尽了。”

洪七说得十分诚挚，不由得他们不信。五人心里在沉吟，他们知道，如果这两人真的是鸿雁楼里的大厨，他们来这里偷偷学几手也许是真的事。谁都知道，江湖上的本事，厨子也都有自家的看家本领，他们是鸿雁楼的人，天下再也没有比皇宫里厨艺更好了，他们除了进皇宫，再也无处去学本事了。一听得他说得在理，五人都沉吟起来。

如果洪七所说的是事实，他们岂能不卖一个面子给洪七？要是今后在江湖上有人传出去，说他们皇宫内的人间五厨不给鸿雁楼面子，他们出去也不用在江湖上混了。

欧阳锋本来十分慌张，但他一见到洪七仍然镇定如恒，就也来了勇气，心道：欧阳锋啊欧阳锋，你随着这叫化子洪七来到皇宫内院，本来就是荒唐，死也不足惜，可莫要被这洪七看轻了。但他毕竟是头一回经这阵势，他心里总是有些害怕。

“你是谁？”

洪七道：“我是鸿雁楼上的苏叫化子。”

苏叫化子，在江湖上也大有名头，他本来是一个叫化子，在江湖上闯荡，但被鸿雁楼的老板看中了，请去在鸿雁楼做大厨，重金礼聘。这事儿在江湖上的风声不小，自然五御厨都会知道。但洪七说来也是十分忐忑，他生怕这五御厨与苏叫化子相识，他们都在京城，相互认得也说不定。

洪七看着五人，心里不托底，他心道：如果一言不合，我就走了，说不定这个欧阳锋会拖累我，但也说不得了，我定得把他带出去，不然，他岂不是得死在这里？

妙手人厨道：“你真的是苏叫化子？”

洪七此时也是牙一咬，心道：事已至此，再说别的，怕也无益了，我只能咬牙认便是了。”他大声笑道：“我不是苏叫化子，谁是苏叫化子？”

看来，他的话也居然有人相信，五人都瞅着他，没有一个人讲话。好久无语，妙手人厨才道：“苏兄既然是来这皇宫内，说不得也得留下一手，让在下五人看看。”

洪七心里暗暗叫苦，如果是在大街上，他怕什么五御厨，只是打打杀杀就是了。但这里不是大街，这是在皇上的御厨房内，只要他们一动手来，马上就会招来一大批皇宫内的带刀侍卫，那时，他与欧阳锋都会无幸。

洪七道：“等等，等等，我看，不必客气了吧？好不好？既然大家都是同行，也当亲近亲近，我们今天偷偷来，打扰了诸位，后会有期了。”

洪七向欧阳锋一递眼色，暗示他该溜了，他起身就走。

但走也走不了，五个人都身子一动，站了阵势，仍然在他的眼前，围着他。

妙手人厨道：“苏兄，既然来了，就不要走，说什么也得留下一手，让弟兄们开开眼也好。”

洪七无奈地向五人道：“你们也不看一看这里是什么地方，居然想在这里打架？你

们如果愿意打架，我们出去打好了，难道我怕与你们打一架不成？”

欧阳锋心道：看来，今天我命休矣，真真不该同这个叫化子来皇宫看什么吃的，死在这里，也算得冤枉了。但他别无他法，只好心一横，等他们动手。

妙手人厨不为洪七的话所动，他冷冷道：“你既有本事进来，当然有本事出去，让我们开开眼界，也不算白来一场。”

话音刚落，他一出手，叭地丢过来一件东西，这东西丢的很快，直飞向洪七与欧阳锋。

欧阳锋眼力不够，他没看出这是一只炒菜用的勺子，以为这是一件暗器。勺子飞向欧阳锋，眼看着勺子就要打在头上，居然躲也躲不开。

多亏了洪七，果然好本事，他一抄手，便把一只炒菜的勺子抄在了手里。

“你们要做什么？”

五人中一人道：“听得鸿雁楼苏叫化子的‘江山易改’做得好，今天就烦你做此菜好了。”

洪七与欧阳锋才知道人家不要与他们打架，而是要他们做菜。欧阳锋一听得此话，心里更是叫苦。如果要与洪七打架，洪七或可抵挡一阵子，但要他做菜给皇上的名厨看，岂不是比打架更难么？他盯着洪七，心里叫苦不迭。

洪七也是一脸的无奈，他是一个叫化子，吃白食确有本事，但要他做菜，做天下一绝的名菜，他怎么做得出来？何况人家苏叫化子是一个天下名厨，他的拿手菜人人都知道，他怎么做得出？如果做不出，他与欧阳锋都得死在这里。

五个人都盯着洪七，他们等着这个苏叫化子做菜。洪七慢慢吞吞地拿起了勺子，他走到了火灶旁。他看也不看那些东西，只是把勺子一摔，叫道：“手巾！”

五人居然不怪，因为他们也是大厨，知道大厨时常都有一套自己的臭规矩，轻易也动不得的。像他们五人的臭规矩，就是谁上灶时，别的人打下手，得听大把儿的，一丝

一毫也怠慢不得。此时一听得这个自称是苏叫化子的喊叫，也听他的，一个人手一抄，手巾便落在手上，他在水里飞一飞，水花未落，人已经抄出了手巾把儿，手中向上一转，水花直射出去，一点儿一滴也不击在人身上，都直射向天棚。毛巾却是不干不湿，恰到好处。他向这苏叫化子一递，说道：“师傅，请！”

却见到洪七也不弱，他的手一抄，毛巾变得一片片儿了，直如一面大布在空中飞，漫漫飞向众人，更在眼前一转，又飞向洪七。

众人知道，这一手是天下极难的暗器功夫，洪七一露这手功夫，五人齐齐地喝一声彩。果然不愧是苏叫化子，单是这手功夫，就叫人羡慕。人都知道，在厨房里，时常是烟熏火烤，手里满是油腻，抓毛巾把儿抓也抓不得，拧也拧不得。只有像苏叫化子的这手功夫，才是得意的功夫，你不用拧它抓它，只是把它向空中一丢，脸迎上去便是了，真是省事许多。

到了此时，五人差不多已经认定他就是苏叫化子了，正像他们自己一样，那丢勺子的功夫，天下人尽可以学得皮毛，但得其真髓，那是万万不能的。

但五人心道：今天理曲在你，你来这皇宫里偷学我们的本事，我们不让你留下一点儿玩艺儿，你怎么能算是认输？再说也是技艺人心痒，此时不趁机看看天下有名的苏叫化子的本事，再怎么有机会看到？

欧阳锋看到洪七来了这么一手，顿时让五人都肃然，心道：洪七啊洪七，看你这一手，玩的还像是真事儿似的，但不知道到抓起勺子，你的馅儿会不会露？他心里虽是如此想，但表面上却得不露声色。

洪七道：“唉，看来我不弄一下，你们不会放过我了。”他言语中满是无奈，似乎是五人逼他做事儿，他非常不满意。

但见得洪七抓一把食材，他说道：“我在天下有名的五厨面前动手，真的是不自量力了。”

洪七的手也快了起来，他飞快地一抓一扔，一抓一扔，火烧得呼呼响，勺子也飞快地当当响，半晌，一道菜便做成了。

欧阳锋暗叫惭愧，他想道：洪七啊洪七，你也是没了招数，走一时看一时了，如此的比划，要骗俗人并不难，但要骗这五人，天下最有名的厨子，你岂不是白费力气？

洪七也同他们一样，勺子飞到了眼前，叭叭地直转，直到了滋滋响个不绝，菜也香气飘得出来，五人也没有看透洪七这个西贝货。

洪七也学着他们的手段，一丢把勺子丢到了桌子上，不疾不徐，恰好把一盘菜丢进了盘子。

这一手，比刚才妙手人厨做得更熟，做得更巧。五人不由得叫了一声好。

妙手人厨走上去，尝一尝洪七做的菜的滋味儿，他咬嚼着，眼珠子错也不错地盯着洪七。欧阳锋心里不安，他一尝就该知道了，洪七是洪七，洪七决不会是鸿雁楼的苏叫化子。

但妙手人厨突地叫了一声：“好！”

欧阳锋心里叫怪了，他莫非是瞎子，他看不出洪七的本事决不会是什么苏叫化子么？

另外四个人都上来，把菜放入口里，嚼药一样地嚼它，有的还嚼过了吐出来，居然还看吐出的残渣，而且看得很细。

妙手人厨看着洪七，突然道：“不错，你做的这‘江山易改’确实是苏叫化子的本事，你就是苏叫化子么？”

洪七道：“不错。”

妙手人厨道：“好，你可以走了。”

欧阳锋心里一喜，看来，这个叫自己是洪七的乞丐说不定就真的是苏叫化子，他告诉自己他名叫洪七，也许是用的假名字也说不定。如今不管他叫什么，只要能走出这皇

宫，就是天幸的大幸事儿了。

两人起身便走。

刚走到了门口，有人响雷也似地叫了一声：“站住！”

两人只好站住了，欧阳锋心像是要跳出来，他心道：但愿别出什么事儿才好。如果真的妙手人厨改了他的主意，可就坏了。”

只听得妙手人厨道：“苏叫化子是鸿雁楼的人不假，你的菜做得是‘江山易改’也不假。但你这人不是苏叫化子，你这个苏叫化子是假的！”

欧阳锋心里嗡地一声响：坏了，真的被人看出来了，洪七就是洪七，洪七决不是苏叫化子。

洪七却很平静，他慢慢转身，道：“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苏叫化子？”

第五回 生死关头

五人说破洪七决不是苏叫化子这事儿，都看着洪七，等着他给人家一个交待。洪七知道这一回糟了，但他仍然满面是笑，对着五人道：“我就不是苏叫化子，我也是苏叫化子。你们说，苏叫化子有什么本事？他不就是会做手好菜么？我也做得，他是叫化子，我也是叫化子。有什么区别？他做得‘江山易改’，我也做的不是什么‘本性难移’，是不是？你说，苏叫化子也是叫化子，我也是叫化子，有什么不一样处？”

粗粗听来，确是没什么不一样处。但五人都细细一想，便知道有不一样的地方了，苏叫化子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厨，名厨自然不是什么恶人，但这人怎么看得出他是恶人不是？苏叫化子是行得直走得正的人，这人贼眉鼠目的样儿，真的是一个贼也说不定。如果真是苏叫化子，他来皇宫，许是真的要学一学大内御厨的手艺，但此人就不一定了，

看他这模样，或许他是一个江湖大盗呢。

妙手人厨正在沉吟，一边的过二爷说话了：“大哥，我看这人不像是个好人……”

洪七心里暗恨这过二爷，心道：你这小子，你怎知道你七公公不是一个好人？你七公公是天下最好的好人了，除了乐意吃点玩玩，生性无拘无束外，你七公公是天下最好最好的好人呢。但心里虽是如此想，却脸上带笑，对过二爷道：“这位一定是过二爷了，我知道皇宫内的五位大爷都是好汉，自是心里羡慕得紧，来这里玩玩，也是想看一看五位大爷的风采。”

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就是说，人都愿听得顺耳的吉言，此时，过二爷一听得这人夸自己，心内不由得也乐了起来，他脸面微霁，带了一点儿笑意，对洪七道：我们是皇宫内的御厨，但江湖同道多多少少也卖一个面子给我们。你到底是谁？说出来，让我们听听。”

洪七虽是不乐意，但也实在无奈，只好说道：“我是丐帮中人，我的名字叫做洪七，人家都叫我做洪七公的便是。”

一说出名字来，五人都是又一惊。洪七公是丐帮中的长老，人虽年轻，但已经在江湖上颇有盛名了，他是丐帮唯一一个年轻又有本事的八袋长老，江湖同道人人知道他，他的名头比苏叫化子只强不弱。他为什么要冒充苏叫化子？

许三爷一声叫道：“你为什么要冒充苏叫化子？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一手‘江山易改’？”

洪七公只好老实答道：“苏叫化子是我的师父，我从师父那里学来的。”

五人心内不禁莞尔，有苏叫化子样的奇人做他的师父，必然有洪七这样的徒弟，真是乃师乃徒了。

洪七看看欧阳锋，心内暗暗吃惊，他看出，欧阳锋虽然功夫不佳，但他始终镇定如常，没有一丝慌乱，他心里暗暗赞道：好样儿的，他不是个武功高强的人，但他是一

个定力十分高的人，且此人悟性极佳，倘让他有一时佳遇，说不定他会是一个武林奇才呢。

但此时，一直没有讲话的平五爷说话了，他讲话时的声音也悄悄静静：“你说你是洪七，是不是？”

洪七看他，知道他是五人中最难对付的人，他小心翼翼地说道：“不错，我就是洪七。”

平五爷道：“我相信你就是洪七。因为不是洪七，谁会有那一手好功夫？”他们五人都暗暗点头，他们相信五弟的话，如果不是洪七，他的手也决不会那么快，他也决做不出和苏叫化子几可乱真的“江山易改”。

平五爷道：“你决不像苏叫化子，对烹调一行迷得要死，一心一意在这事儿上悟。你是一个坐不住的人，是不是？”

洪七心道：是你个狗屁！但心知要糟，知道今天如果说不好，一翻脸便要动手，他一个人决不是这皇宫内的五人的对手。但他决不能服输，看来只好受苦了。他仍然脸上带笑，陪着小心，说道：“平五爷，我愿意看一看这烹调功夫，也愿意学一门手艺，此事儿当真，决不是谎言。”

说着此话，洪七暗暗道声惭愧，他如不是在这里被人发现，决不会说谎，偷吃白食太叫人说不出了，他怎么能坏自己的名声？

一支秤平五爷却更精明，他慢慢道：“如果洪七公是来看看我们兄弟做菜的，却不必这样偷偷进来，说一声，谅我们也能体味洪七兄的心意，能让七兄进来。但此时看到了七兄，明明是梁上君子的模样，怎么让兄弟明白呢？”

平五这话是在挤兑洪七，洪七也暗暗明白，但他不说，装作糊涂，说道：“平五爷的话什么意思？”

平五爷道：“我说的是，洪七公是一个小偷，来这里来偷吃东西的，天下武林中，

谁不知道有一个洪七，最喜欢吃？”

洪七却不恼不怒，他乐呵呵道：“平五爷，你说的是，天下人都知道洪七愿意吃？”

平五道：“不错，你是贪吃的人，平时也贪，何况在这皇宫大内？”

洪七大笑道：“对了，对了，既是知道我洪七公贪吃，你还问什么？”

看他此等模样，分明是在责怪平五问他，平五一时也不知道说他什么才好，一时语塞，再也说不出话来。

妙手人厨心里稍安，他心道：原来这小子却是来贪吃的，这不是什么大事儿，他只是在御厨房里吃上一点儿东西，也没什么打紧的，但他要是动了坏心思，那可是非同小可了。但一想到他们堂堂的人间五厨，竟然被洪七这般不看在眼里，他也是又气又恨。

过二爷知道妙手人厨的心思，他说道：“洪七，你来来去去的，莫非当我们大内五人是死人不成？”

洪七知道他这话是挤兑自己，但他不愿意与五人翻脸，怕一反目为仇，便不好意思再说了。

洪七此时神色一肃，他沉声道：“妙大爷、过二爷，你们想做什么，说好了，我洪七奉陪就是。”洪七看着五人，心里知道今日要在这里生缠死斗，暗道：我如果不把这个欧阳锋带来，岂不是更好？我自己在这里，怕什么你皇宫大内，怕什么你御厨五人？只要我洪七出手，你们一个个还不是都得望风而逃？

但他得投鼠忌器，他得照应着欧阳锋。

此时，御厨五人也注意到了欧阳锋。凡是有胆子敢入大内来，只是想尝一尝皇帝菜膳的，就是天下最有胆子的人了。这个洪七不说，连这个一直沉默不语的人一定是天下最好的高手，他一直不讲话，惜语如金，他在想什么？

过二道：“洪七，你也不要说嘴，你也不必逞强，只要你今天过得了我兄弟的关口，我自会放你一条生路，你看好不好？”

洪七心道：我过得了你的关口，这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与你们一动手，打你们不过，我还不会走么？可这个呆子却无法走脱，我怎么带他走？

洪七公心下踌躇，暗暗下算盘，他明白，如果他动手，欧阳锋一定会无幸。

过二道：“洪七，他是谁？”

洪七公自然知道他是谁，他是西域来的人欧阳锋，你们不知道他的底细，只要你们一与他动手，就难说高下了。一出手，岂不是要露馅么？决不能让他们与欧阳锋动手，自己一力担当，他们想必也看不明白。

洪七公想到了此时，他一笑道：“这位老兄是我的朋友，我请他来大内尝尝美味儿的，如果你们想杀人治罪，还是杀我好了，与他无关。”

欧阳锋却不知洪七公此时想着什么，他说道：“我叫欧阳锋，西域白驼山人氏。”

妙大笑道：“莫非西域从来也没有吃过好吃的菜么？”他出语时颇得意，心道：你们这两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一个是丐帮的臭叫化子，一个是蛮荒之人，哪里有什么好东西了？

洪七道：“好，你们五人一齐上好了，我也不耐烦与你们单打独斗。”

许三爷阴恻恻地笑：“洪七公，我知道你在江湖上是一条汉子，可你来了这大内，是龙你也得盘着，是虎你也得卧着。你想在这里称雄，简直是痴心妄想！”

洪七不耐烦与他们再扯，他一声轻吼，人便冲向五人。他一招点向五人，虚指一指，向妙大爷，摇身变拳直捶向过二爷，再戟指骈点许三爷，腿横踢向虞四爷，最后再一出手拍向平五爷。这一下颇为厉害，实在是想一齐招呼他们大内五厨，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妙手人厨妙大爷、千刀万剐过二爷、油浇火炸许三爷、百手十拳虞四爷和一支秤平五爷是平日都颐指气使惯了，怎么会受他一个乞丐的气？他们都气得脸色苍白，都在心里恨不能马上杀死洪七，五个人再也不推我让，遂一齐攻向洪七。

妙手人厨使的是“刀勺三十六式”，这是他天天在灶上弄菜自悟出的一套武功，他一出手使用的是兵器，左手刀，右手勺，刀刀劈肉，勺勺挝人！他的刀快时勺慢，他的勺快时刀慢，刀快时力大，勺快时劲儿准。果然不愧是皇宫内院的第一厨子，手把儿自然不差。过二爷嘻嘻乐着，一出手也使出了兵器，他用的是一条大刷帚，这刷帚极怪，又大又长，且有三十六根细细的铁丝，这铁丝是乌铁，一种产自南疆的乌铁，韧且硬，一击在人身上，不死即伤，过二爷又用心极诡，他的刷帚嘶嘶轻响，直扫洪七的下三路。许三爷却手里不用什么兵器，只是用一只拳头打向洪七。他的拳头又狠又重，如果打在铁锅上，一拳好打得铁锅破烂，何况人的身子？许三爷的牙咬紧，却不声语，只是一味儿地出拳，但听得风声呼呼响，拳风刮得人也心里难受。

虞四爷却是比别人更潇洒了，他一出手一踢足都是慢慢吞吞的，他一声一声地喝问：“你吃打不吃？”他并不是真问，而只是一味儿地一声声地问着，用这问话声来谐调他自己的掌法。他太喜欢他自己的掌法了，他一出掌，非得看着自己的手不可，好像这一招一式，都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平五爷也同众人不一样，他在远远的地方，用一支钩子挂干菜，他的干菜不是别的，只是洪七而已。这五人一出手，果然不同凡响，像是平日有十二分的默契，都极是熟练，五个人一齐出手，拳掌兵器，弄得像铁壁一般。

洪七本来以为他一出手，便可占得老大便宜，但一试手，全然不是如此，他同五人一斗，根本就没有什么便宜可占，而且时时有险情出来，刷帚嘶响如蛇，灵动已极，好几次几乎都扫中了他的头，他只是急中生智，才堪堪让了过去。

五人却没人管欧阳锋，他们只是用眼角的余光盯住了他，如果欧阳锋动手，他们才分人出来与欧阳锋一斗。眼下欧阳锋没出手，他们并不着急。

欧阳锋心里很急，他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话说！”他心里以为，如果他与洪七好好跟五厨说，他们或许会答应让洪七与他走开，离开这皇宫内院。欧阳锋心里比洪七更是清醒，知道虽然此时他们大呼小叫，没有引来什么人，但如果时间长了，难保不会有

人来，那时，他们想走也走不脱了。但无论他怎样叫喊，也没人理他，五厨心里只有一个打算，把洪七打倒在地，让他伏伏贴贴，然后再说。他们只有一门心思，全力对付洪七，无暇寻思他事。欧阳锋如果是一个功力高强的人，也就好办得多了，他只要出手，大可把他们的力量引到自己身上来，但他冲了过去，却屡屡被五人的强劲力道迫了回来，无奈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六人撕缠、绞斗。

洪七暗暗叫苦，他知道他与欧阳锋很难脱身了，他浑身受了轻伤，血染丐袍，脚下也不太灵便，他出掌极猛，但无奈五人都不愿与他苦苦作生死之斗，只是远远的缠他，一人有隙，四人齐补，他怎么也没法儿胜得一招半式。

欧阳锋急了，他知道唇亡齿寒，如果洪七败在五人手里，他也没有活命了，所以他拼了命冲，向平五出手，不顾掌击钩子挑，挑得他血淋淋的，也全然无视，只是向平五与虞四拼命出拳，怎奈他的力道虽重，但无内力可续，打在人身上，只是皮肉疼痒，根本无法打得人家退步，反是平五的钩子时时挑他，把他的衣服都挑得绽开血肉模糊，虽没有大伤，看去却十分吓人。欧阳锋眼珠子也红了，他一边低嘶如兽吼，一边顾头却不顾腩，冲向平五，恨不能撕碎了平五。平五见他那样子，像是一只野兽，十分骇人也吓得只好退却，一让步，却给欧阳锋让出了一条路，他冲过去，与洪七会在一处。两人互为抵援，与五厨周旋。

洪七也气喘吁吁，心道：这一次叫化子可丢人了，大江大河可过，却在这皇宫内院翻了船，要是传出去，人家会说叫化子洪七贪吃，死在锅灶边，岂不是大大丢脸？但也无奈，这御厨五人本是也都了得，这妙手人厨妙大爷、千刀万剐过二爷内功精湛，一把勺子也舞得风雨不透，掌法更见玄妙。那油浇火炸许三爷、百手十拳虞四爷人也阴沉，嘿嘿儿冷笑，分明是极有杀人之心，另一个一支秤平五爷总是瞅冷儿出手，远远一抖，一根铁钩不挑干菜，专剔人血肉皮骨。这哪是做饭烧菜的厨子，分明是专送人入幽冥地獄去的恶鬼。

洪七与欧阳锋心内暗暗叫苦，知道再打下去也是无益，就心内也松劲了，洪七一跳而出，直站在桌案上，叫道：“慢点慢点儿，不打了，不打了！”

五厨也知洪七是在耍赖，但也不怕，冷笑着等他发话。

洪七道：“你们也是江湖上有名人物，在这打死了一个臭叫化子，打死一个蛮夷之人，也算不得什么本事。况且你们是吃皇帝饭的人，要是上头怪罪下来，也不好交代。我看，你让我们走开，我做我的叫化子，你当你的大师，岂不更好？”

妙手人厨妙大爷微微哂笑，却道：“洪七，丐帮天下大帮，你也是一号人物，皇宫御厨虽不是什么大地方，却也不能容你自在来去。”

千刀万剐过二爷阴恻恻地笑：“洪七留下一只耳朵，给我们五兄弟下酒！”

一边的平五好似对洪七、欧阳锋甚为同情，说道：“留下耳朵，叫化子五官不全，太煞风景。留下一根手指也就是了。”

洪七冷笑，说道：“你放这位欧阳兄走，叫化子自能与你了断！”

欧阳锋心里吃惊，想道：我本来没什么功夫，不该与他一起来闯这皇宫内院，如今，走也走不得，留也留不得，却如何是好？但欧阳锋毕竟是从小就在西域大漠生长，见惯了艰难困苦，识透了世态炎凉，当下心里一硬，知道再多说也无济于事，双目瞪圆恶狠狠说道：“好，我走！”说话之时，人不瞅洪七，却直眉冷目对着五人，像是要把五人的模样生生从脸上剥下，记在心底。

百手十拳虞四爷道：“你瞅我，莫非还有来日不成？”

欧阳锋仍不低头，他抬手平揖，向洪七公一礼道：“洪七，我本来与你素不相识，今日一事，却成了朋友，如果你死在这里，我欧阳锋发誓，这五个人都是一死！”

洪七心内诧异，他料不到这欧阳锋竟然也是一个血性之人，也稍稍有些激动，却情知露不得一点儿心绪，忙掩饰道：“得了得了，走你的好了，你这人虽说是个笨蛋，但心眼儿不坏，你那点本事，再学一辈子也敌不住皇宫五厨。”

洪七心里自有打算，他带欧阳锋入皇宫内院，本意也不过是一个玩笑之举，闹个吃吃喝喝，饱饱口腹之欲。谁知却会弄出偌大风波？他本性刚直，不愿欧阳锋也栽在这里，就如此轻描淡写地说他，想让他早走。可欧阳锋却不识机，在那里兀自发狠，怕不惹出五人怒火，连他也一起拾掇下来？洪七心内着急，嘴里却不便说出。

妙手人厨妙大爷道：“洪七，你自做了断，一只耳朵或是一根手指，也算个交待。你……”他戟指欧阳锋，大声道：“你也是一样！”

恰在此时，五人正围着欧阳锋、洪七二人喋喋不休，吱吱扭扭有了响声，众人忙回头看，十分怪异，门无人自开，又慢又响，像有鬼在推。正是夜半时分，几人都又惊又怕，直盯盯地瞅门。千刀万剐过二爷喝道：“是谁，出来！”

却没有人影。再回头，桌案上忽地就有了一个人。这人也怪，头上戴一顶油污污的帽子，头发老长，有三绺细细的胡须，一件袍子灰不灰、黑不黑，袖口都用绳儿系着，裤子却是两条袋，腿脚儿却都抵在鞋子里，盘腿大坐，手里拎根烟袋。

五厨却认得他，他就是名闻京师的苏叫化子，鸿雁楼的大勺儿。

苏叫化子嘻嘻而乐，拍手笑道：“好好好，还是皇宫好，给皇上做菜，人也变得没人味了。我说，你们五个锅碗瓢盆勺混得怎么样？”

一见来人是苏叫化子，洪七不由得喜从中来，心里直乐：看来我洪七命不该绝，天可怜见，师傅来了，有天大的事儿，自有师傅担待。当下心中安定。

苏叫化子——指着妙手人厨妙大爷、千刀万剐过二爷、油浇火炸许三爷、百手十拳虞四爷、一支秤平五爷，说道：“妙大，你小子是不是还天天弄那生炒人肉的勾当？过二，你小子天天还玩儿片儿刀，天天剔骨头，是不是？许三，三年前你把黑风的胳膊炸成了肉串，心也太狠了些，我还没找你。平五，你贪人东西，吃人不吐骨头，你心里有数，咱们有账不怕算。”

五人见到来人是苏叫化子，心里不由得大有惧意，暗暗嫉恨，却又不敢分说，只是

偷偷生气。欧阳锋一见老叫化子平平常常，五厨却对他甚是畏惧，心里暗暗称奇。苏叫化子看着洪七，叫道：“洪七，你要是嘴滑，鸿雁楼上吃他一顿也就是了，你也知道，人家五厨虽然是狗，但可不是平平常常的狗，是皇上的看家狗，是狗三分凶，何况皇上的狗，你怎么惹得起？”

苏叫化子一吐口，便口出不逊，阴损的骂人。洪七偷偷心乐。五厨却好生憋气，却又不敢出声。

苏叫化子见五人沉默不语，就更来了神气儿，笑咧咧地说道：“你们五条狗，一齐上来，我叫化子也棒打当场！”

妙手人厨妙大爷、千刀万剐过二爷、油浇火炸许三爷、百手十拳虞四爷、一支秤平五爷相互瞅瞅，彼此心照，都知道今日事不能轻易罢手，如不能与这苏叫化子一决雌雄，今后还怎能在江湖中立足？当下，五人心一横，说道：“好，苏叫化子，咱们今日生死一决！”

苏叫化子吃吃而笑：“就凭你们这几块料，也配与我动手？妙大道：“苏叫化子，我与你一决高低！”

在这暗夜中宵，在皇宫内院，便有着生死之争。妙大神色镇定，走至灶前，探手出去，从通红的炉火中抓起两块烧得炽红的炭，握在手心，再两手平伸，但见炭块烧着掌中肉，顿时满屋乎飘散着焦糊的味道。妙大看着两手，烟缭绕不止，炭块渐渐变色，黑了起。众人再看妙大的一双手掌凸凹不平，十分难看。妙大再把双手轻轻一握，木炭顿成粉末，从手指间滑落。

欧阳锋与洪七都面现不忍之色，与人相争，要的是功夫高强，何苦自残？

妙大却浑不在意，冷冷道：“苏叫化子，你也来一试。”

苏叫化子仍不改嬉笑神色，乐呵呵地道：“哎呀，可了不得了，两手空空，叫化子活在上，最亏的就是这两只手，从来也没抓过什么好东西，你要我抓火炭，岂不是要

烧死我？”

话是如此这般说着，人却走到炉火前，也如妙大一般，抓起两块通红的火炭，也如妙大一般的紧握，眼里却闪着顽皮的光。

众人再看，却又惊又疑。原来苏叫化子的手里，这木炭却透着几分古怪，没有烧焦皮肉的糊味，也没有烟。再细看，苏叫化子虽然两手手指抓拢，但掌心皮肉却不与木炭相触。

油浇火炸许三爷看出了其中奥妙，大声道：“苏叫化子，你一个堂堂人物，何苦耍赖？”苏叫化子瞪圆双眼，无奈地道：“我怎么了？你看这木炭太怪，你怎么抓，它也不沾手。你要我怎么办？”

一支秤平五爷大怒，身子一扭，两手成虎爪，紧握苏叫化子双手，要他受那木炭烧灼之苦。但无论他如何用力，苏叫化子两手握得再紧，木炭仍然不能烧灼他的掌心。

妙大大喝一声：“五弟，退下！”平五应声惭惭而退。妙大道：“苏叫化子，我五人敬你是江湖前辈，所以不愿与你为难，皇宫五厨虽然托身于皇宫内院，但也是江湖上一派人物，与丐帮弟子交往，从来是恭谨小心，加意接纳。你是丐帮中九袋长老，丐帮帮主新故，你无疑即是现今帮主。你有丐帮帮主两大绝技，降龙十八掌与打狗棒法，我们五兄弟能奈你何？但人间事事，凡事都要讲个公道，总不能你丐帮得意，我五兄弟尴尬，决无此理。”

苏叫化子蓦地变了脸色，神色肃然道：“好，你说如何给你一个公道？”

妙大五人也情知与苏叫化子比试，自己总是一输，但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去。他们计议了一番，由过二出面，说道：“我等在今年秋时八月与苏前辈、洪七兄弟在嵩山一聚，到那时把此事做一了断，望苏前辈、洪兄弟勿违期才是。”

苏叫化子当场答应。

×

×

×

苏叫化子与洪七分立两边，两人挟着欧阳锋，轻轻一纵，直飞上皇宫飞檐，沿脊飞走，五人在房下定睛凝望，但见得月下黑影一闪即逝，再无人踪了。

这时，三人出得皇宫，飞出长街，沿着城墙滑下，再纵轻功，飞出城外，直飞奔了约有半个时辰，才到了一片树林之中，稍得歇息。

此时，洪七俨然换了一个人，规规矩矩站在苏叫化子面前，静聆教训。偏偏此时苏叫化子只是闭着眼，盘着腿，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洪七心内生怯，问道：“师父，有何教训，弟子定当牢记。”

苏叫化子冷冷说道：“洪七，你也是丐帮中八袋弟子，偏偏有这一口贪欲，贪吃的习性不改，出入皇宫，给我丐帮丢人，给我苏叫化子丢脸……”

欧阳锋原本不想作声，但只是听他师徒二人对话，此时听得苏叫化子出口便是一顿训斥，洪七不敢则声，垂头丧气，心中十分不忍，说道：“苏老前辈，在下有一事要向前辈请教。”苏叫化子早就看出这欧阳锋并非寻常之辈，此时见他插话，心里很是气恼，但又不能发作，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欧阳锋初入中原，就见到了几个异人，头一个是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再一个是大理天龙寺僧人一俗，如今，又见到丐帮中的苏叫化子、洪七，这些人在中原武林中莫不是顶尖的人物。欧阳锋自是不知，这四个人，放眼天下武林，也绝没有几人可与他们比肩。他心中窃以为，中原武林人人功夫了得，都一般是洪七，都是苏叫化子，不由得万念俱灰，从此再无雄心。本来一个好好的汉子，却被人像拖着口袋一样跑来跑去，让他十分难堪，再怎么好意思对人家讲话？

可他又忍不住要说。于是心下一横，道：我反正是至多一死，又何所惧？他朗朗说道：“在下虽是蛮荒之人，但家中巨富，自小也承庭训，知道些礼数。如今苏前辈对七公不满，此事也不全怪七公，只因在下问及七公皇宫内院情形，说得兴起，便偕同前去。如没有在下作累，七公必然来去自如，怎会有这等事儿生出？”

欧阳锋正侃侃而谈，忽地一声怪叫，好端端地一个苏叫化子蓦地跳了起来，大叫道：

“小子，你叫他什么？”

欧阳锋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苏叫化子气得跺脚，指着洪七，大声道：“好你个洪七，你小小年纪，竟然自称七公。你是七公，我是什么？”

苏叫化子尖尖手指直点着洪七的鼻子，恨声连连。洪七脸上陪笑，心头暗暗叫苦，心道：你个狗蛮子，害得我苦，你好好时不叫我七公，偏偏当着老头儿叫我，你是甜我，还是坑我？心里如此嘀咕，脸上却仍是满带笑意，对苏叫化子乐道：“师父，人家叫我七公，是我老相。哪里像师父，总也不老。”

苏叫化子大怒，喊道：“洪七，你恨我不死，嫌我老的不快。你存心气死我？！”

也不由分说，苏叫化子出掌便打。

这一出手，用的是丐帮帮主的“降龙十八掌”，一招“亢龙有悔”，平平地推掌出去，啪的一声大响，把周围的树木都推得簌簌摇摇，似乎是天地也在震动。

洪七吓得也脸色苍白，向后退跳，直跳出二丈有余，但仍然未跳出掌力之外，一声闷哼，昏倒在地。

欧阳锋大是吃惊，他急急冲了过去，对苏叫化子吼喊：“苏叫化子，你个混蛋，虎毒不食子，你伤害自家徒弟，算什么本事？”

苏叫化子吼道：“你算什么东西，敢来拦我？我一掌出手，你小命休矣。”他出掌吐气，作势欲击。

欧阳锋浑然不惧，他双目圆睁，直瞪着苏叫化子，昏昏暗夜里，幽幽月光下，只见得欧阳锋双眼极亮，瞠目而视，极是逼人。

苏叫化子忽地心生奇想：此人根基不错，骨骼清奇，且又胆识过人，如能得高人传授，定能成为大器。一念至此，就马上没了怒气，对欧阳锋极是巴结，笑嘻嘻说道：“欧阳锋，你愿意不愿意和我习武，你要愿意，就拜我为师，好不好？”

欧阳锋心头怒气未息，气哼哼道：“你有什么本事？”

苏叫花子乐了，一拍胸脯，叫道：“你敢小觑我？好，让你瞧瞧我的本事！”

× × ×

当是时，正是南宋孝宗年间，朝廷歌舞升平，权贵纸醉金迷，百姓哀鸿遍野的时光，穷苦人苦不堪言，无处诉说，只得寄身于帮会，有事有所投诉，是以丐帮一时声势浩大，几成天下第一大帮派。这苏叫化子恰好是丐帮中最有资格的长老，帮主掌剑司徒义刚刚病死，帮中百事，都得经苏叫化子亲理，自然他在丐帮中最是威严。久而久之，也生出一种骄矜，不容得人家说他一句不是。他自负甚多，一向不肯轻许他人，此时见了欧阳锋，肯愿意教他武功，已是最大的开情了。谁知欧阳锋却丝毫不愿意领他的情，不愿意做他的徒弟，这让他顿时很是恼火。他暗暗心道：你做不做我的徒弟有什么打紧？你只是一个笨蛋就是了，你做我的徒弟，我还得为你操心费力，有什么好处了？可我是苏叫化子，岂能容你轻视？你小子看人狗眼，我得让你长一长见识。想到此处，叫化子就叫道：“你小子看着，我就把我的本事施出来，让你看！”

苏叫化子一蹲成势，俨然宗师模样，他说道：“天下武林宗派有许许多多，天下各派功夫也千奇百怪，我们丐帮有两种看家的功夫，一种是‘降龙十八掌’，另一种是‘打狗棒法’，这两种功夫是天下最好的功夫，你看好了。”说时，苏叫化子就轻轻运势，演起“降龙十八掌”来。

这一套掌法是外家至刚的功夫，一出手，便有厉风随之而起，在苏叫化子的身边旋飞，一掌甫出，对面的小树轻轻一声脆响，便叭地一声折断。树叶也都随之飘落，再也不是原来那生机勃勃的小树。

苏叫化子道：“你看，我这一招与刚才的那招不同，这一招是‘见龙在田’。你看这一招好不好？”

欧阳锋见他只是出了一掌，一棵腿般粗的小树便叭地一声折断，自然心里暗暗惊

骇，他心道：一棵小树也能如此，若是一个人站在了他的对面，岂不一推就是一个呕血骨折，死得极惨？一想到此，竟然也毛孔悚然，不敢则声。

苏叫化子见此一招就震住了欧阳锋，便极是得意，他笑道：“你这小子不见我真本事，自然就不知道我苏叫化子实在是真有真能为，你看到了罢？”

欧阳锋道：“你这掌法虽然很是厉害，但也就只是一股猛劲而已，没什么好看的功夫。”

苏叫化子一听，不由得一叹，心道：这傻小子，人家的天下至阳至刚的功夫，他说只是一股猛劲儿，这岂不是说笑话了么？看来，他不喜欢这一类刚猛强劲的功夫，他喜欢的是那一种有巧劲儿俏劲儿的功夫。如果我当面演示几招“打狗棒法”，他岂不是会大开眼界？

一念至此，便再也不顾得他的打狗棒法其实并不能见人就传的，他的两种功夫只能一代代传下去，传与下一代丐帮帮主。此时他心里也想到了，也决不肯轻易放手，他就是要给这个西域来的蛮荒之人看一看中原的高深功夫，让他开开眼界，也使他不致再小觑中原武林。

苏叫化子道：“好，好，我就叫你看看我的奇巧功夫。”洪七在一边，实在是不敢插嘴，但他情知师父此举不妥，他就忍不住插嘴道：“师父，他不是我们丐帮中人，也不是什么丐帮帮主的后人，你怎么让他看你的神奇武功？”

苏叫化子眼睛一瞪，吼道：“你小子威风什么？我要让他看看我打狗棒法的精妙，你让到一边去！”

欧阳锋一见他非要给自己演示一套“打狗棒法”，也无可无不可，看看也好，他心道：你的“打狗棒法”听这名字就知道它不是什么能登得大雅之堂的东西，一套不明不白的武功，能有什么了不起？

苏叫化子一见他那神色，就知道他分明是看不起丐帮的“打狗棒法”，他吼道：“小

子，你看清了！”

苏叫化子一出手，叭地折了一枝树枝，拿在手里，细细弯弯的，居然也做了一件兵器，他说道：“小子，我的打狗棒法是丐帮的祖师爷爷传下来的。你想，自古乞丐多磨难，人家到处给他白眼不算，而且还时时有人唆唤恶狗咬人，你没有一套对付恶狗的办法，怎么求得活命？所以我这打狗棒法精妙绝伦，非寻常武功可比的。你小子今天有福，能看到天下最好的武功了。”说罢，苏叫化子就慢慢演示了一套“打狗棒法”给欧阳锋看。

这“打狗棒法”确是不凡，一出手，那棍犹如长上了眼睛，一招一式，莫不极是精妙，苏叫化子用的是一种“缠”字诀，一招一式，都似有无数的东西附于打狗棒上，他的手越来越慢，动作迟滞，好久才使出一招来。但这一招却让欧阳锋看得傻了，他看得出，这一招实在是好，他突地想到，在皇宫内院里，洪七与五厨对敌，用了那么多的招式，但与这几招相比，实在是用得笨极了。如果用苏叫化子的这一招“拨草寻蛇”，一出手，那五厨便该告退了。欧阳锋此时看得呆了，看到了妙处，不由得也是手舞足蹈，十分欣喜。

苏叫化子本来以为他看不明白此招，但一见他若有所悟的样子，便心生疑窦，马上住手，不再施下去了，他大声道：“欧阳锋，你看，老叫化子这棒法如何？”

欧阳锋看得明白，这棒法如果一经施出，确是威风无穷，也极有威力，他道：“你的功夫确实惊人，但我还是不想跟你学武功。”

苏叫化子道：“你为什么 not 学？”

欧阳锋道：“我哥哥是西域最有本事的人，他的武功也极是高强，我从来不愿意学武功，如果我愿意，我哥哥就可以教我。”苏叫化子一愣，问道：“你不愿意跟我学功夫？”欧阳锋道：“不愿意。”苏叫化子突地大叫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得杀了你，我一定得杀死你！”

苏叫化子拳出极快，如风驰电掣，一击就把欧阳锋击倒。他手贴在欧阳锋的头上，吼道：你愿意不愿意？”欧阳锋道：“不愿意。”

苏叫化子道：“好，不愿意你就死。”

苏叫化子一出手，便把欧阳锋掀飞了出去，欧阳锋把持不住，一摔摔得三魂出窍。

苏叫化子道：“好，好，你摔得妙！真真是好一个狗跳，像我的打狗棒下的狗急跳墙。”

欧阳锋想冲过去拼命，但他一爬起来，突然愣住了，眼前哪里还有什么洪七苏叫化子，眼前黑黑黝黝的只是一片片树林，再无人踪。

苏叫化子与洪七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第六回 白驼山君

欧阳锋本想到这京都来看看南方风光，但一到了临安，就屡屡碰上这些稀奇古怪的事儿，他在苏叫化子的手下受尽了凌辱，气得暴跳如雷，他心里想道：老叫化子，若是我来日学好了武功，我一定得宰了你，让你再对我发你的淫威？但一想，他此时也确实对苏叫化子无可奈何，就只好再也不想它了，索性自去寻路归店。

他路经一处小小村庄，村中尽些残破房屋，处处都是不忍入目，甚为破败。此时天已大亮，村中鸡啼狗吠，一时热闹非常。在村口有几个人在忙做家事，远远看，有男有女，男人都身穿着粗布衣服，皮肤也糙厚，行事也迟缓，好久才动上几下，像是有气无力。女人身着长裙，头发胡乱扯抓了几下，权当做梳理过了。男人女人做事不甚勤谨，却在胡乱说笑扯闹，一阵子笑声呱呱响。

欧阳锋也觉得肚里饿了，便走向前去，打一声问讯，说道：“在是远来的人，能不

能赐我一点儿吃的？”

众人都放下了手里的活计，看欧阳锋，人都闲来无事，呆呆望热闹，瞅着欧阳锋。尤其是那三个姑娘，都生得痴痴的，似乎从来也没见过像欧阳锋这样的英俊漂亮的男人。

有一个老人应声道：“客官，小村也没什么好东西待你，只要你不嫌弃就是了。”欧阳锋饿得很，当然无法儿挑剔，就连连应声点头，感谢不尽。遂与一个老人入屋坐定，待得这家主妇整治饭食。须臾便毕，端得上来，也只是一些菜蔬野味，弄得热气腾腾，香气飘溢。欧阳锋不由得心内大喜，食指大动，也不客气谦让，与老人对向而坐，拈起酒杯，两人推杯问盏，喝将起来。

老人酒意半酣，问道：“我看你斯斯文文，一副书生模样，听话语却像是西域大漠人氏。在这京师郊野，我还很少见得像相公这般人物。”

欧阳锋一揖道：“老爹所见极是，我本就是西域白驼山人，我所处居地，本是生荒之处，那里的人好勇斗狠，生性凶恶，我自幼便不喜与人争斗，就与诗书为伴。这一次到了临安，本想是多长些识见，但甚是失望，一路所见，莫不是你抢我夺，弱肉强食，说来真真让人伤心已极了。”老人与欧阳锋越喝酒意越浓，话也愈说愈投机。

此时，却正是暮野畜归，炊烟向晚的时刻，小村就也颇不寂寞，一时，牧归田罢，人喧牛叫，鸡啼羊咩，一时热闹之极。

× × ×

老人唤来荷锄而归的儿子，招来牧牛一日的稚孙，孙男弟女，高高矮矮站满了一地。老人十分快活，向欧阳锋介绍家人，一时间，欢声笑语，说个不停。老人十分推重欧阳锋，想自家一个农人，能得如此一位翩翩公子光顾茅舍，心中大是感动，恨不能把自家的一切都拿将出来与欧阳锋共享。一家人围着老人与欧阳锋言谈欢笑，甚是欢洽。

蓦地，远远传来一阵尖厉的口笛声音，这声嘶嘶厉厉，扰人心神，让人不由得从心

内生出一股股烦躁来，想不去听，心神却无法安定，总像要五内俱焚，欲死欲活。

这口笛愈来愈短，急促难听，像揪扯着人心，直从腔子里蹦出。随着笛声，就有一阵更急一阵的嘶嘶声响。这声音直响到房前窗下，仍不停息。

有人高喝：“都小心听着，今有大漠白驼山君路经此地，一应闲杂人等都滚开！”

× × ×

就见出有闪闪烁烁的火把，有来来去去的人，在村内缓走疾奔，声音喧哗，再一时，便倏然无声。

欧阳锋心内诧异，心道：这却怪了，我久居大漠，知道这白驼山君乃是西域第一高手，这人脾气古怪，性格暴躁，动辄杀人为乐。却不知他为何来临安，莫非他也想与中原英雄一争高下么？

又听得有人叫道：“都出来，山君有话要说！”

小村原本不大，几十人家，百十人口，都聚于老人窗下，静等这大漠白驼山君讲话。火把之下，照着一张抬杠，抬杠上有一把小小的坐椅，坐椅上坐着一个婴儿。细细一看，却又分明错了，这人不像婴儿，从两颊、腮下生出黑黑的胡须。这人手极小，身子极小，脚也极小，只是生得一个大大的脑袋。这脑袋却很灵活，转得极快，双眼很活，咕碌碌直瞅众人。村人越聚越紧，老人抱着孩儿的头，不让他向外去瞅，因为站在外边的不光有拿刀持剑的人，再外边，更有满地嘶嘶声响，探头吐信的一地毒蛇。

原来这坐在抬杠椅上的小人就是白驼山君。有人大喝道：“你们是京师人氏，必定知道中原武林情形，你们说，天下武林，内功、剑法、兵阵、用毒第一的大英雄是谁？”

村民却无人答话，都心道：我等都靠耕耘度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哪知道谁是武林英雄？见众人沉吟不语，这人更是气极败坏，吼道：“说，为什么不说？！”

就有欧阳锋身边的那老人走出对那人说道：“我们村野小民，怎知道武林大事？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人都老实本分，也无人出去习武，更无人在外滋事。我看，山君还是

去别处问问的好。 ”

却听得一阵尖声细笑，笑声短促，笑激了人血，笑得村人都面色苍白，浑身无力。就见到小椅上的小人咧嘴，说道：“你们见没见过全真教的王重阳？”

可怜村人无知，只是知道春种秋收，只知道耕耘劳作，却如何知晓什么全真教，更哪儿去识得一个王重阳？

却见这人哈哈大笑，笑罢，又撮唇而啸，于是，群蛇都急急爬动，直逼向村人。此时，大蛇小蛇黑蛇白蛇都一拥而上，爬在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身上，一时间，大呼小叫，惊恐骇怕，乱成一团。

小人却拍手大笑：“好，好，省得我还要喂我的龙儿血食，有你们些人，还怕它们吃得不饱么？”一时快活，竟坐在小椅上手舞足蹈。此时，村人已经大乱，有的已被毒蛇咬伤，有的更是吓得躺倒在地，双手抱头，拼命嚎叫。欧阳锋原本不想与这白驼山君相见，但一见此时众人都要没了性命，还有几条滑腻的毒蛇爬在欧阳锋身上，几次甩也难以甩脱。欧阳锋一时情急，大声叫道：“等等，我有话说！”

却也怪，众人正忙乱时那山君也还能听到欧阳锋的吼叫，他突地一声怪叫，长长嘶叫，声似狼嚎。一闻此声，村人皆怔住了，无一点声响。

蛇听到山君呼啸，都滑在地下，仰头吐信，向人示威。山君道：“你是谁？”欧阳锋大声道：“我知道中原武林的英雄是谁，你不问我，问他们怎能问得出？”山君火把下一望，就看到这书生模样的欧阳锋，顿时心中一惊，诧异道：在这小小村子里，怎么竟出来一个这等人物？但也无暇他顾，忙问道：“你说中原武林放眼天下，最高的高手是谁？”

欧阳锋一笑，说道：“我不是武林中人，只是听得人说，现今中原武林第一号人物，就是终南山上新创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都说是这王教主年轻倜傥，文才武略，无所不能。但可惜我缘吝一面，从来没见过这重阳真人，但我在京师也颇有缘份，曾与丐帮九

袋长老苏叫化子，丐帮中素著重望的八袋弟子洪七相识，我也曾有幸偷偷见到云南大理的出家僧人一俗与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比武。天下如此之大，竟然让我一连看到好几个一流高手。中原武林才荟萃，高手极多，恐非我白驼山所及。”这小人儿傲然道：“中原武林再强，难道他们比得上我白驼山英才备出，高手如云么？”欧阳锋微微哂笑，笑山君自以为是，不见中原武林人才，恃才傲物，夜郎自大。他心道：我也是西域白驼山人氏，白驼山下，最有本事的该属我哥哥欧阳镛。但依我之见，我哥哥的本事，也决斗不过那个大理的一俗和尚，也斗不过那个傲得眼珠子只能瞅天的黄药师，或许也斗不过那个游戏风尘，玩笑人生的苏叫化子。如此粗粗一算，白驼山的人能为也就有限了。但像山主这样，一心以为自己是天下最有能为的人，岂不是十分可怜？

欧阳锋当下心里思想已定，便开口道：“依在下看来，山君与一俗大师、黄药师、苏叫化子都比不得，他们的武功也当真了得……”

此时，这小人突地大声怪叫，他嘶吼道：“我就不信，我就不信，你说，王重阳在哪里？你叫他出来！苏叫化子在哪儿，我和他比一比！”

欧阳锋一叹，情知这白驼山君不可理喻，便再也不说了。这白驼山君却不愿意放过欧阳锋，他冷笑，手却如蛇一般灵动，向欧阳锋戟指，呼哨不息。

随着这一声呼哨，蛇便都飞扑而上，直扑向欧阳锋。一眨眼，他脖颈上、手臂上、腰上都缠满毒蛇。这毒蛇曲绕吐信，滑溜溜阴森森的，滋味十分难受。欧阳锋心跳不止，却也不敢大声，只得沉声道：“山君，想做什么，尽管说好了。”

山君狂笑：“你说，以我这通天彻地之能，做得做不得武林第一英雄？”欧阳锋不能出声，却心道：像你这样一个呆子，能做西域白驼山君就已十分稀奇了，要想在群雄辈出的中原武林称雄，岂不是痴人说梦？但他心虽如此思想，表面却不动声色。因为他情知这白驼山君生性残忍，一触怒了他，一声令下，群蛇齐噬，怕不把他咬成血肉模糊？

山君见他犹豫，沉吟不决，知他心生畏惧，便说道：“我叫你好好看看白驼山君的

威风！”

他缓缓坐下，用那小手一挥，顿时间，满场无一丝声响。所有的毒蛇竟也通灵，都扑扑簌簌爬下地来，直纠缠到一起。火把下看去，黑黑黝黝成一堆蠕动的物什，十分恶心难看。

却在这时，远远地传来一阵乐声，这声音飘飘袅袅，轻轻盈盈，像天上的霓裳羽衣曲，十分美妙。从乐声中，走出两排女子来，全是一身雪白，长衣飘袂，步子轻盈，一行一止，莫不循序而进。就见白驼山君又一挥小手，那些白衣美女就又变换队形，穿梭而行，绕身出入，举止俯仰，莫不中矩。就柔声而唱：“出大漠兮人无行，漫天晴兮此无声，美目盼兮君在，人其杰兮御天凤！”

明明是痴人说梦，却唱成了一片绮靡之声，美女回旋曲绕，承接仰止，姿态十分迷人。村民都是愚人，从来见到这么多美妙佳人，又何曾见到过这妙姿仙舞？此时都痴痴怔怔，望着瞧着，早忘了自己的安危。欧阳锋心里突然明白了，曾听得哥哥说过，白驼山君有一种奇邪功夫，能使众女淫舞，乱人情性，迷人心智惑人而死。此时一见，果然厉害。

村人中有一壮汉，心血滚涌，看得女人美目，时时只是向自己顾盼，那神情似神女见襄王，柔情缱绻，十分欢爱。他大声一吼，便跌跌撞撞直扑向美人。却见他身子一倒，人便躺在毒蛇丛中，嘶嘶咬噬，只会儿，这粗壮大汉就血肉全消，蛇丛中，只有条条白骨。兀那毒蛇意犹未尽，还在那白骨上蠕蠕爬行，舔噬尸骨。

村人也都知这情形凶险异常，但乐音飘袅，不由人不心荡神迷，就有一少妇面现喜色，痴痴迷迷，满面情意，漫声俏叫道：“阿大，我喜欢你，你也说过，你也喜欢我，你怎么不讲话？难道你忘了我不成？上次过节，我偷偷宰了家里的芦花黄，煨了汤，送给你。你害怕，不敢来取，却让我把它放在地垅上。你夜半三更，偷偷跑出来喝鸡汤，你说这是你喝过的最好的鸡汤了，这些你都忘了么？”

这女人满面痴情，晃晃荡荡，直向蛇丛走去。恍惚之间，眼前就是她情痴梦呓的情人。一听得她如此吐出心事，小村人都大大吃惊，她原是村中最贤良温柔的女人，一向恪守妇道，是人人尊敬的好女人，待人贤慧，行事稳重，最得村人敬佩。此时她若不吐出心声，谁又知道，她偷偷爱着邻村的阿大？

但村人也都沉迷在这乐声中，一个个身子发软，不能举步，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她走向毒蛇丛中，死于非命。

× × ×

此时，突地一声裂帛似的大响，随后，便有一阵低沉的箫声。声音却不弱，似有金石之音，直刺向众人耳内，隐隐间，人便清醒许多。那女人刚到了蛇阵之前，一听得箫声，就若有所思，举步不前。

这山君大怒，运足内力，朗声道：“什么人？”

就听得一声长笑，在草屋屋顶站起一个人来，这人年青英俊，一身紫衣，手持一管玉箫，看去十分潇洒。他止住箫声，说道：“就你这一点本事，竟然到中原来逞强，岂不让人笑话么？！”山君心内恼怒，心道：此人敢向我寻衅，一定不是凡人，他或许就是中原武林中的高手了。一念至此，就大声道：“你是谁？报上名来，小心我的蛇，让你变成一堆白骨！”

房屋上的这人道：“我是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的便是。你是谁？”白驼山君心怒，恨这人不知道自己大名，就恶狠狠地叫：“你竟然连我的名字也不知道，好，我要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他小手一招，便上来四个大汉，一抄手抬起抬杠，把他抬转向黄药师。山君面现狰狞，口中呼哨不已，长嘶不绝，就见所有的毒蛇都急急而起，昂头挺颈直向草屋爬去。只待须臾，毒蛇就都爬上了草屋，在茅草上嘶叫着向黄药师大示淫威。只要黄药师再有片刻犹疑，就会死于非命。

黄药师不慌不忙，把手中一支玉箫拿起，放在口边，轻轻地呜呜咽咽吹将起来，神情悠闲镇定像是弄声闲庭。

箫声起，所有的毒蛇都愈加烦躁，蛇舌急急吞吐，忙于噬人。远远月下火把光中，见到这怪异情景：房上屋脊正中，稳稳坐着一人，他只是低头吹箫，好似全然不知眼前早已危机四伏。在他身边，像风摆柳枝，飘飘荡荡，有许多条毒蛇。蛇头一探一伸，直欲噬人。但黄药师仍是一心吹箫，岂遑它顾？

奇的是，不管白驼山君如何呼哨紧急，那毒蛇也都知情急，却怎么也难凑近去，只是着急地舞着。那黄药师的箫声却愈来愈沉，直吹得那些毒蛇狂舞直窜，疲于奔命。箫声更促，毒蛇窜得更厉害，就见有毒蛇啪啪落下，直摔死在屋下。房上的毒蛇也都渐渐没了威风，头也抬不起来了。

白驼山君又羞又怒，他身子一弹，像一块石头般掷向屋顶。他也稳稳地坐在屋顶上，与黄药师对峙。

欧阳锋见二人都坐在那里，拳掌遥遥相对，一拳一掌，你去我来，打得不可开交。

好久，便见一人跌下屋来。原来，跌落下来的是白驼山君，他呼哨一声，抬杠的四个大汉就飞身前来，把他抬起，如飞而去。那些白衣美女，也都随之逸去。

× × ×

就见黄药师从屋上跳下来，直走到欧阳锋面前，对他道：“你是谁？他为什么要逼问你？”欧阳锋一笑，却不愿意回答。他看看四周，这些村民一个个都十分狼狈，有的被毒蛇咬伤，有的被白驼山君的手下所害，小村已受洗劫。欧阳锋心内也十分难受，他看看那一个与他夜里吃酒的老人，这老人已经死在毒蛇的毒涎下，浑身已成僵硬。周围的人都围在这老人与那壮汉的一堆白骨边，一个个泣不成声。更有那女人的丈夫抱住女人哀哀痛哭。欧阳锋心内难过，不愿见此伤情，举步欲走，但此时黄药师突地身子一移，拦住了他。

“你想做什么？”欧阳锋心绪不宁，便冷冷地道：“我告诉你，不管你们有多高的武功，不管你有多大的能为，你打来打去，枉自送了许多人的性命，有什么好处可言？”

黄药师大声道：“你是什么人？你凭什么教训我？”言下之意，甚是仇视。黄药师本是一个傲睨天下，视一切人于无物的英才，此时一见得欧阳锋居然敢出声训他，不由得心头怒起。他冷冷道：“我是东海桃花岛主，你有什么资格训我？如果你再讲一句，我就杀死你！”

欧阳锋心内一想也是，人家黄药并没有用毒蛇杀死村民，也没有出手杀人，他只是与那白驼山君一拼，把白驼山君逼走，若不是有他前来，这小村村民不知会死伤多少。想到此处，欧阳锋便心生歉意，向黄药师一揖道：“在下欧阳锋，乃西域白驼山人氏，如今眼见得我白驼山君如此行事，实在是愧于心，在下这里向岛主告罪了。”

黄药师一笑，对这欧阳锋并不十分理会，他并不十分看重欧阳锋，因为欧阳锋人虽孤傲正直，但身无奇功，行事也并不很合黄药师的心意，所以他对欧阳锋也不看重。虽然欧阳锋这一怒也让他心生不快，可毕竟小村人的生死与他无大关系，是故黄药师毫不在意此事。他蓦地出手，手势极快，拍击了欧阳锋一下，欧阳锋不备，随势栽了一个跟头，跌倒在地，等他再爬起身来，眼前哪里有黄药师的踪影？

× × ×

欧阳锋这一晚也没离开小村，他与村人一起，忙至黎明时分，将老人少妇及那一壮汉都入土安葬，在坟前，也落了几滴英雄泪，就与小村人挥手而别。

欧阳锋这次前来中原，感味颇多，尤其是小村一夜，先是体味到人情温暖，有他乡遇故知的感味。后来，又有白驼山君驱蛇杀人一事，遂有一种生命之危，情知人到了困厄难境，生死关头上，没有武功，光凭一时血气之勇，全然是无济于事。他决心赶回白驼山去，从此再不出来，一心向哥哥欧阳镛学武功。

× × ×

这一日，他已来到大漠地带，远远望去，已渐无村舍人烟，每走三五里远，则见一两座小小土屋。这些土屋破败不堪，有的里面连居人也无，灰尘蛛网，密布屋内，让人无法投足。欧阳锋想找到人，讨一点食物吃，但在这里却杳无人迹，无法可想。

虽然他又饥又饿，又累又冷，但实在无奈，只好坐在一层层灰尘的土炕上睡着了，睡至夜半，就听得有人轻微的喘息之声。趁着月光，欧阳锋抬头一看，只见眼前有一双明明亮亮的眼睛，眼光闪烁不定。朦胧之中，似见一个人影，披散长发，身着白衣，也同欧阳锋一样，坐在土炕上。欧阳锋心内紧张，突地一喝：“谁？”这双眼睛倏地一闪，人便慌张起来，棚顶又低，人又着忙，便咚地一声，撞在顶棚上，哎哟一声惊叫，人倒在炕上。

欧阳锋此时也知道这是个女人，却不是什么夜鬼，因他闻到了女人的发香，闻到了一股香草熏过的衣香气味。欧阳锋如幻如梦，以为人在梦中，情于幻境。女人的长发飘在欧阳锋腿上，让他心慌气急。好久好久这女人仍无动静，好似在刚才猛地一撞时把头撞晕，至此，晕迷不醒。欧阳锋心内惊奇，在茫茫大漠，败圪小屋，竟突然出来一个女人，这是怎么回事？

× × ×

渐渐天已放亮，从残破窗棂涌进无数曙光，渐渐照得眼前明亮起来，欧阳锋动也不敢动，看着趴在腿上的女人，盯盯地凝视她。阳光中这女人的脸形、身姿渐渐清晰，眉眼轮廓也渐渐分明，欧阳锋大吃一惊：想不到在这荒野大漠，竟能见到如此美貌娟好的女子！

这女子悠悠醒来，她微张凤目抬头凝睇，见到了眼前的欧阳锋，不由神色一变，吃惊道：“你……你……”想是情急，一句话没能说出，便语声哽咽，泪水长流了。欧阳锋心道：她一个孤独女子，却不知缘何一人在大漠奔走，她一见了，便是又气又急，显然她以为我是一个在大漠奔突出没的强人，或是一个出没暗夜的梁上君子，所以才又慌

又怕。想到此处，欧阳锋急唤道：“姑娘，你醒醒！”

这白衣女子又悠悠醒来，向着欧阳锋出拳便打，欧阳锋功夫虽差，但他哥哥欧阳锜却是武学大家，所以他见识不差。此时一见这女子的拳法，心内大惊，像她这样一个荏弱女子，竟然出招如此狠毒，实在是匪夷所思。欧阳锋一躲，却躲不过。拳头啪的一声便打在身上，这一拳击中欧阳锋的气海大穴，好在这女子已有气无力，不然这一拳下去，欧阳锋非受伤不可。

欧阳锋叫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你为什么出手就打？”这女子道：“你不要说，你不要说啦，你要杀就杀，我决不跟你回去！”

欧阳锋摸不着头脑，便问：“你要去哪里？”女人道：“我决不跟你回白驼山庄。”

欧阳锋心生诧异，也莫名其妙，心道：我要回白驼山庄，这是我自己的事，她怎么知道？再说我就是回白驼山庄，也不要和她走在一起，两人素不相识，又男女有别，我怎么会同她一起走？可奇怪的是，她一吐口，便说出一个白驼山庄来，莫非她真与白驼山庄的人相熟不成？想到此处，欧阳锋蓦然惊觉，千万别多生枝节，要小心才是。

欧阳锋淡淡问道：“你是白驼山庄人？”女人沉吟，恨恨道：“我恨不能杀死白驼山庄所有的人，一把火烧掉山庄，我要是那山庄之人，猪狗不如！”

欧阳锋见她如此仇恨诅咒，知道她一定与山庄之人有仇，一想到山庄，想到日夜盼望的哥哥，不知怎地，他心突地紧张起来。他怕久出迟归，山庄生变，更怕这女子诅咒仇恨，其中也缘因着他哥哥欧阳锜。

欧阳锋道：“你从山庄出来？”女人刚欲说话，却又惊觉，问：“你是谁？怎么知道白驼山庄？”欧阳锋道：“我是山庄里的人……”

一语未休，这女人变了脸色，挺身而出，叭叭叭一连打了欧阳锋几个耳光，又抬脚一踢，把欧阳锋踢下炕去。欧阳锋不明所以，稀里糊涂便被又踢又打弄得浑身疼痛眼冒金花。他急急喊道：“你为什么一言不和，便出手打人？！”

女人泪眼婆娑，哽咽道：“你.....你...你是白驼山庄人？”欧阳锋苦笑，说道：“我是白驼山庄人。”女人恨声连连道：“好，好，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

欧阳锋心内好笑，以为这女人一定是在赌气，是在开玩笑，如此美貌可人的女子，竟然一开口便要杀人，岂不可笑？

谁知这女子说了便做，她四处寻视，找到一条绳索，拿来把欧阳锋紧紧捆住，捆得他如一只粽子一般。此时她再也没了畏惧，反而脸现微笑，笑得有几分妩媚，也有几分恶毒。她拍手而笑：“好，从你起，我就杀了一个白驼山庄的人啦。”

欧阳锋哭笑不得，此时才知道她是真心实意，一心要杀白驼山庄的人，也不由心底暗暗惊慌，心道：惭愧，谁知我苦苦从临安奔回白驼山庄，未见哥哥一面，却死在这荒漠小屋里，死在这素昧平生的女人手里，岂不冤哉？

女人却从身上掏出一柄小剑，这剑发出青光，青湛湛极是锋利，她用剑比划着欧阳锋的脸：“你们白驼山庄的男人，没一个是好东西！我要杀了你！”

欧阳锋显是不惧，他生性胆大，不然岂能三言两语就随洪七入皇宫，偷御厨，险些丧命？他此时却不惊慌，只是向女人微微一笑，说道：“姑娘，你长得真是好看。”这女人正气气恨恨，一心要杀死欧阳锋，却不料他如此突兀，冒出这么一句话来，手举小剑，呆呆怔怔，不知说什么才好。欧阳锋趁机又道：姑娘人也好，剑也好，但这绳索不好，再说我也不好。”

欧阳锋陡发奇语，让这女子一时怔住，这人眼见得就要命赴黄泉，却怎么仍有心思玩笑？但只是一声喝斥：你胡说些什么？”欧阳锋笑道：你长得十分美貌，虽然衣服是有点褴褛，但有十二分人才，衣服算什么？你没听得古人说，衣服飘袂，美目传神。说的是，人的衣服全在袖子，人的心思全在眼神。像你这样一个美人，要想杀人也不能够，你手上剑凶，口里话恶，但眼里却没有凶光，你如何杀得了人？”

这姑娘呆怔凝视了欧阳锋半晌，轻轻说道：“你.....你怎么知道我不要杀你？”

欧阳锋只笑不语。

× × ×

这时，却已是日上三竿的时刻，姑娘扯起他，向外便走。两人在荒漠匆匆走去，走出十几步远，姑娘就站住，回头道：“你在前面走，小心从事，只要你一不听我的号令，我一剑刺去，你便是一个死！”欧阳锋无奈，只好唯唯。

走在荒漠上，本无车马大道，只见凌乱几个脚印，几处兽踪，漫漫荒沙，偶尔有几株野草，更无一点人烟。欧阳锋一见去路，不由得心中暗暗叫苦。原来这姑娘要他走的，却是奔向中原，直去临安的旧路。

欧阳锋心知不妙，他心道：我苦苦从中原赶回，千里迢迢奔回大漠，却像犯了失心疯，又回奔临安，我岂不是有病？！他央求姑娘道：“好姑娘，你让我回白驼山庄，我感你大恩大德，好不好？”

姑娘轻轻笑笑：“你走了，我一个人在大漠上行走，一个孤身女子，出个一差二错，你岂不是罪过？”欧阳锋心里一热，却心道：看她言语汹汹，像是个凶煞恶魔，原来也是一个面恶心善之人。他忙说道：“好，既是姑娘如此说，我就陪姑娘再去中原好了，省得姑娘一人，行走不便，旅途寂寞。”

姑娘一愣，又突然大笑，她用尖尖手指指着欧阳锋：“好，果然是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我听得人说：‘男人话长，女人爬墙’，说的就是你这样的男人！我告诉你，我要你跟我走，有什么用？如果来了坏人，我先让他们杀你，如果我饿了，你得给我弄食物。如果我渴了，你得给我找水。我要是饿急了，再没有食物，我可以用这一柄小剑，在你的腿上剔肉，若是渴急了，我可以割开你的血管喝血。”

欧阳锋目瞪口呆，再也无心与她搭讪。

× × ×

大漠荒野，极目望去，眼前但见荒沙，风声嘶啸，卷起沙尘阵阵，成一串轻烟，迅

疾奔走。人行在沙尘中，佝腰低头，目无可视。欧阳锋行走在前，原是他被姑娘用小剑抵背，逼着他走。后来便收起小剑，跟随他行。但风猛沙急，女人体弱，她气喘吁吁，也无法跟得住欧阳锋。

她叫道：“你站住，站住！”欧阳锋只好站住等她。她走到面前，用小剑指着他的胸口，说道：“你……你想跑，是不是？”欧阳锋一笑，指道：“你看，这漫漫荒漠，我能跑到哪里去？”姑娘凶恶恶，说道：“你要跑，我让你先跑出百步，再飞剑出去，也取了你的颈上人头！”

欧阳锋情知她这是说着大话，也不去说破，只道：“姑娘还是不要杀我的好，如果我死了，姑娘哪里找人与你一道同行？”

姑娘看着欧阳锋，见他虽是一身疲惫，但仍笑吟吟，不知为何，她心中一软，手也耷下了，小剑不再指向欧阳锋，却去刺指地面。

姑娘心中暗道：这人不知是真正君子，还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他那样子十分和善，不恶语伤人，如果他真是一个谦谦君子，我错杀了他，却也说不得了。只算是我造了冤孽，枉杀了好人，来世来生，再受罪受苦。如今这男人与我同栖同止，同食同行，如此亲热，就是在世夫妻，也莫过如此。我不杀了他，来日却如何有脸儿活在世上？当下心里暗暗决定，走出大漠，头一件事，就是要杀死这个男人。

欧阳锋人却聪明，看她一会儿凶凶恶恶，以剑逼人；一会忽又平和，就知她心生恶意，决心杀死自己，却又心性不坏，就不忍下手。心内也是一叹：这姑娘必是受了大大委屈，不然绝不会如此。但她一心杀人，却无法下手，想是心中仍然存着一点儿善念，不忍做恶的缘故。

欧阳锋道：“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姑娘眼睛瞪圆，恨道：“你问这个做什么？”她即刻惊悚，变得警觉起来。欧阳锋道：“我眼见得就要死在你手，一命赴阴，到了幽冥地狱，鬼来问我：‘是谁杀死你的？’我说是一个姑娘，鬼也笑我糊涂，连谁杀死我也

不知道，岂不是傻瓜一个？”

姑娘冷笑：“你以为你是什么？你就是傻瓜，就是笨蛋。我杀了你，世上就少了一个傻瓜，少了一个笨蛋，世上也就少了一个受骗上当的女人。”欧阳锋默然，姑娘既是如此嫉恨男人，让他如何再说？

第七回 少女孤男

却是冷冷大漠夜，但见清清半月残。

月下荒漠，起伏蜿蜒，似蛇如象，狼突犬奔。月也清冷，却只有半片，丢在沙漠上，影影绰绰，浅浅淡淡，无一丝热情。

两个人坐处，虽在咫尺，不啻天涯。姑娘远远坐着，盯着欧阳锋，心神不定。她在想，她如何睡，如果她面向着欧阳锋，就被他看到了女儿家的睡态，那岂不是羞死了。如果她背对着欧阳锋，却怕自己睡熟，他就趁机溜走。在此迢迢大漠，他如走出一里半里，自己再是有本事，也追他不上。心下如此想着，脸上便有沉吟神色。

欧阳锋却也知机，说道：“姑娘不必拘礼，大漠之上，只有你我二人，事急从权，姑娘胡乱睡上一夜，也就是了。”一语未竟，姑娘急跳起身，用剑直指欧阳锋道：“你小心了，我用不着你向我讨好，如果惹恼我，你就是一个死！”

欧阳锋十分没趣儿，心道：我对你彬彬有礼，你却是恶语相向；我对你有情有义，你却假态惺惺；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却一心杀我。这可真应了一句老话：疯狗咬人，无理无亲。

× × ×

姑娘缩在一边，悄悄睡了。她一睡不动，不知真睡假睡。欧阳锋却睡不着，也心内

无趣，坐在沙上，又饿又冷。心里暗笑：何必装佯？如此又冷又饿，我不能入睡，你便睡得着？但人家不理你，你也无法搭讪，只好看大漠冷月。

一时看得兴起，看半片残月，清冷大漠，比起白驼山庄村舍连连，炊烟袅袅，更是别有情趣。比起临安那小楼残月画阁亭楼，也另有一番滋味。他来了兴致，不由得朗声长吟起来：

“长衣蹣跚冷孤魂，半卷书痴没情深。

向月漫吟花无语，只与月心同我心。

识书不识人世故，血溅刀光人死处。

但得长剑擎七尺，尽斩妖邪于於菟！”

正来得酸劲儿时，忽听得有人嘿嘿冷笑，就见那姑娘双眼瞪着，看着欧阳锋，哂笑他，道：“看来你这人不光会讲话，还会念书识字。你显摆你会认字是不是？我最恨你这样的人，可恨你这样的男人，一个个都比拿刀弄剑的男人更坏。那些拿刀弄剑的男人只知道凭一时的血气之勇，溅血杀人。你这样的男人更偏偏做出一副君子远庖厨的样儿，不肯杀生，怕见血光，谁知道天下杀人的打手都是你这种人的奴才？！”

欧阳锋嘴大张着，眼也瞪着，一时语塞，竟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十分扫兴，心道：你这个人，也够狠的，人家赏月吟诗，干你甚事？你不懂风雅，只知道手里拿剑，凶煞煞杀人，和你说得什么？你却又懂得什么？当下便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冷冷哂笑。

姑娘却不饶他，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欧阳锋只笑不语。姑娘知他心意，就冷冷道：“你以为你读了半箱子书，能念几句四六句，就有些了不起了么？竟然在这大漠上，也不甘寂寞，一人穷酸，对月发作，岂不好笑？”

欧阳锋一叹：“姑娘如果知书达礼，便会生出无限温柔，多上一些美德，岂不更好？可惜姑娘不懂诗，这大漠孤烟，月下千里的美意，你又如何知得？”

姑娘冷笑，直通通走到欧阳锋对面，垂袖长揖道：“兄台请了！”随即，如读书士子

一样，敛衽而坐。对欧阳锋一礼道：“在下步兄台原韵，奉和一首。”欧阳锋也是惊奇，听得姑娘清脆声音，也在琅琅而诵。

“孤烟残月冷香魂，愧向大漠痴情人。

但得小剑仍出手，斩尽天下穷酸身。

人生无路多歧处，绳索短剑逼纓除。

常思月下无孤鬼，却看人间多恶毒。”

欧阳锋看她亦吟亦叹，一脸凄伤，像是一个伤心之人，一时心内也是惻然，想道：她如此仇视一切，连月光大漠也视成冰霜，待一切人间事物皆为冤仇，极可能是受了太大的刺激，受了极大的委屈，才会如此伤情的。但一个好好的美貌女子，由此而成一个仇视一切的人，却岂不是荒唐？

姑娘却脸上带笑，笑得极是恶毒，她恶狠狠道：“是不是就念这东西？看你穷酸能做，岂知我也能做。”她用小剑一挑，挑起溜沙尘，直撩向欧阳锋。欧阳锋不曾防备，被他弄得一头一脸，连眼睛也迷住。他目不能视物，两手乱抓，大喊道：“你弄迷了我的眼睛！”但苦于手上仍系着绳索，就无论如何挣扎，也只是趑趄趑趄，挣脱不得。他虽一劲地吼叫，但无奈那姑娘只是嘿嘿冷笑，再也不理睬他。

姑娘笑道：“这回好了，你还可以念诗啊念风沙迷眼，念绳索缠身哪，看你呀，连眼泪也出来了，这心境看上去有些不妙，但却必定是写诗的好辰光，写呀，念呀！”

欧阳锋心内苦极，再也看不到一片冷月，恢宏大漠了。眼里流泪，自是连睁开也不能，眼前连那个凶神恶煞的姑娘也看不到。他还能说什么，只是心中暗暗神伤，自认倒霉罢了。这姑娘却十分得意，笑道：“这一回我可不怕你了，不然，在这大漠上，只有你和我，恐怕……”言下未尽之意，是怕欧阳锋对她无礼，但一个女儿家，说得此事，自然甚是羞涩。

欧阳锋本来是满心怒火，恨不能立时杀死她，生啖其肉，但一听得她此话，马上心

头一热，不再声张了。他心道：看她如此一个荏弱女子，竟变得这般孤僻乖张，若无大伤心处，岂能如此？如此一想，就怒火全消，再也生气不得。欧阳锋低声道：“姑娘何必生气，你要我不看，我就不看。”

话一说罢，欧阳锋再也无话了，眼里沙尘磨着，泪水虽多，却洗不净沙尘，只好用肩去蹭。却使不上力气，只是白白费力。欧阳锋低声道：“姑娘能不能解开我的绳索，让我弄弄眼睛才好。”

姑娘不理，自顾去一边歇息。欧阳锋听得她没有动静，就绝了念头，眼睛虽疼，但不敢睁开，又不敢用力眨眼。眼底磨得疼痛难忍，一心想死，再也不想活活受罪了。

× × ×

朦胧之中，已入午夜。

欧阳锋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就听得有人吱吱踩踏沙尘的脚步声。听得来人有好几个，且边走边谈。一个声音浑厚的男人说道：“山君有令，一定得把这贱人带回去，不然她岂不是又得意了么？”又有一个女人吃吃笑道：“是山君要捉她回去，还是你想带她回白驼山庄，谁知道？”这男人一听得此话，顿时气急，分辩道：“师妹何苦挤兑我，我从来没动过这等心思，你乱说话，若是山君知道了，可获罪不小。”就听得那女人轻轻一笑，冷笑道：“山君算什么，中看不中吃罢了。谁知道他一个小小矮子，竟然要弄那么多的美貌女人，天天看着，捉弄她们，真真可怜。”

一个憨厚的声音道：“师兄师妹，你们说，什么东西中看不中吃？”便有三四个人都放声而笑，那个声音浑厚的师兄笑着道：“好，好了，别问了，师妹说的就是你，你就是中看不中吃。”那人还不算完，嘟嘟哝哝道：“我也不是馒头米饭，我也不是瓜果梨桃，怎么能中看不中吃？！”言下之意，甚是生气。

那个师妹听得他生气了，却也不愿惹他，就如劝婴孩一般轻轻说道：“三师兄，说你中看，就是说你好看。”那人一时高兴，惊喜道：“师妹也说我喜欢？”那师兄说道：

“师妹说你好看，就是说你是个人物，是个貌比潘安，才似子建的英俊公子。”说着，竟然得意，忍不住笑将起来。

众人也笑。一时笑声愈来愈近。

那个浑人却仍在纠缠，念叨道：“都说潘安，都说子建，你们告诉我姓潘的那小子住在哪儿？我得去看看，都说他长得好看。我就不信，他也是两只眼睛，一张嘴，两个耳朵一个人，他怎么好看？大师兄，你说那个子建，他有什么能耐？他会不会火焰功？他会不会五毒神掌？他会不会大力鹰爪功？他就是会，他的功力能不能比过大师兄？”

众人听他唠叨，知他能缠，故人人都装作听不见，不去睬他。

× × ×

此时，欧阳锋正凝神细听，却觉得身边一热，又有那姑娘的香气依偎过来，直坐在他怀里。他刚要说话，一只柔柔小手放在他的嘴边，女人声细如蚊蚋，吹气若兰，道：“别作声！”却是因为害怕，声音也战战兢兢。

欧阳锋不再出声。女人喘息急促，想是又惊又怕，又羞又怒，虽靠在欧阳锋身上，却恨他不已：这个浑男人，我不杀你，你倒有了好处，美人在抱了么，如春如玉了么？我早晚给你一剑，先划你的脸，再割你的舌头，让你再也不能笑，再也不能对女人甜言蜜语，巧舌如簧！但她一动也不敢动，怕一有声音，被人发觉。

幸亏他两人早先就找好了地处，这儿是沙尘窝窝，本想是躲避风沙，谁料想却成了他们躲人的去处。

此时那一行四人走到了两人附近，那浑人竟叫道：“大师兄，我看咱们也别走了，拼着明日风沙太阳晒，白天走好了。这么黑黑乎乎的，走起来多累？”此时，那女子的声音却很是温柔好听，也委婉说道：“师兄，咱们歇歇好了，夜里行走，找人也不方便，说不准会追过了头。”那大师兄沉吟了一下，声音很是威严：“好，既然都如此说，就歇歇好了。”

欧阳锋使劲儿睁着双眼，月下隐隐看到四个人坐在身边三丈远处，四人席地幕天，枕肱而卧。四人睡成方框，一个人的头顶着另一个人的脚，分成东西南北，头都朝里，相互可视。

姑娘此时更是惊慌，她大气也不敢喘，不知不觉竟然把一个身子都偎在欧阳锋怀里，连头也直钻入去，再也不探头出来，甚至连人家说些什么，也全然顾不上听。欧阳锋心里暗暗好笑，她刚刚还凶神恶煞，此时却吓得连头也不敢抬，眼也不敢睁，这真真是小女子的行径了。

月光清冷，大漠风凉，身下沙尘也变得寒冷。欧阳锋十分清醒，也知那四人虽环形而卧，却是不能入睡，就听他们谈话。人已是近在咫尺，声音虽不响亮，却能听得清清楚楚。

只听得那女人轻声一叹，这叹息声却极是悠长。就有那大师兄问她：“师妹，你叹气作什么？”女人好长时不语，稍间，才说道：“我想，我们最好追不上她。”那个浑人声音响亮，像是与吵架，说道：“你说什么？如果我们追不上她，一回去，师父责怪下来，怎么办？”

好久无人搭话。

大师兄沉声道：“玉妹，你的心思我知道。但师父做事，我们作弟子的有什么办法？再说，师父他……他也很可怜……”一句话，甚是动情，声音哽咽。

众人再不还声。

欧阳锋不知道，原来这四人却都是白驼山极有名声的人物，这四人都是白驼山君任一天的弟子。那个大师兄是大漠神鹰于去风，那个浑人是回人弯刀马赫，这三师妹却是西域极有名的美女双生剑玉雯，另一个一直一声不响的是二师兄双环祁怒。他们四人在西域都赫赫有名，垂威十余年，是横行西域的四杰。他们的师父就是那个驱蛇与黄药师对敌的小人儿任一天。他不能作一个寻常男人，不能亲近女人，使他性子变得异常，就

常常出来，寻找天下最美貌的女人，把她们虏掠回来，百般凌辱，让她们受些人所不能的刑罚。他刚刚从中原归来，在临安城外遇到黄药师前，就劫掠到这个静庵俗家弟子慕容箏，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一见这慕容箏，就喜好她的美貌，出手与她相争。这慕容箏却哪里是白驼山君任一天的对手？两个回合，便弃剑被擒。小人儿任一天愈看这慕容箏，心里就愈是喜欢，你看这个女人，实在是生得好：一头乌发垂瀑，掩映脸如圆月，一双媚眼儿，似向人诉说无限心事，似嗔似怒，却分明是一脸的喜气，哪里找得出一点恶样儿？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心中大喜，他活了半世，自成为白驼山君以来，就只雅好两件事：美女、古玩。他看女人，却不寻常。人家看女人，看一蹙一颦，看身肢美色。他看女人，总看得仔细，看头发，乌发垂肩的好，高髻逶迤的好，头发很硬的不好，发丝柔软的好。看人脸面，面如满月的好，长长的脸儿不好，脸儿太圆了也不好。看人手臂，再看手指，最后却看脚。脚要看踝，脚踝儿细而均匀的好，小腿细而光滑的好。他如此挑剔，不为的是要女人，且是把女人当成自家的禁脔，当作私物，和那些古玩一样，藏于密室，从不轻易示人。

他把慕容箏捉来，就放在桌子上，点了她的七道大穴，让她话也说不出，动也动不得。然后就打发下人都出去，在桌子四周放四条长凳，他身子一纵，小小人儿就能站得与慕容箏眉眼平齐，便细细观瞧起来。他看慕容箏生得是好：头发乌黑似漆，双眼黑白分明，隐隐有怒有嗔，似诉无限心事。眉黛如远山，鼻穹弯处，逗出几分生气。他看慕容箏手臂，把臂而玩，用小手指去抚摸慕容箏的手，像是看见晶莹玉润的古玉。他口中啧啧赞叹，却无一点儿男人的私念。

慕容箏看他如此怪样，心中自是又气又急，又羞又怒，她心道：就你这么个矮子，大头小尾巴，难看死了，还要如此色迷迷地看我？如我一有时机，便是一剑……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身子在长凳上走得飞快，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把慕容箏看

了个遍，摇头道：“梦里看山，不知奇峰几度？莫寻它，痴情暗处！”他摸着慕容箏的脚，弄得她又气又恼，且又痒得要命，几乎逼出一阵怪笑来。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摇头晃脑，说道：“你知道佳人美如斯，妙在何处？”见慕容箏无心答他，就叹：“想你定然不知，美人其踝，姗姗而来。美人走路，姿势美妙无比，你知道为什么？”他哈哈大笑，摸着慕容箏的脚踝说道：“就因为美人的脚太细，弱不禁风啊……”

慕容箏自然恨死了他，少女怀春，也常思忆心内的那个少年，也常想他是两鬓垂髻，英俊丰朗的美男，何曾想过一个像条大狗一样的小小人儿在身前后轻薄？

慕容箏险些晕了过去。她以为这白驼山君任一天虽身材委琐，却也一定会与女人亲热，凌辱女人。就心下黯然神伤，以为她会死于这小人儿之手。但谁知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看来看去，摸弄了一会儿，便叹气道：“好了，我也该把你放起来了。”说罢，便用两只小手把慕容箏轻轻抱起，慕容箏虽是抱在他的手上，但身子仍是比这小人儿还大，还重，白驼山君任一天身子一纵，平平地飞了出去，轻轻落地，没一丝声息，慕容箏也没试到一点颠簸。

小人儿用一只小手托举着慕容箏，另一只手却去开启箱子。一打开箱子，慕容箏却是一怔：原来这箱子也很奇怪，外表看去，与一般箱子也没什么异样，但一打开，就全然不同。箱子里面，开得四处都有透气的大孔，箱子内却有无数面大大小小的铜镜，铜镜都是嵌在箱子上的，一块块都很结实，都很明亮。在箱子内，更有几个挖洞，里面镶上大粒的夜明珠，珠子嵌在箱子六面。在箱子的两头，还各有一只小小的软枕。

小人儿得意道：“你看我这箱子如何？”说着，便把慕容箏放入箱内。此时，他不盖上箱子，却两手托着箱底，连带着那一条长凳，举在头上，踉踉而行。直到了床前，方才放下。说道：“我也睡，你也睡，明天我再看你，好不好？”

小人儿小心在意，把箱子盖好，然后上床。又好久不睡，问道：“箱子内本很气闷，是不是？”慕容箏心中早没了恨意，只是觉得实在怪异，这箱子里竟然很是明亮，比那

屋内的烛光更柔和。她又累又乏，很快就睡了。

×

×

×

正在熟睡时，就觉得箱子在动，像长了腿一样，轻轻挪移，好半天竟发觉箱子外愈来愈亮，便猜知到了外面。她心内着急，急急冲穴，但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的点穴手法怪异，她百试无功，只好不再白费力气，听天由命罢了。此时，咣当一声，箱子摔在地上。她也被吓了一跳，知道是拿箱子的人力弱失手，才有此一摔。就听得有人说道：

“照理说呢，他能看你，我就也能看。可是呢，圣人说，盗亦有道。我的道理呢，就是我救了你，我呢，也就能看你。可是，你多穿点衣服好不好？”慕容箏听得一清二楚，知道这人是一个梁上君子，偷箱子才把她偷出来的。先是心里大喜，后又心生忧愁，怕躲了狼，又遇上虎。但听得这人讲话，自言自语，夹缠不清，心知这人一定是个浑人，就更是心生疑虑。忽然眼前一亮，箱子开启，又眼前一黑，箱子又羞上了。手却好快！

那人又说：“衣服呢，我给你放箱子里了。穿不穿呢，在你。要是你呢，我就穿。一个大丫头，穿这么点衣服，出了箱子，准着凉。”

慕容箏暗暗叫苦，心道：这浑人不知道我一身七道大穴被小人儿点过，以为我是一个脚灵便之人。我怎么办？此时那人就又说：“你以为你还不能动？其实呢，你早就能爬出来了……”

慕容箏心里一惊，一试，果然如此，不由得心中大喜。她急急穿衣，再用力一推，箱盖反开，人就跳出来。怪的是，她四处瞧瞧，眼前却没有一个人影。

她被吓得毛孔悚然。莫不是遇见了鬼？

慕容箏再回头，更是吃惊了：箱子里，没了那十几颗嵌得结结实实的夜明珠，没了那大大小小的青铜古镜。

她颤声问：“你是谁？”没人答应，眼前只有破绽开大孔小孔的箱子。

慕容箏正思想间，却又听得那大师兄说道：“做人弟子，讳言师过，师父的事与我

们也没什么关系。师父让找人，我们就找人好了，不然师父生气下来，定会怪罪我们。”
三人都答应说是。

玉雯叹气道：“找人也难，我们四人出来几天了，照那见过她的人说，慕容箏就在附近，可我们却找不见，时间长了，难回白驼山，这却如何是好？”

弯刀马赫大声大气地道：“师父让找，我们就找好了，找不着，师父会生气的。”众人默然，再不作声。

× × ×

欧阳锋心里已然明白，这个用小剑直指自己胸口的姑娘就是那个逃走的慕容箏。他心道：你对我如此恨毒，原来却是被白驼山君任一天凌辱。这也难怪，听得人说，那山君是一个怪性小人，他常把女子、古玩弄来，藏之于室，不示之于人。看来，这姑娘一定是被山君掠去，又偷偷逃走的。淡淡月光下，欧阳锋低头一看，却见慕容箏一双秀媚双眼正凝睇而视瞅着自己，不由心神一荡。

弯刀马赫道：“师兄，我去方便方便就来。”随即起身，朝欧阳锋与慕容箏走来。欧阳锋与慕容箏眼睁睁看着，一动也不敢动。待得那弯刀马赫走上沙丘，欧阳锋情知坏事。月光虽淡，但他俩人在弯刀马赫眼前几步，他眼又不瞎，怎么会瞧不见？

果然，弯刀马赫一声怪叫：“大师兄，有人！”人倏地起身，身影一闪，如弹丸般射出，眼前立时站了四人。此时，欧阳锋与慕容箏也都知再也难藏，便都挣扎起来。欧阳锋还扯着慕容箏，想帮她站起身来。谁知慕容箏却手一甩，啪地打了欧阳锋一个耳光，恨道：“男人有什么好东西？我杀了你！”

四人四方站定，看到了清幽月光下的慕容箏，不由心下大喜，原来却在这里！大师兄咳了两声，说道：“姑娘走得好快，让在下兄弟四人找得好苦。”

慕容箏却是冷冷一笑，说道：“你们都是那小小矮子的狗奴才，找我却会有什么好事？”一边弯刀马赫道：“你这丫头，怎么竟出口伤人？！”慕容箏心知如落在他们的手

里，也一定无幸，就心中一狠，恨恨道：“骂你还是好的，不宰了你们，怎么能消姑娘之恨！”说着，她竟然起身，直奔向那浑人弯刀马赫，小剑出手，嘶嘶风厉，直欲一剑杀死对手，方解心头之恨。

弯刀马赫大惊，他直躲闪，躲得快，小剑也快，剑招凌厉，人也飞旋，竟把一个弯刀马赫逼得直转。弯刀马赫气得直叫：“大哥，我得杀死她！我一定得杀死她！”一边围着慕容箬的三人都不作声，只有那个大师兄叫道：“师父的人，你怎么敢伤？你动她一根毫毛，师父知道，也必然不会饶你。”

弯刀马赫大怒道：“这狗丫头逼我，我不杀她，我得气死！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他不敢出刀，只能左支右绌，左右躲闪。慕容箬知他不敢出手，反是出剑更快，一心想杀死他。几招过后，嘶的一声，弯刀马赫的手臂中了一剑，小剑极是锋利，一剑只是稍稍擦了他的手臂，便连皮带肉割下了一片。他疼得大声嘶吼，气得吱哇乱叫。

一边的三人都向慕容箬出手，那个大师兄的功夫实在非凡，他一边静静而立，只是围着慕容箬时或奔走，却并不曾出手一下，只是静静观瞧慕容箬的剑法。那二师兄也只是冷冷看着，如慕容箬动一下，他就一闪身，把她的去路阻住。他也不出手，看来他两人都是不愿意向女人出手，自认托大，向女人出手，胜之不武。但弯刀马赫确实是被这慕容箬逼得手慌脚乱，不知所措。他武功着实不错，如果不是与慕容箬这般交手，他要是不心存顾忌，一把弯刀，怕也逼得慕容箬生死不得。但大师兄断喝，让他时心慌，再也无法出刀。自家的刀不能杀人，人家的剑却招招要杀死你，他怎么不心慌？

更有一边的三师妹冷冷笑道：“慕容箬，你是我家山君的宝物，你还是随我们回去，师父喜欢你，一定不会与你为难。你听好了，免得受苦。”

慕容箬听得她如此说话，竟心里大怒骂道：“你师父算是一个什么东西？他只是一条狗，还是一条不能站直的癞皮狗！你是什么东西，你就是你师父的宝物么？”

这一句话顿时伤了双生剑玉雯的心，她心里最恨人家说她师父的时候对她不恭，她

恨声道：“好，你个混女人，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不成？你也就是我师父放在箱子里，闲来把玩的一件玩物就是，你有什么了不起？”

慕容箏一听，更是怒从心头起，她忖道：好，这一回，我不杀死他们一个两个，我怎么离得开这里？再说这四人看来功夫都是不弱，我只同这一个女人与那一个弯刀相斗，就占不得一点儿便宜，如果那两人再出手，我命休矣。如此一想，她的手下更见凌厉，剑招更是狠毒。

欧阳锋心里生气，他心道：看来，我白驼山庄的脸面叫他们师徒也给丢尽了，他们动辄就杀人抢人，这白驼山君任一天也是一个怪人，他不去强暴女人，却把女人当成珠宝玉器，一件件放起来。女人岂是可以放在箱子里时时把玩的东西？天下怪事，荒唐莫过于此。

当下，欧阳锋叫道：“你们都住手，听我一言！”

众人都听得他讲话，便停住了手，等他说话。欧阳锋见人都住了手，他的心里反是一松，再也没了紧张，他道：“我也是白驼山庄的人。我是蛇头杖欧阳锜的兄弟。”

这四人都是一愣，在大漠之上，他们一向自负甚多，但也不是没有畏惧，白驼山庄里，就有一个人是轻易惹他不得的，这人便是那个蛇头杖欧阳锜。蛇头杖欧阳锜是一个怪人，他平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人的脾性十分暴躁，谁要是得罪了他，在白驼山庄肯定是没有好日子过。

此时，大漠神鹰于去风冷冷道：“你就是那个书呆子欧阳锋？”欧阳锋心里一乐，知道人家也知道他的名头，便一迭声道：“不错，不错，我就是欧阳锋。”大漠神鹰于去风就傲然道：“你是不是以为你说出你哥哥的大名，我们兄弟四人就会怕你？”欧阳锋没有他那心机，说道：“不是，不是，我只是想同四位商量一下，请四位放手，让这姑娘逃走，给她一条生路。”四人都互望一眼，心道：看来他确是那个欧阳锜的兄弟，如果我们杀死他，日后让那个魔鬼知道了，一定是祸患不小。如今却又得抓这慕容箏回去，

又不能得罪这位欧阳锋，这岂不是两难了？

那双生剑玉雯心思也巧，她此时笑意盈盈，对欧阳锋说道：“欧阳公子，不知道你是不是拐了师父的这个女人？如果你拐了师父的这个女人，我们放了你，回去和师父说一声，师父也不会怪罪的。但你得让开，让我们把这个女人带回去才是。”

欧阳锋道：“我的话意就是如此，我想，你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是知情达理的人。你们也该知道，你们的师父做的事，大大有悖于人情道理，你们何必为他做事？”

大师兄大漠神鹰于去风一声喝斥道：“胡说！你是什么人？你竟敢出语辱我师父？我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不杀你，但你若是出声辱及师尊，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欧阳锋也知大漠神鹰于去风名头，他知道，哥哥在大漠上，一向独自来往，行事不与人同，这四人自然不会与哥哥有深交情。且人家有师父之命，就是他们与你哥哥有交情，也不能不顾师父的面子，放了这姑娘。如今自己再说也白说，不如就此缄默。他心里暗暗生恨，恨自家没有本事，如果他是哥哥欧阳锜，只是在这里一站，他们都会唯唯诺诺，再无声语。

一边的双生剑玉雯突然道：“大师兄，依我看，我们也不必在意什么蛇头杖欧阳锜的名头，他如今不是不在这里么？我们杀死这小子，把这丫头交与师父，师父总不会让她再跑了的，一定会用心看管，她不说出，谁又知道我们杀死了欧阳锋？”

三人默然。双生剑玉雯的话极是有理。

顿时，四人都慢慢走动，把他两人围了起来。欧阳锋心内暗暗叫苦，他心道：看来我是处处受掣，总被人家捉弄。连这白驼山庄的四杰也来欺我。如果我的武功像我哥哥，我一定会宰了他们，不然，他们也只是见了我，就望风而逃。我要学武功，我得让他们对我俯首贴耳，老老实实，再不敢轻易出声才行。但心下又是一叹，看来今晚是凶多吉少，或许他连今晚这一关也过不去，他再怎么会有时机习武？

大师兄大漠神鹰于去风道：“欧阳锋，我平日就看不上你哥哥那一脸神气，我今天

就因他教训教训你！”一边的弯刀马赫恶声恶气地道：“对，对，师兄，我们一齐出手，杀死这个小白脸，让她哭一场！”

大漠神鹰于去风在白驼山庄极有名头，这名声却也并非靠侥幸而至，他的一双鹰爪极有威力，在西域，除了蛇头杖欧阳锜外，就是大漠神鹰于去风，此时，他心里恨恨道：欧阳锜这人为人孤傲，向来与白驼山君有隙，如今杀死他兄弟欧阳锋，却也能解心头之恨。一念至此，大漠神鹰道：“好！”

他一声令下，三人自然理会，双环祁怒虽是木讷少语，心中却最为阴毒，他听得太漠神鹰一句语，便双手一探，自怀里掏出一对环儿来。这双环是他赖以成名的外家兵器，一只金环，大如满月，内生夺人魂魄的锯齿。一只银环，小如吊镬，能击人致命。他双环一振，咯咯有声。弯刀马赫一柄弯刀在手，刀弧向内，两手护刀，待机一出。双生剑玉雯双剑在手，长剑前击，短匕护胸。三人直等大漠神鹰一句话。

欧阳锋心知事急，但也无法走脱，只好壮着胆子，凝神静观其变。此时，却想不到那姑娘慕容箏突然大声尖叫道：“你怎么还不走？你这个傻瓜！人家要杀你啦。”

大漠神鹰一步上前，双脚在沙尘上虚踏两步，形如鬼魅，伸爪便抓。这一爪若要他抓实，非把个欧阳锋抓得头骨粉碎不可，欧阳锋也想躲开，可身子疾速动了几动，仍未逃出大漠神鹰的一双魔爪。

站在一边的慕容箏心中着急，看得真切，惊叫道：“留神！”她看出这一招十分歹毒，如若欧阳锋被他抓中，却哪里还有命在？她身子斜斜一蹭，就挺胸拦在欧阳锋身前。她心知大漠神鹰四人绝不敢伤害于她，所以心无顾忌，挺身而出。她一支小剑猛地出手，直刺向大漠神鹰。

大漠神鹰于去风却绝不是弯刀马赫，他的手由爪变掌，手腕斜斜一刁，啪的一声，便击在慕容箏的手臂上，将她打倒在沙尘之上。

双生剑玉雯冷笑道：“好，真不知羞耻，竟然护起野男人来了。”这慕容箏跌倒尘埃，

心里又恨又气，听得双生剑玉雯出语轻薄，侮谩她与欧阳锋，气得泪水含在眼眶之中，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大漠神鹰道：“欧阳锋，须记得来年今日是你的祭日，莫怪我白驼山四杰无情……”话声未落，弯刀、铁掌、金环、长剑一齐击向欧阳锋。

欧阳锋自忖必死，就微微闭上双眼，不再出声，只待一死。

此时，大漠神鹰于去风、双环祁怒、双生剑玉雯、弯刀马赫四人的手都倏地怔怔停在空中，他们的脸上升起了疑云，再也不能出手了。因为他们听到了一个极为平静的声音：“如再动，你们四人必死！”

第八回 毒掌邪功

大漠之上，寂寞荒凉，三里五里难见人烟，更何况在夜半三更，月静风冷的时刻？四人手持兵刃，急欲出手制欧阳锋于死地，却听得一声冰冷的话响在耳边。忙回头四顾，寻找来人。但看了半天，只有躺倒在地上的慕容箏，此外再哪里有人？弯刀马赫高声一叫：“什么人，站出来说话！”大漠神鹰于去风急忙看看欧阳锋，却见他一脸漠然，分明是一点儿也没听见这话声，就知道那人是以传音入密的功夫向他四人示警。他知道此人功夫定然极高，四人站在这里，惶然四顾，也没看到一个人影，真真是神龙不见首尾。

欧阳锋知道这一回他是从众人的刀下逃生，但不知他们缘何变了主意，他以为是那个慕容箏姑娘说了什么话，或是对他们做了什么事，令他们惊奇怪异，才因此罢手的。

大漠神鹰于去风厉声一吼：“什么人？站出来说话！”

慕容箏也站了起来，刚才她一时情急，竟然护持起欧阳锋来，这也她自己有些疑惑不解。她对自己说道：慕容箏，慕容箏，自你下山以来，就从来没看见过一个好人。还是师父说得对，天下男人没好人，不是负心汉，就是狠心贼。有那么三个两个好人，还

全都证了正果，皈依我佛了。我不听师父的话，为这个臭男人受了伤，岂不是大大不值？但她心里又明明知道，就是四人要再杀欧阳锋，她也绝不会坐视不理。

蓦地有人说话了，声沉如钟，回荡不绝：“如果你们再不走，今天就会死在这大漠之上，荒沙掩骨，烟尘埋尸了。”

这四人之中，独有弯刀马赫性最憨直，为人也极鲁莽，他与人争执，一向极少思量，三言五语不和，便自出刀相拼。此时，一听得那人声音十分傲慢，大有根本不把他们师兄弟四人看在眼里之意，就心中愤恨，恶声道：“你是谁？滚出来好了！”说罢，一柄弯刀居然用力向前挺了两挺。

还是大漠神鹰于去风识机，你朗声道：“是哪位前辈高人？如蒙赐教，不胜感激。”双环祁怒一向极少言语，一听得有人用传音入密功夫向他说话，他心中自是震惊，忙回手撤环，一环护头，一环护胸。他心思极为缜密，如遇强敌，必先护己，然后再图伤人。而双生剑玉雯却不知进退，也大声喝道：“你是什么人，三更半夜的，竟然在大漠上装神弄鬼！”

这人的声音竟变得懒懒洋洋了：“于去风，我说，你带着三人赶快走开，不然你们四人就会死于非命。”

大漠神鹰于去风等四人是何等样人，岂能因他一句话便受惊而退？此时四人都凝神屏气，沉如峙岳，静以待敌。欧阳锋与慕容箏两人都站得起来，也四处窥瞧，也想知道这总不见人影的是谁。大漠神鹰于去风一吼：“出来！”

就听得有人咯咯而笑，有人在他们身后疾奔，一团黑影，迅如闪电，倏忽出没，看也看不清是谁。大漠神鹰于去风等人不由得大惊失色，知他武功极高，如此人是自家对头，就大是不妙。

这人就恰恰停在了四人眼前。他冷冷道：“你们要杀欧阳锋？”

四人仔细一看，心中暗暗惊奇，这人手持一根奇模怪样的手杖，杖头虬结成大如巨

拳样的疤结，中间似乎还有小小的孔儿。他身穿一件粗布披毡，脚蹬一双蛮靴，正对着四人，怒目而视，冷冷冰冰。

欧阳锋月下一见此人，就不由得一阵悲从中来，心头一酸，如在外受苦闯祸的孩儿归家见了爹娘，泪水潸潸而下。他声音哽咽，叫了一声：“哥哥……”

这人正是一支毒杖打遍西域无敌手的白驼山下第一高手蛇头杖欧阳锜。

慕容箏看去，这欧阳锜的长相也同欧阳锋差不多，只是比欧阳锋矮些、壮些而已。他两眼眯着，月下之人，更有一种凌人的杀气。欧阳锜站在沙尘之上，同他们六人全然不同，他脚下竟然没有一丝脚迹，只有蛇杖握在右手，轻轻撑地，便撑起了一个镇定沉稳的人。白驼山庄四杰知道，欧阳锜这一手沙尘无痕的轻功功夫，便是他们所不能企及的。但人逼到了难处，便不能做上缩头乌龟。更何况他们早就在心里暗暗嫉恨这个欧阳锜了，此时狭路相逢，岂能轻轻便罢？大漠神鹰于去风双手握拳，手骨便是啪啪啪一阵子暴响，他缓缓道：“欧阳锜，我早就看你心里难受了，你在白驼山庄走来走去，人长得没有几岁，偏偏拿一根拐杖装模做样，岂不让人恶心？”

欧阳锜无话，只是看着四人，他的目光极冷，像是能看透入人肺腑中去。他——扫视着这四人，开口道：“你们想杀死我的兄弟？”

众人无法答话，既是他一切都知晓了，又何必要问？

大漠神鹰于去风大声道：“欧阳锜，你要出手，就不必唠叨，你出手好了。”

欧阳锜道：“好，我要你们好好看看，欧阳家的人不可轻视。”他说罢，走向大漠神鹰于去风，慢慢向他伸出了那支蛇杖。他点点戳戳地对四人道：“你们的山君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偏偏又有了你们这四个助纣为虐的狗才，岂能不凶暴万分？我今天就给你们一个教训好了！”

大漠神鹰一吼：“好，就让你这白驼山第一高手领教领教我大漠四杰的厉害！”他一声长笑，四人便一涌而上，齐向欧阳锜出手。

这是一场好杀。欧阳镛右手持杖，左手点指，分击四人，兀自不慌不忙。大漠四杰果然有些本事，四人功夫却都不弱，一进一退，皆中规中矩。大漠神鹰于去风的大力鹰爪一探一抓，十分诡邪，有十根鹰爪在欧阳镛身前肩后猛刁；一柄弯刀使在马赫手里，抡得风也似地快。他不必像同慕容箏交手那样有许多顾忌，便招数精妙，刀刀逼人。双生剑玉雯长剑指穴，运剑护身，一进一返，疾迅无比；更有双环祁怒，金环夺杖，银环直袭欧阳镛面门。四人本是一门师兄弟，许多招数皆是平日演得十分稔熟，是故一出手，就配合得十分巧妙，四人联手，足以抵敌天下一流高手。欧阳镛蛇杖舞得泼风般疾，杖尖点点戳戳，出招诡异莫测，忽而杖间击点大漠神鹰七大穴，忽而杖根疾扫双生剑玉雯面门，忽而杖尖如蛇，嘶嘶绕缠着祁怒的双环，直欲把他双环震飞。欧阳镛极是自傲，他想：只要我一出手，大漠四杰哪里是我的对手？谁知，双方你来我往，出了二三十招，竟然不分胜负。他心中颇为焦躁，不由大怒：凭我欧阳镛，竟然二十招内拾掇不下这大漠四杰，还算什么西域第一高手？

他一时情急，竟怪声长嘶，一条毒杖，点戳更急，迭出怪招，如此一来，四杰就有些招架不住，连连向后撤身。

慕容箏呆呆地看着这毒蛇杖欧阳镛，她看得呆呆怔怔，心道，我静庵一派全系女尼，武功大多走柔弱一路，小巧腾挪，全仗着轻身功夫。看这毒蛇杖欧阳镛，他的功夫却是奇怪的很，他武功似乎也属阴柔一路，毒杖一出，全无至刚至阳之力，却有阴邪诡异之功。他是一个男人，用如此怪异的功夫出手，让人实在是匪夷所思。

欧阳锋虽是身无奇深功夫，但他对于武学一道也颇具灵性，他看着哥哥欧阳镛蛇杖翻飞，出招狠辣，心下也是骇然。他不知道哥哥的武功师承何门，但他看去总是隐隐约约觉得不对，这一条蛇杖本来能大开大阖，一派宗师气度，但哥哥一条蛇杖使出却阴邪歹毒，全从邪出，没一点儿大家风范。欧阳锋心道：“不知哥哥是气得糊涂了，还是他故意如此？”

正思念间，五人恶斗便生变化，欧阳锜一杖飞出，咯地一声就击飞了双生剑玉雯的手中长剑，双生剑玉雯心中慌乱，哎哟一声尖叫，忙忙撤至一边。

见四人有了破绽，欧阳锜更不怠慢，蛇杖一飞，从小腹斜斜向上直挑大漠神鹰于去风的胸膛。这一杖如若挑实，非活活给大漠神鹰来一个开膛破肚不可，于去风向外一跳，身子已纵出丈余，堪堪让杖尖从脸前扫过。大漠神鹰于去风这一躲，自是害苦了双环祁怒与弯刀马赫，双环祁怒一向阴毒多计，他双环一振，作势欲向前扑，一边的弯刀马赫情知事急，以为二师兄此举也是兵家一大高招，想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才向前拼命一击。他就也弯刀一挺，使出三十六招的最后一式“万刀齐发”，怒吼冲上。

谁料到双环祁怒这一招却是虚招，金环一晃，反归来护身，银环却根本不曾递得出去，身子向下一缩，人也飘飘飞了出去。只苦了弯刀马赫，一条蛇杖实实在在地砸在他的胸口，他哇的一声大叫，重伤倒地。

大漠神鹰于去风、双生剑玉雯、双环祁怒三人都面面相觑，心中骇然，知道弯刀马赫这一受伤，他们三人就更不是毒蛇杖欧阳锜的对手了。大漠神鹰冷冷说道：“欧阳锜，你本事高强，我大漠四杰不是你的对手，但你要杀死我们，却也不那么容易……”言下之意，却有了几分怯懦。

欧阳锜的声音有些尖细，他冷冷道：“滚，你们都给我滚！”

大漠神鹰于去风也觉得很没脸面，走过去看着弯刀马赫，说道：“师弟，你的伤不要紧罢？”双环祁怒脸色阴沉，他走上去，抱起弯刀马赫，对欧阳锜一句话：“你杀不杀？”欧阳锜缄默不语。双环祁怒又说了一句：“走！”他纵身飞奔，人逸如烟，眨眼已是无踪影。

大漠神鹰于去风双手垂膝，轻轻道：“欧阳锜，我师弟已是伤重，你要杀人，找我大漠神鹰好了。”欧阳锜轻轻一声尖笑，却不屑作答。双生剑玉雯也昂然道：“要杀便杀，怕死的不是大丈夫！”

欧阳锜却冷冷道：“你是一个女人，女人算什么大丈夫？”双生剑玉雯听得他的语气冰冷，但分明已经软下了许多，没了刚才那十分怒气，她心下稍安，或者欧阳锜不会再出手杀她与大师兄？

欧阳锋与慕容箏两人在一边看得紧张，不觉中欧阳锋的手抓在慕容箏的臂上，好久不曾松开。慕容箏的一柄小剑也失手滑落，她同欧阳锋一样，只是两眼炯炯望着这一场恶斗，全忘了她与欧阳锋仍是站在一起。

欧阳锜说道：“你们走罢。”说罢，回身便走向欧阳锋，蛇杖向沙尘中一插，脸上顿时绽满笑意，向欧阳锋笑道：“二弟，这一趟临安走得可好？”

欧阳锋自幼丧父，未几母亲又病故，在家全靠与哥哥相依相伴，在他看来，哥哥欧阳锜便是父亲，便是母亲，眼下久别重逢，见哥哥如此一问，倍觉亲切，几欲垂泪。

欧阳锋道：“哥哥，还好。”

大漠神鹰于去风与双生剑玉雯见欧阳锜理也不理自己，两人怏怏而退，转身回头，向双环祁怒去向而追。转眼之间，也便不见踪影。

欧阳锜见了弟弟，自是快乐已极，哪里有闲暇去顾什么大漠神鹰？他心里高兴，双手抓着欧阳锋的手，一脸的慈和神色，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好久，他再看欧阳锋身边的慕容箏，心里暗惊：这是一个清丽异常的女子，她微微张唇，脸儿很是滋润，一双眼儿凝睇看着欧阳锜，眨也不眨。

× × ×

天已近亮，从大漠一边，微微泛起一片鱼肚白来，照得大漠变了形色，隐隐约约，似淡似浓，全然没了一点儿熟悉，变得让人十分亲切又陌生。

三人坐在沙尘上，箕踞而坐，坐待天明。欧阳锜问道：“二弟，临安一定比白驼山庄更是繁华，也多热闹罢？”欧阳锋心里有万千言语，想向哥哥诉说，却不知一时从何说起。他从偶见黄药师与一俗大师相会，到洪七找他入皇宫偷吃御菜，再到他与白驼山

君任一天在小村相见，黄药师吹箫退蛇阵，——说起。他讲得动听已极，比那临安长街的说书人竟也不弱，形声绘色，活灵活现，讲得欧阳镛与慕容箏都聚精会神，听得颇有滋味。

欧阳镛道：“这白驼山君任一天是个暴君，在这白驼山庄里是任性胡为，不知做下了多少恶事。他如今又去进犯中原，遇上了高人，让他受一次挫，也是好的，省得他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

但欧阳锋也有遗漏之处，说来说去，也不知他是不愿意向哥哥诉说，还是他耻于向哥哥讲明他与慕容箏在这大漠上的日行夜止，他竟一句话也未向欧阳镛说起身边的女孩儿慕容箏。

欧阳镛心下纳闷，看看欧阳锋，又瞅一眼慕容箏，心道：我刚才与那大漠四杰苦苦争斗，她与二弟站在一处，看那神情，手儿扯着，人也依偎，有十分的亲热，怕她是二弟的好友。可二弟与我相见半晌，竟然说也不说这女孩子究竟何人，这真真让人纳闷了。

但欧阳锋不说，欧阳镛自然不好唐突一问，他也不敢多向慕容箏去看，只是朦胧曙色之中，觉得美人分外娇媚就是了。此时，欧阳锋只想他的临安一行，他对哥哥说道：

“治世习文，乱世习武，自古皆然。我从前不听哥哥的话，以为胸中有大学问，就是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才了。但此次临安一行，却让我颇受窘困，我此次回来，决心向哥哥学习武功，望哥哥能好好教我。”欧阳镛万万不曾料到，欧阳锋一与自己相见，就说起习武一事，他言下犹豫，颇为踌躇，一时竟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说不出话来。

欧阳锋有些奇怪，哥哥自小带他，宠他，爱他，无一事不顺着他的心思去做。此回，他一心习武，就更能与哥哥相亲相近，哥哥该高兴才是，他怎么吞吞吐吐，有些不那么爽快？欧阳镛不再与欧阳锋讲话，他回头向慕容箏点头，意似行礼，问道：“姑娘从临安来，一路风尘，颇为辛苦，再等一会儿，我们就上路。从这里不要半日，就可以到白驼山庄了。到了家，姑娘就可以好好歇息一下了。”

欧阳锋本来兴致勃勃，一心同哥哥好好说说习武一事，但话题刚刚扯起，哥哥便不再说了，这让他好生气闷。他心道：哥哥从来不曾这样顾左右而言他，这一会却是怎么了？但他一向对哥哥极是敬重，也不敢再向哥哥提及此事，一听欧阳镗问起慕容箏，问她从临安来是不是一路劳累，就知哥哥弄错了，以为慕容箏是他从临安带回的女孩子。他就心里有些好笑，一叹道：她这凶狠狠的样子，我不跟她走就不错了，她哪里会从临安跟我一直走到这大漠里来？

慕容箏一点儿也没了那凶恶，她面含羞涩，声音也万分轻柔：“我不是随二公子从临安来的，我是从白驼山庄逃出来的。”欧阳镗一听大惊，他再看慕容箏那神色，心下顿时豁然，心道：我早就听说，这白驼山君任一天是一个奸邪之人：他把女人与珠宝都当成自家的玩物，像这个又美又俏的女孩子，岂能逃出他手？他一沉吟，心中便是雪亮，知道欧阳锋之所以被大漠四杰追杀，一定是缘由这慕容箏姑娘。他不由得心中气恼，恨道：二弟啊二弟，情由孽生，你一个人去去临安，看看都市繁华，看看官场阔绰，也就是了。又何必做江湖志士，管起他人是非？你难道不知道你我自小就生长在白驼山庄，总不好与白驼山君反目。你把这一个姑娘带到白驼山庄去，岂不是要惹大大的麻烦？

一念至此，他便对慕容箏道：“姑娘从虎口中逃生，也颇不易，我看趁着天亮，姑娘还是向南自去罢。”

话音刚落，欧阳锋与慕容箏便大是意外。

慕容箏刚刚看到欧阳镗与大漠四杰苦斗，她心里对欧阳镗十分钦敬，她敬佩欧阳镗不畏强暴，觉得这人实在是比酸酸的欧阳锋可亲。但一听得欧阳镗如此说话，心下马上明白了他的心意，知道他也是怕生是非，怕与白驼山君任一天作对。她心中悲愤，话也说得苦涩：“好，既是你如此说，慕容箏感激欧阳大侠救命之恩，小女子就此别过好了。”

她一揖而拜，再无话说，转身而去。

欧阳锋本来对她没什么好感，此时见她一语匆匆，转身而去，就是一声喝道：“不

行，你回来！”

慕容箏倏地转身，直盯着欧阳锋，冷笑道：“莫非公子还要陪我去临安不成？”欧阳锋心里苦笑，遇上你这样凶狠狠的女人，天下读书人的美辞妙句全都没了用处，什么妩媚呀，窈窕呀成了一些废话。反是古人有一个词儿对你再合用不过了，那就是河东狮吼。谁要娶了你，就是娶了一头活狮子，天天在耳边嘶吼，他岂不是得受天大的罪！你想要我跟你去临安，此生再也不能。但他一见了哥哥，心里高兴，心头轻松，就说话便不免多些诙谐：“姑娘要走，还是有一件事儿得先做完。”

慕容箏心生疑虑，问道：“你要我做什么？”

欧阳锋半是认真半玩笑：“你要走得先把我眼睛里的沙子弄出来。”慕容箏不知他竟能说出此话，一时竟怔住了，不知怎么办才好。

欧阳镛不知他两人为何如此说话，看去欧阳锋与这姑娘像是从不相识，但却又像是很是稔熟，一时之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但他一看，慕容箏听得欧阳锋的话，明明是有些为难，就大声道：“二弟，你的眼睛迷了，我来帮你弄弄，别难为这位姑娘。”

慕容箏心知欧阳锋是忌恨旧事，知他想滋事生非，她又恨又气，心里恨道：你又是个什么好东西？我不杀你，就算你走运，如果你再惹我，一剑刺去，哪里还有你个欧阳锋在？但她也是几经变故，就多了几分心眼儿，想到：有欧阳镛站在身边，自己若是同他们反目，一定无法走脱，莫不如先应了欧阳锋，然后再徐图脱身不迟。一想到此，她就灿然一笑：“好，我来帮你弄弄眼睛。”

慕容箏手指轻轻扯着欧阳锋，把他扯远了些，然后脸上带笑，伸出右手，像佛指拈花，食指拇指轻轻去翻欧阳锋的眼皮，那样子真是十分有情，百般温柔。可她一边出手，一边轻轻说道：“你千万别得意，要是没了你哥哥，我出手就是一剑，宰了你！”

欧阳锋正是绮念顿起，心里有一点儿快活时，被慕容箏一句恨之入骨的话弄得兴致全无。他也颇是大胆，就也轻轻说：“你用绳子捆我，这是一笔账，你用沙子迷我，这

又是一笔账。这两笔账，早晚你得还我。”

慕容箏轻轻道：“你是欧阳家二公子，一个堂堂的男人，你一看见你哥，小样儿真是可怜，两眼泪千行，窝窝囊囊，哭哭啼啼，十足一个小娘儿。”

她说话时，神情诡黠，脸上带笑，远处的欧阳镛一见，便心里一动：莫不是这女孩子看中了二弟，看他仗义救人，对他心生好感？如果真是如此，我就不该如此狠心，一句话就撵走她。他哪里知道，此时的慕容箏正恨恨毒毒，脸上带笑，与欧阳锋唇枪舌剑，一来一往。

欧阳锋是何等样人，他武功不怎么样，竟然也胆大包天，同乞丐洪七一齐夜闯皇宫，闹御厨，他生死尚且不惧，又怎么会怕这慕容箏的几句恐吓？他也脸上带笑，轻轻说道：“我才知道姑娘的名字，慕容箏这名字好听，好听。人家说：江南慕容家，天下独家秀。慕容家的人武功好，长得也好，真叫人羡慕啊。”慕容箏毕竟是女孩儿家，也是听得人家好话，心头也乐，耳朵也顺，此时就颇有点得意起来。她心道：看这欧阳锋本事不济，嘴巴倒甜。人家如此会说话，你终不能对他再横眉冷对罢？她就是一副心醉神迷的样子，但在心里，却暗暗冷笑。欧阳锋此时却笑道：“可是在下也有一个疑问，要向姑娘请教。”慕容箏笑道：“二公子有话请讲。”

欧阳锋笑道：“你慕容家有两招武功确实是绝无伦比呀，一招是绳索捆人，这招名叫‘情牵梦绕’，还有一招是沙尘迷人眼，这招名叫‘情人眼里出沙子’，你说是不是？”

慕容箏再也忍不住笑，扑哧一声笑出声来。

远远看着，欧阳镛心中一动，看来二弟与这慕容姑娘确实是情深义重，你看两人笑语依依，亲情欢洽，真像是一对靓女俊男。

慕容箏虽是如此讲话，但也真的为欧阳锋翻眼皮，轻轻凑上去，吹气如兰，把欧阳锋眼里的沙尘都吹去。她轻轻说道：“好了罢？”欧阳锋看着她，平生却不曾同一个女子如此亲近，一时心中忐忑，竟脸红心跳，再也说不出那些轻佻话语来了。

恰在此时，欧阳锜走近了来，看见他一对男女都含情脉脉，相互凝视，相对无语。他心道：果然如此……

慕容箏道：“欧阳公子，我是不是能走了？”欧阳锋一时怔住，好久才道：“好，好，你当然可以走了。”慕容箏淡淡一笑，俯身拾起小剑，向二人一揖，转身就走。

欧阳锜一声喊叫：“姑娘，慢走！”慕容箏就停住了，却不回身，用女人背影对着二人，口气冰冷：“不知欧阳公子还有何话要说？”

欧阳锜说道：“我刚才听得姑娘说，你是从白驼山庄逃出来的，姑娘的勇气，让在下好生佩服。刚才在下让姑娘自己走开，实在是唐突了。想姑娘一个单身女子，一人在大漠行走，定有许多的不便。如果姑娘不嫌弃，就请先到我家来住上几日，一待有人向中原去，请他们照应姑娘同行，如何？”

一语甫出，欧阳锋便大吃一惊，他知道哥哥一向行事谨慎，出语便行，此话说出，怎能更易？他一定是误会了欧阳锋与慕容箏，以为两人间有些什么事，就对慕容箏如此客气。殊不知欧阳锋与慕容箏在大漠上的日日夜夜，总是仇人似的，闹得你死我活，哪有一丝的情意？欧阳锋刚想说话，慕容箏却莺声燕语，款款说道：“如此，多谢欧阳公子啦。”

她心里想：有欧阳锜在，白驼山君任一天就无法捉到她，她知道，在这大漠地带，一去千里，都是白驼山君的天下，她无论如何走，都很难逃脱。古人云：千难万险，莫若敌胆。就是说，你到任何地方去，都不如呆在敌人心窝处，那里最为安全。

慕容箏微微一笑，说道：“我自然对欧阳大侠极是仰慕了，但如此做，就是给欧阳大侠添麻烦，心里何安？”欧阳锜本来心思不坚，但听得这姑娘如此一说，就心里有了一些豪气，心道：我是西域第一高手，决不能让这一个荏弱女子也说我缩头缩脚，那样我岂不是让天下武林中的人笑话？一念至此，他的心里主意更坚，他说道：“姑娘放心好了，我欧阳锜在西域大大小小也算是一号人物，他任一天想要我的命，也不那么容

易。”

慕容箏正是要他如此心境，如果欧阳锜为她撑腰，她还怕得谁去？她心里暗喜，嘴里却说：“欧阳大侠，你得小心三思才是，你在白驼山庄，总算山君手下的人，就是你不归他管，也有一点地主之谊，你总不能与他相僵，到了那时，你也就悔之晚矣。”慕容箏一番话，像是对欧阳锜极是关切，让欧阳锜心下也是感动，他心想：人家一个姑娘家，对我百般关切，我自然不能让她笑我，我在西域枉称第一高手了么？我与山君本来无甚来往，此次如果他真的污辱了这小小的娇弱女子，我一定得护她一次，不让她受人欺凌才行。

此时，欧阳锜的脸色竟然变得阴沉，他冷冷道：“慕容姑娘，你莫非不相信我么？”

慕容箏心里知道，她再不能让欧阳锜生气，她如果能在欧阳家住，全凭得欧阳锜一身奇功，才能让山君的人不敢轻易动手伤她，抓她，她怎么肯得罪欧阳锜？

慕容箏就娇笑道：“既是欧阳大侠如此说，我就告罪了。”欧阳锋心里隐隐觉得不便，但也又说不出什么来，他想也是，像他与哥哥个男人在此，也决不会让慕容箏一个姑娘家自行走出这大漠，人心如此，亦复何言？但他总是隐隐觉得，慕容箏如果真的到他家，有许许多多的难事。但究属什么样的难事，他也说不出来。

欧阳锜也不同欧阳锋商量，他做事一向自行主张，自小时就是他带大欧阳锋，从来就是他做主张，欧阳锋随着他。如今欧阳锋虽是已经长大，但这点却没变。欧阳锜心里一向以为这最天经地义的事儿，就是欧阳锋也是如此心思，有了哥哥，他做事就听哥哥的主意就是，他何必多动脑筋？

就三人一齐，回到白驼山庄。

× × ×

白驼山庄里，有两所小小茅屋，这是在山庄内的东角，在一处不惹眼的地方建的。在这两处小屋里，居住着白驼山庄很有名的人物，欧阳锜兄弟二人。这两人在白驼山庄

都很有名，兄弟两人一文一武，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在整个西域都最为有名。在这小小的茅屋里，有他们兄弟二人，还有一个老仆老欧，再加上一个小小年纪的丫头，她叫刺丫儿。

三人回到了茅屋，欧阳镒叫老欧与刺丫儿上来与慕容箏姑娘见面，两人上来行礼，老欧与刺丫儿一见这慕容箏姑娘，顿时就吃了一惊，也大是欣喜，他们心里道：大公子、二公子真是好福气，他们从哪里找得来这么一个好看的女孩子，这人长得天仙一样，如果她是看中咱家的公子，岂不是天大的福事？心如此思想，脸上带笑，看慕容箏时就更多了几分亲切。慕容箏也情知他们的心思，说话之间就更是羞涩，这让老欧心里暗喜，有这么个姑娘，欧阳家活该有福了。

× × ×

也是闲来无话。这一日，有两人来拜见欧阳镒，这两人都是西域的高手，一个是藏密宗高手，刚刚在西域出名的僧人灵智上人，另一个是在河北、山西一带有了一些名气的悍匪，人称千手人屠的彭连虎，这二人都是与欧阳镒兄弟年纪相若的人，他们都慕欧阳镒的大名，一起不远千里前来拜见的。欧阳镒这人待客很诚，一见他们自家介绍后，便请两人入座，讲起江湖上事儿，便觉得极是投机，一时有相见恨晚之意。

这灵智上人道：“我有一事，来问欧阳大侠。”欧阳镒道：“不知大师有什么事，请说就是。”灵智上人道：“在中原武林，有了一件大事儿，不知道欧阳施主是不是知道？”欧阳镒道：“我兄弟二人在这白驼山庄隐居，对于外面的事儿知之甚少，不知道中原武林近日有什么大事儿发生？”

灵智上人道：“从前，有一个天下奇人，这人的名字叫做黄裳，他是生于徽宗皇帝的时辰，在徽宗皇帝的政和年间，曾下令搜遍天下奇书，重新雕版印行，这书好多也大，足足有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称做什么《万寿道藏》，这黄裳就是皇帝派来专管刻书的。他这人很是专心，怕书刻错了，皇帝会怪罪下来，便一本本地细读，居然让他看得精通

了道学，更悟得了武功的上乘道理。他自家修习内功外功，成了一位武功大高手。他后来写出了两本书，这两本书叫《九阴真经》，如今说是这部《九阴真经》落在了全真教教主王重阳的手里。我们想，如果欧阳施主肯出头，我们便去找这个王重阳，不怕他不拿出来，我们如果得了这一部天下武学的秘籍《九阴真经》，还怕什么，不是打遍天下再也无敌手了么？”

欧阳镛一听便是悠然神往，但他又一想，便知道不对，他说道：“我听说，那个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人，他自家的功夫就很厉害，他如果再得这《九阴真经》，就更是如虎添翼了。你们一去，要他手里的这一部武学奇书，他怎么肯给你？如果他不给你看，你怎么办？”

一边的干手人屠彭连虎道：“他给便罢，如果他不给，我们一齐出手，宰了他就是。”

欧阳镛虽是行事邪恶，但也从来不是说杀人就杀人的，他一听得这彭连虎一出口就是要杀人，心道：这人是个一勇之夫，跟他去找什么《九阴真经》，岂不是太惹麻烦了么？他一动辄就要杀人，如果人家不给，他只是杀，哪里还有一点儿智慧？同他一起做事，不弄成个灰头垢面才怪。想到此处，他就微微一笑道：“我看，你们这想法总是不会成功。”

灵智上人忙问：“有什么不通处，还望欧阳大侠告知。”

欧阳镛道：“我知道这个全真教的王重阳，在中原武林是一个人物，恐怕没有人能比他功夫更高，从前他不曾得到这本《九阴真经》时，他的武功修为已经是远非你我能比的了，如今他又得了这《九阴真经》，他的功夫岂不是会一日千里？他有一本真经在手，你怎么能奈何得了他？你们去一次中原，千里迢迢，如果一上门去，就被人家给杀了，这岂不是太冤了么？”灵智上人虽是出家人，但他的脾气仍是十分火暴，他大声道：“好，如果他不给，我们就不会杀了他，把那一部真经夺到手？”

欧阳镛一叹道：“谈何容易？如果他的真经能到了你手，显见得那真经的好处便是

虚谈了，若他的真经确是天下奇书，你一去，定然会败在他的手下无疑。”

灵智上人也是默然，他明白，欧阳锜所说极是，很有道理。

但一从听得中原有此一部奇书，他就贪心大炽，不把这一部奇书弄到了手里，他怎么会心安？他左思右想，只有把这西域最高高手找到，同欧阳锜一起去中原，或许可能把这一部奇书抢到手。此时听得欧阳锜一说，显是对于这经书不如他们更多贪心，这就不好再说了。他向欧阳锜一揖，说道：“既是欧阳大侠不肯出头，我们就告辞了。”

欧阳锜道：“何苦如此匆忙？你们还是在舍下盘桓几日，再去中原不迟。”

灵智上人道：“既是欧阳大侠不肯去中原，我们再盘桓也是无用，我们事儿急迫，就此告辞。”

两人一揖，就告辞而去。

第九回 冰洞女人

自欧阳锜送走了那灵智上人与彭连虎后，欧阳家便没有什么大事。欧阳锋再也不像过去，甘心做什么西域第一才子了，他一心一意在想着一件事，要做一个武功高强之人。面对一壁书卷，常常是不能卒读，手握着书卷，却痴痴怔怔，好久看不进一个字去。他心中也觉奇怪，自从上次与慕容箏相遇，他曾向哥哥三番五次提出要弃文习武，但哥哥从不答允，也不曾说明为什么不答应他。

欧阳锋很是气闷，每逢想起临安之行，想起他与慕容箏在大漠上的那几天时光，便很是感慨，人生在世，若不能手提长剑，快意恩仇，又焉能称作一个男人丈夫？

慕容箏却不与他兄弟多多攀谈，时常去与丫头刺丫儿老仆老欧做些家务，她自己不急于要走，欧阳兄弟也不提起这一个话头，刺丫儿与老欧都十分喜欢这慕容姑娘，在心

眼里早已把她看作是欧阳家的小夫人，对她十分和气友善。慕容箏在欧阳家也是与这两个下人最为相得。

三五日无话，十日八日也转瞬而逝。这一日，欧阳镛出门未归，家中只有欧阳锋与慕容箏和刺丫儿等四人。欧阳锋闲着无聊，就手持一卷书卷，到另一间茅屋来与慕容箏攀谈。慕容箏如今人已住在欧阳家中，自然不能再像大漠之夜时那样对欧阳锋声色俱厉，她本来生于江南慕容世家，除了武功是从静庵一派，文学辞赋也是好的。在大漠之夜，她曾与欧阳锋戏对诗句，也是随口拈来，毫不费力。此时，还她一个文雅羞涩的女儿家，便更是口若悬河，妙语生花。

若是在早些时，欧阳锋如能遇上这一个女中才子，能与她谈文说诗，自然会惊喜万分，快乐无比。但现在欧阳锋只是一心想弃文从武，他不愿意再谈诗经楚辞、唐诗宋赋，只是天天在想着一刀一剑，想着做叱咤风云的江湖英雄，这慕容箏却和他谈什么月淡风清，讲什么诗韵辞采，他怎么能听得进去？

欧阳锋叩门而入，问座之后，便与慕容箏清谈。慕容箏不是大漠时的落魄女人，就更清丽，更娇美，也没了凶狠狠、恶煞煞的样子，她说话又是江南女儿的吴侬软语，说起来，嚤嚤细细，委委婉婉的十分好听。欧阳锋问道：“姑娘在这茅舍小屋，却也呆得惯么？”慕容箏一笑，说道：“总比在大漠里，又冷又饿，绳索缠身，沙尘迷眼，滋味好了许多罢？”欧阳锋就是一窘，再也说不出话来。

慕容箏见他木木讷讷，就心里暗笑，这欧阳家两个公子在西域都最为有名。欧阳镛武功盖世，人称西域第一高手。这欧阳锋也不寻常，读书万卷，笔惊鬼神，被称作西域第一才子。这两人本不寻常，但在慕容箏眼里看来，两人却都有些好笑，一个欧阳镛，阴沉沉，半天不作一语，像是怀着无限心事。这个欧阳锋，却木木讷讷，不圆通。这兄弟二人，也真有点儿意思了。慕容箏就笑道：“不知大公子出去做什么了，怎么这么久也不见他回来？”欧阳锋道：“大哥时常一人出去，他出去时总也不告诉我，大约是

到哪里会友去了。他的事儿，我从不过问。”慕容箏奇道：“我看你大哥做事也很是神秘，不知他的武功师承于何人何派？”欧阳锋摇头不知。

× × ×

天空瓦蓝，湛湛的没一丝云影，西域大漠多是些荒饥之地，除了石丛就是沙尘，再不就是荒凉无比的小山。小山上长着一些瘠弱的芨芨草，更有些低矮的植株，说也说不出它们的名字来。欧阳镛一人轻身，纵飞而行，直向石丛小山奔去。

须臾，人便奔至山下。他仰头一望，山虽小，迤迤迤迤却极绵长，他长声而啸，啸声在石丛山间回荡不绝。

他再一纵身，身子疾如大鸟，一弹一纵，直奔山上而去。在山顶，有两块巨石，像两个高高的巨人，背抵着背，两人反向而坐，凝神注目这山下大千世界。在两人背脊中间从上至下，罅隙渐大，从这里望下去，黝黝黑黑，深不见底。欧阳镛走至这罅隙中间，一声高叫：“师父，弟子欧阳镛来了！”说罢，人便向下纵身一跳。

也不知身子向下跌落了几丈，便啪的一声落在一块玄冰上。他再站起身来，从左壁摸到一块火石，在地上捡起一支火把，把它点燃，手持火把，向洞内走去。

这里却是神奇世界，两边都是光光的冰壁，垂千年玄冰，有万年石乳，姿态万千，奇模怪样。脚下踏着的是厚厚的冰块，冷气逼人。火把在手里也不愿燃烧，吱吱作响。人走在洞中，如活埋在冰里。欧阳镛走至一块大冰下，向上一揖，说道：“师父，弟子欧阳镛向师父请安！”

只见这块大冰却与旁的冰块不同，这冰足有两丈高，有五丈宽阔，方方正正，就是刀砍斧削也没这般齐整。冰虽然厚，却如一泓澄澄静水，一眼可透。在大石上，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不人鬼不鬼的东西，她的头骨成尖核状，上方还有些人的模样，自眼眶向下，便直直瘦削，如一根楔子。脸形不类人样却也罢了，又形如骷髅，额宽眼深，两颊无肉。她身穿一袭白衣，端端正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她的一头长发都披散在冰上，

时辰一久，全都冻结在冰上，像冰上的雪箭。这人看上去了无生气，像是一个冻僵的僵尸。

欧阳镒见她无声无息，却也见惯不怪，他再高声一叫：“师父，弟子欧阳镒来给您老人家请安！”此时，这僵尸竟然动了，先是眼皮向上一挑，扑簌簌落下冰花，这人眼睛睁开，竟然大多是眼白，只有一星眼仁儿。她睁眼之后，好久不动，过了一会儿，她的长发上竟然升腾起蒸蒸白汽儿来。一会儿，所有的长发都轻轻收拢，直落在她的身上。

这竟然是一头银丝，无一根黑发，且发长过人。

这女人开口道：“你来了？”声音中竟然无嗔无怒无喜无忧。欧阳镒道：“师父，弟子前来看你老人家。”这老人坐在千年玄冰之上，冰是冰，人是人，无冷无热，看着欧阳镒，慢慢说道：“这鬼世界又有了些什么花样？说与我听听。”

欧阳镒双手一揖，对她说道：“白驼山君仍是恶癖不改，还是天天捉摸弄女人古玩，以此为乐，却也伤生不少。”这女人冷冷一笑，笑声如箭，尖厉刺耳，冷冷道：“你也不是白驼山君，你何必管他闲事！”欧阳镒低头应是。

女人看他不语，知他心内有事，就问道：“你还有事瞒我？”

欧阳镒道：“师父，前几日，弟子在大漠上迎我二弟，正巧，看到一个女子，她被白驼山君的下人追杀，是弟子救了她。她如今正在弟子家中，我看她可怜，才让她在家中暂住。此事禀报师父，请师父恩准。”

这话说罢，那女人突地眼睛睁圆，瞪瞪地看欧阳镒，她尖声说道：“欧阳镒，你疯了罢？你是什么人，你自己又不是不清楚，你如此做，岂不是荒唐？”

欧阳镒不敢则声，他低头唯唯。

女人一声轻轻呼唤，唤道：“镒儿，你莫非忘了过去？”一语未竟，她就昂头向天，长发直射如箭，嘶嘶响声不绝，然后头发又轻轻垂落，直埋没了她的一张骷髅似的脸。她十分气愤，声音变得有些哽咽。欧阳镒一听得她如此说话，不由得大是惊慌，他身子

一低，跪了下去，道：“师父大恩，镛儿不敢忘……”

女人垂泪，好久无语。她低声道：“镛儿，你是不是喜欢她？她叫什么名字？她会些什么武功？人长得好看罢？”

这女人声音竟然有些凄凉，有些悲哀。欧阳镛听得她如此一说，不由得大是惊恐，俯身跪在冰上，说道：“弟子与她毫无干系，只是见她与二弟有些情熟，才带她回白驼山庄来的。她是江南慕容氏家人，在江南静庵学艺，她是被白驼山君任一天抢来，当作珍玩的。却不知她怎么逃了出来，碰上了二弟，我看她与二弟在一起甚是相得，我想，也许她会成我欧阳家人。”

女人好久无声，慢慢道：“镛儿，你上来。”

欧阳镛不敢怠慢，纵身一跳，跃上玄冰，坐在这女人眼前。他看着女人，却也眼含深情。女人伸出一只手来，这只手瘦骨嶙峋，哪里有美人柔荑丰润小巧的模样？欧阳镛却像视而不见，他轻轻拿起这只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脸颊上，轻轻说道：“师父，我这一生，不会再喜欢别的女人……”这女人听罢此话，却也声音急促，问道：“镛儿，镛儿，你不悔罢，你和我这一个人骷髅在一起，有什么乐趣？”欧阳镛道：“师父，没有你，我早就死了，又哪里来一个西域大漠第一高手？”

欧阳镛像是一个孩子，把头依偎在女人身上。女人此时无话，只是用一只瘦削的手抓起长长的银丝，一根根都缠绕在欧阳镛的头上。这一根根银丝如春蚕吐丝，紧紧地把欧阳镛的头缠住，他的眼睛脸面都被裹紧。

不知辰光，忘却辰光。千年玄冰之上，一切冷森，独二人心跳火热。

× × ×

欧阳锋正与慕容箏谈得兴起，他忘了他不愿习文，立志学武的事儿，待得慕容箏一讲起江南风光，浩浩淼淼，长江大河，千帆竞发，江南小楼，绿荫如画。江南女儿，明媚娇好。欧阳锋说得兴起，就道：“好，慕容姑娘，待你回江南去时，我也陪你前去走

走。嘉兴小船，柳浪闻莺；岳阳楼阁，听雨说赋。好，真好！”

慕容箏也笑，却笑出酡红颜面来，她拍手叫：“谁要你跟我去江南？我一个人好好的，我不会自己走？要你跟着我，有什么好？”

这时，有人尖声笑：“对，对，要他有什么好？还不如我陪你去，你看如何？”

两人大惊，回头一看，不知何时，桌子上端然坐着一个人，这人坐在桌上，两只小手加额，尖声叫好。原来，这人就是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

门未开，窗不启，这人却从哪里进来？

欧阳锋厉声道：“你平白闯入人家，如此无礼，你出去好了。”小人儿嘻嘻笑，说道：“古人说，以少女中男，夜半对坐，长谈竟夜，不及乱。真真正正人君子也。欧阳公子，你也是西域一号人物，怎么说说话就来了邪劲儿，还要陪人家女孩子去游江南？这可不是你欧阳公子所为了。”

慕容箏与欧阳锋又气又恼，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小人儿越说越乐，他笑道：“古人云，窈窕女子，君子好逑。求之不得，睡也睡不着。我自从见了你慕容姑娘，就视天下美女于无物。你睡在我的珍宝八极箱里，其乐也融融，何必着急逃走？像你这样一个娇娇女子，跑到大漠里，风也吹，太阳也晒，老鹰也叼，好端端的一个美人，变成一堆尸骨，真是大煞风景了！”

慕容箏冷哼一声道：“你想怎么样？”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大笑，身子坐在桌上，开始旋转，像一只陀螺，转个不停，尖笑声也不间断。倏地停住，说道：“欧阳锋，我也知读书士子，没一人不喜爱女色，你愿意亲近美人，你跟我去，我那儿有许多绝色美人，你喜欢谁，就把她带走好了。如果你喜欢好几个，那也不错。只要你把慕容姑娘交给我就是。”

欧阳锋冷冷道：“慕容姑娘愿意做什么，我怎么管得着？但据在下所知，慕容姑娘并不愿意到你的白驼山庄去，她也不愿意住你那珍宝八极箱。”

小人儿尖笑，他乐道：“慕容姑娘，你愿意不愿意跟我走？”慕容箏心内着急，她恨不能出声怒骂这小人儿，但她双目正看到小人儿的双眼，就再也闪避不开。她从这眼光中似乎看到蓊蓊郁郁的树林，林中梵钟清脆，庵内经声不绝。从这眼中看到了师父的慈和目光，千阶台阶，十里相送，师父挥手驻足，江边送船的一瞬。看到了早死的父母和江南悠悠水乡边的慕容府。她心头一热，说道：“你要我做什么，我跟你走！”

欧阳锋此时功夫不高，自然不知这就是摄魂大法，他心内焦急，也十分纳闷：这慕容箏姑娘怎么啦，竟然在三言五语之下，就情愿跟着人家走？她不是最恨这白驼山君任一天么？她不是从白驼山庄刚刚逃生出来么？怎么她又变了主意，愿意跟着这小人走？

小人儿身子平平一跃，像有人用手托着他，慢慢落在地上。怪的是，慕容箏竟也随他身子一转，双眼仍凝视着小人儿，脸上满是笑意，一片深情，口中喃喃道：“我跟你去，我跟你去……”说罢，眼也不眨，一脚高一脚低，目不视物，直直地走出门去。

欧阳锋觉得蹊跷，但也只是干着急，却不知如何是好。他一步抢前，扯住慕容箏的衣袖，叫道：“慕容姑娘，去不得，你去不得！”慕容箏神情恍惚，看也不看欧阳锋，恨道：“放手，你放手，我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你是我什么人，用得着你管我？！”

欧阳锋初时不觉，不知道她受人控制，失魂落魄，以为她是改了主意，一心想去与这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享乐，不由得心中大生感慨，女人多依偎，如要她有什么过人的气节，有什么坚贞的志向，怕也是难。但一看她出门时的样子，一脚高一脚低，就知道她是失了魂魄。欧阳锋虽是见识不多，但也从书本上看到，有这样一种摄魂大法，能摄人心魄，让人失魂，控制人的心志。他大声吼道：“慕容箏，慕容箏，你不是要去江南水乡么，你不是要回你的老家去么？你跟他去做什么？他只是把你放在一只箱子里，闲来把玩就是了。那样你岂不是要大大气闷？”

慕容箏姑娘竟然不悟，她回头看一眼欧阳锋，竟呆呆地道：“欧阳锋，我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大哥，我喜欢你大哥。他的功夫过人，我喜欢他……”

欧阳锋一怔，他不料慕容姑娘会说出此话，正想说话时，就一时呆住了，心里万千思绪，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他心里想道：看这慕容姑娘的模样，确是天人，她一脸肃然，让人不敢亲近，本来以为她就是江南水乡的人，对我与大哥都不苟言笑，谁知道她竟然对大哥一往情深？她既是看中了大哥，就必然会同大哥生死与共，同气相求。但不知大哥是不是看中了她？我真真糊涂了，大哥一向从不与女人过往，这一回竟然破了例，把她带回家中，不怕与这白驼山君有隙。这不是足见大哥的心意了么？

一念至此，欧阳锋大声叫道：“慕容姑娘，你站住了，你站住了！我告诉你，我大哥就会回来，等他回来，你再走也不迟。”

慕容箏却一脸微笑，看着欧阳锋道：“欧阳公子，我得走了，我得走了。你看没看到静庵？你看没看到那葱葱郁郁的树林，你看没看到静庵的那一角粉墙？你听没听到那一阵阵的梵钟在敲？你听没听到师姐师妹的诵经声？”慕容箏一脸执迷，她轻轻俏笑道：“人在佛陀中，要证大道处。云深知时光，但听风绕树。我得走了，我得走了，我得回静庵去了，我得回静庵去了。”

她仍是两眼执迷，仍是一脚高一脚低，跟着那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蹒跚而行。

欧阳锋跟着她，在她身后，一步一行，一步一呼，他情知事儿急，知道如果她入了那白驼山庄，便再也很难有出路，但他无法可想，只能在她身后大呼小叫。

走出屋子，在外面，遇上老仆老欧与丫头刺丫儿，两人一见此景，就也明白，老欧大声叫道：“小人儿，你这臭小子，你怎么把我家的姑娘带走了？你这杀千刀的贼厮鸟！你放下慕容姑娘！”

刺丫儿也大声惊叫：“慕容姑娘，你别跟他走！你别跟他走！”

正吵间，从旁边闪出两人来。这两人手持兵器，一个是双生剑玉雯，另一个是双环祁怒。双环祁怒两手持环，大声道：“小丫头，你再吵，我就宰了你！”双生剑玉雯手里剑直指着欧阳锋，说道：“如果你动，我就杀死你！”

欧阳锋不能再动了，如果他再动，只能死在双生剑玉雯的剑下。

× × ×

此时，在那冰洞里，欧阳锜正与那白发女人在一起缠绵，女人抱着欧阳锜的头，像是抱着一个小小婴儿，她喃喃道：“锜儿，锜儿，你不冷罢？”欧阳锜的声音在冰洞里回响：“我不冷，我和你在一起，我从来不冷。”说话之间，却声音哆嗦，显是心内激动。

女人抱紧了欧阳锜，她轻声道：“锜儿，锜儿，自从我那一日救了你，我就再也不能离开你了。”

欧阳锜与这女人都在想那一日。正是在十二年前，那时的欧阳锜还是一个孩子，他上得山来，看到了这两块巨石的模样很是有些好玩，就一个人爬到了那背抵背的两块巨石上，他一边爬，还一边叫道：“你看，你看，这两个人都有点儿傻，你们干嘛都不动，一个个后背顶着后背，一动也不动？你们是不是很累？”他一边自顾念叨，一边往这两块巨石上爬。待得他爬上巨石，就很是心中快乐，他看到了下面远远处，白驼山庄历历在目，炊烟袅袅，很有一些生气。这白驼山庄在此地看来，全然不同于往日，他心里大乐，就跳着道：“好，好看，真是好看。”他一乐起来，居然忘了他是在大石上，就身子一滑，人一跌，跌下了黑洞。

他一跌入黑洞，顿时吓得大声叫了起来，他心道：完了，我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扔下了我的弟弟怎么办？他一想到此，心里不由得很是心酸，就吓得嚤嚤细细地哭了起来。哭了半天，他觉出身下冰冷，一摸，全都是冰块。他吓得要死，再摸上去，向上爬，一爬也爬不上去，冰块很滑，两边都是光溜溜的冰壁。没有抓处，怎么能爬得上去？

他只好死了心。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想着他的弟弟欧阳锋，心里无限酸楚，他想到：二弟只有十岁，如果我不出去，他饿也饿死了。这可怎么是好？他哭了，哭得很是绝望，一直哭到又累又乏，终于在这块冰上昏昏沉沉入睡了。

他不知道，如果他在这块冰上睡着了，一待他睡熟，他就会再也醒不过来了。但他

纵然是知道，也一定是非睡不可，因为他实在是无法再让他自家清醒着了。

他睡得正香，就听得有人的声音在轻轻呼唤他：“你醒过来，小孩儿，你醒过来！”他昏昏迷迷，也觉得这里更是冰冷，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醒了过来。

他看到了眼前有一个人，由于冰光在闪，他只能看到一个影影绰绰身影，是一个女人，一个头发很长的女人，她低着头，头俯在欧阳锜的身上，轻轻唤他。欧阳锜也是聪明，他不知道这女人是谁，却又知道在她的身上怀里坐着很是舒服，没有在冰上的那种彻骨的寒气。就再也不作声，假做不醒。

女人唤了他几声，就道：“可怜，可怜，这么好一个孩子，竟然跌死在这洞里，真是可惜！”

欧阳锜仍是不作声，他心道：只要你愿意抱着我，我就不出声，看你怎么办？

欧阳锜此时是一个孩子，自然不知道这个女人身怀奇功，也不知道她早已经看出了欧阳锜是在假装死了，她心里暗暗好笑：这孩子如此诡异，真是行事如我了。她此时说道：“如果你死了，我只好把你扔下万丈冰洞，你的尸骨再也不烂，也就算对得住你了。”

欧阳锜却也不怕，因为她此时兀自还抱着他，只要她不扔，他就不想动一动。他坐在冰上太久了，又太冷。坐在这女人的怀里，自是比坐在冰上更舒服。

他看到了这块大冰，女人就是坐在这块大冰上的，这冰很大，又是透明的，很亮，在大冰块的闪光中，他看出了这女人的模样，她很美，但头发已是半黑半白。她的脸很柔和，但很瘦削，她坐在冰上，欧阳锜在冰光的微弱光中，看出她的头发她的脸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像是一个鬼怪精灵。

女人作势要扔。

欧阳锜大声叫道：“别扔，别扔！我没死……”

女人乐道：“我当然知道你没死。你是谁？你怎么到了我的洞子里来了？”

欧阳锜道：“我愿意来么？我是在山上弄柴，不小心掉下洞里的。”

女人默然，她看着欧阳锜，说道：“你叫什么名字？”欧阳锜道：“我叫欧阳锜，我弟弟叫欧阳锋。”女人又问：“你爹叫什么名字？你娘是谁？”

欧阳锜愀然不乐，他轻声道：“我爹我娘早就死了……”

女人的心里大震，她看着这欧阳锜，心头也是一惊，原来这却是一个无依无靠的苦孩儿。她一时也悲从中来，心道：我就是一个苦命的人，谁想得到，这一个孩子也是一个苦人儿？他早早就没了爹娘，一个人在山上做活儿，掉在这冰洞里，要不是遇上了我，岂不就是一个死？

她就对欧阳锜说道：“你掉进了我的冰洞，就算是你与我有缘。我救了你，你就拜我为师如何？”

欧阳锜却是聪明，他问道：“师父，我拜你为师，就再也不用去干活了，是不是？”

女人道：“当然，我要你学功夫，学成了，就去江湖上杀人，杀那些做恶的人。你愿意不愿意？”

欧阳锜心想：看来，这女人做我的师父也没什么不好，我可以从此不干活了啊。而且，我可以在江湖上做一个好汉，杀那些坏人。师父要教我功夫，我一定得学。想到此，欧阳锜就道：“师父，你教我功夫，我学了功夫，去江湖上替你杀坏蛋！”

女人心里一酸，她心里说：你是一个孩子，自然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我的对头是一个好对付的人么？如果他好对付，我也不用自己呆在这冰洞里了，他是天下少有的奇才，他的功夫谁比得上？我都对付不了他，你一个小小孩子，怎么能是他的对手？

但她久在冰洞里呆着，一个人孤独寂寞，此时得了个脆语童声的孩子与她讲话，大是宽心，就心下快乐许多。

她把欧阳锜放在冰上，欧阳锜大声尖叫道：“哎哟！”他身子一跳一跳，脚也不敢在那块冰上驻足，显是惧怕这块奇寒巨冰。

欧阳锜道：“师父，这块冰却怪，怎么这么冷？”

女人一笑，说道：“这是千年玄冰，它比一般的冰块更奇冷。”欧阳镛：“师父，你坐在这块大冰上，你是不是很冷啊？”女人听得他一声问话，自是心头一热，她十年来，坐在这块寒冰上，何尝有人问过她一句冷热？此时一听得欧阳镛说话，顿时心里百感交加。

原来，这女人是西域最有名的罗煞女人，她的本名叫做白面罗煞修罗儿。她与一个大对头一战，受了重伤，才到处躲藏，藏到了这冰洞里的。

女人道：“欧阳镛，你有资质，你愿意不愿意随我学武？”欧阳镛道：“愿意，我愿意。”女人道：“好，你既是愿意，我就教你。现下你就坐在我这块玄冰上，我教你打坐的功夫。”

欧阳镛看看她，却道：“不行，我今天不能跟师父学功夫了，我得回家去，先给我弟弟弄一点儿吃的，然后再来。”

女人恶声道：“我不耐烦你有什么弟弟，你就在这里，如果不是我救了你，你早晚不是一个死？”

欧阳镛心道：她说得也是，我就呆在这里，向她学武功便了，待得她教我一些功夫，我再出去，给弟弟弄吃的就是。一想到此，欧阳镛就道：“好，我听师父的就是。”

就如此，欧阳镛与女人坐在冰上，女人教他一种奇异功夫，这是一种独步天的武功，是一种练气的法门，一手平直向前，手心向天，一手平直向后，手心向地，这法儿是“天地八荒唯我独尊”。欧阳镛却也聪明，一看就知道，一学就明白，居然一练就不差。

女人道：“好，好，如你这般的资质，还愁什么功夫学它不会？我看，你要是练上三年五载，这‘天地八荒唯我独尊’，就一定练得成了。”

欧阳镛大惊，他说道：“还要三年五载的功夫啊，那我不干。”女人大怒，说道：“你做什么不干？”欧阳镛说道：“我得给我弟弟弄吃的，我得养活我的弟弟。”女人一笑：

“你是我的徒弟，是不是？”欧阳镛答应是。女人冷笑：“这不就是了么？你是我的徒

弟，你就得听我的。你弟弟带累了你，他就死去好了，你再不用管他。”

欧阳锜心道：看来，我这师父也不是什么好人，她不让我管我的弟弟，他没有我管，岂不是要饿死？我一定得先回去给他弄一点儿东西吃。不然，他会哭着叫我哥哥。

他思索良久，主意已定，就说道：“师父，我要小解。”女人听得他话，以为是实。就说道：“你可以出洞去，在你进来的地方。”欧阳锜道：“师父，师父，弟子有话，要对师父说.....”

女人声音冰冷：“你有什么话，说！”

欧阳锜道：“弟子一想，在师父的洞里小解，实在是不太.....就是以后多的此事，恐怕师父的洞内气味难闻了。师父的洞如此干净。我不能在这里.....”

女人心思虽密，但也知道这欧阳锜小小年纪，就满心是计，她说道：“好，你说得也是，你就去洞外罢。”

欧阳锜道：“还请师父带我出洞。”

女人道：“我不愿意出洞，你自己出去好了。”

欧阳锜叹了一口气，再也不言语了。

女人问道：“你为什么叹气？”欧阳锜道：“我一见到师父，以为师父是江湖上最有名的人物，我欧阳锜从此就可以在外面扬眉吐气了，谁知道我想错了.....”

女人的声音仍然平平淡淡：“你怎么想错了？”

欧阳锜道：“咳，不说也罢了。”

女人全然不料这小小孩儿就满心智计，她问道：你想什么，师父问你，你一定得说。不然，我就杀死你！”

欧阳锜道：“我想师父一定是本事高超，能飞上飞下这山洞，不然师父怎么会在这山洞里住？我一心向师父学武，也是无奈啊。我学了武功，才能出得这洞。但我一看师父，就知道是我想错了。师父也不能出得这洞，我怎么会出得去洞呢？”

女人的声音中有了怒气：“你怎么知道我出不了这洞？”欧阳锜笑道：“师父一定是出不了这洞的，不然，这块大冰这么凉，师父怎么会愿意天天在这里坐着受苦受罪？看来，师父的武功还是不能让我出去这洞，我不学了，学了武功，也不能出洞去，我学它有什么用？”

女人怒声道：“你怎么知道你学了我的武功，就走不出洞去？”她一把抓起了欧阳锜，把他的身子向下一扔，就把他扔下了大冰块。这一掷丈余，欧阳锜心里叫糟糕，这一下非摔伤不可。但他一落在地，居然没有一点儿伤损，人轻轻落在地上。女人道：“你看我的功夫是不是没有什么用？”

欧阳锜知道此时他不能再出声，如果他说师父的功夫没有用，会激怒师父的。如果师父真的生气，不让他出洞，他岂不是完了么？他就心思一转，大声拍手叫道：“师父，你的功夫真的好厉害啊！”女人久居洞中，自然没有人能出语赞她功夫过人，此时一见得欧阳锜这般会讲话，她也不由得心中一喜，说道：“好，我就带你出洞去看看。”言语之下，就一把拎起了欧阳锜，带他纵了几纵，来到了洞口。

洞口的冰壁很厚，欧阳锜以为她得用什么绳子扯着上去，谁知道她竟不用，身子一纵，人如一块布，就贴在了冰壁上，再一纵，又贴在了这冰壁上，三纵两跳，人便跳到了那两块背抵着背的巨石间了。欧阳锜心想：看来，我要向她学功夫，一定得先学这出洞的功夫，不然我天天在那洞里呆着，岂不是得冻死？正思想间，那女人一跳，就从两块巨石中间跳了出去，到了小山顶上。

欧阳锜看着山下，白驼山庄历历在目，在晚上，灯火也明，点点簇簇，多如繁星。他一想到了弟弟，就更是心急，弟弟会不会哭？他是不是也在想着哥哥？欧阳锜道：“师父，我要回家了……”

他急忙逃走，他怕女人会追他。但他一跑出几步远，就觉出不对了，他的身子虽是向前挣，但人总是不能挣脱，像有人在向后扯着他，他挣得面红耳赤，也全然无用。

女人道：“你想跑，没那么容易！”

欧阳锜大叫道：“我不是想跑，我只是想看一看我弟弟！”

女人道：“你不听我的话，我就杀死你的弟弟！”

欧阳锜大惊，他大声叫道：“师父，我听你的话，你别杀死我的弟弟，你别杀死我的弟弟！”

女人道：“好，你要是听我的，我就不杀死他，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一定要杀死他，我要把他的骨头也挫碎，把他扔在山洞里的冰层底下……”

欧阳锜道：“你要我干什么？”

女人道：“你每天晚上在你弟弟睡着时，来我山洞里练功夫，你若是一天不来，我就杀死你的弟弟。”

欧阳锜道：“我来，我来……”

× × ×

女人抱着欧阳锜，她的声音轻轻，问道：“锜儿，你和我在一起，十几年了，是不是？”

欧阳锜道：“师父，十一年了，足足有十一年零二十三天了。”

女人道：“锜儿，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了，我现在不会杀死你的弟弟，你不用怕我了，再说，你的功夫已经练成了……”

欧阳锜道：“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可是……我最近怕不得不离开你一阵子了……”

女人惊叫道：“锜儿，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欧阳锜道：“我刚才听得灵智上人跟彭连虎说，在中原，新出了一部武林秘籍，这一本书叫做《九阴真经》，说这一本经书确是博大精深。我想去把它找回来，也许它能有治师父的病的良方也不一定。”

女人沉吟道：“《九阴真经》，我怎么没听说过？”

欧阳镛道：“我也是刚刚听说，我得去中原一次，找到了它，我就回来。”

女人依偎在欧阳镛的身上，她轻轻呢喃：“镛儿，镛儿，我的病很难治好了，你去与不去，也没什么打紧。你还是在这里，陪陪我，好不好？”

欧阳镛道：“师父，你的病一定会好，你的病一定能治好。如果我治好了你的病，我和你一起去找那个仇人，报仇雪恨。”

女人的眼里闪光，她轻轻道：“我.....我还能报得了仇么，我还报得了我的仇么？”

欧阳镛道：“能，一定能。”

两人紧紧抱着，如今再也不是欧阳镛的身子在哆嗦了，而是这白发女人的身子在哆嗦，她轻轻哆嗦着，说道：“镛儿，我怕，我怕，我这怪模怪样，一出洞去，人家会笑我.....”

欧阳镛道：“你别怕，师父，如果谁敢笑你一下，我就杀死他！”

第十回 兄弟情深

欧阳锋知道他没有办法把这个慕容箏姑娘救出来，他得待他哥哥欧阳镛回来，才可能救得出这个慕容箏姑娘。但他却十分执意，非要跟着那白驼山君，到那白驼山庄去不可。但一边的双生剑玉雯、双环祁怒却不让过他，他们双剑在手双环在握，都怒目而视，看着欧阳锋，大声道：“你要是跟来，你就是一死！”

欧阳锋本来很有心智，他也是一时情急，才如此做事的，此时一见得双生剑玉雯的双剑都逼在了老欧与刺丫儿头上，说笑道：“好，好，我不追就是。”

双环祁怒道：“欧阳镛来，好！”

这人说话就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欧阳锜回来了，去找白驼山庄算账，他们不怕，正好，他只是说一句：“欧阳锜来，好。”

欧阳锋忍住气，他眼睁睁看着小人儿带着慕容箏姑娘走出了院子，直向白驼山庄跑去，却也没有一点儿办法。

双环祁怒与双生剑玉雯看到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与慕容箏走出院子，去得远了，才狂笑而去。

欧阳锋心里气得不行，他恨恨忖道：如果哥哥不在，我与他们没有法儿争斗，他们都不与你讲什么道理，只是抢人，杀人。看来，我不学功夫，怎也无法与他们抵敌。他看着老欧与刺丫儿，无奈地说道：“你们俩人还是找一找大哥，找到了他，告诉他慕容箏姑娘又被白驼山庄的人抢了去，就说我去找她了。”

刺丫儿与老欧情知这二少爷比大少爷更是性子倔强，不劝他，自忙着去找大少爷欧阳锜。

× × ×

欧阳锋心想：你把慕容箏姑娘抢去，抢到了哪里，我得看一看。他就跟到了白驼山庄。远远看着双环祁怒、双生剑玉雯慢慢走着，一直走到了庄门前，向庄丁们一声招呼，庄丁们放下吊桥，让他们进去。欧阳锋远远看，知道白驼山庄防守严密，但他心道：你个白驼山庄有什么了不起，我大内皇宫御厨也去过了，那里比你白驼山庄岂不是更凶险许多？待一会儿，待得天黑了，就进去看上一看，我听得人家说，这个白驼山君任一天是一个呆子，他天天把他弄来的美女古玩都玩弄一阵，然后藏才能好好睡觉。我今天看一看，你小小的矮子玩的是什么鬼把戏。

主意拿定，他坐在一边静等着天黑。他坐在那里也不清闲，一会儿想着哥哥欧阳锜如果在时，今天的事儿会如何。他想哥哥一定会与他们大打出手，哥哥是西域的第一高手，哥哥只要一出手，他们必然不敌。但哥哥与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从未交手，也不

知道哥哥与他动手，会不会很轻易就打败了他？他一会儿又想，不知道此时慕容箏姑娘在白驼山庄里会怎么样，她是一个好气斗狠的姑娘，虽然她很聪明，但她太愿意生气了，如果她一清醒过来，对着那个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破口大骂，说不定她会招至杀身之祸……就这样一会儿想哥哥，一会儿想那个慕容箏姑娘，他胡思乱想了好久，才倏然惊觉。天已经大黑了。哥哥还是没找来，看来老欧与刺丫儿也是没有找到哥哥。欧阳锋决定，一个人去找白驼山庄里的小人儿的屋子，他要去看一看慕容箏姑娘在哪一间屋子里。

天已经大黑，看不见庄子里的人影。欧阳锋看看，庄门前的几个庄丁正在趴着赌钱，几个人都趴地上，一个个看骰子。这当然正是时机，如果欧阳锋功夫过人，只是一闪身，就可以从庄门进去。但他不敢，生怕被庄丁们看得出来，一旦惊觉，叫嚷起来，他再怎么进得庄去？他只好找到一堵墙，在这里爬上去。欧阳锋爬上了墙，又看了看，墙下漆黑，看不到什么，他就纵身一跳，跳到了墙内。他身子虽是健壮，但不会轻身功夫，自然不会轻轻点地。一跳下去，就咚地一声跌在地上。幸好这里很是僻静，没有人来，他跌在地上，恨地骂自己：欧阳锋，欧阳锋，你真真是个笨蛋，人家都有一身功夫，可你竟然如此笨，怎么能救得了人？但他自是大胆，皇宫里的御厨房也敢进，何况这一个小的小白驼山庄？他慢慢摸着墙角，走到暗处，看白驼山庄的人来来往往。

白驼山庄的人都很忙碌，人来人往，忙忙碌碌。

欧阳锋到了一间大大的屋子前，他看到了屋子里的灯光很亮，就停在这里，弄破了窗纸，向里面偷偷瞧。

正是在这间屋子里，坐着那个小人白驼山君任一天。这小人儿坐在一张大大的椅子上，这张椅子足足可以坐下像他这样的小人儿十个。他坐在椅子上也不老实，一会儿一跳，一会儿一转。跳时人如一只小小陀螺，飞向棚顶，又倏忽一落，落在了椅子上，又睁大了眼睛，瞪眼看着眼前。他忽然一转，又像一只陀螺似的转个不停，身子和人影都

看也看不见。又突地停住了，瞪着眼前的人。他眼前是四个人，这四个人欧阳锋都认得，他们是在大漠时想追杀他和慕容箏姑娘的那大漠四杰。那个大漠神鹰于去风站在小人儿的身前，垂手而立，像是正在恭听小人儿对他的教诲。双生剑玉雯却站在小人儿的身边，脸上带笑，她那样子对小人儿甚是巴结。旁边站着弯刀马赫、双环祁怒，两人都是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小人儿乐道：“你们都是笨蛋，是不是啊？”

四人都不言语，他们看着小人儿，不敢出声。好久，才有双生剑玉雯说道：“师父，我们的功夫不抵那个毒蛇杖欧阳镒。他是大漠第一高手，我们的功夫不如他。”

小人儿尖声而笑，他笑罢，便昂头问道：“你们说，他是大漠第一高手，我是什么？”

四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小人儿乐了，他的笑声阴阴恻恻：“我告诉你们，我才是西域第一高手，你们不相信，我可以让你们看一看！”

小人儿的身子突地一纵飞向了半空中，他的身子在空中停了一停，又变了三式，再落下来，直落在椅子上。他的坐姿未变，人也不动，没有一点儿声喘。

先是双生剑玉雯大声叫道：“师父好功夫！”然后是大漠神鹰于去风、弯刀马赫一齐叫好。

原来，这小人儿生性怪僻，动辄就以徒弟过失为由，痛加责骂。这四人做他的徒弟，却也实在不易。好在有一个得宠的三徒儿双生剑玉雯，这女孩儿生得好，面红齿白，又有伶牙俐齿，能哄得他气消，渐渐多了些乐子。所以他才由那些抢得来的女人中，把这一个玉雯做自己的弟子。这也是倍加爱惜她的缘故。四人中，大漠神鹰于去风已经在大漠成了一个名人，除了在师父面前，在一切人面前，都无畏无惧，只是师父一训，但只低头罢了。弯刀马赫是一个浑人，他不在意师父的训斥，训就训，训过了就算过去，谁还记得它？但双环祁怒却一声不吭，他从不吱声。奇的是，如果是大师兄、三师妹，还

有弯刀马赫，受了小人儿的训斥，就得应声说是。心里服与不服，都得唯唯称是。但只有这一个双环祁怒，却不吱声。小人儿从小就打得他一身是血，几欲死去，但他终是不语。从此，小人儿再也不逼他必得出声应话。

小人儿冷冷笑道：“我这手功夫，不能制得了那个欧阳锜？”

双生剑玉雯大声道：“师父神功盖世，欧阳锜当然不是师父的对手了。但我们四个与他对手，也是不敌。看来，只有师父亲自出马，才能杀了他。”

小人儿沉吟道：“去风，你说，那个毒蛇杖欧阳锜的武功究竟是何家招数？”

大漠神鹰于去风武功过人，见识亦过人，他沉吟道：“依徒弟看，这人的功夫极邪，我看像是邪派的阴毒武功。在我们西域，从来没有这一种功夫。我上一次已经派人去查过了，昆仑派不曾有过他这个人，雪山派也不曾有过他这个人。也问过中原大侠厉文生，他说这功夫原先是有过一人，但这人早已经死了，这种武功早已经失传。”

小人儿神色一肃，他问道：“厉大侠说什么？！”

大漠神鹰于去风道：“他说，有一个女人，想必师父也记得，她的名字叫做白面罗煞修罗儿。厉大侠说，师父一定会记得这人的。”

小人儿的脸色大是惊恐，他轻轻道：“不错，不错，我是记得这人的，我是记得这人的，可这人死了十几年了，中原武林、西域大漠都没有此人的踪迹。”

大漠神鹰于去风道：“这徒弟就知道了。只是厉大侠要徒弟告诉师父，凡事小心在意。”

小人儿乐了，念叨着：“凡事小心在意？凡事小心在意？”他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却是甚不自然。

四人不笑，他们看着师父，静待师父吩咐。

小人儿道：“好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都去歇息去好了。”他一声令下，四人都唯唯而退。

×

×

×

欧阳锋心里却喜，他想到：如这四人在场，我还无法办事，但如这四人走了，我也许会有时机把这个慕容姑娘找到，我一找到慕容姑娘，就把她带走就是了。如果哥哥回来，再问问哥哥有什么办法，如果哥哥不回来，我就把她藏起来便了。

却见到了小人儿很小心地把他的屋子的门关好，然后就去看他的箱子。他先是从他的箱子里拿出一只只小小的盒子，这些盒子大小，什么样子的都有。欧阳锋想到了洪七告诉他的，在皇宫内院，那些食盒子不能随便吃，有的是毒，有的是补。那些饕餮花纹盒子里的东西不能吃。此时，他看到了那些怪模怪样的盒子，心里纳闷道：莫非他把这个慕容姑娘放到了这些盒子里了？但一想又哑然失笑：慕容姑娘再是娇小，这些小小的盒子也放不下她。但见得这小人儿把所有的盒子放下，都打开，然后把它们一个个都精心摆好。一边摆一边念叨道：“你看看，这一盒是天王塔，是唐代柳宗元亲自写碑的那个塔。是天下少有的珍宝呢。还有这个是二龙戏珠。你看，珠子是夜明珠，很亮，这龙是小金丝编的。你看好看不好看？”

欧阳锋以为他是对人讲话，但一看，屋子内却无别人，只有他自己，他在自言自语，向他自己讲话。欧阳锋心内暗暗好笑，心道：这人是在练习对谁说话？他如此认真，一定是他对那人很是忌惮，不肯在那人面前失礼，才这样喋喋不休地自言自语的。

就见到这小人儿又把他的东西都摆好，一件件，都让它放光闪亮，都让它们能看得明白，然后就慢慢说道：“这样，她一定会满意了。”说罢，竟然如释重负。他在桌子上坐了一回，再去一边，从床下拖出一只大大的箱子来。他拖这一只箱子到了眼前，把它放在小小凳上，然后再轻轻打开，说道：“姑娘，你出来罢？”

真的从箱子里出来了一个女人，这人竟然是那个刚刚从欧阳锋的家里抢回来的慕容箏姑娘。慕容姑娘的脸带怒色，看着这小人儿任一天，她恨不能立时活活吞吃了他。但无论她如何面红耳赤，她怎样恨之入骨，也无法动弹，她的身上几道大穴被小人儿任

一天点中，一时竟动弹不得。

小人儿任一天也面带微笑，他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自从上一次看到你，我的心里就忘不了你。我也曾收藏过几回女人，但她们没有一个能像你，使我心里十分快意。”

他自顾自说，但慕容箏恨他，脸上显是不屑，哼了一声，不愿理他。

小人儿并不在意，他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你是天下最美的女人，从前我听得人说，有女如云，美其侧兮。这就是说，有美人在你身边，你会美得要命。对不对？”

慕容箏见他如此出语，就闭上了眼睛，再也不理他。但小人儿也不恼不怒，一笑置之。他仍然摇头晃脑，说道：“古人说，女人美，看人腿。这都是妄谈了。我可以告诉你，如要看美人美不美，你得看美人的身前身后，你看！”

他一出手，便将女人抱在桌上，这是一张小小的桌子，桌子比他也高不许多，慕容箏坐在桌上，也不能动，只是呆呆看他胡为。小人儿念叨道：“灯下看美人，不如月下看美人，月下看美人，不如珠宝玉器下看美人，这其中妙处，有谁说得清楚？”

一言未罢，他竟然手一扬，把那蜡烛打熄，烛光随手而灭。欧阳锋在外看着，觉得眼前一亮，竟然满目皆是光辉，都是熠熠光芒，珠光宝气，缭绕不绝。在光芒中，一个慕容箏变得成为光芒四射的美人，她坐在一张桌子土，桌子却也轻轻旋转，直转得欧阳锋眼花缭乱。

小人儿的声音很响：“慕容姑娘，人家说，美人之美，在于宝玉，你信不信？”

慕容箏被他点了穴道，却不知是不是也点了哑穴，就一声也不吱，只是听那小人儿在一人自话。小人儿一边看边拍手，赞叹，更是感慨，摇头，晃脑，还直叫嚷。他大声道：“慕容姑娘，慕容姑娘，你是我看到的天下最美的美人了，有美如此，我任一天也不枉此生……”

话说着，人也唏嘘，像是极受感动。

欧阳锋在外，真是大大不解，他心道：自古男人喜欢美人，这任一天也不例外，但他喜欢美人却与别人不同，别人喜欢美人，却是喜欢淫乐，喜欢占有美女，可他喜欢女人，却把女人成玩物，在细细把玩。

小人儿任一天笑着，把玩着慕容笋的手臂，他乐道：“古人道，美如细玉，白如羊脂，我兀自不信，今日见了，我信矣。”他看着慕容笋的手臂，叹道：“美哉，美之臂！”

欧阳锋看着，却知他是像古人一样，发一英雄之叹。说的是在上古春秋战国之时，燕太子丹恭请刺客荆轲入燕，想请他出手去刺秦王嬴政。但荆轲不愿答应。太子丹就百般呵护荆轲，酒桌宴上，美人献酒，荆轲叹了一句：“美哉，美之手！”他这一叹也是醉话，说的是美啊，真是好美的美人手。谁知道太子却奉献他一只玉盘，玉盘内巧巧的就是那美人的手。太子丹残忍却已是够残忍的了，但他也是向荆轲一语，只要你能去代我刺秦王，你要什么我会给你什么。这也是志士为主人效力的一说。欧阳锋一见他此说，就知道他是在引荆柯刺秦王的典故。欧阳锋在外一笑：这小人儿却是一个呆子，他怎么会知道太子丹与荆轲只是交易？荆轲要的是千古的名声，而太子丹要的是秦王的首级，两人才一个毫不顾惜女人的手，另一个毫不顾惜女人的命。这小人儿如今至少是不要用慕容笋的手臂去换什么东西，也不是要慕容笋的头去换什么好处，这譬喻大是不当。

小人儿在把玩着慕容笋的手臂，他完全沉浸入这手臂中去了，像是看一件好好玩物，看一只珠宝玉器，看得着迷，看得忘了他自己。好久，他才出语道：“美人其姝兮，让我着迷。”

一时之下，竟然又得意忘形，摇头晃脑。

小人儿乐道：“慕容姑娘，你看，我有这些珠宝，可以送你一些。你要什么，你尽可以开口。”

他疾点了慕容笋一下，可能是他点开了慕容笋的哑穴，慕容笋突然大声尖叫了一声，叫得小人儿也吓了一跳。他嘟哝道：“你是一个美人，美人不能如此叫唤，美人应

是小口慢开，轻轻吐声，莺声燕语，婉转动人。你这么大声叫着，殊非正道。”慕容箏说不出话来，人家说你是一个美人，而且说你美得让人羡慕，你怎么好对他骂，怎么好对他发火？

小人儿道：“慕容姑娘，你愿意要我的东西，我就给你。有了你，我当视这些珠宝如粪土。你说，你是要这天王塔，还是要这二龙戏珠？如果你要这天王塔，我就给你天王塔。如果你要这二龙戏珠，我就给你这二龙戏珠。你看行不行？”

慕容箏道：“我不要，我不要你的东西。”

小人儿睁大了眼睛，他百惑不解：“你为什么不要我的东西？你嫌这些东西不好？”

慕容箏自然不屑与他讲话，她转过头去，不再理他。

小人儿道：“我看到过你生气，看到过你哭，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笑。你笑的样子什么模样？我猜不出，我猜不出，人家古时的幽王宠褒姒，为了她一笑，竟然不怕动用八百里狼烟，让诸侯忙来忙去，以此为乐。我可是拿什么来让你乐上一乐，我看一看，美人一笑，是不是千娇百媚啊？”

慕容箏道：“要我笑也容易，你死了，我自然会笑了。”小人儿乐道：“好，好，只要你会笑，我就愿意。可是……”他呆呆地看慕容箏，说道：“不好，不好，我要真的死了，你再笑我也看不到了，那美人一笑，是不是千娇百媚，谁知道呢？不行，不行。”

慕容箏再也不语，她的脸色微红，她也知道，与这一个疯疯癫癫的小人儿争执，多半也说不明白，只也再不开口，让他自言自语就是了，省得夹缠不清。

小人儿道：“慕容姑娘，古诗说得好，‘岂无膏沐，谁适为容？’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见慕容箏不讲话，他就一叹，说道：“慕容姑娘，你总是不讲话，让我好生气闷。我告诉你罢，这就是说，不是没有那些妆饰的东西，是打扮起来给谁看呢？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不知道？”

慕容箏不理他，自然也无法知道她是不是知道。小人儿看着慕容箏，又说道：“古

人都说，张敞画眉，为他的妻子，从此天下人都知道了有一个张敞。张敞算什么？他只不过是会给他的老婆画画眉毛就是了，你看看我，我专给美人梳妆，有一身本事，谁又知道了我？”

慕容箏看他，这一番轻薄话语竟然被他讲得轻轻松松，认认真真，绝无一点儿笑谈之意。

但见得他手里拿起了一只小小的黑漆匣子，他把这一只小小匣子托在左手，右手却拿着一把梳子，他对慕容箏说道：“慕容姑娘，你让我给你好好梳妆一下，好不好！”

慕容箏大声叫道：“不好，不好！”

不等慕容箏叫声止歇，他一出手，就把慕容箏的哑穴又点中了。他轻声道：“慕容姑娘，天下美女，在梳妆时，都是静静默默，秀目含情，看如一泓秋水，专待情人相亲；眉似一行远山，却等亲人来渡。你不说话，却好。”

慕容箏想要说话，却是再也不能了。

欧阳锋再看，却见这小人儿的身子突地飞纵起来，人如小小织梭，一穿一行，在慕容箏身前身后飞绕。慕容箏的一头乌发顿时如飞，给他打成了一片飞瀑，一会儿都飞矢如箭，一会儿却又散挽如云。一会儿到了前面，把一张俏丽脸儿完全遮住，再一会儿，就又如丽日浮云，突然现出。小人儿的小小梳子飞梭似地穿行，把慕容箏的一头乌发梳得齐齐整整。

又见小人儿的手里叭地一声，那梳子便飞入了一个小小箱子里，他的手再一扬，手里的匣子竟然打开，从匣子里拿出几件首饰，握在小小的左手，手里满满的，都是首饰，有只簪子，有一些珠钻，都在他的手里握好，一时又在慕容箏的身前身后飞旋，叭叭把这些首饰都插在慕容箏的头上。

再看这慕容箏，如今已是一个满头珠饰，俏丽无比的美女了。欧阳锋在外面看得目瞪口呆，这个美女如此漂亮，她还是那个曾对他怒目以对的慕容箏么？她仍然是那个在

大漠上总是对他恶狠狠的慕容箏么？

小人儿也是十分得意，他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你看一看，你看看我的功夫如何？”

他得意地大笑，他把一面面镜子都弄到了慕容箏眼前。

慕容箏不得不看镜子中的自己。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竟然也是呆住了：这人就是我么，那个清清秀秀的女孩儿没了，有一个丰肌玉润的女人正在镜里看她，她就是慕容箏么？这人反是很像她的娘，她的娘早就死了，如今她看到了镜里的自己，就想起了她早死的娘，就泪水扑簌簌地落了下来。

小人儿和欧阳锋都未能揣透她的心思，不知道她为什么落泪。欧阳锋心道：她大概是受了这多的委屈，才一时气愤，落了泪水的。小人儿对她百般污辱，她怎么会不生气？

照一般说，欧阳锋想得却是不错，女孩子家饰妆，本来就是闺阁秘事儿，从来也不曾让一个男人看过，更何况是让男人抚弄自己，弄来弄去的，岂不更是羞辱？但此时他不知道慕容箏是想起了她的亲人，才如此伤心落泪的，全不同他这般心思。

小人儿见到慕容箏哭了，也大是惊慌，他忙说道：“慕容姑娘，你有什么心事，你向我说好了，我一定让你快乐，好不好？”

慕容箏却不语，她只是默默垂泪。

小人儿也自认他是大丈夫，大丈夫自然看不得女人的眼泪，更何况是美人珠泪垂？美人垂泪，自是倍加可怜。他慢慢道：“慕容姑娘，你看，我的珍宝八极箱已经坏了，被人偷走了我的箱里的珠子，我只好让你先在我的床上睡。”

慕容箏看着他，眼里有一种哀求，她不愿意睡在这小小的人儿的床上，她不愿意。

小人儿却不管她，他说道：“你在这里睡，省得我还得天天看你。你在这里，我可以总看到你，岂不是比你在箱子里更好？”

慕容箏说不出话来，就更是垂泪。他看慕容箏哭，就道：“你别哭了，好不好？你

再哭，会把我的心也哭得碎了……”说话之间，言语竟有些哽咽。

欧阳锋知他是一个痴子，一个专收集女人与古玩的痴子，此时见他把慕容箏放在床上，欲行轻薄，就再也忍不住了。他心道：如果此时是哥哥在场，他怎么会让那小人儿对慕容姑娘如此轻薄？他一定会挺身而出，会用他的那一支毒杖让小人儿立毙杖下！一念至此，欧阳锋就大喝一声，冲进门去。

小人儿正在弄被子，小心地为慕容姑娘理衾，他无限温柔，手脚轻轻，一边放被子，一边在笑，说道：“慕容姑娘，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害怕什么？如果你害怕，你千万叫我一声，好不好？”慕容箏也不讲话，只是坐在那里。正在这时，欧阳锋冲了进去，他一冲进了门，就直奔床前去，慕容箏看到了欧阳锋，她的眼里又是感激又是吃惊，她知道，欧阳锋不曾对她不屑一顾，特地前来救她。但她又是害怕，知道欧阳锋远非是小人儿任一天的对手，他在任一天手下，连一个回合也走不过去，就得死于非命。他来此，不光救不了她，还得搭上自己一条命。

小人儿没有回头，但他已经知道了来人是谁。他轻轻放被子，仍然在口中轻轻喃喃：“慕容姑娘，你看，有一个臭男人要来救你，英雄救美人，是不是？如果来的人不是英雄，只是一个自不量力的臭小子，你说怎么办？”

慕容箏自然说不出来。

小人儿就一叹道：“依我看，我得杀死他！我一定得杀死他！”小人儿跳了起来，对欧阳锋道：“小子，你来做什么？”

欧阳锋道：“放了慕容姑娘！”

小人儿一乐，他学着欧阳锋的口气，吞吞吐吐地道：“放了慕容姑娘……”

他学欧阳锋竟然能学得维妙维肖，全然是一个桀骜不驯的欧阳锋。欧阳锋一怔，竟不知说什么才好。

慕容箏看着欧阳锋，眼光里有一种担忧，她心道：你这个傻书生，读书都读傻了，

像你这样一个人，根本就不是他白驼山君任一天的对手，你来救我，岂不是白白送死？！

小人儿任一天看看欧阳锋，再看看慕容箏，突然道：“你说，这小子就是你的小白脸儿男人不成？”

慕容箏虽是不能出声，但也一下子羞得颜面通红。小人儿一声声道：“是了，是了。我从来就不明白，这些美人为什么都一个个不安心。她们在我的箱子里呆得好好的，怎么都总是想出来？她们一个个都呆不住，是不是都在想你这样的小白脸儿男人？我看是，我得杀了你，我一定得杀死你！”

他像是对他自己讲话，自言自语。

欧阳锋道：“任一天，你是白驼山庄山君，你强抢人家女子，岂不是做下了大大恶事？”

小人儿道：“你怎么知道是我强抢了她，你问一问她好了，问她是不是我强抢了她？”

欧阳锋走上去，他想为慕容箏解开穴道，但他不会解，拍了几下，一点儿也不得要领。

小人儿大笑道：“你这欧阳家的人，竟然能这么笨？我看你还是死了得了，省得我看了你心烦！”

他对慕容箏姑娘道：“慕容姑娘，你看我，我杀死了他，你就会再也没有什么心思了，是不是？”他一语未竟，人就跳下了地，三窜两蹦，直蹦到了欧阳锋的面前。他一手抓来，欧阳锋明明看到他的手到了眼前，向一边一躲，居然也没躲过，让他一把抓在咽喉上。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道：“慕容箏，你愿意要他死还是要他活？你说！”

慕容箏说不出话来，但她看到了欧阳锋被小人儿掐住了咽喉，眼睛暴突，看看欲死，就很是着急。小人儿当然看得知她的神色，他越是看得明白，就越是气恨，心道：看来你慕容箏真的当这欧阳锋是你的情人了么？我今天就活活掐死他，看你今后还怎么想

他？

他越发用力，欧阳锋起初还些气息，但后来，便再也喘不上气来，他昏死了过去。

这时，就听得有人冷冷一声：“放开他，不然你就死了……”

小人儿一惊，他没回头，他知道后面的来人是一个武功极高的人，那人的兵器直逼着他的后背，让他不能回头。如果他回头，他就是一死！

小人儿一声冷哼，问道：“欧阳锜？”

× × ×

果然是那个毒蛇杖欧阳锜，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原来，老欧与刺丫儿两人一与欧阳锋分手，便急忙去找欧阳锜。他们先是在白驼山庄找，后来便分了手，刺丫儿在庄子里找，老欧在山下找。一直找到了天黑，也没有找到大少爷。老欧正在灰心丧气时，突然看到了一个黑影从山上飞奔而来，他试着叫了一声：“大少爷，大少爷！”就见出那人顿一顿，就又向他飞奔而来。到了眼前，果然是大少爷欧阳锜。老欧忙告诉大少爷此事。欧阳锜一听，大吃一惊，他一声道：“我去山庄看看！”一语刚落，人便如飞而去。

他到了山庄，正是小人儿要掐死欧阳锋的时候。欧阳锜是武学大家，一看便知道局势不妙，他心内着急，但吐气开声，却是不慌不忙，说出了这一句话。站在小人儿的身后，他知道，如果他不动，小人儿也不敢动，就不会掐死欧阳锋。

但小人儿却知道欧阳锜是在他的身后，他不动，可是手仍然在掐着欧阳锋，他决不会放松欧阳锋。

小人儿道：“欧阳锜你来得正好，你正好赶上给你的弟弟收尸！”

欧阳锜道：“任一天，你要杀我二弟，我要你白驼山庄烧成一片瓦砾，片甲不留！”

小人儿冷笑：“是么？”

他掐着欧阳锋，转身过来，对着毒蛇杖欧阳锜，恨恨道：“我今天要你们兄弟死在一处！”

他疾点欧阳锋的肩井、商阳大穴，让他垂倒在地，然后对欧阳锜道：“好，你与我就来一场死战！”

小人儿一声长啸，顿时门户大开，欧阳锜看到，院子里站得满满的都是人，大漠四杰站在前面，后面都是白驼山庄的打手。

欧阳锜苦笑，心道：任一天，你今天要杀死我与二弟，我与你拼了就是。

他挥起毒蛇杖，直冲向任一天，他决心与白驼山君任一天拼个你死我活！

第十一回 白面罗煞

白驼山君任一天嘿嘿冷笑，他看着欧阳锜，慢慢说道：“欧阳锜，我看你时，如骨鲠在喉，我在这白驼山庄过活，你偏偏在我身边，还自狂自傲，称什么西域大漠第一高手？你是第一高手，我白驼山君任一天算什么？我得杀死你，只要杀死你，我就是西域大漠的第一高手了，是不是？”

欧阳锜瞅他，如看着一个怪物，他慢慢道：“任一天，我与你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惹我？”小人儿放肆一笑，他乐得尖声刺耳，乐罢又道：“欧阳锜，我要宰你，你不惹我，我也要宰了你，何况我弄来一个天下绝色，你竟然敢染指，你这不是疯了么？”

欧阳锜道：你把天下美女掠来，只是把她们放在箱子里，做你的私物，岂不是疯子一般？”

任一天道：“欧阳锜，我行事如何，也不用你来教我！今天你来白驼山庄，必是一死！”

小人儿一声长啸，这啸一止，就听得外面一阵声吼，门砰然大开，在门外站着白驼

山庄的人马，站在门外的是大漠四杰、站在院子里的是那些白驼山庄的打手，他们一个个都手持兵刃，冷冷凝视着欧阳兄弟。

大漠神鹰于去风道：“都给我听着，如果走了欧阳镛，拿头是问！”众人一声虎吼，像一声炸雷。双生剑玉雯也叫道：“欧阳镛，你一条毒杖，累也累死在这白驼山庄！”弯刀马赫更是威风，他厉声一吼：“欧阳镛，你死定，不用我师父出手，你就得死在大漠四杰手里！”

欧阳镛冷笑，他看看小人儿，只见小人儿得意洋洋，看着慕容箏诡笑，他笑得很狂，笑得很得意：“慕容姑娘，我不光是要你，我还要他们欧阳兄弟，我要他们的死尸！我把你装在我的珍宝八极箱子里，我把他们的死尸装入棺材，送入坟墓。你说好不好？”

他说得得意，竟然大声狂笑起来。

欧阳镛看看欧阳锋，他的心里一沉，他知道，如果他一人在这白驼山庄，要打便打，要走便走，有什么了不起？如今有二弟欧阳锋，还有一个慕容姑娘，他就大感棘手。他怕如果一动起手来，万一照应不到，欧阳锋与慕容箏就苦了，刀剑无情，若是他们有个三长两短，他再怎么办？

一念至此，他对小人儿任一天道：“山君，你放了我二弟和慕容姑娘，我与你大战一场，如何？”

小人儿却摇头，他嘻嘻而笑，一跃坐在桌子上，摇头晃脑地道：“欧阳镛，我为什么要放了他们？你知道不知道古人有一句古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你捉了虎，很费劲儿，可你放虎，却不费劲。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欧阳镛却不是一个读书人，他就不愿与这小人儿任一天咬文嚼字，他慢慢问道：“任一天，你不愿意？”

小人儿道：“我不愿意。”

×

×

×

小人儿平时总是嬉笑，但御下却是极严，他此时一语甫出，便有三人从外面一齐冲进来，一人持刀，一人用鞭，另一人却是用斧，三人一齐声吼，他们看着欧阳锜，话也不说，只是斧、鞭、刀齐出！

斧是山西的罗家斧法，披风刀法生出的一种斧功，却又多了推、挡、夺、压四路斧法。斧劈如风，出便知有极大威力。这刀却不是山西的阎家刀法，也不是矮子的地趟刀法，只是刀刀缓慢，一刀比一刀慢。欧阳锜知道这刀是厉害，就不敢怠慢，身子向后一躲。但那条鞭可快，古语说得是：鞭长莫及。但可不是说的他这条鞭子，他的这条鞭子长是长，但一出就能及欧阳锜的面门，叭叭声脆，直抽在他的眼前。欧阳锜一闪身，鞭子抽在了桌子上，生生把刚才小人儿摆放慕容箏的桌子抽成了两片。这鞭法一出，让欧阳锜暗暗心惊，他心道：我原以为只有这小人儿与大漠四杰是硬手，谁知道又有这三个人？看来这三人的武功比起大漠四杰来，也只是差上那么一点儿。不知他这白驼山庄究竟有多少好手？我欧阳锜能不能杀得出去？一念之下，手就缓了一缓。鞭复再出，叭叭如长蛇，蜿蜒如蛟龙，直奔欧阳锜的面门。更有那一柄刀，突地变得快了，一刀递出，变为九刀，刀刀咬肉，刀刀切骨。这一把斧头也不慢，直直向下砍削。欧阳锜未出两招，就已经生生受了人家的三十招还多。

欧阳锜冷冷哂笑道：“凭你这三个鼠辈，竟敢欺我？！”他还了一杖，这一杖出得无比巧妙，一杖出去。直冲向那使斧人的手少阴心经脉的少海、青灵、通里三道大穴。那人一见这招厉害，忙回头自救。欧阳锜的杖尖却更转弯，巧巧去点那用刀人的前胸。这人一刀出老，前胸的六大要穴都在欧阳锜的杖下，他如何不忙？他忙回刀一划，便使他自家出的招数不救自解。他想若欧阳锜对他出招，一杖击中他的六大要穴，他还焉有命在？但他一回头，刀一出手，才知欧阳锜的这招是一招虚式，欧阳锜一出此招，只是迫他自救。但得他回手，欧阳锜就是一杖，杖尖弯弯似蛇，直奔那用鞭的人而去，叭的一声大响，那条鞭便打在地上，把地打起一阵烟尘，这使鞭之人的手正被毒蛇杖点中。

使鞭之人神色一变，他一退而出，脸色苍白。他知道，毒蛇杖欧阳锜的蛇杖凶狠，多半是因他的杖尖有毒，而且这毒厉害无比。如今他被欧阳锜点中，手臂必然不保。他低头看时，他的一只右手已然变了颜色，已经渐渐发黑，肿胀发亮，显是中毒极深。他想把他的手臂切去，但眼见得那毒向上伸延，一瞬间便至肩头。

这人大声道：“山君，他的蛇杖有……有毒……”他一挣起身，想用他的鞭去击打欧阳锜，但一挺身，身子向上直蹿两蹿，一蹶倒地，再也不起。

另外两人都尽皆骇然，他们相互一望，心生惧意，便手下都是一缓。欧阳锜要的正是一迟疑，他厉声一吼，一条毒杖披头砸下，直砸两人的头顶！

正是千钧一发！

却见出大漠四杰果然不凡，他们四人一齐声吼，一双铁掌出手，一柄弯刀也出鞘了，更有长剑短剑一齐刺出，双环也一齐砸向欧阳锜。

那两人趁此时，才能得以脱逸，向后一撤，双双罢手。

欧阳锜大声道：“任一天，你枉为白驼山君，与人相争，弄一群废物起哄，算得什么本事？来来，你与我到院中去，战上它百十回合！”小人儿任一天嘿嘿冷笑：“好，我就与你一战，看你这西域大漠第一高手究竟有什么本事？”

× × ×

任一天一声令下，众人都退去院外，任一天又令双生剑玉雯与另一弟子用桌子将慕容箏抬出，也将欧阳锋拽出院外。任一天狞笑道：“我若胜了欧阳锜，你是一死。我若败了，你也是一死。”众人便都站在院内，偌大一片庭院，站满上百号人，中间却让出一块空地，火把齐举，亮如白昼。

任一天尖声而笑，他施施然站立院中，两只小手叉在胸前，静等毒蛇杖欧阳锜出招。欧阳锜站在任一天对面，心内不无紧张，他知道此一战不但关乎自家声名，更关系着二弟欧阳锋与慕容姑娘的生命，实在是非同小可。

任一天尖声道：“人家都说你一条蛇杖出神入化，有鬼神不测之机。但依我看来，你那两招却也平常。刚才你与雪山三老交手，只是伤了长鞭秦独，你再伤我试试？”

欧阳锜正要出杖，就听得一声声怪叫，屋门砰的一声大震，两扇门板飞裂，有人从屋内蹦跳而出，这人披头散发，右手空着，左手却倒提着一条长鞭。他几个踊跃，就跳到了欧阳锜面前，嘶吼道：“欧阳锜，拿解药来！”欧阳锜自是冷笑，却不答话。这人左手提起鞭子，用力就打。欧阳锜一闪身，鞭子抽空，飞绕回去，巧巧地缠在那人脖颈之上。那人面红耳赤，缠得那人气也无法喘，那人眼睛瞪圆，双目通红，却又印堂发黑，一声轻轻哼叫，倒地而死。

众人远远见了，自是又惊又怕，好久无人声张。有人心里想：原来他一个西域大漠第一高手的名头，都在这一条毒杖上。这毒确是狠毒无比，长鞭秦独的功力不凡，只是被欧阳锜毒杖点中手臂，须臾便死。我还是离他那条毒杖远些才好。

小人儿任一天却突然哈哈大笑，他向欧阳锜一指，说道：“欧阳锜，你以为你一条蛇杖，就能毒倒我白驼山庄不成？想我白驼山庄山君，也曾牧蛇游遍中原，若不是遇上那东海桃花岛主黄药师，定叫你也尝尝我的蛇阵的厉害。就凭你一条小小蛇杖，能奈我何？！”

说罢，任一天长声嘶啸，人如飞隼，直扑欧阳锜。两人便是一场好杀。

欧阳锜一条蛇杖，出手迅疾，招数精妙，杖尖点戳，似描似画。小人儿任天身子灵巧，纵飞腾挪，其势难测。

他两人一去一来，往往复复，无一点儿声音，姿势却极是美妙。

欧阳锋此时虽身上被点中三道大穴，但他双眼仍在注目两人之斗，他看两人战得正酣，蓦地一悟：哥哥与这小人儿任一天用的都是阴柔功夫，只是巧妙招数，但无至刚至猛的大力，如两人中一人有极强内力，出招勇猛绝伦，又何须有这么多的奇招妙式？只须得三招两式，便胜负立判了。

虽是欧阳锋看得明白，但场上两人却是不知，斗得热闹处，你来我往，出招极快，看也看不清，更难分辨高下。斗了五六十个回合，两人倏地一分，仍是欧阳锜蛇杖在手，小人儿任一天施施然叉手胸前。

众人此时才看得明白，原来两人一场恶战，却也不能分出高下。欧阳锜右手持杖，向前平平一举，道：“任一天你放了我二弟与慕容姑娘，咱们来日再战。”

小人儿一乐，嘻嘻而笑：“欧阳锜，你枉称西域大漠第一高手，今日我要你死在这里。”他一挥手，双生剑玉雯与弯刀马赫一齐上前，施礼道：“师父，有何吩咐？”小人儿一乐，指着欧阳锋道：“把他带来，让他兄弟亲近亲近。”

双生剑玉雯用长剑逼着欧阳锋的头，短剑抵着他的腰，弯刀马赫一柄弯刀放在欧阳锋的肚腹之上，两人拖拽着欧阳锋来到院子正中。小人儿狂笑：“欧阳锜，放下蛇杖，自行了断，我便放了欧阳锋与慕容姑娘，让他们情人欢聚，也让你欧阳家不断香火。”

欧阳锜手持蛇杖，气得浑身发抖，不知如何是好。小人儿道：“我念叨三遍你的名字，你就自己打死自己好了。你用蛇杖也好，你自己一掌拍在天灵盖上也行，我念三遍，你还不死，欧阳锋就是一个死人了。”

欧阳锜凝立不动。

小人儿任一天小手一指道：“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你该死不该死？”

欧阳锜圆睁双眼，紧咬下唇，恨不能一杖击杀了这小人儿。小人儿却洋洋不睬，昂头向天，大声道：“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你该死不该死？”欧阳锜仍是不答，但他两手突然哆嗦起来，蛇杖交于左手，右手缓缓举起，欲向额头一击。他此时心中迷惘：我死是不死？欧阳家只是我兄弟二人，要存我欧阳家香火，更是须得二弟活着。没了二弟，哪里还有我欧阳家的后人？我死了，欧阳家有后，也死得不枉。可师父救我，师门大仇未报，我怎么能死，我死了，岂不是对不起师父么？一时犹豫踌躇，不知所措。

小人儿却不容他细细思想，在一边大声道：“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你该死……”

恰在这一句话话音未落时，就有一人冷冷说道：“他该死不该死，自有我来说他，你算个什么东西，竟然能决他生死？！”

× × ×

这声音很轻，但却清清楚楚地响在院内所有人的耳边。众人都不由得心头一震：好深的功力！再抬头观瞧，院内之人依旧，竟不知从何传来此声。

欧阳镛脸色突变，面现惊喜，左手杖交右手，低声喃喃，竟然不知所云。小人儿心头一惊，因这一声问讯却是一声炸雷响在他的耳鼓。他扬声一问：“谁？站出来！”

这人声音十分苍老，也很是缓慢，像是犹豫不决，不知是不是该听着小人儿任一天的话，好久才道：“你要我站出来，却是不能。因为我人老了不良于行。且又身有残疾，站出来怕让你大大失望。”

小人儿未曾出语，双生剑玉雯就一声娇叱：“滚出来！”那老人一叹：“你手持双剑，好一个俏丽女子，可惜总是心生杀机，今日你要两颊刺剑，受一番严惩！”话虽极是严峻，但声音仍是有气无力。

小人儿小手一招，众声立止。任一天没了嬉笑神色，肃然道：“前辈，请出来说话。”以小人儿任一天这等深湛功力，也居然听不出这老人身藏何处，他心中惊悚，变得客气起来。

老人一叹：“任一天，你看不上我的这个徒儿，也有你的道理。你有一身毒功，毒杖奈何你不得，你又有七十二式巧妆针法，自以为足可以傲睨天下。但你不该逼人太甚。”

小人儿昂然道：“你要如何？”

这声音说道：“放他们走！”小人儿犹豫踌躇良久才道：“好，欧阳镛，你自去好了。”欧阳镛说道：“我要带走二弟与慕容姑娘。”小人儿摇头：“不行不行，你那个欧阳锋我不稀罕，可慕容姑娘是我的珍宝。你怎么能带她走？”

听得那老人一声浩叹，说道：“镛儿，你只管自己好了，又何必牵扯他人？”欧阳镛一愣，低声道：“师父说的是。”他回身走去，来到欧阳锋与慕容筝身边，随手为欧阳锋解了穴，轻声说道：“二弟，我们走。”他不敢抬头，不去看慕容筝。

欧阳锋道：“慕容姑娘，你同我们一起走。”慕容筝眼里闪光，看着欧阳锋，心内是何滋味，谁又说得清？

欧阳镛扯起欧阳锋，向外就走。但欧阳锋偏偏顿住，回头道：“慕容姑娘，你要不走，我又怎么能走开？”欧阳镛一时无法，同欧阳锋站在一处，不能走出这院子。

就听得那老人在声声冷笑：“不错，不错。镛儿，你说得不错，他真是一个性情中人。既是如此，你让他呆在这里好了，终不成这小孩儿会待他礼如上宾？镛儿，走！”

欧阳镛此时却没平日的英雄豪气，他迟迟疑疑，欲行欲止，一时难定。他低头道：“师父，就让慕容姑娘与二弟一齐走，有何不可？”

半晌沉默，无人答话，显是老人十分为难。小人儿任一天突觉不妙，他大声叫：“欧阳镛，你休要逼我！”欧阳镛看看他，却不作声，只是等那老人令下。

那老人像是决心已定，她慢慢道：“我已有十余年不同世人谋面，小孩儿，你莫逼我。”

任一天叫道：“你如果要慕容姑娘走，我与你死也要一拼！”

院内，百余人手持兵刃，都围定欧阳兄弟等四人，直待山君一声令下，便是一场浴血厮杀。这时，那老人叹道：“我懒得动手，只好向你这小孩儿讨一个人情。你知道我是谁？”

小人儿白驼山任一天冷笑：“你是中原大侠厉文生不是？你是全真教教主王重阳不是？你是闻名天下的丐帮一怪苏叫化子不是？你如果是这三位，我自是怕你。你要不是，你得怕我。”

老人道：“十余年不出，天下大乱了。什么鸡鸭鱼狗都横行霸道了，人心不古，人

心不古啊。”言下之意，甚是感慨。稍停，老人又道：“小孩儿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叫白面罗煞。”

无声无息，更无一人敢动。

老人道：“任一天，你放了那女孩儿，我饶你一命。”

小人儿任一天突地像是着了迷，他在慕容笋的身前身后走来走去，抓耳挠腮，心神不定。他边走边念叨：“我不行，我不行。你拿去天王塔好了，你拿去二龙戏珠好了。你愿意拿什么就拿什么，可你拿慕容姑娘.....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不行.....”他似痴似迷，来回奔走。但见他猛然立定，两只小手紧握成拳，向着空中厉声嘶吼：“你是白面罗煞，你是王重阳，你是苏叫化子，你是谁又有什么了不起？我搜遍天下，跑遍苏杭，却也只找得到一个慕容姑娘。人人说，天下皆美女，美人哪里有这么容易找到？你出来，我与你拼个死活！”

老人一声轻轻窃笑：“世上情人，独君最深。小孩儿，我就见见你。”

× × ×

砰然一声，院墙坍塌，从墙坍处走来一个鬼也似的幽灵。她身后无影，脚下无声，人来无气，直走到欧阳锜兄弟二人面前。这人没有脸面，额前额后都披散着长长的银发。银发如丝衣，披垂若帘，谁能见得出她生得什么模样？她伸出一只素手，手却只有指骨，若见层皮，手指尖尖，直指欧阳锋：“好，好，不愧是锜儿的兄弟。”她再回首，咯咯尖笑两声，看着慕容笋，说道：“小丫头，你叫什么名字？”慕容笋心道：奇怪，我已被人家点了哑穴，却怎么能回你问话？但这女人仍是追问不舍，说道：“莫非你看不起我？你怎么不说话？”慕容笋心内着急，她听得这老人直唤欧阳锜为锜儿，就知她一定是欧阳锜的长辈，后又听得欧阳锜唤她师父，一时大为吃惊：她既是欧阳锜的师父，本事定是极大。待得这女人问话，慕容笋也想好好答她，但无奈哑穴被点，话也难吐，就十分着急，不免形诸神色。

女人笑道：“你已经浑身无碍，为什么不说话，为什么不站起来？”慕容箏半信半疑，一试果然不爽。

众人眼看着这女人一身本事，一身鬼气，却又不动声色，不曾出得手来，却能让慕容箏穴道解开，若非绝顶高手，岂能如此？当下都是惊惧不已。

小人儿任一天也是为难，他身为白驼山庄主人，总不能临阵退缩，惹下人耻笑，就大着胆子一声喝问：“白面罗煞，你想怎么样？”

但见这银发女人长发飘垂，在院内缓缓而行，遂长声而吟道：“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诒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院内诸人皆是一勇之夫，谁又知道她此时正在心内翻腾去日陈情，想往日绮丽？独有欧阳锋心内一动：她诵念这一首唐诗，说的是心中事，讲的是自家情。在这刀枪剑戟之中，视千军万马于无物，抽鞭断水，横槊向江，大有英雄文人，马上勇士之概。欧阳锋一时领悟，做文人，也得做虬髯客，也得做李靖，决不能做一介文弱书生，空受人家凌辱。像哥哥的师父这样，俊逸出世，不染尘俗，才是文武奇才。当下欧阳锋对哥哥的师父好生羡慕。

女人在众人中走，身前身后，刀丛剑阵，却都阻不得她。她长声一啸，说道：“十余年来，静心闲坐，今日方才出手。”叭叭出掌，击向众人，所行之处，刀折剑坠，似入无人之境。小人儿任一天一见她纵横而行，便大声呼叫，大漠四杰就獠身而上，一齐向女人围攻。

欧阳镛见白驼山庄人一齐攻向师父，不由得又气又急，毒杖一横，便欲出手。只听女人一声冷哼：“镛儿，你不看着我出手，怕师父栽在这一群鼠辈手里么？”言讫，掌翻如飞，人如鬼影，所到之处，便见血光。

小人儿任一天怒吼：“白面罗煞，住手！”

女人渐渐立定，声音也是懒懒：“小孩儿，你有何话要说？”小人儿任一天声音嘶

哑：“白面罗煞，你说得不错，我有七十二式巧妆针法，我与你一较生死。”

银发女人寂然不动，小人儿却颇有些烦躁，他小手突地变势，左手高抬，依于耳边，手指变成拈花姿势，似乎欲用中指拇指拈拿什物。右手却低低从腰间平出，食指与拇指反扣，像是要用天下绝技弹指神通功夫。他凝神屏气，只待银发女人出招，他再出势，后发制人。

银发女人缓缓行步，手不抬发不飘，衣袂飘举，无风自动。她在小人儿任一天身边转了三匝，倏地立定，双手一抬，伸出瘦骨嶙峋的手指，直抓向小人儿头骨。小人儿一声尖笑，就飞身跃起，身子轻飘，却在这银发女人身边绕来绕去，众人看不明白，只见他小手一点一啄，十指变化甚多，指指点向银发女人胸前脑后大穴。如若被他柔柔小指点中，也是非同小可。银发女人行步快了些，但也长发拖弋，不露她本来面目。她手指一抬，只是用尖尖指尖去划小人儿的大脉，手指一横削，便生出一阵大力，发出啵啵嘶嘶的声响。这一指甚是厉害，就是划在刀枪兵刃上，也足已毁却，何况是人的血肉之躯？小人儿任一天的手中有兵器，却是左手梳子，右手一根金簪，这两样兵器，不知什么时候到了他的手上。他左手大披大夺，右手点戳突刺，攻势也颇凌厉。两人战过十个回合，不分胜负。小人儿任一天心中就是一喜：威名传遍天下的白面罗煞修罗儿的武功也不过如此罢。

银发女人十招无功，心生烦躁，难道白面罗煞真的老了，连这一个小小孩儿也拾掇不下？她怪声长啸，突地变招，施出她在冰洞内十年苦修的奇功“天罗指”来。

小人儿任一天心道不好，自是觉出眼前的白面罗煞像是一块寒冰，冷冷嗖嗖，寒气逼人。她轻轻出指，指尖啵啵有声，寒气直指小人儿任一天，让他立时浑身冰冷。他的七十二式巧妆针法本是细巧功夫，得闪转腾挪，纵飞随意才施展得开。如今，他浑身冰冷，就无法全力施为。

大漠神鹰于去风、双环祁怒两人在一边看去不妙，情知小人儿已落下风，转眼间便

当惨败，两人一起吼叫，双掌、双环从一边直劈向银发女人。欧阳锜一直在旁静观，一见二人出手，就一横毒杖，也欲上前。银发女人轻轻一叹：“锜儿，这三个狗男人，我就对付不了么？”欧阳锜便不出手，只是毒杖在手，静观局势。

银发女人长发飘飘，两手飞动如舞，转眼间已过两人，一手轻拍大漠神鹰于去风的肩头，又一只手抓住了双环祁怒的银环。双环祁怒一见她出手抓环，就心头一喜，他心道：活该你倒霉，我这一双环儿是一双血肉之掌随便抓得？正想手里一紧，将银环内的夺命机关施出，却蓦地觉出，一阵阵奇寒从银环传来，冻得他当场掷环，手也僵了，几乎连带一条手臂也冻得不能再动。他一掷环，便知不好，身子向后一纵，想飞出战团，哪想到一只银环正冲向他自家胸口而来，砰地一声，打在胸口上，立时气闷过去，人事不省。可惜平时这双环祁怒最是阴毒，最会算计别人，此时大漠四杰中却是他受伤最重。一边，稍慢一些的双生剑玉雯、弯刀马赫都呆住了，无法出手，只是向着银发女人虚晃几招，却不敢向前。

小人儿任一天的心里扑扑跳，他情知如果不是大漠神鹰于去风与双环祁怒一齐出手，倒地的不是别人，却是他白驼山君任一天了，他恨恨地吼：“白面罗煞，你想怎么样？”

银发女人道：我要你们放了这女孩子，你却不愿，如今你死在这里，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小人儿轻声道：“你要什么都行，你何必要这个女人？你是一个女人，你要她有什么用？”

白面罗煞道：“我要她何用？只不过她是锜儿的二弟的女人，你放了他，自是不错。”

小人儿咬紧牙关，却是不作一声。

× × ×

白驼山庄在西域是一大帮派，白驼山庄山君是一个纵横天下的人物，这一次却被白

面罗煞修罗儿一搅，弄得大败，自然是心有不甘。他嘶声而叫：“白面罗煞，今日我与你一斗，纵是一死，也就罢了。”

但白面罗煞却不与他动手了，她轻轻走到了慕容箏面前，看着火把下的慕容姑娘，轻轻一声叹道：“真是天姿国色，我见犹怜。镛儿，难怪你兄弟肯如此出力救她。”她盯着慕容箏，凝然伫立。

慕容箏见她不语，似乎在寻思什么事儿，便轻轻道：“老前辈，你的头发为什么都白了？……”

白面罗煞一怔，她虽是满头白发，但自家从来也不曾想这一头银发，久居山洞内，欧阳镛也不曾说她的这一头银发。如今被慕容箏一提，便轻轻一笑，说道：“你要是心有忧愁，头发怎么能不白？但愿这欧阳二公子待你好，你没有烦恼，头发就也不会变白。”她一手抓起慕容箏，扯着她向前行走，一边走一边朗吟：“岁月多寂寞，白头催人老。不知昨日情，今日犹未了？……”诗清凄苍凉，有无限心酸。

× × ×

欧阳镛与欧阳锋都随她而行，小人儿虽是心里老大不愿，但也知无法拦得她住，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一行四人走开，看着她带着欧阳镛兄弟二人，从那撞开的墙洞里走出去，再也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他们人已去得远了，突地听到了双生剑玉雯大声尖叫，声似鬼嘶：“我的脸，我的脸……”

四人无话，急急而行，直走到了白驼山下。银发女人却也不问他们，就一句话道：“好，我们就在这里歇歇罢？”她先是坐下来，坐在一块大石上，欧阳镛欧阳锋都在一边静立，只有这慕容箏也缓缓坐下，坐在她的对面。

月光很淡，几近于无，在乌云下面，有一丝丝的月影。四人坐在这里，一时声寂。

银发女人道：“慕容姑娘，你是江南的人，你师从何门？”

慕容箏一揖道：“承前辈问，小女子师从江南静庵。”

银发女人道：“江南静庵，却也不曾听说过。”言下之意，甚是轻视。

慕容箏心里便不高兴，心道：我一说是江南静庵的弟子，你就老大不在意，我早早晚晚要你看一看，江南静庵弟子的功夫过人，再让你看不起我？心中虽是如此思想，但脸上带笑，说道：“老前辈知道，江南静庵的功夫在江湖上并不出奇，所以前辈就没听过，这也极是平常。”

银发女人见她出言谦虚，就是一怔，她心道：怪不得镛儿兄弟二人肯出手救她，原来她这般会讲话。女孩子家本来生得美貌，再如此善解人意，谁人不怜？她轻轻道：“不错，你实在不错。”

这一句话说得没头没脑，让欧阳锋与慕容箏都不知她是什么意思，但欧阳镛心里却是一喜，他知道，师父很少赞人，她说一句慕容箏不错，真的就是对她有了好感。他忙说道：“我师父很少称赞别人.....”

慕容箏却不分辩，只是莞尔一笑，慢慢起身，向银发女人一揖，说道：“多谢老前辈了。”行礼之时，甚是谦恭。

欧阳锋在三人中，最是知道这慕容姑娘的性子，他就心道：看来，人也能变了性子，看这慕容姑娘在大漠上，对我声色俱厉，恨不能生生吞吃了我才肯罢休。如今当着哥哥与哥哥的师父，又是这般善解人意，百种温柔。也许她真的对哥哥很有一点儿意思，所以才对我那么凶凶狠狠，不假辞色，对哥哥这样娇娇媚媚，十分温柔的。一念至此，他就一笑，不作一语。

银发女人道：“镛儿，我看，你们也回不得那白驼山庄去了，你是不是去把你的家人安排安排，让他们都走避一下。然后再来找我？”

欧阳镛对师父一礼道：“师父，我得找到老欧与刺丫儿，让他们走避一下。只是我二弟与慕容姑娘.....”

白面罗煞道：“我带他们去山洞，你去去便来好了。”说罢，她也不问这欧阳锋二人，起身便行。欧阳锜对欧阳锋道：“二弟，你带慕容姑娘，同我师父走，我去去便来。”说罢，如飞而去。

× × ×

欧阳锋同慕容箏对望一眼，两人都是无奈，但又不能违哥哥之命，就一同跟在白面罗煞的身后向山上走。

三人曲折逶迤，径向山头而去，过石丛，经巨石，下山洞，已是来到了洞内。两人站在洞口，也未见白面罗煞是如何跳下去的，但只见她人影一闪，便飞下了那黑黑黝黝的山洞。两人很是畏惧，看看洞口，知道下面一定很深，一跳下去，闹得不好，还不是一个腿脚跌折？但白面罗煞已跳了下去，他怎能不跳？慕容箏道：“二公子，我……”她面带犹疑，显是害怕。欧阳锋心里也不踏实，但他是一男子，就不能示弱，对慕容箏道：“我先跳，你若再跳，我在下面接你。”

慕容箏道：“你接我，你笨手笨脚的，怎么能接得住我？”她一想到她跳下去，被笨手笨脚的欧阳锋一接，居然会把他也带倒，两人跌在一处，顿时就面色绯红。欧阳锋在月下，看得一怔，心道：这慕容姑娘好生奇怪，她是怕入洞口，但怎么一脸羞色，怕女孩儿家都是如此，对男人话，都是未语就先害羞的，也说不定。他对慕容箏说道：“既是如此，你先跳好了。”慕容箏也摇头不允。

欧阳锋心里着急，他怕哥哥的师父会等得不耐烦，就道：“好，你不愿意，我先跳下去好了。”一言罢，纵身一跳，人轻叫一声，就没了影儿。

慕容箏又悔了主意，大叫道：“不行，不行，我得先跳，你下去了，我一个人在上面，我怕！”

但她叫时欧阳锋已经跳了下去，她连叫几声，也无人应了。她看看四周，山黑黑黝黝，无一点儿声息，只有眼前一个黑黑的洞口，看上去又狰狞可怕，他无法儿可想，

只得一闭眼，向下一跳。

但听呼呼风生，人落下去，如一落千丈之感，心忽地一下提了起来。不知有多少时辰，她觉得身子被人一推，便摔在地上。地面不知是什物，很滑，很有一点儿光亮。她身子一滑，竟能滑出好远。

直到她碰在一块冰壁上，才止得住了，她睁开紧闭的双眼，看着眼前，竟一点儿也看不到什物，听得欧阳锋在叫：“慕容姑娘，你下来了罢？你摔了没有？”

言语之间，总是关切，她不由得心头一热，这欧阳锋是个好人。

她未及应声，就有人摸着了她的身子，直摸向她的前胸，她哎哟一声尖叫，吓了欧阳锋一跳，急忙缩手，惊问道：“慕容姑娘，你怎么了？”

慕容箏想想也是好笑，就不由得吃吃笑了起来：“我没事儿，走好了。”

两人便看，一入洞口，不惯这光亮，时候长了，便也能借这微光视物，他们看出，在这冰壁一边，有一条长长冰道，人可走过，就慢慢摸索，直走过去。走了许久，才看到了一块大大的冰块，这块冰块很大，透明，直有丈许高，那白面罗煞就静静地坐在上面。

第十二回 中原寻经

欧阳锋与慕容箏在这冰洞里待不多久，便身上奇寒，两人在下面哆嗦不已，看看实在受不住了，就四周寻找，想找一处地方，哪怕是有一块小小的土地也好。能在上面稍一站足，不至于这冰气透心。但寻来寻去，到处都是亮晶晶的冰壁、冰块，却哪里寻得一块土地？两人又冷又饿，冷得大劲儿了，就觉得出肚子也是添乱，竟咕咕地叫了起来。

欧阳锋看看慕容箏，慕容箏也看看欧阳锋，两人无奈，都去对白面罗煞修罗儿讲话。

欧阳锋说话时，自是不如慕容箏有些底气，他没有一丝武功，又是一个男人，自比女人更不能耐这冰冷。

他哆哆嗦嗦道：“老前辈，有没有地方让我们去暖一暖？”说时竟吞吞吐吐，几个字吐出，结结巴巴，不成话语。

慕容箏在一边也是着忙，觉得这冷气正在一点点透胸而入，待得冷气入胸，人岂不就是一个死？她也好言以对，向白面罗煞一揖，说道：“前辈功力非凡，自是能在这冰洞内安然无恙，可我与欧阳公子眼见得要冻僵了，望老前辈成全。”

白面罗煞修罗儿一叹：“冰凉大世界，人心本当然。若非知时事，冷热安能全？”

她一诵念此句，欧阳锋便是心里一怔，他心道：看来，哥哥的师父是告诉我，人在这冷冷热热中都得过活。若非迫不得已，她大约也不愿意受这冰冻之苦。如果能知得人本来不能占得天下事儿全，在苦楚之时居安思危，这冷冻之苦也就熬得住了。

欧阳锋一思得此处，就心里豁然开朗，心道：我在这苦苦冰洞，就如是在炎炎夏日，如此思想，自会是甘之如饴。他至此便悟得一个武学上的深奥道理——能忍人所不能，便能得人所不得，方才能成为一代大家。

但慕容箏却不如欧阳锋聪明，她心道：这老女人又疯又痴，自是能在这冰洞里居住，我要在这里待久了，冻也冻死了，她就大叫道：“冻死我了，冻死我了！”

谁知那银发女人对慕容箏却不甚理会，她一跃而下，抓起欧阳锋，反身跃上冰块。欧阳锋一到了这冰块之上，顿时浑身寒栗，颤抖不止。

他大惊道：“前辈，这冰块儿也是一块冰，冰洞内四处的冰怎么没有恁地奇寒？”

白面罗煞冷冷一笑：“这是一块千年玄冰，平常冰雪，哪有它这般奇寒？”

欧阳锋直哆嗦，他身无奇功，自然没有充沛内力来抵御这寒冷，当下忍受不住。

慕容箏在下看得欧阳锋十分难受，心中大是惊奇，心想：我也是在这冰洞里，他也是在这冰洞中，怎地他就如此受不了？莫不是这块透明晶莹的大冰有什么稀奇古怪之

处？她伸手触摸，这冰块冰气彻骨，倒让她心下骇然。

欧阳锋实在受不住，他想马上跳上去，白面罗煞突然问道：“我听得镛儿说，你不愿读书，总想纵横江湖，快意恩仇，可你得知道，习武总是受苦，比如这一块玄冰，虽是彻骨奇寒，却是习武人的宝贝。你若能在这玄冰上待得两个时辰，便是你能忍苦习武。”

欧阳锋见说，便强忍奇寒，在白面罗煞的身边坐下。他曾洗过热水，知道热时的滋味。但何尝体味过这奇寒彻骨，弄得心也不跳的苦楚？他一坐定，一股寒气便自尾闾穴透入，入大椎，走脊骨，进脑中，沉五腑，弄得他几成冰人。他情知自家无能，不能让一股暖气游走内庭，用一股内力护住他的心脉，弄不好就是一死。但他心性倔强，心内暗下决心，拼着一死，也要在这块冰上坐它两个时辰。

慕容笋触手便退，心知这玄冰厉害，她一见欧阳锋竟能在玄冰上凝坐不动，心内大是焦急，就叫道：“你傻了，这是玄冰，你一点功夫也没有，别说两个时辰，就是半个时辰，你也就冻成了僵尸！”她话语声极大，在洞内嗡嗡响个不绝，但欧阳锋闭目凝神，不去理她。

一个时辰，难捱难耐；两个时辰，要人性命。欧阳锋面色由青变白，再由白变青，双唇失血，没了一丁点儿血色。寒气已浸透他全身，身心已不知寒，独有寒气在咽喉，在上腭，直顶向天灵。

他已失去知觉，心头却尚存一点儿快意：谁说我习不得武，平常人坐在这玄冰之上，怎能坐它两个时辰？我欧阳锋能，别人不能，独我能做。

他一时昏厥，再无知觉。

待得他醒来，洞内已大是异常，火把插在冰壁之上，吱吱响着，却也烧得不易。眼前冰下，站着哥哥欧阳镛与慕容笋姑娘两人四目，正凝神定睛，望着自己。

欧阳锋不知为何，他的胸中有一股热气，四肢百骸，舒服无比。他的后背，有一股

时时透入来的灼热，让他心里懒懒洋洋，连话儿也不愿意说。这时，欧阳锜说道：“二弟，多亏师父。”慕容箏也眼儿瞪圆，却一句话也没说。这时，白面罗煞沉声道：“锜儿，我看他志气极高，骨骼清奇，如他习武，将来成就，并不在你之下。”欧阳锋一听此话，恰如醍醐灌顶，心内大是得意，他又冰雪聪明，忙转身而起，向白面罗煞一跪，大声道：“欧阳锋愿意习武，望师父成全！”

欧阳锋不知江湖渊藪，以为只要自己情愿，哥哥的师父就是师父，这有什么打紧？他亦不知白面罗煞修罗儿为何十余年间不出冰洞，也不知哥哥所学毒杖功夫都是阴毒狠邪的邪派功夫。

白面罗煞一笑，说道：“锜儿，要不要我收你二弟为徒？”

欧阳锋看着哥哥，心内暗喜，哥哥的师父不曾峻拒，就是甚为中意自己，问哥哥主意，哥哥一向知自己心思，怎会不答应此事？谁知欧阳锜一听得师父此话，顿时大惊，跪倒在冰上，大声道：“师父，我欧阳家一脉香火，全靠二弟承祧，弟子随师父去报师门深仇大恨，就让二弟自去，别入我们门派才是。乞师父恩准！”

欧阳锋心下好大不明白，既是他师门有深仇大恨，择机而动，寻到仇敌，杀死他就是了。又何必一谈起此事，就神色俱变呢？我要是向他师父习武，却又碍着欧阳家香烟甚事？难道入她师门，就像是入了古庙清庵，终身不能娶妻生子不成？

慕容箏见他们议起此事，觉得插言不便，遂不作一声。

欧阳锋等哥哥说话，但欧阳锜只是凝望师父，不理欧阳锋。欧阳锋心想：凭你一身奇功，做得西域大漠第一高手，一条毒杖在手，天下去得。可我却是奇惨，大漠之上，受一女人侮弄，白驼山庄，让人家弄成木偶。人生一世处处受人掣制，又何谈做人？你愿要你师父教我，这也罢了，我不会找别人习武？但心下极是悲伤，也明明知道，连自家哥哥的师父都不能教自己，再寻他人，谈何容易？

x

x

x

欧阳锋已是无奈，便讪讪地下了玄冰，同慕容箏去站在一起。他既知不能向白面罗煞习武，便不愿再在那玄冰上久呆。他想到刚才自己跳上玄冰时，慕容箏向自己大声吼叫，那神情颇是关切，就心头一甜，看看慕容箏，却不说话。

白面罗煞修罗儿坐在玄冰之上，低声道：“镛儿，你过来。”欧阳镛一纵身，飞身上去，正跪在师父面前。

白面罗煞道：“镛儿，你说的那一本中原武功秘籍《九阴真经》，我再三思量，非拿到它不可。师门仇敌的功夫极强，你我师徒二人齐心，怕也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他也十余年不出江湖，想必武功更是高强。我如身无疾病，或可与他一斗，但沉痾难除，胜负终难预料。你去一趟中原，寻得那个什么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夺来经书。那时，我师门大恨或可得报。天佑你我，也未可知。”

欧阳镛俯首听命。

白面罗煞修罗儿对慕容箏姑娘一笑：“姑娘，你是江南人氏，见惯了江南秀丽，实在经不得大漠风寒。你随镛儿南去，让他也一路照应你些。”慕容箏心头大喜，想不到会有如此安排，如她能随欧阳镛去江南，自是再好不过。她不用一人孤单行走大漠，也不用惧怕那些白驼山庄的人前来扰她。她向前一礼道：“多谢前辈成全！”

欧阳锋心却极快，他心道：你自己去江南，还有慕容姑娘做伴，一路山山水水，有说有笑，却让我呆在这冰洞里，天天陪着你师父不成？他心下委屈，也有一些惧意，既怕与白驼山庄的人争缠，又怕面对这冰冰冷冷的白面罗煞。他大声叫嚷：“哥哥，你去中原，路也不熟，还是我带你去的好。”

欧阳镛不知他心意，漫不经心道：“你还是在这里等我，我去去就回，多则一年，少则半载。”

欧阳锋更是不情愿，在冰洞中呆上半日，在他像是一世，其苦难堪。他怎能在这里呆上一年半载？他急中生智，说道：“哥哥，你去中原，须认得几个中原人物，不然你

一出现，人家以你为怪，与你为敌，那却麻烦了。”

白面罗煞听得他话，心中大以为然，暗忖：这欧阳锋精明伶俐，胜镛儿百倍。他二人又是兄弟，自然会戮力同心，与中原武林人物交往，有欧阳锋的智性，再有镛儿的功夫，或可取得那本《九阴真经》，这岂不是更好？一念至此，她轻声道：“欧阳锋，你认得中原武林人物？”

欧阳锋心想去中原，自是不会谦逊，他说道：“我上次去临安，也见了几个一流人物。在说书肆中，有一个东海桃花岛岛主，这人武功奇异，不类中原人物。更有一个一俗和尚，他有一身功夫，与黄药师相比，更是略胜一筹。他出手点指，用一根手指与人对敌，功力非凡。我看他仙风道骨，修养也是一流，他是云南大理人氏……”

白面罗煞听得欧阳锋说起这一俗和尚，银发蓦地一振，嘶嘶轻响，复又轻轻披落。她声音颤抖：“你说的这一俗和尚，他是云南大理人？”欧阳锋道：“不错。”白面罗煞又急急道：“他善点指功夫？”欧阳锋应是。白面罗煞修罗儿道：“他像有多大年岁？长相如何？”欧阳锋心内诧异，忙道：“他面貌清癯，骨骼极爽，有五十、六十年纪。雅好音律，又善弈棋。比那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更是让人钦敬。”

白面罗煞修罗儿长发一振，飘飘然皆如箭矢，飘向脑后。前面却露出一张骷髅似的脸来，她咯咯怪笑，一飞而至，两手抓紧欧阳锋的前胸，声音促急，凄凄惨惨：“你看我，你看着我，我有几十岁？”

欧阳锋不知头绪，弄不懂这白面罗煞修罗儿为甚问出此话，看来，她与那一俗和尚似曾相识。但她两人一在云南，一在漠北，怎么会有机缘相识？但看着白面罗煞神情激动，就知其中定有缘故。

白面罗煞修罗儿问道：“他是不是如此出指？”她身姿一动，两手伸出，像是佛指拈花，又像是少女思春，把弄花萼，神情既顽且嬉，倏忽神色一变，变得庄重严肃，出指峙如岳，绝然大家风范。她的手指一点一戳，变化奇妙，怪招妙式，层出不穷。她一

边出指，一边向欧阳锋问道：“这和尚是不是如此出指？”

欧阳锋一见大惊，白面罗煞的这路指法恰恰是一俗和尚所用指法。欧阳锋点头称是。

白面罗煞修罗儿低头凝思，嘿然不语。过得炷香功夫，她才沉声道：“原来，他做了和尚，原来他做了和尚……”言下之意，是恨是憾，实是难以说清。

欧阳镛心下明白，也不由悚然，原来师门的仇人却是一俗和尚。师父念念不忘的，不是一个和尚，却是一个大理皇室的段家公子。如今，公子没了，却有了一个和尚，法名叫做一俗。欧阳镛自从受师父教诲，心里就装着一个翩翩公子，听得仇人出家，也大是怅然：人家出了苦海，入了佛山，你再与人家寻仇，劲头就弱了不少。

就见白面罗煞修罗儿仰天而呼：“段公子，段公子，你怎么入了古庙，成了清灯缁衣之人！？”呼罢，从空空骷髅眼眶中却流出热泪。

欧阳锋不知她与一俗和尚有些什么恩怨，见她悲伤莫名，不由大是罕然。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镛儿，你就带你二弟去中原好了，你带着他，也可有个关照。”

欧阳镛连忙答应。

× × ×

三人准备停当，走出冰洞，经大漠，穿石丛，过漠北，进中原。这一日就来到了汴梁。

汴梁已成北地大都，人员辐辏，街镇热闹。天街行市，人簇拥如蚁，沿街皆成街肆，十分繁华，大有胜过江南形胜，六朝故都之概。

三人行，自是听欧阳镛主张，要行即行，要止便止。但一到了汴梁，走入长街，欧阳锋就变了模样。他左看右瞧，一会儿嘟嘟哝哝，一会儿又手舞足蹈。欧阳镛与慕容箏都惊问他，他念念叨叨，说那一排小小的鸽笼子样的小屋，是天子考士人的地方。又看着一块牌匾，嗟叹不已，说这是当朝四大家苏黄米蔡的真迹。先时欧阳镛与慕容箏还对

他敷衍答对，后来见他疯疯癫癫，徘徊留连，索性再不理他。

三人进了一家酒楼。

汴梁酒楼，天下驰名。这“听雨楼”是当年太祖未发迹时曾在此处呆过，好好的一个汉子，也为这听雨楼做些杂事。当时这楼不叫听雨楼，叫做“京华楼”。一日傍晚，太祖做完杂事，躺在柴房，忽听得楼外淅淅沥沥一阵子雨点儿轻响。太祖就翻身坐起，对身边伙伴道：“起来起来，下雨了，下雨了。”时是春日，未曾见雨，听得有雨，岂不稀罕？当下柴房内人尽皆坐起，全来听雨，推开窗牖，都是一愣：皓月当空，漫天星辰，却哪里去寻一滴雨丝？众人生气，睡得好好的，你偏说是下雨，要我们听雨，搅了别人的好梦，你真真是该死！众人一哄，便喊道：“揍他，揍他！”太祖也是茫然，不知刚才自己是真地听到了雨声，还是梦见了下雨。众人正要饱以老拳，却听一人喊道：“听，真地下雨了！”众人再看，好端端的夜空，月亮仍在，星辰密布，却淅淅沥沥有了雨声。众人吃惊不小，都出门去，仰天观雨，闹了半夜。回到柴房，人人入梦，梦里也有雨声。待到第二日，与人说起夜来听雨，时人全都不信，争得面红耳赤，皓皓明月，一碧星空，哪里来的雨？活是一群疯子，活是痴人说梦！所有的人都跟着太祖受人嘲笑。等陈桥兵变，太祖黄袍加位，当时人都忽然醒悟：原来赵匡胤是真龙天子，他说有雨，定是有雨，时人愚钝，哪里省得这许多？后来，人们便再也不叫这楼为京华楼，叫它“听雨楼”。

欧阳锋熟知当朝典故，一见得这听雨楼，不由心内大喜，对欧阳镛与慕容箏道：“上这座楼，上这座楼！”说罢，便抢步先上。二人随他身后，入得楼来。

楼上有一大匾，上书三个大字：听雨楼。这字体遒劲有力，气势非凡。欧阳锋道：“这三个字，是东坡居士所书。”楼上窗牖精巧，红漆厚厚的，十分耐看。粉墙上，有一些挂着的字板，专为那些酒酣饭饱的文人墨客所备。上面龙飞凤舞，有着早先的题字。字洇墨陈，是有了时日。欧阳锋——看去，有的嗟叹，有的嘲笑，不一而足。

他喃喃念诵：“有雨无雨，说是有雨，偏无语；看天瞅天，云得天下，总该得。”欧

阳锋念毕，品评道：“这句也是一般，只说得一个太祖听雨的故事，还有些讨好奉承之意。这人文品太弱。”再看下面，又念：“说雨时，听风时，愿知天时；讲风至，揽风至，谁能携风？”欧阳锋叹道：“这人比起刚才那一位，就不一样了。这一位清风傲骨，所以，诗句也来得高些。”

慕容箏见他摇头晃脑，知他又像在大漠上夜半吟诗，对着一片残月发呆，活活是一个痴子。心内好笑，但因她也是一个才女，对着这木板上的诗句，也在默念，心下暗暗品评。

欧阳镒是一个武学行家，却自幼就失怙，居家渡日，维持生计，全靠他这一个长兄。所以，他从不曾认真读书，对那木板上的诗句孰优孰劣，也说不出主见。他只好先坐下来，向四处扫视。这楼铺面极大，二楼之上，轻闲地就摆上了二十四张桌子，长凳整齐，桌面清洁，确是一个好去处。这时不是吃饭的辰光，客官也不太多，除了他们三人，只有东南角楼窗处，有一桌人，坐得紧紧簇簇，人人低头向杯。三人上楼，欧阳锋评说诗句，他们都未在意。欧阳镒细细一看，就看出了蹊跷，这座中八人，人人都身有武功。八人七男一女，分成两面对坐，十分拥挤。欧阳镒看得奇怪，一张桌子，宾位在上，主位在左，陪座在右，对面下手。这本是寻常之理，这八人却都在左右挤着，空着上面宾位，也没一人肯坐在下手。八人之中，左边的四个都身穿着破烂衣服，上手的背上缝着九个小小口袋，下面的依次是八个口袋，最末的一个也是六个口袋。这四人衣服肮脏破烂，又有臭味儿。对面的三男一女却衣着光鲜，全身皆是锦绣。两边的人都呆呆坐着，桌上有三只酒坛，满桌佳肴。欧阳镒看出，这八人低头向杯，既不吃酒，也不言谈，显得是在等人。

欧阳锋转了一圈儿，也来入座，兀自向慕容箏讲诗辞歌赋，讲文章佳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慕容箏打起精神，与他讲话。

此时，听得楼板踢沓踢沓声响，就从楼下走上两个人来。欧阳锋抬头一看，不由得

心中大喜。这两个人他全都认识，一个是在临安鸿雁楼上做大勺儿的苏叫化子，一个是扯他入皇宫御厨的洪七。

欧阳锋与两人久已睽违，一见两人上楼，就想打个招呼。但欧阳镛一扯他，让他不能出声。苏叫化子与洪七两人不看欧阳锋等，直奔东南角那八人走去。

欧阳锋看着苏叫化子和洪七，心里暗暗纳闷，这苏叫化子一点儿精神头也没有，怪的是他穿着件天下最奇的衣服。这件衣服是天下最破的，肩头补绽足有寸厚，脏得看不出布色。这一件衣服也是天下最漂亮的，单是右胸的一枚指扣、一条链子，还有两块坠玉，都是上好的货色。奇的是，这一件衣服是从中间缝起来的，左边一半儿破烂不堪，右边一半儿富丽堂皇，穿在苏叫化子的身上，让人看了惊讶不止。苏叫化子穿了这一件宝贝衣服，眉头不展，愁在眉梢。他与洪七都去那桌边，苏叫化子一屁股坐在上座上，不吭一声，洪七却去下手坐下，向左边右边的八个人——见礼。

欧阳镛见这十人坐定，原先的八人也都是一语不吭，后来的这苏叫化子突地东嗅西嗅，说道：“好酒，好酒，这是五十年陈的女儿红，我得好好地喝上一杯。”说罢，便去抓酒杯，如长鲸吞水一般，连连喝下了九杯酒。

坐在左右的八个人都看着他喝酒，没有一个人声语。等他喝得差不多时，一个锦衣人说道：“帮主，你老人家看……”他一语未竟，就见苏叫化子大声嚷道：“别叫我帮主，你们别叫我帮主。做你们这帮主有什么好？你们天天打架，什么一会儿是锦衣派了，一会儿是污衣派了，弄得我老叫化子头疼。你说说，单是这穿衣服，我就叫你们弄得难受，我活在这世上，有一件衣服遮羞也就是了，偏偏得穿一会儿什么污衣，再穿一会儿锦衣，谁记得这些？你看，我老叫化子有了一个新招法，好不好？我用不着记着什么时候穿污衣，什么时候穿锦衣，我只是穿这一件衣服，一半呢，是你污衣派。另一半呢，是你们锦衣派。这样大家都不吃亏，是不是？”他盯着八人，再说道：“可是，我穿这件衣服也不好，走在街上人人都看我，像是看着一个怪物。这不好，这不好……”

苏叫化子很是烦恼，他一连声地叹气。

锦衣派的老大就道：“帮主，你这样穿衣，本来就不行。”未待这老人说出个道理来，苏叫化子就勃然大怒，他怒道：“你说什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做什么还行？”这老人见苏叫化子大怒，就十分惶恐，忙说道：“我说这样不行，是说帮主的衣服不合规矩。帮主……”

苏叫化子一听得他说自己的衣服不合规矩，就气哼哼地道：“我怎么不合你们的规矩了？曹老大，你说，这一半衣服是不是锦衣？你看，不光是锦衣，而且是很漂亮的锦衣呢。对不对？这一条链子，这两块坠玉，还有一枚指扣，都是好货色，花了我五十两银子，你知道不知道？你说，我这是不是锦衣？”

这曹老大吃他逼不过，只好应道：“帮主，你这衣服是锦衣，而且也真是像我们锦衣派的帮主。但是……”

苏叫化子大声道：“好，好，像就像了，是就是了，喝酒喝酒，既是你锦衣派没什么事儿了，自是最好。我说于大头，你们污衣派不是也有什么说道罢？”

右边的一个男人三绺长须，他站起来说道：“帮主，属下也觉得曹兄弟所见极是。帮主如此穿衣，污衣不像污衣，锦衣不像是锦衣，我们丐帮弟子看了，都是不明所以。还望帮主另想一个万全之策才是。”

苏叫化子哭丧着脸，说道：“算了算，想什么万全之策，你们一个叫我穿破衣服，一个叫我穿好衣服，我过几天就糊涂了，还不如这样痛快。”说罢，苏叫化子愁眉不展。

一时八人就纷纷出声，劝说苏叫化子穿污衣锦衣，说得热闹。

这边，欧阳锋与欧阳锺慕容姑娘三人早已经听得明白，这苏叫化子是不耐烦听他们罗嗦，他也不愿意换衣服，所以做这个丐帮帮主也有些难受。但不知他们八人齐齐地在这里等苏叫化子，是不是就只为了这一件事儿，为他穿什么衣服而忙？

正是时，天下大派，最大当属丐帮。丐帮自古就分成两派，一派是污衣派，一派是

锦衣派。污衣派的主张是，你既是乞丐，就是吃的讨饭，穿的破衣，住的草屋，没有这些，你还是什么乞丐？但锦衣派却不如此认为，他们以为，做乞丐本来已是亏事，吃的不好，住的也不好，可总得有一样是好的，得穿一件好衣服。俗话说人是衣服马是鞍，这衣服光鲜，也让人高看一眼。污衣派便笑他，既是化子，就总是化子，穿上好衣服，又有什么用？再说你一个化子，哪里一躺就是住处，哪里一讨便是吃的。穿一件好衣服怎么办？躺躺不得，住住不得，真真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了。两派争吵已久，却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如此定下规矩，帮主要一段时间里穿锦衣，一段时间里穿污衣，以示帮主不偏不倚，一样看重这锦衣污衣派。

苏叫化子是一个耐不得这些麻烦的人，他做帮主本来就不是十分情愿，哪里还愿意守着这些乱七八糟的规矩，他对着这八个人说道：“我不愿意做你们的帮主了，我要走了，我得走，你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了……”

说完这话，苏叫化子慢慢站起身来，伸伸懒腰说道：“我看，你们干脆另找一个帮主，我记不住你们这些罗嗦，什么污衣啊净衣啊，我记不住。”

他起身要走，一时急坏了这八人。八人的手脚也快，都齐齐站了起来，拦在苏叫化子面前。苏叫化子大怒道：“哎哟，你们是不是要我的命？”一说话，人身子一滚，便欲逃走。但八人都动，把他逼到了一张桌子前。苏叫化子一纵身子，又飞到了他的座位上，对众人道：“你们为什么不坐啊，四处跑什么？为什么不坐下好好喝酒？”他看着洪七，洪七在乐。苏叫化子道：“你小子乐什么，要你也做一做丐帮帮主看看，看你不愁歪了脑袋才怪。”说罢，长长地叹了口气。

欧阳镛看得明白，这苏化子的武功只怕是在他师父之上，他这一滚，实在神奇无比，是他不愿意伤了这八人的自尊，才又回到了他的座位上去了，不然此时他早已经离开这听雨楼了，众人哪里去找他的踪影？当下心里甚是佩服。

x

x

x

正在热闹的时候，从楼下传来了一声叫喊：“铁掌帮上官帮主到！”就听得楼梯脚步格格响，有那么八九个人一齐走上楼来。一边走还一边说笑，说得高兴，快活。走到了楼上，看到了这两桌有人，欧阳镛这三人还罢了，一看对面的东南角的那一桌，就沉吟了，一个人道：“帮主，我们是不是换一个地方？”便见中间一个人道：“换是不必换了，我们坐在这里就是。”这人一声答应，便去这西北角挨近欧阳镛三人的地方寻张桌子，用衣袖扫扫本来无甚灰尘的凳子，请上官帮主坐下了。然后再喊来店家，要酒要菜。等店家人走去，这九人静静坐着等菜。

欧阳镛看得明白，这九人中，至少有七个人是武功高强之辈，他们中间的那个刚猛汉子看来就是什么上官帮主了。他足足有四十岁年纪，他的手很黑，也虬筋暴突，显然是练有什么古怪掌法。这些人本来一上楼是有说有笑，但一到得楼上，见了这一桌丐帮之人，便一个个沉默缄语，再也不出一言了。坐在中间的那个上官帮主只是说了一句话：“快吃快上路！”然后再也不出声，只等来菜。一时菜来，便狼吞虎咽，吃了起来。只有那个上官帮主不吃饭，只是呆呆看着众人吃。别人也不去理会他，待了一会儿，店家拿来了一坛酒，放在了他的面前。这上官帮主就打开酒坛，深深吸了一口气，就要放怀大饮。

恰在这时，从门口冲进来了个小小的孩子，这孩子显是穷丐，穿一件破衣，手也肮脏，一时冲到了这上官帮主面前，想冲过去，到那边丐帮人的桌上去讨要东西吃。谁知他跑得匆忙，一过时，把这上官帮主手臂一碰，竟然把一只酒坛碰掉，酒坛眼看得要掉在地上了，小孩子吓得大声叫了起来，不知所措。睁睁看着这酒坛要掉在地上，竟然没人能救，这上官帮主突地一声笑，用脚一踢，就把这一坛酒踢了起来，酒坛平空飞起，向他的头上飞来，他伸手一接，把它接住。

一边的大汉一声怒吼，一把就把小小孩子抓在了手里，他声吼道：“你干什么，忙奔丧啊，你亲爹死了不成？”小孩子嗫嗫嚅嚅，说不出话来，一味地叩头求饶，吓得要

命。

这一边的大汉看着这要酒的人没有说话，知他是愿意自己重重地揍这小孩子一顿，就站起身来，大声道：“我不打死你，你还会乱闯！”

他出手便打。

突地，那上官帮主出手一抓，抓住了小孩子的衣襟，这小孩子的衣襟早已糟朽，一抓就哗地一声，都撕得碎了。这孩子声带哭腔，叫道：“你赔我衣服，你赔我衣服！”

那大汉叫道：“你弄洒了我们帮主的酒，没要你赔就不错了，你是不是要讨打？”正要动手，忽然那上官帮主叫住了他。

这帮主蹲下身子，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言下甚是和气。这孩子见他蹲下身子，对自己和颜悦色，就再也不叫了，他轻轻地说道：“我叫做裘千仞。”大汉道：“好名字！千仞千仞，是不是很高啊？”这小孩子见问，就道：“我不高，我第二高，我哥哥叫做裘千丈，他比我还高，我妹妹叫做裘千尺，她就比我矮。”

一边的欧阳镛正在想，如果那大汉真的动手打这小孩子，说不得他就要出手了，更有另一边的那苏叫化子已经眼睁睁地看着这大汉出手，一根筷子拈在手上，一出手时，筷子飞过去，那大汉的手臂就得对穿上一根筷子。但好在这帮主突地和颜悦色，对孩子讲话也和和气气的，苏叫化子与欧阳镛都是松了一口气。

这大汉道：“我叫做上官威。这名字却没有你的名字好。”这上官威回头道：“贾三兄弟，你去对面铺子买一些衣服，要上等的货色。”

贾三没听明白，问道：“帮主，给谁买衣服，莫非你老人家的衣服脏，要换一换么？”

这上官威道：“胡说，我要换什么衣服？你看这孩子，看裘千仞裘公子的衣服，被你撕破了，你去买一套好衣服来，给他换上。”

贾三不明底里，但一听得帮主有命，也不敢再问，只是如飞一般地去了。这上官威对小孩子道：“你的哥哥妹妹在哪里？”

一说此话，这孩子就落泪了，哽咽道：“他们，他们都.....给人家干活.....”上官威的脸色仍很和气，说道：“你们在谁家干活？”裘千仞道：“他们在张大善人家。我哥哥给人家做小活儿，我妹妹在他家当丫头。”上官威道：“他叫个张大善人，对你们必是好的了？”一说此话，这个叫做裘千仞的孩子竟然哭了起来，哭声嚤嚤细细，好不伤心。这上官威道：“我叫人把你的哥哥、妹妹都叫了来，好不好？”

这孩子大惊道：“不行，不行，他们来了，张大善人会打他们的。”这上官威道：你哥哥在他家干活，他给你哥哥多少银子？”孩子道：他不给银子，给吃饭。”上官威点头，他又问道：“我把你哥哥找来，让他帮我干活，让你的妹妹也来，帮我做事儿，给他们每月白银三十两，好不好？”

这裘千仞都有些呆了，他看着上官威，慢慢说道：“你骗我？你是在骗我.....”

上官威道：我为什么要骗你？”一回头，向身边的大汉伸手，那大汉就拿出一锭银子，上官威把这一锭银子放在他的手上，说道：“这是五十两大银，你拿去给你哥哥、妹妹看，他们会不会愿意跟你来？”

这裘千仞小小孩儿，从来也不曾见过这么大的银子，当下心里又惊又喜道：“我告诉他们，他们一定会来。”

上官威道：“你去，对那个张大善人说，让这孩子的哥哥、妹妹都来，带他们回帮里！”那人忙起身去办。

欧阳镛三人越来越不明白了，这人难道是一个走到哪里就施舍到哪里的活菩萨不成？他为什么如此？另一边的苏叫化子等人也是纳闷，他如此做，是为了什么？

第十三回 铁掌降龙

这铁掌帮的帮主上官威对一个小小孩子和颜色，让在场的人都百思不解。如果铁掌帮在江湖上威名素著，颇有善名，他这一举动却也罢了，但人人都知这铁掌帮在江湖上是一大恶帮，行事一向为江湖白道黑道人物所不齿，上官威又是铁掌帮的帮主，恶帮之首，该是更凶，这一回他怎么对人如此和气？

却见上官威要孩子坐下，一声低喝，他的人便叫了一声：“店家，来啊！”

店家显是情知他们的厉害，便战战兢兢来到了面前，低头哈腰，说道：“不知帮主你老人家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就是。”这上官威一句话，让满楼的人都尽皆失色：“店家，我问你，这一坛酒里，怎么有毒？”

店家大惊失色，连连摆手道：“哎哟，帮主，你老人家可不要说笑，这一坛酒是好好的，刚刚从酒窖子里拿出来，怎么会有毒？帮主，你老人家的话，可让小店担当不起。”

上官帮主一笑，笑得狰狞，他说道：“要不是这小小孩子一撞，我也不知你这酒里会有毒。如果我被你的酒毒死了，你是不是就快活了？”说着，手就伸了出来，对着这店家，像是一掌便要拍下。

这店伙计也是一个聪明之人，知道他既是铁掌帮的帮主，这一掌拍得下来，自己焉有命在？他战战兢兢地说道：“帮主息怒，小人去打听打听，但.....”

这上官威一声喝问道：“但什么？”这店伙计道：“但不知这坛酒里是不是真的有毒？”

上官威声音更是恼怒，他恨恨道：“你以为我在和你说闲话？你以为我上官威说话没什么分寸？”说罢，他一手提起那一坛酒，轻轻一掌，就把那坛子拍碎，像是拍一片纸片片儿。坛子应声而碎，酒就洒了一地。酒溅于地上，嘶嘶有声，分明是有剧毒。店

伙计睁大了眼睛，看着这一地酒水，话也说不出。

上官威道：“店家，你看，这酒是不是有毒？”

店伙计眼见得他把这酒倒在地上，怎么再说话？他只是瞪着双眼，一言不发。

上官威身边的一个大汉长身站起，他冷冷道：“店家，你敢用毒酒害我帮主？胆子当真不小！”

他一把揪住了店伙计的衣襟，再不放手。店伙计那里知道这毒酒从哪来的，一时吱吱唔唔，说不清楚。这大汉一见他样子可疑，更是来气，一挺短刀，大吼道：“说不说出这酒是谁下的毒，我宰了你！”

“听雨楼”的店老板是一个胖子，一时春风得意，就胖得一塌糊涂，他一听得楼上吵了起来，以为是一些闲人闹事，就上了来，但一见这阵势，心下暗暗叫苦：惹了这些江湖上的门派，你还开什么酒楼？他满脸陪笑，说道：“这位客官，有什么话好说，有什么话好说。”

这大汉却不理店家，一扔把他扔个跟头，又一把抓住了这老板，大声道：“好，你是老板不是？我有话与你说！”老板道：“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你说好了，不必扯着在下的衣领。”这大汉道：“扯你衣服，这是小事，如果你今天不说个清楚，我要你的命！”

这边吵吵嚷嚷，那一边激怒了欧阳镛，他想到：如果这个大汉对店老板无礼，我就出手要他好看。当下心思一定，偷偷看看慕容箏，见她也满面激愤神色，与二弟一样，同自家都是一个心思。另一桌上的那十个人一直不曾出声，这时，突地有人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生怕铁掌帮的人听不见：“你看，这江湖上有什么好，有什么好，这个铁掌帮，本来就是一群鸡鸣狗盗之徒，不知怎么弄的，居然也让他弄得有头有脸的了。岂不是怪事？”

众人看时，却正是那个老叫化子。苏叫化子看着手里的酒杯，醉眼惺忪，大声叫嚷。

这里铁掌帮的人当然知道东南角的那一桌人都是丐帮之人，而且一进门时就看得

出，这些人不是丐帮的一般弟子，而是丐帮的几个首要人物，连那个老叫化子也在，他就是丐帮的新帮主苏叫化子。还有那个近来在江湖上下闯下了大名头的洪七，他竟然只能在下首坐着，看来这些人一定都比他更有身份。

他们一犹豫，想下楼，不惹这些丐帮人的好，但帮主上官威一发话，让他们坐了下來。这老叫化子一插话，铁掌帮的人就暗暗叫苦：惹谁不行？可千万别惹了这个丧门星，苏叫化子岂是随便可以惹得的？苏叫化子一说话，人都无语，只有上官威道：“前辈污辱铁掌帮，莫非是瞧不起我铁掌帮不成？”

苏叫化子一乐道：“我看你铁掌帮干什么？我老人家自家的事儿忙得顾不过来，我还怎么有心思去顾你们什么铁掌帮？哎，上官老兄，你看看，我这人穿的这件衣服好看不好看哪？”

苏叫化子颇有兴致，但上官威却心头怒起，他心道：你谰言污辱我铁掌帮，还小看我，今日你就是苏叫化子，也得还我一个公道。他一念至此，就长身而起，对苏叫化子恭敬一礼道：“我若猜得不错，前辈一定是苏老前辈了？”

苏叫化子一挥手，漫不经意道：“什么老前辈不老前辈，我叫化子姓苏，苏叫化子，苏叫化子，你记住了没有哇？”

上官威在一帮帮众面前，受苏叫化子一番戏弄，顿时恶从胆边生，怒从心头起，他心道：我铁掌帮也是江湖大帮，你有什么了不起？丐帮也不能欺我太甚！他此时道：“苏老前辈，在下自察此事，老前辈过来搭言，莫非这毒与你丐帮有什么关连不成？”

苏叫化子浑不在意，他晃晃走出，来到了上官威面前，看看地面残酒，说道：“不是，不是，丐帮行走江湖，做事向来正经，不下毒害人，不暗箭伤人。这下三滥的手法，丐帮还不至做得出。”苏叫化子一说到下毒这至关重要的事儿，没了一点儿嬉笑神色，十分郑重。但他又转眼间又是戏弄嘲笑，看着上官威，凛凛说道：“上官威，你铁掌帮上月在太湖伤人，连伤十二条渔船，杀人夺货，是也不是？”

上官威心里确信这毒是丐帮所为了，他心道：你们丐帮在这里一聚，原来是为图我铁掌帮。你丐帮虽是天下大帮，我铁掌帮却也不惧你们！一气之下，他恨恨道：“苏叫化子，你来这里，莫非是要找我们铁掌帮的事儿不成？”

苏叫化子道：“不错，我本来是想来找我的人说说这衣服的，可看着了你，我对这衣服就不那么在乎了，你说，我看这件衣服别扭，还是看见你别扭？”

上官威本来想忍气吞声，不与苏叫化子相斗，因为他知道铁掌帮的势力在江湖上远没有这丐帮大，且眼下丐帮的头面人物又都在场，他一旦与丐帮人冲突，焉能不吃大亏？但苏叫化子一再出语辱骂，让他受不了，他冷冷道：“苏叫化子，你想怎么样？”

苏叫化子一乐，人一下子跃到了桌子上，他蹲踞一张桌子上，看着这六个人，说道：“打架啊，我想打架。贼厮鸟，你知道不知道老叫化子这几天为什么心里不痛快？人家连你吃饭啊睡觉啊穿衣服啊都要管你，你难受不难受？我得跟人打上一架。来来，上官威，你也是帮主，我也是个帮主，咱们两人就打上一架，好不好？”

上官威冷冷道：“好！”

他手下人便要一拥而上。但上官威止住了他们。他心道：你丐帮今天来了许多好手，终不成让你们一齐上，如果这样，我铁掌帮便得输个底朝天了。我与你苏叫化子一斗，人家都说，苏叫化子虽是斗嘴厉害，但人心不坏，也许我与你一斗，输了也没什么。”

欧阳镛三人知道，这铁掌帮主上官威功夫定然不弱，他敢向天下第一大帮丐帮帮主苏叫化子叫阵，一定是有过人的本事。苏叫化子心中忿恨，也是想拿着铁掌帮人出气，他狂笑着，跳下桌子，说道：“江南武林，有三大无赖，双鱼、阴剑、铁掌，我早就要找上你铁掌帮总舵，杀你个痛快。今天你上了门儿，休怪我手下无情！”

苏叫化子双手一缩，唱咧咧地叫道：“人都说叫化子日子难，世上事独有他看不全。唱曲儿打狗儿靠门扇，独有我苏叫化子不得闲。一手菜做得好有名堂，就叫个江山哪容易改。”

这上官威帮主脸色大变，他听得人说，苏叫化子在当帮主前曾于鸿雁楼做上手的掌勺师傅，人称苏大勺儿，也叫大勺儿苏叫化子。他每逢上勺儿弄菜，就念叨这么一套词儿，人人熟知他这习性。且在与对手拼命时，苏叫化子也是念念有词。

苏叫化子话音刚落，人就落在地下，手里拿杯，口里嘟哝道：“杀！”一只手便斜斜砍向上官威。上官威也是好手，口里低哼一声，双掌回引，凝势欲发。

这铁掌帮是一个邪门帮派，它的帮主历来都是有一门独到的铁掌功夫，这功夫向来是只传下代帮主，旁人不得与闻。练这铁掌功夫，须得一层层练习，练至四成功夫，便掌可劈石劈树，应声而折。练至五成功夫，一掌劈出，石不动树不摇，但细一看，树筋脉寸寸而断，石头也碎为齏粉。练至六七成功夫，他出掌时，力在人而不在物，人死而物在。要伤你人时，血也不须得流。这上官威帮主的铁掌功夫已是练至六成，所以他凝势欲发，便有逼人气势。

苏叫化子一乐，笑得嘻嘻哈哈：“你有一手掌法，我也有一手掌法，你的掌是铁掌，我的掌是豆腐。你那铁掌能不能敌得住我的掌，这可说不上。”说罢，苏叫化子也引掌欲击。

欧阳锜一见苏叫化子这掌式，不由心中大是吃惊。从来人练掌法，都是由上三路出，这也无须奇怪，缘由却是从人自身而来，手指及臂，通于上肢，自是胸前、两肋、腰间、股边出手来得容易，来得方便。但这苏叫化子的掌式却是由头边先出，然后再引向身前。这法子极笨，有什么妙处？

欧阳锜不明白，苏叫化子这一路掌法正是丐帮的帮主历代相传的看家本事：降龙十八掌。上官威一掌甫出，便是一阵风，铁掌击出，所着之物尽成粉碎。偏偏苏叫化子也不听邪，一掌由肋侧出，啪地迎了上去。这一掌十分刚猛，把上官威身后的那一张桌子生生打成碎片，掌风所及，四五人都觉胸前脸上被刮得生疼。

这一掌就是降龙十掌的一式“亢龙有悔”，这一招威力极大，苏叫化子只是漫不经

心地出了一掌，便有偌大威力，上官威噙噙后退几步，险些跌倒在地。他脸色更是难看，心下想道：果然厉害，苏叫化子的降龙十八掌，只要一掌用足气力，又哪里有我上官威的活路？当下心内犹豫，知道与苏叫化子出手，弄不好就是一个灰头戕脸，大大难堪。但在这听雨楼上，当着这多人面前，败于苏叫化子之手，江湖羞辱，怎能忍受？上官威一时心灰，暗想：就是今日一死，也得有我铁掌帮的威风。于是大吼，扑向苏叫化子。

× × ×

上官威刚刚看到的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是一个聪明机灵的孩子，他向上官威讲，他的名字叫做裘千仞。他看上官威对他很好，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银子，还答应让他的哥哥裘千丈、妹妹裘千尺去铁掌帮干活儿，每月不光像张大善人那样管吃管住，还给三十两白花花的纹银。这上官威是一个贵人，对他说话和和气气，像对一个大人讲话。他心里揣摸：这老叫化子一定不是好人，这个和和气气的什么铁掌帮帮主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善人。他小小眼睛盯着两人，生怕上官威一招落败，恨不能让上官威一掌出手，就活劈死那个老叫化子。他看不明白，见上官威一掌掌拍出，都极是用力，看似占尽了上风，苏叫化子浑不在意，只是在上官威一招递老，新招未出时还他一掌，那样子根本就不像是要取胜之人。裘千仞想：上官帮主一定会胜，他要胜了，就会带我兄妹三人去铁掌帮了。

苏叫化子应了一掌“亢龙有悔”，使上官威受了一点儿伤，他胸略有些闷，内息颇为不畅，忙一调息，又施起铁掌掌法来。苏叫化子第二式应的是“见龙在田”。这一式回身反出，力量更是刚猛，他虽只用了七成力道，上官威就气息一窒，身子疾退，叭的一声，撞在墙上。上官威猛又站起，向苏叫化子厉声一吼，复又扑上。

欧阳锜三人看得明白，两人一交手时，铁掌帮众便都心内惴惴，而丐帮之人却都轻轻松松。那个二弟说过的叫化子洪七坐在东南角酒桌的下手，背冲着这斗掌的两人，睬也不睬，听得掌风呼呼，却一条腿放在凳子上，仰脖喝酒。另外那八个人都突然像是想

起来了肚子尚饥，刚刚与苏叫化子争吵时，菜也未动，酒也未喝，此时八人没一个关心苏叫化子与上官威之斗，人人喝酒吃菜，吃喝得甚是欢畅。

这铁掌帮的六个人都很是紧张，一个手提兵刃，眼珠眨也不眨地看着两人较量掌法。一旦上官帮主落败，便是六人兵刃齐出。

苏叫化子与上官威一来一往斗了十几个回合，却只是随手出了两掌，看看上官威一连施出十几掌来，铁掌回旋，却根本无法奈何苏叫化子，心里也大是没趣儿，失了锐气，但仍无法罢手。

苏叫化子一吼：“上官威，你小心些！”随手啪地一掌，这一掌掌法极妙，掌翻往复，一式“龙战于野”递出，上官威身子一飞，像一只纸鸢飞了出去。

上官威再也站不起来，他双目瞪着，吼道：“苏叫化子，你杀我好了！”

铁掌帮六人，齐声一吼，都手持兵刃，扑向苏叫化子。

苏叫化子两手背着，笑看着六人，根本不把他们瞧在眼里。这时刀已砍向脖颈，剑已刺向胸膛，一条上鞭嘶叫如蛇，盘向苏叫化子头顶。连那孩子裘千仞也站了起来，要打苏叫化子。

只听得乒乓响声不绝，再是一阵嗒嗒咔咔的响声。

长鞭脱手了，直飞向棚顶，钢刀坠地，插在地板上，连一柄长剑也刺入桌面。这六人都呆站在苏叫化子面前。

原来是丐帮的八长老与那个洪七站在这铁掌帮众面前。

铁掌帮大败亏输，上官威也垂头丧气，六人低头不语。苏叫化子说道：“看你一派帮主份上，我也不来为难你。只是你在江南做的那些事，让梁长老给你算算账。”

就见那个坐在上手的锦衣派的丐帮长老走了上来，他胖胖的，一脸笑容，像个慈眉善目的长者。他笑道：“铁掌帮这二年来做了不少风光事，在下眼睛还在，就见识了不少，今天给帮主念叨念叨，省得帮主事儿忙，把它给忘了。”

说罢，他就从身上掏出几页羊皮纸来，捋得油亮油亮的几页，翻了翻便念道：

“去年五月初五，杀雪柳庄大小一百零三口，劫掠金银计三万两；

去年秋末，徐老英雄寿诞，铁掌帮闯庄，下毒杀人三十七，掠走女人孩子；

今年春月十八，铁掌帮杀西域大漠白驼山人，弃尸于荒野；

上月初九，铁掌帮主上官威杀死他岳父家七人，销焚脏证，将此杀人罪案移祸于我丐帮。”

言之凿凿，铁证如山，铁掌帮帮众一个个面面相觑，心下骇然。这梁长老声音冷冷，说话无一丝热诚，却像是那幽冥地狱里的鬼判。他念至此处，略一停顿，目光如刀，看这铁掌帮众人冷哼一声，说道：“是不是还得说下去？”

上官威脸色苍白，他浩然一叹：“你胜了我，自然可以说我诸多不是，我都做过什么，自家心里清楚。”这几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是认也是不认，谁也说不清。

苏叫化子坐在桌上，一声叫道：“孙长老，上官威做下这些坏事，该拿他怎么办？”他也是一个游戏风尘的人，全然不顾江湖上的规矩，拿人家铁掌帮的帮主像对自家犯了律条的丐帮弟子，问起执法长老来。

孙长老明知此举欠妥，但帮主一声令下，执法长老怎可不听？况这苏叫化子因为穿锦衣还是穿污衣，就弄得磨磨叽叽，如今再听他的，岂不更是坏事？于是就向苏叫化子一礼，说道：“属下知道。此人罪大恶极，依丐帮律条，应先逐出帮去，再处死就是。”话一说完，心里也觉大是不妥，上官威不是你丐帮弟子，人家是铁掌帮的帮主，你怎逐人家出帮？可依丐帮规矩，这上官威该死，这一条是定了。

苏叫化子脸色不变，他说道：“好，该死该死，就让他死好了，说完，还一挥手。

依丐帮规矩，只要是帮主说话，天下大的事也尽可以定夺。如今苏叫化子一句话，就定了这铁掌帮帮主上官威的死罪。

欧阳锺等三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心下却不以为然：你这中原，原是礼义之邦，人也

该讲些道理，说这铁掌帮行事残忍，可终不能在这朗朗白日，嬉闹酒楼上就杀人。再说，大宋朝有刑杖律，有发配律，有绞杀律，最多也只是一个饮鸩、闷麻、分尸、斩头而已。但那也是官家定罪，一刀问斩。总不至凭你丐帮帮主一言，就随便杀人。

上官威面如金纸，气息奄奄，只有几丝游气，显是伤势极重。他身边的六人，都围在一起，神色凄然，但无一人畏惧逃走。原来这上官威平日待下人极好，言谈欢洽，平起平坐，亲如兄弟。是故到危难时刻，下人也都舍命相陪。

一个老人看看上官威，然后起身，说道：“铁掌帮断剑郅义、龙鞭章立、小游神虎伞儿、哭笑神郑氏兄弟、薄刀绪明甘愿一死！”老人又凛然道：“丐帮人听着，我铁掌帮今日栽在这里，帮主重伤，你们要动我帮主，须得我六人先死！”

老人唰的一声抽出剑来，却是一柄断剑，他把断剑剑头指向咽喉，恨声道：“莫动我帮主，辱我帮主，甚于辱我！”霎时五人也用刀剑皮鞭对着自己，只要断剑郅义一动，当场全都自尽。

丐帮人大都看不起这铁掌帮，以为它邪门一派，殊少正士，更没有果敢刚勇之人。可当下这六人一举，就使丐帮人肃然。有士如此，帮主更该不差，这上官威可是非同小可了。他们看着苏叫化子，听他示下。

苏叫化子挠着脑袋，说道：“看看，看看，闹大了罢，闹大了罢？该死的他不死，不该死的他想死。该死的他不死，真教人生气。不该死的他想死，你想劝他也劝不了。看看呢，真就是老叫化子那一道名菜，江山易改啊，江山易改啊。”

这几句话丐帮的人当然听得明白，可欧阳锋三人就不知所以了，苏叫化子说个什么江山易改，这是什么意思？他们不知道老叫化子在鸿雁楼上做大勺儿，最拿手的一道菜，就叫这个蹊跷古怪的名字：江山易改。

老叫化子实在挠头，这六人如要自杀，传将出去，丐帮的脸面也不大好看，但依他主意，就该杀了这铁掌帮帮主上官威，至少要废了他全身武功，让他再也不能在江湖上

行凶作恶。可你枉杀六人，于丐帮声名有损，这事做下让人怎能心安。

这时，那十三岁的小小孩儿裘千仞见铁掌帮帮主上官威躺在那里，气若游丝，久久不动，心下已知不妙，又见这六人刀剑都直逼自己前胸、咽喉，想是打不过人家，一个个都要自尽。他虽是惧怕，但心里一热，冲过去，抱住上官威，喊道：“你醒醒，你醒醒，你不能死啊。”他声音哽咽，哭道：“我活了十三岁，从没有人对我这么好，你答应我，带我走。你说过，给我哥哥我妹妹活儿干，一个月给他们三十两银子。你是好人，你不能死啊，你不能死啊。”

苏叫化子和丐帮的几个长老见这孩子哭得凄惨，就也动情，心道：看这孩子一哭，真让人难以出手。听他叫上官威好人，也实在荒唐。可孩子自有孩子心思，他认谁是好人，刀砍脖子也不会改。

如今这孩子趴在上官威的身上痛哭，要他们把这孩子扯开，杀死那上官威，让他们这些江湖豪杰不忍如此。他们只好看着这小孩子哭，一筹莫展。这执法长老孙长老对小孩子裘千仞道：“孩子，你起来，不要哭了，他不是好人，你哭他做什么？”

小孩子裘千仞却泪眼模糊，他对这些丐帮长老道：“你们才不是好人，你们说他不是好人，他怎么不是好人了？”

孙长老道：“他杀人无数，他总是杀死一些好人，弄得这些人无家可归。你说他该死不该死？”

小孩子道：“我看他不该死，我看你们该死，我看你该死！”他戟指着苏叫化子。众丐帮人都是一怔，这孩子好大胆，竟然敢出语骂丐帮帮主该死。但苏叫化子却嘻嘻一笑，他指着自己的鼻子，问道：“你说我该死，我该死？对呀，我早就该死了，我该死，我该死，我为什么不死？是因为我没有像这小子，做尽了坏事啊。”他指着上官威，笑。小孩子道：“他又没有惹你们，他一进楼来，就只是在那里喝酒，他的酒里有毒，他为什么不能问一问？你们说他不好，是你们不好，是你不好，你上来就同他打架。你是一

个坏蛋.....”

裘千仞上去，扑在苏叫化子的身上，又咬又扯。

苏叫化子虽是一个武学大家，却从来没有学过对付孩子的招数，他被孩子扯着也不能用什么功夫，只好闪躲，但撕扯不开，大是狼狈。

众人心下也是默然，看今日，听雨楼上这一争，却不是人家铁掌帮的错失，小孩子童言无忌，说得也有理，看今天就是苏叫化子先找人家的碴口，怎么怨得了人家？

一直站在一边的洪七突然说话了，他说道：“师父，我们走！”

苏叫化子道：“走？好，小子，你说得对，走就走。”一声“走”字刚落，苏叫化子与洪七都身子斜斜一飞，人如轻轻飘絮，从窗口飞出去了。这丐帮的净衣派与污衣派人长老见帮主也不知去向，都一声走，顿时沓沓楼响，人皆下楼，不知去向。

这时，上官威帮主悠悠醒来，他知自己仍然活着，喜出望外，看着他的下人，说道：

“丐帮的人.....都走了罢？”那断剑郅义点头道：“他们都走了，多亏了这孩子。”便说这孩子如何对丐帮人讲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铁掌帮主上官威对这孩子道：“孩子，你救了我两次。”小孩子无话，只是看着上官威。上官威道：“走，你们扶我走，咱们不能在这里久呆。”

两人扶着上官威，慢慢走下了楼，在门口叫了一辆车，几人上了车，自去了。

× × ×

这酒楼上就只剩下了欧阳兄弟与慕容箏。良久，欧阳镛才说道：“二弟，我看这个苏叫化子的掌法，真的是天下少有，算得上是绝世神功了。但不知他丐帮的人物是不是都在这里了。却不知道他们的身手如何？”他——念叨，回味刚才的那情景，觉得很是有味儿，像欧阳锋看了那些挂板上的诗句，看了兴奋不已，极是有趣。

欧阳锋道：“我与那个洪七在一起，去过皇宫的内御厨房，那里的美味儿多极了，便是那鸳鸯五珍脍，就是说也说不明白的一种美味。人家说，此味只得天上有，人间半

点儿也全无。说得便是这种东西，我只要一想起来，就馋得不行。哥哥，我看，那丐帮的人里，极强的高手有的是，光是这洪七，我看也决不比苏叫化子弱到哪里。”

欧阳镛道：“你说过，这个洪七是苏叫化子的徒弟，是不是？”

欧阳锋道：“我也说不明白，在皇宫内厨时，洪七与皇宫五厨一斗，曾经说过，他是苏叫化子的徒弟，但他是也不是，谁又知道？依我看来，他与苏叫化子那么无拘无束，言语无忌，不像是师徒之间。”

欧阳镛道：“那也说不定。”他心道：如果让你看到了我与师父间的所有事儿，你也许会大吃一惊，他们师父情深，说不定会没了那些俗家礼数。你看不出，也未可知。

× × ×

这一顿饭却吃得热闹，三人吃罢了饭，走下了楼，去汴梁城内走走，在这北地京城，已经是辽人的天下了，到处看得到的，是辽人欺男霸女，得意洋洋的情景，欧阳锋三人都是西域人氏，自然很是憋直，对他们这行径看得也大是恼火，心道：你要是欺到了我的头上，我死了也会同你一拼，决不能让你安安稳稳骑我头上拉屎。

慕容箏到了这京城，虽是不在南方大都，也算到了一个城镇，自是不同于在沙漠上，得弄一些女孩儿家的物什儿，她东走西找，寻找的无非是女孩儿要的针头线脑儿，妆盒粉片儿一类，找到了便大是惊喜，乐得一张脸儿如春，对着欧阳镛兄弟也十分和气了。欧阳镛很是有耐性，她说什么，就和她去做什么，没有一句话儿相悖。于是，慕容箏与这欧阳镛十分相得，觉得比在大漠上与欧阳锋相处，真是有天壤之别。她以为是欧阳镛比那个欧阳锋强上百倍，人也有趣得多。岂不知这真是看屈了欧阳锋，实在是她到了京城，开心得很，就看花花解语，看人人顺心罢了。

因她明显是喜欢与哥哥欧阳镛在一起，欧阳锋也就心里高兴，他想到：我何不去自家找地方玩上一玩，让哥哥与她在一（校注：此处疑有脱句。）人家中举的士子都住在什么地方。欧阳镛与慕容箏当然对这种地方不感兴趣，就让他一个人走出来闲逛。

欧阳锋走到了京都的外城，这里是一个小小的城围子，在这里，有一个小城，像是大城的模样，但很小。城里有许许多多的摊子，有摆卦的，也有在这城里玩乐的。欧阳锋无事，便也随着人们闲走，看风景，呆瞅行人，权当乐趣。

他走到了一个瘦子面前，这瘦子摆着一个卦摊子，有一张小小桌子，桌上摆放三枚铜钱，却是王莽篡汉时铸的新钱，这三枚新钱放在桌上，没人问津。算卦人的手边有一个卦签筒子，筒子里装着一些竹签子，不用说那是求人生死卜人吉凶的签子了。欧阳锋看他闲呆着，就心头忽生一念，我来日如何，何不在这里算上一卦？一想就来到了算卦先生的面前。

到了眼前一看，这算卦先生的卦摊子很怪，人家的卦摊子上都是写一些好听的词语，像什么“神机妙算，江南天下第一人；锦心绣口，遍说天下未来事”啊，什么“铁口说平天下；妙算解得灾厄”，都是一些顺情好话，都如此说，自也成了大路货色。但这算命先生却不同，他的摊子上有一副对子，这对子有了上联，却也有下联。细看看，不对，居然是上联完整，下联只有一半的。这岂不是怪了？

这算卦先生的上联是“天上飞凤凰，凤凰乘风凤凰力”，这就是那一副联的上联。也有下联，下联却写了一半，这一半是“地上爬蛤蟆，.....”，下面再是无话了。欧阳锋看着，这对联也不甚好，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他看着就有一些不以为然。这算卦先生，想来起课也是极差，能做这么一副对子，把天上的凤凰与地上的蛤蟆对在一起，这人也算是笨极，也古怪已极。

欧阳锋正犹豫间，那个算命人看他一笑，说道：“客官有心无心？”欧阳锋一愣，他以为这人问的是算卦之事，就随口答道：“有心如何？无心又如何？”那人笑道：“自古有心成大道，无心达岸也枉然。”说罢又笑。

欧阳锋本来无事，又是一个年轻公子，一时血性，心道：你以为你是饱学儒士，就想与我来一个口舌高低，殊不知我欧阳锋也是饱学儒士？他决心与这人一争高下。说佛

讲禅，谈理论辩，本来就是宋时大儒小儒的本事，欧阳锋一旦下定决心，就非与这算卦先生争个高下不可。这也是他初入中原，一心不甘人后的意思。

欧阳锋向那算命先生一揖道：“有心自古皆枉然，无心自当达彼岸。”他的话意也自明白，如果你是一心入山，参佛不得也会颓然而返，空手而归。但你无心入山，说不定会得一个正果，得悟一点儿真谛。

欧阳锋一句话道罢，就见那算卦先生一愣，显是十分意外，怔神一瞬，又笑道：“不知先生来这里，是做什么来了？”欧阳锋以为他仍是说禅机，就仍说道：“无所为而来，无所为而去，是为天下最佳。”一心无碍，说得是参佛悟性，但也隐说着他来中原，不像是他的哥哥，是为了要夺那本什么《九阴真经》，他来中原，就是来看看，玩玩而已，有什么要事可做？

那人又说道：“我看看先生的手。”

欧阳锋就让他看手。那人看了半晌，问道：“我不光善算卜，也善知医课，先生的骨骼，看上去已异于常人，但不知先生的寿禄如何，我为先生一算，好不好？”

欧阳锋自是无可无不可，他一笑道：“也好。”就伸出手去，让那算卦先生把脉。这算卦先生也许是个新手，抓住了欧阳锋的手，好容易才抓到了他的脉门，还有一些战战兢兢。他抓住了欧阳锋的手，听了一会儿脉，不由得狂喜道：“你……你……你原来不会武功？”

欧阳锋一怔，他心道：看来这算命先生确有一些道行，他能一把脉就看得出自己会不会武功。但一想到他自己不会武功受到的憋屈，就不由得一叹：“我不会武功，我自家很是着恼，谁知道你看了，竟然很是快乐，这岂不是就是无心与有心人之分么？”

那算卦先生笑了，他说道：“想来先生的文才是好的，不然也不会如此不看重武功。”他一言说出，也是敷衍欧阳锋，欧阳锋心下当时大悦。

这算卦先生道：“先生，我这里有一副对子，我想得不好，但从来没有人对得让在

下满意。先生为何不试一试机缘？”

欧阳锋心下笑道：不就是你这一副蛤蟆对么？”他一时看不起这算命先生的附庸风雅，就笑他这一副对子是蛤蟆对儿。无非也是讥笑于他，笑他文才不够，却偏偏在这里卖弄。他心下想道：人家都说中原多有文才武将，出了无数像岳飞岳少保这样的文武奇才。可今天一看，那也只是凤毛麟角罢了，真正多的是这一类，能起一副蛤蟆对儿的人。我不戏他一戏，怎么能出得我西域大漠人的气？这欧阳锋自从在大漠上被那慕容箏看不起，百般戏弄，心里就暗暗生了他恨江南人，也带着就恨了这中原人，他以为中原人都如慕容箏一样，看也看不起他。他是一个记性极佳的人，一旦恨谁，心里就始终不肯释怀。这一次有了机会，他一定要好好戏弄下这算卦先生。

他决心出一个戏对儿，让这算卦先生挨一回耍。

第十四回 北疆之行

欧阳锋与那个算命先生说话，要对这一对“蛤蟆对儿”。他心里暗暗发笑，以为这算命先生是一个痴人，没有什么墨水，却偏偏要在这大庭广众丢人现眼。欧阳锋要对这一对蛤蟆对儿，好好羞辱羞辱他。就笑道：“先生要我对对子，我自然可对。你听好了，我来对它。”

这算命先生定睛看他，说道：“先生一语便诺，想文才是好的，但小可也是好心，提醒先生一句，这对子虽是平常，可从来没有人能对得工稳、极致。先生小心在意些才是。”

欧阳锋却不以为意，他心道：如此一个小小对子，居然也说是难对，岂不是让天下士子笑你？但他胸中自有才学，便也有些狂傲，当下一乐，昂然道：“先生的话，

怕是大大荒谬了，这一副小小对儿，怎么说没人对得？”

算命先生看他，脸色惊奇，好久才道：“先生的文才想必极佳，但愿先生能对得这一副对子，也免我劳累，为等有人对得这对子，我天天在这里沐风栉雨，但愿得先生能解我此苦。”欧阳锋看他，眼中甚是惊奇，他心道：就这么一副对子，居然用得着天天在这里苦等么？想必这中原读书士子的文才是好的，看到了此对，也不在意，只是笑他，嘲他，从不曾认真对它，才会有这结果的。如是像我，对他一下，未必有什么难处。

欧阳锋道：“先生一说，倒是让我心生惴惴了，还是我对它一对，如对得不好，先生也不必嘲笑，对得好些，先生也一笑置之。这样却好。”

先生一笑，拱手让欧阳锋对。

欧阳锋心下也不犹豫，他看着这一副对子的上句，长吟道：“天上飞凤凰，凤凰乘风凤凰力；地上爬蛤蟆，蛤蟆独行蛤蟆功。”他一句话说罢，却见那算命先生一跳，从那桌后跳将出来，一把扯住欧阳锋，大声道：“好，好，真是对得好，真是好一个‘蛤蟆独行蛤蟆功’。”

欧阳锋不明所以，他不知道这人为何居然能为这一句对子乐成如此模样。但见得那个算卦先生一把抓起了那桌上的卦签筒子，向地上一掷，大声笑道：“好，好，先生果然是来了，果然是来了。让我好等，让我好等……”

说罢，算卦先生把他的桌子也一掌劈碎，把那王莽篡汉时用的三枚新钱也扔在一边，踊跃而笑道：“好，好，果然是好，果然是有一个‘蛤蟆独行蛤蟆功’！”喜极而泣，泪水潸潸如雨。

欧阳锋却是呆了，他看这算卦先生，也是百思不解。就算是欧阳锋得此对出奇，却也不用如此欣喜欲狂。须知这事儿也算是平常，没有什么了不起之处，他何必这般疯癫？但看这算卦先生的样子，像是只要有人对得出这一句，他就能再也不在这里摆卦摊子了，不由得心下大是惊疑。

欧阳锋道：“在下只是对得这一副对子，不知先生缘何这般快乐？”

那人泪眼带笑道：“我心何忧，天之戚戚。”这一句是说，他的心里有什么忧伤愁苦，天是知道的。一句话说罢，他又恍悟，对欧阳锋一揖道：“对不住了，在下这般失礼，让先生好笑了。不知先生是不是可以同在下去好好喝上一杯？”

欧阳锋道：“无功不受禄，在下从未与先生谋面，怎好就来叨扰？”那人摇头道：“不妨事，不妨事，以后就是熟人了，能够彼此相亲，也是易事。”欧阳锋见他连那摊子也不顾，打得一塌糊涂，又渐渐围上了一群人，聚着看热闹，不走更待何时？就也只好答应，随那人走出来。

× × ×

下了小城，有一家小店，这店门挂一张酒旗，看上去却不是酒字，欧阳锋心也仔细，他就细看了一看，一看时大吃一惊，原来这酒旗上写的一个字却是个邪字，这一个字是个大大的“毒”字。欧阳锋心道：明明是一家酒家，偏偏是写得一个毒字，人家看你这一个字，怎么还会进你的酒家？但真也令他吃惊，一进了那家小酒店的店门，居然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这些人一个个都喝得醉意醺醺，坐在店里看着欧阳锋与这个算卦先生进店。店主人一见了这算卦先生，不由得大惊：“二弟此时就来饮酒，莫非功成了么？”这算卦先生心内大喜，自然喜形于色，他大声道：“这哪里有假？我在这里等了三个春天，终被我等来了人。你们看，就是这一位公子，他就是让我天天栉风沐雨，让我苦等了三个春天的人。”

一时之间，人人都看欧阳锋，注目于他。

欧阳锋心内奇怪，他不知这算卦先生是不是言之太甚，但看他惊喜不已的样子，却像是所言不虚。如果他所说是实，自己就是他苦苦等了三个春天才等来的人，他在这里等什么？他为什么要苦苦等一个对他这蛤蟆对儿的人？

店主人与这些坐在酒店里的人一听这人就是对好那对子的人，都用一种异样的目

光看他，显是很有一些羡慕，也颇有一些怀疑。有人看着欧阳锋，目光像是在审视他，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这欧阳锋有什么过人的本事，不由得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恨恨地看欧阳锋。

一个大汉生着一脸漂亮的美髯，他盯着欧阳锋，说道：“就是你，对上了那一副对儿？”

欧阳锋看他敌意十足的样儿，心下大是惊异，他只是对得一副对儿，众人何必如此对他？但这大汉已然是走到了他的眼前，一伸手道：“既是兄台能有这等好才能，就让我来试试兄台的手段。”说罢，手就一伸，要来拉这欧阳锋。欧阳锋不知他要做什么，身子疾退了一步，但他怎么快，也快不过那大汉，大汉的身形诡异，一抓就抓住了欧阳锋的手腕。欧阳锋虽是不谙武功，但他看得出，这一招端的是巧妙无比，就是让哥哥的师父来抓，也不过如此。他心道：看来我今天又要倒霉，这大汉如对我有气，他要杀我，一定是易如反掌。就是他不杀我，今天如果他想好好摆弄我，我一得吃大亏。欧阳锋心下算定，知道摆脱不了这大汉的捉弄，不如索性让他摆布，看他能奈我何？大汉见欧阳锋不动，就更来气：好小子，分明你不把我看在眼里。我要你一点儿好看才是。一想便手下狠辣，更是下了狠招，用上了七分力道。

欧阳锋的手如刀刮割，但他仍无声语，他看这一些人，知道他们全都不会救自己，反会更是幸灾乐祸，他何苦让他们这一些坏人耻笑？当下主意已定，就宁死也不出声。

大汉渐渐用力，他一开始以为这欧阳锋一定身怀奇功，才如此敢对于他不屑一顾的。但一用力，发觉他并不曾使出内力与自家相抗，就心下狐疑：难道这人真是一个世外高人不成？再不就是他有极高定力，不屑于同人相斗。如是那样，自己如此对付这人，便是自不量力了。他再用力，发觉这欧阳锋虽已汗如雨下，也仍是不声张，便心下略放宽心，知道欧阳锋确是不会武功，就心里更生恶念，索性要给这欧阳锋一个难堪。

欧阳锋的汗水直流，却也不愿出声讨饶，他心道：我从前在大漠上，与那个慕容姑

娘在一起，我说了千遍好话，也换不来她的一点儿怜悯心思。从那以后，我才知道，人心都是铁生成的，哪里有什么好人？这次我一进得门来，这大汉也不由得分说，便来伸量我，以为我是他的仇敌一般。世人都是如此坏心，我还有什么指望他们会善待我？他越想越是憋气，恨不能一拳打死这人。

这大汉以为他的这分筋错骨的功夫是天下少有的奇技，一般人受他四分力道一弄，便该生受不住，苦苦求饶了。他一开始并不想让欧阳锋受此大罪，但一动手，发觉欧阳锋并无武功，就想让他苦苦求饶，以博大家一乐。但他无论怎样用力，欧阳锋就是不想讨饶，这让他又惊又疑。惊的是，说不定这人有什么过人本事，不然怎么受得住分筋错骨的滋味儿？疑的是，欧阳锋身有奇功，他为什么不出手，只是甘心受罪？

算卦先生在一边要了一壶酒，正自斟自饮。他看到欧阳锋的脸上汗如雨下，就慢慢道：“先生如有武功，尽可出手，如你打坏了这人，由在下一力担当。”

欧阳锋心内叫苦，原来你这一副蛤蟆对儿是唬弄我的，要我来这小店里受你们大家捉弄。我与你们无冤无仇，何必要你们打我？我也不要打你们。可眼下这大汉这般弄他，他的脸上不由得有一种痛苦神色。他痛得受也受不住了，却在此时想起了他在冰洞里，哥哥的师父的那一段诗句，他一想及此，却也无暇细思，就随口诵出它来，本意也不过是想用它来止止自家的痛苦罢了。他一时就念诵道：“冰凉大世界，人心本当然。若非知时事，冷热安能全？”

他说这一首诗，是当时在冰洞里，他受不住了，问哥哥的师父，如何对付这冰冷时，哥哥的师父白面罗煞说出的一首诗。这会儿欧阳锋念它，也不过是想让自己少一点儿念想，安心受熬这苦楚就是了。

众人本来都在静静看着大汉出手，他们也是十分诧异，这大汉的手筋错骨手法十分厉害，怎么在这欧阳锋手上竟然没有效用？是不是这一个欧阳锋有什么古怪？正在思想间，忽在耳边听得欧阳锋诵这一首诗，都是大大吃惊，连那大汉也马上放开了手。

不是得大道者，怎会面对痛苦，如此安然？

众人都是肃然起敬。

这小店店主对算卦先生道：“二弟，你真的找对了人。”那大汉也笑嘻嘻地对欧阳锋施礼道：“刚才冒犯，恕我无礼才好。”欧阳锋不知所以，只是点头。大汉见他点头，倒也爽快，一时快乐，就趴下，咚咚地叩了几个响头，起来时，还面露喜色。

一时，店内的人尽皆踊跃，那店主也喜极而泣，他大声道：“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可以回家去了。”像是久出未归的人，一提起家来，都是快乐得很。众人都是喜极，有的流泪，有的快活，喃喃自言自语，却不知说上一些什么。

这算卦先生道：“请问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大号怎生称呼，是哪里人氏？”

欧阳锋暗自好笑，心道：你和我盘桓了半天，才想起来问我叫什么，姓什么，住在哪里？但他也是一个老实人，就说：“我本来是西域人氏，复姓欧阳，这次是同家兄一起来的，要去江南游玩。”他是一个聪明人，当然知道不该把哥哥来中原的实意告诉别人，免生不测。

算卦先生笑道：“我们是北疆人，这里都是我们的弟兄，你见见他们。”说着就一一引荐，让欧阳锋受苦的大汉是石楚秀，这算卦先生是续文成，一个老年人叫做诸葛征，更有一边的三个猛汉子，都是他们的人。欧阳锋一时也记不得这么多人的名字，再说他不愿意从心底里记住他们。萍水相逢，记人家的名字有什么用，转眼间便要各奔东西，一瞬时烟消云散，都是路人，你何必记他？但人家介绍与你，便是敬你，你也该执礼，所以欧阳锋只是点头唯唯。

续先生对欧阳锋道：“我们在这里等了三个春天，家主要我一定在这北地汴京等人。他说，你一定会来。果然家主妙算如神，三个春日却不白等。欧阳先生一定得和我们一起走，如果欧阳先生不答应，我们就是用尽一切手段，也会叫欧阳先生到家主那里。”

欧阳锋一想到哥哥欧阳锜与慕容箏姑娘，就心下焦急，我自有亲人与我同行，我又

要去见什么你们的家主？他性情也是极倔，就一口回绝：“我不去北疆。”

续先生对欧阳锋仍是彬彬有礼，他一笑说道：“欧阳先生不答应，我们三个办法可以把你带到北疆。”欧阳锋冷笑：“我不想去，你又有何办法？”续先生成竹在胸，毫不在意，缓缓分说：“计有上中下，上计是欧阳先生一口应允，让我们派人去报与先生的兄长知道，我们这里便行，直奔北疆。中计是欧阳先生被我等胁迫而行，一路上连身心自由也没有。更有下计，欧阳先生如对我等实在不客气，我等就先杀死你哥哥，然后再把你迷倒，劫至北疆。”

欧阳锋哂笑，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以为欧阳锜也是一个欧阳锋，也可由人欺、由人辱，他可不知，这欧阳锜是西域大漠的第一高手。你想杀欧阳锜，不怕他反杀了你？

欧阳锋心念一动，就想把这些人都带去与哥哥一见。这中间怕只是那个用分筋错骨手的大汉武功最高，所以人也最有脾气，其它人则不足虑。欧阳锋说道：“好，我和你们去见哥哥，哥哥如若许我去北疆，我就与你们去便了。”

众人欣然，一起与欧阳锋去看他哥哥。

× × ×

欧阳锜与慕容箏坐在客店内，正等得着急，欧阳锋去看什么国子监，也用不着花这多时辰，是不是又出了什么意外？正胡思乱想时，欧阳锋当先一步跨入客店，对哥哥道：“哥哥，我来给你引见引见几位朋友。”欧阳锜心下诧异，二弟在汴京没有什么亲友，怎么一下子出来了这许多朋友，他们都是些什么人？

欧阳锜细看，不由得心下大惊。这几个人看上去都是含而不露的武林人物。当先的那个儒雅清癯的续先生决不是一个平凡人物，随他身后的那个猛汉石楚秀像是汉王的猛将军樊哙，而那个瘦瘦弱弱的老头儿更是深不可测。

欧阳锋从未经过江湖风险，就不懂得如何防备他人，一见到哥哥，急忙想把这事儿说个清爽，就道：“哥哥，他们要强逼我去北疆，还说有个上中下三策。”慕容箏嘴快，

问道：“什么上中下三策？”欧阳锋说道：“上策是好说好散，我跟他走；中策是他把我捆起来，强逼我走；下策是他把你杀死，迷倒我，再带我走。”

欧阳锜一时怔住，难道这几人是江湖黑道上的强人大盗不成？但强人劫财，也从不随意抓人。黑道之人也决不会对欧阳锋这等人有甚兴致，他们要的是本领高强的人，要的是金银珠宝，怎会对二弟这书呆子有兴趣？而且开口就说劫人，直言爽谈杀人，岂不奇怪？欧阳锜不信，问道：“你的下策，是要杀我？”

续先生傲然道：“不错，我是说要杀了你。如果欧阳锋先生不随我去北疆，你与这位姑娘都是一死！”

欧阳锜也被激怒，冷冷反讥道：“续先生以为，你们几人就能轻易杀死我？”他手持蛇杖，不动声色，只是双眉一竖，静静凝立。续先生道：“我杀不死你，自有我石兄弟在，石兄弟不成，更有诸葛夫子，我们要你死，你焉有活命？”

欧阳锜气得持杖之手也是一抖，他慢慢抬头，长吁道：“你为什么不试上一试？”

欧阳锜蛇杖平伸，手背举得与双眼平齐，慢慢道：“你来杀我好了！”就静而待敌，引而不发。这时，续先生就再也不是一个巧舌利口的算卦先生了，他右手平伸，掌心向上，空空双手，似与人看。四指一勾，反从指间勾出三枚大大的制钱来。三枚制钱皆大如拳，钱眼间可勾入手指。这是王莽篡汉时用的大钱，因得人家天下，便不是什么好糟蹋法儿，金子越用越薄，铜钱越制越大，哪里去分什么五铢十钱一文，制就是了，遍地铜钱，十吊买不得斗米，钱贱米贵。这续先生一用这汉时古钱做兵器，倒让欧阳锜吓了一跳，这偌大铜钱，用做兵刃，显然是非有极高武功不能如此。

续先生三枚铜钱一挥，大喝一声：“得罪了！”人便猿身而上。欧阳锜静待其变，但见他铜钱一飞，左手右手皆是钱，六枚铜钱齐出，认得真切，直指欧阳锜胸前六大死穴。这续先生一边纵身出招，一边长声朗吟道：“石崇造钱富，子牙卖米穷。人生不得意，铜钱舞东风！”续先生铜钱在手，几招使出，就叫欧阳锜心下好生佩服。兵法云：人知

寸短，也知尺长，兵法之出，寸长尺短。这续先生在欧阳镛泼风般的毒杖下，时时用手中的制钱去击他手阳明大肠经的商阳、五里、曲池三穴，更变招易式，去击他足阳明胃经不容、乳根、大巨三穴。欧阳镛明明毒杖一击就可以打得他脑浆迸裂，但恰恰在毒杖要打上人家头时，三枚制钱正切向自家的三道大穴。欧阳镛心里好生懊恼，续先生的武功比起他来，花俏得多，轻松得多，也自如得多。人家动手如美人起舞，翩翩若飞；他施出毒杖气吁带喘，好不艰难。长时较量，胜负岂不是明明白白么？

欧阳镛一声叫道：“住手！”自家一退，闪至一边，那续先生便施施然背手而立，神情十分悠闲。

欧阳镛脸色阴沉，无话可说。更傻了的却是这鬼精聪明的欧阳锋，他本以为只要哥哥一出手，这些老弱病残的北疆之人一个个都得告饶逃命，再也不来扰他。谁知这续先生六枚制钱便可以抵得住哥哥的精妙杖法，这让他看得目瞪口呆。

绦先生见欧阳镛一声不响，就微微笑道：“欧阳公子一定是愿意让你的兄弟去北疆一行了？有我续二在，欧阳先生定保无虞。”欧阳镛默然。

一边的慕容箏却说话了：“要他走，是不是得先问问我？”续先生诧异道：“你是谁？欧阳锋先生与我说话，只是提及他的哥哥，并不曾说起你。”

慕容箏笑了，笑得甜甜蜜蜜：“他没对你们说我是谁？这可怪了……哦，对了，我告诉你们，我是刚与他吵了一架，他才气跑了的。说是去看什么国子监，谁知却找到了你们这几个怪物？我告诉你他是谁，他是——”

慕容箏那样子神神秘秘，诡诡异异：“他是我相公。”

一石激起千层浪。欧阳镛呆了，欧阳锋傻了，续先生这些人愣了，人皆无语，不知说什么才好。

续先生大是惊愕，看欧阳锋那神态，这姑娘不像是他的女人，但人家姑娘能当着众人面，说下这话，想必就是真事。他沉吟道：“依姑娘意，却要如何？”

慕容箏笑着，一一指着这几个人，说道：“我与你们比武，你这位续先生与我大哥哥比过了，这位姓石的兄弟就来与我比一比，若是你胜了，我再与这位老夫子比。若老夫子胜了，我就与这两位再比，我总得胜一次才行。”

续先生道：“姑娘胜了，却要怎样？败了又如何？”慕容箏一笑，双靥生花：“我要胜了，我相公就不用跟你走了。我若是败了，就再与你们打呀。”

续先生摇头：“不行。你只能与我们一人比试，你要胜了，由你。你要败了，欧阳锋公子一定得跟我们走。你若是不放心他，你也跟我们走好了。”

这一句话，弄得三人大是尴尬。欧阳镛心下却是不糊涂，他心想：看慕容姑娘这一句，实在是真的道出了她的心里话。她早就对二弟有些情意，今日才说得出来，也让人高兴。但说什么也不能让二弟与她跋涉千里，去那北疆。我今日就是拼得一死，也决不让他们把二弟与慕容姑娘裹胁去。慕容箏心中却想：我死也不能嫁这个欧阳锋，他这样子呆呆傻傻的，哪里有什么男人的气概？我说他是我相公，是说与这些人听的，事儿紧急，终不能让这些男人把他带走。欧阳锋也心想：倒霉，倒霉，我本以为一见了哥哥，就天下太平，逢凶化吉。谁知道弄得如此狼狈？早知如此，我又何必去对那个什么蛤蟆对儿？

续先生心中大是悲愤，他仰天长啸，对欧阳锋道：“欧阳公子，我们家主扫榻以待，恭候公子三载。家主年纪偌大，天天倚闾而待，等我们归来。我们都是有家有室的人，居外三载，稚儿长大，不识家父，梦中呓语，也是呼唤。公子如想到我们此苦，定能随我们一去北疆，以慰家主渴望。”

欧阳锋听得他话语热诚，知他也是为难，一时来了侠义心肠，想说一句我随你去，话到舌尖，又觉不妥，如果真是去了北疆，吉凶莫测，那时有个闪失，却该悔之莫及了。

慕容箏点头，说道：“好，你既是愿意，我也情愿。可跟你们哪一个动手，得我说了才算数。”慕容箏鬼似的聪明，她心想道：十个指头也不一般齐爽，你们几个岂能功

夫都像这个文绉绉的家伙，六枚制钱也抵得人家一条毒杖，真真是鬼一般的功夫。我看这几个人里，那个姓石的莽汉一定是力大无比，他一拳下来，怕不把我的脊梁打折？我可不能与他动手。后面那两个，太阳穴高高凸起，脸膛儿像抹了油似的油光锃亮，一定是内外兼修的好手。也不能找他们动手。再一看，就看中了这个诸葛老夫子。你看他：两条鼠眉斜吊，一双小眼眄斜，眼里没仁儿，心里没神儿。脸色灰戡戡的，像个活死人。慕容箏心道：活该你们倒霉，带这么一个活死人来，我就挑他，小剑一刺，登时了账。让你们去什么北疆，让你们再扯什么欧阳锋。一想到这里，慕容箏嘻嘻而乐，乐得好是开心，说道：“我就来与你们这位老夫子动手，比划比划就是了。”说罢，仍嘻嘻笑个不停。

没想到，慕容箏话音刚落，那个续先生、那个石莽汉，还有那两个不动声色的人哈哈大笑。慕容箏不知他们笑个什么，还心里得意，以为自己聪明，这主意不坏。那续先生笑毕，说道：“姑娘，我看你还是别同他动手的好。”

慕容箏心道：哼，你看我找到了你们的毛病，就反悔了不是？我偏偏不让你！她突地一叫：“看剑！”再不说话，一剑刺出，直奔那老人而去。那老人也太老了，真是颓废无能，见小剑已经刺到前胸，还没动上一动。慕容箏心如闪电，也来了一阵懊悔：就这样刺死了他，岂不是罪过！于是手一偏，小剑刺向左胸，但剑气已出，想要收势，也是万万不能。

眼见得老人不死也是重伤，欧阳镒兄弟都是一声惊叫。可人家续先生三人却不动，只是眼睁睁看着她刺。剑已抵胸，剑尖刺破衣服，划破肌肉，慕容箏却感到剑尖再也不动了。一看，老人伸出右手，两指一夹，生生把一柄小剑夹住。

老人说话慢慢吞吞：“你这姑娘心思还是不坏，饶你去罢！”老人手指一用力，小剑叭叭寸断。

慕容箏傻了，她没想到，她所中意的这老人竟是这几人中武功最高的。她正愣神间，

续先生道：“欧阳公子，你看，是这位姑娘与我们一起走呢，还是你一个人随我们走？”

欧阳锜道：“你们想要我的二弟同你们一起走，你们得告诉我，你们是些什么人，要我二弟去你们那里做什么？”

续先生道：“恕我告罪，我只能告诉你一句话，我们要带二公子去北疆，并无恶意。你们就放心好了。如果这位姑娘要同我们去，在下还做得主，可以带她去。但她就是去了，也多半时是独自呆着，看不到这二公子的。”

慕容箏大睁着眼睛，说道：“我为什么看不到他？”

续先生道：“因为欧阳公子在我们那里，他会很忙。”

慕容箏心里狐疑：忙？他会忙些什么？不会是又去写什么月亮大漠北疆的诗罢？他除了会写上几句歪诗，他还会做什么？

欧阳锜心下无法，他看得明白，这一些都是些身怀奇功之人，光是那个老人诸葛先生，他就对付不了，再加上这续先生，那个莽汉子，都是一流高手，他怎么能对付得了他们？他正沉吟，那一边的续先生道：“莫非欧阳公子不相信我们？”

欧阳锜没有讲话，这续先生突地抓过了慕容箏的手，手一抄，就夺过了慕容箏的小断剑，一挥，就砍断了他自家的一根小指，立时鲜血淋漓，他交小断剑与慕容箏，快得让慕容箏连想也来不及。续先生道：“我若对欧阳公子不利，伤害于他，有如此指！”

欧阳锜与慕容箏、欧阳锋三人面面相觑，他们不知这人发下如此毒誓，一心要欧阳锋去那北疆，究竟是为的何事。但人家如此做事，你自然不能与人家为敌了，欧阳锜神色微霁，说道：“既是如此，我就让二弟同你们去好了。但不知他何时可以回来？”

续先生道：“只要他见了家主，能一年二年回来，就是快的。如果他能与家主相悦，说不定会三年。如不能相悦，半载就可以回到家了。”

欧阳锜把手叮嘱道：“二弟，我也有事在身，不然我就陪你北疆一行，我对你甚是不放心。”说罢，他看看慕容箏姑娘，心道：慕容姑娘，看来你对我二弟是甚有情意，

该不会你也不愿意陪他去罢？但慕容箏一看他瞅自己，反是不再看他兄弟二人，自去看天，她心内道：你以为我真的看好了你的这个傻二弟不成？他这一去北疆，肯定是凶多吉少。说不定一到了北疆，就给人家杀了呢。我去那里做什么？这一回我被那个白驼山庄的山君给弄到了大漠，就是倒了霉，受了这么多的苦楚。我可不到那北疆去，人家都说，在那里会生生把人的鼻子都冻掉的。欧阳锜看她好久不语，知她不愿与二弟去北疆，不由得心下大是反感。他想到：你一语出口，说我二弟是我相公，哪里有女人走到哪里，不跟着自家相公的？但人家是一个姑娘，不说自己愿意跟去北疆，你终不能强逼着人家去，所以也不好说什么。

欧阳锋心下真的是更别有一番滋味儿了，他看着哥哥，虽说是上一次自家去了一次京城临安，但那也是时间短暂，不久便与哥哥相聚了的，这一次到北疆，说不准会一去多久，更可能是凶多吉少。他心头一酸，竟然落泪。

欧阳锜对他道：“二弟，我有要事，来这中原，等我把这事儿做完，我自会去北疆找你。无论多远多难，我都会来的。如果你无恙，我会感激他们。如果你有一个好歹，我会同师父一起，来找他们。”

欧阳锜也是想说，他放心不下他的弟弟，但他无奈，只好让他同这些人去了。这里，他兄弟二人喁喁而谈，站在一边的几个人都是默默无语，也看不出他们对于兄弟二人的话是不是有些在意，是不是有些感喟。

当下，欧阳锋与哥哥、慕容姑娘相别。欧阳锋与续先生几人走了，他回头惜别，见到了那个慕容箏姑娘在低头，似在抹泪，心下有些不相信，他心道：她与哥哥在一起，原来她本就喜欢哥哥，但愿这一次她能与哥哥好起来，也不负哥哥救她一场。

× × ×

几个人找到了一个大镇，续先生的手头十分阔绰，一出手，便买了七匹马，这马都是好马，七个人都骑乘上，一路向北疆奔驰。一路上晓行夜宿，走得累了，马儿一丢，

再换好马，续先生似乎很是着急，一路催着，众人趲赶路程，几日之间，便是走了千里。

欧阳锋不知他们要自己去北疆做什么，只是知道他们有一个家主，看来这家主是一个老人，他正在等待着，要见他欧阳锋。他们这些人都是一些武功高强之人，一路之上，也遇上一些怪事儿，但这续先生与那个老人诸葛先生都很持重，不让众人管闲事儿。连酒也不让他们喝上一口，尽管这续先生对欧阳锋很是客气，他一劲儿让欧阳锋自家喝酒，但看着他们都点滴不沾，而且分明他们都很有酒量，那个莽汉子竟是顿顿吃饭时都手里空握着一只酒杯，不能饮酒，空握着酒杯也是好的。欧阳锋心内暗暗惊异，看他们一个个都如此能忍，他也佩服万分。欧阳锋也总是对续先生问：他们要他去北疆做什么，他能在那个家主那里干一点什么，家主要他欧阳锋千里巴巴地去，有什么事儿要他办？他问什么，续先生都是一笑不语。弄得欧阳锋心头气闷，再无无法对他们讲话。

眼见得越来越冷了，秋八月，到了早晚，竟然得穿一身厚衣服，欧阳锋心道：这里是什么好地方了，看来也像是我们大漠，时冷时热，时曝时寒，有什么好的地方？但几个人都是越走越兴奋，那个姓石的莽汉子竟然眼睛湿润，低声唱了起来。

“天也苍苍，野也茫茫。住我木屋，洗我衣裳。乌发长长，是我娇娘。一头野鹿，你我共享。生下子女，桦衣皮裳。……”石楚秀一声低哼，似勾起了众人的思乡之念，他们一齐唱道：“呦——，呦——，看那木屋，有我娇娘。双眼如漆，盼我归乡。放下帘帐，共效鸳鸯。白头到老，不弃不忘！”

欧阳锋的心也被他们唱得涌血，他看着这些人，心道：他们都是北疆之人，竟然在那汴京呆了三年，就为了要找我一个能对得上他那破蛤蟆对儿的人么？说来让人不相信。但他也如痴如梦，你若是相信，这事儿实在荒唐。你若是不相信，千里适迢，欧阳锋真的就跟着他们来到了这北疆之地。

这一夜，他们露宿在树林里，点着了篝火，着一人守夜，他们大家都偎在一边睡去。欧阳锋睡也睡不着，他也知道人家对他甚是客气，但始终是防他一人逃走，对他有所戒

备。

正朦胧间，突听得一声响亮的呼哨，有无数人骑着马向他们冲来，这些人都身披皮衣，带着刀箭长枪，一路唿哨，骁勇异常。他们冲到了这篝火前，大声道：“狗汉子们听着，我们是北疆的五兽，虎豹豺狼狗！快快放下你们的東西！赶快跪下，饶你们不死！”

一时间，这几人也都醒了。欧阳锋看他们，一个个却是不惧，知道他们的功夫好，但人家是一群人，且都有箭，如果真的放起箭来，他们也是没有什么办法。他心下不由得大是生惧。

但见这续先生与他们几个人动也不曾动，都坐着，在篝火火把下，看着那一群人。一个个满面笑意，看到来了强盗，像是看到了亲人。

强盗头儿一声怒喝：“放下东西，难道要老子动手？”

这续先生就笑了，他笑道：“你是要我们放下东西？”他满脸笑意，对那强盗头儿说道：“我们倒是有点儿东西，大老远从汴梁来，哪会没有东西？”这时，几个人竟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哈哈大笑起来。

强盗却也是头一遭见到，你要杀人，他们不害怕，却一齐放声大笑起来。这强盗头儿惊疑，问道：“你们是谁？”

这老头儿诸葛征说道：“老二，老二，我们兄弟去了汴梁三年，这里的人竟然不认得我们了。”

续先生道：“大哥，这还不容易，我们和他们亲近亲近，让他们认得我们不就是了？”说着，六人一齐站起。

那强盗头儿突然大惧，他声音也哆嗦，说道：“你们是留云庄的人？”他见六人仍是大笑，就心知他们一定是留云庄的六兄弟。就从马上滚下来，跪在地上，直门叩头，连连说道：“六位大爷，小人有眼不识六位大爷，真真该死！”

这续先生笑笑，说道：“你们五兽该死不该死，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在这里睡得好

好的，你们就来找我们的麻烦，是不是得对我们兄弟有一个交待？”

那个虎大哥一咬牙，说道：“好，我有眼不认得留云庄的六兄弟，我自认倒霉就是。”说罢，这人一伸手，手指抠进眼窝，把一只眼睛生生抠了出来。他大声一叫，登时昏了过去。剩下的那些人仍然不敢动，都一个个跪在地上。

这时续先生笑笑，说道：“你们还不快滚，我困了，我得睡了。”

这些人如遇大赦，一个个登时走得烟消云散。

第十五回 百炼魔心

再也无什么大事发生，一行七人就到了北疆的千山脚下，来到一大片庄园前。这一大片庄园不同于南方的庄园，树木荫蔽，把一个好好的庄园都遮掩在树林之中。远眺，但见屋檐掩映，屋脊隐约，不知这庄园到底有多大。园门足有五屋楼高，高檐兽脊，十分气派。

门口一排站有十个大汉，见到这七个人一齐来，不由得大是吃惊。一个管事模样的刀条脸汉子冲了过来，紧紧抓住诸葛夫子的双肩，叫道：“好，好啊，你们六兄弟终是回来了！”说着话，竟然泪下。他一一与另外五人拥抱，神情甚是亲热。他回头一叫，声如洪钟，中气十足：“快，快打开大门！你们去一人，传入中堂，转禀后院，报知静室外小师叔，就说老大他们六人回来了！”

言讫，便看着欧阳锋，像看着一件稀罕宝物，上下左右瞅个仔细。他笑道：“大哥，你们六兄弟这一回算是看对了么？上次是在去年，山里赶山人的头儿病虎曹春带了一个人来，大吵大嚷，要见家主，说是找对了人，这一回真是找到了家主日思夜盼的人。家主当然高兴，就让把人带来，谁知一试，却是一个笨蛋。差点没把家主气坏。你们带

来的这人怎样？千万不能再让家主失望。”

续先生笑道：“快刀兄弟放心好了，我们六兄弟决不会看错了人。”说说笑笑，这位快刀兄弟就已经把七人让至院内。一进了院子，欧阳锋便是一惊。北地庄院，多是迎门就有一堵照壁，这照壁墙十分宽大，上面有一幅联儿。这对联儿也极古怪，中间写着一个大的字，两边有上下联。中间这字同别家也不一样。当大宋时例，武将照壁多是写着一个大大的龙飞凤舞的“虎”字，这意思是虎将出虎门，虎庄多虎子；文官照壁上多是写着一个规规矩矩的“静”字。这里不知住的是什么人，照壁上写着一个大大的“毒”字。这一幅对联却也怪，上联是：家有主人多福泽；下联是：室存母亲更惊心。这一幅联儿欧阳锋看了看，脸上却没什么神情。那刀条脸汉子存心想诘难欧阳锋，就一揖而问：“公子请看这一幅联儿，这联儿是我家家主所书，下人愚钝，就不识家主苦心，不知这联儿究竟说些什么？公子是聪明人，才能到我留云庄来，请问公子，这联儿是什么意思？”

欧阳锋心道：你们这些人，在北疆想必都是叮当响的汉子，怎会不明白你家主人这一幅联儿的涵意？分明是一见我，就来考校。我若不说得明白，谅你们也不会服气。欧阳锋心性不同于常人，有时倔强，有时认真，有时还糊涂。他因不知这江湖礼数，就不知道逊让，不知道说上几句好话，圆圆滑滑地推三阻四，才是一个正正经经的江湖人。这方法常走江湖的人大都知晓，因为你强要出头，不觉就已伤人。欧阳锋哪知这些，他说道：“看这一幅对联，显是你家主人是神农氏一类人物了。往昔时，神农氏亲尝百草，服食剧毒，不是他喜欢毒，而是为要人家不中毒。如今你家主人也是卓有见识，把一个大大的毒字写在这里，意思也是同神农氏一般。你看，有这对联儿为证。上联儿写着一个‘主’字，下联儿写着一个‘母’字，却说一个道理，家有主母，便是‘毒’了。毒字如此重要，焉能不亲？照在下看来，你家主人不独见识非凡，更兼用毒解毒定是天下大家。”

七人静聆欧阳锋一番说解，都肃然起敬。那同行六人还则罢了，这刀条脸儿就更是衷心佩服，他深深一礼道：“多谢公子指教，让在下顿开茅塞。”又回头向六人恭敬施礼：

“诸葛大哥，看来这一次三年汴京，真的要不虚此行了。”言罢，七人大笑，心大愉悦。

七人带欧阳锋走过客房，再进中厅，在中厅让茶。茶罢，又肃请欧阳锋向后堂去。欧阳锋心里纳罕：古语说的是，天子九堂，诸侯七堂，知府五堂，知县三堂，士子一堂。这家主人不知是什么身份，竟然如当朝天子，家设九堂。欧阳锋道：不管如何，这家主人一定是个名人，不同凡响。当下心生惧意，在这北疆千山，怎会出了这么一号人物？

过了后堂，就见十几棵大大的树，树干挤在一处，上面蓊郁如云，团团如盖。下面却像是构了一间小屋，枝条掩垂，权做门帘，小屋之内，黑黑黝黝，从外看去，不见一物。

七人到了这里，但再也没了笑意，一个个低头佝腰，默然无语。诸葛老夫子在前，然后是那个算卦的续先生，再是莽汉石楚秀，然后是那两个一路上无话的汉子，最后才是这快刀汉子。七个人依次而立，就有诸葛夫子一声轻轻说道：“家主，老仆诸葛征六人从汴京回庄，向家主复命！”

这老人声音低低，声如蚊蚋，像是怕惊吓着了病人，又像是怕骇醒了婴儿。欧阳锋心内大异，这老儿与我哥哥和慕容箏姑娘见面时是何等的威风气势，怎么一到了这树下小屋，竟变成如此模样，胆小如鼠？看来那树下小屋内定然是有他们六兄弟最为惧怕的人，可能就是那个什么家主罢？

诸葛老夫子叫了两声，屋内无人答应，他就再也不敢出声，七个人站成一排，默然肃立。欧阳锋心想：这家主也忒大架子，人家叫你，怕你，在你面前战战兢兢，你显够了威风，也就算了，让人家进屋就是。但他远来是客，人家看不看重他，也是未知，他又何苦管人家事儿？

这时有人奶声奶气地说话了：“我看哪，这六个人哪也没什么好东西。这老头子太

瘦，准是天天想心事，琢磨人玩弄人累瘦了。你看这个续二，天天一本正经，连上厕所出恭也脸色严肃。你瞅他那样儿，准是整个北疆人都欠他银子。你再看这个傻小子，一肚子气一包血，血把脸憋得通红，气把肚子胀个溜圆。你再看那俩小子，一天到晚不说话，娶媳妇儿那天半夜进洞房，憋了半天，点光了半截蜡，憋了一头汗，末了说一个字：‘睡！’……”

欧阳锋明明听得说话之人是个小孩儿，奶声奶气，却硬装成老气横秋。这人是谁，怎么一出口就训人？却见这六人也不敢回声，都仰头向树上看，一齐躬身施礼，说声：“师叔，你老人家好！”欧阳锋一看，团团如盖的树尖上，忽颤忽颤的却坐着一个人。这人身穿一件花袄，头扎一根小辫儿，坐在那里笑。这人顶多也就有九、十岁的年纪，怎么这诸葛老子六人都叫他师叔？

这小孩儿说道：“诸葛征，你走了三年，你媳妇对我不好，上月做糖，只就给我吃了一小盆儿。哼，还说怕吃坏了我。明明是不尊长上，还尽说谎话。还有你小孙子，和我玩弹子，欺负我。你回来了，好，好。好好训他们，让他们以后对我恭敬点儿。”欧阳锋听得瞪眼，六人却毫不为怪，这诸葛老夫子也忙点头称是：“师叔教训的是。”

这小孩儿看着那莽汉，说道：“石三，你媳妇儿这三年怎么总哭，一到晚上，就搂着枕头哭。这也罢了，她想你呗。可她哭一哭，又笑。她笑什么？你回去问问她，赶明个儿来告诉我。”这莽汉就满脸通红，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

欧阳锋看这孩子，像个鬼魅，小小孩儿，怎么能一跃而上那高达十数丈的树顶？他小小年纪，怎么成了诸葛老夫子六人的师叔？

这时，小孩儿看到了欧阳锋，他呲牙一乐，拍手叫道：“好啊好，你是不是他们找来的人？”欧阳锋见他一个小孩儿，又说话爽直，童言无忌，就心里快意，笑道：“不错，我就是他们找来的人。”小孩儿大惊失色道：“不好，不好了，他上当了，你受骗了。”欧阳锋心里一惊，忙问：“这是怎么说？”

只见小孩儿身子一提，小人儿如一片飘荡树叶儿，直飘下地来。他一落就落在欧阳锋眼前，对欧阳锋道：“我告诉你，你快跑罢，他们找你来，可没安什么好心。他们让你学毒，学毒可不是什么好事儿，我老人家深受其害。他们找到了你，你可是倒了八辈子霉了。你快跑，还来得及。我老人家这里有些干粮，也有一点儿盘缠，你拿了去用。你跑，我一个对他们七个，还行啊。”说罢真的从衣兜里掏出三块糖、二块糕饼、三两碎银子，要塞给欧阳锋。

这小孩儿身穿一件花衣服，坐在树上时，欧阳锋还看不清楚。跳下来时，一看才知道他穿的是一件百衲衣。百衲衣，原是时人迷信，生了孩子怕不好养活，就从上百家一家家找来一小块花布，把它缝缀起来做上一件衣服，给这孩子穿。为的是图个吉利，要他长命百岁，无病无灾。欧阳锋看这孩子，还是一个头梳朝天辫儿，兜里装麦糖的小孩儿竟总说他得快走，心下也是疑惑。小孩儿正叫着，要欧阳锋快走，这时，一个老人的苍凉声响起：“是你们六人回来了么？”

续二一听得这人说话，马上就颤抖起来，颤声道：“师父，是我，是我们六兄弟回来了。”

老人道：“找到了人么？”续二忙应声道：“找到了，找到了。欧阳公子，他就站在徒弟的身边。”

一听老人说话了，小孩儿的脸马上变得没了生气，他悄悄对欧阳锋道：“你完了，你完了，老头儿醒了，你再也跑不了啦。”说完这话，小孩儿一蹦，身子一窜出去七八丈远，三窜两窜，人就没影了。

欧阳锋不知他身在何处，自从这六兄弟带他来到大树前，把他带给树屋内的师父，他们就自去了，老人请他进入树洞。他心情紧张，一步一探，好久才入得洞去。一进了洞中，他大是吃惊：洞中有一个老人，他的身子斜斜地吊着，头冲下，脚朝上，头发披散成绺儿，像些树须，直向地上疯长。两只脚光着，脚心绑在树上。老人的两眼闭着，

看也不看欧阳锋，就问：“你对上了我的对子？”阳锋道：“是，晚辈那一日在汴梁小城闲游，无意之中对上了那对子的。”老人一笑，声音桀桀直响，朗声而吟：“天上飞凤凰，凤凰乘风凤凰力”……欧阳锋知他是要自己再对一次那联儿，也就长声而吟：“地下爬蛤蟆，蛤蟆独行蛤蟆功。”老人默然半晌，好久才道：“年青人，你对错了。自古以来，文行四六，对仗工整。讲得是天对地，日对月，清风对流水。你学文有成，自是该懂得这些粗浅道理，你以独行对我乘风，显是不当。你又以功对我力，又是不悖而作，你一定是对错了。如果你再想得一幅新对，试着再对对来。”欧阳锋一笑，说道：“你是这家的家主，请问是也不是？”那人沉吟有间，才道：“我是。”欧阳锋笑道：“我一进门时，看见照壁上有一幅联儿，据说是家主所作，这话想必不假？”老人道：“那是老夫一时涂鸦，让你见笑。”欧阳锋说道：“我看你那一幅联儿，却是写得好。见识不凡，又字中有画，暗藏玄机。两联拆开，却是一字。两联分写，又道自家胸臆。真真是好极了！”老人虽是颇有机心，但也愿意听人家的奉承话，听了也是十分受用。就道：“我却不知道那一幅对儿好在哪里。”言说时，也颇得意。

欧阳锋心一横，他心道：那小小孩儿不知是什么人，他一再告我快跑，定是我在这里准没活命。早晚也是一死，我欧阳锋岂能死得窝窝囊囊？主意已定，说道：“你老人家那一幅对，和我的这一句一样，犯了大毛病了，既不工整，也对得没什么道理，简直是不通已极。”这老人正得意时，被他这几句，犹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弄得无趣已极。他冷冷道：“你说，我那一幅对儿错在哪里？”说着，叭地一扬手，一根树枝飞来，直贯欧阳锋的头。欧阳锋心下一凉，就知不好，这一下，岂不把头皮整个儿大揭了去？他踉踉跄跄直退了几步，人贴在树上，凛凛然生惧，再一摸头上，一根树枝贯在头发之中，直插入树内。再一摸，手里无血。这才慢慢稳下心神，问道：“老人家，你这是何苦？”老人说道：“你说，我那一幅对儿哪里不通？”欧阳锋大声道：“你那对儿就是不通，你说我用独行对乘风，是顺了。你用主人对母亲，你用家对室，你用多对更，岂不更都是

顺口说对儿的么？”

老人突然咯咯笑了，笑着对欧阳锋道：“你说得好，你对得好。我就看不惯那些书呆子，那些书傻子，那些书虫子，他读书不知道圆通，天天背书，一写起字来，总是咬文嚼字，还时时弄出几句古诗古语，显大学问。有时还来谈谈禅说说佛，像是知大事明了大理，须知这些人，一见了权见了势见了钱，比别人更是贪婪。这等人，我愿意见一个杀一个，让他们死得干干净净，方称我心！”

欧阳锋看他，突地踊跃，高叫道：“妙极，妙极，你这人的话，怎么恁地对我心思。”一跳起来，忘了头发还被树枝掣在树上，一扯一挣，揪心地疼，疼得哎哟出声。

老人对他声音微缓，说道：“好，你还知道天下有一个独行，我告诉你，我的名字就叫做慎独行。”欧阳锋心里一下子明白，原来自己那一幅对儿，巧的就是对出了这老人的名字。

老人道：“我问你几句话，愿你能实话告我。”欧阳锋答应。老人问：“你最恨的人是谁？”欧阳锋一时怔住。他最恨谁，是白驼山君任一天？是那个让他哭也不成，笑也不得的慕容箏？还是那个百般捉弄他的苏叫化子？他也说不出。

老人道：“如果你能杀人，你想不想杀他们？”欧阳锋一想到任一天，就略无迟疑答道：“杀，我为什么不杀他？”老人桀桀怪笑，又问：“你喜欢不喜欢珠宝、金钱、权势、美女？”欧阳锋稍停，沉声道：“喜欢，但在梦中，平白无故，这些又从哪里得来？”

老人笑了，他一声长啸，身子向上飞腾，脚先踏上树枝，又平平跌下来，稳稳坐在欧阳锋眼前。他笑道：“小娃儿，你对上了我的对子，显是你我有天大的缘份，我有一身奇功，要教给你。”说毕，老人长声而吟：“天上飞凤凰，凤凰乘风凤凰力；地下爬蛤蟆，蛤蟆独行蛤蟆功。”这老人一纵身，长发如飘袂，人如一片浮萍，飘飘摇摇，且行且止。欧阳锋看这身法，就是哥哥的师父白面罗煞也是不如。老人又俯伏在地，两手如脚，头也沉下，大张着嘴，“咕咕咕咕”地叫了几声，然后又抬头，两手疾闪变换，看

去像是有千只手臂，再大喝一声，双掌平推，轰的一声，把半爿大树一下削去，眼前倒露出大大的天光来。

老人傲然道：“我这就是两门天下绝顶的武功，一门叫做‘凤凰力’，另一门就做‘蛤蟆功’。你如果愿意，我就把这两门功夫教你。”

欧阳锋当然愿意，他大喜过望，就要趴在地上给老人叩头。但老人却止住了他，说道：“不行，你要学我神功，必得先学用毒，服毒，成为一个毒人才行。”

欧阳锋大惧，又想起那个小小孩儿，让他快跑，是不是他要先用毒服毒，连这些关口也不得过，人就一命呜呼了？那时他还学什么神功，他只会是一具死尸而已。欧阳锋决不能弄什么毒，他一定不要弄毒。

欧阳锋大声吼道：“我不要做什么毒人，我不要做什么毒人！”

老人笑了，他轻轻说道：“你要做毒人有什么不好，天下的毒人有的是，多你一个，又有什么坏处？”欧阳锋道：“我不愿意，我不愿意。”老人道：“我可以告诉你，你不能听那个小孩子的话，他说的话，都是危言耸听。你听我的，好不好？”欧阳锋看着他，渐渐看得出奇，他想起了那个慕容箏姑娘跟着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从他家里走出来，就是因为慕容箏盯牢了小人儿的眼睛，才不知不觉地跟着人走了的，这个老人一样，也会用这摄魂术来对付他欧阳锋么？老人的声音很是柔和，他轻轻道：“天下人对你不公，他们对你不是打就是骂，对不对？”欧阳锋随口答道：“对。”老人又道：“那你为什么不出手，你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较高低呢？”欧阳锋也是一叹，说道：“因为没有武功，我不能快意恩仇。”老人笑了，他窃笑道：“你可以有美女，你可以有许许多多的奴才，你要她们做什么，他们就会为你做什么。这样岂不是更好？你可以成为天下第一人。你要做皇上也行，你不愿意做皇上也可，你可以做武林中的霸主，你可以做一个天下至尊，你看这样好不好？”

欧阳锋心里一阵阵心血翻涌，他一会儿想到：我不该答应他，如果答应了他，我岂

不是就坠入了魔道，从此万劫而不复了么？但我不答应他，那些耻辱怎生免得，我怎能再扬眉吐气？他沉吟有间，一时不知是不是该答应这老人。

老人一笑，说道：“欧阳公子，你是不是试一试，过一过我的日子？”

老人一声呼唤，就有一个小小的婢女走来，她对着老人深深地施了一礼，问道：“家主有什么吩咐？”老人笑道：“你带这欧阳公子去，到我的屋子里，让他住在我的屋子里。”这婢女大吃一惊，她盯着老人，像是不曾听清他的话，急急又问道：“家主，你的屋已经有好几年没用过了。”老人笑了，他轻轻说道：“你带这欧阳公子，让他好好体味体味做人的乐趣才是。”

婢女一笑，就回头对欧阳锋道：“欧阳公子，请！”说罢，她就袅袅婷婷地在前面走，带欧阳锋去那老人的屋子。两人走在高墙回廊中间，一直到了一间大的屋子。门口有两人站在那里，对小婢女道：“这里是家主的静室，你带外人到这里做什么？”小婢女笑了，她娇滴滴地说道：“你以为他是外人么？老家主可不把他当成外人，家主有命，请欧阳公子来他的屋子里，好好体味一番做法主的滋味儿。”那两人一听顿时肃然向欧阳锋一礼道：“公子请了，奴才多有得罪，但望公子莫怪才是。”

欧阳锋进了屋子。这是一间很静的屋子，他一进屋，便看到了这间屋子里很是豪奢，窗前摆着一支巨大的珊瑚树，这一支珊瑚树足足有七尺高，是少有的宝物，在它上面，嵌着许许多多的明珠。小婢女道：“公子，如果你需要灯光，只须将这树轻移，就是一盏灯了。”说罢，她上去轻轻一扭，珊瑚轻轻一响，便露出一大粒的夜明珠，它明亮至极，让人看了挤舌不止。婢女又一一指与欧阳锋看这里的什物，都是一些名贵的珠宝，再不就是玉石名器，非人间帝主所不能有的。小婢女告诉他一切，都是人间奢华。欧阳锋看着这些，心道：难道这些都是我能享有的，我能够做这样的人么？我就是天下少有的帝王么？我就是这留云庄的家主一样的人么？小婢女见他沉思凝想，状似发呆，就轻轻掩门，走了出去。

欧阳锋坐在这里，心仍是跳个不停。忽听得有人轻轻悄悄走来，他不曾睁眼，就闻到了一阵如兰如麝的香气，听到一声如鸾如燕的脆声：“公子，你得洗浴了。”欧阳锋睁眼一看，见到了两个女人，正一左一右站在他的床前。这两个女人却都是生得好，唇红齿白，明媚俏丽，比起那慕容箬来却也不逊她几分。两个女人对着欧阳锋笑，说道：“公子一路劳累，还是先洗浴洗浴，然后再好好安歇。”说罢，两人轻轻过来，手也轻柔，慢慢扶起欧阳锋，向外屋走去。绕过了两条长廊，到了一间大大的圆屋，屋内早有一个大池，池内水也是热的，有两个赤裸女孩子都站在池水边，等着欧阳锋到来。欧阳锋心道：看来，她们一定会为我洗浴。他心里局促，虽是想做得倜傥一些，但终是从未与女人如此相见，终不免有一些眼热心跳。他被两个女孩子扶着，那两个赤身女孩儿向他一礼道：“请公子洗浴，说毕，便来扶欧阳锋下池。池水也不甚热，远不如欧阳锋心里所想那么艰难。两个女孩子把欧阳锋放在水里，也就依偎在他的身边，以她那丰腴身子，轻轻蹭着欧阳锋。欧阳锋哪里见到过这些？不由得有一些骇怕，身子一阵轻抖。女孩儿眼睛睁得极大，颤声道：“公子，公子，你有什么不舒服么？家主一向如此洗浴，难道公子不要这样？……”

欧阳锋忙道：“好，好，一切都依你们家主的旧法儿好了。”他一说，那两个女孩子才略放宽心，又来为欧阳锋洗拭身子。她们长发披垂，一身香气，为欧阳锋轻轻擦拭，手下十分轻柔，却又是极为舒服。欧阳锋心道：我从来不曾得知，一个男人可以如此舒服过这日子，我做一个书生也是，我做一个帝王也行，人生得意须尽欢，古人也如此说。他正胡思乱想，两个女孩子轻轻搓揉，让他渐渐松弛，渐渐情热。女孩子见他双眼通红，就又笑笑，说道：“公子不必太苦熬自己，连家主那样高寿，尚且一浴三戏。公子正是年轻，不能动情，反而是怪事了。”她像是一个知心人，对欧阳锋好体贴，让欧阳锋倒是无话可说了。她轻轻抱起欧阳锋，两个女孩子虽是身肢也弱，倒是有许多的力气，两人手相搭着，一齐抬起了欧阳锋，把他放在软榻上。

欧阳锋头一回与女孩子亲近，又是在如此地方，便喉间有些干，话也吞在咽喉，说不出来。但他知道，他愿意与女人在一起，他此时忽地想起了慕容箏，他才知道，他实在对慕容箏也是很有好感。

就走进了几个女人，她们都是赤身，或是极少着衣，轻轻俏俏，一路春风，走到了欧阳锋的面前。为欧阳锋洗浴的女孩子伏在他的耳边，轻轻道：“公子，你如看好了哪一个女孩子，你就点头，我让她陪你。”

欧阳锋就看着，眼前如梦，一个个美貌姣好的女子在眼前飘飘而过。显然她们都愿意陪欧阳锋，她们喜欢与欧阳锋在一起嬉戏。欧阳锋看到的这几个女孩子都有十分姿色，他此时才明白，古人为什么有那么一句：春兰秋菊，各擅胜场。单是他眼前的这些女孩子，就一个胜似一个，一个比一个娇美，这让他说什么才好？

这女孩子伏在欧阳锋耳边笑道：“公子，如果你愿意，她们都留下来陪你，你看好不好？”欧阳锋心道：我是愿意，但我刚刚来此，我又不知与你们女人如何相处，怎么能与这些女孩子在一起？他突地回头，看到了一张笑脸，这陪他洗浴的女孩子十分清丽，十分温柔，为什么不是她？欧阳锋的声音也有几分局促，他轻轻道：“你要她们走开，你留下来陪我。”

女孩子也娇笑：“好，我留下陪你。”

便没了那些女孩子，静静洗浴屋内，只有他与这女人两人。欧阳锋十分紧张，自他成年，也不曾与女人真正亲热过，此时面对美女，不免尴尬。但美女知人心思，她动作轻轻，让欧阳锋过得十分快意。

欧阳锋就又来到了那间大屋子。他坐在这里，神清气爽。一个女孩子来向他一跪，让他服下一粒朱果，告他这就是千年朱果，是服下能大长内力的仙药。欧阳锋不说什么，就服下这一颗朱果，但觉入口生津，先是有一点点苦涩，再就是甘甜无比了。他服下这一粒朱果后，顿时觉得神清气爽，浑身力气大增。

这时，几个女孩子都上来了，对着欧阳锋道：“不知欧阳公子喜欢不喜欢听听雅乐？”欧阳锋一听，就心下一喜，说是从前孔老夫子为了听那雅乐，竟然三个月也不知肉是什么滋味。这雅乐一定是很好听的了。女孩子道：“这雅乐是家主从前十分想往的，但遍觅天下而不可得。终于被家主的下人去洛阳挖一座古坟，挖出了这乐谱，整饬已毕，才成乐声的，但愿公子会喜欢听它。”欧阳锋点头，他看着这些超尘绝俗的佳丽女子，心里道：这些女孩子，也会演奏什么雅乐？我就不信。但他又在这里得了如此奇遇，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他挤舌不止。他怎么能不相信？他就一笑道：“既是如此，就演奏一下，让我听上一听。”

七个女孩子，用七种不同的乐器，有的欧阳锋见过，像那铁箏、箜篌，有的他从未见过，像那土盆一样的东西，它大概就是那缶吧？再不就是丝竹土革中的一种土制的乐器瓠。欧阳锋心下也哑然失笑，人做读书士子，也想清高一世，但清高者也无名，也无学问。连这一种乐器也不知道。原来贵人也在学问里，原来骄奢也在学问中。

但见这七个女孩子都敲的敲，弄的弄，抚的抚；弹的弹，一时丝竹之声大作。

这雅乐却是雍容，一奏起来，便有洋洋洒洒的大气，直荡人心怀。让人感大地之宽广，感人生之快乐，感世事之平和，感山川之美妙，一时千头万绪，俱从中来。欧阳锋大喜道：“好，真好！”他心道：我做读书人，从来就知道有这一种好的乐声，叫做雅乐。但我如果不在这留云庄，怎么会听到这雅乐？看来，做这留云庄的家主，实是有说不尽的快活了。一时高兴，就叫道：“好，你们先去歇息，我以后再来听你们演奏。”

但这些女子都停手驻足，凝目视他，一个个徘徊不去。欧阳锋道：“你们为什么不走？”一个女孩子道：“我们愿意为公子演奏郑风卫风。”

欧阳锋一听大惊，他心道：“我是不是听错了？她们居然也能演奏那郑风卫风。我看得诗中云，夫子说过，郑卫之风。但不知道它究竟是些什么歌子，能让这老夫子也认它太过淫靡？这岂不是有一些怪么？如果是在读书士子间，纵谈起这郑卫之风来，也都

是大大地说它不好。但说它不好的人也都没有听到过它，只是听得孔夫子的一句话，说它淫，它就是淫荡了，谁又真的听到过它？

女孩子道：“公子，从前家主要我们演奏时，多是先奏上一阙雅乐，然后要再看这郑风卫风歌舞的。公子是不是也来听上一阙郑风卫风？”

既是这样，为什么不听上一听？欧阳锋道：“好，我就听它好了。”

女孩子们都是大喜，或许她们久已未拨弄这琴丝编钟了，好久不曾奏这郑卫之风了。此时一齐踊跃，要好好地奏上一曲。

就又乐音绮靡。欧阳锋听得这声音凄惋，有时哀凄，有时感伤，像是闺中美人自伤自怜，说自家的心事。便有几个美人应声起舞，在欧阳锋面前翩翩跳了起来。欧阳锋听着这美乐，渐渐入迷，他看这些美女，竟然一个个都是明眸皓齿，一个个笑语嫣然，满是情意，看着欧阳锋，她们一个个围着绕着欧阳锋，唱道：“把你的心，埋在我的胸间，我的双乳，就是你的坟山。愿你的心，永在我的心底，人与人不见，心也相见！”

女人的柔柔轻声，脉脉情语，一经唱得出来，便成了赤赤裸裸的相亲相爱了，听得欧阳锋也不由大是眼热心跳。女人们又唱：“你说你来，我等你，等到了水涨了，直涨到了脚踝齐。你是不是来啊，你这个该死的？你说你来，我等你，一直等到了水涨到与腰齐。我战战兢兢，不知所以。你是不是来啊，你这个该死的？”欧阳锋听得也心跳，他听到了女人的嗔声，也听到了女人对情人的热盼。她站在水中，宁可死，也不动上一动，这是一个何等痴情的女人？

女人们又唱：“你说你来，我等你，等到了水涨了，直与我的脖颈齐。我怕是不能再活了，剩你一人太孤凄，你还是别来了罢，水大别叫它淹了你！”

这说的的是一个古时的痴人故事，一个痴情女人苦苦等着她的男人，她等得心焦，等到了大水，她直站在那水里，直淹死在水中，心里想的还不是她自己，而是那个她心里的恋人。

女人们的歌舞实在动人，让欧阳锋看得如醉如痴，他流下了泪，他想到：如果有人等我，我会不顾一切，去找她，为什么要她在那里苦等？苦苦等人的滋味儿有多难受？

倏地，乐声戛然而止。

女人依偎在欧阳锋的身边，她们簇簇拥拥，坐在跪在他的脚下，说道：“公子，你听我们唱，能一流热泪，显是一个多情之人，我们能得公子善爱，该是有无限福缘了。”说着，众女都依偎在欧阳锋身边，轻轻地唱道：“我等你，等到了水涨了，直与我的脖颈齐。我怕是不能活了，剩你一人太孤凄，你还是别来了罢，水大别叫它淹了你！”她们莺声燕语，眼里情意绵绵，瞅着欧阳锋，手儿轻轻摇着，摇着他的身子，像是向他说嗔说娇。欧阳锋哪里经过这些，看着诸多佳丽，心下不由得心荡神迷，不知所之。

女人如画，女人如歌，女人如诗。欧阳锋不饮自醉，如在五里云雾之中。他心里想道：做人如此，却也快乐，不啻帝王，不虚此生。别人能如此，我欧阳锋也能如此。我只要习得这家主的那蛤蟆功，是不是就天下无敌了？那时我就能在江湖上为所欲为，做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了。

× × ×

夜里，欧阳锋搂着女孩儿在睡。

他忽听得有人在问他话：“欧阳公子，你为什么不醒一醒？”欧阳锋一抬头，却是不见问他话的人，他问道：“你是谁？你要做什么？”这人说道：“我是谁，你难道看不出？”

明珠光下，人影模糊，欧阳锋细细一看，眼前床上，正坐着那个老人，那个把他的屋子让与欧阳锋住的老人。他看着欧阳锋，眼里带笑。

“你愿意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

欧阳锋当然愿意。老人又道：“我在这留云庄里，有天下最好的美人，有天下最好的珠宝，也有天下最富的财富。我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愿意杀死谁，我就杀死谁。

世上的一切都能操在我的手里，我能一高兴，把整个山西大灾的灾民全都救活，让他们都在家里供我的长生牌位。我也能在一夜之间，把一个武林门派全都杀光，让他们的后人再也知道这一门一派究竟有些什么功夫，有些什么荣光。你说，做我这样的人好不好？”

欧阳锋道一声：“好！”

老人道：“我要你做一个毒人，就是要你杀人，只要你愿意，你就杀人。你看，这女人是我的，但我只要一出手，就可能杀死她们。再过几日，我就可以再给我自己找到几个女人，几个比她们更好的女人。”老人看着睡在床上的女人，对她们不屑一顾。他早已经点了她们的昏睡穴，让她们此时不能醒来。

欧阳锋看着他，心道：这人足可以傲睨天下，他是留云庄的家主，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英雄，只要他愿意，真的可以把天上的流云留住。

留云庄主留云客，天下武林股掌中。他是一个英雄，一个傲睨天下武林的英雄。

老人看着欧阳锋：“只要你愿意，你就是一个天下少有的大英雄，你就是身怀奇功的江湖高手。”

欧阳锋愿意，他情愿做老人的徒弟，接下老人的衣钵，做一个纵横天下的老毒物。

第十六回 蛤蟆神技

天下怪事，无奇不有，在欧阳锋到了这留云庄时，他万万想不到他会愿意做这个老人的徒弟，做一个纵横天下的老毒物。他只想习武，做一个有高深武功的江湖人。却也不曾想到其它。如今，他要拜慎独行为师，学他两大神技：凤凰力与蛤蟆功。

在那小树屋里，慎独行对欧阳锋说道：“我这一门功夫，从来不曾传与我的弟子。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资质太差，而是我这一门奇功一代一代相传，都是非有一个行事狠毒，我行我素的人，他又必须是天资极高，文武全才的人。武林中行事，向来分正邪两派。所谓正派，并不是他们行事如何端庄正直，而是他们所学功夫大都从内功开始，自小就修习内功心法，一步步走来，循序渐进，才会十年有成，二十年有形，三十年有派，四十年有名，五十年俨然成为大家。这正派人学艺，大抵如此。你想荒谬不荒谬？人之在世，几十春秋，都用这时间去学武，却怎生了得？五十年习武，人也垂垂老矣。我教你的邪派功夫，不像那些正派功夫，只讲究一个平、顺、达、悟、明，我们要的是邪、怪、快、毒、狠。只有如此，才能有成。蛤蟆功是天下奇功，人人都看不起它，却又有谁知道它的厉害？内功心法，讲究的是一个气字，你看世上万物，大至奔马，小至飞虫，有谁又能像蛤蟆一样，一运气，身体便胀大几倍？气之所至，金石为开。这就是蛤蟆功了。其中妙用，自是无穷。待来日，我自与你细细分说。再有我的独门轻功凤凰力，这是我在四十岁时悟到的一门轻功，世上万物，如庄子所说，大不过鲲鹏，展翅一飞，扶摇直上，一翅九万里。何谓鲲鹏，凤凰也。鲲鹏就是凤凰，鸟中之王，它不是鸟王，又怎么会一翅九万里？我的凤凰力，便是借凤凰翔飞的姿势，共有一十三式。这一十三式便是天下无双的轻功。你看我给你说上一说，然后再做。”

老人就给欧阳锋说了他的一十三式凤凰力。这一十三式分别是：凤翔九天、凤翅出巢、单足立崖、一翅冲霄、搏击万里、凤还巢……老人说罢，就身子一趁，双足疾点，像一只飞鸟，凌空而去，落在十来丈高的树上。树梢摇荡，平平荡出几米，往往复复，荡个不止。老人如片飘絮，直钉在那枝梢上。欧阳锋一看，便知这是天下最绝的轻功了。想哥哥是大漠第一高手，他奔走如烟，脚下一片轻尘，但也没有这慎独行的本事，要哥哥一跃十几丈，站在树上，飘荡如絮，他也无法做到。

老人身形一动，就滑下树来，他却不直直落地，在空中几变姿势，又斜斜飞回树上。欧阳锋道：这大概就是那凤还巢了。自古凤凰归巢，从来不直扑巢穴，而是绕着筑巢的

梧桐树，翻飞鸣唳，一翱一翔，再归巢穴。看这老人的身法，活活是一只翩飞若惊鸿、往复如雄鹰的彩凤。

老人道：“欧阳锋，我这凤凰力，是取自庄子的名篇《逍遥游·北冥有鱼》。你熟读诗书，诵得诵不得庄子此文？”

欧阳锋一笑，就朗朗而诵：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对极？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阍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老人一笑，拍手抚掌大乐：“好，庄子说得好，我平生做事，最喜欢的人就是庄子。他丧妻之后，立于坟前，饮酒鼓盆，大笑而歌，真真是我邪派中人。你想，他若是不邪，岂不也像那些正派人士一样，假假惺惺的，又哭天抹泪，又号啕痛哭，弄得别人也很难受。我最恨那些正派人士，真想提七尺长剑，见一个杀他一个，让他们死个干干净净。”

× × ×

在留云庄里，欧阳锋时时与这老人在一起，他心里极是纳闷，不知道这老人为何放着好好的屋子不住，却偏偏要住在那树洞内？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那诸葛夫子等六人一见了这老人便惊惧万分，似乎要大难临头。他也不知道那个小小孩子究竟是何许人物，他为什么一心要劝欧阳锋逃出这留云庄。但他每日与老人在一起，习武说文，甚是相得，就渐渐从心中更是生出敬意来。

老人问他：“如果你与父亲、妻子同乘一船，船沉溺水，你却是救谁？”欧阳锋一怔，说道：“哪里有这般巧事？”老人道：“天下之事无奇不有，偏偏就是有了此事，你却如何是好？”欧阳锋沉吟，说道：“自然是先救老父，人生骨血，皆来自父母。父生骨，母育血，骨血生成，才得人道。不救父母，岂不是大错？”老人厉声道：“错了，错了！”欧阳锋想想，心道：一定是他想到了家氏香火，如果没了妻子，岂不是没了儿子，岂不是没了自家后代？于是又道：“依师父意，是该先救妻子了？”老人桀桀而笑，笑声尖厉刺耳，笑罢说道：“我告诉你，如何去做。我在四十年前纵横江湖，人称‘老毒物’，盖因江湖之人再也没人能如我一般凶狠毒辣。如果你的船翻了，你要救你的老爹还是救你的妻子，自是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你老爹家资钜富，能让你吃穿不愁，你为什么不救他？可要是你老爹只能吃你一口饭，要靠你养活，又天天絮絮叨叨，他死了岂不是更好？你妻子呢，若是长得貌美如花，娇小可人，你不救她，死了岂不可惜？你又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好老婆？可她要是天天叨叨扯扯，脸色阴沉，她若不死，你岂不是活活受罪？大丈夫做事，当机立断，决不拖沓，方能成大事。”

欧阳锋当即行礼，恭听师父教诲。但心下却想：人之于我有恩，便思图报，父母妻子，怎能轻易抛却？但师父说话，就不能强辩，由他去说，我自不做就是了。

老人看他，看出他心中所想，便冷笑，说道：“你今日不听我，早晚会吃大苦头。”欧阳锋心下不以为然。

× × ×

入夜，欧阳锋仍是住在那老人的静室内，静室不静，有女人的呢喃声与欧阳锋的欢笑声。欧阳锋自入留云庄后，便天天耽于淫乐。他也曾在心中想过慕容箏，想起在大漠上星空残月日夜同行的日子，但也只是一闪念，又想到：她此时正与哥哥在风光秀丽的江南，二人同行，也有无限的情趣。看她与哥哥同去的模样，似乎十分中意哥哥，她根本看不起我这个一无是处，只会念书的笨人，我想她做甚？便不再想她，看留云庄这些

天生佳丽，一个个对他喜笑颜开，极尽奉承，也是大快朵颐。

欧阳锋正与那两个为他洗沐的女孩儿闲坐，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闲话，他对女孩儿讲大漠西域，讲那儿的风土人情，这时有人说话了。

“喂，你是那个新来的小子，是不是？”欧阳锋一回头，不由得大是羞惭，他的身后桌子上正坐着那个小孩儿。欧阳锋此时也颇孟浪，左手搂着那女孩的脖颈，右手在为另一个女孩抚着头发。他这模样，活像是不思进取，一心耽乐的楚庄王。

小孩儿笑：“你这人哪，还没坏透，不像老家伙那些徒弟，一个个都坏得头上生疮，脚下流脓。你和女孩儿混，最好不要让我老人家看见，不然我准会生气……”

欧阳锋道：“你老人家如是愿意，也自找快乐就是了。留云庄多的是美人。”这小孩儿听得欧阳锋如此一说，就大是生气，恨恨道：“你以为我是谁？我也能像你？我老人家三十多年来，从来就没有亲近过女人。”

欧阳锋很是奇怪，他知道这小孩儿是诸葛征等六人的师叔，他只有九、十岁的年纪，却口口声声自称老人家，这岂不是可笑？但他既是慎独行的师弟，就一定功夫极高，欧阳锋也不敢轻易惹他。这小孩儿道：“他是不是要教你两种功夫，一种是凤凰力，一种是蛤蟆功？他一定会告诉你，说他这两种功夫是天下绝技，没人比得上他。是不是？”

欧阳锋不知如何回答。他看着这小孩儿，突然问：“你是我师父的师弟？”小孩儿一拍胸脯，说道：“不假，我告诉你，他叫慎独行，我叫查自雨，我是他师弟，这事儿江湖上人人皆知，不信你去问别人。”

欧阳锋问道：“你既是我师父的师弟，就是我的师叔了，可像你这小小年纪，就做了我们的师叔，这可有些大大不妥。”这小孩儿头摇得像拨浪鼓，叫道：“不对不对，你别管我多大，我是你师叔，对不对？别说是你这初出道的小子，就是那个狠心的家伙诸葛征，还有那个一肚子心眼的续二，对我也得恭恭敬敬，不敢欺我。你说我老人家今年几岁了？”

欧阳锋笑着说道：“我看师叔今年也就是十岁年纪。”一句话刚说罢，那小孩儿就失声大笑，拍手乐道：“好，好，你小子也是像那些市井蠢人一样，也看我老人家只有十岁。我告诉你，我老人家今年三十有九，辛丑年菊月初五生。你算算，是不是今年正三十九岁？”

欧阳锋不信，却又不能不信。他心里想道：看这师叔的样子，就是十岁左右年纪，他又自说是三十九岁，不知为何要这样说。这小孩儿凑近了欧阳锋，轻轻说道：“我在二十九年前，正练这蛤蟆功时，被你师父这个老混蛋弄得走火入魔，他弃我而去。当时多亏了师父，不然我早就死了。”

欧阳锋大是惊异，他听得师父说，这蛤蟆功一代代相传，只是传与一个下一代弟子，既是师父擅这凤凰力与蛤蟆功，师叔怎么也能练它？欧阳锋急忙问：“我听得师父说，师门这两大绝技，历来只传于一个弟子。既是师父学了这蛤蟆功，师叔怎么也会？”

这小孩儿嘿嘿冷笑，说道：“你既是拜了那慎独行做你的师父，你为什么不去问他？”欧阳锋道：“我问，师父也不会告诉我。”小孩儿冷冷说道：“他当然不会告诉你。我当年和他一同拜在九邪毒翁门下，他是师父的大弟子，我是师父的关门弟子，师父传他一门绝技凤凰力，传我一门绝技蛤蟆功。但他在师父病重时做恶，趁我练功时扰我，使我内力大散，几乎走火入魔而死。师父救了我，但我从那时起，就再也长不大了。”

欧阳锋看着小孩儿，心中一凛，大声道：“我不信，我不信，你这小孩儿尽是胡说，你在骗我！”他听得师父亲口对他说，凤凰力乃是师父四十岁那时自创的绝世轻功，如今师叔又说是师门祖传，到底孰是孰非？

小孩儿也会神色肃然，说话斩钉截铁：“你不相信，自去问你的师父好了。”说罢，小孩儿抹着眼泪，自顾去了。

× × ×

欧阳锋再也无心享乐，他急急走出静室，来到那大树下。他刚站在树下，就听得师

父说道：“是欧阳锋不是？进来！”欧阳锋低头走进树屋，见师父仍然是他头一回见到的那姿势：两手直撑地上，长发披散如飘垂的树须，两脚向上顶着树枝，眼睛闭着，似已入睡。欧阳锋一见师父，满肚子话却不知如何说好。

师父道：“欧阳锋，你不在静室快活，到这又阴又冷的地方做什么？”言下之意，竟是有十分的体贴关切。欧阳锋听得心里一热，想到：师父对我，有十二分的好，看来小师叔的话一定是假话了。如果小师叔说的是假话，我就不能对师父说，我要一说，师父心里说不准会多难受。如此想罢，欧阳锋就对师父行礼道：“弟子在师父屋里享乐，师父却在这里受着凄苦，弟子实在于心不安。”

老人道：“欧阳锋，我再三告诉你，自从我教你两大绝技，就要你从此虎视眈眈，雄视整个武林。你如能成为武林第一人，我慎独行虽死犹生。”说话之间，声音也颇凄凉，神色也变得戚然。欧阳锋听师父一席话，早在内心里把小师叔的话忘得干干净净。师父如此推爱，自是不能伤到欧阳锋，小师叔的话定然是无稽之谈。欧阳锋相信师父，暗下决心，师父厚望，决不辜负。

师父更是知心，见欧阳锋沉吟，便知他心意，就说道：“你今天是不是心绪不佳？为何半夜出来？”欧阳锋直言直语，对师父说道：“我在静室里，小师叔他来了……”慎独行哦了一声，说道：“他对你说些什么？”欧阳锋说道：“师父，弟子……”老人见他迟迟疑疑，就大声问道：“欧阳锋，这小子是不是告诉你，是我害了他？”欧阳锋一怔，忙答应是。老人又怒气冲冲，说道：“他说是他正在练功，我去冲撞他，使他走火入魔，几乎丧命。是也不是？”欧阳锋点头。

老人一声怪笑，脚向上拨，身子翻飞，一落而坐在欧阳锋眼前，他看着欧阳锋，双目凛凛有威，说道：“他说你师父是坏人，你信是不信？”

欧阳锋一见师父正色起来，心内也是凛然，他忙说道：“我不信，他童言无忌，虽然名是师叔，但也不会有什么真话。”老人大声道：“我告诉你，他说的都是真话。”

欧阳锋语塞，不知师父何出此言。老人又道：“我告诉你，你师父是一个坏蛋！是老毒物！不光你师叔是我所害，就是你的那些师兄，我也给他们下了毒。不然他们怎么会对我那么害怕？”欧阳锋一时不解，问道：“师父，你说的……可都是实话？不是你骗弟子的罢？”慎独行道：“我何必骗你，我告诉你，你将来行走江湖，要的也是这一个‘毒’字，你若不毒，怎么能横行天下？你若不毒，人家就会毒你，你知道不知道？要是人家毒你，你只有一死，到了你死时，再想起来对人家要狠，可就来不及了。”

欧阳锋道：“我不想对人那样，我不愿意亏负人家。我对他好，他也会对我好，我对他不好，人家自然对我就不好。”

慎独行道：“好一个我对他好，他自然对我就会好！”说着，笑着，笑声变得骇人，凄伤。

欧阳锋心道：我不必像师父一样，他可能是受了些刺激，就对世事人情看得太透，认定这世上没有好人，我焉能如此？如果我对世人不好，世人对我也是不好。那样人活在上，岂不是成了孤家寡人么？人生在世，做事自然是要堂堂正正，决不能对人无情。

他一念至此，自是对师父的话并不在意。

老人道：“你学了蛤蟆功，你的师兄们一定会对你不怀好意。他们千里迢迢地从汴京把你弄来，并不是他们愿意如此做，而是因为他们不能不干。我在他们的身上下了毒，每一年的春天，他们都得在汴京那里，等着找你这样的一个人，我要的是一个后人，但不是像他们这样的笨蛋。天幸他们找到了你，方遂了我愿。他们回来之后，我才给他们一人一粒解药。他们有了这一粒解药，才能活到明年此时。”

欧阳锋听得心惊，他心道：如果师父看我不好，也给我这么一粒毒药，我岂不是同这师兄们一样了么？但他在一路上与这诸葛征老夫子等人一齐归来，说什么也算是有些情感。一听得师父说原来这样，便心中有些怀疑，师父是不是在说笑？他为什么要说这些？

×

×

×

正在这时，有人在外面叫道：“师父，弟子求见！”

老人轻声道：“你看，他们又来了，他们来这里，一定没有好事儿，说不定就是来杀我的。”说罢冷笑。

借着月光，欧阳锋从树隙向外望去，他看见诸葛征、续文成、石楚秀三人在前，后面站着那两个从来不声不语的汉子。这五人看着树屋，一个个态度甚是恭敬。只听得诸葛征又是叫了一声：“师父，弟子诸葛征等五人求见！”

这树屋内的老人却只是看着，并不出声。他回头向欧阳锋轻轻说道：“这五个家伙从来对我不怀好心，这次一来，也必是害我。”欧阳锋见这老人脸色忽阴忽晴，心下好生不以为然。他想到：这五兄弟能在夜半前来看望师父，一定是有些要事要对师父说，不然怎么会夜半而至？

只见月下诸葛征从身后捧出一坛酒来，双膝一跪，叩头道：“师父，弟子去汴京时，听人说汴京皇宫内藏有上好火酒，弟子就去弄来一坛，从汴京带来，请师父品尝。”欧阳锋一见这五兄弟都跪叩在地，一个个十分恭敬。就心里一叹：这师父确是得了毛病，对弟子没一点儿信任，弟子送他一坛美酒，却是远远从汴京携带来的。这是何等美意，他却偏偏要说成是徒弟要害他。这岂不是有些荒唐？

老人轻声向欧阳锋道：“他们一定是在那酒里下了毒……”老人说话神情诡异，像是有机密大事要同欧阳锋合谋。“我告诉你，那一坛酒一定是火酒，但那里一定有毒。”老人冷笑，说道：“你以为老毒物的徒弟是白给的么？诸葛征、续文成下毒的功夫已是天下一流。”说罢，脸色得意，冷冷哂笑。

诸葛征把酒坛子轻轻放在地上，向树屋叩了三个响头，说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师父，弟子虽身在汴京，却无时不在思念师父。这坛火酒，弟子不恭，先代师父品尝了。”诸葛征就从袖内拿出一只酒杯，这酒杯珠玉晶莹，在月下隐隐闪光，雕成一只古

爵形状，看去煞是好看。

这老人慎独行一见这只酒杯，心下大是惊异，他叫道：“诸葛征，这杯子你却是从哪里拿来的？”诸葛征说道：“好叫师父知道，这杯子本是汴梁皇宫内的宝物，弟子入宫时见了偷偷拿了出来把玩的。师父若是喜欢，弟子就把它送与师父好了。”这诸葛征呷了一口酒，说道：“玉杯在手，火酒浇心，这滋味是再好不过了。”说罢，把杯子轻轻放在酒坛之上，约齐师兄弟，一齐向后，退至三丈之外。

这老人像是一个贪杯之人，又是一个见猎心喜的老人，眼里瞅着那一只玉杯，在酒坛上闪着莹莹绿光。那光影又淡，又十分平和，映在酒坛上，远远看去，其妙无穷。

老人道：“欧阳锋，这只杯一定是那只杯了，一定是它，我老人家想它，也想了许多年。可诸葛征这坏小子竟然有本事能把它拿到手，这可真是不容易。”欧阳锋听他一个劲地说这只杯那只杯，不明白他的话意，只是睁大了眼看他。老人道：“这只杯，就是当年殷纣王醇酒妇人时用的玉杯。当年纣王好生风流，左手抱女人，右手持此杯。人之一生，有如殷纣，信不虚矣。不管这几个小子有甚坏心思，我得出去，我得去看看玉杯火酒，人生难得几回。”

这老人就缓缓踱步，走出树屋。

欧阳锋看他来到那酒坛边，拿起这只玉杯，在月下反复把玩。他脸上神色十分惊喜，分明是看到了极为心爱的宝物。他对着诸葛征等人说道：“难得你们孝心，让我得此良器美酒。”他又看着石楚秀，声音却很轻柔：“秀儿，你说这酒该不会有什么毛病罢？”石楚秀一听，大是惊骇，慌忙跪倒：“弟子不敢。”这老人冷冷一笑：“有什么不敢？你师兄他们跟师父几十年，胆大包天，天上地下无所不能，有什么不敢？”

诸葛征等人也都唯唯。

就见这老人盘腿坐下，一手揭开酒坛泥封，扬手一扔，却不知把它扔到哪里去了。一手拿起玉杯向着酒坛便舀。酒杯一搅，酒香便浮满夜空。端的是好酒！

老人眼瞅着，头低着，竟然再也无声，只是一杯杯地大啜其酒。吃得口滑，频频举杯，向五个徒弟示意：“好，诸葛征，若是你们总能如此对待师父，早晚必有好处。”

续文成轻轻道：“师父，火酒性激，还是少喝几杯的好。”老人登时不悦，大怒道：“你敢管我？！”叭地一指弹去，一石破空，铮铮有声，打在续文成的头上，月下一看，流出的血竟是黑色。这一下打得几个弟子不再作声。这老人手就极快，酒也喝得极快。须臾，坛酒罄尽，吃得仍是乍舌惋惜。他恨恨地骂道：“诸葛征，你这混蛋，知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事？”诸葛征也是心寒，恭恭敬敬一礼，道：“师父，不知徒弟做错了什么事儿？”这老人跺足而叹：“这等好酒，怎么只给我带来一坛？”

欧阳锋只是好笑，看来这诸葛征六人都是好人，只是这师父有些行止不端，作事孤僻怪戾，不与人同。如果人都能待他友善，如诸葛征等人一样，师父怪异，料也生不出太大事端。他正在这里胡思乱想，就听得师父一声长啸，笑声凄厉惨切，身子一纵，扑向诸葛征。

诸葛征等人早有防备，待他一扑，五人都纵身疾退，直退向几丈以外。老人颤声道：“你……你……下毒于我？”他身子竟是一阵哆嗦，如寒风中簌簌飘叶。

他身中奇毒，再也不能支撑，只得盘膝而坐，运起内力疗伤。这时诸葛征尖声怪笑，大笑道：“成了，成了，这小老儿今天栽在了我的手里！”说着五个人便渐渐凑近老人，把他围了起来，但人人距他仍有丈余，显是心中还存惧意。

好久，老人凝坐不动，却见他头上丝丝袅袅冒出缕缕热气来。诸葛征用手指着老人，恨声道：“你拿我们不当徒弟，我们又何必敬你作师父？你给我们服下断肠毒草，阴绵雨日，疼痛难忍。你又把我们家人都聚在这留云庄，以为要挟。你呀，早死早好，死了是天下少了一个老毒物，没了一个大祸害。”老人抬头看着续二说道：“续儿，你自小跟我，我曾救你三命，你今日不会与你师兄一起害我罢？只要你能护我疗伤，待得我伤势全痊，定然教你蛤蟆功，让你成为我留云庄第五代庄主。”

欧阳锋本想冲了出去，但再一想，他的武功根本就不敌这五个人，他冲出去，只是早早地在地下多了具死尸，又有什么用？此时一听得师父叫续二答应传他蛤蟆功，心下大喜，续师兄如果答应，凭他的武功与机智，定能支撑得住，那样他们就害不成师父了。但听得续师兄问道：“师父，你真的要教我蛤蟆功？”老人点头。续二道：“好，师父等着，我去去就来。”老人奇道：“续二，你不救我，却要去做什么？”续二一笑：“我去杀死那个欧阳锋！”老人道：“你要杀他做甚？”续二笑得阴毒：“他不死，你怎么会教我？”

老人默然。他不愿意杀死欧阳锋，因为欧阳锋行事举止，与他都颇为相似。从汴京不远千里，弄来了这一个欧阳锋，自是大大不易，岂能随便诛杀？

续二阴恻恻，看着老人冷笑：“你骗我，我不上当，我一定要宰了你！”老人见他一冲而上，就浩然一叹，再不说话，只是低头等死。

这五人本来在汴京呆了三年，这三年的日日夜夜竟不忙些别的，只是总在处心积虑，一心想杀死师父老毒物慎独行。计议已久，今日一举成功，五人是又惊惧，又欢喜，一时不知如何才是。

诸葛征道：“慎独行，你把你的毒功秘籍交给我，把你的蛤蟆功也交出来，我们便让你好好一死！”老人不应。续二道：“师父，你身中奇毒，已入骨髓，伤中不治，早晚也是一死，莫不如你把两种奇功交与我们，也能死个安稳。这样岂不是好？”石楚秀也上来搭腔，声音却是哭哭咧咧：“师父，你说好了，你要是说了，大哥二哥就会让你好好死去。”另外两个汉子也是老人的徒弟，二人从来木讷，极少言语。但他们不动不劝，显是与他们师兄一路。老人一叹：“我慎独行横行一世，想不到今日却死在你们这些混蛋手里！”言下，竟大是唏嘘。

诸葛征十分得意，哈哈狂笑：“慎独行，你死在我手，却是服也不服？”老人低头嗒然，垂头丧气。诸葛征道：“四师弟、五师弟，你们二人上去，一人给他一掌，务必

把他打成重伤！”那两个从不言语的汉子看看诸葛征，再看看坐在地上的师父，显是十分为难。他们愿意同诸葛征三人合谋害死老人，但要他们先出手杀他，心中却是大为犹豫。诸葛征道：“我们师兄弟六人，每人须得出手，这害死师父的罪名，人人都得担承。你想躲过，万万不能，这两人一见躲也躲不过，只好上去，向老人出手。一个汉子去老人眼前，跪下叩头，头抢于地，咚咚直响，却一句话也不说，起身一掌，击在老人左肩。这一掌虽是只有五六分力道，老人因无法闪避，就直跌出去，哇哇地吐血。

另一个汉子也不说话，效法师兄，也如他一般，一掌击在老人右肩。老人破口大骂，也没有一句是师徒间话语，满口污秽，骂个不止。但骂得太激，竟呛住了，直门儿咳嗽，又吐血不止。诸葛征笑着对老人道：“师父，你老人家身患重疾，反正活着也是受罪，真不如死了的好。想你老人家有那么多多的珠宝财富，留云庄也有天下最美的绝色姝丽，可你却眼睁睁看着，不能享受，只是成天头朝下脚朝上吊在那几棵树下，活着有什么趣味？莫不如死了的好。师父放心，只要你死了，弟子一定好好安葬师父，把师父喜欢的珠宝放入十分之一在师父的坟里，把师父喜欢的女人杀殉，让她陪着师父，好不好？”

老人直咳，哪有心思说话？

续二说道：“师父，你的断肠草毒，弟子已经拿到了手。你也无法威胁我们师兄弟了。”话说完，就轻轻一笑。

诸葛征对石楚秀道：“三弟，你去，给这老儿一拳。你小心些，我要你把他的一条腿打成寸断。”石楚秀沉吟，脸现不忍，不愿上前。但诸葛征一声呼喝：“三弟，你还不动手？”续二也冷道：“三弟，我忘了告诉你，如果你不动手，你的妻子很可能在今天中毒……”石楚秀失声惊呼：“二哥，你要干什么？”续二阴森森道：“我只是告诉你二嫂，如果到了明早，我们回不去，就把那绝命丹给三妹服下一粒。如果我告诉她自家服毒，她还可能不干。我告诉她给三妹喝下，她一定很愿意。”石楚秀无奈道：“好，我依你们就是。”

石楚秀跪下，向慎独行行礼，一连叩了九个响头，说道：“师父在上，弟子犯罪了！”说罢一掌击出，只听得慎独行一声惨叫，便躺倒在地。

诸葛征与续文成相顾而笑，续二道：“师兄，你与我谁先？”诸葛征一笑，面目狰狞：“你我二人，有一人出手，他就该死了。还是你出手的好。”续二看着诸葛征，貌似谦恭，心中暗暗恨道：你要我背着这弑师之罪，或早或晚，你再杀我。你也存心险恶，我怎能中你诡计？但他看着诸葛征不明不白的笑意，心下也是凜然，知道不做，定也没有好处。他直走向慎独行，说道：“师父，弟子有礼了！”说着，就是三揖。石楚秀道：“二哥，我们都给师父叩头，你缘何只是作揖便罢？”续二笑，说道：“你叩头有你叩头之理，我作揖有我作揖的缘由。我从师学艺，师父对我不如对你们三人好，我不叩头。师父有两大绝技，但一样也不曾教我，我只作揖就不错了。”说罢，起身一跃，向慎独行猛击一掌。老人一声怪叫，当下昏死过去。

欧阳锋心下愤怒，知道老人必将不保。但他想到：我如出去，必然死于他五人之手，出去何益？我如不出去，学好了蛤蟆功，早早晚晚会给师父报仇。他咬紧牙关，瞠目而视，眼看五人折磨这老人。

原来，这续二一掌，只是打在了老人的右腿之上。这一掌比石楚秀那掌多了两分力道，竟又把老人的右腿骨节打断。老人昏死过去，半晌又悠悠醒来，缓缓坐起，凝视五人，狞笑道：“你们要杀死我，却也不易。诸葛征，你上来，杀死为师好了。”

诸葛征看看续二，心里对他不满，却也是无暇细说，脸上神色极淡，对老人道：“师父放心，弟子这就送师父上路。”

诸葛征站在老人面前，右手缓缓提起，一只毒掌放在师父头上，只待一击，老人便会毙命。欧阳锋这时心里焦急，想不顾一切冲出去，与这五人一拼。但有人说话了，声音嚤嚤细细，显然是个孩子。

“唉，你可真是让我老人家为难，我要是救你呢，你这人就死不了。你要是不死呢，

我还心难受。不过只要我老人家活着，诸葛征这些王八蛋怎么能杀长上、弑师父？这要是传出江湖，我们这些九邪毒翁门下，再怎么有脸儿在江湖上混？”

诸葛征四外环顾，却不见人，他厉声一吼：“师叔，你出来！你出来！”小孩儿显是在笑：“诸葛征，你要我出来做甚？我出来，你就该倒霉了。”他说着话，仍是吃吃笑着。

诸葛征道：“师叔，师父待你不好。我们杀了他，也是为师叔出气呀。”孩儿慢慢吞吞：

“不行，你杀了我师兄，江湖上一说，我还有什么面子。我看不如我杀了他。不管怎样我与他平辈，总不算是杀师父，你说如何？”诸葛征等人一听不由得心下大喜。虽说他们决意要杀死老人，但身背弑师大罪，心下总不免惴惴，这时有人肯替他们出手，岂不更好？且老人已是气息奄奄，两腿寸断，他们再也无所顾忌了。诸葛征道：“师叔，如此甚好。”

就见一个身影突奔而来，在老人身前蓦地立定，正是那个小师叔。他看着师兄，点头叹气，说道：“可怜可怜，想不到你这人聪明一世，却也糊涂一时。这诸葛征平日待你如何，你自心中有数。怎么竟着了他的道儿？”他又回头，问诸葛征道：“你用什么毒，能让你师父这个用毒大家也中了你的计？”葛征心里得意，表面谦卑：“师叔夸奖了，我这一次去汴京，讨了一个极好的方子。这叫半毒半毒又半毒，人也叫它‘三半’。就是酒是半毒，玉杯是半毒，人是半毒。三毒齐至，活人必死。我师父他中了这三毒，必死无疑。”

小孩儿背手，施施然问道：“诸葛征，你告诉我，人怎么也是半毒？”诸葛征知道小孩儿武功精湛，就不敢拂他心意，答道：“酒是火酒，是至刚至猛之物，玉杯是奇寒，酒放杯中吃了可阴阳相调，对人极有好处。但如是阴气过盛，且阴维阳雍二脉受伤，这人就是半毒，三毒齐下，焉能不死？”说时真是大大得意，竟而忘形。

小孩儿一叹，居然也叹得像模像样。他看着老人，说道：“人要做恶，不能善终，师兄，你悔是不悔？”老人气哼道：“我恨不能杀死他们，何悔之有？”言下，竟是咬

牙切齿。小孩儿笑了，眼珠子咕碌碌直转，突拍手大笑道：“好，好，想出一个好主意来了。照说呢，我最恨你。但我现在也恨诸葛征，这老小子的老婆不给我吃糖，他孙子还跟我打架。简直是目无长上！续二这小子，他老婆鬼头蛤蟆眼儿的，比续二还坏。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哪！我得让他们好好受苦。你要死了，我这师叔，他们哪会放在眼里？不行，不行，你可死不得。”说着，这小孩儿还满脸同情，小手儿去擦慎独行的脸上血迹。

诸葛征一吼：“小师叔，你莫打错了主意！我们兄弟五人齐上，你一定不是对手！”

小孩儿乐了，拍手道：“好，好，又可以打架了。”刚想向前一扑，忽地止住了，口中喃喃念叨：“忘了忘了，忘了告诉你们一件大事儿。”他小手指着石楚秀，说道：“三小子，我刚才在你家，和你媳妇儿一块儿吃烤乳鸽。你媳妇儿烤我吃，吃着吃着呢，你媳妇儿就昏倒了。天也不热，你说她是不是不是中暑了？”石楚秀大惊，转身就走。小孩儿在后面叫道：“你可得快一点儿，不然她就没命了！”说完还吃吃地笑。小孩儿又回头对续二道：“续二，你不回去看着你老婆？”续二脸色阴沉，说道：“小人的老婆年长色衰，如果师叔把她杀了，小人岂不是便宜了？待我再讨个又好看又年轻的老婆时，我就带她来谢师叔。”小孩儿见他不为所动，就有一点儿慌神。见诸葛征与续二还有那两个不声不响的汉子直向他逼来，他吓得大声喊：“不好了，要杀人了！”但留云庄内，只有这九进堂屋后是处禁地，轻易也无人敢闯进来，他再如何吼叫，也无人能来。

突地，小孩儿乐了，笑着对诸葛征道：“对了，对了，我兜里原来有六颗糖球儿，我吃了一颗，你说还剩几颗？”不等诸葛征说话，他就直拍脑门儿：“剩五颗对不对？怎么就剩四颗了？哎哟，诸葛征，不好了，你小孙子吃了我一颗糖球儿！”

诸葛征神色大变，迟疑不决，不敢再向前走。续二大声道：“大师兄，你不能听他，我们杀了他，一定能找到解药！”小孩儿一乐，头一歪：“是么，我兜里有十七颗糖球，一颗一种毒，你找得出？你找出来，那小崽子早死了！”说罢，尖声大笑。

第十七回 相煎太急

诸葛征虽是心狠手辣，对他的那个小小孙儿却甚是钟爱，一听得小孩儿说已经给他的小孙子下了毒，顿时心里乱了方寸。他犹豫踌躇，不知如何办才好。杀他师父，本是十来年的心病，此时得一机会，焉能随便错过？但小孙子命如悬丝，系于他人之手，却让他左右为难。正犹豫间，续二大叫道：“大师兄，小师叔是在诳你，你不必信他。”诸葛征也想不信，但小孙子系于心头，轻易放心不下。

他对小孩儿道：“师叔，你确实给我的孩儿吃了一粒糖球不成？”小孩儿嘻嘻笑，说道：“咱们小孩儿说话，从不像你们大人，总是说谎，如果我们说了谎，脸就会红，心就会跳。你看看，我是不是脸也不红心也不跳？”

诸葛征对续二一吼：“别动！”续二正想趁诸葛征与小师叔说话的当口，凑上去杀死慎独行。谁知诸葛征却把他的举动——看在眼里，一见他心存不良，企图加害师父，就一声断喝，喝止住了他。

续二说道：“大哥，你养虎为患，早晚必受其害。”诸葛征阴沉着脸，说道：“二弟，你休要多说，只听我的便了。”说罢此话，诸葛征竟然满面怒气。谁家孩子谁爱怜，诸葛征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管他的事儿。

小师叔像一个小小鬼精，一会儿看看气若游丝的慎独行，一会儿看看这几个拿不定主意的人。诸葛征沉吟有间，说道：“小师叔，如果我们放了师父，你是不是肯放过我们？”小孩儿也装得深思熟虑，想了好久，方才答应。

诸葛征见状，心中大喜。忖道：你一个小小孩儿，毕竟心智不永，怎知我的厉害？早晚我让你尝尝苦头，方解我心头之恨。心里虽如此作想，表面上却看他不出。他向小

师叔道：“师叔告我解毒方儿，我与三弟自去解家人之毒。师父这里，就交与师叔便了。”

小孩儿也打个哈哈，从兜里随手掏出两粒糖球，一一递与诸葛征与续二，说道：“拿去拿去，别再来扰我。”言语之下，颇不耐烦。

诸葛征与续二虽是奸滑，却也不知这糖球是不是真是解药，他们心下狐疑，不敢说破，拿着糖球，自退去了。

小孩儿看看慎独行，再向四周撒目，看定树屋，一声尖叫：“那小子，你出来罢！”就又絮絮叨叨：“你这小子也是真怪，活像这老毒物。师父要死，徒弟动也不动，只顾保命。慎老儿，天下人太多，这号坏蛋却也不多，怎么都让你弄来了？”一边说，竟再不耐烦，叫道：“欧阳锋，你快出来！”

欧阳锋心下大是羞惭，师父有难，弟子本该挺身而出，但他功夫不济，出来也是一死，何必逞那一时之勇？然而事到临头，不能挺身出来，与师父同生共死。到了危难之后，被人呼名唤姓，从树屋里叫出，岂不是一个大羞愧？

但他别无它法，只好惭惭而出。

月下，只有一个小小孩儿在那里站立，身边有昏厥过去的慎独行，便再也无人了。欧阳锋走至面前，蹲身下去，试试师父，鼻息微弱，只有一口气在。他心里又是焦急又是不安，就问小孩儿道：“师叔，师父的伤是不是能治好？”小孩儿看他，冷冷笑道：

“你可别装模做样了，你师父要是一死，天下就只有你懂得那两门绝技了。你找一个深山大泽，好好修练一番，就是震铄古今的武学大家了。他一死，你岂不是会偷偷地乐？”

欧阳锋惶愧，连称不敢。小孩儿说道：“来，你与我一起，把他抬到那间静室去。”欧阳锋与小师叔一起用力，把慎独行抬起来，慢慢向静室走。一走一颠，震得慎独行伤口疼痛，不由大声呻吟。

小孩儿恨恨道：“就你这付模样，居然也叫个什么老毒物，岂不是笑煞天下人？你聪明一世，竟然被徒弟暗算，说来也甚是可怜。”欧阳锋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只是觉得

师叔的话甚是有理，心道：我师父一世英名，此时便付之流水。可见做人做事，不毒不行。但又一转念，想到如果师父对徒弟不那么坏，诸葛征也不会五人一齐算计师父，那时哪会有这一场骨肉相残？两人把慎独行抬入静室，放在那一张大大的玉床之上。慎独行脸如薄纸，心息尚弱，昏迷不醒。小孩儿与欧阳锋都在凝神看他。

直至天亮，雄鸡啼晓，窗棂一片白色，留云庄内一片吵嚷人声，两人才倏然惊觉，知天时已至大亮。小孩儿看着慎独行，手里玩弄一把金鞘短刀，像是要等着慎独行醒来，再一刀刺死。

慎独行喘吸极重，气息浑浊，像不耐那气闷，难于呈出胸中郁气。小孩儿坐在床头那一根独撑上，身子一旋，像陀螺一般飞转，来了童心，大觉好玩。好似慎独行是死是活，全然与他无关。

欧阳锋扯住他，问道：“师叔，师父如此伤重，你看怎生是好？”小孩儿一乐，露出一口小小白牙，说道：“你师父命悬一线，就是天下最好的医生也救治他不得。何况你我？我看你还是哭几声，做做样子罢了。”

欧阳锋问道：“师叔，你看这一柜药物，必有良药，给师父服下些什么药才行？”小孩儿乐了：“好，给他吃药，给他吃药。吃毒药就把他吃死，一死就是一了百了。吃好药就能救他一时三刻，虽无大用，但他也能苟延残喘多活一会儿。”

小孩儿一跳，就跳到柜前，伸手出去，胡乱拿了几样，转身过来，一样样都扔在慎独行的嘴里。慎独行此时兀自昏迷，哪里识得吃药？一时药都从嘴边跌落，沾污了锦缎被褥。小孩儿大怒，恨恨道：“你装什么，吃药，吃药！”说着，小手捏住慎独行的关窍，逼他张口，把药扔进嘴去，再用小手捏他后颈大穴，药就咕碌碌滚下咽喉。有的药丸特大，一时吞咽不下，憋得他脸色通红。小孩儿却不怜他，咚咚两拳，直打他胸膈之上，砰砰两声，打得欧阳锋心惊肉跳，却是奇怪，这两拳一打下去，慎独行的肚腹咕碌碌一阵响，那药竟然吃下去了。

过了好久，慎独行悠悠醒来，他看着小孩儿，又看看欧阳锋，眼中有一丝凄伤，三分忧愁。他对小孩儿道：“是你救了我？”小孩儿道：“王八蛋才救你。你算什么好东西？我才不稀罕救你。”

慎独行：“我救你两次，你救我两次，大家从此了账。下次再见，你可以杀我，我也可以杀你。”小孩儿扑哧一乐：“你这小老儿，死都死了大半，还有什么下次？”慎独行大怒，气哼哼道：“看我不宰了你！”说话便欲起身，但身子一挣，大是疼痛，就无法坐得起来。小孩儿一乐，跳将过去，坐在床头枕上，小手指儿戳着，点着，数落慎独行：

“你四十年前，收下一个弟子，就是那个诸葛征。你看他杀人，眼也没眨，就当他是——一个恶人，收下他做弟子。岂不知他又笨又坏，连个恶人尾巴也做不上。这个徒弟你收得错不错？”慎独行一叹：“错了，当真是错了。”小孩儿吃吃一笑：“错了就得自食其果。”说完，伸手出去，从慎独行的嘴巴上扯下几根胡须放在嘴边横吹，吹去一地。他又数落道：“再过五年，你又大不长进，在酒店里遇到一伙乞丐，他们正在打着一个孩子，这孩子被打得急了，从乞丐兜里掏出毒蛇，向他们挥打。一时蛇咬人叫，乱成一团。这孩子不怕死，你以为又遇上了恶人，把他带回来让他做你的二徒弟。这续二又阴沉又古怪，直是一个坏种。他不配做一个老毒物，你收他为徒，错也不错？”

慎独行脸色愈见阴沉，他浩然一叹：“错了，都错了。世上真能做恶人的，又会有几人？”小孩儿又笑，手儿极快，从他胡须上再扯一把。慎独行虽是刚强，也疼得咧了咧嘴。

欧阳锋见他兄弟二人，一老一小，言语谐谑，一来一往，大是怪异。心道：“这兄弟二人，行事做人，与人不同。他们口口声声愿做恶人。却不知这恶人是什么模样？”一念至此，他就直言爽语问道：“师父，师叔，你们两位口口声声说做一个大大恶人，却不知这恶人是什么模样？”

两人看欧阳锋，都笑。小孩儿乐道：“你看我，再看你师父，我们就是天下两大恶

人。我比他恶，他比我坏。”慎独行却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你比我坏，我比你恶！”两人都说自己恶，对方坏，一时吵个不休。小孩儿叹道：“算了算了，你都一大把年纪了，还与我一个孩子争吵，有什么出息？”慎独行说道：“你是什么孩子，长不大就是了，人小鬼大！”

两人吵个不住。

欧阳锋问道：“师父，师叔，什么是大恶人？像大师兄、二师兄算不算？”

慎独行冷笑，显然不屑。小孩儿道：“我告诉你，我九邪毒翁门下，一向愿作天下最大恶人，平生最佩服的人有三个。第一个是秦国开国皇帝秦始皇嬴政。他年轻时做了秦王，刚刚长成，就把他的仲父，其实也就是他的亲爹吕不韦杀死。他母亲跟了一个男人，生下两个孩子，居然被他放在口袋里，活活打死。他吞并六国，把六国的珠宝都弄来归于自己，把六国的美女都用香车载来，供自己一人淫乐。他建了一座阿房宫，长宽几十里，宫内极尽奢华，皇宫不夜，夜夜笙管弦歌。到了后来，他死了，人家烧宫，大火月余不灭。你说，他够不够天下第一恶人？”

慎独行看来也颇心仪秦王，就也满脸钦敬。小孩儿侃侃而谈，再说天下第二恶人。

“还有一人，应是一大恶人。她是唐时两代君王的幸人。自太宗起，至高宗止，做了两代才人、贵妃、皇后。到了儿子中宗时，她嫌做太后也不过瘾，就把儿子拨到一边，自己做起皇帝来了。起个国名叫做大周，自家叫个名字武曌。她自己生造了一个字，日月行空，便是曌字。可见她何等野心？她又偏偏生气，生气做人妃子，跪接跪送，在皇帝面前没一点儿威风。就要男人也是如此，让男人也做妃嫔，跪接跪送，显尽女人的威风。她说杀就杀，男人须眉，被她杀了不少。她又开了女科，在她之时，女人有才，也可中举升官。天下男人女人，乾坤世界，被她颠颠倒倒，反复把玩。做人如此，岂不大是乐事？”

慎独行也脸色肃然，看来对这则天武后也大是钦敬，心中颇是景仰。欧阳锋听得他

二人说话，心里大是纳闷：世人只要有得一点儿学识，就都知道秦王嬴政是个暴君，他吞六国，杀人无数。他杀仲父，没有亲情。他囊扑二弟，是不义。他造长城，是伤人无辜。这人说得天好，也只是一个暴君。怎么能钦仰他，愿做他这种人？再说做个女人，要的就是端庄娴雅，文静贤慧，像一个假男人，叱咤风云，万人之御，却又是什么好女人？且则天皇后做了大周皇帝之后，后宫男妾充陈，淫秽之事天下皆闻。做人如她，岂不大恶？但偏偏师父师叔最为钦敬的人就是则天武后。

欧阳锋直听得目瞪口呆。

小孩儿嘻嘻直乐，对欧阳锋道：“你是不是也想做坏事儿？你做了坏事儿没被人家发现，是不是心里也很乐？做恶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随便做事儿，只要你愿意，怎么做都行。我告诉你，还有一个恶人，我与你师父都很佩服。这人就是咱们南朝的宰相秦桧。秦桧这个人，坏得也可以，恶得也可以，能把个南朝弄得破败，生生弄死了岳飞，把明明胜了的南朝变成了向金人进贡的奴才。你说这人能行不能行？天下坏人有的是，但能像秦桧这样坏，又有本事的能有几人？据说，在临安铁王庙里，筑着两个跪着的铁人，一个就是秦桧，一个是他的老婆王氏。有人一见他的铁像，气得用拳头打，打得自家拳头流血。他恨秦桧，恨成如此模样，岂不是可怜？看这秦桧，也算得一个大大恶人了。你要做个恶人，就得我行我素，他人说些什么，你却全不用去管，这样活着，岂不快哉！”

欧阳锋也听得心血滚涌。他心道：“我向来读书，只是天天分辨善恶，时时律己，竟然不知人还可以随心所欲活着。如若能如此，人生在世，该是快乐良多。但人活在这世上，是不是该有些血肉亲情，该有些天知良善？一时心中反复，把握不定。

慎独行轻轻道：“欧阳锋，我告诉你，诸葛征他们必是会来骗我，你不相信，是不是？”欧阳锋也是大为伤感，如果诸葛征五人果是半夜前来慰师，那他该是心安得多。但事不出师父所料，让他十分难过。他默然无语。师父又道：“欧阳锋，我现病重，你

已经得了我的两种神功，趁我还活着，你赶快逃走。我要一死，连你的小师叔也会折磨你，杀死你。”

欧阳锋一怔，不相信师父的话。他心道：“师叔既能救师父，就不会害我。他看着小师叔，只见他阴恻恻地笑，想他刚才赞美的那三个恶人，不由得心生恐惧。

欧阳锋心虽害怕，但他还是不愿意扔下师父，一人逃命。他对师父道：“师父，我要照看你，你伤势很重，要人照料才行。”师父一叹：“欧阳锋，我告诉你，你师叔武功很高，你如不走，定有性命之忧。”欧阳锋看着小师叔，慨然道：“师叔如要杀我，就由他好了。”

× × ×

这一夜太长，着实难熬。三人都默然无语。慎独行看着欧阳锋，心里想道：如能假以时日，这欧阳锋必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恶人。只要我活着，他就会性子渐渐变得乖戾，人也变得邪恶，十足是一个老毒物了。但我已是奄奄一息，死在旦夕，对他却是爱莫能助。如他不能心性奸滑，却怎么能对付得了这小鬼？怎么对付得了诸葛征那些人呢？想到这里，一思念老毒物的两大神功会落入他人之手，恨不能把欧阳锋也一下子掐死。欧阳锋看着小师叔，心中念他年幼，就道：“小师叔，你去歇息好了，我先看顾师父，待得我困倦了，再招呼你。”

小师叔却是一笑，他说道：“不忙不忙，我得看着他，别误了事儿。”欧阳锋一愣，问道：“有什么事怕误了？小师叔告诉我，我会提醒你。”小师叔用手指着欧阳锋的鼻子，大声问：“你会提醒我？”说毕哈哈大笑。他说道：“小子，我等你师父不行事儿的那会儿，我等那时，就做两件事儿。一是用化功大法，把他的功力化我有。二是等他死了，搜他全身，搜出那两种绝功的秘籍来。这两件事儿，我可不用你提醒。”说完，人也得意，哈哈笑个不止。

欧阳锋心下骇然，他问师父道：“师父，师父，你告诉我，小师叔是不是在说笑？”

慎独行长吁一口气，说道：“他的话不假，只要师父一死，他必杀你。他也一定会剁碎我的尸体，以泄他的仇恨。”说罢，无奈地一叹。

欧阳锋明白了，知道此时他正处于险境。师父虽是满身本事，却也不能护他。他怎么办？如果师父真的会死，小师叔剁尸杀人，他欧阳锋也只能是一个死人了。他得想办法。

但他想了许久，竟是一筹莫展。看看师父，脸色越发苍白，气息更见微弱。他心里着慌，只好呆坐着。他要看着师父死，然后再被师叔杀死，只有这一条死路。心下明镜，就不害怕，静静等死。

好久，已是夜阑人静时，师父声音微弱，唤着师叔：“自雨，自雨，我要对欧阳锋说几句我的蛤蟆功内功心法，你要不要在旁边偷听？”小师叔大怒，戟指两人：“你们都是死人，我为什么要偷听？我先剁了你，再杀了他。他那时只能跪在地上，哀求我，告诉我凤凰力与蛤蟆功的秘诀。我何必着急偷听，坏我自家名声？”

慎独行道：“我告诉他蛤蟆功内功心法，他便可以胜得你。你怕是不怕？”小孩儿大笑：“他练了几下功夫，最多是只癞蛤蟆，有什么了不起？”说时，心中好笑，越寻思欧阳锋越是无此能为，兀自偷偷窃笑不止。

慎独行道：“欧阳锋，你坐到我身边来。”欧阳锋依师父所言，轻轻坐到了师父的面前。他看着师父的样儿，心里不由得一阵子难过，心道：师父要死了，我不能让小师叔凌辱他。我得想一个什么办法，让师父能摆脱小师叔的魔掌才是。但他左思右想了一阵，却也不曾想得出什么好主意来，只好一下横心，心道：如果小师叔要动师父，说不得我只好与他一拼，是生是死到时只好听天由命了。慎独行看着欧阳锋，声音转得凄厉：“欧阳锋，你是不是看我要死了，也像你的师兄那样，心里很高兴？”欧阳锋一听得师父如此说话，就忙道：“师父，我……”慎独行大声道：“你要高兴也行，不然你也不是我老毒物的徒弟。”欧阳锋道：“师父错了，我只是在想，如何不让小师叔动你。”慎独行看

着他，气喘吁吁，良久才道：“我慎独行作了一辈子恶事，反收下你这么个有善心的徒弟，这可是不易。”说话之间，也听他不出是喜是怒，是气是恨。欧阳锋知他心乱，就不再与他讲话，只是看着他。慎独行道：“罢罢罢，我看你是一个与我有缘的人，我就把蛤蟆功的内功心法传与你了罢。”他早知这蛤蟆功是一种天下奇功，确实是霸道无比。如果轻易练它，很容易走火入魔。所以他一开始并不曾教欧阳锋蛤蟆功的内功心法，只是告诉他一些粗浅的入门功夫。但此时他既是已经病危，再不向欧阳锋说出他的内功心法，怕就再也没有机会说出了，只好合盘端出。那小孩儿在一边，装出对这一切都是浑不在意的样儿，但他心内暗暗好笑：慎独行啊慎独行，你聪明一世，却糊涂一时，你在这里说出你的内功心法，却不怕我听了去？我与你的这个傻瓜徒弟相比，怕是他还没听得明白，我早已经把这蛤蟆功的内功心法领悟得差不多了。那时你慎独行老儿已经死了，我再杀死你的这个徒弟。天下就只我一个人会这奇功，岂不快哉！？一想至此，不由得心里大喜，就喜形于色，大是得意。

慎独行道：“自雨，我向欧阳锋说我的蛤蟆功，你却是不肯偷听。须知天下恶人，也自有他做事的磊落。”说罢，气喘不已。小师叔看看欧阳锋，再看看慎独行，就毅然道：“好，不听就不听，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他心里自有一套盘算：我如果听得清了，这慎老儿极坏，就可能吞吞吐吐，有一些要诀不传与这小子。那时我就是再有办法，慎老儿死了，我又向何处去讨弄这蛤蟆功？还不如让他们好好传授，早早晚晚这小子不得落入我手？我急什么？这小师叔乐道：“老儿，你也把我查自雨看得扁了，我就那么稀罕你的蛤蟆功？我看它就是来气，我早早晚晚把你的宝贝徒弟连这蛤蟆功一起埋了，让天下绝了你这蛤蟆功的根儿才行。”慎独行一想到他练功时走火入魔，就对这蛤蟆功恨毒如此，说不定真的会把一个欧阳锋活活埋了，他就打一个寒噤，不敢再想。但他用眼睛示意让欧阳锋向他再靠近些。

欧阳锋以为师父是想向他讲蛤蟆功的秘诀，就凑近来，俯身在师父的眼前。不料这

时慎独行一声大吼：“快刀！”就手一动，摸上了床柱子。这床就轧轧响着，向下落去。小师叔却也眼明手快，他吃了一惊，但手马上就抓向床头，也要与这床一起沉下。突觉脑后飞过一阵刀风，就不得不回手一击。却原来在这床向下沉时，从旁边竟升起一个人来，这正是那欧阳锋入庄时遇到的那刀条脸儿的快刀汉子，这人用把薄薄的折刀。刀光疾闪，一连七刀，刀招精妙，又刀势极快，生生把这小师叔逼到了墙角。眼见得床沉入地下，从旁轧轧合拢来两块石板，地就变得严丝合缝，再也没了慎独行与欧阳锋。

小孩儿恨这快刀。如不是他，小孩儿早已同慎独行二人入了密室。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又哪里去寻慎独行？又如何去知道蛤蟆功的内功心法？他大是恼怒，恨声连连：“快刀，我宰了你！”气哼哼便扑了过去。快刀早是呆在地下，静静等着，只待床柱一动，人便扑出。呆在那洞里，只是算计刀法，思忖一刀刀如何杀人。一旦出洞，便如那猛虎出柙，一声声吼，一刀刀快，直是与这小孩儿拼命，要拼个同归于尽。小孩儿一开始心不在焉，还在想如何能入得密室去，还想如何杀死慎独行，逼欧阳锋说出内功心法，但快刀逼人，一刀斜斜出手，竟从他前肩至侧腹衣服划裂，浅浅刀痕，入皮咬肉，便有血浸染出来。若不是他手脚灵便，这一刀便有开膛破肚之厄。

小孩儿大是恼怒，大声吼叫：“快刀，你再不逃，就死定了！”但快刀浑不知觉，仍是一刀比一刀快，一刀比一刀狠。小孩儿大怒，冲过去，一连几掌，掌风凌厉，逼得快刀噌噌噌退了几步。小孩儿身形更妙，三弯两绕，绕到快刀右手侧，一出手，抓住了他的手腕，快刀心慌，刀一顺要砍小孩儿。小孩儿手指一拿，就拈住了快刀手阳明大肠经脉上的下廉、偏历二穴。快刀脸色苍白，嗒的一声快刀坠地，抬头闭眼，凝神待死。

小孩儿心里诧异，问道：“慎独行对你有甚好处，你肯为他而死？只要你告诉我如何走入密室，我放你。”快刀凄然一笑，说道：“他救我妻儿，换我一死。我若不死，妻儿必亡。我为什么不死？”说罢，身子一扑，抓起刀来，快刀嗖的一声，刎向自己。小孩儿救也不及，一腔鲜血喷涌而出，直溅粉墙。

小孩儿又气又恼，只好向快刀的尸体打上几掌，出出恶气，再起身四顾，找那密室入口。

但他再三寻找，也找不到，气得用十分污秽的话语来骂这慎独行与欧阳锋，但他再骂也是无用，只是在这屋子里团团转。他寻了半天，突然想到：我如此找寻，定然是无法找得到他们的密室了，但我如让全庄的人都来，就说是庄主有了大事儿，他们一定会来找的。那时，我就可以找到他们。把他们两个都从地底下弄出来，再碎尸万段。他就冲出去，找人寻密室了。

× × ×

欧阳锋与师父轧轧一落，直响到了半炷香时刻，才到了地下。欧阳锋心魂方定，他看看四周，见到都是石块墙壁，一块块砌了起来的，成为一个大大的石室。这石室内有些物什，居然是有水有食，有桌有凳，任什么也不缺少。他说道：“师父，这是什么地方？”慎独行微微冷笑，说道：“这是我的坟墓。”欧阳锋一听，便是一凛，说不定师父就是要在这里做坟墓，让欧阳锋与他葬在一起。他心下凛然，却也不再说什么，只是静静扶起师父，坐在那椅子上。慎独行看着欧阳锋，说道：“欧阳锋，我教你蛤蟆功，你可以把我杀死，自行出这密室。不然你也得困死在这里。”欧阳锋道：“师父，我同你在这里养伤，等你伤好了，我们再出去。”慎独行冷冷一笑，却不作声。欧阳锋侍候师父坐好，再为他斟上一杯水来，放在桌上。慎独行看着欧阳锋，突然说道：“你是不是玩了一个诡计，你现在心里很得意，对不对？你以为你能与我在一起，你就会真的学好了蛤蟆功，你就能得了这种天下奇功不成？”欧阳锋看着师父，苦笑一笑，他不知道如何对师父说才好。

慎独行道：“你为什么不在床要落下时跳出去？”

欧阳锋道：“我不能扔下师父不管。我得同师父在一起，我那时并无闲暇多想，床一下沉，我自得同师父一起沉下来。”慎独行兀是不信，听了欧阳锋的话，只是嘿嘿冷

笑。

欧阳锋无法再与师父多讲，他只是坐在师父对面，看着这间石室。石室很大，足能放下百人，他两人对面而坐，显得很是空落。慎独行看着欧阳锋，慢慢说道：“你怎么不问一问我那个快刀为什么会在这床边？”欧阳锋心里一愣，就明白了师父的用意，他笑笑道：“师父不说，我也知道，快刀是感激师父的恩情，才天天在师父的床边守着的。一旦师父遇上了危险，他就会挺身而出。”慎独行看着欧阳锋，蓦地哈哈狂笑：“你说什么？你以为我会对人那么好？你以为我不是一个天下最恶最恶的恶人？我告诉你，我从来不对人怎么好，你对人好，并没有用，你要让他怕你，才是正事儿。快刀怕我，才是实情。你知道不知道他为什么怕我？”

欧阳锋道：“我不知道。”

老人一笑，笑得极傲：“我把他的妻子与儿子弄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很好，也很静。他每月可以和他的妻子、儿子在一起呆上半天。你说这半天，对他是不是很够？”欧阳锋不语，但他的心里知道，如果一个人喜欢他的妻子，喜欢他的儿子，与他们在一起呆上半天，显是不够的。

慎独行道：“当然不够。但我告诉他，如果他不死，在这洞里呆上一月，他就可以与他的妻子、儿子在一起呆上一个时辰。如果他呆上两个月，我就让他与妻子、儿子呆在一起两个时辰。这样，他才肯为我卖力。你知道不知道？”

欧阳锋哑然无语。

慎独行道：“欧阳锋，你为什么不讲话？”

欧阳锋道：“我不愿意说话。”慎独行道：“我受了重伤，你答应不答应我，你出去后，一定得杀死我那五个狗徒弟？再杀死我的那个鬼师弟？”

欧阳锋心道：我要是不答应他，师父一定会生气，他一生气，对他的伤是大大不利。但我答应他，就得去杀死他们六个人。我的武功怎么能杀死他六人？他犹豫，好长时间

不曾出声。

慎独行见他不出声，就恨恨道：“你是不是不愿意？如果不愿意，你大可自己走。”

欧阳锋不动，他不能看着师父伤重，就自己走开。但慎独行突地大声叫道：“你走，你走开好了。我不要看见你们这些混蛋，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你也不是什么好玩艺儿，你在我身边，只不过是耍骗我的绝世神功就是了。你还有什么好心思？”

欧阳锋走到一边，不愿意听他的话。他知道师父气苦，被自己的五个弟子弄成了这等模样，心里很是难受，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话。但慎独行一见他坐去一边，显是在躲着他，就更是生气，他大声道：“欧阳锋，你也像那五个混蛋，也来骗我！”正说着，哇地一声，吐了几口鲜血，人便更喘。

欧阳锋道：“师父，你好好歇息才是，这样生气，于你的伤势不利。”慎独行嘿嘿冷笑，他恶声恶气道：“师父，对你的伤不利，你是什么好东西？我要你假惺惺来说我？”说着，他的身子猛地一扑，向欧阳锋扑来。他虽是受了重伤，但手仍是很有力气，他双手扼住了欧阳锋的脖子，想把他掐死。欧阳锋此时比他更有气力，但他不忍心打他的师父，就直叫：“师父，师父，你松开我，你松开我！”霎时眼前金花直冒，昏死过去。

待得欧阳锋再醒过来，他看到师父已经稳稳坐在对面了，师父的脸色仍然苍白，但人显得精神一些，看着欧阳锋，口中仍是冷冷冰冰：“你不够做一个恶人，你不是我的好徒弟。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恶人，刚才就把我杀死了。”慎独行与欧阳锋都知道，如果刚才他用手扼欧阳锋时，只要欧阳锋一用蛤蟆功，他必定就得再受重伤，会死在当场也说不定。但欧阳锋心慈手软，反而险些被他扼死。

慎独行大是嗟叹，心里后悔，后悔从汴京巴巴地找来一个欧阳锋，却不是什么恶人，只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书生。他念叨道：“如果我知道你这样子，我一定早早便先杀了你，免得此时生气。”说罢，狠狠地盯了欧阳锋几眼。他大声恨道：“我不能教你蛤蟆功，你这样子，学了蛤蟆功，也不会是什么好手，在江湖上被人用招儿杀了，就说我的蛤蟆功

不如别人。这岂不是坏了我的名头？”说罢，又是嗟叹。

欧阳锋也不语，他心道：要我下手杀你，我却是万万不能，不管怎么说，你也是我的师父，我不能弑师，这事儿你连想也不要想。慎独行道：“欧阳锋，世上有大奸大恶，也有小奸小恶，你就是小奸小恶之人，你有善心，又有什么用？如果你刚才是在江湖上，不防着别人，你就死也死过一次了。你有什么奇功又有什么用处？大奸大恶者能做大事儿，能做大英雄，你懂是不懂？”

欧阳锋心里也是一动，他如果刚才死在了师父手里，他岂不是冤死鬼了么？他什么大事儿也没有做，就死在这里，人之一生，更比草芥还轻，还谈什么大器晚成？他一时心下思潮翻涌，不知道师父的教训对是不对。

慎独行道：“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做坏事。做坏事，大抵有那么三种，一种做下坏事，对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的。这是一种坏人，这种人不足取。你看到了这种人也要杀死他，省得让他坏了天下大恶人的名头。第二种是做了坏事，对人家没有一点儿好处的，只对自家有好处，这也是小人之见，也不是我老毒物所喜欢的。最后有一种人，做下坏事，对自家有好处，但对别人也很有好处。你可能做下了坏事，你自己成了大事，也就救了许多的人，你为什么不干？像你师叔告诉你的则天武后，一做了皇上，于人有许多好处，她为什么不干？她若也是像你，婆婆妈妈的，岂不是要坏大事？”

欧阳锋听得师父教训，心下也甚以为是，他心道：师父说的也有道理，我只要能对人对己有些好处，杀人算什么？世上谁不杀人？文人用笔诛杀，武人用剑夺命，哪一个不是凶凶恶恶的？看小师叔，再看我的五位师兄，他们一个个都是恶人，都得杀人，我如遇上了他们，我不杀人，他们也必是杀我，我不死，他们就得死。他们都是坏人，他们都该死，他们不死，我为什么要死？

慎独行见他若有所思，就叫道：“傻小子，你想明白了没有？如果你不愿意，你就再也别学我的蛤蟆功，你死得了。只要你一出去，你的五位师兄一定会找你，你就是走

到天涯海角也是无用，他们一定会逼你把蛤蟆功教他们，然后再杀死你。”欧阳锋沉声道：“我没有学会蛤蟆功。”慎独行看他，冷笑：“你不必对我说，你只对他们讲，你告诉他们你没有学会蛤蟆功，你看他们信也不信？”说罢，哈哈大笑。

欧阳锋也是黯然。他知道师父的话极有道理，如果他们不逼欧阳锋讲出蛤蟆功的内功心法，他们一定会杀死他。再不就是把他折磨得没了人样，让他死不了也活不成。

欧阳锋心里大是凛惧，他心道：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一是死在他们的手里，再就是在这里练成天下无敌的蛤蟆功，出去杀死他们！

第十八回 兄弟阅墙

夜半时分，秋风阵阵，吹人心寒。在这一大片废墟上，竟然连寒鸦夜鸦也不愿止栖。这里太荒凉了，荒凉得只有夜鬼才会喜欢留连，再也没有什么生灵在这里逗留。一大片废墟之中，立着残破的圯墙断壁，有一些烧成枯干的树直撅撅地指向青天。这些乌黑的树干像人像鬼，张牙舞爪，摆足了姿势，威吓黑夜。

从那断垣残壁中传来一阵阵歌声：“看残云，破风卷来几重浪？留下云朵一片，饰我小小山庄。江山破，人晚妆，对菱镜，倍凄凉。说什么山河仍在，故国慨慷，都付与流水，一片夕阳。”

明明唱的是山河，唱的是英雄泣血，但细细听来，唱歌的声音却委婉凄凉，呜呜咽咽，断人愁肠。

在远处，有一片蓊蓊郁郁的树林。树下，立着一个高高的身影。这是一个人，他身穿着黑色的衣服，呆呆地望着那一片废墟。月下废墟隐隐约约，奇形怪状。有些烧残的东西看去上形似鬼魅，十分骇人。这人却不害怕，只是静静地看着。夜露早已湿透衣衫，

秋风又凉，飕飕吹过，这人就是一阵颤栗。他口中轻轻喃喃道：“珊儿，珊儿，你死得好苦。我同你只是亲热了那一夜。那一夜好长，我从汴梁回来，给你带回来首饰。你最喜欢首饰，谁知这一夜你却看也不看。你只是像一片寒风中的飘叶，抖得厉害，抱紧我。这一夜我们是亲热，眼里喷火，心柔似水，紧紧抱着，直到天明。过了这一夜，我就忙师父的事去了。我没想到你会死。珊儿，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这人口中喃喃自语，眼睛却眨也不眨，直看着废墟。

废墟中，有一道长长的残墙，一个小小人儿坐在这墙上，像农家小儿坐在炕上，神情悠闲，也颇冷漠。他刚刚还在唱，唱出了一脸泪水。此时却又咯咯笑了起来，笑得分外凄伤。他笑罢一阵便又唱：

“自古恶人说强梁，怎说得过舞剑项庄？秦皇一筑，万里系屏障，穆王驰八骏，王母宴天香。你要做恶人，武后秦皇，吕雉齐姜。一代风流一代客，全都官场变坟场！”

这小小人儿正在唱，就唱着笑，笑着唱，讥人愚直，不识变通，笑人蠢笨，不会圆滑。

这时，断墙前站了两个人。两人无声无息，没听得脚步响，人便站在这小小人儿前。这两人一个是老人，他神情有些萎靡，衣衫破烂，眼睛充血，手也磨得血糊糊的。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小小包儿，包儿里胡乱装着一个孩子，孩子早已死得透透的，连眼睛都干涸了，嘴也乌黑，而且发出一股难闻的死尸味道。这老人盯盯地看着那唱歌的小人儿，恨不能咔咔地连骨头带肉吞吃了他。他身旁这人年纪也不小，一身儒士打扮，脸儿白白净净，人也阴森森笑，看着那个坐在墙上唱歌的小孩儿。

这小孩儿像是没看见他们两人，仍是自顾自唱。

突地，这老人一声尖叫：“豆儿，豆儿，你累了罢？你累了，就跟爷爷回去睡。你记着，不能吃人家的东西。人家的东西不好吃。好吃？好吃也不好吃。你吃人家的糖球，那糖球里有毒，有毒！”他回头抚弄着那孩子，神情很是和蔼。

一边的人说道：“大哥，你别弄了，这孩子早死了，就是有毒煨着，也有臭味了。你还弄他干什么？”这老人大声叫道：“续二，你说什么？你说豆儿死了？你才死了，你早就该死！”说罢便打。两人出招都是极快，一拳一掌，莫不都是狠下毒手，所幸的是，两人是师兄弟，一来一往，一招一式，都是十分熟悉，就打了几十招，也没分出胜负，都累得气喘吁吁，方才罢手。

续二道：“诸葛征，你莫要逼我。你的仇人坐在那里，你不杀他，缠着我做什么？”诸葛征冷冷道：“续二，你再说豆儿死了，我就宰了你！”他回头看着坐在墙上的小孩儿，恨得连双手也哆嗦起来。

小孩儿见了这两人，也不觉奇怪，只是呲牙向他们笑了一下，说道：“你们也来了？”再也无话。

续二道：“师叔，我们五兄弟一向不大服气师叔，今天续二见了师叔，真是心悦诚服。师叔聪明，非续二五兄弟能及。”

小孩儿听他奉承，满面带笑，乐孜孜道：“是么？你们五兄弟一向只服你们那个小老儿师父，根本就看不起我。今天怎么能说起师叔的好话来了？”

续二道：“师叔聪明，是大聪明。师叔如今得了蛤蟆功内功心法，自然是天下第一人了。但一般人若是得了这本秘籍，还不狗颠狗颠儿去找一个隐蔽去处，练功去了。可是师叔却不走，我们五兄弟怎么能杀你？怎么能知道你把蛤蟆功内功心法藏哪儿去了？”

小孩儿手指点点戳戳，指着诸葛征与续文成二人，笑道：“就凭你们这五个混蛋，我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我若得了蛤蟆功内功心法，早就把你们五个和你们的家人一起毒死了，还要你们这些废物做什么？”

续二慢慢道：“师叔本事不小，但要一下子杀死我们五兄弟，还怕是不能。如果我与大哥、三弟一齐出手，一定能杀了你！”续文成说着，竟脸色难看，咬牙切齿起来：

“你杀我妻子，我要一刀刀剐了你，方解我心头之恨！”小孩儿突是面现诧异：“哎，续二，我不是听得你说，你不愿意要你老婆了么？我一听你说这话，就帮了你一回大忙。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海水深。你跟你媳妇儿不好，你俩不是海水是河水，不是河水是池水，不是池水是井水，不是井水也是盆水。多多少少也有那么一点儿假情假义，我不替你杀她，你怎么去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儿？续二，你可别傻了，师叔是为你好哇。”

这小孩儿说着话，竟然是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

诸葛征心头恶起，向小孩儿一吼：“王八蛋，你还我豆儿，你还我豆儿！”他如燕离巢，直奔小孩儿而去。

转眼之间，拳掌相交，人立墙上，掌花纷飞，倏忽往还，厮打在一处。续二看着，心里暗乐：看你们两人相斗，能斗到何时？这诸葛征是个老奸巨滑之人，若不是他一家老少一十四口人都死于小孩儿的毒手，他决不能动怒生嗔，我续二又哪里会有这大好机会？

诸葛征心头怒火烧灼，手下也比平时更狠：“你还我豆儿，你还我儿子，你还我……”一时悲愤，哽咽不能出声。小孩儿不答，只是出拳出掌，等诸葛征拳脚打来，就一抵一挡，化解开去，全不费力。他大声道：“诸葛征，你是不是个笨蛋？你在留云庄里住了几十年，娶了老婆，生了儿子，儿子又娶了老婆，老婆又生了儿子。弄得像蚂蚁滚蛋。你知不知道留云庄是天下第一大恶处？连关上的云彩要过去，也得撕下一片来，别说是人。你家那么多人，活了这么多年，一个人也没死，你说在这留云庄里算不算是怪事儿？这回我替你打发了他们，你该谢谢我才是。省得你早早晚晚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好，受恁多苦楚。”

小孩儿一番话，说得诸葛征迷迷怔怔，他不及细想，心下以为小孩儿的话也对。没了老婆孩子，岂不是一人来去，轻松自在？一大家人，他也真是费了老大心思，吃饭喝

水，走路穿衣，无一样不细心，生怕一个不小心，全家死在这留云庄内。但他心机也费了，功夫也花了，全家人仍是死于非命，他一时想也想不明白，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小孩儿一说，他心下糊涂起来，想道：师叔点拨的对，如果我不找老婆，自然就不会生子，没有儿子，就不会有孙子。这样岂不是没了大伤心？

小孩儿的声音十分亲切：“诸葛征，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你全家人都死得干干净净，你还活着做什么？你活着还有什么乐趣儿？诸葛征，你费了五十年劲儿，娶了老婆，眼看着儿子长大成人，眼看着孙子绕膝承欢，花了五十年，到了今天，一旦失去，却哪里找来？你还不如死了，也免了一场大痛苦。”

诸葛征心智迷乱，心里也不时在问：我是不是真得死了？一家人都死于非命，我一人活着，却有什么趣味儿？不如也一死了之。想着，就双目呆滞，缓缓提掌，欲向天灵拍落。

续二一边见了，大是焦急，喊道：“诸葛征，你不为你的家人报仇了么？”诸葛征看他，口中喃喃：“报什么仇？豆儿死了，家人都死了，我一人活着又有何用？”

续二更是着急，知道如果诸葛征一死，他决不是小孩儿的对手，说不定也得死在这里。他吼道：“诸葛征，你投奔老毒物慎独行，不就是要做一个大恶人么？恶人未做，反叫人家杀了你，你岂不太窝囊了么？”

诸葛征一愣，泪水潸潸而下，他向天而呼：“我要做恶人，我要做恶人么？恶人能做什么？一家人都死于非命么？这恶人不做也罢！”一回掌，便向自家头上击去。

续二忙出手，疾点他肩井穴，使他凝立不动。

小孩儿拍手笑，说道：“续二，你有这心思，本不该中我毒计，但你和诸葛征都把心思放在小老儿身上，自然忘了我。这真是一招失算，满盘皆输。”说着，真像一个小孩子般笑了起来。

小孩儿看着夜空，像夜空中有解他心谜的钥匙，他突然问道：“续二，你最聪明，

你说，你师父死时会不会传下这蛤蟆功心法？”续二沉吟有间，方才道：“依师父的脾气，一定会传下。当初师父对我五人并不中意，才捏了一个谎儿，说是在京都汴梁有一个他的传人，让我们拿那一幅对儿去找人对。不知他是怕我们谋算他，还是想让我们真给他找来一个传人？我们也计议过，一定给他找来一个书呆子，给他找来一个无论他怎么调教也教不成恶人的家伙。谁知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终是错了一步。现今，你拿到了师父的内功心法，也不必太逼我们。逼得急了，大家都是一死。”

小孩儿一纵身，跳下墙来，双目炯炯，瞅定续二，沉声道：“续二，我告诉你，我没拿到这内功心法。你信也不信？”

续二沉吟，在留云庄内，如要相信别人的话，你的命早就没了。续二不傻，当然不会轻易信他。

小孩儿再也耐不住，就一五一十地把详情都告诉了续二。

× × ×

原来，那一夜里，小孩儿杀死快刀，再去找那暗室的通道，就没找到。他一急之下，呼唤全庄下人都来寻找暗室，但寻了半天，仍是了无踪迹。看看已是天亮，下人也都疲倦，人人不甚卖力，只是东看一下，西翻一下，分明是在敷衍他。小孩儿大怒，从一个下人手里抢过火把，大声吼叫：“我叫你藏，我叫你死，把这山庄烧成平地，看你还出来不出来？！”他把火把扔在房梁上，眼见得火势蔓延，不能再救。众人一见火起，都哄地一声逃散，自去房内，收拾细软，匆匆逃命了。小孩儿看着火越烧越旺，就指望能找到那暗室入口，能找到欧阳锋与慎独行。但直到火烧得大炽，烧得落架，也没见到两人。小孩儿心道：这一把火却放得好，弄不到蛤蟆功的心法，把慎独行活活烧死，也大合算。但看着这烧得遍地残垣，一片破败，心下也是惴惴，不知道那个慎独行与欧阳锋是不是都被烧死。但在这里寻找了二三十天，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只好死心，但又意甚怅怅，只能每天在这里等待，看着残垣断壁，自家惆怅了。

续二道：“你要我相信你，我怎么才会相信？”小孩儿一乐，说道：“你若是不相信，我又有什么办法？不过我劝你相信我，否则对你并无好处。”

续二道：“你想怎么样？”

小孩儿说道：“留云庄没了，但我们人还在，如果你们两人肯听我的，我们自去江湖上行走，做下一番大事儿，也让江湖人知道我们留云庄的厉害。”说罢大笑。

续二心道：师父一死，留云庄的势力自是瓦解冰消，我与大师兄，三师弟，再加上那两个一声不吭的家伙，也难在江湖上闯得明白，莫不如就与师叔合伙。一念至此，他说道：“我不与你合伙，你动辄对人下毒，催逼人命。我们怎么能与你一起？”小孩儿笑了，他说道：“你看看你们两人，一个疯疯癫癫，一个呆呆怔怔，如果不与我一起，你们在江湖上还有什么作为不成？”

续二心活了，他看着诸葛征，说道：“大哥，反正我们的武功也不如师叔，我们就服了师叔罢？”诸葛征显是不愿，但他穴道被制，也无法反对两人，他的头脑尚不十分清楚，盯着师叔，说道：“师叔，你杀死我一家人，我为什么要同你合伙？”小孩儿道：我要你同我合伙，你从此就可能纵横天下，在天下武林好好做一番事儿，岂不比这些个人恩怨纠纠缠扯的要好？”诸葛征听了他的话，不再言语。

× × ×

续二为诸葛征解了穴，三人都去坐在那断墙上，看这一片瓦砾，半晌无语。一时想到尽管要做天下恶人，但一把火烧得片瓦不存，弄得至今人无处栖身，一个偌大的留云庄即刻便是烟消云散，也就怅然。三人正要说话，这时，忽听得身后呼地一阵风响，就见出一个身穿黑衣的汉子，手持一柄长刀，向他们砍来！

这人不声不响，形如鬼魅，若不是他出刀有风，这一刀说不定便会成功。他一出刀，搂头盖脑就向小师叔劈去！口中还兀自叫道：“你还我珊儿命来！你还我珊儿命来！”小师叔一见他刀来得猛，不及出手，只好躲他。但他一刀一刀，刀刀逼人，刀刀拼命。小

孩儿就大是狼狈，他左支右绌，好久也不能摆脱这人。

小孩儿就叫：“诸葛征，续文成，你们站在那里做什么？快快出手，把他制住！”续二与诸葛征都是不动，续二道：“师叔，你老人家与三弟动手，自是三弟大大不及。我看师叔也就像教训我大哥那样，好好教训教训三弟就是了。省得他目无尊长，你看好不好？”

诸葛征此时也是有些胡涂，他看着小孩儿与石楚秀动手，就口里喃喃道：“我得杀他，我得杀他，要杀死他，给我的豆儿报仇！我得杀死他，给我的豆儿报仇！”说罢，便奔向小孩儿。但续二死死扯住他，说道：“大哥，你看三弟的刀法，你是不是从来也没有见过？”

这诸葛征看看石楚秀用刀，刀法确很精奇，一刀一式，都是极为诡异，刀刀斜出，刀刀怪招。他看着，突也心里明白了些，说道：“老二，你看他的刀法，我确是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一招奇怪了，对了对了，他为什么从偏出刀，是因为你的左手总是出手时向外一绕，是不是？老二，他这一招是对付你的呀，是不是？”

续二也阴沉沉道：“大哥你看，他这一刀，不出中锋，偏从头上，这是对付你那一招‘出水云袖’的。”

两人心下凛然，想平日这个石楚秀一介莽汉，竟看不出他有这些心计，如今与小师叔对手，恨他杀死自家妻子，就不顾一切，把平时处心积虑想到的刀法都淋漓尽致地用了出来，哪里管它什么避人不避人？

小孩儿看他拼命，心里暗暗叫苦，如是石楚秀想与他拼命，他还不惧，但一边呆着两人，这诸葛征与续文成都是想要他命的人，而且功夫并不比这石楚秀弱，他不早早打发了石呆子，怎么能让那两人不再起衅？小孩儿大叫道：“石楚秀，我要用毒了！”这莽汉原来却是最怕小孩儿用毒，但这一次死了他心爱的妻子，恨这小孩儿入骨，恨不能与他一起死了，他即使用毒，大不了是一死，又有何畏惧？是故他对小孩儿的话不理不睬，

仍是一刀刀向他砍去。

小孩儿的手一扬，一股烟尘向石楚秀飞去，这是一股五雾迷散，石楚秀看了，理也不理，用这等毒药迷他，岂能对付得了他？

但一等到他吸入了一些粉末，便大惊失色，他叫道：“你用了……霸王粉？”说罢，不支倒地。

续二大声道：“好，小师叔真的是高，不愧是用毒的高手。这一招让弟子佩服。”

诸葛征却是不言语，分明是他心里仍记恨着小孩儿，恨他下手杀死自家全家，恨他用毒狠歹。

续二道：“小师叔，你要把他怎么样？”小孩儿一笑：“续二，你看怎么办？”续二道：“要说杀死他呢，也不为过，但小师叔是大恶人，自然不屑于杀他了。就放了他，让他为小师叔办事如何？”

小孩儿道：“看他这样子，怕是不情愿为我办事。你可莫要打错了主意。”续二道：“师叔多虑了，只要师叔给他下一点儿毒，他怎么能不听师叔的话？”

小孩儿一乐，拍手道：“好，好，你的主意好，我给他服下一包忘情散，他岂不就是我的人了么？”说着，哈哈大笑。

× × ×

再说，欧阳锋在那暗室里，看着师父身子衰弱，他为师父送水弄饭，先时，慎独行还吃一点儿，后来便一点儿也不吃了。忽然他听得外面轰轰响，有无数人跑来跑去的，叫喊跑动，响个不停。欧阳锋问师父道：“师父，外面有了什么事儿？”慎独行听了一听，暗暗冷笑，说道：“我看是个小崽子在发疯，他要叫全庄的人来找这暗室入口。”欧阳锋一惊，说道：“师父，他们一定会找得到的。”慎独行道：“你不好好修习蛤蟆功，一出去也不过就是一死，怕也无用！”

欧阳锋被师父一喝，心头也生没趣，他心道：师父就是要我对人狠，要我杀人。奈

我总是不能狠得起来，不愿意杀人。虽是辜负了师父的一点儿心意，但我做人也只是能这样做。做一个天下恶人，我怎么做得了？正思想间，就听得外面有一种奇异风响，嘶嘶吼叫，像是大风在刮。欧阳锋与慎独行都用心听着，他不解道：“师父，怎生又在刮风？”慎独行一笑，冷冷道：“他这是刮什么风，他只是在烧庄子罢了。”欧阳锋大是吃惊，他问道：“师父，他如果把房子也烧了，我们怎生出去？”慎独行道：“他一烧房子，我与你只好死在这里，又怎么出得去？好在我已是必死，死也就是了，在这还有一个坟墓。你也在这里陪我，好，真的很好。”说完这话竟闭目养神，再也不理欧阳锋。

欧阳锋心道：“上面烧得如此，就是把这一片房子烧成了平地，我们在这里也会无恙，但我们怎生出去？师父的话是不是有理？我出不去，岂不就得活活憋死在这里？他一念至此，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他忽如疯子急急奔向暗室外。他找到了一处大大的石板，知道这里就是洞口。他用力推那洞口石块，推了半晌，竟是纹丝不动。再一细看，原来在一边有个小小机关，不由得大喜，就揪那机关，可用了半天劲儿，那机关只是轧轧响，却无一点儿动静。原来上面早已经被烧残的瓦砾墙块压住，再也无法出去了。欧阳锋一时瘫倒，身上再也无一丝气力。他心道：好，这一次要要做好人做恶人都不行了，只能在阴间地狱里做一个恶鬼了。他一时气愤，大声嘶吼着，把拳头砸向那机关，叭叭叭一连打了许久，直到把他的拳头打得出血，也是无济于事。

他快快而归，坐在慎独行的对面，一句话也没有。慎独行看看他，自是知道他去了那洞口，知道他动了那机关，也是无用，就一声冷笑，说道：“你还是不出去的好，如果你此时出去，你也得死在那小子的手里，他会让你生不得死不成，你岂不是更受罪？”

欧阳锋默然无语。

他坐在慎独行对面看着慎独行，心里却蓦地想起了哥哥与那个慕容箏姑娘，他心里一阵阵难受，此时他最恨的便是这慎独行了，这是什么好师父，一家人天天残杀，你杀我，我害你，打个不休。这种武林人物不要世人杀他，只是他自家就得把自家杀个干干

净净了。如此行事不用出江湖，便死个殆尽，还做什么天下第一恶人？简直是胡说八道！

慎独行道：“你说，你愿意不愿意学蛤蟆功？”欧阳锋看看他，淡然道：“我学你的蛤蟆功，也无法救得我的命，我学它做什么？”慎独行突地哈哈大笑起来，他笑时，因是扯动了他的伤，就皱皱眉，显是难受。他大声道：“小子，你看轻我留云庄的神功，该是一死了。我告诉你，当年我用这蛤蟆功，把一道厚有一丈的石壁也打得通了。”

欧阳锋心一跳，他知道慎独行不会再是吹牛，此时他如此说，定是蛤蟆功有如此威力。欧阳锋道：“我若是学了蛤蟆功，也能走得出去么？”说话之间，因是关系生死大事，就微微声颤。慎独行道：“你学了蛤蟆功，不独是可出此洞，也可以横行天下。但你得对我发一毒誓，你出洞之后，一定要亲手杀死那留云庄的所有的人。这些人是诸葛征的全家，石楚秀一家，还有那续文成一家，再加上那莫氏两兄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人小鬼大的查白雨，你愿意不愿意？”

欧阳锋道：“师父为什么要杀死这么多人？”

慎独行焦躁起来，他恨道：“你以为我愿意杀人不成？他们在外边，也从不曾想过你我，他们如是顾念你我，就不会把这一片山庄烧毁。他们是宁可失了山庄，也要烧死我们两人。你以为他们会对你有什么好心？你只要一出江湖，他们知道了，就得千方百计对付你。如果你不会蛤蟆神功，他们下毒你就防不胜防，还用别的什么方儿，就只是用毒，你就死定了！”慎独行饶是狠毒，一说起这些，也是恍然。欧阳锋看他，心里一阵子难过，他怎么办？如果他不学蛤蟆功，必然会死在这里。他看着师父，低声道：“师父，我跟你学。”

慎独行看着欧阳锋，他心下大喜，他对欧阳锋说道：“我行事六十年，纵横江湖，从来没有人能胜得了我。但我做事从不声张，江湖上便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留云庄，本来我想做一番大事，但不幸在我四十多岁那一年，我与你师叔相争，他受了伤，我也从此

伤重不治，便没了那争强于世的雄心。你要是学了蛤蟆功，怕就是当世的奇人了。我前些时听得有人说，在中原出了一部奇书，是在道宗皇帝时的一个名叫黄裳的人写的，这部书叫做《九阴真经》，这部书确是天下武学奇宝，你如能出去，一定去找这一部书，学会它才是。”

欧阳锋肃然，他心里知道，师父的这一番话却全是真话，他说的《九阴真经》，正是哥哥来中原要找的书。可见师父此一番话确是极有诚意。他听了唯唯点头。

慎独行道：“我想，那一本《九阴真经》，确是奇妙无比，我曾听得有人说，它如今落在了终南山全真教的年轻教主王重阳的手里。你要是去，一定与他一试高下。如果你胜了他，你才能拿到他那一部经书，不然，他一个大教之主，怎么轻易拱手把这本奇书送你？”

欧阳锋听着，一想到他要做为一个老毒物，去到中原抢这一部奇书，他再也不是那一个文弱书生，再也不会受人欺凌，就心下也是激动。

当下，欧阳锋跪拜在地，向着师父叩头，他恭恭敬敬地叩了九个响头，才发誓道：“弟子欧阳锋决心承继老毒物慎独行的衣钵，在江湖上行走，一生行毒做恶，做事不与人同。学得师父蛤蟆功后，出去要杀死师叔查自雨，杀死留云庄大大小小诸人……”他回头向师父问道：“师父，连庄子里的那些下人也要杀么？”慎独行胡须一吹，眼睛一瞪，大声道：“杀！为什么不杀？杀死他们，谁要他们不来救我们？他们一定是一见到我们没了，一个个都跑了。这些人杀死他们也不为过！”说罢，言下仍是恨恨。

欧阳锋仍设誓道：“杀死那些下人，把一个留云庄内的大大小小人，都杀得一个不留。如违此誓，我欧阳锋就死在千刀万箭之下！”

慎独行大喜，他对欧阳锋道：“我找你，找一个人做我的后身，竟然找了半生，如今你能继我志，我岂不是又得了重生？”言下落泪如雨。欧阳锋心里也十分悲切，对这老人心生怜悯，知他一生不得意，如能安慰他，让他死得瞑目，却也是大大好事。

石室之内，欧阳锋跪拜在地，听师父讲这蛤蟆功心法。慎独行道：“好教你得知，这蛤蟆功心法，甚是难学。你师叔小时，因得祖师怜爱，便偷偷听得只言片语，自家偷练蛤蟆功，走火入魔，从此不得长大。他一味怨我，说是我走来冲撞了他，岂不知他当时正是走火入魔，我就是不去，他不光是不能练成，还会死于非命。我嫉恨我，正因此事。但你是一个聪明之人，对于武功一道又颇颖悟，一定会自家练得成蛤蟆功。你听着，我告诉你内功心法，你须得记牢。”

说罢，慎独行就一句句告诉欧阳锋这蛤蟆功的内功心法。

“大力若虚，不走五窍；在实者尽入全身，导引非正，便不得气馁。以气贯之，便全身充盈，急欲一吐为快。当先者皆绿，都是平白之地，却尽是气成。手接地气，以承上肢。多是虎豹，更皆豺狼。双足踞地，有援有引，地气走动，一贯而之。则从脚入，从手出；从手入，从脚出；便成无穷。若发声而尽，虽是咕咕声响，非虎豹所重，非鹰隼可比，但气之所至，金石尽开。人所不能抵敌也。”

就说一段总纲，再讲一段法门。欧阳锋本是聪明颖悟之人，能够举一反三，不时便一一领悟，让慎独行也是骇然。他心道：如是我身子尚健，看到如他一般聪明颖悟之人，定然是觉也睡不着，非得杀死他才会安心。这人如此聪明，我老毒物死后扬名，也是有福了。心下又甚快慰。

这蛤蟆功，实在是一种邪门内功心法，人一修习得此功，便能学什么功夫也力半功倍。欧阳锋照着师父所教的法门，静静凝势，做一蛤蟆蹲踞式，再双手眼前变换数式，一式式都是为着导引内力吐出奇功。再身子纵跳，在空中变式换招，身子如蛤蟆，却能在空中随自家心意旋转，再落地上。双手踞地，做蛤蟆咕咕叫声。这一声叫，也是要聚内力，平白从地上吸入内力，得一股大力。由是便生出无穷无尽的力道来。与人交手时，武林人最怕的是无力可继，中途无力，便再也不能回头。人家有十招，而你只有五招，空空交手，花拳绣腿，你怎么打得胜人家，只好等死便了。如今有了这蛤蟆功，他随时

有内力可继，与人家动手，自是大大便宜。

× × ×

就这样，一个用心教，一个细心学，好在两人都是极为聪明智慧之人，便学来不甚费力气。学得了十日，早已经把这蛤蟆功的功夫学得熟了。夜里乘着师父睡熟，他就悄悄起身，来到了那洞口，心道：师父说，我只要学得这蛤蟆功，就可以打得开这洞口了，我试上一试，如能出得去，我就与师父一同出去。他蹲成姿势，凝聚神力，向那洞口猛地一击。

只听得哗哗声响，吓得欧阳锋急急跳至一边，他一看那洞口，哗哗簌簌落下一片泥土。但仍是看也看不到出路。他一时心冷如冰，想道：凭我的功夫，恐怕根本就出不了这洞，师父诳我，师父诳我！当时恨恨看着洞口，想如果此时一生一世不出洞，师父如果真的死了，只有自己一人，孤孤地活在这里，却不是会闷也闷得要死？

他一会儿一转念头，一会儿伤心，一会儿绝望，一会儿又自己安慰自己，最后万般无奈，慢慢回到了那暗室之内。坐在地上，兀自唏嘘不已。

慎独行突地说话了，他慢慢道：“你去试了一试，是不是推不开那山洞？”欧阳锋失神：“不错。”慎独行说道：“你如能一出手就推开那山洞，就是出奇了。你修习蛤蟆功刚刚有成，根本就不可能推得开那山洞。若是我不受此重伤，我自能推得开那洞口。”

欧阳锋也是默然，师父受伤，怎能出此力气？他又功夫太浅，两人在这暗室内，再也无出头之日。

在石洞里呆了三个月，师父的伤更见恶化，欧阳锋手足无措，只能眼看着师父一天天伤重。他修习蛤蟆功已经是大有成效，能双掌推去，就把那石墙推得土块扑簌簌直落。据师父说，欧阳锋此时的蛤蟆功内力已经有三四成功力。

× × ×

慎独行这一日觉得力虚，他把欧阳锋叫到眼前，对他道：“欧阳锋，你从今时起，

就是天下少有的恶人老毒物了。但愿你别嫉恨.....”欧阳锋的眼里流泪，说道：“师父，你救了我，我感激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恨你？”慎独行一叹道：“你恨我也不要紧，但你得记着你发的毒誓，你不做，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欧阳锋点头答应。

慎独行道：“我们习这一门功夫的，都会一种化功大法，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我的膻中穴上，从那里可以吸我的功力。只有吸了我的功力，你才能够有力道破洞而出。”说罢，便挣扎着要起身来。

欧阳锋大叫道：“不，不，师父，我不干！”

慎独行道：“你是不是我九邪毒翁门下？做事如此婆婆妈妈的，岂是我辈所为？”一边说话，一边大声道：“欧阳锋，你不听我，我死了，也不会瞑目。”他撕撕挣挣，直挣到了欧阳锋面前，抓住了他的手，把手放在自家膻中穴上，用力一吐，便是一阵大力向欧阳锋涌来。

欧阳锋心里不愿，但他习的蛤蟆功是一种奇功，敌手越是强大，内力反是越大。此时师父拼尽全力吐出的功力，自是非同小可，他的内力不由得就也一冲而出，与之相抗。两股内力一聚，便使他的手粘在师父的膻中穴上，动也不能动了。他心里很是紧张，就只好聚精会神，吸着师父的内力。慎独行觉得自家的内力一被欧阳锋吸走，反是心头也好受了许多，心里空空荡荡的，十分受用。他就一心一意让欧阳锋吸他内力，不再有虑其它。

过了半个时辰，慎独行一声哎哟，就身子一脱，倒在地上。欧阳锋忙去扶起师父，但见得师父已经是满面病容，骷髅形象了。他心头一酸，就哽咽道：“师父，师父，你何苦？”

慎独行道：“欧阳锋，你记得师父的话没有？”欧阳锋点头，已是不能出声，唯有哽咽不已。慎独行道：“你记着师父的话，做一个天下少有的恶人，做得大事.....”

欧阳锋看着师父脸色，眼见他一点点儿气息渐弱，乃至无，呆呆怔怔地看着，心

道：师父对他的五个徒弟不好，但对我却是恩重如山。我一定得听师父的话，做一个天下少有的恶人。我得杀死那个小师叔，为我师父报仇。我要杀死那些留云庄的人，让他们一个都死在我手！

欧阳锋此时再坐下调息，知道他的内力陡增，已经把师父的六十年的功力都吸为己有了。他心下又喜又悲，想道：我得出去，我相信师父的话，我一定会出得去。我一出去，就一定为我师父报仇，杀死他们，让他们都死在我的手里！为我的师父报仇，让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想罢，他就向师父的遗体跪下，恭恭敬敬地叩头，一连叩了九次，才说道：“师父，我走了，如果你说得对，我一定会出得去。我出去时，一定替你报仇！”说罢，来到那洞口，看着那一块大石，长长吁了一口气，凝定神力，向那石板猛地一推。

第十九回 出手杀人

却说这莽汉石楚秀正与这小师叔、续二、诸葛征三人在废墟上说话，就听得一声巨响，见那正中间原来老毒物慎独行的静室下面犹如炸响了一声春雷，轰地飞起了一堆尘土。就见从那里冲出了一个物什来，这东西从那堆废墟中冲出，向天上飞去，一时间，竟能飞出了三四丈高。再落得下来，便是一个黑黑黢黢的人影。

三人都是一惊，不由得向后退去，但见得那个人影呆呆立在当地，四外环顾，看来对这一片废墟，一片荒凉感到甚是陌生。

三人定睛一看，这从地下迸裂飞出来的人，头发披散，连同胡须生在一起。身穿一件破衣褴衫，半人半鬼。这小孩儿飞身向前，来到这人面前，问：“你是谁？”这人撩起额前长发，冷冷一笑，笑声桀桀，格外刺耳。小孩儿听得他笑，不由大是惊奇。听这

人一笑，内力充沛，显然是身怀奇功的高人。小孩儿又大声一问：“你是谁？”

这人轻轻拢起长发，把它们系于胸前，一左一右结成两个发球，向小孩儿道：“师叔，你老人家不认得我了？”小孩儿大惊，细看这人，果然是随慎独行一起坐床下沉的欧阳锋。他看出是欧阳锋，不由得心下大喜。本以为这二人早已死在了地下，从此蛤蟆功无法重见天日，谁知却活了一个欧阳锋？小孩儿一看到他，心里确实惊喜莫名。他笑了，对欧阳锋道：“你师父在哪里？他为什么不出来？”

欧阳锋见他问起师父，心里大是悲愤，剑眉倒竖，对小孩儿道：“你要杀我师父，又何必假惺惺关心他？”小孩儿乐道：“你师父死了，是也不是？”欧阳锋抬头向天，看乌云遮月，半晌才道：“师父死了。”小孩儿拍手：“好，老毒物果然死了，真是大称我意。欧阳锋，老毒物死时，是不是传过你蛤蟆功心法？”

欧阳锋心里嗟叹，想这留云庄内，大大小小的人，竟然没有一个会关心师父的生死，一时心下恍然。师父生前威猛刚烈，死时却没有人挂念他，寂寞而死，居于暗室，灵魂也是孤独。他就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叹息。小孩儿看着欧阳锋，一脸天真，对欧阳锋道：

“你师父传了你蛤蟆功？”欧阳锋点头。师叔念念不忘这蛤蟆功，必是有所图谋，自己当小心才是。

小孩儿笑，笑得天真无邪：“欧阳锋，你传我蛤蟆功好不好？”欧阳锋正色道：“师叔的话大谬了。”从来一门奇功，都是代代相传，传于本门掌门人或最强弟子，他人不得与闻。如今师叔贪功心切，竟然不顾辈份不顾门规，要欧阳锋传他功夫。欧阳锋大声笑了几下，问道：“师叔要习学这蛤蟆功，只好拜我为师了。师叔本是我的长辈，要拜我为师，岂不是晚了两辈？这于师叔却是大大的不合算了。”小孩儿涎脸儿笑道：“欧阳锋，我长得小，拜你为师，也不算丢人。何况你是本门唯一得了心传的弟子，本门今后仰仗你发扬光大，我拜你为师，也是沾光不小。”

欧阳锋先是说笑，但一见这小师叔确是真想如此做，心里也是大为惊讶。这九邪毒

翁门下，多的是这种无耻之人。为了习学神功，竟连辈份也不要了，做人不知廉耻，真是令人发指。欧阳锋说道：“我本来可以答应你，但你害了我师父，活活把我二人压在庄子下面，若不是师父救我，我如今已是一具尸骨。一想这事，我恨不能生啖你肉，我怎么会收你为徒？”

小孩儿咯咯干笑，大是尴尬。他颜面一变，变得阴冷，对欧阳锋道：“你看，有我在，有你大师兄、二师兄在这里，你不答应，还会有你的活路么？”

欧阳锋心异他的变脸，心道：人原来却是这样，一言不和，随即翻脸，人心如此，再复何言？他冷冷道：“师父传我神功心法时，要我发下毒誓，杀了你们所有的人，连你们的家人也不放过。师叔，你就动手好了。”

小孩儿拍手，叫道：“欧阳锋，欧阳锋，你是不是个傻子，你师父从前同我相斗，二十来年，他杀不了我，我也杀不死他，大家都是半斤八两。以你师父功力，对我尚是无可奈何，就凭你，要同我斗，岂不是不自量力？”欧阳锋无话。

续二看着欧阳锋，长声一叹，说话也温文尔雅：“欧阳锋，我在汴京，看你是个达观之人，才让你出诗应对。我们五兄弟把你从汴京带来，就是因为你不是一个恶人。依我看，你习学蛤蟆神功对你并无好处，还是你说出神功心法，自己回汴京去找你哥哥，这样对你最好。”

欧阳锋仍笑，笑意极冷。

诸葛征一时明白，一时糊涂，这时见了欧阳锋这模样，就像是看到了恶鬼，心下惊骇。他不敢看欧阳锋，就喃喃说道：“你是人是鬼？你是人是鬼？是不是你带走了豆儿？你还我豆儿！”口中说着，手也狂舞，直扑向欧阳锋。

续二大叫：“大哥，大哥，他不是鬼，他不是鬼。你别动他，让师叔对付他好了。”他身形一动，飞身上前拉住诸葛征。

欧阳锋看看他们三人身后，那个莽汉石楚秀一动不动，他圆睁两眼，似在凝神观看。

他侧耳静听，像在听什么私语。欧阳锋心中奇怪，这莽汉一向性情耿直，三言五语，便抖出了全部心事，如今却怎么呆立一旁，话也不说？续二见欧阳锋注目石楚秀，也就心里一动，小师叔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欧阳锋跟师父学蛤蟆神功，内功必是大有成就。我看师叔还是让三弟同欧阳锋斗上几合。”

小师叔也是玲珑剔透之人，一听得续二不阴不阳说出这几句来，心中大是首肯。看这续二倒也忠心，待得有处死他那一日，给他一个情面，让他死得痛快，少受些罪就是了。他就说道：“石三，你看这人，他就是毒死你老婆珊儿的坏人，你杀死他！”

石楚秀服下过小孩儿的迷药，现下心里只记得他有一个妻子，他的名字叫珊儿，也记得她是死了，自己就是粉身碎骨也要为她报仇。但妻子是如何死的，死于何人之手，却是模模糊糊，说不清楚。听得师叔一句，便愣愣而问：“你说，是他杀死了珊儿？”他用刀直指欧阳锋。小孩儿说道：“是他，就是他，他给珊儿下了毒。你知道不知道？我们留云山庄一向太平，几十年也不曾有过这种惨事。大家都活得好好的，一下子好多人都被活活毒死。就是因为他来了，这个要做恶人，那个要做恶人，他才是天下第一恶人！他不光杀死了珊儿，也杀死了你大师兄的孙子豆儿，也杀死了你二师兄的老婆。你不相信，可以问他。”石楚秀瞪眼看着续二，等他说话。续二忙道：“三弟，不错，连我家你那二嫂也是这人所杀。”

石楚秀举起了刀，一手握鞘，一手执柄，再问：“二哥，你说，是他杀了珊儿？”续二连忙称是。

石楚秀手一抖，一道弧光直奔欧阳锋，欧阳锋伸手一拦，叭地拦飞了一柄刀鞘。他手未落，已听得一声怒喝，一柄刀连砍带削，飞着过来。欧阳锋连忙出手，此时他自是不觉，他已是有了六十年功力的人，举手投足，疾速刚猛，虽是没有许多奇招妙式，但一出手，雄风劲劲，也甚是吓人。他出掌就劈，直劈石楚秀刀背。石楚秀力气蛮大，在五兄弟中向以大力著称。一刀一式，都如刀劈华山，一削万仞。刀劈带风，甚是凶猛。

一边看着的人都是暗暗吃惊，这刀法了得，莫说是不谙武功的欧阳锋，就是换了他们，应付起来，也颇不易。但一见欧阳锋出手，三人都是凜然生惧，只有几月，欧阳锋像是变了一人，他身姿飘飘，步法精妙，时时能从刀下走空，遁入空门，让石楚秀刀刀落空。他又能随手出掌，直拍向刀背。起始石楚秀并不在意，由他挥掌，但一掌拍在刀背上，铮然有声，如铁石相击，其力甚大，石楚秀险些一刀脱手。他大是凜然，刀也慢些，步也迟些，一刀一刀，更见沉稳。

旁观者清。续二在一边看得心惊肉跳，先时欧阳锋还如入场士子，惴惴不安，举步投足都稍有迟滞。恰如一个初学乍练之人，一时不得熟悉，不能胸有成竹。但过了十招八招，他心里大是笃定，脸上也有了笑意，手也可拿可放，显然是好整以暇，悠闲潇洒。待等得战过三四十招，欧阳锋已是懒懒洋洋，其意甚是悠闲。续二心惊，知道欧阳锋的是劲敌。

欧阳锋边斗边问：“石师兄，你是不是也要杀我师父？”石三虽是痴迷，但也能说些道理，就吼道：“若是那老混蛋还活着，我活活砍他一百刀，也不解恨！”说话之间，手却片刻不停，一刀紧似一刀。

欧阳锋看着这石楚秀，身形飞转之时，目光也瞟过一边那静静伫立的三人，心下悚然：我若与他缠斗，时间一长，于我愈加不利。他们在一边休闲，虎视眈眈，一心图我。我再拾掇不下这石三，必将死于他们的毒手。一想至此，就蓦地一声长啸，身子向前一拱，下身反是向后，坐了一个虚势，人急急退出丈余。

石楚秀大喝道：“哪里走！”仗刀挺身，一刀砍出，连变三式。却见欧阳锋头一低，双手向地，就是一伏，再抬起头来，眼睛瞪圆，双手前伸，急急变式，如千手如来，张大了嘴，却从口里吐出咕咕咕的声响，两手平平一推，就是一声砰然大响。

——石楚秀飞刀脱手，人如一块巨石，淹在滚滚尘浪中。

尘落烟散，哪里还有石楚秀这一个人在？续二与小师叔连忙去寻，却见一面残垣被

轰塌，石楚秀缩在一棵倒树树洞里。叫他也无声息，把他揪扯出来，人已经没了气，死过多时了。

三人凜然。这欧阳锋几月不见，功夫已是惊人。续二饶是多识善断，也没了主意。诸葛征人虽痴迷，也能知道自家技不如人，不愿上前白白送死。小师叔看着欧阳锋，又是诧异又是惊奇，半晌却也无语。

欧阳锋心里极慌，他一施出蛤蟆功来，也是心中忐忑，不知深浅，谁知这一式出去，能不能推出石楚秀？如若不能，一刀当头，欧阳锋便即毙命。但一招甫出，一声轰响，眼前就没了刀如泼风的石楚秀。再一凝神，就见三人从树洞里把一个死了的石楚秀揪扯出来，心一下子就激激而跳。欧阳锋心道：我杀了人，我亲手杀了人，一个活生生的人刚刚被我杀死。他要杀我，我也要杀他，如果不是有这奇功在身，我根本杀不死他，他一阵刀法使出，就可轻松杀我。我现在杀了人，像古人所说，血煞，手现凶纹，大恶。我已经是手染人血的恶人了，我想再做一个好人，也是不能够了。一时感慨不已。

三人再看欧阳锋，他拨散长发，眼光凶恶，直眉愣目盯着三个人，这眼光如刀似剑，逼视他们，但他又伸出双手，在浅淡月光下看，口中喃喃自语：“我杀了人，我杀了人了，师父，我杀了人。我是一个恶人了……”说时，嘿嘿而乐，像是快意，却又满面泪水。

小孩儿忖道：欧阳锋功夫奇特，眼下就已是难敌，容得他再过些时日，必然就更不是他的对手。三人同在，如能一齐出手，用毒施计，也未必不能拿下欧阳锋。小孩儿心思一定，就向欧阳锋说道：“欧阳锋，你杀了石三，却杀不了我。”他再回头，给续二递了一个眼色。月光昏暗，续二也没看清他想做什么，但心下猜知，必是要自己对大师兄下说辞，就说道：“大哥，这小子真是可恶，他杀了咱们的家人，还杀了石三兄弟。你眼见得他杀人，这回可该相信了罢？”诸葛征一回头，呆望续二：“你说，他杀了石二？”续二称是。他又道：“杀就杀，石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又一愣神，再问：“你说，

他是大恶人？”续二借着月光，见诸葛征眼光凶忒忒的，心下一凛，忙低头，一叹道：

“大哥，你我实在比不过他了。你我都是小恶，这欧阳锋才是大恶人。难怪师父把两大神功传他。”说话时，甚是气沮。

诸葛征大怒，他虽是昏聩，但日常承师父教诲，便记得要做一个大大的恶人，此时听得一个小小的欧阳锋竟得了师父的真传，轻轻松松就做成了一个大恶人，不由心头火起，大吼一声，逼向欧阳锋。小孩儿心内狞笑：就是要你与他拼命，我好趁机出手。诸葛征与欧阳锋一交手，就是一愣，这小子的内力极大，居然差不多有同师父一样的内力，看来要胜得他，也是不易。续二知师叔诡计多端，也就赶忙出手，与诸葛征两下夹击欧阳锋。

小孩儿趁机绕到欧阳锋身后，随三人游走。他从腰间拈得一点儿毒粉，向欧阳锋频频点指。谁知这毒粉再毒，欧阳锋也浑然不觉。小孩儿大是畏惧，连连向后退步。续二一见，也知师叔捣鬼不成，也忙撤身，想向后逃。只有诸葛征不知时机，仍是一掌一掌，频频出手。欧阳锋看着诸葛征的狰狞面目，眼前就浮现出师父死时的惨状，心下恨意倍增。他长长一声嘶啸，向诸葛征痛下杀手！

一拳击在诸葛征的前胸，把他打得噤噤退出几步，又一掌击出，便见诸葛征左边脸颊软软塌下，却从口中流血。续二远处一见，就大声嚎叫：“大哥，快走，快走！”诸葛征兀自要挣扎起身，同欧阳锋拼命。但续二灵机一动，又喊：“大哥，大哥，欧阳锋要杀你豆儿，你再不走，他要杀你豆儿了！”

诸葛征大声嚎叫：“别杀豆儿，别杀豆儿，我走，我走就是。”转身兔奔，人逸如烟。

欧阳锋本想一举杀死这小师叔与诸葛征、续文成，但一见他们走了，也无可奈何，他看着这一片废墟，自言自语道：“师父，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儿？师父……”

只见满目疮夷，一片狼籍，没有一点儿生机。

欧阳锋喃喃道：“师父，我得走了，我得走了，如我能看到他们，我一定杀死他们，

为你报仇！”

欧阳锋走了，他独自一人，走向大路。他此时心里在想：我好久与哥哥不见了，却不知他这时与那个慕容姑娘怎么样了？他是不是也在想着我？

× × ×

却说这欧阳锜与慕容箏两人在汴京同欧阳锋分手，便逶迤而行，直奔终南山而去。一路上，欧阳锜终是心里快快，想着弟弟，不能释怀。他心里怨恨，恨自家功夫不如人，不然怎么能让弟弟跟人走了？让他去那北疆，受那凄风苦雨之苦？但他与慕容箏在一起，就不便多说话，只是心中气闷而已。

这一日便到了终南山下，两人看到路边有一家酒店，人正饥渴，又想打探路途，便进了酒店。入店刚刚坐下，便听得外面有马蹄声响，有三个金人打扮的人进了酒店，一进门来，便是恶声恶气要酒要肉。三人在欧阳锜一旁坐着，三个据一桌，一边坐等酒菜，一边闲说。一个中年汉子道：“我看，这一回如果狼主有心，终南山终不在话下。难道这个王重阳有什么大本事不成？”另一个人道：“轻声，人家都说，这终南山四境，都是匪类。这些开店的，卖菜的，种地的，说不准都是王重阳的人。”这汉子就一拍桌子：

“混蛋，他们是王重阳的人能怎么样？老子就是要说，他们要是不服，我自叫他们死在我的手下！”说罢，四外环顾，像一只斗鸡，在找人滋事。生怕人家不与他相斗。这店内的人都不敢看他，生怕得罪了这位大爷，惹出一身腥臊气味儿来。

欧阳锜看他，心里暗暗纳闷，这些金人在大宋地带，竟也如此猖狂，看来，江山残破，不只是有金瓯半片，连人也受人家凌辱。这时，那个中年汉子说道：“老弟，他们又不是王重阳，你与他们斗气，却也没有什么用处。”一边的那个瘦长汉子说道：“怕是他见了王重阳，就没了一点儿勇气了。”这人性子却躁，听得他两人风言风语，就大是恼怒，一阵子拍桌子大叫：“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是大金国的勇士，莫非我就怕了王重阳不成？我与你们一起去终南山，找那个王重阳，看他交不交出那本什么《九阴真

经》，他若是交出来便罢，他若是不交，看我兄弟的手段！”

欧阳锺看看慕容箏，慕容箏也是会意，就知道他是又喜又忧，喜的是已经到了终南山，马上就可以见到王重阳了，如果王重阳手里真的有那部《九阴真经》，就有希望夺它到手。忧的是，本来人是悄悄来去，但听得这三人竟然在酒店内也大声豪气地讲什么《九阴真经》，显见整个中原武林都已是知道了这部经书。如此众目睽睽，再要夺它，岂不是更加难办？

两人这里正默默沉思，就听得一声响亮佛号：“阿弥陀佛，我佛慈悲！”就见一个年青僧人，穿一件旧僧衣，麻鞋布袜，长面大耳，一脸慈悲祥和之气，慢慢踱入店来。

众人听得这一声佛号，恰是响在心头。他轻轻一诵，声音就如此清亮，的是内功不弱。众人眼看着这僧人落坐，双眼只是看着眼前的一双木箸，头也不抬。店伙计一见来了一位僧人，就上前来打讯，问道：“大师要些什么？”这僧人眉也不抬，轻轻一声道：

“一钵清水。”店伙正听得耳热，以为他尚有下文，就动也未动。这僧人说完四个字，也就闭目养神，不再言语。店伙计等了片刻，见他不再出声，就问：“大师还要点什么？”僧人声音更低：“一钵清水。”店伙计大奇，一钵清水，饭也不是，汤也不是，要它做什么？他就问：“大师不要别的什么了？”这年青僧人抬头，双目却极是清亮，透出一股凌厉的光来，他双目一眨，神光又敛，再说一声：“一钵清水而已。”坐在他身后一桌的正是那三个金人，他们目光盯盯看着这个和尚，奇他举止。这和尚等着，见这一钵清水拿来，放在桌上，就双手合什，一祝曰：“僧人来世，大是不易，贪人骨血，食人钱粮。如今又要贪人家的经卷，大是犯戒了。罪过，罪过啊！”他合什祝毕，就双手放在桌上，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小布包，放在桌上。这布包虽小，却系得死死的几个结子，解时颇为不易。和尚却也好耐性，一个个把死结打开，再看包里，既无金银，又无财物，只是有几片干干枯枯的花萼。和尚以拇指、食指、中指三指叼起，三指如拈食物，轻轻点在钵内点出几滴水来，手指放在口上，让水滴入嘴中。这大概便是在饮水了。又用小指、

无名指挟起一朵枯花来，把它放在眼前，好好仔细端详，说声：“罪过，罪过。春花秋实，也是一命。和尚犯戒，其罪不轻。”说罢，竟把这一朵枯花放入嘴中，嚼来抿去，颇有滋味。

连欧阳镒与慕容箏也是觉得奇怪，这个和尚是个怪人，他以水为食，以花为食，清清淡淡，水花镜月，焉能养人？但人家偏偏以水为食，以花为食，你又能怎么样？眼下众人看着和尚，像是看着一个怪物。众目之下，这和尚却不慌忙，仍是慢慢悠悠，把布包结系起来，系成几个死扣，又背在身上，却在桌上布下两枚钱来，以做水资。向店伙计打了一个问讯，转身便走。人都以为他要离去，他却走到那三个金人面前，施了一个礼，问道：“三位施主，僧人刚刚听得说话，说是王重阳得了一本经籍，不知是也不是？”

那中年汉子眼睛一瞪，哼道：“快走，快走！什么经籍？你以为是古佛青灯，一卷血写的《大藏经》不成？你以为是一本六祖手抄的《金刚经》不成？我们说的是武经，与你和尚无关。”

这和尚一愣，倒也老实，仍是一揖：“和尚说的正是武经，三位说的，和尚听得不错，一定是那一部《九阴真经》了？不知这经书在哪里？三位施主如果知道，望带挈和尚去找它一找如何？”

中年汉子嘿嘿冷笑，笑这和尚痴呆，《九阴真经》是何等重要的宝物，习武之人一提起它，便是人人钦羡，垂涎三尺。你要我带你去找真经，岂不是错吃了药？一边的年青汉子却不耐烦，大声吼道：“就凭你，也配问那《九阴真经》？”

这和尚木木讷讷，呆呆看着这汉子：“依施主看，我连问也问它不得？”年青汉子手啪的一拍，一张桌子便颓萎在地，变成一堆碎片。连欧阳镒这里也同众人一齐，轻轻地惊叫了一声。这汉子功夫确是不差。

但这僧人看着桌子，突然叹了一口气，说道：“暴殄天物，暴殄天物，罪过，罪过！好好的一张桌子，施主何必拿它出气？”言下甚是惋惜。那汉子一听，更是来气：我拍

桌子，干你鸟事儿？我不给你一点儿颜色，谅你中原武林也不知我大金国勇士的厉害！想罢便是一拳，竟也不打招呼，拳出带风，劈头盖脸，直打向和尚前胸！

店内诸人都是一声惊呼，这一拳极是凶猛，如打在和尚胸前，不死也是重伤。欧阳锜咦了一声，大是意外，他想出手救那和尚，但中间隔着三两张桌子，腾身挪步，脚步再快，又哪里来得及？只好眼睁睁看着和尚挨打。

这一拳也快，倏地出去，便既凝定，但见和尚不动，那年青汉子也不动，拳头没了，一条胳膊生生伸在和尚眼前，两人对面峙立。

众人再看，原来这汉子一只拳头竟生生陷入和尚前胸。

和尚在笑，他揖道：“施主的心思不好，让和尚受罪了，和尚对不住施主。但愿施主能原谅和尚。”这年青汉子不语，但他的同伴却一齐跳起，大声道：“和尚，你放开他！”说毕，两人一左一右，出手便打。和尚却不慢，兀自胸前粘着那年青汉子的手臂，扯着他趑趄趑趄，躲开这中年汉子与那一把弯刀。但听得刀声嗖嗖响，只不见和尚是如何躲的，但见人影晃晃，和尚却从来不曾被打中过。人们先时还都是惊讶不止，但后来便人人赞叹，只是看着和尚与这三人周旋，看到和尚迭出高招，三人时时受窘，都开心地大笑，揶揄那三个汉子。

有人道：“就凭你们这三人的本事，也敢去找人家王重阳？找人家全真教教主？真是不自量力了。”更有人道：“听说那王重阳是一个奇人，他的功夫奇深，平常人决不会是他的对手。不知是也不是？”有人道：“别说是王重阳，就是他的那两个徒弟啊，你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我看到过的，人家一出手，那风，呵呵呵……”这人也说不出王重阳的徒弟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就只是呵呵呵地发出赞叹之声。

这和尚弄得三个金人都是颇为狼狈，他忽地一松身子，胸一紧，那个年青汉子正在用力挣脱他的拳，此时不防，就一闪，跌了一个仰八叉。三人都知道讨不到好处，便向这和尚叫了一阵，慌慌张张而去。

x

x

x

欧阳锜也在一边冷笑，他心道：看来，这中原的武林人物大是不可小觑，单是这一个和尚，我就斗他不过。他那样子平平常常，可是一动起手来，竟然是身怀奇功的人，这可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了。欧阳锜看着这和尚，他慢慢道了一声喏，走向门口。

欧阳锜一见他要去，便向慕容箏一递眼色，身形一动，来到了和尚面前。他踏奇门，走偏锋，直站在那和尚的斜对面。和尚一见他如此举动，心下也不由得大是惊异，他咦了一声，轻轻说道：“好！”但看看欧阳锜，就又低头道：“人前低头过，譬如佛前礼。”他这意思自是让欧阳锜也听得明白，是道他在人前肯于低头，便自是在佛前行礼了，他也是对欧阳锜说话，要欧阳锜给他让路，他不想与欧阳锜争雄，只想走开就是了。欧阳锜道：“在下欧阳锜，远自大漠而来，看见大师功夫深湛，十分佩服。有话特向大师请教。”

和尚低头敛眉，说道：“和尚并不想与人动武，但那三位施主逼向和尚，自是没法儿躲避。”欧阳锜一笑道：“敢问大师仙乡何处？”和尚一礼道：“小僧住在大理。”欧阳锜心下大惊，他知道师父的仇人就是大理人，而且听得二弟讲，那个和尚叫做一俗和尚，他武功深不可测。莫非这和尚就是师门的仇敌，就是那个叫做一俗的和尚？一想到此，欧阳锜不由得血脉贲张。他心道：如果你就是师门仇敌，说不得只好与你一战了。如果我杀得了你，我的师父就会再也不用想着如何报仇，再也不用心内苦苦被仇恨噬咬，弄得日夜不安，寝食俱废了。欧阳锜是一个心机很深的人，他看着和尚，心内千百种思绪翻卷，却表面不露声色，一丝一毫也显不出来。

欧阳锜说道：“敢问大师法号？”和尚道：“有劳施主过问，小僧法号一俗。”慕容箏听得他说他名叫一俗，就心里一悚，想到欧阳锜的师父，就最恨这个一俗，她对这一俗和尚恨之入骨，但不知道她与这年轻和尚究竟有什么过节？慕容箏看看欧阳锜，知道他心里正是思绪纷乱的当儿，便笑意盈盈地对这和尚道：“大师，你是大理人氏？”一

俗和尚道：“是，小僧正是。”慕容箏笑道：“我久闻得大理是一个极为美丽的地方，到处都是开遍了茶花，是不是？”众人看见这一个美貌无比的姑娘竟然与这和尚谈起了大理，就很是惊异，不知她究竟是何意。慕容箏美艳已极，况又是在这村野小店，村敞器破，更照得她美若天人。和尚也不敢看她，低头道：“女施主，我大理确是有茶花，漫山遍野，姹紫嫣红。花间枝下，都是学问。”慕容箏道：“好，我与大师就去大理，看看天下有名的大理茶花，你说好是不好？”

一俗和尚没有恶心，自然不知道这慕容箏与欧阳镛就是来找他晦气的，他不知道欧阳镛便是那个白面罗煞修罗儿的徒弟，自然也无法知道慕容箏与欧阳镛的心思。他就是一怔，说道：“小僧一向是闲云野鹤，自由自在惯了。怕与姑娘无法同行。再说出家人与你同走，也有诸多不便。”慕容箏吃吃一乐，说道：“你是出家人么？我怎么看也不像个出家人。我看你像一个贵胄公子。你是不是姓段啊？”欧阳镛知道这慕容箏也听得了师父的话，也想知道这个一俗和尚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师门仇人，就再也不作声，任由慕容箏与他讲话。这一俗和尚一叹道：“我是一个和尚，和尚出家，弃绝了尘缘，再不与这尘世与伍，我姓什么，就再也无关宏旨了。”慕容箏心道：你小小年纪，居然就这般滑头，我问你姓不姓段，是想问出你究竟是不是欧阳镛的师门仇人。你说话闪闪烁烁，就定是心虚。她一想到这里，就咯咯一笑，说道：“大师却是说笑了，我看大师一定是对自家的名姓讳莫如深，我听得人家说，大理段家在大理是皇族，一向很是欺人。大师是大理人，又有如此气派，不像是僧人，倒反是像极了富贵中人。在大理，最富贵者莫如大理段氏，所以我就猜大师一定是姓段了。”

一俗道：“罪过罪过，和尚不能忘旧，自然知道自家姓氏，和尚不能忘旧，自然是一俗。”

欧阳镛说道：“段公子，我看你一表人才，且又武功超群，技艺惊人。不知道公子为什么舍弃一生快活，反去做佛门弟子呢？”

一俗和尚道：“我若回头，便是大不幸，佛说人生，但说来世。我今生在世，有冤孽债不少，想一心洗清这些冤孽，就出家而去，起个法名叫做一俗。这一俗之意，盖是说和尚已然能把一切俗事尘缘都已了结，但心里还就是有一事儿不能释然。心里有一念，便不能六根清净。不能六根清净，就不能成正果。我之一生，怕总是不幸了……”

欧阳锜道：“公子如此一说，让我想到公子似有心事，难道是公子昔日曾经杀人了么？再不就是公子曾经伤人，欠下了债，是不是？”一俗沉声道：“不错，这位公子说得是。”

慕容箏笑道：“一俗大师来这终南山，也是想要夺取那一部《九阴真经》的么？”一俗和尚道：“和尚并不想夺经，只是见猎心喜而已。听得说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找到了一部天下少有的奇经，和尚想见识见识。”

欧阳锜笑道：“在下也是同大师一样，想看看全真教王教主的这一部《九阴真经》，既是大师也与在下一样，就同行一程如何？”

和尚沉吟，他看慕容箏笑语嫣然，一脸的明艳。而这个欧阳锜的脸色阴沉，颜面黑漆。便知这二人非是中原人氏。他不愿与这两人一齐去重阳宫找那个全真教主王重阳，又一沉思，和尚做事，自是随缘随喜，有什么怕人处？跟他们走就是了，只要他们是去重阳宫，就省得再找路也是麻烦。当下心思一定，便答应与二人同行。

× × ×

三人再不顾店内人注目，便走出这小店，寻路出来，逶逶迤迤直奔重阳宫。这终南山是大山，迤迤迤迤有几十里，都是绵绵山脉，极是雄宏壮观。他们寻路上山，但看到一路树木，皆是葱茏，只见一条小道，曲曲折折直奔山上而去。三人寻得路，便一齐向山上而行。回头伫立，却与大漠不同，片片林子，如烟织雾锁，一条条小道，却像是蜿蜒蛇踪。看时，也大是爽心。但听得有人在高歌。歌声在山里，挟风带应，回声不尽，更是一阵阵回肠荡气。

歌声唱的是：

“管什么天下混乱，说什么二帝蒙尘，岂知他一心忙淫乱？玉阶敲金缕，高堂酒夜阑。更有那醉里带舞，醒时观花，快时寻乐，忙中偷闲。君王从此不早朝，画眉描眼，紫黛淡远山，红酒污罗衫。这正是醉里临安！”

这一阙，唱的是当今大宋朝的皇帝，人家百姓想的是金瓯残缺，江山半爿。可他却想着干那些没有遮拦的勾当，与女人嬉戏，夜宴醉千盏，天天乐欢天的子，殊不知这乐中丧志，没了大好江山，没了百姓的疾苦，都活在金人的铁蹄下，哪里会有一天好日子过？

欧阳锜虽是不明白这辞的好处，但听得这人唱得回肠荡气，唱得千回百转，就也是心中感动，他看着慕容箏与那个一俗和尚都是神色肃然，便问道：“慕容姑娘，他唱的是什么？”他性子也直，因自家确是不知道这些诗词句子，只是知道好听，不明所以，就问上一声。

慕容箏却是明晓这些，她对欧阳锜说道：“这怕是重阳宫的人在唱了，他唱的是，大宋朝的皇上天天贪欢淫乐，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不顾，这安乐日子究竟何时是了，这诗词里，满是爱国忧民的味道呢。”

欧阳锜也是恍然，他心道：看来，人家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话也大是有理。这王重阳是一个爱国之人，这终南山也就满是正气。我与他动手，夺那《九阴真经》，却不知是不是能够得手？但我敬重他的为人，等到他武功不及我时，我不杀他就是了。这时，一俗叹道：“阿弥陀佛，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和尚信矣。这王重阳必是一个君子，我看这《九阴真经》也一定是真有其事了。”

慕容箏听着这段诗词，突地想起了欧阳锋，一想到了那个在大漠对月呆呆怔怔地念诗的呆人，她竟然想笑，她心里蓦地想到：那个呆子去了北疆，不知道他这时是不是活着，他就是仍然活着，也一定是一个呆子，一个没有一点儿好运的呆子。他如在这里，

怕能对这一段诗词说上几句，解它几句，评它几句，听听他那呆论，也颇不寂寞。但一念至此，她脸色突地一红，心道：你是不是很好笑，你想他那个呆子了不成？她心里突突鹿跳，急忙低头。好在两人都不知她思想些什么，自然也不知她心意。

第二十回 终南山上

在一座山尖上，却有一条奇峻古道。逶迤走去，便到了重阳宫。重阳宫前有许多许多的关隘，当先两块巨石，立在一边，这里便是入重阳宫的入口处了。

有几个重阳宫的人在这里把守。

这是五个人，其中有一个年青的道士居首。他看着走上山来的这三人，知道都不是平常之辈。便上前一揖，说道：“晚辈是重阳真人门下，大徒弟马钰的便是。诸位远道而来，不知有什么见教？”

欧阳锺不语，他情愿让这一俗和尚先去说话。一俗见他不去应对，便上前来，施了一礼，说道：“我是大理天龙寺的和尚一俗，听得重阳先生得一部天下武学秘籍，叫做《九阴真经》的，却不知是真是假？”

这马钰虽是年轻，却是一个正人君子，他对着一俗和尚一揖道：“师父确是得了一部武学秘籍，但师父得它时，也甚是凑巧，说来话长了。只是师父近来对这一本经书总是在嗟叹不已，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高僧是云南大理人，听得师父说，天下武学，有一脉在于大理，且武学精深，非我中原所及，高僧远来，愿能让我师徒得以亲近，定会受益匪浅。”

欧阳锺在一边，听得这马钰说话，心里暗暗冷笑，听得这人讲话，条条理理，很是清爽，却不知道他的功夫是不是如同他讲话一般？如果重阳宫只是有他这般长得正正

堂堂的人，又会讲话，这一部《九阴真经》就活该落在我手。

一俗看欧阳镛在一边冷笑，怕是怠慢了他，说道：“这一位是西域大漠高手欧阳镛，他是想上重阳宫看看这部《九阴真经》的，不知道全真教是不是能让我们一睹这一部奇经？”

马钰道：“我不知道师父做如何想，但师父为人，我等深知，他不会不让三位看这部经书的。”说罢，马钰就一揖而让，恭请三人上山。

但见得愈上愈险，云横雾锁，看不到下面的奇峰云岫，只看得到云烟滚滚，像是奔突豕兽，十分骇人。三人也不敢多看，只是随着马钰上山，直到了一座大大的宫观前。

这便是那座重阳宫了。走近来看，但见得这宫观也算是雄伟，有那么几十间长大屋子，屋脊也弄得好高，十分气派。但是瓦屋飞檐，没有十分的奢华。雕窗明净，也是雕花纸扇，平常得很。只是在屋前有明钟净坛，让人知道这里是道士修身养性之所。

马钰到了门前，请三人静待，然后进去禀报。

三人就站在观前等待。正在等得心焦时，就听得有人在哈哈乐，一回头，便看到了一个人。这人却是奇怪，他大约有那么二十多岁的年纪，却打扮得像是一个孩子，一身衣服，像是童儿所穿衣服，头上更怪，扎一条长长的百岁辫子。宋人时尚，人到了两髦之时，便已经是不再垂髻，束成一条辫子，系盘于头上。这便是谓成年。从成年起，男人女人便可以成礼，结成一家，有了家室大道。这人明明已经是到了成年，说不定还是一个过了几岁的成年人了，但他这一副打扮模样，却又像是一个孩子。

三人见他这样子，甚是惊讶莫名。欧阳镛沉声问道：“你是谁？你来这里做什么？”这人一见到了欧阳镛的脸色，就笑，说道：“嘻嘻，看你，看你，嘻嘻。”只顾嘻嘻而乐，却不答欧阳镛的问话。慕容箏更是奇异，她笑着看这男人，一个男人生生把他自己打扮成一个孩子，岂不是大大可笑？她问道：“你是谁，来这里做什么？”

这男人一翻眼皮，他的样子却怪，能一翻就把眼皮翻过来，眼里没了一点儿黑色瞳

仁，这样子让欧阳镛与一俗和尚都是忍俊不禁。两人哈哈大笑，笑个不住。等他们笑罢，那人就道：“你们是不是笑够了，你们笑够了罢？”欧阳镛与一俗和尚便不再笑。一俗和尚对这人施礼道：“小僧失礼了。”这人一声道：“算了算了，失礼就失礼，谁又没有什么礼数，我也从来对人都是失礼。失礼不怪，我让你一次就是。可你得告诉我，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一俗道：“小僧特地来找重阳真人的。”

这人大惊道：“哎哟，不好了，不好了。你们也是来找他的？”慕容箬三人都是点头。这人又是愁眉苦脸，说道：“完了，完了，你们来找他做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早就来找他了么？我找了他足足三年，你知道不知道？人家都是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看这个王重阳不是金石，他只是一段木头啊。”

欧阳镛见他一出口便数说王重阳的不是，心下大是开怀。他心道：原来这个王重阳也不是什么大好人。咱们到了终南山，一路所遇，正是有口皆碑，尽是说他好话的人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他怎么会这么好？他如果是天下人人称道的好人，咱们怎么能抢得到他的那一部《九阴真经》？可终于有了一个人，这人不但数落王重阳，且分明对他更是没有一点儿敬佩之心。欧阳镛忙道：“说得对，这王重阳并不一定是个高人。”

谁知这一句话却说得错了，只听得这人一下子跳了起来，跳脚对欧阳镛道：“你是什么人，敢对他不敬？你比他强是不是？你如果比他强，我就拜你为师，好不好？你要是不如他，你看我不打得你趴在地上叫饶才是。”

欧阳镛一愣，没有想到，这人对于王重阳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是特地来拜王重阳为师的。但他找了王重阳三年，人居然会不收他为徒，想来是大有缘故。

慕容箬道：“这位贤兄，你叫什么名字啊？”

这人笑了，却是笑得不甚自然，他看着慕容箬，说道：“你这位姑娘是一个好人，我一看就看得出来，可是你要我说这个……这……”他顿时大是腼腆，说也说不出话来。

慕容箏一见他如此，就更是奇怪，她问道：“你叫什么名字，这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倒是说啊？”

这人嘻嘻而笑，看着慕容箏，直挠他的后脑勺儿，说道：“你真的要我说是不是？”慕容箏点头。他才道：“好，我告诉你，我叫做……”

他一咕嘟，说出了三个字。但在场的三个人都是没有听得清。慕容箏道：“你大点儿声啊，你倒是叫什么名字？”这人看看三人，三人分明没有罢休的意思，都是等他讲话，他一狠心，说道：“我告诉你罢，我叫周伯通。你听说没听说过？”

三人当然没有听说过。

这周伯通一见他们三人都是没有听到过他的名字，不由得大是快意，他大笑道：“不对，不对，王重阳说得不对，他说我是天下有名的怪人。天下既是有名，他们人人都该知道我才对。可他们三人都不知道我。他们都不知道我！”说罢，他竟然快活得在地上直翻跟头。

周伯通翻了十几个跟头，他又站起来，对三人道：“你们也是来向王重阳学武功的？”

欧阳锜摇头。周伯通再看慕容箏，慕容箏也是摇头。他再看一俗，一俗当然也是摇头。这周伯通一见三人都是摇头，不由得心下大喜，他乐道：“这下子可好了，这下子可好了，我以为你们都是来向王重阳学武功的。你们要都来向王重阳学武功，他就不会教我了，对不对？我看你们也不用向他学武功了。凭你们的本事，也不能向他学。他的本事天下第一，你们的功夫，学了也不如我，你们还学它做什么？对不对？”

一俗是和尚，一向与人少争竞之心，他只是微微一笑，便则作罢。但这欧阳锜却是一个强悍之人，他对着周伯通说道：“这位周大哥，你怎么知道王重阳的武功天下第一？你知道不知道天外有天的道理？”

周伯通道：“哎哟哟，这你可就不明白了。人家都是说天外有天，这是唬弄你呢，因为你是走不到天尽头，所以人家都是如此说。我有一回走了十五天，还没有走到天的

尽头。你说，天外有天，那是你没有到终南山，你要是看到了王重阳，你就不说天外有天了。我想呢，人要习武，一生就得跟一个好师父学。我要拜王重阳为师，他是天下第一高手，你说，我要是跟了天下第一高手学武，我是不是武功也不会差啊？”

欧阳锜看这周伯通像是有一点儿不大明事儿，但听得他讲话，却是一板一眼，有根有据。他口口声声说王重阳是天下第一高手，他是不是看到过王重阳的武功？欧阳锜道：“你看到过王重阳的功夫么？”

这周伯通一听得他问，居然大是烦恼，他大声道：“别说了，别说了，他怎么肯让我看的武功？他只是说，他不是我的师父，他不愿意教我。他说，他全真教不会有我这么一个弟子。他的规矩严，我受不了。我说，我受不了，我就不受他的规矩。这还不简单？但他看看我，说道一番天下大事儿一类的话，我最不愿意听他这一类话。他就说他不会收我。”

原来这人却是一个王重阳根本就不愿意收下的徒弟。

慕容箏一听便觉得好笑，她问道：“王重阳不愿意收你，我收下你做徒弟如何？”

这周伯通哪里知道慕容箏的心意，只道是真，他大喜过望，就要趴下给慕容箏叩头。但他刚要跪下，突然醒悟，他不跪了，问道：“对了，不要忙，不要忙，忙必出差。我得问一问你，你虽是比较王重阳爽快多了，但你的武功天下第一么？”

这一问把个慕容箏问住了。她心道：我天下第一？我在天下第一百一千也轮不上啊。但她说不出口，只是说道：“你拜王重阳为师，人家不肯收你，我看你可怜，才收下你做徒弟。你管我的武功是天下第几，有什么关系？”

周伯通却是大叫道：“怎么没有关系？你看我的武功，自然也不差，说不定我比你更强呢。你做我的师父，你怎么教我？”

说罢，这周伯通也不等慕容箏说话，就开始出手，打起了一套长拳。这一路长拳看得欧阳锜与一俗和尚这样的大行家也直点头。周伯通的功夫不弱，这一路长拳居然给他

打得有板有眼，根本看不出什么毛病。

周伯通打完了一套拳，问三人道：“你看我的本事，我厉害还是她厉害？”

慕容箏本来是想与他说笑，却也不想真的要他做自己的徒弟，一见他打了这一套长拳，就抱拳一揖道：“还是你厉害，还是你厉害。我就不收你做徒弟好了。”周伯通大喜道：“对，对，还是这样的好，我一向弄不好女人，你要做我的师父，我怎么办？”

× × ×

几人谈说半晌，只见得马钰走了出来，说了一声道：“迟复了，望三位原谅。师父有请！”

欧阳锜心下一阵子激动，他知道，如能看到王重阳，他或许就可知他是不是能把这一部奇书《九阴真经》抢到手了。王重阳是何许人，他的武功到底如何？自己是不是他的对手？一时众念纷纭，不知如何。慕容箏也是好奇，走了一路，人家都盛赞这个王重阳，他是何等样的人？今日得见，也心下大是紧张。一俗和尚素无机心，此次一来，也不是要图谋人家的真经，自然是比欧阳锜与慕容箏悠闲，他向马钰一礼，说道：“好，施主先请！”欧阳锜便也不说话，跟在马钰身后，直走进了重阳宫。

说是一座宫观，却也冷冷清清，一进大厅，便皆是素幢素幃，飞飞垂垂，有着许多。当面一张三清绣像，画得也不十分华美。前头香案，也并非精馐，只是瓢面素食，时新瓜果而已。在大厅里，摆着一排杌凳，上面放着道人坐的蒲团，但见坐着两人，一个是年约三十的道人，他羽衣道冠，双目神光精湛，确有仙风道骨。坐他右手的是一个更为年青的道士，他双眼睁圆，看着这进来的四人，分明是心中有些颇为不耐。这时，马钰向那年长道士一礼，说道：“师父，这就是前来求见的三位，这位就是屡次前来拜师的周伯通。”

坐在左边的道士正是终南山新教全真教主王重阳。他起立肃揖，说道：“三位远来，不知有何见教？”欧阳锜一见这位王重阳，不知何故，心下竟是大生凛意。他也怪忖：

他是中原终南山全真教主，我是西域大漠第一高手，他凛凛有威，却也不干我事，我惧他何来？但不知怎地，竟是终不能去掉那心中怯意。他向王重阳行礼，说道：“在下欧阳镛，乃是奉家师之命，前来终南山全真教见教主，听说全真教得一奇书《九阴真经》，愿借来一阅。”一俗和尚行礼说道：“小僧也是习武之人，乃是云南大理天龙寺僧人一俗，也愿看看这《九阴真经》的，愿重阳真人成全。”在身后的周伯通急道：“我可是来拜师的，王重阳，你愿意不愿意收我做徒弟？你要是愿意，这事儿也就行了。你不愿意，我还得天天来找你，这有多烦？”

重阳真人却好耐性，他先是对欧阳镛三人施礼，寒暄几句，再对周伯通道：“我已对你说过多次，你是福缘之人，但你我并无师徒情份。”周伯通叫道：“王重阳，你是武林第一高手，你不收我为徒，我再去哪里找你这样一个师父？”叫着，十分气愤。王重阳知他情性，就不甚理他。再回头来，请欧阳镛三人坐下。

王重阳道：“我无意之间，得了这一部奇书《九阴真经》，的确不假。出家人无机心，就漫漫传去，一时天下人人皆知有这一部《九阴真经》。我并无心藏匿，早想把这一部真经抄了出来，让天下武林人都知道它。但我上月闭关苦修，读这真经。真经所书，确是武学精义，渊深博大，非言语所及。但我从这经书中却看出了一点儿毛病……”说着一叹，大有扼腕惋惜之意。

欧阳镛急急问道：“以教主功力，能看得出这书的毛病，自是瑕疵不小。但不知这经书有什么毛病？”王重阳说道：“我看这部经书，总纲在前，分上下两卷，计有万余字。看上去，确是字字珠玑，句句精华，非一代武林奇人不能为此。这书乃是道宗皇帝时，一个修书官员黄裳所撰。他起始并不想习，但看遍天下秘籍私本，才能修那《万寿道藏》。道宗皇帝要修这五千四百八十一卷的《万寿道藏》，本是想把天下所有的道学书籍都理上一理，弄出一部道学大观来。这黄裳修书，生命所系，如若修得不好，多所舛误，就有断头之厄。他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修书时百般用心，一卷卷细细读过。便给

他读成了一个道家全真，给他读出了一个武学奇才。他无师自通，江湖人哪里知道有一个高手黄裳？但后来皇帝派他去剿灭明教，他出手杀人，杀了无数江湖好手。人家不服，要与他较量，众人齐上，才打他一个伤重而逃。他躲起来，想了许许多多破解敌手的妙法儿，才走出来寻找仇人。殊不知他一入山居住，四十年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他再找旧日仇人，已皆是化为尸骨，只有一个当日妙龄少女，现已白发皤然，垂垂老矣。黄裳一叹而去，感时日不再，逝者如水，就坐下写出这一部《九阴真经》留与世人。”

几人听得回肠荡气，生生死死，也随着黄裳走了一遭。王重阳说罢这事，沉吟有间，似在思想，佛家涅槃，道家丹砂，都是过眼云烟，敷衍自己而已。众人又等他说话，王重阳迟了一刻，便又说道：“我看这《九阴真经》，实在是看得心服口服，以我之才，说得明白，却也不把天下英雄看在眼里。可这一部经书，确实是前无古人。但这经书也有大弊，书中一些奇功邪术，很是害人不浅。如果此书流入武林，正派人物得之，或许于天下苍生有幸。若被邪派人士得之，则就祸患无穷了。我想了又想，登时便想将此书一焚了之，但动了几次念头，终不忍下手。”王重阳说罢，长长浩叹，心也是恍然。

欧阳锜也是嗟叹，他不知王重阳说的话，确是真情还是假意，但见他意甚殷殷，心里便想他有这般苦恼，正像是有了许多珍宝，却不知如何收藏是好人，辗转反侧，夜不能眠，为这些东西烦恼。真是人不能有欲，欲多愈烦。但不知他说的是不是真话？也许这个王重阳已经偷偷的学完了这《九阴真经》上的功夫，就想向武林人说这《九阴真经》的诸多坏处，以为他将来毁掉经书，独得这绝顶功夫而事先张扬。

一俗和尚却不如欧阳锜这般算计，他看王重阳相貌清癯，确是有仙风道骨，不是一个奸诈狡猾之人，对他的话就坚信不疑。一俗道：“阿弥陀佛，佛祖慈悲，真人一念，可救天下武林人士无数。”

慕容箏却不管这些，她看王重阳，心里不相信他的话。就问道：“这么说，重阳真人是已经看过了这部《九阴真经》了？”王重阳应是。慕容箏又道：“据重阳真人所说，

现在只有你一人熟知这《九阴真经》的功夫，是不是呢？”慕容箏笑语嫣然，问得甚是亲切，王重阳不知慕容箏性情，也不知她问话用意，就答道：“正是如此。”慕容箏又问：

“重阳真人学了《九阴真经》上的功夫，天下武林从此有了好处呢，还是从此波起云涌，乱个不停呢？”王重阳一怔，这姑娘问话好刁，让他无从答起。

慕容箏便笑，说得伶牙俐齿：“既然重阳真人能习得《九阴真经》，也不会乱了天下武林，别的人学了，怎么就会？重阳真人与一俗大师一样，都是方外之人，对人生人世，都该多所体谅。人之善恶，一念之间。佛祖也曾三次迷误，何况凡人呢？你手里拿着一卷《九阴真经》，据宝物为己有，这是贪天，也是欺人。凭重阳真人的修为，我想不屑如此。”

王重阳不是凡人，当是时，他曾号令中原武林人物，齐集义兵，与金人鏖战。他什么样的人物没有见过？此时一听得慕容箏说话，就轻轻一笑，说道：“本来也没什么，天下之物，唯有德者居之，也唯有才者得之。譬如食物，有人喜之，也有厌它。喜欢它的人当然得宜，讨厌它的人对它不屑一顾。也像是一件宝物，它是否珍宝，全看你是否识它。《九阴真经》虽是宝物，但依我看……”王重阳此时再看看一俗，看看欧阳镗，看看慕容箏和他的两个徒弟，大徒弟马钰和二徒弟丘处机，及站于众人身后的周伯通说道：“不是道人夸口，在场诸位，只有两人能与这《九阴真经》有缘。”众人一听他说，都以为他是说自己。马钰、丘处机以为师父是说自己，就不由得大是欣喜。欧阳镗以为他是在说自己与慕容箏姑娘，他想：如果我夺得这一部真经，她自然会看到，说不准也可与我同修这真经上的功夫，重阳真人这一说，自是说我与她了。周伯通心也诚挚，想道：这个全真教的牛鼻子老道说只有两个人能看他那本破经书，他连我给他当徒弟都不愿意，怎么会让我看这本书？这两个人里一定没有我了。他哪里知道，在场诸人中，只有他从这《九阴真经》得益最多，他后来做了老顽童周伯通，对这《九阴真经》的功夫最是熟稔。独有这一俗和尚不曾动念，他心想：既是重阳真人说这经书上功夫不可学，

就不学它是了，再惦念它也是无益。他更是不想重阳真人所说的那个与真经有缘的人会是他。

欧阳锜快人快语，他问道：“既是重阳真人如此说话，怕是我等远途而来，却与真经无缘了？”说话之间，语生愠意。

王重阳道：“确是如此。”

欧阳锜又道：“如此说来，重阳真人是真想恃才傲物了？我要向重阳真人讨教几手，也好知道这《九阴真经》的功夫是不是徒有虚名？”说罢，就拿出一条长长布袋，从中取出那支蛇杖来。王重阳一笑，说道：“我虽孤陋寡闻，但也听得欧阳先生大名。先生乃西域大漠第一高手，能与先生交手，也是重阳之幸。”

× × ×

众人都走出重阳宫，看全真教主王重阳与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比试。只见两人对面而立，王重阳仙风鹤骨，临风而立，大袖飘飘，正气凛然。欧阳锜脸色阴沉，手持蛇杖，双足斜站，不丁不八，浑不在意。旁边站立之人屏气凝神，静观二人出手。周伯通最是悠闲，他心想：王重阳，我一找你收我当徒弟，你就推三阻四，百般不允。谁知道你是真本事是假本事？你是真有本事，我周伯通以头抢地，也得拜你为师。若是你啥本事也没有，只是景窑花瓶外面光，我还拜你作甚？

还有一人也甚是紧张，这人便是慕容箏，她看着欧阳锜，心里不知是何滋味。以她一个姑娘家，少女中男，从西域大漠走到中原终南，其间也是千里，日期也是遥遥，她与欧阳锜结伴而行，人也相熟，情也渐近。一见欧阳锜与王重阳一决，心中大是惊惶。她情知欧阳锜败多胜少，心里便惴惴不安。他若是败了，必是拿不到《九阴真经》，拿不回《九阴真经》，欧阳锜如何向师父交待？一时万千思绪，纷上心头。

王重阳道：“欧阳先生，我全真教自有看家本事，但欧阳先生远来，为的是一睹《九阴真经》奇功，我与欧阳先生一战，就用《九阴真经》上领悟来的功夫好了。”

说罢，王重阳便双手一合，天地交泰，说道：“我从《九阴真经》悟来一种练气功夫，我称它为‘先天功’，我就用这先天功抵你毒杖。”欧阳锜见王重阳一立，凛然有威，心下大是惴惴，就是他与白驼山君任一天相斗，也不曾如此紧张。他须把王重阳当成最大敌手，这一拼斗得不好，也许会血溅当场，一命呜呼。

欧阳锜一声吼喊：“王重阳，你小心了！”执杖而上，杖风呼啸，杖飞如雨。王重阳见欧阳锜毒杖击来，人如峙岳，沉凝不动。看看毒杖要飞到人头上，就得有一道坚逾铜墙的大力围在王重阳身上，杖再也击不下去。王重阳平平移去一步，毒杖下压力一轻，毒杖滑空，根本就动不得王重阳分毫。王重阳就迤迤而行，走奇门，入空招，让欧阳锜的毒杖杖杖打空。欧阳锜心下更是匆忙，下腰沉身，疾忙变步，一眼觑得真切，向王重阳拦腰便击。这一杖打得实在，也真真打在了人身上，叭地一声大响，显是打得沉实。欧阳锜心中一喜。他心道：我这毒杖，曾一杖击折一只西域野牛。须知那西域野牛不同于中原耕牛，它得御风沙、斗严寒，是以生得皮糙肉厚。别说是用一支杖打，就是用刀，也杀得不易。欧阳锜一杖打折它，让它死成一瘫软肉，这力道何止千斤？这一杖打在了王重阳的身上，他不死也得受重伤。

但正一思念，蛇杖突地一顿，收也收不拢来。欧阳锜一看，王重阳正笑意殷殷地看着自家，他用左手中指、食指，漫不经心出手一挟，就夹住了这条蛇杖。欧阳锜站步佝身，用足气力，想把蛇杖收回来。但哪里能够？只见他脸色愈来愈是难看，心里越来越不是滋味。人家王重阳与他动手，手不动气不出，只是脚下缓缓而行，犹如闲庭信步，漫不经心，浑不在意，最后等自己出足了招数，才轻描淡写，两指一出就夹住了蛇杖。对比之下，自己这一身功夫竟变得一无用处。这让欧阳锜心里极是难受。

说来也是一瞬间，有人并不曾把这一夹看在眼里，王重阳就两指一松，身子平平向后飞出几步，站在那里，微微带笑，却是一句话也未说。欧阳锜嗒然若丧，半晌才道：“重阳真人果然绝技惊人，但不知这一手是什么功夫？”王重阳笑道：“气之所至，一

挥一收，一弹一勾，皆成妙技。这是《九阴真经》所得，但非《九阴真经》所载。”

欧阳锺再未说话。

忽听得一声佛号响亮：“阿弥陀佛，好，重阳真人果然妙技，小僧若非亲眼目睹，怎知天下有此等绝技？看到重阳真人精湛功夫，小僧也是手痒，我就来向重阳真人讨教一二。”说着，一俗大师僧衣飘飘，长袖不举，人如云上真佛，慢慢移至王重阳面前。王重阳一礼，说道：“大理段氏，天下武学大家，天龙寺贵地，更是人所钦仰之处。能与一俗大师切磋，是重阳之幸。”

但见两人放对，不似人家武林之士相争，刀枪相见，血汗交迸，人与人恨不得撕筋裂肉，刀与剑恨不能节节寸断。两人像是多年旧友，一旦相见，把手问安，情意殷殷，说不尽其中柔情。两人相距两丈，但见一俗大师双手合什，再慢慢脱出右手来，以一食指，点向王重阳。众人明眼见了，也是不敢相信，这一指点出竟然啾啾有声，一股疾风直奔王重阳而去。一俗点出此指，即口占一偈道：“一指指天下，一俗俗自身。却顾所来径，茕影独一人。”看这一俗大师，一阳指点出，惊世骇俗。对面王重阳，却是会家不忙，也用双手合掌，轻轻向外一推，就见两袖如帆，鼓鼓荡荡，把一俗大师那一指消弭于无形。王重阳也不示弱，应声亦作一偈：“妙经经天地，一阴阴鬼神。但能知我心，亦是道中人。”

众人中，除了欧阳锺有些半通不通外，余人皆知，这二人是说自身，说当事。一俗说的是自己，他对自家过去终是不能忘怀，每逢念及过去，心里便极不安。是故他一吐口成偈，就说他虽有一阳指绝技在身，但终不能脱掉他尘世一念，时常回头自顾，终是他一人而已。王重阳答了一偈，说的是他虽得了《九阴真经》，但《九阴真经》经天纬地，使鬼役神，并不是他王重阳所能占有的。如果有人能知得他的苦心，就让他很是欣慰了。

两人相视一笑，一笑之中，泯却十载生疏，有了一旦心知。一俗大师道：“我有一

阳指，指鬼驱神。奈真人是仙，我自奈何？”说着，手指频频点出，指化为刀，化为剑，化为戈，一招百式，俱是一指。一指百式，何止一指？欧阳镗在一旁看得直出冷汗，他心道：我自大漠出来，一向少遇敌手，就是那个白驼山君任一天，在我看来便是高手了。但比起这一俗与王重阳来，真是羞于提起了。看这王重阳，就不知武学一道，其深几许？看这一俗大师，便知武学绝技，不光为了杀人。一招一式，莫不美极妙极，真是天下少见，人间独有。

× × ×

两人斗得正酣，众人看得眼热，都从心底里极是佩服这二人，以为天下武学，莫不在此。恰在此时，就听得一声清亮啸声，从山后传来。这一声啸，震人耳鼓，动人心魄。

就有人说道：“一个臭道士，一个狗和尚，不去做男人的大事，偏偏在这里学女人，拿捏姿势，忸怩作态，岂不好笑？”

众人听得清楚，回头寻人，却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这人是个女人，声音清脆，虽是恶言恶语，却也是吐自婉变女人之口。听得声音，让人生出绮靡之念。静等片刻，终于见到了说话之人。

这人站到了重阳宫边大颈石上，身姿似一片飘叶，轻轻沾在石顶。风一吹，罗衣长袂齐动。一头乌发环髻，秀眉入鬓，容貌极美，有二十五六年纪，眉目闪动之间，却透出几分杀气来。

众人都不识得这个女人。独有重阳宫中人一见了她，都大是害怕，马钰、丘处机都忙忙低下了头，不敢仰视。王重阳本来从容大度，一见了这女人，也竟然像是有些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这女人叫道：“王重阳，你在重阳宫内躲着，月余不出，大概又学了什么高招妙式了罢？”王重阳向她转头，恭敬一揖道：“林施主，你来重阳宫，不知又有何见教？”慕容箏一见两人说话，就心里一愣，看重阳宫人那神态，显是这女人与重阳宫有极深渊

源，看王重阳那样子，与这女人显是极熟，但不知为什么，两人一说起话来，却像是仇敌一般？平平淡淡，冷冷冰冰，这是为何？而这王重阳，没来这女人前，要气度有气度，要武功有武功，言谈笑语之间，挥手却退强敌。可眼下，却有些局促，有些做作。

这女人看看欧阳锜，再看看一俗，一叹道：“王重阳，你也是一代人物，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有一些浊世俗人扰你。”说罢，也难说她是哀怜还是揶揄，只是摇头。

王重阳对一俗大师道：“这位是林施主，如果欧阳先生能与林施主动手的话，想必就不再相信这周施主的话了，天下武功，难言第一，但林施主的武功比我更强，这是重阳心服口服的。”

众人都是惊讶，料不到如王重阳这般倨傲人物，居然也能说得这么一番话来，想必这位姓林的女人功夫非凡。眼见得王重阳眨眼间败欧阳锜，战一俗，功夫确是精湛，但他一出口就推崇这位姑娘，莫非这姑娘的功夫更是惊人不成？但听得天下有一个王重阳，没听说有一个林姑娘啊。她叫什么名字，她的功夫真的是深不可测么？

别人都是呆呆看着，不知所以，只有那个周伯通突地冲了出来，冲到了这女人的面前，他向着她一礼，兴致勃勃地说道：“这位师父，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女人一见周伯通这样子，显然是一个嬉笑顽皮的人，就心里不喜，她冷冷说道：“我叫什么名字，干你什么事儿？”周伯通嘻嘻笑着，说道：“我听得王重阳说，你武功比他更强，是也不是？”

众人以为王重阳刚才一说，只是一谦，说不准是对这女人谦让，便置此说，以慰女人的。这女人也一定自知，但谁料得到这女人听了周伯通的话，只是淡淡一笑，说：“那重阳真人的功夫，却也只是平常。”轻轻淡淡一句话，登时说呆了众人，说乐了一人。众人无语，都看王重阳。王重阳说道：“林施主的武功是好的，在下确是不如。”言下之意，甚是钦敬。乐的人是周伯通，他拍手道：“好，好啊，我正愁这个王重阳呢，他不愿意收我做徒弟，你比王重阳的功夫还好，你收下我做徒弟好不好？我给你叩头也行

啊。我叫周伯通，人家都叫我顽童，我一见人家的高招妙式，就乐得睡也睡不着啊。我不学武功怎么行呢？可那些人真笨啊，哪里有多少高招妙式让我学啊？拜一个师父，就那么几招，三天两天就学完了。不行不行，一学就学完了，天天拜师父，师父有时还不如我，你说我多烦恼？”他不等那女人讲话，就咕咕呱呱地讲了一大通。

女人道：“我不收你做徒弟。”

周伯通道：“你怎么不收徒弟，你不是收过徒弟么？你的武功既然是比王重阳更高，你不收徒弟，岂不是可惜？”他再三嗟叹，对着女人频频行礼。

女人心道：看这人的样子，真的是浑朴天成，没有一点儿诡道机心，如果他是一个女人，我一定收下他做自家徒弟，将来未必不会成大器。但他是个男人，我怎么能收下他做徒弟？想罢，她轻轻道：“王重阳，我的新招《玉女心经》已经创好，你是不是要试一试？听你已经闭关习学了那本奇经上的功夫，如果你愿意，我就同你比一比。”

王重阳见了这女人，却不如见了欧阳锜与慕容箏，他说话时再也没了那些自信，更多的是恭敬，他向女人一礼，说道：“林施主研创出来的新招必是好的，在下愿意一试。但今日重阳客人实多，不能与林施主一试招数，容改日再来讨教，好不好？”

但见这女人冷笑，说道：“王重阳你等着好了。”说罢，人突地一振，从大石上飞起，飘飘袅袅，直奔向山下，人奔如烟，转眼间，便成为小小黑点，再看时，却杳然无踪了。

第二十一回 亲仇难释

欧阳锜与慕容箏、一俗大师一起快快下山，他们向山下走，再也没了来时那快意，那希望，有的只是失意与怅惘。一俗大师尚且还可，他与全真教主王重阳一较武功，以大理段氏家学一阳指对王重阳从《九阴真经》中领悟得来的先天功，两人不分轩轻，棋

逢对手。

一俗大师下山时还是沉沉迷迷，仍在想着他那一念，想着与王重阳所对偈语。他心中想道：人生在世，实在是不能出什么差错，一差所至，竟至终生悔恨。但人逢情时、恨时、权时、欲时，又焉能持正？人若能一点儿差池也没有，岂不成了佛？岂不是比圣人更贤达？我与重阳真人对偈，我执迷于过去，他受惑于当今，两人都聪明智慧，又都执迷沉溺，都不解苍生。一俗大师虽是一个僧人，但智慧颖达，对于人生世事看得极透，但一说到自己那一处心中块垒，就难于释怀了。

欧阳镒心下沮丧，他兴冲冲而来，扫兴而归。走下终南山，也一时迷惘：师父的仇人就是眼前这个和尚，他是师门仇敌，师父要自己千里迢迢来中原夺取《九阴真经》，为的是寻找这个人，报师门大仇。真经不能到手，又眼见得这仇人功力极高，万非自己能敌。这却怎生是好？

慕容箏却是极有兴致，她边走边向一俗大师说话，她问道：“一俗大师，我可不可以问你一件事儿？”一俗大师虽是出家之人，但佛也喜洁净，也喜美艳，何况是一俗大师？他看慕容箏明眸皓齿，笑意微微，也不由得甚是喜欢，就道：“姑娘要问什么？只要和尚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慕容箏道：“我看大凡寺庙，都建于绝峰巅顶之上，这山上既无水，又无粮，人又稀少，做些甚事，都极是不便。这道理看上去十分简单，但人们为什么偏偏要把寺庙都建在这绝顶之上？像华山的玉华峰，嵩山的少林寺，天下大寺，莫不如此。这有多烦？而且进山烧香的人也有许多不便，这与佛家大义有何关系，对寺庙又有什么好处？”一俗见说，就是一笑，这一笑笑得自在，他应道：“姑娘不知这其中妙处。大凡人要敬佛，也看人的诚心。如果你家隔壁就是寺庙，早晚上香，晨昏两课，虽是敬佛时日也多，但你心里对佛并不恭敬，有大事小情，生生死死，吉凶福祸一概问佛。甚至你家关门上锁，柴米油盐这些琐屑小事，也得劳佛操心。佛已不佛，心也不敬，这时你还看重这佛么？”

若你想要见佛，就得斋戒三天，更衣沐浴，不行房事，手举香烛，心儿战兢，一步一叩，爬上山来。这山又陡峭无比，你平日出门，喊车呼轿，前呼后拥，一步也不得走动。手一抬，丫头把香茗递上。眼一睁，仆人把衣衫穿起。人之富贵，就是人之懒惰。你何曾受这等苦楚？如今，你脚也破了，人也流汗，自家爬上这万丈阶梯，见了佛，你那心情可不一般，更是虔敬，更是感慨。这寺庙一行，岂不比你做别的事儿，更让你不能忘怀么？”

一俗大师看看慕容箏，就长声朗吟道：“深山藏古寺，小巷酒更香。人若只世故，嬉笑尽文章。”慕容箏一笑，见一俗大师立于山巅，长袖猎猎，随山风飘拂，人如云中罗汉，有逸然绝尘之感。慕容箏心中好生羡慕，心道：人能如一俗大师，就是人生奇男子了，他文思如泉涌，武功绝天下，人又温雅信达，真是天下难觅。我与欧阳兄弟相识，这二人也算是人杰，但欧阳锜总是阴沉沉，行事古怪，与人在一起，常常是整天也不出一语。男人如此沉郁，却让女人怎么受得了？他那个兄弟欧阳锋就更是一个呆子了，你把他捆起来，在大漠里又饿又渴，他居然还发呆气，对着半片残月吟诗，真是呆兴大发。他兄弟二人怎生能够像这一俗，又是儒雅，又有才能，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男人。

欧阳锜不与一俗讲话，他在心中暗自盘算，想着如何能出手伤这一俗。他知道，师父十余年不出西域，自己过去以为是师父太过谨慎，仇家再是厉害，又怎能敌师父与自己联手？但一见这一俗，见他一阳指神功惊人，心下才大是惊骇，如果师父与自己一齐出手，与这一俗死拼，也是胜算不多。

他心道：你有一阳指功夫，自能胜邪术，制毒恶，我要给你下毒，也是不能成功。但我人在暗处，总有时机出手杀你。我拿不到《九阴真经》，能带着师门仇敌的头回西域大漠，对师父也总算有个交待。

× × ×

三人投店。欧阳锜与慕容箏在屋内计议了半晌，慕容箏对欧阳锜道：“我看你出手，

肯定会失手。这一俗和尚做人不凡，行事极有机智，他看人处事，总在人先。你若出手，怕会误事。”欧阳镛冷冷道：“我看你与他言谈，谈了一路，欢声笑语，甚是融洽。你是不是看好了他？”言语之间，口气颇恶。

慕容箏心里气愤，她瞪着眼，吼道：“我看他是一个奇人，虽说他是和尚，但我愿意和他说话，谁又管得着？你是我什么人，我干么用你管？”

欧阳镛语塞，他看慕容箏眼里含泪，又气又恨的样子，心下也是歉然。但语已出口，犹如利剑出手，不血不归。他又怎么能收得回？欧阳镛自小居在大漠，处地寒冷，便受些常人不能之苦，养得他性情也是冷僻，虽是心里有话，但也不愿对人说。就是做错了事，也是宁折不弯，不肯认错低头。他哪里知道，像慕容箏这种冰雪聪明，俏丽明媚的女孩子，要的就是男人的温柔体贴，恶语相向，只能使她大生反感。

慕容箏气恼不已，欧阳镛更不分说，他只是低头，在心里琢磨盘算如何杀死一俗，却不理会慕容箏。

慕容箏心中暗道：我真是个苦命女儿，自那日从静庵下山，不慎被白驼山君在一天掳走，在西域大漠受尽了苦楚。我碰上了这欧阳兄弟，以为可交得知心朋友，谁知他却如此狠心，一语不和便是冷冷对我，我与他同行，又是何苦？当下伤心，又不好说破，就对欧阳镛道：“欧阳大哥，时候不早，我去睡了。”说罢，起身出屋自去。

× × ×

入夜，梆敲三更，小镇沉沉昏睡，店内也寂无人声。欧阳镛坐在桌前，一身夜行衣束，手持蛇杖，准备出门。听得三更梆响，他悄然起身，推门出去。他蛇行狐步，来到一俗大师门前，从破门缝隙向内窥望，只见室内昏灯摇曳，灯火如豆，一俗大师躺在床上，正在熟睡。欧阳镛从怀里掏出一包药粉，这是他与师父借冰洞奇寒养成的寒蛊冰蚕。这冰蚕奇毒无比，且又奇寒，人若被它从身上皮肤爬过，立时便冻得僵硬，且毒成冰人。欧阳镛与师父十年之间也就只捉得这冰蚕一对，且雄蚕在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手里，雌

蚕便是这一条。欧阳锜心中早有主张，若是用些平常之毒，根本就毒不倒这武功深湛的一俗和尚，但若用冰蚕毒他，莫说是这一俗和尚，就是大罗真仙也受它不住。

欧阳锜在门口觑得真切，见那条蚕儿从手中竹筒中爬出，只落在店内地上。便蠕蠕而行，直爬向一俗和尚。蚕儿不忙，和尚不知，就还是蚕儿来得快，终被它爬出一条冰线来，暖暖的屋内，地中央竟然冷凝出一条冰线，看去也真骇人。这蚕儿眼见得爬到了一俗和尚床上，欧阳锜心下更是紧张，生怕和尚正在此时醒来。但和尚不动，反是发出轻轻鼾声，像是睡得极甜。蚕儿已经到了他的背上，冰凉寒意自该入体，欧阳锜手持蛇杖，轻轻推门而入，站在床边，伺机一击。

就见和尚身子不动，僧衣却振振有声，和尚身子一翻，就坐了起来。他眼睛不睁，满脸睡态，口也不张，却分明是在问话：“你何必害我？”

欧阳锜一惊，蛇杖当头击下，这是蛇杖毒招中最恶的三式：毒蛇飞天、一龙归渊、龙盘虎踞。这三杖一击，若是打在头上，一俗岂不就是一个死？如他一心对付蛇杖，那一条冰蚕爬在身上，他也必然丧命。欧阳锜要的正是这一个时机，他要一俗和尚不能兼顾。但一俗真是好身手，他左手向上，如佛拈花，意甚从容，伸出食指、中指，两指一弹，就把欧阳锜震得虎口一麻，蛇杖险些脱手而飞。欧阳锜手下一滞，一俗两指再伸，就夹住蛇杖。欧阳锜心下一沉，知道凭自己功夫断难胜得一俗，就盼那条冰蚕能伤他一命，但一俗却是手快，眼见得冰蚕已到他的身上，他食指一点，冰蚕就不动了。

一俗和尚一脸正气，对欧阳锜道：“阿弥陀佛，我看施主一路上不多说话，眼光中已有杀意。这杀意自不是对女人，也就该当对和尚了。但不知我与欧阳施主有什么渊源，要施主如此恨毒和尚？”

一俗和尚心下暗笑，他以为欧阳锜是因为喜欢慕容箏，见慕容箏路上与自己说笑，女孩子咕咕呱呱说个不停，才让这欧阳锜心生醋意，决心杀死自己的。他心下好笑，和尚就是和尚，虽是人在尘世，仍存一具臭皮囊，但一俗不俗在这姑娘身上，只俗在自己。

欧阳锜恨道：“一俗，你知道我是谁？”

一俗和尚道：“你是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锜，和尚早已知道。”

欧阳锜冷笑：“在重阳宫内，我不曾说出，我的师父就是面罗煞修罗儿。”

一言吐出，使和尚大惊失色，他倏地起立，急急问道：“你师父她在哪里？她是不是还活着？”欧阳锜冷笑：“你不死，师父怎么会死？”一俗面色惨白，人也失态，慢慢丢开欧阳锜的蛇杖，说道：“不错，不错，我没死，她怎么会死？我既然没死，她怎么会死！？”一俗和尚再也不是禅深慧定的高僧了，他像一个疯疯癫癫的醉人。

冰蚕伏在床上不动，也不知它是生是死。只见它身边的被子转眼间已冻成寒冰。欧阳锜手持蛇杖，竟不知是要拼死一击还是要全身而退。他呆呆地看着一俗和尚，不知如何是好。

一俗和尚在地上走来走去，一会儿抚头，一会儿拍颊，一会儿搓手，没了一点儿禅性。他口中念念叨叨：“修罗儿，修罗儿，天龙八部，鬼为罗煞，神为人道，能御女鬼，是为修罗。”

欧阳锜不知佛禅，就不知一俗所说何事，他见一俗疯疯癫癫，口中念念有辞，脸色忽喜忽忧，不知他何以如此。一俗忽地停住，手奇快无比，一把抓住欧阳锜的衣襟，问道：“你说，她在哪里？她在哪里？她是不是死了？为什么十二年了，她还不出来？”

欧阳锜恨道：“我师父住在冰洞里，她要杀你，她要杀死你，她头发也白了，脸上也没了血色。她恨死你了，如果她见了你，一定会杀你！”一俗惨笑，说道：“你骗我，你骗我。她身子单薄，怎么会住在冰洞里？她十分美貌，怎么会脸上没了血色？她满头乌发，容颜俏丽，怎么会头发也白？你骗我，你骗我！”

欧阳锜只是冷笑。

一俗和尚脸色很是难看，他对欧阳锜道：“我活在这世上，人已死，心也死了，只有一息尚存。这时因为我还有一点儿俗念，我想着她，不能释怀。你何必逼我？你何必

害我？你就说她活得还好，你就说她容貌俊美，这对你有什么坏处？”

欧阳锜凛然说道：“我何必骗你？我也爱我师父，是她救了我，教我一身武功。我喜欢她，我不愿意告诉你她是什么样子，只要世上有人看了她，这人如果不是我的亲人，我一定就杀死他！”

一俗和尚面色灰败，他盯着欧阳锜，说道：“你的话是真的？”欧阳锜点头。一俗和尚低头，颓然坐在床上。

两人再无话说。欧阳锜想杀人，却不能成功。一俗和尚坐在床上，也不知他心内翻腾，究竟是何滋味。

只见一俗和尚轻轻一动，身子姿势不变，平平向上飞了一转，这全凭一指之功，一指点在床上，全身便可凭虚凌渡。他又稳稳坐在床上，用手去拈那条冰蚕。眼儿看着，手儿拿着，嘴儿说着。“冰洞寒冷，是不是比冰蚕更冷？人心恨毒，能不能比冰蚕更毒？”这一俗和尚像是不知冰蚕恶毒，把一条白生生冷森森的冰蚕拿起来，放在手心，说道：“欧阳锜，你冰蚕虽毒，却不能奈何于我！你看——”

却见一俗和尚左手平伸，冰蚕在手，冷气森然，手掌转眼间冷凝成冰。却沿他左手心包络图经脉中冲、劳宫、大陵、关内，直到曲泽、天泉，直奔他心室而去。一俗和尚说道：“你有冰蚕奇毒，我有一阳指神功，你能奈我何？”欧阳锜看着他，就见一俗和尚左臂已经冻成僵直，身子也在哆嗦，知他虽是内功深湛，却也无法敌得这冰蚕奇毒。一俗和尚伸出右手，以食指指向左肩天泉穴，就见食指微微颤抖，显是吃力。再依次渐向下移，点曲泽，通间使，过关内，走大陵，冲劳宫，抵中冲，便见一股黑色血水从指尖滴落，转眼间地下已是濡湿一片。

欧阳锜心下大骇，知自己再是出尽心思，也难奈何一俗。他向天一叹：“师父，他有如此奇功，我们就是拿到了《九阴真经》，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说话时，倏觉心灰意冷，人生再无乐趣了。

一俗和尚的手里仍然有那一条冰蚕，他对欧阳镛道：“我对你展我一阳指功夫，是让你知道我心。冰蚕之毒，我甘愿身受。我死之后，你告知修罗儿，让她不再苦戕自己，便是我一俗所愿。”

说话时，一俗就肃然正坐，两手合掬，手里捧着那一只冰蚕，口中颂偈道：“你住冰洞，我持冰蚕，手冷脚冷心亦寒。你恨我毒，我思你毒，我毒你毒心皆独。”

欧阳镛目瞪口呆，他看这一俗和尚不知为什么竟然双手捧定冰蚕。这冰蚕奇寒，双手入心，一路经脉，皆成僵硬，他只能一死。但见一俗脸色平静，面现微笑，似有所悟，从此再无一点俗念，直奔西方极乐。

欧阳镛呆呆看着，他自从拜了白面罗煞修罗儿为师，就无一日不在心里诅咒师门仇敌，现下眼见得一俗要死，冻成一具僵尸，他心里极是快慰，他恨不能向天一祝，向师父一告，师门大仇，从此消解，他再无忧虑，师父也可以走出冰洞了。

门砰的一声破开，慕容箏一推而入，她看看一俗大师，再看欧阳镛，心下知道不妙，她冲上去，要抓一俗，却被欧阳镛一杖拖住，向后一带，把她带了个跟头。未等她爬起身来，欧阳镛就冷冰冰说道：“你要碰他，你也是一死。他身中冰蚕奇毒，非死不可了。”慕容箏双眼冒火，大声叫道：“你杀了他，你杀了他！”不顾一切，冲向一俗。

欧阳镛拦了她两下，慕容箏甩开他，冲过去，从一俗手里一挑，把冰蚕挑到地上。

慕容箏吼道：“你疯了，你疯了，你用冰蚕毒他，他一定会死！”她语声哽咽，气得不行。

欧阳镛冷冰冰说道：“慕容箏，他死与不死，是我师门的事，与你何干？”冰蚕落在地上，仍是蠕蠕爬行。慕容箏气得要冲过去，把这一条冰蚕踩死，她叫道：“你这是什么本事？打也打不过人家，说也说不过人家，就恶毒诡计，用冰蚕害人。这算什么好手段！？”

欧阳镛冷冷道：“慕容箏，他是我师门仇敌，我与他的事儿，与你无干！你走开好

了。”慕容箬看着一俗，她对一俗大师很是敬重，她知道，世上难得找到像一俗这样的人，如果她能与一俗大师多多亲近，一定会获益不小。但眼见得一俗大师已被欧阳镒毒成了冰人，全身已成僵硬，笑意也冷凝在他脸上，笑得十分诡异。她眼里有泪，心里悲苦，说道：“欧阳镒，你不是人，你不是个好人……”

慕容箬夺门而出，跑得不知去向。

欧阳镒向一俗大师跪下，他默默祝告道：“师父，如果你在西域大漠知道徒弟杀死了师门仇敌，一定会欣慰不少。但愿师父从此会快乐起来，再也不在那一座冰洞里受苦。”他祝告毕，就看着一俗，说道：“一俗和尚，你死得也很是悲壮，我自当禀告家师，把你的心情告诉师父就是了。”他虽是不明白一俗的那一副偈语，但他知道，这其中必是还有隐情，他猜它不出，只好对师父讲它了。

× × ×

慕容箬从客店里走出来，她的心里一阵子昏沉，一阵子悲苦，她心想：世上的人为什么都这么没有道理？他们为什么都是你争我夺，打打杀杀，吵个不已的？像一俗大师这样的人物，真是人中龙凤了，是打着灯笼也难寻觅到的好人，可这欧阳镒师徒却非把他杀死不可，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她昏昏沉沉，走到了一处树林，坐在地上，不知道怎么办。

她轻轻问自己道：“慕容箬，慕容箬，你做什么，你要怎生办才好？你是回到静庵去，还是在江湖上振浪？你无亲无故，在江湖上走动，也无人照料你，你是一个苦命之人……”她想到这些，千思万绪都一时涌上心头，就好生难受，也好生烦恼。

她正坐在这里胡思乱想，就听得有人问她话，问她话的是一个女人。“慕容姑娘，你在这里做什么？”慕容箬失惊，回头看再也无人，四外没有一丝动静，只有她一人坐在树下。她不动，轻轻问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慕容箬？”那人冷冷笑道：“千年冰洞，一载相逢，只知前事，未知来生。”

慕容箏失声道：“你是白面罗煞修罗儿老前辈？”那人一声轻哼，说道：“慕容箏，你不是与我的镛儿在一起么，他把你扔下了么？”言下之意，有些讥讽。

慕容箏道：“我不与他在一起，我不愿意与他在一起。”女人道：“那么说，他是与他的弟弟在一起的了？”

慕容箏道：“那个欧阳锋是被北疆老毒物的徒弟带走的。”这女人一听，当下大吃一惊，问道：“你说什么？”慕容箏又说了一遍，那女人沉声不语了，显然她也知道这老毒物，知道那欧阳锋被他的徒弟带去，肯定是凶多吉少。她好久才问道：“你说，镛儿他.....他还好么？”说话之间，有一种深深的关切。

慕容箏就心里来气了，她恨恨道：这个女人，真是一个凶女人，她自家住在那个冰洞里还不算，还要把欧阳镛弄成一个狼心如豺狼的人，她为什么要这样？她为什么这样？她就恨恨道：“你那徒弟有多好？他正在杀人呢。”

女人一怔，说道：“他在杀人？他在杀谁？”慕容箏道：“他杀死了那个一俗和尚。”说罢，竟然不知为何，泪水也下来了。女人一听大惊，她突地现身，抓住了慕容箏的头发，大声道：“他在哪里，快说，他在哪里？”

慕容箏被她一抓抓得喘也喘不过气来，她大声道：“他在客店里，他在客店里，是那个云雨小店，你要找他，你自去找他好了，何必问我？！”

女人扔下慕容箏，飞也似地走了。

× × ×

欧阳镛正看着一俗一点点断气，一俗和尚似乎是想起了什么话要对欧阳镛说，他的嘴唇想动一动，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只是两眼盯着欧阳镛，眼里有些泪水。欧阳镛道：“一俗，你死后，我会把你埋了，但我得把你的头割下来，带到西域大漠去，交给我的师父。”显然一俗的心还没有僵硬，他听得明白欧阳镛的话，脸上有一丝笑意。

蓦地，砰然一声，门被撞开，有一个长发女人飘飘而至，她飞身进屋，来到了一俗

面前，她抱着一俗，起身就走。欧阳锜一见有人来抢一俗，就冲过去，想与那人争夺，但他眼前一花，就见那人抢着一俗，喊了一声：“锜儿！”这一声喊，却是凄苦不胜。欧阳锜听得清楚，这不是师父么？师父抱起了一俗，冲出门去做什么？

欧阳锜也来不及细想，就也冲了出去，远远见到了师父的身影，在月光下如箭电射，一直向树丛中奔去。他跟在师父身后，用足轻功，也赶她不上。一转眼，就丢了师父的身影。

等得他再找到师父，却见在月光下，师父正抱着那个一俗和尚坐在一条小溪里，溪水也急，师父的身子正在打着冷战，她紧紧抱着一俗，叫道：“明荃，明荃，你醒一醒，你醒一醒啊！”那神色却是极是悲凄。

欧阳锜心里隐隐知道自家办错了什么事儿，但他也不知道是错在哪里，就只是呆呆站在溪水边上，看着师父。但见师父的一头白发都在溪水里飘浮，一缕缕，一片片，都飘在水里。师父紧紧抱着那一俗，说道：“明荃，明荃，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

欧阳锜不声响，他此时听得有人的声音，回头一看，原来却是那个慕容筝姑娘，她悄悄来到了他身边。

一俗和尚的心没有冷透，但他的脸色已经渐渐成为灰败，他的眼睛还能有一点儿神光，他看得出眼前的女人就是那个叫他一心不得入佛前的一点尘世之念，就是她，叫他不能与佛祖相晤，一生郁郁，尘念不已。他的嘴唇蠕动，似乎有什么事儿要对女人说，似乎有什么话儿要对女人讲，但他的嘴唇只是动动，根本就说不出来。

溪水冲刷，冲得这白发女人与一俗和尚不能稳住，但她仍是死死抱着一俗，说道：“你怎么了，明荃，你是不是一心想死？如果你不想死，锜儿怎么会杀死你，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我再三思想，才明白你为什么叫做‘一俗’，你是一俗，你只有一俗，这一点儿俗念就是想我，是不是？你告诉我，你醒醒，你醒醒……”

欧阳锜与慕容筝都眼看着她与一俗，看着他的身上渐渐化出了冰块，她把一俗的牙

撬开，向嘴里纳药，这是解冰蚕奇毒的灵药。但一俗只是看她，已经张不开嘴了。白发女人的眼睛湿润，她叫道：“明荃，明荃，你张开嘴，吃下这药好不好？如果你能吃得下这药，我一定能救得活你。”她张开嘴，把那一丸药嚼烂，直度到一俗的嘴里。但一俗的嘴仍是张不开。她轻轻撬一俗的牙，直到把一俗的嘴也弄出了血。一俗仍然无法吃下那药。她哭，泪如雨下。

溪水把一俗身上的冰也冲下来了，一层层冰块在水里飘浮，一浮一现，但见得溪水里也泛上了一片片鱼儿，在夜色中很是明显。原来，这冰蚕毒性剧烈，把这溪水里的鱼儿也都毒死了。白发女人的哭声如号，她大声道：“混蛋，你真是混蛋，你有一阳指功夫，怎么竟会被冰蚕毒死，你不愿意用你的一阳指功夫么？我恨你，我恨你！”

她抱着一俗的身子在哭，想着一俗是一个翩翩公子，在她的身前身后谈笑风生，笑语嫣然。她那时好不快活，好不自在。但眼前一瞬，就是公子不见了，伊人也住冰洞，十二载不相逢，一旦相逢，公子变成了和尚，又死在自己怀里。再三思之想之，痛定思痛，十分难受。

欧阳锜见师父抱着一俗和尚，在溪水里痛哭失声，却也顿时明白了师父的心意，知道了师父为什么不愿意去找这人报仇，知道了师父为什么要找那一部《九阴真经》。她是想找到那一部《九阴真经》，练好上面所记的功夫，来找这一俗，打败了他，再图聚首的。即或是不再图聚首，她也是想让一俗懊悔，让他知道，当年佳人去时，也是苦辛万分，让他心里不安，好生惭愧。

欧阳锜才知道，师父是不想让这个一俗死，但师父为什么不告诉他，为什么不告诉他别杀死这个一俗？但他随即又释然，师父心里明白，如果欧阳锜找上了一俗，就是再功夫高强，他也不是一俗的对手。她何必担忧？他找到了一俗，一俗也不会杀死欧阳锜，既是两人都不会一见就生死相拼，她还有什么顾虑？谁知欧阳锜一出手使用冰蚕？又有谁知道一俗和尚会不用心御敌，只是一心想死在冰蚕下。

直到了天亮，白发女人还呆呆抱着这男人的尸体，坐在水里。一俗身上的冰块早就化尽了，他的身子与修罗儿的身上都是水湿，天也冷些，她的身子就直哆嗦。她兀自抱着一俗，不肯放手。欧阳镒不敢出声，只好由慕容箏怯怯地上前，轻声说道：“修老前辈，你放了他罢，他已经死了。”但修罗儿却哪里听得见？她只是紧紧抱着这死人，坐在冰冷冷的溪水里，再也不出声……

慕容箏见她不出声，就不敢再劝，她心道：看来，人与人的仇亲也说不清楚，看这修老前辈与这个一俗和尚，就是一对奇人。他们生生死死，说不清是仇是怨，说不清是恨是爱。这一对人儿，想必有一些生生死死的故事好说。但此时看着修罗儿的样子，就是石人也会哭泣，就是铁人也会动情。

慕容箏再一狠心，就下了水，水很凉，她一哆嗦，就走向修罗儿，扯她。但修罗儿不动，只是坐在水里。慕容箏婉言相劝道：“修老前辈，你不怕冷，须知一俗大师却是怕冷……”

修罗儿的话语却是从来也没有过的温柔，她轻轻道：“你说什么？你说他也怕冷？”

慕容箏轻轻点头，她看着修罗儿。

修罗儿道：“明荃，你也怕冷么？你会一阳指，你不会怕冷的，是不是？我看你是不愿意在这冷水里呆着，你只是愿意在禅院里守着枯灯古佛么？”她站起身来，慢慢趑趄向岸上走去，把一俗大师的尸体放在岸上，跪在他的身边，慢慢道：“明荃，你死了么，你真的死了么？”说罢，竟然又是泪流如雨。

欧阳镒跪在一边，他向师父叩头，说道：“师父，是弟子该死！”

女人的声音很慢，也很是漠然：“镒儿，你怎么该死，这是我与她之间的事儿，与你有什么相干？”

欧阳镒语塞，知道他再也插不上话去。

女人用她的衣袖，轻轻擦拭一俗的脸，把他的脸擦得干净，又叹：“明荃，你仍是

二十许人，可你看我，已经是风烛残年了。你说，人生是不是如梦，世事是不是残棋？”她唏嘘不已。

她把一俗的身子洗干净，然后轻轻说道：“明荃，你是不是很是悲苦，你是不是也不愿意与我分手？你当初为什么逃走了，你为什么告诉我一声？你只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在一起，我自然不会缠你，你为什么告诉我？”

女人仰头向天，欲泣无泪。

欧阳锜的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儿。他自小就被他的师父搂着，从小就是一个他师父的可怜徒儿。他不知道师父为什么搂着他的时候总是在叫着一个名字，那个人的名字叫做明荃。明荃是谁，欧阳锜从来不知，他只知道师父恨他，想他的时候总是恨意满胸。谁知道师父的恨却是如此？欧阳锜登时想起了师父的恩情，不由得悔恨交加，他跪在师父的面前，说道：“师父，锜儿对不起你！”说罢，毒杖向自家头上呼地击去！这一杖定会把一个欧阳锜打得头浆迸裂。

白面罗煞居然不动声色，她看着欧阳锜打死自己，居然脸上微微带笑，很是快意。

多亏了慕容箏，上去夺过了这条毒杖。她恨恨道：“修老前辈，欧阳大哥要自尽，你为什么不劝他？”

白面罗煞一叹道：“你一个小小丫头，却懂得什么？他死得好，一俗死得好，他也死得好。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欧阳大哥死了，我也不会独活！”

她一句话说得斩钉截铁，让人不容置疑。

慕容箏心道：你伤心这一个男人还来不及，怎么会与你的徒弟一齐自尽？你徒弟为你报仇，就是做得再是不对，也是你自家使然，你自己恨毒一俗大师，才有了这等苦果，你这是咎由自取。

一想到此，一看到这白面罗煞的脸色，慕容箏觉得不吐不快，她就心直口快，把这一些话全都说了出来。

欧阳锜看到师父的脸色甚是不好看，他就一声断喝：“慕容姑娘，你别说了！”

但慕容箏此时根本就把生死置之度外，她怎么会不说了？她一口气说完了话，静等着白面罗煞修罗儿处死她。

谁知白面罗煞修罗儿一听得她的这一番话，却冷冷说道：“你说得不错，这一切都是我咎由自取，须怨不得别人。”

她看看慕容箏，这一看是甚有深意，看来这姑娘是一个敢直言不怕死的姑娘，白面罗煞修罗儿不由得对她又有了些好感。

一俗和尚的尸体放在一边，三人在林子边静坐。只有那溪水声儿潺潺，只有那呼吸声儿微微。欧阳锜心里不知如何，他只是在想：我做错了，我做错了，我不知道师父的天天怨恨，就是天天思念。我怎么这样傻？为什么一俗大师那么肯死，是因为他的心里装着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就是我的师父。慕容箏眼见得一俗大师死了，她也心灰，想道：看来，一个好好的男人是做不得的，好人必死。一俗这人谈笑风生，十分儒雅。待人和气，又有本事，你根本就想不出他还有什么坏处。可他这样的人都死了，看来好人不长寿这一句话是对的。天下的好人真是倒霉了。可欧阳锜这人是好人是坏人？他对他的师父忠心耿耿，他对他的弟弟也十分友爱，但他杀人时也是十分凶恶，看他杀死这一俗，根本就不迟疑，说杀就杀。

这时，白面罗煞修罗儿说话了：“锜儿，他死前，说了什么？”欧阳锜一惊，他想了想，说道：“他说了一副偈语，像是僧人死时说的大道。”女人道：“你说与我听听。”她怕欧阳锜根本记不住这些，就道：“你记得多少，就说多少好了。”说着就又是一叹。欧阳锜确是不记得这个，他一向对于诗词什么的甚是反感，就不记得一个将死之人的话，他只好说道：“我对他说，师父住在冰洞里，一住十二年。他一直不信，问我是么？我就说是。”

女人一叹，她明白一俗的心意，一听自己最喜欢的女人住在冰洞里，这让他听了心

如刀绞。这时，慕容箏道：“我记得他的那偈，我来告诉你。”

女人道：“你说好了。”

慕容箏慢慢吟道：“你住冰洞，我持冰蚕，手冷脚冷心亦寒。你恨我毒，我思你毒，我毒你毒心皆独。”

女人沉默，她轻轻念叨道：“你住冰洞，我持冰蚕，手冷脚冷心亦寒。明荃，你可以住那冰洞，可你拿不得冰蚕。住冰洞可以活人，我的伤都要好了。可拿冰蚕却要死人，你是不是糊涂了？”她又泪出如雨，漫吟道：“你恨我毒，我思你毒，我毒你毒心皆独。你说得好，是我思你毒，是我思你毒，思你想你，毒思入骨，毒思白了头发，毒思没了人魂，毒思蚀骨，再也不能得安了。”

欧阳锜与慕容箏看着这女人，也心下恍然，她是相思入骨，愁思入骨，为了这个一俗和尚，她毁了她自己。

第二十二回 死生同心

这白面罗煞修罗儿与她的徒弟欧阳锜、慕容箏都在看着一俗。他们都静静地看着，坟墓中的一俗神色安然，甚是平静。他的脸色微微带笑，看着眼前的三人，像是解去一切尘念，再无思虑，从此便早登极乐，不再理这尘世风尘了。白面罗煞修罗儿看着他，面色渐渐苍白，说道：“锜儿，你把他……埋了罢。”

欧阳锜与慕容箏把师父扶到了一边，他出手埋了一俗，在坟前立块木片片。他正想用力在这坟墓上写上一俗大师的名字，白面罗煞一叹道：“他生时尚不愿意留名，死后更不会愿意有人看他，扰他了。就这样一丘新坟，没有名字，岂不是更好。”她说此话，竟然语气漠然，再无一丝激动。

三人弄得完了，便由欧阳锜向一俗和尚的坟墓叩头，他行了三跪九叩之礼后就站起来，说道：“师父，我们去哪里？”

白面罗煞修罗儿想想就道：“锜儿，我与你在这中原，原就没有什么事儿可做，但你与你的弟弟来了这里，走失了他，我们该去找他才是。”欧阳锜一听得师父要去找弟弟，心里便很是高兴，他说道：“若是师父能出手，我自然是对那些人也不怕了，他们几个的功夫很厉害，我不是他们的对手。”白面罗煞道：“我知道他们，在北疆，他们的师父是最有名的高手，也素有恶名，他自称自己是一大恶人，专做人家所不齿的事儿，我看欧阳公子到了他们手里，也是凶吉少。”

慕容箏一听得她的话，心下就是一动，她心道：我从静庵逃出来，也不好再向南去，如果遇上了师父或是静庵的人，我怎生说？还不如就同他们一齐，去看一看那北疆，如能帮他们找到那个欧阳锋，也不算坏事。一想到此，就说道：“修老前辈，我可不可以同你们一齐走，去找二公子？”白面罗煞淡淡道：“你可以去，既是你愿意，去就是了。”

× × ×

三人便同行，到北疆去找欧阳锋。路上也非止一日，也是历尽了艰苦，这一日到了北疆，问起人们，都说那留云庄就在眼前了，三人就很是喜欢，不管怎样，看到了留云庄，总就会知道欧阳锋是凶是吉了。他们寻路而去，但到了那留云庄时，却都傻了——

原来，这留云庄已经没有一个活人了，只是一片大大的废墟，废墟十分破败，连屋墙也没有几片是立着的了，破墙内鼠窜阵阵，破墙里人矢堆堆，端得是十分荒凉。

三人呆看了半晌，就走开了，向远处的人家问起，都说是去年的事儿了，忽有一日庄子里不明不白的就起了火，那火势极是凶猛，庄子里的人都烧死了，跑了一些下人。这些人说，庄主与他们的主子都没有了，连那些人的家里人也都死在火里。这庄里的人平日尽是做恶，一旦起火，人们不但不愿意去救，还一个个以手加额，拍手称快。眼见得这一片庄子都烧成了平地。从此这里再也没有人了。先时这里还闹鬼呢，半夜三更的，

总是有一个人在唱歌。后来连唱歌的鬼也觉得这里无味儿，再也不来了，这里就只是一片荒凉。

欧阳锜忙问道：“老人家，你知道不知道去年这庄子里曾经来了一个书生？”

老人道：“不知道。有也被烧死了，你想人家庄子的那些人都是会一些武功，也都被烧死了呢，何况他一个书生？一定是死了，一定是死了……”

欧阳锜一听得弟弟已死，泪水马上就流了下来，他喃喃道：“二弟，二弟，你死了么，你死了么？”说着，泪水潸潸。

慕容箏见他伤心，就道：“欧阳大哥，说不定二公子不会死。你不要伤心。”欧阳锜道：“二弟这人不谙武功，他一定是死了，他怎么能逃得了这场灾厄？”当下感伤不已。

一边的白面罗煞修罗儿冷冷笑道：“锜儿，你何必哭他，你与我都是苦命之人，他在你的家里，早早晚晚也是受罪，自不如死了的好。且你与我也要一死，他先死几日，又算什么？”

欧阳锜默然。

白面罗煞道：“锜儿，我们既是找他不到，我们自回冰洞去好了。从此你与我就在那个冰洞里过日子，死在那里，也是痛快。”

欧阳锜十分伤感，他对师父道：“师父，我辛辛苦苦把他带大，一心以为他能光耀我欧阳家门楣。谁知他会死，竟然死于这北疆老毒物之手？”他一说起二弟欧阳锋，心里就很是悲伤。白面罗煞修罗儿说道：“锜儿，你二弟下落不明，依为师看来，他落在这北疆大恶人慎独行的手里，一定是早已死了。我看你还是同我回去，呆在西域大漠的好。”

欧阳锜仍是嗟叹不已。白面罗煞修罗儿知道，欧阳锜自从习得她的武功，又与她在那冰洞里修习邪门毒功，他的身体就生了变异，再也不能成为一个伟岸男子了，他只是个不男不女的人，一身阴毒早已改变了他身体，甚至他的性情。欧阳锜也自知此事，

就与他的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两情相怜，他既是白面罗煞的徒弟，也是她最亲近的肌肤相亲的亲人。他与她两情愉悦，时常相拥相抱，呆在那奇寒冰洞里。欧阳锜与她都知道，自从他们相遇，就再也不能分开，生生死死都在一处了。

欧阳锜本来也有打算，他要替二弟欧阳锋找一个女人，帮他成家立业，使欧阳家有了后嗣，方才安心。但遇此骤变，没了欧阳锋，他怎么办？

欧阳锜对师父道：“师父，我愿随你去冰洞里居住，从此再不出来，不与江湖人士交往。但我二弟一死，我欧阳家无后，从此天下再也没有我欧阳家人。这让我死后如何去见我的父母？”说罢，竟是凄凄伤伤，捶胸大哭。

白面罗煞也是感伤不已，欧阳锜兄弟二人入中原，寻真经，报师门仇恨，这一切都是她所指派的，如今没了欧阳锋，欧阳家遭此大厄，她心中极是不安。白面罗煞修罗儿也是一个怪人，她自家极少有那种假惺惺的恶习，做事也从来不循礼数，她看着悲恸万分的欧阳锜，又蓦地回头，看到了一边默默无语的慕容箏，心里突发奇想：谁说他欧阳家没后人？我偏偏要他有欧阳家后代。凭我在大漠十几年，也薄有积蓄，如果他欧阳家有后，我自可资助他，让他成为西域大漠第一富人。

这白面罗煞是个奇人，她想了就做，回头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我对你说一件事儿。”慕容箏正在思想着欧阳锜的心思，想着那个与他们分手后死在北疆的欧阳锋，听得白面罗煞一声呼唤，不由得一惊，问道：“不知前辈要对我说些什么？”

白面罗煞对欧阳锜道：“锜儿，你走远些，让我与慕容姑娘说一件事儿。”说罢，淡淡一笑。她自从入了冰洞，就毁蚀了她的容颜，在冰洞里，她还能知道自己很丑陋，但一走出冰洞，她就不由得忘了此事，对人笑时也以为自己有些娇羞，有些媚态。欧阳锜见师父一笑，也低下头去。他不肯让师父伤心，就应了一声，忙走到远处去了。

只剩两个女人，沉吟在当场，两人都极聪慧，一个知道对方有要事要说，一个知道得小心翼翼，别弄巧成拙。白面罗煞说道：“慕容姑娘，我听得锜儿说，你是从静庵逃

出来的，这话是不是真话？”慕容箏点头，一时低下头去，满面羞涩。她见躲也躲不过，就银牙一咬，向白面罗煞点了点头。白面罗煞一叹：“欧阳家两兄弟，都有上好的天份，两人之中，欧阳锋该是更强些。可惜的是，欧阳锋一入中原，落于这老毒物慎独行的手中，死于非命。只剩下镛儿一人，他却又怎么样活？”慕容箏眼睛睁得很大，她看着这白面罗煞修罗儿，心道：这欧阳大哥的师父一向善善恶恶分不大清楚，但她行事果决，从不吞吞吐吐。今天却是怎么了？

慕容箏道：“修前辈，你要我做什么，只管说就是。”

白面罗煞修罗儿白发一振，两眼深邃如洞，却也闪出点点灼人光芒：“好，姑娘果然是快人快语。那我直说好了，我想告诉你，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做我镛儿的妻子？”

慕容箏大惊，她万万想不到，欧阳大哥的师父会向她启齿，说这样的一件事。慕容箏虽与欧阳镛一起过大漠，来中原，几月内同行同止，结伴而走，但从来也不曾想过能与欧阳镛成为最亲的亲人。白面罗煞一说此事，当场惊呆了慕容箏。

白面罗煞修罗儿微微哂笑：“我家镛儿是一个性情中人，我看他自小长大，他虽木讷少语，但也是火热衷肠。他是一个江湖男儿，就不能像那些一般人物，这也莫怪。如果你愿意嫁他，我就要他娶你为妻，你看好不好？”

慕容箏沉吟，本是娇羞女儿，偏提这可羞之事。但人家是面对面，锣对锣，鼓对鼓，当面直说，问你个爽快。你不说自家心意，人家怎办？她只能低低回了一句，说道：“修前辈，我是静庵中人，虽不是出家尼，但一被白驼山君任一天强掳，就决心玉碎。可怜苍天有眼，让欧阳公子救了我。但我这些时日看得多了，也就知生生死死，人生来去，全是过眼云烟。我看得淡了，愿回静庵，削发为尼，终此一生便了。”

白面罗煞修罗儿暗暗吃惊，不知这慕容箏小小年纪竟然有此等决绝一念，真的要她遁入空门，岂不可惜了她这风信年华，花容月貌？白面罗煞说道：“慕容姑娘，我对你说此事，不光是为了我镛儿，也是为你。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中了冰蚕寒毒？据镛儿

说，你用指尖挑那冰蚕，想救一俗。你不知冰蚕厉害，凡手脚皮肤，触摸到它的人，立即会身中其毒。中毒浅些的人，发作的时日也晚。男人女人同时中毒，女人发作迟，但发作时更厉害。这是因为女人生性属阴，自不能抵得阴毒的缘故。你如果一触冰蚕，即行服药，半月之间，就可慢慢恢复。但你不听镛儿劝阻，生要拿下一俗身上的冰蚕。然后你又急急奔走，让冰蚕寒毒游遍全身，走经窍，过大隙，全身已经尽是冰蚕之毒了。你要活下去，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学得大理段氏的家传奇功一阳指。一阳指力，天下阳刚之气，如有深湛功力，定可慢慢驱除身上奇毒。二是你只能与我或是镛儿相亲，有夫妻亲情之谐，这时，我或镛儿才会在气血上助你，让你慢慢祛毒。我是女人，自不能与你相亲。镛儿才是男子，他如与你成亲，才能救你。我与镛儿说知这事儿，镛儿知情识礼，定然会热心助你。只是要委屈了你，要你嫁我镛儿。我刚才所说的云南大理段氏家学一阳指奇功，你是学不到手的。因为江湖上人人都知道，段氏一阳指只传家人，从不外传。而且修习一阳指的都是男人，女人性属阴柔，不能习学这一类刚猛功夫。”

慕容箏听着，心里一阵阵冷。她从静庵被掳，虽是生生死死，一路艰难，受尽凌辱欺侮，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人生路途已尽，眼下就会死去。这次一听得白面罗煞如此说话，不由得心内大是沮丧，再无一点儿生气。她心道：难道我这样死了不成？从前在家里读书，念诗的时候，就想着诗中的美景如画，宛如人在诗中。在那河边，有一条小船，上面坐着一个男孩子，他还刚刚成年，束发的金簪昨天才刚刚插上，从昨日起他才不算是一个孩子了。他坐在船上，等着我，他的眼光极明亮，他两眼直直逼视着我，似有无数的话语要说。读着诗就想诗中的美丽女孩就是我。我从来也没想死，我心中那个挚情男人还没看到，我还没有新月初上，男人缱绻的时光，我怎么能死？她也心知，她吸了冰蚕奇毒，这也非同小可。但她要活下去，是不是非得嫁与这欧阳镛？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慕容姑娘，我算了一下，你救一俗时是十六月圆，如今是初一时刻，半月之间，你的毒就要发作了。从此起始，你若不急加救治，就会十日后再发

作，再就五日，然后三日，终至每日三次，你欲死不能，求生不得，生生死死，受够了罪才会死掉。”

慕容箏听得悚惕。她心内大是吃惊，但对白面罗煞的话是半信半疑。她对自己道：白面罗煞这一番话并不是真有其事，而是为了她的徒弟欧阳镒。她要我嫁与她的徒弟欧阳镒，就不惜危言耸听，我岂能相信于她？白面罗煞见她神情，便知她不肯相信自己，微微一笑道：“你试一试你的手少阴心经脉，你试着从少冲、神门、通里三穴入去，让内力向心系运行，看气息是否顺畅？”

慕容箏听得她说，心内也是大为紧张，就急急地运内力，走手少经心经脉，气从少冲三穴入去，直向心室。初时尚不觉异样，及至到了青灵、极全，便是一阵刺痛，全身内力一时涣散，无法凝聚。她面如死灰，一言不发。

看来白面罗煞所说确是实情。

慕容箏看着白面罗煞，竟然不知再说什么，她不喜欢与欧阳镒成亲，不喜欢居住在西域大漠，不喜欢欧阳镒这个阴森邪气的师父，但她又能怎么办？慕容箏哭了，蛾眉不展，螭首低垂，半晌才是一叹：“如果欧阳大哥愿意，这事就听前辈的话好了。”

× × ×

欧阳镒不知师父要与慕容箏讲些什么，只是心下十分纳闷，师父做事，一向从不背着。如今师父却怎么会同慕容箏有话要说？他隐隐觉出，师父似乎要向慕容箏说出他师徒间的情谊，让慕容箏自家走开。又转念一想，事情好像并不这样简单，如若这样，师父只需与欧阳镒说上一声，然后与慕容箏客客气气分手也就是了。师父一定有重要事要同慕容姑娘商量。

就见师父笑吟吟来找他。

白面罗煞修罗儿看着欧阳镒，这人从是个孩子时起，就在她眼前，长大成人，像是一梦。再看他时，顶顶熟悉，最最好看，世间英俊的男人就顶数此君了。其实都是自家

眼里出西施，这欧阳镛长得粗悍，只是一个精壮汉子，并非一个风流才子，也不是一个武林名人。他向来不解温柔，只是少言寡语，女人看他，多半也看不中。只是白面罗煞修罗儿居住冰洞十几年，天天看他一个男人，就看得顺眼，习惯罢了。

白面罗煞说道：“镛儿，我已经与慕容姑娘商议过了，要你娶她为妻，你如愿意就与她成亲好了。你如与她成亲，欧阳家也已然有后，断不会断了香火。”

欧阳镛虽敬师父，但一听得此话，就心下大是生气，他双眼瞪着，逼视师父，说道：“谁说我要娶妻，谁说我要娶慕容姑娘？”白面罗煞一叹，声音分外温存：“镛儿，你的苦心，师父都知道。人都重家世，愿子孙繁衍，代代不绝。你是欧阳家长子，你弟弟又死了，你不娶妻，怎么对得起你欧阳家的列祖列宗？”

欧阳镛也是倔强，他只盯着白面罗煞修罗儿，一字一顿道：“我要对得起列祖列宗，我也要对得起我自己。师父如要我娶妻，我不敢违抗师父之命，但娶妻就娶妻，我就娶妻好了，我也不一定非要娶慕容姑娘为妻。”

白面罗煞奇道：“镛儿，你要娶谁？你看中了西域大漠的哪一家姑娘？你若愿意，我们回去找她就是。”

欧阳镛挺身而出，站在师父面前，说话声声如斩钉截铁：“师父，我告诉你，我要娶的女人就是你！就是白面罗煞修罗儿！”白面罗煞愕然，她轻轻一叹，走上前来，用手抚摸着欧阳镛的肩头，轻轻耳语：“镛儿，你长大了，你长大了，长成了一个男人，但你听说没听说过，一个男人能娶他的师父为妻？再说，你师父是个什么好东西？人家从前称她是白面罗煞，那是因为她貌美，可现在她形似骷髅，手若鸡爪，两眼如洞，额突似鬼。她有什么好？镛儿，你别犯傻了……”

如若不看她的神态，只听她的婉变声音，人人都会以为这讲话之人定是一个丰肌润骨的女子。

欧阳镛说道：“你要我娶妻，我就娶妻。我要娶你，你愿意不愿意？”自从有一日，

在那冰洞奇寒里，白面罗煞修罗儿把欧阳锬紧紧抱在怀里，两人亲情，已非一般。欧阳锬自小丧母，依偎在师父怀里，便不再感到人情淡漠，世道险恶，有如靠在母亲身上一样，既心酸又温暖。两人渐生情愫，久之弥笃。此时欧阳锬再说一次，让白面罗煞修罗儿很是欣慰，又极是心酸，她看着欧阳锬，慢慢说道：“锬儿，锬儿，你知道，我不是一个女人，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鬼。我根本就不是一个好女人。世上的好女人有的是，你何必要我？”

欧阳锬看她，黑黑洞洞的眼睛里流出了热泪。

白面罗煞修罗儿说道：“我在中原时，遇到了那个段公子，当年的他风流倜傥，我与他一见钟情，我们在一起，过了几日。他不知道我脾气不好，总是爱与他发脾气，他有一日，悄悄离开了我。我知道他可恨，我下决心杀死他。但情思蚀人，我就变成了这个样子。自从你看到我，我就一天天变成了这样子，锬儿，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原来那个美貌如仙的白面罗煞，你以为白面罗煞的这名字是轻易就叫得出的么？”

她轻轻长吁，像是在甜蜜的回顾里。她又说道：“锬儿，我喜欢你，如果我是一个容貌姣好的女人，我会和你在一起的，那样，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其实，我与一俗的事儿已成过去，我与你才是一对情意深长的情人。但我这个样子，就是你不嫌弃我，我自己也看不上我自己。我已经决意回到那个冰洞去，我一回去，就自封那冰洞，长眠于斯，是不是也很好？”

女人虽是丑，但终究是个女人，她双眼之间，潸潸滚泪，人仰头向天，轻轻而呼：“天哪，为什么要我受这罪？为什么不要我早一日见到我的锬儿，为什么要让我看到那个风流成性的段公子？”她低头嗒然，轻轻吟诵：

“在那溯水之滨，我见到一个美人，她秀发垂丝，她两眉入鬓。飘飘而行，婀娜可亲。一笑解语，一蹙喜人。解下玉佩，赠与良人。溯水飘淼，也有乐音。我欲随他，一生不分。但等日出，解衣合卺。香车辚辚，喜雨纷纷。人人颂我，得此佳人。忽而一梦，

转身无人。但见身影，涉水渐深。我呼且号，不见其人。手中玉佩，犹存其温。……”

欧阳镒自小不曾学得诗文，就只知道师父这是在苦吟，也隐隐听得出师父是在用诗说一个故事，是一个男人女人的故事。师父念诗极是动情，一句一泣，泪流如雨。

白面罗煞念诵的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这故事的名称叫做“江上遗佩”，说的是一個翩翩公子，在河边游玩，见到了一个紫衣女子、一个红衣女子两人姗姗而来，就心中仰慕，想上前攀谈，却又不敢。岂料那红衣女子走过之后，却又蓦然回首，向他嫣然一笑。这一笑千娇百媚，顿时从头上笑没了三魂，从脚下笑丢了六魄。他忙在女孩身后追赶，只见前面的女孩儿身姿袅袅，走起路来有说不尽的妖娆娇好，心荡神迷，不知所措。他随着这两个女孩走了好久，就见两个女人站住了，那红衣女孩儿回头向他轻轻一眄，眼神里有说不尽的旖旎，有说不完的风流。他就向两个女孩子恭恭敬敬地行礼说：“小生在江边偶遇两位美人，也不想有什么大奢望，只盼两位能给小生留下一点儿什物，以为念想。他日小生垂老矣，也能向儿孙夸耀，说我曾在年轻时见到过天上仙女临凡，蒙她青睐，赐我礼物。”两位女孩儿都是一乐，相顾而嘻，红衣女孩儿说道：“姐姐，既是人家要对子孙后代夸口，你还是给他点东西好了。”紫衣女孩儿更是一个腼腆女子，见她一说，顿时绯红了面颊，低下头去，声如蚊蚋，细不可闻：“我有什么东西给他？还是你给他的好。”红衣女孩儿咯咯笑着，从紫衣女孩儿身上解下一只玉佩，递与公子，笑道：“公子多情，晚上睡觉时最好搂着这玉……”说罢，也自知失言，满面羞红，扯起紫衣女子就走。这公子听得她这一句，顿时心荡神迷，痴痴怔怔，远远着两个女人直走入江心去了，飘飘渺渺，不知所踪。远处竟然还传来女人的歌声：“我有玉佩，遗我佳生。你当思我，自始至终……”歌声飘渺，余音缭绕。

白面罗煞念得这首诗，也无非是在说她与欧阳镒间的情意，终是镜中月水中花，像这江上遗佩，本就是一个虚虚幻幻望梅止渴的故事，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好的结局。但欧阳镒听不出她的弦外之音，就不能与她作答。白面罗煞轻轻地一叹，说道：“镒儿，你的

心思我知道，但你一定得为你欧阳家娶一个媳妇，这事儿你就听师父的好不好？”

欧阳镛道：“师父……”

白面罗煞道：“镛儿，你若是不听我的，我一定会死在你的面前，我已死了明荃，我在这世上已是一无挂牵。如果你不听我的，我一定就死！”

欧阳镛流泪，他默默地看着师父，说道：“好，师父，我听你的好了。”

× × ×

一双江湖儿女，就在这山边树下，由师父白面罗煞主婚，两人跪拜在地，听得师父的声音，一下下呆呆板板地行礼。

“一拜天地，二拜父母，三拜师父，你们从今日起，便是夫妻了，但愿你们能快乐，但愿你们会使欧阳家有后，使慕容姑娘的伤早日痊愈！”

两人向师父跪拜。

× × ×

天色已晚，三人早早投店，白面罗煞修罗儿对欧阳镛道：“镛儿，你已经成亲了，江湖儿女本来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或许也会有席天幕地的日子，慕容姑娘的伤势很重，你得早早与她成亲，我看你们今夜就合卺，你早早为慕容姑娘治伤要紧啊。”

欧阳镛与慕容箏自是听她的。

夜色深沉，欧阳镛站在店院内，他不想进屋，他看着两间屋子内，灯火都是摇曳，一间是他的师父，也是他最亲的亲人白面罗煞的屋子，从今日起，他就再也不能与师父相拥相抱了，他再也不是师父的那个镛儿了，他会是一个慕容姑娘的丈夫，他是一个欧阳家的男人。但他想到冰洞里的那些亲热，想到他与师父十几年的亲情，自从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师父就抱着他，如今他长大成人了，要成亲了，师父今天这一夜怎么受得了？她是不是得流泪？她会不会伤心得要死？

欧阳镛去推师父的门，但门已从里反锁，再也推不动。

欧阳锜叫道：“师父，师父，开门来，我有话说！”里面传来白面罗煞的话，她的话声很平静：“你还是去罢，别要你的新人等你。”

欧阳锜恨不能把门砸开，但他一拳击去，拳头却生生顿在了半路，他就是把门砸开了，又能怎么样？师父还会像过去么，还会把他像是孩子一样紧紧地搂在怀里，搂得他几乎窒息么？师父今后或许会对他客客气气，尤其是在慕容姑娘在他眼前的时候，师父就是师父了，她再也不是那个可以对他嘘寒问暖的女人了。

欧阳锜千思万绪，一时都涌上了心头，他想得发呆，竟然怔怔地站在师父的门前，不知道做什么才好。

白面罗煞听得没了声息，以为欧阳锜走了，她就开了门，走了出来，以为可以看看他的背影，也是好的。但一开门，竟然看到欧阳锜仍是呆站在眼前。她说道：“锜儿，你该回去歇息了。”

欧阳锜似乎听不见，只是呆呆地看她。白面罗煞笑了一笑，转过身来，轻轻掩上房门，扯住欧阳锜的手，一直把他领进慕容笋的屋里。

这是一家小小客店，但因为白面罗煞向他们讲过，今日是两个晚辈人的喜期，让他们好好收拾一下屋子，是故房里极是清洁，在窗牖边，烧着两支粗如儿臂的红烛，烛花爆喜，也流着喜极而泣的红泪。慕容笋坐在床边，听得门响，却头也不抬，也不看看来人是谁。床上，店家特意送来的红被子仍是叠的整整齐齐。白面罗煞走过来，看着慕容笋，说道：“慕容姑娘，你与锜儿成亲，今夜就是喜期，我告诉锜儿如何能治好你的伤，你放心好了。”

屋内冷清，欧阳锜心里百般不是滋味，他从未想过他会有这样一个洞房之夜。他是喜欢师父，还是喜欢这个慕容姑娘，他心里当然最是清楚。在他心目中，师父既亲又近，是与他血肉相连的，但师父今夜陌生。而慕容笋只是一个陌路相逢的女孩儿，欧阳锜从来不曾想过她能做自己的妻子，可今夜之后，慕容笋就是自己的妻子了，她将是自己最

亲近的人。而慕容箏心里也很难受，梦中情郎，本非此君。但事已至此，不做他妻子，便有性命之忧，她又能怎么做？慕容箏心如死灰，自不曾一时一刻把这欧阳锜当成自己的男人，但过了今夜，慕容箏就再也不是一个明丽女儿，她就成了欧阳锜的妻子了。

两人都不言语，白面罗煞吃吃一笑，说道：“从来新人入房，都是福儿福女铺床，今夜却没有这人，只好师父代劳了。师父命苦，但愿你们福寿绵长。”说罢，白面罗煞就脱下靴子，褪去长袜，露出一双温软柔腻的脚来。这双脚就吓慕容箏与欧阳锜一跳。慕容箏心道：原来这鬼似的白面罗煞修罗儿竟然有这样一双妙如柔笋的脚。如果不看这女人的脸色，只看到这一双美妙绝伦的脚，不光是男人，就是女人看了，也一定心神不属，心荡神迷。看来欧阳大哥的师父从前一定是一个美艳超俗的女子。欧阳锜看惯了白面罗煞的面容，也见惯了她的那一双枯如尸骨的手，却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双脚，这时一见，心不由得大是惊叹：原来师父有这样一双脚，却原来师父有这样好的脚……心下滋味，是苦是涩，是愁是怅，实在难以说清。

白面罗煞笑笑吟吟，她慢慢膝跪在床上，把被子排开，说道：“红绸被，合欢睡，多子多孙愁灾退。鸳鸯枕，枕鸳鸯，日日夜夜乐天光。男人贪，女人狂，生生死死两鸳鸯。”白面罗煞把被子放好，把枕头摆好，又慢慢退下床，把帐帘垂下，再说：“合欢帐，翻红浪，男人女人多欢畅。秀发披，解簪襦，此生你我相思处。”

这本是洞房红喜，执宾人唱的喜词。从前人成亲，都有喜人引入洞房，这些喜词虽是各有千秋，但都唱的是男人女人的大喜，唱的是男欢女爱。有些粗俗的，就唱些里巷俚曲，有些高雅的，也莫不是唱些男男女女欢欢爱爱的好辰光。更有些唱得热的，竟然把男女合卺的洞房之夜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唱了进去。这白面罗煞满脸是笑，唱得诚挚，唱得热情，如果不看她的颜面，你一定会以为这是一个心眼极好，人又很是热情的纯真少女在唱。

她又一笑，说道：“我也不曾成亲，这些喜词儿，都是小时看热闹看的，也记不住

许多，只是唱来凑凑兴罢了，然后，就站在屋里，身子一退一旋，唱道：

“这是在夜里，是你最好的辰光，
新人如梦，肌肤似雪，笑意赛蜜糖。
心儿慌慌，脸儿烫烫，脚儿踉跄。
想说不说，想抚又止，这般匆忙？
新人披发，垂瀑飞扬，向隅低首，百唤无尝。
喜烛烧泪，新衣掷墙，一时屋黑，漫淫月光。”

这词儿越唱越轻，人也渐渐出门，在外面把门儿轻掩，人与歌声随即杳然，再也没了一丝儿声响。

就只剩下了慕容箏与欧阳镒。两人坐得很近，彼此都听得见浊浊的呼吸声。但红烛已被白面罗煞吹熄，屋门也被白面罗煞掩好，他们再也无事可做。两人静坐，或只是一时半刻功夫，却像是过了许久。欧阳镒心道：慕容箏是一个好姑娘，她愿意嫁与我，实在是委屈了她。如果不是二弟早死，我一定要二弟娶她。二弟娶了她，也可光耀我欧阳家门楣，我与师父生生死死都在一处，岂不是更好些？慕容箏看他许久不动，也心里忐忑，她心跳愈来愈快，急得发窘，就小心翼翼地脱下她的靴子，再脱去她的衣服，轻轻揭开被子，赶忙钻进被里。她把整个身子都靠在墙上，张圆了嘴，向墙上呵气，觉得这样还可以好受些。她急急忙忙，生怕那欧阳镒在她脱衣时过来，更怕他来得粗鲁。好在她做这一切时欧阳镒都不曾动，只是呆呆地坐在黑暗里。

欧阳镒说话了：“慕容姑娘，你……好了么？”慕容箏想说话，但咽喉之中，话也吞了几回，吞了几回，却没有一丝儿声音发出。她确实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欧阳镒道：“慕容姑娘，你是不是……好不情愿？”

慕容箏也不出声，只是咬紧嘴唇，她心里告诉她自己：他是西域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镒，他是一个鲁莽男儿，他不是那个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他不是一个侏儒，他是一

个很能体贴女人的男人.....

夜深更残，天上垂掩着半片残月，月儿淹在云里，就看不出一点点儿明媚。月下，有一个女人站在树下。她一动不动，独个儿沉沉凝思。

她一会儿在笑，一会儿又流泪，她低头看着自己的身影，对自己喃喃而语：“修罗儿，修罗儿，你知道不知道，你现在哪儿还可以称得上是白面罗煞？你的影子，只有你的影子，只有你的影子还是那么窈窕，还是那么苗条，还是那么可人。别的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

她泪流不止，轻轻念诵：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未及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人长吟，且泪满衣襟，长诗一诵，比杜工部更是多了几分肌肤之痛。她不像杜甫，只是感伤于朋友相见，后日茫茫，有些伤痛，她是从心里哀恸，才如此泪吟的，她从此就再也没了她的过去，过去随着一俗埋掉了，过去随着欧阳锜与慕容箏飘逝了。

她只剩下一副躯壳，无血无肉，无悲无伤。

第二十三回 中原之战

欧阳锋走到了中原，他想到临安去，去找他的哥哥。如果他找到了哥哥欧阳镒，就会找得到慕容箏，那时他再决定怎么办。他一路晓行夜宿走得也是十分艰辛，这一日就到了京都临安。他到了京都临安后，一想如果哥哥在这里，会去些什么地方，就到一家家客店去找，有时也去一些武馆看看，但都没有找到他哥哥的踪迹。他想，或许哥哥不会在临安，他一定得去终南山找那个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与他比试，哥哥一定是想得到那一部《九阴真经》，然后再回大漠，如果自己要找哥哥，就一定得先找到那个王重阳。主意一定，他就再下终南山，找哥哥去了。

他却也不忙，走走停停，一路上勤加修习蛤蟆功不辍，好在他已经有了慎独行六十年的深湛功力，修习起蛤蟆功来，却也不费气力。他的心里不同于过去，昨日的欧阳锋早已经死了，今天的欧阳锋是一个老毒物的徒弟，是一个一心在这世上向一切仇人寻仇的恶人。

他曾经向师父发誓，要杀死他的师兄，他只是杀死了那个莽汉子石楚秀，还有诸葛征、续文成，那两个沉默不语的师兄，那个阴毒狠辣的小师叔。既是他答应师父要杀死他们，他们就都是死人，只要欧阳锋看到他们，他们一个个都必死！

这一日，他来到了终南山下，坐在那山下大石上，他想到：师父死时也曾告我，这部《九阴真经》确是一部奇书，要我想办法弄到它，但是哥哥也在找它，哥哥的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要这一部书去报仇，我自是不能与哥哥争这一部书。但是如是他人得了这部书，我便不再客气，抢它来便是。但不知道这个王重阳的武功如何，说不定他已经因

为武功不济，把这一部《九阴真经》弄没了，那样，自家在这里便岂不是白呆么？他注意过往客人，见到终南山上上下下有的是武林人物，他们一个个都是来去匆匆，便心道：王重阳的《九阴真经》看来没有遗失，如果他的这部书没了，终南山也不会这般热闹。他不知道王重阳是天下义旗领袖，这些武林人物来来去去的，可并不是奔这《九阴真经》来的，他们是找王重阳，商量如何与金人决战，夺回大宋江山的。欧阳锋在山下呆了两日，见到没有什么动静，便乘夜闯山。

此时的欧阳锋，已经不是过去的那个书生可比了，他有六十年的功力，有凤凰力与蛤蟆功两大神技，轻功与内力都是天下一流好手。他飞奔上山，一个时辰，已经来到了重阳宫外的两块巨石前。他坐于这块巨石上，看着重阳宫，想他如果能入得宫去，自是可以探得王重阳在做些什么。一念心定，便轻轻一纵身子，向重阳宫飞去。

重阳宫前也有几人在巡视，但欧阳锋的身影太快，他们看也没有看清，只是觉得眼前一花，就过去了一团黑影，几个人嘀咕了一番，见没有什么动静，便都作罢。

欧阳锋到了重阳宫内，知道这些大大道观，就是王重阳的居处了。他寻来觅去，找到了一间很小的小屋，看到了那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就悄悄走近，用手在窗纸上戳开了一个小小孔儿，细细观看。

但见屋里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年纪都不大，坐在中间的那个显然是王重阳了，一边的两人对他都甚是有礼。欧阳锋不知道这两人正是王重阳的徒弟马钰与丘处机。只听得王重阳问道：“马钰，你听说了那金兵过了河后，是不是仍在向前推移？”马钰道：“禀师父，金兵势力仍然很大，朝廷的官员们都是捞够了好处，到了金兵攻来时，一个个谁肯上前？他们要不就是把金印揣起来，跑了。要不就是把金印挂起来，人无去向。上次说的那个狗官许华亭，他竟然把金印揣了起来，在汴京出售这块金印。狗东西也真是大胆，我与师弟二人看到了他，真想把他杀了！”

一旁的丘处机比马钰更是脾气火爆，他大声道：“师父，要不是师兄劝我，他早已

经是一个鬼了。”

王重阳道：“大宋江山凋敝，人心也是涣散，全因为有这些狗东西。你不杀他，下一回还会有一个赵华亭，兰华亭。你为什么不杀死他！？”

丘处机道：“师父，我知道他的住处，我把他杀了就是。”

王重阳道：“处机，你去宰了他，把他的头挂在旗杆上，把他与那一块金印挂在一起，让大宋百姓看看，这号狗官没什么可指望的。”丘处机忙答应称是，说是明日便去办此事。

欧阳锋在外面听得清清楚楚，他心道：人都说我的师父是一个老毒物，他杀人如麻，恶事做得太多。可这王重阳也是杀人，做了一个道士，还是满手血腥，天下善人恶人，谁能分得清楚？大宋江山有什么好处，大宋的江山是那个昏君的，他自己都不争气，要人家能帮他什么忙？他自己天天花天酒地，一天到晚总是淫乐奢靡，下面的臣子都是上行下效，整个朝廷就只能是如此腐败了。这有什么怪处？

王重阳道：“上次听得有人讲，曾经有些金兵想来终南山，那里面有许多人看来都是武林中人，我想，你们必须严加防范，小心金人来犯我终南山。”马钰道：“师父放心好了，我已经告诉门下弟子，要他们都小心在意，不可疏忽。”王重阳道：“那好，你们也都是累了，回去歇息好了。”

欧阳锋见马钰与丘处机都走了出来，不由得心下暗喜，他心道：你们都在，我或可不便出手，你们一走，我要杀死王重阳，夺得这《九阴真经》就不费什么气力了。心里如此一想，便欲冲了进去。但旋即又想，不对，应该好好看看王重阳都做些什么，说不定他会把那一部《九阴真经》藏了起来，放之密处，秘而不宣，那样找起来岂不是要费许多气力？

但见王重阳推开窗子，望着皎洁月亮，喃喃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欧阳锋也是文人，就知道他念诵的是当代大文人苏轼的句子，就心里暗暗笑道：王

重阳啊王重阳，你也一个修士全真，怎么能一心思欲？但见得王重阳起身走出门去，行色也是匆匆，就心下大喜，以为他一定找那一部《九阴真经》去了。人多手杂，他不会把那一部真经放在他自己的屋子里，他会去一个秘洞，在那里练这《九阴真经》上的功夫。如果是那样，你王重阳今天可就该死了。欧阳锋心下大喜，就远远地跟着王重阳，一直跟到了后山。

但见王重阳走到座大大的坟包前，看着那一座坟包的大门，犹豫踌躇起来。欧阳锋心道：是了，他是在这里找的一个地方，好练习他的《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了。这地方确是好地方，一座古坟，他进入后，当是没有干扰，自然是能潜心修习上乘功夫。正在思想间，就见到那个王重阳长长地啸了一声。这一声啸，顿时让欧阳锋吃惊不小。他心道：天下都传说这个王重阳的功夫很是惊人，听得他一声啸，真的是龙吟大泽，凤翔九天。这啸声惊人，在山里回荡震响，良久不绝。欧阳锋心里奇怪，这王重阳要偷偷练功，怎么还要长啸一声，他是怕人家不知道他在这里么？他就是功夫高强，也不必如此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只听得那墓门轧轧响，就从里面推开了。欧阳锋心下恍然，他原来是要用他的一啸告诉墓内的人，他来了，要入墓去练功的。但一看又不对了，出来的是一个人，一个女人，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她慢慢走着，走得像是在自家的院子里散步。她走到了王重阳面前，看看王重阳。她的目光很是古怪，她说道：“王重阳，你.....来了？”

王重阳只是点点头。

女人再看王重阳，说道：“王重阳，你这人命也不强，怎么累得瘦成了这般模样？难道天下大事儿真的能值得你下如此大的心思么？”

王重阳说是一叹：“朝英，你好么？”

女人咯咯笑道：“你叫我什么？你叫我朝英？真是新鲜。我活了这许久，还是很少听到你王重阳叫我朝英。你前些日子怎么叫我的？你是叫我林施主的。”

王重阳知道她是提起在重阳宫前那一场唇枪舌剑，在那时，他与一俗和欧阳锜一战，搅来了林朝英，他对林朝英十分客气，叫她一声林施主。想不到数月过去，林朝英仍是耿耿于怀。

王重阳道：“朝英，我想来劝你，还是搬出这活死人墓的好。这里原是我住的地方，我那时也有一些负气，还有一些血气，傻了些。不知道人本来可以在心里认真，但在外表行事却可以不用太认真的道理。现在我劝你出来，找一处地方去住。我可以在山里给你找一处地方，你搬出来住。古墓太潮，对你没有一点儿好处。”

林朝英笑道：“重阳真人的好意我心领了，我想如果重阳真人不健忘，定会记得，这活死人墓是你的，但已经被我与你比武，赢了它来，从此它就是我的了。我愿在这里住，我就在这里住。我不愿意住了，我就扒了它。与你有什么相干？”

欧阳锋心奇道：这个女人看来与王重阳甚有渊源，我以为天下只有一个慕容箏姑娘是最不讲理的，岂知这里又有一个女人也像是慕容箏一样，胡搅蛮缠，浑不讲理呢？王重阳是天下有名的人物，谁见了他不是很为钦敬？这个女人对他如此气哼说话，定是她也有什么过人的本事，说不定她会武功比王重阳更高呢。

只听得这林朝英说道：“王重阳，我约你来，可不是想与你谈这些闲话的。”王重阳听了低下头去，半晌不曾言语，他默默道：“你说的是。”言语之间，甚是沉郁。

林朝英道：“王重阳，你的活死人墓是一个好地方，我打算好了，我先在这里住，等到我死了，我叫人把我的死尸埋了就行了，我在这活死人墓里放上两口棺材，我死了叫我的丫头把我放入棺材。再不我就自己爬入棺材，安安静静自己死去，你看这样好不好？”

王重阳竟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林朝英如此一说，让他无话可答。他心里本来想着这林朝英，但一旦说出此事，一旦林朝英用这漫不经心的口气说起来她自己的死，让王重阳一时竟变得木讷起来了。

欧阳锋不明所以，便不知道两人之间的事儿本来甚是曲折。原来王重阳与这林朝英都是相互爱慕，如果不是事儿曲折，两人一定是一对爱侣。当年王重阳是先习文后习武的，他带人纵横江湖，因为恨这金兵攻入中原，毁我家室，杀戮百姓，就大举义旗，与金兵对敌。他起先也确是风盛得很，中原义军都拥戴王重阳。他带着义军，与金兵几番血战，但终因金兵兵势太盛，他又罕朝廷增援，就连连战败，将士伤的伤，死的死，王重阳就愤而出家，居住在这一个古墓里，不肯出墓门一步，自称是“活死人”。后来林朝英来找他，要与他比试武功，她辱骂了王重阳好久，王重阳实在受不住了，挨了七天七夜的骂，才出来与她比试。谁知林朝英见他出来，就大笑而去，一边走一边说道：“王重阳，你既然出来了，就不用回去啦！”后来，王重阳与林朝英一语闹翻，两人比试武艺，如果林朝英输了，当场自刎，如果是王重阳输了，就得把这活死人墓让与林朝英居住。这一场比试却是更有机心，林朝英在山上大石上写下了八句。这八句是：

“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
佐汉开鸿举，屹然天一柱。
要伴赤松游，功成拂衣去，
异人与异书，造物不轻付。”

这八句诗是说的王重阳的故事，林朝英在与王重阳一战时，两人定的是在这石上写字，林朝英竟然能用一根手指就在这大石上写下八句诗，字字入石，如石铸刀刻。这让王重阳惊讶不已，当下服输，把这“活死人墓”让与林朝英居住。

王重阳道：“朝英，我找你，不是向你讨教，我看这活死人墓甚是潮湿，你还是出来罢，不要在这里住了。”

林朝英笑笑，说道：“重阳真人，你当初在这里住得好，我才看好了的，我住在这里，也是很好的，你还是不要管我的事儿才好。”

王重阳竟然无话可说。这两人都是冰雪聪明，都知道对方的心里想着什么，却都是

无法说破。他知道林朝英一向倾慕自己，自己也喜欢林朝英，但他在江湖上，大有风险，不愿意让林朝英跟着自己受苦。而林朝英也以为王重阳是一个负心汉子，只是一味骄横，一味要做天下大英雄，所以两人从不相让，也不曾坐下，好好一谈心事。

王重阳道：“朝英，我来找你，是你要我来的。”

王重阳心高气傲，也不愿意向人低头，就说出此事来，分明没有一点儿相让之意。他这一句话，却也把一个林朝英惹得火了，她冷冷道：“不错，是我让你来的，我新练了《玉女心经》，要与你一试！”

王重阳笑道：“朝英，我想告诉你，我确实得了一部《九阴真经》，这部书端的得是奇书，我看了它上面所记的功夫，都是妙不可言……”

王重阳说得兴起，就道：“我看，这一部书上所记的奇功，真的是当世绝无仅有的。”

林朝英冷冷道：“王重阳，你说得太过了罢？这部《九阴真经》是谁写的，莫非这写书的人是神仙不成？”

王重阳一愣，说道：“这倒不是，但他确是一个奇人，他是大宋朝道宗皇帝时的人，他名字叫做黄裳，他……”

林朝英突地一笑，笑道：“得了得了，是不是你又要说他修什么《万寿道藏》的事儿？你已经对人说了无数次的了，天下尽有许许多多的人愿意听你的故事，你为什么不对他们说去？你半夜三更来找我，就是要说你的《九阴真经》的么？”

王重阳语塞，他说不出话来了。

本来王重阳找林朝英，是一腔快乐，他想与林朝英好好一吐衷曲，谁知道她却是冷冷冰冰，连他一向心服的《九阴真经》也看不起，她是不是有些不通情理？王重阳道：

“我不是来对你唠叨的，我听说你练好了《玉女心经》，特地前来讨教。”林朝英道：“是吗？”她的声音变了，变得很是苦涩，她心道：王重阳，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谦谦君子，但你也是一个好好男儿，你能心里知我，也心里有些情意。在这夜半中宵，你挂念于我，

才来这里看看我。谁知道你却是忙完了你的那些所谓大事，才来与我一战的。看来，我的一腔心思都是白费了。都花在了狗的身上。她越想越是愁苦，竟然掉下了泪水来。

王重阳此时却哪里知道她的心，看着林朝英流泪，他心里也慌，他忙道：“朝英，既是你不很舒服，我就走了，改日再来，与你切磋武功。”

林朝英忙擦去泪水，她轻轻道：“王重阳，不必了，你的好心我一向心领，这一回让你看看我的《玉女心经》好了。我要让你王重阳输得心服口服。”

却原来上一次的赌试，因为是林朝英出的主意，在那一块大石上用手指写下字来。王重阳思想，别说是他与林朝英，就是神仙来了，他也不会在这坚硬如铁的大石上用手指写下字来。但林朝英偏偏就写下来了，他当场就认输，让出活死人墓。他笑着认输，是因为他知道林朝英的性格，她也同自己一样，如果输了，一定会死在当场，他怎么会让林朝英死在这里？他正在寻思如何能让于她，且不让她看得出来，恰恰林朝英真的就用手指在这大石上写下了字。他当然高兴了，所以不免喜形于色。这一下子却坏事了，林朝英以为他看出了自己的毛病，就心下自想：这个王重阳，是天下最有名的人物，他自然是看不起我，我非要他看得起我不行。我自家再练一套武功，打败了他，看他还有何话可说？于是她再回活死人墓，好好想了一套剑法，用这一套剑法去对付全真教剑法，让王重阳受挫。

王重阳不知道林朝英的心事，他看着林朝英，说道：“朝英，既是你有剑法，可破我全真派的剑术，我们何不一试再说？！”林朝英看着王重阳，说道：“好，就来一试。”

× × ×

欧阳锋在一边看着两人，他心道：我自从得了师父的武功，学会了蛤蟆功和凤凰力后，看天下武林的功夫，有的真真是孩儿玩物了。我知道这一个王重阳的武功素来称是天下第一，但不知道他是真是假。今日我可是要好好看一看了。还有这一个女人，她既然能与王重阳交手，武功想必也是好的，他们一斗，我得看看，他们的武功到底是怎样。

当下心里很是激动，也很是不安。因为他虽是有了一身奇功，毕竟没有遇到像王重阳与林朝英这样的敌手。此番得看他们交手，竟然把他来终南山的来意也忘记了，只是呆呆看着两人。

便见王重阳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来。他站在林朝英的对面，对林朝英道：“朝英，你来罢。”

林朝英一时心里也是有些兴奋，她想了几年，想出了这么一套《玉女心经》，就是要对付全真教王重阳的剑法，她一招一式，都是针对全真教所发，一旦得用于今日，便可知道是不是十分奏效，她焉能不紧张？

林朝英也掣剑在手，她对王重阳说道：“你小心了，人家看你全真教的剑法十分厉害，我看你全真教的剑法什么也不是。你看着，一招一式，我定会破你全真教的剑法！”

王重阳也听得她说，心下却是不以为意，他心道：我全真教的剑法，虽说不是什么天下最厉害的剑法，但你一个女人家，要破我全真教的剑法，却也不易。我看你与我多年友情的份儿上，我让你一点儿，让你输得不是十分难堪也就是了。一念至此，他就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朝英，你出剑好了。”

林朝英却是不动，她对王重阳道：“你出剑才是，我忘了告诉你，我的剑法与全真教对敌，一向是后发制人。只要你出剑，我才出剑，你的剑法越是有威力，我的剑才会更凌厉无匹。”

× × ×

两人志在比剑，就看也看不到欧阳锋，欧阳锋在一边心道：这女人却不知道她是谁，她既与王重阳能做对手，就足见得她也是天下一流高手，但不知她与王重阳相比，孰高孰低？

就见两人出剑了，一来一往，一去一还，剑式十分迅速，让欧阳锋看也看不清楚。他当下心里骇然：看来，这两人的武功都是比我要强上许多，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王重阳

出手，但见得他出剑时，十分迅猛，且一剑一剑俨然大家，没有一丝的漏洞。而那个林朝英更是诡异，她出剑时，只推且挡，并无一招攻手。

王重阳住手不斗了，他说道：“朝英，我看你实在是无一点儿斗志，你我还是不要再斗下去了。”

林朝英道：“王重阳，我想了再想，还是不想要你难堪，我告诉过你，你全真教的剑法不值得一提，我并不是夸口，不信你看……”

说时，林朝英一出剑，只是虚虚地比了一式，这一式剑法欧阳锋看也看不大清楚，再说他就是看得清楚，也看不十分明白，因为他在留云庄学的是内功心法与邪门奇功，剑道一学，大是费些周折，他不曾十分得悟。只听得王重阳道：“这是什么剑法？怎么像是用来专破我全真教的剑法？”

就听得林朝英轻轻俏笑，她冷冷道：“王重阳，你的全真教剑法也是一般，我的《玉女心经》就是破你全真教的剑法的，你有七十二式剑法，我有玉女心经，你的一招一式都被我破了。你全真教的剑法自以为了不起，其实说穿了，什么也不是。”

林朝英突地一动手，她一连施出几剑，剑招如长河大川，滔滔不息。王重阳在一边看着，竟然看得呆了。林朝英这些剑法，一招一式，都是对着他的重阳剑法而来，每一招一式都足以让全真教在江湖上名声扫地。且林朝英的心思缜密，每一招出手，都严严防着全真教的剑法招数，却把全真教的剑招尽数化解。

林朝英一连施出了六七招，招招招数精妙，看得王重阳目瞪口呆，他看毕林朝英的几招剑法，说道：“朝英，这就是你新创的《玉女心经》么？”林朝英一笑，说道：“不错，你看你重阳宫的剑法是不是能抵得我的玉女心经？”

王重阳看着林朝英，竟然再也不说话了，他直直看着林朝英，心道：朝英，朝英，你何苦如此？我承认你的功夫过人，但你何必拿全真教为敌，全真教是一个大教派，它并不光是要功在武林，重要的是，它要除强扶弱，要光复河山。你把心思都用在对付我

全真教的身上，这是不是有些……他想到此处，就心下大是反感。

林朝英根本就看不出王重阳为什么突地一下子就闷闷不乐起来了，她以为王重阳一见到她的功夫，就心下大是惊惧，她就心下得意。她练这《玉女心经》，要的就是让王重阳心服口服，如今王重阳呆呆怔怔，显是大是意外，她当然高兴，当然快活了。她笑道：“重阳，你看，我的《玉女心经》好不好？能不能让你全真教的人都服？我将来收了徒弟，她也一定会比你的那些羽衣道冠的家伙厉害？”

这一句话说出，她自己也高兴，竟然微微带笑了，她想到她所花的功夫并不白费，她的武功让王重阳都是心悦诚服了，世上还有谁会不服她？

林朝英心下一乐，就低下了头，她轻轻说道：“重阳，我有一件事儿，要对你说……”说话之间，语意甚是羞涩。心道：王重阳，我有心里话，今天我得对你说，你不愿意听，还是愿意听，我都得对你说了。如果我今天再不说，我就再也不会对你说这些话。王重阳，王重阳，你好糊涂啊，你让一个女人对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一个男人？她想到这里，就又气又恨，她轻轻说道：“重阳，我与你……我上一次与你比武，只是一次玩笑，我告诉你……”

她忽地抬头，顿时脸色惨白。

溶溶月光下，哪里还有一个人影？

王重阳走了，他一个人踽踽而去。

林朝英看着地上，她手里的剑掉在了地上。

× × ×

欧阳锋当然看到了王重阳走开了，他看得出这两人间一定是有些什么事儿了，他心道：我原来以为那个慕容箏姑娘是天下最不讲理的人，看来这个王重阳的女人也是一样，世上的女人一个个都是如此，男人们还会对女人有什么厚望？欧阳锋看到王重阳的样子甚是沮丧，他就心里高兴，如果王重阳心不在焉，对于一切事儿都不愿意再理，他

欧阳锋说不定就会有时机偷出那部天下奇书《九阴真经》来。

月光溶溶，在清冷月光下，欧阳锋看到王重阳慢慢走向那山顶，看到他在一大块大石边坐下。欧阳锋心下纳闷，他不知道王重阳为什么要到那儿去坐着。他只知道那儿有风，风也很大，从山边吹来一阵阵清冷的风，吹得欧阳锋直打哆嗦。王重阳站在那里做什么？他在想些什么？

欧阳锋不知道，王重阳正在想着他与那林朝英的一次赌试，那一赌他输掉了活死人坟。

王重阳在山巅，心里很是愁苦，他苦思抗金大事不能成功，苦于他与林朝英的好事不谐，用手摸着那块石头，心下还是有些骇然，他的眼睛不看，只是用他的手一点点摸那石头上的字痕。这些字痕确是她用手指一笔一笔写出来的。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石头上写字，那决非人力所及。但林朝英偏偏就写了出来，王重阳眼见得她在石块上写下这八句诗，眼见得石粉扑簌簌直落，惊异她有盖世奇功。

王重阳念道：“子房志亡秦，曾进桥下履，佐汉开鸿举，屹然天一柱。”王重阳心里嗟叹，林朝英把自己当成兴汉的开国功臣张良了。张良辅佐刘邦，生生打下一个五百年的天下，功劳名垂青史，图形书画于凌烟阁，实是天下一大美谈。林朝英说他是张子房，显然是在夸他。王重阳叹气，他哪里是什么张子房，他只是一个败兵之将，一个活死人就是了。他如不被林朝英激怒冲出古墓，至今他仍是一个墓中人，怎能与兴汉的功臣张良相比？

欧阳锋见王重阳在那石块边抚摸感叹，就心中道：原来这《九阴真经》放在大石下，王重阳做得也巧，把《九阴真经》放在这里，又有谁知道？

正在揣想时，就听得一声清亮的箫音，这只是透力一吹，就又听到幽幽咽咽的箫声漫漫而来。箫声在说故事，说着一片波澄如碧的大海，风平浪静，从海上可以看得透海的一切，海里游着鱼，海里舞着草，海里也有许许多多清静悠闲的东西。突地，风啸起

来了，大海生潮，翻卷巨大浪花，从浪花里飞出一片片海的尸骸来。这啸声呜咽了，变得委委屈屈，哭哭泣泣，变得让人心里一阵阵悲痛，恨不能立时全身鱼跃，投身入海。

王重阳也听得痴了，他两腿盘坐在大石上，凝神入定，用心与那箫声相抗。箫声却仍不停歇，一点点曲曲折折跌跌撞撞，直同王重阳相争，想是必把他伤害方肯罢手。

欧阳锋也是会家，也通晓音律，犹擅铁箏，他听得这箫声，心下就想：如我手边有一支铁箏，我就当与他唱和，他如柔婉，我则刚劲，他如强啸，我则低回。终不能让他占去了便宜。欧阳锋此时不觉，只是心感烦躁，胸腹间气血翻涌，他忙凝神屏气，用自家内功抵抗这箫声。

就在王重阳与欧阳锋都凝神屏息，全力与这箫声对抗时，就听得箫声中间，有人在念诵佛号，这声音响亮，直如大吕洪钟：

“佛说初无难，后亦无难。人生如始尽如终，是故经九九轮回，方成正果。看色，无色相；看人，无人欲；不贪不嗔不怒不悲，生象极乐，是为佛——”

这念诵之声也巧，恰恰在箫声甫落，新声未起之时，就一声佛，一声佛地念，这佛号声洋洋洒洒，一字字一句句都打在人的心窝上。这佛号一诵，让人心中顿生空明，暖暖和和，再无一丝烦意。

就见坐在大石上的王重阳把左脚的鞋子脱了下来，放在眼前，不逾几寸，呆呆地看。欧阳锋心道：看来这个王重阳是被箫声弄得疯了，怎么竟然有心看起鞋底来了？如果他真的失常，就是他根本不是那个弄箫人的对手，也不是这个高诵佛号的人的敌手。但见王重阳看了这只鞋，又从右脚扒下另一只鞋子，两只鞋子都拿在手里，在月下细细观瞧。这时箫声更急，海上已是波涌浪滚，浪翻如墙，波去如谷，直欲把一切生灵都活活吞噬。那念诵佛号的人就更是声音和缓，如谆谆长者说人礼佛，一字一句，更是多些深情。这时，欧阳锋心中已是大乱，他只能坐下，以手拨指，做弹奏铁箏状。他心中断断续续奏着自家的铁箏曲儿《大漠风沙尘》，意念稍定。

就见王重阳动手了，他把两只鞋子扬了起来，噼噼叭叭地敲打起来。这王重阳的鞋儿打得怪，一会儿两只鞋敲在一起，一会儿又以一只敲自家膝，一只打那大块青石。一会儿又两只都敲青石，直把一双鞋子生生敲出了音律。他的敲击声时而与佛号声相谐，时而与箫声共争，又时而谁也不理，只是敲着自家的点儿。三人这么闹腾了一会儿，忽地落寂，再无一丝声响。

× × ×

就见王重阳从大石上站起，他笑意微微，不复再是一个失魂落魄的王重阳，意态情兴，扬眉大笑，问道：“来人可是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么？这一曲好生厉害，是大海翻了不成？”

有人也长笑，笑罢说道：“重阳真人好耳力，这是在下制的新曲《碧海潮生曲》，是我在桃花岛闲来无事，听那海涛巨浪悟来的曲子。扰了真人，莫怪才是。”

王重阳笑道：“来者莫非是云南大理的段皇爷么？佛心慈厚，劝人成其正果，与人相争，也体会佛之仁心，这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大理的段皇爷了，月下只见一株老树蓊蓊郁郁的伞盖上坐着一个人，这人一身淡紫色长衣，月下却更是色成深暗，手里拿着一支长箫，长箫晶莹，显然是一管玉箫。他坐在树上，风不动，月影儿不摇，他就一颤一颤像是荡舟。他向王重阳一揖，说道：“重阳宫中客，夜半闻箫声。感君知禅道，共话白玄经。”

在巨石边，不知何时站了一个人。这人身穿一袭淡黄色长衣，右手执一串念珠手串，二十四粒珠子粒粒数着，就数过了时辰良宵，数过了人生岁月。他单手一揖，礼道：“客道重阳宫，正逢明月中，来者皆妙谛，说经讲秋风。”

王重阳也立时神色肃然，他在大石上身子向上一提，身子竟能悬空近尺，他也诵道：“我住重阳宫，我是重阳名。九九重阳日，和谁说奇经？”

欧阳锋在暗处，心下不由得扑哧一乐，他想到：我在大漠上突发痴想，不顾自家苦

楚，对月吟诗。还被慕容箏讥笑，说我是读书读呆了的傻子。闹了半天，敢情这些武林高手都会胡诌些狗屁不通的诗啊。当下心里是又乐又气，要不是身藏在暗处，一定会桀桀地怪笑出声。欧阳锋心里道：你们看来都是天下最有名份的武林人物，也就做得这些诗句，实在没什么稀奇之处。看看我来作一首诗，也不会比你们更差。

但他还没出声，就听得有人大声说道：“臭啊臭，真臭啊。老七，你说天下最臭的是什么人？”就另有一人应道：“师父说的最臭的人，一定是那些掏厕人了？”这人道：“不对，不对，天下最臭的人就是王重阳、段智兴、黄药师啊。”那个老七说道：“师父一说，洪七可就明白了。天下最香的菜我分不出来，师父你说，是你的‘江山易改’好吃，还是妙手人厨妙大做的‘鸳鸯五珍脍’好吃？”那人傲然道：“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人家都说自己的胳膊肘向里弯，你不说师父的菜好吃，偏说那个妙手厨子的狗屁鸳鸯五珍脍好吃，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两人边说边走了出来，欧阳锋一看，这人他都认识：两人一个是京都鸿雁楼的大勺儿苏叫化子，一个是和他一起入皇宫吃御厨的洪七。

第二十四回 奇功过人

欧阳锋看到的这五个人，应当说是当世的五大高手。这五人有云南大理国的皇帝段智兴，有全真教教主王重阳，有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还有那名重京城的丐帮两大高手帮主苏叫化子和洪七。

这五人都聚于此处，自然是会无好会，聚无好聚了。欧阳锋心道：看来不光是我哥哥要这《九阴真经》，这些人多半都是奔这《九阴真经》来的，他们一时齐聚这终南山，不知会怎么样？他自忖就是一个苏叫化子他也敌不过，莫说是这五位天下绝顶高手都

聚于此处了。他只能见机而作，决不能轻易出手。但好在众人在明处，他一个人在暗处，他或许会有时机夺到那一部《九阴真经》。

只听得王重阳道：“早就听得东海桃花岛主来到中原，但无缘相见，今天一见，真是龙凤之姿，一表人才。”

黄药师莞尔一笑，说道：“重阳真人不用客气，咱们来找你，本来不是什么好事儿，你要是一客气，咱们还怎么同你打架？”一边的大理皇帝段智兴只是在笑，他笑道：“还是客气归客气，打架归打架好了。”

苏叫化子道：你们敢情不是来打架的啊，我听得你们一个个都在念那些四六句，我与洪七根本不懂这个，如果你们只打架，那可就得把我们两个算进去了。”他嘻嘻哈哈，游戏风尘，根本就没有一点儿庄重。

黄药师道：“苏叫化子，要是与重阳真人动手，你可是老了一点儿。”

苏叫化子愁眉不展，说道：“可不是，我看你们一个个都年轻轻的，心下好生不忍。要是动手时被人打死，可真是不上算了。哪里像我苏叫化子，一死百了？我看你们还是不要动手的好。”

王重阳心里明镜儿似的，他知道这四人一齐到了重阳宫，自是没有什么好事儿。他心道：这四人都是高手，听得那个大理的段皇爷一声佛号，就与黄药师的那一曲《碧海潮生曲》可相颉颃，真真是不可小视了。还有这苏叫化子，早早就名满京城，更有这洪七，听得轰轰烈烈地在京城里闹过一阵子名堂的，这四人一定都是奔着这《九阴真经》来的。想罢，王重阳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黄药师道：“在人眼前，替人分忧，不知道真人有什么难为之事，说得出来，我不是可替你分忧？”

王重阳道：“我真的是很愁，你看天下四大高手都齐集我重阳宫，找到了我的头上，我怎么能不愁？但不知道诸位找到这里来，都有什么事儿要说？”

本来人人的来意都是明明白白，但王重阳一问，反是没有人能说得出来了。四人面面相觑，都是不言之中。这时大理皇帝段智兴道：“重阳真人，我有一事不明，想向重阳真人动问一下。”

王重阳道：“不知道段皇爷有什么大事儿要问在下？但有所知，一定尽言。”

段智兴道：“在下要动问一事，我大理天龙寺的一俗师父是我族兄，他头几月听得重阳真人得了一本奇书《九阴真经》，他是出家之人，决不会见猎心喜，只是太过嗜好武学一道，是故连一向所好的佛经也生分了。他一听得重阳真人有此奇经，焉能不亲眼一观？他自从大理来，买舟北上，想必他是看到了重阳真人的那一部奇书了。但不知道一俗兄他此时在哪里，还望重阳真人有以告我。”

王重阳见问起一俗，就大声道：“我是见到过这一位大师，大师龙凤之姿，一表人才，让重阳大开眼界了。我与一俗大师共话，也曾动手，大师的一阳指功夫确是惊人，我与他难分高下。后来他与大漠来的那位第一高手欧阳镛一起走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段皇爷一听得此话，就皱起了眉头，说道：“奇怪，奇怪，我从大理来，并不曾见过他回去啊。莫不是他在中原什么地方有事儿耽搁了？”

黄药师此时吃吃笑着，说道：“我与你那一俗也交过手的，他说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来问我？”段皇爷大惊道：“是么？可你是不是知道他现在哪里？”黄药师道：“我不知道，他遇我时，怕是在先。”

说着，便将他与一俗所遇的事儿说了一遍。他说话时还看看洪七，因为他与一俗在时，洪七也是在场的。但洪七假作看不见他，黄药师不以为怪，就只是一笑。段皇爷见黄药师如此一说，就也是一笑置之，他心道：这人也是糊涂得紧，既是他遇见一俗兄在先，他何不先告诉我个明白。他是皇帝爷，自然对此是有些诧异了，他哪里知道，世上的人讲话，一个个都是随口而说，哪里会像他皇宫里的人，一要讲话，先得想个明白才

行。

王重阳道：“那一日，一俗大师与在下交手，两人不分胜负。是在下不愿意将《九阴真经》交于一俗大师看它，一俗大师知道在下苦心，也就不曾强要索看这一部经书，他是与欧阳镒一起走的。与他们一起走的还有一位姑娘。”

欧阳锋在暗处，听得明明白白，他心道：原来哥哥没有拿到这部《九阴真经》，看来哥哥一定是败在了他手。不然依哥哥的脾气，根本就不会自行走开。想到此处，他心里也凛然：自己要夺取那《九阴真经》，确也是极难。哥哥做也做不到的事儿，我怎么能做到？欧阳锋只是心里如此思想，但他不知道，自从得了那慎独行的六十年功力，他已经是天下少有的高手了，只是他的临阵经验少些，不能圆通而已。

段皇爷道：“是么？”言下之意，甚是失望。

这苏叫化子最不耐烦人家做事婆婆妈妈的，他见这两人不断言来语去，讲一个和尚来终南山未来，就心里有气，心道：王重阳，你是一人物，怎么这么不长进，天天罗罗嗦嗦地讲些什么狗屁事儿？就你这副样子竟能领袖武林，带领天下人物与金兵鏖战，岂不是笑话儿？

苏叫化子就道：“王重阳，咱们这些人，来找你不为别事，就是要看看你那一部《九阴真经》。听说这是一本天下奇经，究竟是真是假，你拿出来叫大家看看好了。”黄药师也道：“我可不是段皇爷，我不要找什么和尚，我要看那本《九阴真经》，都说这本经书上面记有极厉害的武功。我们借来一观如何？”

王重阳道：“这本书确实在我手里，它也确乎是一部奇经，但我已决意不让此书流入江湖，以免给江湖武林带来极大祸患。几位前来寻经，重阳不能拿出经书，望乞恕罪。”

苏叫化子道：“王重阳，都说这部奇经是道宗皇帝时的大人物黄裳所撰，不知是不是？”王重阳道：“不错，确是黄裳所书。此书分上下两卷，计有万余字，前面是总纲，

结末却有一段梵文。这真经精深博大，实在非言语所能及。”王重阳说话之间，竟然喜形于色。

大凡练武之人，如遇上好的武功秘籍，自然像文人墨客遇上了上好的书画，心中特别喜欢，把玩琢磨，爱不释手。王重阳也是心中忍它不住，同大理段皇爷、苏叫化子、洪七、桃花岛主黄药师这几人说《九阴真经》，自是如同向天下最善弈者谈棋，同大诗人谈诗赋一样，分外倾心。

苏叫化子心里气恨，暗暗骂道：“王重阳，你这个混蛋，你也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来看那一本真经的，却只是说它千好百好，却不把那真经拿出示人。让我们干是着急，听你扯闲，心中更痒，真真不是一个好东西。”黄药师也心中气闷，气道：“你有这讲话夸口的当儿，把《九阴真经》拿出来，让我们见识一下，岂不更好？他一想也心下释然，就是换了我，真经在手，如美酒自藏，但愿向别人说着醇酒美味，又怎么肯把这美酒推杯让盏，与别人分享呢？”

只有那大理皇帝段智兴不谙这些诡道，他一听得王重阳百般说《九阴真经》妙用，就也心驰神往，问道：“既是真人把这经书说得如此之好，为什么真人不把它拿了出来，让大家好好参详一番？”

王重阳道：“这《九阴真经》在于人手，便可杀害生灵无数，它的功力，远非人所能想像。我不愿将这真经示人，就是有这一层意思在内。”

欧阳锋哪里知道，当欧阳镛与慕容箏随着一俗大师来讨要《九阴真经》的时候，王重阳就是刚刚闭关出来，他研习真经月余，越读越觉得真经所载功夫奇深，非几月半载所能习得透它。遂出关来，不再沉溺于真经上的奇特功夫。全重阳是一个道家全真，对于胜负之数本就比别人看得淡些，更何况他身负抗金大任，不能旷日持久地研习真经。他从见到欧阳镛时，就心里暗是下决断：不可以真经功夫害武林天下。他看欧阳镛一身邪派功夫，且为人行事木讷少语，孤僻古怪，就不愿以真经示他。此时一见这些来人，

就心中更是雪亮。段皇爷信威卓著，说是寻找一俗大师，也一听得《九阴真经》，便悠然神往，何况别人？这东海桃花岛岛主黄药师，闻听是一个怪人，行事向来不与人同，这是一个大大邪派人物。真经落于他手，必是祸患无穷。苏叫化子在江湖上行事一向正直，但丐帮是天下大帮，自然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九阴真经》如落他手，后果也是难以料及。

王重阳说道：“不管诸位如何说项，在下决难把这《九阴真经》交与你们。”

段皇爷是一国之君，听了此话，自不能怎样，只默默低头沉吟，不作一语。苏叫化子看看洪七，似乎要向洪七讨出一个主意来。但洪七也不知如何说好。只有黄药师在众人中最是头脑聪慧，口才便给，就笑问道：“重阳真人，在下可有一件事不明白，是不是可以向重阳真人讨教？”

王重阳知他聪敏，就心里生出警觉，向黄药师客气地一揖道：“请说好了。”

黄药师道：“据传，这黄裳所撰的《九阴真经》是道长无意间得来的，不知这话是不是对？”

王重阳道：“不错，黄裳所撰此书，也是看破人间仇恨，都是过眼云烟，才立志写下这部书来，让后人得他奇功。这也是要不湮没这天下绝技。”黄药师一听，就仰头大笑，笑声尖厉，分明是在讥笑王重阳。

这笑声很是无礼，连苏叫化子、洪七也觉得笑得太是放肆了。黄药师笑声一收，两目炯炯，逼视王重阳。王重阳的修为极高，却似浑然不觉，说道：“不知黄岛主笑什么？”

黄药师道：“我笑那黄裳，真真是一个大傻瓜。他留下这部《九阴真经》，实在是想给后人留下一部奇功，让天下人世世代代，有此绝技，也不枉他一片苦心。谁知道会出一个全真教，会出一个王重阳，要把这一部真经绝技生生吞为私物？黄裳如英灵有知，一定会号啕而哭。”

王重阳语塞，他不知如何回答黄药师。他心道：我拿这一部《九阴真经》，且想把

它毁去，难道我想错了不成？如果我想错了，毁了前辈黄裳的一片苦心，岂不成了武林中的罪人？难道我该把这一本经书交给他们，任由他们自去不成？

正犹豫时，段皇爷念诵一声佛号：“阿弥陀佛，重阳真人不必过虑。人都说善事善人，自在天相。我心无愧，哪管他人如何评说。如果重阳真人认定这《九阴真经》不可传世，就有他的道理。我相信重阳真人，也怕一旦此书传世，贻误武林，为祸不小。到那时，我等怕都会悔之不及。”

苏叫化子嘟哝道：“偏偏在他手里，就不能毁了武林，要在我苏叫化子手里，天下武林就大乱了不成？”

王重阳肃然道：“莫非苏前辈对重阳的人品有什么怀疑不成？”说话之间，已然是有些愠怒。

洪七突然说话了：“重阳真人天下英才，众望所归，我们师徒哪敢怀疑真人，只是有些不大服就是了。”

王重阳凛然道：“洪七，我知你是丐帮八代长老，在江湖上也大有威名。今夜重阳宫前，来了天下几位高手，重阳如果不对诸位有所交待，怕是说不过去。但请几位划下道儿来，重阳遵命就是。”

段皇爷听得此话，就大诵佛号，念诵不已。黄药师冷冷而笑，苏叫化子嘻嘻而乐，独有洪七大声说道：“王重阳，你是武林天下一号人物，若你是师承所得，有这一本《九阴真经》，我们都来抢你的，就说也说不过去。可你是从天上掉下来一滩鸟屎，凭什么你自家品味儿？《九阴真经》又不是你全真教的东西，你说毁就毁，算是什么道理？如果你能出手，胜了我与师父，这《九阴真经》丐帮就让给你好了。”

黄药师拍手，呱呱几声，显是十分赞同洪七。他说道：“重阳真人，在下从桃花岛来，不远千里，不向真人讨教几招就回岛去，一旦被人问及，在中原还不曾遇上敌手，岂不是让人大大扫兴？”

王重阳从巨石上站起，长吁向天，凝视明月，半晌才道：“我不想与你们动手，但既是你等都想要这一部《九阴真经》，就动手分出高下好了。如果重阳败于你手，《九阴真经》自当拱手奉赠。”

王重阳的这一番话，实在是说得大义凛然，让几个人都是无话可说。王重阳看看这几个人，心里想道：段皇爷是一国之君，对这《九阴真经》多半也只是习武之人见猎心喜，愿意看看它是不是真是一部天下奇经。他贵为大理皇帝，自是不能贪图这《九阴真经》。这《九阴真经》到了他手里，多半也不会在武林中谬传。看这苏叫化子，做事嘻嘻哈哈，却是没有一点儿正经。《九阴真经》如是落在他的手中，就会在丐帮里掀起大浪。这人拿什么事都不很为重，对经书也不会很是在意。他若得了真经，怕是祸患无穷。但再看站在这苏叫化子身边的洪七，王重阳就又是一叹，丐帮有洪七在，就一定会兴旺，这洪七未来不可限量，他的成就当不在苏叫化子之下。王重阳看定这几个人，看到了一边微微冷笑的黄药师，他心道：几人中间，最让人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位东海桃花岛岛主，他满腹经纶，一肚子机谋，如果让他得了这《九阴真经》，岂不是要天下大乱？

× × ×

终南山上，月光稀疏，但见山影重重，没有一点儿肃杀气息。但大石下，树丛边，站定五个高手，人人沉凝如岳，气峙如山。他们要为这一部《九阴真经》，决一高下。

欧阳锋看他们，五个人都站得好好的，就看得明白，段皇爷站在东方，如君俯瞰，洋洋洒洒，气派不凡。低头静思，但等一出手，才会有雷霆一动。王重阳站在中间，他是以逸制动，单等人家发招。苏叫化子与洪七一见要真的动手，他两人都是站开，一前一后，显得是有些救应之意。黄药师站在西方，明是向王重阳做一下礼让。这五人突地站好，便在当场有些漫漫杀气。

王重阳道：“不知道几位是一齐来呢，还是重阳一个个向几位讨教？”

黄药师心道：听这段皇爷口诵佛号，便知他的功夫非凡，我如与他动手，至多也就

是一个平手。让他与王重阳先动手，岂不是更好？他说道：“以众凌寡，英雄不为。我看段皇爷也一定是同我一样的意思了。不如就由段皇爷划下道来，我们一一与重阳真人比试。”

段智兴却是一个善者，他心里明白黄药师的心思，就说道：“既是黄岛主抬爱，让我出主意，我看就大家比试三场，定下输赢就是了。”

王重阳心里冷冷在笑，众人是不是看他一人，就与他比试？就是他王重阳功夫再高，与这四人相争，三场下来，他也是非输不可。但他一向倨傲，怎么肯服气认输？他心道：不管你们如何说法，我只是与你们一战，至多是我输得没了性命，要我全真教向你们讨饶，却是休想。好歹我只是与你们一拼是了。

段皇爷说道：“我看就比三场，我与重阳真人比第一场，第二场要的是苏前辈与重阳真人比。第三场就由黄岛主来同重阳真人相争好了。”

说到动手，众人反是心里一快，天下事儿莫不如此，看看难说，看看难做，一旦说了做了，也就是心里一快，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要你肯硬着头皮，什么事儿说不得，什么事儿又做不得？

欧阳锋在一边看着，心道：我这一次可以看到天下最好的武林高手过招了，我在北疆得师父真传，却不曾与真正的高手过招，就算那小师叔再有本事，他也决不能与这在场的人相比。这些都是天下武林的大宗师，我与他们一比，怕也比不过。其实他也心里没有底数，不知道他缺的只是临战经验而已，他习得天下绝技蛤蟆功，又得了师父的六十年功力，如今其实早已经与这几位的功力几可比肩了。

但见段皇爷长衣振振，慢慢走向王重阳。

王重阳不敢怠慢，天下武学，大理段氏一阳指的功夫最为有名，任是什么人也不敢轻视他。

段皇爷道：“重阳真人，我有一句话问你。”

几人愕然，怎是比试，第一场就只是几句话问他么，这岂不是便宜了王重阳？

但王重阳却不作如此想，他知道段皇爷既是一国之君，他想说出几句话来，一定是极有份量的话。他恭恭敬敬地说道：“重阳愿意听段皇爷教诲，但闻其详。”

段皇爷道：“你说，一部《九阴真经》，是不是可诱人入俗？让人作恶？”

王重阳肃然道：“不错，据在下所见，它所载一些掌法功法，大是有违天和。所以在下不想以这部经书示人，怕的就是它可能为害武林。”

段皇爷笑了，他说道：“你错了，你错了。佛祖说禅，但有迦叶在一边微笑，领悟甚多，你知是什么缘由？”

王重阳也知道这一段佛经故事，知道段皇爷说的是佛祖说禅，众人都是肃然，只有迦叶在一边微微而笑，佛祖就说迦叶得悟禅机，把衣钵授与迦叶。这是一段几乎人人皆知的佛经故事，此时一听段皇爷说，王重阳也就是一悟。他肃然道：“但愿皇爷能指其详。”

段皇爷道：“你有真经在手，这是天假于人，把真经置于你手。是功是过，是是非非，皆由人心自定。你没有让人得经，你怎么知道人心如何？再说，得经是天意，失经也是天意。天意有之，人力难违。你想把真经毁却，就是着相了。”

王重阳大悟，他向段皇爷一礼，心里喜欢，把得经书后的那一切烦恼都化为烟雾，抛去九霄云外了，他如何不喜？王重阳心道：段皇爷说得也是，我不忧它，自是无事。

段智兴道：“人生苦短，我与重阳真人其实不必动手，但我也是不能脱得俗气，就不免也有好胜之心，重阳真人，请了。”

王重阳也是正色起来，他知道，段智兴的功夫，是天下一绝，大理段氏的武功，因其家学渊博，有其过人之处，人与之动手，大都是讨不得什么便宜。自己与之动手，真是要大大小小，看段智兴那宁可淡泊，也不求认真的神气，就知他修为定然极高，他的功夫也一定是惊人。

段智兴看着王重阳，说道：“重阳真人，你动手好了。”王重阳就慢慢上去，他向着段智兴出一下手，这一式实是虚式，极是轻飘，慢慢一式出去，直比向段皇爷。这是他的先天功的出手式，是一式“明心向佛”。这先天功是一种奇功，人出手无式，只是靠人的领悟，才施出来的。无式化衍，一旦见到对方的出手，便有了招式。先天功的化式，便是因对方之式才出新招，由是王重阳见段皇爷出招，便化招而出，应式一变，对了几式，两人打成平手。

段皇爷用一阳指功夫，就大开大阖，与王重阳对了几式，他先是用一阳指功夫演化成式，化为少冲剑，这一路剑法因是用一只手指戳出，又指后有臂，臂后有身，就显得极是凌厉。王重阳虽是有先天神功，但也着他几指点中，直戳在身上，啾啾有声。幸喜都不是在要害之处，也不曾点在穴位上。

王重阳斗着，也就来了兴头，他用先天功充盈全身，使他全身就如鼓胀风帆，尽是内力。一阳指戳在他身上，就是衣服微微下陷，陷出洞来，却也不能伤他。王重阳施起了全真剑法，左手化剑，右手出掌，掌式奇奥，直逼段皇爷。左手指剑却是与一阳指功夫抵对，就战了个旗鼓相当。

欧阳锋却是看得又惊又喜，他此时却不像过去，一看段皇爷出手，也就知道他一阳指厉害。心道：如果这老儿用这指头点我，我多半就避不过去。但若用起凤凰力轻功来，却也不易被他点中。如果他出指，我以蛤蟆功敌他，也能闹上一个旗鼓相当。但我要是与他相遇，可得记住，不能让他那鬼指头点中，若被他点中，那滋味肯定很是难受。再看王重阳这一套全真剑法，真正是大家气派，恢宏大度，确是名家风范。用剑多走正锋，是君子剑，无诡无邪，不偏不激，用剑能如重阳真人，的确是天下难寻。

两人战得正酣，王重阳就突然住手，身子向后急急一退，说道：“诚笃如段皇爷，重阳又有何话要说？段皇爷要看这《九阴真经》，就请看罢。大理段氏一阳指绝学，真让重阳心生佩服。”

段皇爷忽然哈哈一笑，对王重阳道：“重阳真人，我当一个小国君，边关小吏，偶得天缘，便成一国之君，心下着实惶愧。大理边鄙，多所灾难，我对这尚且顾它不及，哪里有什么心思看你的《九阴真经》？”

黄药师在一边心道：这人当个大理帝王，自是不愿意再涉足江湖，行事做人都在想他帝王家，他真的得了这《九阴真经》，说不定非福反祸，他不要《九阴真经》，或许真有他自家的道理。但他见王重阳与段皇爷一场争斗，两人都未出尽全力，只是随手应式，战了几十回合，招数虽妙，却也无惊无险，就心下暗暗冷笑，难道名传天下的一阳指功夫就技止于此么？难道王重阳就只是这么一套全真剑法么，一套全真派掌法而已？

段皇爷就道：“我与重阳真人一动手，便知这《九阴真经》只该是在重阳真人手里，天赐真经与人，正得其人。但愿重阳真人有此经书，能为天下武林造福。”

段皇爷再也不语，只是身子一飘，向后一退，再不与王重阳搭话。

黄药师见段皇爷退至一边，双眉低垂，不再言语，就说道：“看来皇爷是不愿再与重阳真人比试了？”

段皇爷道：“我已经与重阳真人比试过了，他既是能持身清正，有真经无真经又有什么关系？”

黄药师心下在骂，这一个老滑头，说不定他也是在等时机呢。人家都要看《九阴真经》，他怎么会不在意？他一定是想这时机不对，他就是得了《九阴真经》，也无法保全，就莫不如让别的人先拿到它，再去想办法得来，也说不定。但段皇爷是一国之君，他不愿意与人动手，有些矜持，也是极有可能。

人家执意不肯出手，你又有什么办法？

轮到丐帮的人出手了。苏叫化子一反常态，他神色肃然，看着王重阳，说道：“王重阳，我知道你是中原武林的一大高手，我苏叫化子也许不是你的敌手。但我有丐帮的两大神技，也足以与你抗衡。我请你先尝尝我的打狗棒法，再让你尝上一尝我的降龙十

八掌好了。”

王重阳也一向知道丐帮的这两大绝技，他说道：“好，就请前辈动手好了。”

此时的王重阳，虽然也有了这一部武林奇书，但无暇去把它的全部武功都领会得透，便来了这几位大敌。他想，平日自家的武功就是不错，全真教在天下武林也是大派，终不至于被人打得个落花流水。他一定要好好与这苏叫化子一斗，为全真教扬名天下立威。

苏叫化子一棒在手，他大声道：“王重阳，得罪了。叫化子的棒本来是打狗护身的，虽知今日却能与重阳真人相敌，真的令打狗棒从此生辉了。”

王重阳心里苦笑，他知道苏叫化子是一个游戏风尘的异人，但他也不能口口声声说打狗棒打狗棒的，难道说他也想把一个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当成一条恶狗去打？就是王重阳的修为再好，也不禁有一些动怒。他心道：苏叫化子，天下武林，近年来本来就是一盘散沙，你们丐帮又是天下大帮，却也做得比那些别的帮派好不到哪里去，我今日不把你的威风打下来，只怕你们会小看我全真教，不把我王重阳看在眼里。

他就静静而立，两手持一姿势，说了一声：“苏老前辈，请！”

苏叫化子的手下也是十分谨慎，他一出手，便用出了打狗棒法中的“粘”字诀，一招“棒挑癫犬”出手，便想一棒粘住王重阳。王重阳的身子一飘，让过了他的这一棒。他还了一掌，一掌很有威力，叭地一声大响，把苏叫化子的棒生生逼向一边。这一招，显是苏叫化子失了手，但苏叫化子不同他人，人在江湖上游戏风尘，对名声什么的也不甚在意，输就输了，又能怎么样？况他只是输了一招？他就大声一喝：“王重阳，你小心了！”人随棒走，棒走斜路，直奔王重阳的下三路来。

这棒走得迅疾，走得轻俏，一会儿轻轻飘飘，一会儿急急忙忙，一会儿又迟滞缓慢，轻飘时，是用的“挑”字诀，急忙时，用的是“打”字诀，迟滞时，用的是“粘”字诀。这棒法有说不出的诡异奇怪，令众人感叹不已。

但见王重阳只是在与苏叫化子游走，连掌也不曾出得几掌，他在苏叫化子的身边来来去去，只看得到一片身影，看不到王重阳如何出手。

苏叫化子的打狗棒法使了几路，平日与别人动手，连一百条好汉也打了，就是一群癞狗也打杀得干干净净了，但他此时却依然是无法奈何这王重阳。

苏叫化子道：“王重阳，我有绝技降龙十八掌，你试我一试，看是不是能受得住我这掌法。”

王重阳仍是气定神闲，他慢慢道：“愿领教前辈绝技。”

苏叫化子说道：“王重阳，你也不必客气，你要是能胜得了我降龙十八掌，我就叫你是我的前辈也行啊。我再不来与你讨要这部《九阴真经》便了。”

苏叫化子把打狗棒一扔，这一棒在空中嘶嘶叫响，直落下来，恰恰落在了洪七的手里。洪七把它捧在手里，动也不动。

洪七接棒这一手功夫，让在场的人都有吃惊，他们才知道，这个洪七的功夫，比起苏叫化子来也不遑多让。但因为有了苏叫化子与王重阳动手，他自是不能再出头了。众人对丐帮的气度也大是钦敬。

苏叫化子的降龙十八掌是一种硬功，它靠的是用它之人的一种刚劲，苏叫化子一生不近女色，就有近六十年的童子功在身，他用起来这降龙十八掌很是厉害，一掌刚出，一招“见龙在田”推了出去，就听得一声大响，砰地一声，把王重阳身后的那石块也推得粉尘纷飞。

王重阳也是一动，身子轻轻一飘，就飘向一边，他用起了先天神功，这一掌让过，对他毫无伤损。

苏叫化子当下气躁，他想：丐帮也是天下大帮，如果让人知道，我苏叫化子与王重阳一战，用了丐帮的看家本事两大神技，也奈何不了这个王重阳，人家一定会笑话丐帮无用，笑话我苏叫化子无能。这事儿可轻率不得。一想到此，他就又来了一式“亢龙有

悔”。这一招本是平平推出的，但苏叫化子一回头，再返身回来，一式推出，勇猛绝伦。这一声响却比刚才的那一声来得闷了些。轰地一声，王重阳也不禁让了两步。

苏叫化子见王重阳仍是行若无事，便心下有些骇然，他心道：看来苏叫化子你今天要栽在这里了，这个王重阳是个什么玩艺儿，竟然能在这两下子后仍然行若无事？他是不是神仙？他怎不还手，便能对付得过去？

苏叫化子不知道，王重阳本来就比他的修为更高，自从看了《九阴真经》，他的修为无意中更是精进了一层。他领悟《九阴真经》上的武功精旨，对于武学之道，比在场的诸人更是明白。他刚才本来想以他的神掌对付苏叫化子的这刚猛掌法，但突地想起了《九阴真经》上的那一段话，这一段话却是《九阴真经》总纲上的：“或身搔动，或时身重如物镇压，或时身轻欲飞，或时如缚，或时寒壮热，或时欢喜躁动，或时如有恶物相触，身毛惊竖，或时大乐昏醉。凡此种种，须以下法导入神通。”王重阳看那《九阴真经》，初看时心里还是不明所以，此时一与苏叫化子动手，突地明白一个道理，他不光是要导气入元，而且可以用此法对付一流高手，只要他不受对方的力，彼有大力，对我何损？就如一片飘叶，你要打碎它，无论你用多大的气力，却是不能。你只可能把它打得飞了起来，或是打得它飘走，不可能把它打得实在，让它受你千斤之力。如果苏叫化子用力，王重阳只是一片飘叶，你再出力，也是枉然。

果然苏叫化子早已有些昏然了，他见王重阳躲来躲去，人突然变了，变得并不受他气力，就心内焦急，更是一掌狠似一掌，一直打了十八掌，打至最后的一招“龙战于野”。他也不曾把一个王重阳打得败下。他默然无语，便是住手了。

苏叫化子道：“王重阳，你投机取巧，胜也不武。”

王重阳道：“依前辈看，我该怎样？”

苏叫化子道：“我看你的闪身功夫奇特，你说，这功夫叫什么？”

王重阳道：“我叫它先天功。”

苏叫化子道：“这是《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不是？”

王重阳一想，虽这先天功是自家想出来的，但确是在看了《九阴真经》后才得了这功夫，就说它是《九阴真经》上的功夫也未尝不可。他就点头，说道：“不错，这功夫虽是我创，但它确是我看了《九阴真经》才悟得的。”

苏叫化子与众人都是骇然，他们都不由得想到：他是看了《九阴真经》，就创出了这等奇妙的招数，看来这真经的威力，自是极大的了。一时之间，除了段皇爷，众人都对这《九阴真经》更长了觊觎之心。

苏叫化子大声道：“王重阳，这不合理，这不合理。”

王重阳异道：“有什么不合情理处，但请老前辈言明，如果前辈所言有理，我听从前辈的好了。”

苏叫化子心道：老叫化子从来不曾对人赖皮，这一回却是说不得，只好对他赖皮一回，不然我丐帮也不好过，我苏叫化子也无法交待。他想到这里，就道：“王重阳，你只是得了一部奇书，也不是受你师父指教，也不是你天赋异禀，而是你得了一本人家写的奇书，先练了人家的功夫，你就是胜了，让天下英雄怎么服你？”

王重阳看着苏叫化子，心里一乐，就道：“依前辈意思，我该怎么样？如果我用本门武功胜了前辈，前辈一定会心服口服了？”

苏叫化子心道：就你这本事，我苏叫化子斗不过你，但你也就是轻身功夫过人就是了，难道你还有什么好的本领不曾用得出来么？我老叫化子与你斗招，怕是不行了。但我的内力一定远胜于你，我何不与你比拼内力？让你也输得心服口服，把那一部《九阴真经》拿出来？

一念至此，苏叫化子就大声叫道：“王重阳，我与你只是一比，比拼内力，你看如何？你说你得真经不过几月，你也是只看了月余这部经书，内力就是有所长进，须知不是一时半会儿就会得益的。我与你比拼内力，但看谁的内力强些，就算他胜了，好不

好？”

王重阳是一个明理的人，他一想，就知道了苏叫化子的心思，他心里嗟叹：江湖人都是如此，你算我，我算你，来来去去，算没了日月，算没了人心，也算没了人与人的友善，只剩下了一些奸诈与狡黠，这还有什么意味儿？但他也是只能在心里如此嗟叹，他如对人言，人家会不会听他？王重阳在心里道：天道如此，就是嗟叹也是无用，我就拼了这一条命，送与他们便了。像这苏叫化子一样的名气，像这大理段皇爷一样的威名，像黄药师一样的奇才，死在他们的手里，也算不冤，岂不比死在那些下三滥的手里好上百倍？

王重阳道：“好，但听前辈命令便是。”

一边的段智兴突然道：“好，重阳真人，看来我真的没有看错了你。”他口中诵着佛的故事，说的正是佛祖轮回九九八十一难的故事。他这一诵让王重阳心里一振，他心道：看来，我就是一死，也不是没有人知我，这大理的段皇爷就是一个明理之人，他知道我的心思，我就死了，又有何憾？

王重阳便盘膝坐下，慢慢出手，与苏叫化子的手粘在一起，两人比拼内力。

但凡江湖上的人都是知道，一旦与敌人交手，大多该靠些功夫，有过人本事的，就靠招数制胜，无过人本事招数又是稀松平常的，就得靠些轻巧功夫来躲躲闪闪，不让对方伤你，再伺机伤敌。这就是那一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但有时也不尽然，如果你与人对敌，你的内力大上对方许多，你自是可以用你的内力与对方一拼，这就像是用一把快刀对付一只萝卜，你不花什么招数，直砍漫削就是了。但像王重阳与苏叫化子这样的高手，都是用的极巧高招，从来不曾比拼内力，一旦比拼内力，对两人都是极其惊险，或许会两败俱伤。一边段皇爷知道此事儿凶险，但他不能劝阻两位，因为这些人都是武林奇才，有谁会轻易就听得人家的劝阻？如果他们轻易就听得人家的劝阻，他们也不会是苏叫化子与王重阳了。

黄药师就在心里冷笑，他心道：苏叫化子这一招简直有一些迹近于无赖，他知道他自己身边有一个洪七，这一个洪七看来不声不响，但依我看来，他的功夫并不比苏叫化子弱，他的心智怕是比苏叫化子更高。就是苏叫化子与王重阳比拼败了，他还有一个帮手洪七，他有什么忧虑？

这时，有人声传来，有火把乘月色飞来，原来是重阳宫的人听得了动静，报知了马钰与丘处机，两人大惊，带了重阳宫的人赶来了。他们一到，马上就布下阵势，在大石下，团团围成了一圈儿，坐在地上，看着重阳真人与苏叫化子比拼。

这时，两人都是到了火候，王重阳的手微微颤抖，他看着苏叫化子，知道苏叫化子的功力实不如自己，就慢慢说道：“苏前辈，依在下看来，这一场就算是和局算了。”

苏叫化子大声笑，他心里惊异王重阳的内功是纯然正派，居然能一边用内功与人对敌，也能一边说出话来，这在他却是不能。他一边看着王重阳，一边冷笑，他只能以笑示意，显示他并不愿与王重阳善罢干休。

王重阳心知，这苏叫化子是天下奇人，他以为像他一个风尘异人，如果不能与王重阳战出一个高下，传得出去，将惹天下英雄耻笑，但他不知道，全真派的内功心法，是天下正宗的心法，既是从正派心法出来，便内力可续，一阵阵大力，都可由他心底生出，这样苏叫化子与王重阳一斗，显是极为吃力。但见两人的头都冒出了氤氲热气，这热气弥弥漫漫，直向上升，两人的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白，显然已经到了紧要关头。

却真的不知道谁会输，谁又会赢。

第二十五回 黄雀在后

正在王重阳与苏叫化子斗得酣时，众人看看便看出些不妙来了。原来王重阳与这苏

叫化子两人都一点儿也不肯相让，把十分的内力都用了出来，两人先是汗水淋淋，再就是脸色通红，最后时，两人都是有些脱力，相互间却是撕扯也扯不开了。

段智兴是大家，看得明明白白，他心里一叹道：苏叫化子是一时豪杰，竟然也想不明白这事儿，一时荣辱心重，便有这一场生死相拼。这王重阳看来也是实在看重人之声名，对于全真教的身后事儿，却也想得极多。世事难得两全，如果他愿意在江湖上带人兴兵抗金，自是不能在武林中再做什么武林大豪，他自己甚是爱惜声名，且又对天下事儿看得重，愿把一腔鲜血洒于疆土。他怎么会情愿败于苏叫化子之手？他想，如果不把两人分开，一定会都斗得两败俱伤，那样于谁也无益。他刚想冲上去，黄药师在一边却看得明白，就大大一声喝道：“王重阳，你胜了苏叫化子前辈，你松手罢！”

黄药师也是看出了凶险之处，如果王重阳不再松手，这苏叫化子必是一死，他已经是在哆哆嗦嗦了，再若是不放手，他必死无疑。

只听得苏叫化子一声低低闷哼，人就倒地了。

王重阳也面如金纸，他站了起来，向黄药师道：“黄岛主，在下幸未败在苏老前辈的手里，如果黄岛主要同我一战的话，我则奉陪好了。”

黄药师道：“王重阳，你如此模样，我怎能同你动手？让天下英雄说我黄药师没有能为，胜了你也不武。我看，你还是修养几日，我再同你一战好了。”

王重阳道：“也好。”

王重阳心知，黄药师与苏叫化子都是大家，他们决不会占自家的便宜，如果自己硬要与人家动手，必是自取其辱了。如果能休息将养几日，自己未必会就败在这黄药师之手。

洪七将师父扶了起来。两人离开大石。洪七道：“王重阳，今日之事，我师徒与你算完事，如有来日，我师父定当与你好好一决。”

洪七说罢，便扶师父坐下，他坐在师父身后，运气为师父疗伤，却是再不同这几

人讲话了。

黄药师道：“王重阳，我看你也不必急在一时，我们定下时日，约一地方，大家好好一论短长，胜者得你那一部《九阴真经》，好不好？”

王重阳道：“这也不错。”

黄药师道：“王重阳，我们就约在五年后，大家来在华山上论剑。那时我们都来，也约得天下英雄，只要是能凭自家一人之力，夺得《九阴真经》的，就算是天下武功第一，好是不好？”

王重阳心道：到了五年后，我全真教也兴旺起来了，我的抗金大事儿也可能告一段落，那时我再全心全意地对付这一件事，岂不是更好？他点头道：“好，如此甚好。”

段皇爷也点头赞同，他也决意到时来中原一游。一边的洪七替师父答应王重阳，届时一定来华山一会。

王重阳道：“好，如此甚好，我还有一个朋友，她是武林中的奇人，到时我也请她来，大家一较高下，如果有谁胜得了重阳，这一部《九阴真经》就归他好了。”

黄药师心道：《九阴真经》威力不小，王重阳还不足虑，如果他把这一部经书在这五年内示人，向他的弟子一一传授，我们再来华山论剑，就很是麻烦了。一念至此，黄药师就说笑道：“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望重阳真人能听上一听。”

王重阳道：“黄岛主有什么话，请直说好了。”

黄药师道：“华山论剑，就是没有这部《九阴真经》，也相信是一番轰轰烈烈、震铄古今的一战。到时我们一战，无论谁胜谁负，都是给天下武林留下一点儿念想，使人想到当世英雄也不寂寞。但愿得那时能会聚起天下英雄，在华山一战。但不知道重阳真人是不是愿意？我想就以重阳真人的手里奇书，这一部《九阴真经》为彩头，谁得胜了，就是天下武功第一，就让他拿去这一部经书好了。诸位意下如何？”

听得黄药师一说此话，人人都是叫好。原来武林中人，却不像是那些读书士子，年

年有科场一试，忙了乡试忙京试，忙了京试忙殿试，一年下来却也不得一点儿闲暇。这武林人物只好弄出一个什么事儿来，方可以大显自家的手段。你想一个人十年二十年读书，自然可以大大有成，不是弄了一个官儿做，也是一个饱学大儒，在各处混得出一点儿名堂来了。可这武人，要他在天下闻名，只得有一次什么比试，官家如不是要兴兵对敌，向来就对这武事不备，事急之时，才都是去临时抱抱佛脚。细细一想，这也不干官家的事儿，因为历来的皇帝都是这样，平日修文事，乱世才修武备。这也是因为弄武这事儿比舞文更要多多花钱，官家的银子也是有限，就不能多多用在这上面了。是故有古语说：治世习文，乱世学武。就是这个道理。你在治世，学了武功也没有用，官家不与人打架，你也不能随意杀人，学武有什么用途，至多也就是防身有术就是了。可乱世就不同了，你习了武可以去边关杀敌，一刀一枪，升迁也快，弄不好几年下来，就封个官儿，弄成了五品六品的，也是易如反掌。不像文人学士，大都是靠在朝里帮腔，舐痔结驷，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才得升那么一级两级的，极是不易。

既是这样，自家就可在华山看上一看，自家的武功是不是天下第一，这有什么不好？且有一部《九阴真经》在，你如果胜了，有这大大的彩头，为什么不干？

黄药师道：“在场诸人，想必在五年后都得前来，那时，怕不会比今日更是热闹？我看就这样办。天下武林英雄都会来的，到了那时，胜者可以得这一部武林奇书，得了其次者，就可以好好看它一月，然后奉还。如是再次者，就可以看上它几日，这样也是一饱眼福了。再次者，就可以看别人看书，他只有在一边瞧着的份儿了。那岂不是快哉？”

众人都是觉得黄药师的这主意也是十分刁钻古怪，但也一时想不出别的什么好主意，就都是点头答应。

段皇爷道：“好，到时我一定从大理来，与诸位一齐聚首，就是与大家会会，我想也是好的。”

黄药师道：“在下回到桃花岛上，一定记得这五年之约，到时我一定去华山之巅伫候各位。”

黄药师看着一边的洪七与苏叫化子，他心里踌躇，不知道是不是与他们说上一声，到时他们也得来赴这华山一会。他看到洪七正为他师父苏叫化子疗伤，就住了口，他慢慢道：“华山之会，丐帮是不是也能来？”

就听得洪七沉声道：“丐帮一定到。我师父不来，我也会来。我更要看上一看，那《九阴真经》究竟有什么名堂，值得天下武林人为它大动干戈……”洪七说话之间，却也不曾停手，他的内力一阵阵运去，苏叫化子就大声一叫，呕出了一大口鲜血。

众人都是关切这苏叫化子的伤势，王重阳更是心有内疚，他一时想道：像苏叫化子这样的风尘异人，一向对江湖上的恩恩怨怨并不注重，但对自家名声就看得极重。他宁死也要与自己比拼内力，才弄成了如此重伤。王重阳心想：我如当时让他，他或许就会用一阵大力弄伤我，我不伤他，他必伤我，虽是势必如此，但伤了苏叫化子，就也是与丐帮结怨，从此全真教就该同丐帮有隙了。

苏叫化子连声咳嗽，一点点儿呕血，马钰与丘处机都拿出全真教的疗伤丹药来，劝苏叫化子服下。苏叫化子又瞪眼叫道：“你这些全真教的狗杂毛，老叫化子死不了，不吃什么药！”叫罢，竟然又呕出几口血来。洪七公向马钰、丘处机说道：“叫化子骨头贱，哪一天不挨人一顿老拳？身子骨哪有这等娇贵……”马钰与丘处机一时脸羞，药拿在手里，竟是递也不是，收也不是，尴尬之极。

他二人看见洪七公扶着苏叫化子，就心道：你不过是丐帮帮主的弟子，再怎么功夫高强，也不会胜我许多。我要让你师徒再受一点儿小小羞辱，以搏一笑。心下想到，就两人互相看了一眼，一齐发动，全身凝聚内力，向洪七攻去。

这却看不出来，手不举，脚不动，只凭内力逼人。马钰、丘处机用了十分气力，也只是想把洪七师徒二人逼倒，也好惩戒洪七与苏叫化子。他二人一用力，王重阳便当场

看出，他吼了一声：“马钰，你二人休得无礼！”他想抢身而出，护持马钰与丘处机，但已是晚了，只见马钰、丘处机二人内力逼出，如撞铜墙，一阵大力逼回，把二人逼得生生退出十几步，两人趑趄趑趄，险些跌倒。再回头看，原来是洪七护在苏叫化子面前。

马钰、丘处机两人虽是王重阳的弟子，但两人年纪也都同王重阳相若，他们一向也是自负全真教为天下大教，师父王重阳也是天下英雄，就也不把别人看在眼里，且也是年青气盛，见苏叫化子、洪七对王重阳颇有微词，才想出手让洪七与苏叫化子难堪。不料一出手，反是自家受辱，当下他二人也是脸红发烧，心里极不是滋味。

王重阳心下嗟叹：我全真教虽是人才不少，但没有与洪七这样年岁相若，功力深湛的高手。马钰、丘处机都是看不明白，这个洪七此时已是与黄药师、段皇爷都相差无几，武功修为就是与我也差不许多，你二人却想与他伸量，岂不是自找烦恼？

众人也都装作不见，一个个都是向苏叫化子问候，都是武学大家，都有自家丹药在身，都想医苏叫化子，但苏叫化子只是看着段皇爷，接过段皇爷手里的一阳丹，把它吞了下去。却知道段皇爷宅心仁厚，就也不说谢，只是轻轻咳着，一时也是好了许多。

众人都说要来一次华山论剑，这是武林盛会，天下之大，无奇不有。说不定还会有更多的武学俊彦会来华山，那样岂不更是热闹？

当下说定，五年后的中秋佳节，就在华山之巅聚首，让天下武林中的人都来看看，到底是谁能做得了武林第一人。

众人说时，都是意遑兴发，一个个眉飞色舞，说得忘了疲倦，也忘了时辰，不觉间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一团红日雾朦带雨，从东边升将出来，让大家都是心神一爽。王重阳正想筵请诸位到他的重阳宫里一叙，却见到外面的全真教的人都是大哗，原来有一个人正在左奔右突，想冲进这阵中来。

王重阳喝道：“是谁？”

那人不讲话，只是奔突如故，一直冲到了王重阳与黄药师、段皇爷、苏叫化子与洪

七的面前。

这是一个女孩儿，一个小丫头打扮的女孩儿，她眉尖带蹙，向几人扫了一眼，就急急地问：“哪一个是王重阳？”

王重阳说道：“你是什么人，找我做什么？”

这女孩子说道：“王重阳，你就是王重阳么？”王重阳看她，却是一个小小孩儿，说话竟然纯稚天真，不谙江湖礼数，就心下一笑，说道：“你找我来，却有什么事？”

女孩儿突然泪流满面，哽咽道：“我师父她.....她.....”谁知道她师父是谁，又有谁知道她想做什么？众人都是纳闷，见她只有十一二岁模样，出语不成，便先是哽咽，心下老大疑惑。

只有王重阳的脸色变了，他盯着这女孩儿，说道：“你说什么？”

这女人说道：“我师父她.....她病故了。”

王重阳大声道：“不对，不对，我刚刚还看到了她，我刚刚还看到了她，她告诉我她新创了一种剑法，就叫做《玉女心经》，她还比划了我看，她怎么会，她怎么会.....？”

王重阳看着这小小女孩儿，心里万千滋味儿，不知从何说起，他眼前却浮出林朝英那娇美面容，他喃喃道：“朝英，朝英，就算你的《玉女心经》不比我重阳剑法更好，有什么要紧？你又何必那么痴迷，又何必那么认真，人生一世，贵在知心，你若知心，便当知我，我心实苦，却又对谁去说？”

王重阳说时，竟然忘情，他对这女孩儿道：“你师父.....她都说些什么？”小女孩儿恨恨看他，心道：这王重阳却是个什么好东西了，师父死时，竟然一句句念叨他，直念得泪水长流，愁思入骨。却也奇怪，师父平日，只是告诫我，男人都不是至情至性，多半都是见异思迁的人，如让他们看中了谁，就甜言蜜语，对你亲亲热热，好是关切。待得他忘了你时，你呼他不应，你喊他不灵，恰如一只被遗弃的狗，他连看也不愿意看你。女人一生，如被男人如此看中，岂不是大大不幸？她在活死人墓里，天天听师父这一教

训，自然知道世上男人大都薄幸，如果身为女人，这一生对男人也该是只有仇视，没有亲情了。

她此时看着王重阳，看他如雷轰顶，大是哀恸，就心里也是一酸，心道：师父，这王重阳也许是一个真男人。看他此时，竟是如此哀毁，必是心中最是悲痛，看来师父是怪罪错他了。王重阳泪眼婆娑，问她道：“你师父临死之前，却是说些什么，劳你告我？”

女孩儿看他，心下犹豫，师父死时，却是嘱她两事，这两事都是她今后做人大处，也确是都是关乎王重阳。可她虽是一个不谙事故的女孩儿，但也情知王重阳是武林大侠，众望所归，轻易也难以当面羞辱于他。她不想说，但王重阳又在追问，她只好说道：

“我师父说，让我……”说话时，女孩儿声音哽咽，泪水长流，竟然啜泣不能出声，“我师父说，让我用一面白色丝巾把脸面蒙住，还教我不让你看她。”说罢，悲声大起，竟不管不顾，蹲下身子去了。

王重阳不知道林朝英一生自负，她把王重阳从活死人墓里赶出，就自家去到那活死人墓里居住，她与这拣来的女孩儿相依为伴。在活死人墓里悄悄静静，想度此一生。谁知天不假年，让她早早病逝。林朝英这心思，却是不想让王重阳看她死时模样。因是她花容月貌，最怕王重阳看她死时面容，就记下一个死人容颜。但王重阳却不是如此思想，他心道：朝英今日与我一诀，我是亏负她甚多。就在今日，她也是有话，要对我说，就提出那《玉女心经》来，说是能胜得我全真教剑法。我哪里知她已是病入膏肓，是来与我一声诀别的？如果知她如此，我就让她《玉女心经》把我的全真剑法杀得一无是处，又有什么？谁知她一气之下，又复回去，她这最后之时，定是有话要对我说，她心里有什么话，想我也是大致清楚，如今她已是先逝，从此重阳在这人世，再无知音可谑，再无衷曲可诉了。

王重阳说道：“你师父又告你些什么？”

女孩儿迟疑，却不敢说。

原来林朝英在弥留之际，对她说道：“你是我拣来一条性命的，我要你从此不再走出古墓，遵守我这玉女门派之规，只要没有男人真心肯为你死，你就此生不得出这古墓。你愿也不愿？”她当下答应。

林朝英又道：“我这里有一个小小包儿，你去把它拿来。”

女孩儿就从那千年寒玉床上，抽出一卷小小卷轴，把它递与师父。林朝英却不能用手去接，只是示意女孩扶她起来，坐在寒玉床上，她轻轻道：“把它打开！”

女孩儿把这画轴打开，就见一个年青俊昂的道士，神色肃然站着，双眼看着她与师父。林朝英让女孩儿把画放在眼前，看着画上人物，喃喃说道：“人生乐趣无数，人生欢乐无数，羽衣道冠，却又怎么好了？”这女孩儿在一边看着，心道：这是师父画的，真没想到，师父竟然有这样一手好丹青。看这画上人物，却像是那个全真教的教主王重阳。他总是来找师父，师父与他在一起，也总是口角争斗，要不就是两剑交手，剑招犀利；要不就是两人斗嘴，各不相让。这人定是师父的仇敌。可师父怎么看着这个臭道人的像，泪水也叭叭掉落下来？莫非师父又是不恨他了？

女孩儿自小被师父抱来，养在古墓，就不谙人间情事，不知人之情爱，也是爱爱恨恨，生生死死，难说它，不说它，想说它，怕说它……她看着师父，把师父扶了起来，却见林朝英伸出一只瘦削的手来，轻轻去抚画上的泪痕，她小心翼翼把那泪水抹在了王重阳的脸上，眼里看着，嘴里说着，就道：“不知你威风一世，大侠倜傥，会哭不会？”说罢苦笑，分明不相信王重阳会一掬情泪。

林朝英呆看了这画儿半晌，就吩咐女孩儿：“把它挂起来。”女孩儿就把这一张画儿挂了起来。林朝英说道：“我要死去，你听我一句，从此之后，不要让天下的臭男人进我古墓。你过去，对那画像吐上两口……”

女孩儿见林朝英已是奄奄一息，却仍在挣扎，要她如此，必是大有深意，就过去，对着王重阳的画像，狠狠地吐他两口，吐过之后，心下仍是恨恨不已：“你要我师父哭，

我一辈子也不饶你！”

此时，王重阳一与女孩儿说起林朝英，就让女孩儿大是悲恸，她流泪方才知道她再也没了师父，从此在古墓里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王重阳很想细细问她，问问林朝英究竟是怎样死的，他恨不能也一死了之，随着知心之人命赴黄泉。但他还不糊涂，忽地想起了他是全真教教主，眼下的众弟子都在场，而且有这些天下绝顶高手在此，他怎么能同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一样，哭哭啼啼，哀毁失态？

王重阳的眼里却流下泪来，他向天而哭，默默无语。众人看他，知他心伤，便都是一句话也不说。下面他的两个弟子马钰与丘处机都是心里伤心，他们知道师父与林朝英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时常在一起谈武论文，但不知道师父为什么突然弄起了全真教。也不知道师父为什么不能与林朝英结成连理。此时见得师父悲痛，就知道了他的心事，看来师父喜爱林前辈，两人的情感已非一日，今天听得了她的死讯，自是悲哀不止。

王重阳仰头看天，轻轻道：

“我心伤悲，谁人相知。

但得闲暇，共话桑麻，

人生乐事，把酒迟迟。

你去彼乡，哪得相知？

我在此处，更是孤室。

愿得双翼，相伴同止。”

众人中，最有黄药师懂得他的心思，连带着段皇爷也明白，他们当下就都是嗟叹，王重阳去了一个红颜知己，这一生的大悲痛，就在此时了。

王重阳向四周一揖道：“各位，恕重阳不陪了，我得去看看我的那一位道友，你们都各自方便，来日再会就是了。”

说罢，他对那个小丫头道：“你与我一起走罢？”

那个小丫头突地瞪圆了双眼，她恨恨地看着王重阳，大声道：“王重阳，你以为我来找你，是来让你看我的师父遗体的么？你心好笨，你是不是太自以为是了罢？！”

众人本来以为这个报丧的小丫头是要王重阳去与她的师父一见，最后一吊她师父的魂灵。谁也没有想到，这女孩子竟然不让王重阳去吊她的师父。她戟指着王重阳，大声道：“王重阳，全真教都是一些混蛋！全是一些什么事儿也不懂的混蛋！你知道不知道我师父想的是什么？你一心假作事儿忙，一点儿也不顾我师父的心事，她死在了你手，我要你为师父抵命！”

这女孩子竟然不顾自家，一直向王重阳扑去。

王重阳此时也是方寸大乱，他看着这女孩子，呆呆怔怔地看着她，口里喃喃道：“朝英，你是不是有话不曾对我说，你是不是还有话要说？”

他一时想到：林朝英对自己还有话说，自己总是觉得这些时日太忙，顾也顾不上对她说些什么，哪怕只是促膝谈心，也是好的。但一想至此，就以为不忙，两人都不是老人，还有许许多多的时日，何必急在一时？可眼前一闪，便没了故人的身影，这让他岂不悲伤？他一时心如死灰，只是静静呆着，不管那女孩子如何向他出手。

众人都是大惊，只有黄药师与段皇爷知道，他定是无虞，因为这女孩子出手时，也是一怔才出手，她也是气苦恨苦了这个王重阳，才如此做的。女孩子的手啪地拍在了王重阳的身上，这一掌力道也是不小，王重阳的身子大大一震，就向后噌噌地退了几步，才再站得稳了。他直直看着这丫头，说不出话来，眼里满是诧异神色。

这女孩子道：“王重阳，我师父恨不能生生宰了你，我师父恨你们全真教，恨你王重阳，恨你入骨！你不要来看我师父了，我师父到了九泉之下，也不会放过你！”

她气极恨极，一时语塞，恨不能把一切骂人的话儿都吐出来，但她是一个女孩儿家，又当着这些男人，她怎么能骂得出口？何况她只是在这古墓里呆着的女孩子，也不会有

什么更多的骂人话儿说得出来。

王重阳道：“你师父.....她要怎么样？”

她恨恨道：“我师父她.....她不要你看，她不要你管。我来找你，我就是要杀死你，替我的师父报仇！”

王重阳一叹：“好，你愿意杀死我，那也好，我也愿意让你杀死我！”王重阳回头向众弟子一望，见到马钰与丘处机都在，就道：“我要死在这个孩子的手里，你们不要寻她报仇，让她在古墓里自在来去好了。我们全真教的人，从此不得登上后山半步，违令者定不轻饶！”

马钰与丘处机都唯唯应命。

王重阳道：“你动手好了。”

王重阳坐下，看也不看众人，他此时再一声其他的话也不曾吐口，确是一个诚挚君子。

女孩子看看四周，她知道此时假如一掌毙了王重阳，就成了全真教的大敌，但她不惧，师父这个负心汉子而死，他为什么能活下去？他一个人在这世上，让师父岂不是更加气苦？

她一剑出手，刺了下去！

她一时气恨，一剑刺出，便真的想杀死王重阳，但这剑一出，便有两人站在了她的面前。这两人都出手了，一人的手搭在她的剑上，一人的手指挟住了她的剑尖。这剑顿时如巨石山岳，再也刺不出去了。

这两人是黄药师与段皇爷。

黄药师道：“一剑出手，便真能了却世上恩怨，你是不是想得也太简单？”

段皇爷道：“阿弥陀佛，小小年纪，总是妄动无名，这于人于己都无好处啊。”

女孩子气苦，她恨恨道：“你们都不是好人，一个个都是假惺惺的混蛋，我居住在

古墓里，从来没有看到像是你们这样的坏蛋！”

说罢，她气极而泣，扔下一柄剑，人便跑了，跑得无影无踪。

× × ×

众人看着王重阳，再也无话。

本来还可再图聚首，可王重阳这一副嗒然若丧的样儿，活活像是丧了考妣，让人家怎么再与他说话？众人都一告辞，王重阳也不说话，只是人家说出几句来，向他行礼，他就向人家一揖，以为示别。段皇爷也向他行礼，走了。只有洪七与苏叫化子两人仍是坐在地上，用心疗伤。

连那些全真教的人也都随着王重阳退走了，他们两人坐在地上，用心疗伤，足足有两个时辰，他们才站了起来。洪七对苏叫化子道：“师父，咱们也走罢？”

苏叫化子道：“我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啦，洪七，我不行了，你还是带我回去，找到一家丐帮分舵，我们好好办一些正事要紧。”

洪七道：“师父，我带你走，好不好？”

苏叫化子答应，他们两人相搀扶着，慢慢走下了山。

欧阳锋在这里呆了足足一夜，又到了天亮，他心道：如今我也知道王重阳的事儿了，也知道确有一部《九阴真经》，实是无疑。但得在五年之后，我才能来夺这经书。我先得回我的大漠，去找我的哥哥，找到他，也就找到了慕容箏姑娘。一想到慕容箏姑娘，欧阳锋的心里不由得大是跳动，他心道：不知道慕容箏姑娘如今是不是同我哥哥相好了，他们总在一起，耳鬓厮磨，自然会好起来的。一想到此，欧阳锋心下也是怅怅，他想到，如果与哥哥再见，告诉他关于《九阴真经》的事儿，他一定会大是吃惊。

欧阳锋便也自向他西域大漠行进，等得走了十几天，就到了这西域地带。这一日他来到了一处小城，见到这里很是清静，就突地想到，我何必着急回去，既是哥哥已经到了西域大漠，他一定很是平安，我就在这里好好盘桓盘桓，玩上一玩，然后再走也是不

迟。他就在这里玩玩逛逛，直到了天黑，才回到了店里来。

但见得店内有两人在一处吃酒，这两人都是乞丐，人人的背上都是背着八只小小口袋，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装着，他们的身上没有什么奇异之处，只是头上都系着一条白带子，显是有了什么丧事儿。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话，却是说一些没什么用处的闲语。

一个中年汉子道：“下晚时，我与你一起去好了，我看他们也差不多该是来了。如果他们都来了，咱们的大事儿就可能办得好了。”

那一个年轻些的人点头，他是一个秃子，头上光光的，却没有一根头发，只是并非和尚。他坐在那里，手上的虬筋突出，一看便知是一个练有外家功力的人。

两人根本就不把这欧阳锋看在眼里。

欧阳锋此时却也像极一个西域人，他原来在中原，走了一路，一路上人家都给他白眼。原因是他的样子太过寒碜，头发长长的，也不梳不理，身上的衣服破得像是乞丐，但他又不是人家丐帮中人，这样走到哪里，都受人家白眼。欧阳锋惯了，也就不大在意。倒是他的蛤蟆功每日都是勤练不辍，至此时，天天都有较大的进境。

两人看着欧阳锋，一看就以为他是本地的乞丐，问道：“喂，那位道上的老兄，请问，那五官庙怎么走啊？”

欧阳锋一愣，他想说他不知道，但他又一想随即明白人家是把他看成了丐帮的人了，他怎么能说不出五官庙来呢？巧的是，欧阳锋这几日都是在这里闲逛，就把这里的一处处好玩的地方都找遍了，自然知道这五官庙的位置，他说道：“对了，两位走向西边，向西过一条河，就到那五官庙了。”

说罢，自顾自家喝酒，再也不理那两人。那两人中的一个说道：“这西域大漠地也太刁蛮，你看，谭老七的弟子都是这样子，见了长上也不行礼，你等着，我去教训教训他才是。”

那一个扯住了他说道：“别动，兄弟，这里不是你的地盘，再说谭老七的事儿，他

也不愿意让别人插手，才养成了他这些人的目无尊长，你与他算账，何必找他的下人？”

这光头仍是愤愤不已。

欧阳锋心里暗暗冷笑，什么谭老七？老子高兴，要你们一个个都是一死！丐帮算什么好东西？我根本就看不上你们。

他小时，随他哥哥生活，自是受了不少的欺负，他被乞丐也欺负过，是故到了此时，心里自是对乞丐没有什么好感。他只知道天下只有他的哥哥是他的恩人，还有一个是他的师父，师父把六十年的功力都转注在他的身上，他一定得为他的师父报仇，决不能让师父在九泉之下魂灵不得安生。

欧阳锋心道：我看看你们乞丐都干些什么事儿，我如果得空就也来与你们好好玩一玩。他心下想定，就再也不理那两人，自顾自家喝酒。

× × ×

那两人却也不曾注意得欧阳锋，他们喝着酒，说着话，说的都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事儿，只是等到天已经擦黑了，两人才放下了银子，对店家说了一声叨扰，就走出了店门。

两人的轻功都是不弱，一齐运起功力，向西奔去。

转眼间，两人便来到了那座庙前。但见那一座庙很是热闹，门前聚了许多的乞丐，趴在地上赌钱，后面有人站着为他们挑着几盏气死风灯。向内一看也看得出，有许许多多的乞丐都在那里坐着，就像是满城的乞丐都夜里不想睡觉，来到了这里。

两人一齐向里走，在门口赌钱的人看得清了这两人，就理也不曾理得他们，只是在自家赌钱。欧阳锋一看，知道这是长老，就放他入内。欧阳锋心道：我也得进去看上一看，看他们丐帮人都在做些什么。当下就心里一硬，向内就闯。看门的乞丐看着欧阳锋，看他大摇大摆向里就走，一看并不认得他，就心里也是一异：这位长老怎么没有口袋啊？但这也是一瞬间的想法儿，丐帮的人本来就是千奇百怪，他不带口袋，说不定就是要想与众不同呢，你管他做甚？

欧阳锋进了殿，就看到了许多的乞丐都在殿外坐着，人人席地幕天，都在静静等着，像是有什么大事儿要做。欧阳锋走向大殿，有人拦住了他，拦他的是一个乞丐：“唉，唉，兄弟，你是不是长老啊？”

欧阳锋不敢说他是长老，他就道：“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长老。”

那人笑道：“你不是长老，你怎么有资格进去？你还是像我一样，坐在这里等着罢。”说罢轻轻窃笑，笑欧阳锋自不量力。他说道：“里面的人都在商议大事儿，你知道不知道？”

欧阳锋一见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勤嘴快舌的人，忙问道：“老兄，我这几日出去公干了，不知道这里有了什么大事儿，你告诉我，好不好？”

那人轻声道：“好，好，你小点儿声音，行不行？我告诉你，咱们丐帮的老帮主苏叫化子老前辈死了，现下正在推选新的帮主呢，里面的人都忙这大事儿呢。”

欧阳锋道：“选新帮主，选一个就是了，莫不是要选洪七公公？”

这人一拍大腿，说道：“不错啊，你也知道是要选他？但也可惜，他不愿意做这个帮主。”

欧阳锋心里一怔，苏叫化子已死，洪七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帮主？他轻轻问：“按说，咱们丐帮的人，就数着洪七公他老人家有这份能为，做这下一任的帮主了。可是不知道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愿意？”

那人突然吞吞吐吐，说不出来个所以了，他说道：“他说……他说，他……做帮主太不方便。”

欧阳锋道：“这就怪了，有什么不方便处？”那人说不出来，只是看着欧阳锋，显是知道，就是不敢说它。欧阳锋想了一想，一拍大腿道：“是了，是了。一定是他不愿意做。”

那人道：“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么？”

欧阳锋道：“他老人家好那个……自然不方便了。”

那人见欧阳锋比划一下吃东西，而且那比划分明很是用劲，显是大吃，就笑了，连连说话道：“对，对对，你看来与七公他老人家很熟啊。”

欧阳锋笑笑，他何止与洪七很熟，而且与他一起去过皇宫大内偷吃过那鸳鸯五珍脍呢。

他对这汉子道：“我去看看，行是不行？”

那汉子见他与七公也很是熟稔，说道：“有什么不行？你看，在殿门口坐着的，都是咱们丐帮的得意弟子，武功都是不差的。我告诉我兄弟，让他给你一个地方。可你只能好好听着，千万别出声，你一出声，执法长老可不会放过你。”欧阳锋连连称是。那人招呼了一声，就有人把欧阳锋让过去，一直让到了前面。欧阳锋坐在大殿下，看着殿里面。

原来，坐在殿里的是十二个人，正中间坐着的是那个洪七。

他低头坐着，像是一个老僧入定，不说一句话。

一个大手大脚的人最是年轻，他看着洪七，说道：“七公是不想好了，如果七公想好了，就早早行礼才是。”

洪七一叹，他说道：“我不是对你们说了么，我过不惯那种日子，我从来都是闲云野鹤，哪里能做什么帮主？你们要我做，我可是不愿意做。”

一个人道：“鲁有脚，你是丐帮最年轻的长老，你做事太欠思量了，七公他想不做自有他的道理，但七公，你说谁可以做得这丐帮帮主呢？”

洪七被他一问，也显是说不出来，他看着大家，好久不曾声语，一个个看来看去，他也说在座的哪一个人会适合做这帮主。

那一个老年些的长老道：“依我彭冲之意，还是请你七公来主大局，苏帮主新故，丐帮百废待兴，你不来主事，我们怎么办？苏帮主死时曾问过你，谁可以做得丐帮帮主，

你也不曾答得出来，是也不是？”

洪七一提到了苏叫化子，自是大伤心，他的声音也低了下来，他轻声道：“不错，师父见问，我也无法搪塞他。”

那彭冲道：“可苏老前辈并不曾勉强你，他只是向你一笑，把这打狗棒交于你手，是不是？”

洪七无奈地道：“不错。”

彭长老大声道：“这不就是了，你接了打狗棒，苏帮主才咽气了的，是不是？” ...

洪七懒懒地道：“是。”

彭长老与一些长老都是大哗，人人都道：“你既是接了打狗棒，为什么不愿意做这个帮主？”“你既是答应了帮主，又为什么不愿意了？你是不是怕了华山论剑，你是不是怕了王重阳？你是不是怕那个黄药师了？怕了那个段皇爷？”

众人一齐出口，逼得这洪七有口也难说话了。

洪七突地一声冷笑，他说道：“我怕什么？我就是要在五年以后的华山论剑时上山去与他们几个人一斗，我师父的功夫虽高，但他告诉过我，他的降龙十八掌实在是有些欠缺，要我为他补全，我得在这五年里好好潜心修习功夫，研习这打狗棒法与降龙十八掌，等到了华山论剑的日子，我要夺那天下武功第一的名头，也叫丐帮风光风光。”

众长老都是惊呼，洪七公有这等的心意，他们为什么不欢喜？

彭长老道：“七公，如果你能得天下第一的名头，我们丐帮自是大大幸运了。我看你做帮主也是，用不着你操心帮内事务，我们兄弟几个，决不会拿帮内闲事儿来扰你，你愿意做什么就做好了。行不行？”

洪七一叹道：“好，但你们得告诉门下弟子，别让人跟着我，我有事儿自会找你们，你们别来扰我才是。”

众长老同声答应。

洪七道：“我也管不来你们什么锦衣派污衣派的事儿，我愿意穿锦衣我就穿上一件锦衣，我愿穿上一件污衣就穿上一件衣，这样好不好？”

众长老都直叫好，只要洪七答应做他们的丐帮帮主，他们情愿让洪七自由自在。

欧阳锋看着那几个长老，突然在几个人中看到了那兄弟两人，这是他的师兄，是一直跟着他从汴京走到北疆的那两人，他们和那诸葛征、续文成、莽汉石楚秀一起，把欧阳锋弄到了北疆，他们从不说话，欧阳锋连他们的姓氏也不知道。此时欧阳锋看到他们两人竟然坐在那大殿上，同洪七一样，都是丐帮的长老，竟不由得大惊，他不知道他们何时加入了丐帮，但也看得出，他们早就是丐帮的人了，不然他们决不会这么快就成为丐帮的十二首领之一。

欧阳锋心道：好，我看你们都在这里，也是该你们死期到了，我今天就宰了你们，为我师父报仇！

欧阳锋的心里很是恼怒，他的血里流着师父的血液，而且他的一身功力都是师父给的，自然对师父更是有着无限的思念，一见到这两个师兄道貌岸然，堂堂正正地坐在那里，人模狗样的，再想到师父死时的痛深恶绝，他就大是恨这些师兄。他一定要宰了他们！

× × ×

丐帮长老的会没再开有多久，就由一个长老走了出来，向众人宣布说洪七公他老人家愿做咱丐帮的帮主了，这会儿乘着十二大长老都在，就行那帮主就位的大典。众丐都是一声欢呼。因为洪七公素有人缘，比起其他那些长老来，他更是有本事，有能耐，又做人爽直。他杀恶人时从不手软，肯为丐帮出大力，屡为丐帮立下大功。众人一听得确是洪七做了丐帮帮主，都心下甚是愿意。

就在这里举行丐帮帮主的登位大典。

洪七就坐在中间，他的脸色也很是严肃，他正襟危坐，看着众人。一边坐着他的十

一个长老，由执法长老彭长老一声呼喊：“丐帮新帮主洪七公就位，帮中弟子前来祝贺！”

洪七公就坐在中间，由帮中弟子一个个上前来，往他的身上吐上唾沫，一人一口，须臾，便把一个洪七的身上吐成了脏兮兮的。欧阳锋心道：看他这样子，做一个丐帮帮主也大是不易，你得能忍人所不能忍，你得受人家所不能受的苦楚。人人都往他的身上吐一口，你得受千万人的吐唾，才能做得这个帮主。

那个对欧阳锋讲话的人说道：“兄弟，你与帮主看来很是熟悉，你也上前去，吐他一口好了。”说着，就扯着欧阳锋上前去吐洪七。

欧阳锋心里有一点儿着慌，但他想到：我就像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丐帮弟子，他怎么会认得出我来？他就是在白天细细看，也不会看不出我是谁的，更何况是在这黑夜里？他一想，就壮着胆子，上前去说道：“属下弟子欧阳平祝帮主万事如意！”洪七也同其他人一样，点了点头，欧阳锋低着头，就要过去了，但他刚刚走出几步，就听得洪七叫了一声：“站住！”欧阳锋不动，他心里怦怦乱跳，心道：看来，这洪七已经认出来我了，是不是？我的样子已经变了许多，他怎么会认得出来我？我要是被他看出不是丐帮弟子，他一声吼叫，众丐帮弟子都上来与我斗，累也得把我累死。但他千思万念，就是不敢动手，硬挺着，等着洪七说话。

洪七说道：“你是谁？”

欧阳锋道：“我是本帮弟子，这儿分舵的……”

洪七没再说话，但一边的执法长老看出欧阳锋有些心慌，就道：“你是谁带来的弟子，你跟着谁来的？”

欧阳锋没有跟着谁来，他就说不出人的名字来，但他看了看那两个师兄，突然伸手指一指，大声道：“我是跟着他们两位来的。”

洪七看他，不作一声。欧阳锋看着那两人，慢慢走到他们的面前，轻轻说了一声：“我是欧阳锋！”

那声音很是微弱，但却像是在两人的耳边如绽一声春雷，两人呆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那兄弟两人道：“帮主，这人是本帮弟子，他是兄弟两人带来的，不曾得知丐帮的礼数，待得以后弟子自会教他。”

这两人不知道欧阳锋来做什么，但他们看到了欧阳锋，知道他曾经杀死了那个莽汉子石楚秀，也担心他会杀死自己，就一口应承下来，说这欧阳锋是丐帮的帮中弟子。

洪七就一笑，说道：“本帮在这城里聚会，也没有什么大事儿，况这里也不是什么要地，不会有事儿发生的，但愿大家都好好歇息，再归回去做事。”

众人一听得新帮主如此说话，都是一声喏，躬身施礼答应后退下。

× × ×

这两兄弟心里忐忑，他们看着欧阳锋，眼光一时也不离开欧阳锋，因为他们心里知道，这人确是厉害，连他们的那个猛如樊哙的师兄也被他杀死，他一定是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再说他们曾在北疆老毒物的门下，这件事儿丐帮中只有极少的人知道，他们不愿意让丐帮的人都知道此事，这对他们的名声并不利。

欧阳锋道：“走，跟着我走！”

两人不语，他们都向殿门外走，一直走出了庙，来到了一片空地。

欧阳锋道：“我告诉你们，你们的死期到了，师父死时。要我发下毒誓，把你们全都杀死。我答应了师父……”

兄弟两人一向少语，他们相互看看，两人心意相通，都是一声喊，两人一齐向欧阳锋出手。

这兄弟两人的本事却比石楚秀只强不弱，两人出手时，却也是极有心思，两人一攻一守，一进一退，都是极有规矩，极有方寸，欧阳锋与他们斗了二十个回合，竟是不分胜负。

欧阳锋心下大怒，他心道：我身怀师父的六十年的功力，还有盖世奇功蛤蟆功，我怎么斗不过他们？想到此处，他突地伏下身子，向地上一趴，人就咕咕地叫了起来。

两人都是老毒物的门下，一听得他如此声音，都不由得大惊失色。他们与欧阳锋交手，还是心存侥幸，如果欧阳锋不能胜得了他们，他们就可以除去欧阳锋，再也没了心腹之患。如果他们打不过欧阳锋，在这里，丐帮的人多势众，他们也不至于被欧阳锋杀死。这打算虽妙，但一遇上了欧阳锋，一见到欧阳锋使出了蛤蟆功，就心里发慌，大大惊惶起来了，他们想起身逃走，但欧阳锋哪里给他们一点儿空时，他一声大叫，吼出一声，两手平推，生生把这两人推了出去。

但见得两人都倒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欧阳锋回头，看看他们，见两人都是闭气窒息，再也没有一点儿动静了，他就上去，用重手法在他们两人的头上一人拍了一下，眼见得他们两人的头骨裂开，七窍都流出鲜血来，再也是不能活了，欧阳锋才吐了一口气。

他自己也很是紧张，他不知道他的功夫已经是如此惊人了，他一出手，这两个师兄就死在当场，这让他又惊又喜。他如今已经没了杀人时的内疚，也是一点儿不慌不忙，他看完了两人的尸体，就想走开。

但他在这时听到了人的说话声。有人说道：“帮主要我们看看哑巴兄弟同这人走到哪里去了，刚才还看见他们，这一会儿，他们会到哪里去呢？”

另一个人道：“他们不会有事儿罢？”这人道：“那也说不准，说不定那个小子真的有一点儿邪门儿，他一招呼，这哑巴兄弟就出来了，他是什么人，说是哑巴兄弟的下人，看来不像。”那人道：“准是帮主看出了蹊跷，不然他老人家怎么会叫咱们来看？”

欧阳锋听得话声渐近，就急忙躲了起来。两人走到了这里，一看到了地上的两具死尸，不由得惊叫起来。叫了一会儿，他两人计议了一番，回头飞身而去，去报与帮主知道。丐帮死了两个长老，自然不是小事儿。

第二十六回 大漠风云

欧阳锋逃离小城，回到了大漠。他找到了家，突然看到屋子一变，里外都是簇新。像是有了一个新的主人，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尤其大厅间，有几株花儿插着，花儿插得极是巧妙。在厅的一角，还有一个小小的书柜，柜里有几套书籍，有几套唐人的书诗，更有几本佛经，都散散漫漫地放在那里，显是常有人看。

欧阳锋看着厅内，再无异样，但见一片洁净，端的是与过去的家不大一样，很是温馨。

从屋子里走出来了一个女孩儿，这是他家的丫头刺丫儿，她笑吟吟地向欧阳锋说道：“客官是谁，你来找我家公子的么？”欧阳锋大声道：“刺丫儿，你认不得我了么？我是你家二公子，我是你家二公子啊？”

刺丫儿吓得一跳，再看看欧阳锋，虽是他一头乱发，也满是胡须，但一双眼睛仍是很亮，就依稀看得出他的旧时模样，刺丫儿一乐，就大声向后屋跑去，一边跑一边叫：“快来啊，你们看，是二公子他……他回来了，是二公子他回来了！”

就从里面出来了几个人，这是哥哥欧阳镛、慕容箏姑娘和他家的仆人老欧。

哥哥看着欧阳锋，心里大喜，他一把抓住了欧阳锋的手，大声道：“二弟，你没死么，你真的没死么？我一直以为你……”说着话，他竟然流泪，眼里泪水潸潸而下。

欧阳锋看着哥哥，就说道：“我没死，我怎么会死？”

欧阳镛乐得不行，他看着欧阳锋，大声道：“你活着就好，你活着就好。”他一回身，向欧阳锋说道：“你认得不认得她？”站在哥哥身后就是慕容箏姑娘。欧阳锋一看到慕容箏，才知道他自己为什么想急急回到大漠。慕容箏的样儿变了，她的脸儿更清秀，更

俏丽，她不知为何，脸上竟然带着一丝忧郁，有几分惆怅。她见了欧阳锋，却不置一词，是轻轻笑了一笑，权做招呼，就再也无话。

欧阳锋也是无话可说，他看着欧阳锜，只等哥哥开口。欧阳锜一见二弟归来，心下喜之不胜，就说话也是语无伦次：“二弟，你这一回来，可是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死了。我和师父一起去过北疆找你，留云庄一片瓦砾，打听那里的人，都说留云庄再也没有活人了，我们找你不见，也是好生难过，以为你真死了。谁知你还活着，真是苍天有眼，欧阳家有幸。”

当下皆大欢喜。

× × ×

当夜，欧阳锋自在屋里歇息，想着这近年来的变故，世事沧桑，转眼百易，昨日还是他与慕容箏在大漠上你争我斗，今夜就是慕容箏做了他的嫂子，他又学了绝世神功蛤蟆功，成为一个武林绝顶高手。他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

听得门响，有人问：“二弟睡了么？”欧阳锋听得是慕容箏的声音，心下不由大惑，已是入夜，她来做什么？但既是她问，总不好不答，就应声道：“是嫂子？我还未睡。”慕容箏推门而入，坐在桌前，好似十分闲暇，看看书篋，再拿拿笔，仪态甚是悠闲。她问道：“二弟，你在那留云庄都干了些什么？”

自从欧阳锋跟着算卦先生走后，种种奇遇，非同一般。欧阳锋心中积有许多事儿，从不曾向人分说，此时见慕容箏探问，一时快活，就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慕容箏大是诧异，就忘了时已深夜，一句一句，问个不停。

这时，门外有人问：“二弟，你睡了没有？”蓦地，两人再不说话，欧阳锋也觉唐突，慕容箏更是胀红了脸。她二人本是叔嫂，夜半三更，对坐闲谈，让人见了，岂不会心生疑虑？欧阳锋赶忙大声：“哥哥，我还未睡，正和嫂子闲聊，你来了最好。”

欧阳锜推门而入。他见了慕容箏，就也是一愣，忙说：“白日里不曾细问二弟的事

儿，我也正想跟二弟聊聊。”就坐下扯闲。欧阳镛没说上三两句话，慕容箏就站了起来，神情淡淡地说道：“你们兄弟说话，我自回去睡了。”说毕，也不等二人讲话，推门而去。

走了慕容箏，兄弟二人静坐，反是没有一句话好说。

欧阳锋想说自己，但刚刚对慕容箏说了一遍，哪里再有谈兴？就寥寥几句，再也无话。欧阳镛也说了他与慕容箏的婚事，他无法向欧阳锋说出师父与他的情愫来，也就讲得平平淡淡，言不由衷。

兄弟二人，一场劫难过后，反是无话可说，比平时生分了不少。

× × ×

夜色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欧阳镛从家里飞身而出，他是趁慕容箏睡得熟时才走了出来。一出家门，便纵身而飞，直奔山上那巨人石而去。到了石块前，双手摸到石中罅隙，身子向下一跳，就跳到了冰洞中。他也不去寻那火把，只是仗着路熟，一步步向里爬行。摸摸索索，直进冰洞。欧阳镛今日却不同往常，一入冰洞，心竟勃勃地跳，像是有什么大事会发生。他大喊：“师父，师父！”但喊声在冰洞里回响不绝，就是听不到有人应声。欧阳镛心神大乱，忙摸到那一块千年玄冰下，身子向上一窜，就上了玄冰。

他心内焦急，双手在冰上摸来划去，嘴里喃喃地说：“师父，师父……”却也没人作答。他心内冰凉，以为师父已经离开了这冰洞，抛开他自己走去他乡。就眼中流泪，心里酸楚，喃喃念叨：“师父，师父，你去哪儿，为什么不告诉我？”

正绝望间，忽地手下一软，触摸到了一堆什物，这却是师父的衣服，再一摸，就摸到了人。欧阳镛急叫师父，却没有答声。他一摸，原来师父已是气绝多时。欧阳镛心中大恸，抱起师父的头，搂在怀里，大声号啕。哭了半晌，突然想到：师父坐在这寒冰上十几年，都不曾死掉，今天怎么会死？师父一定死不了，她一定死不了……欧阳镛去摸师父的脉门，却无一点儿脉息。他再探手去摸师父的胸口，只觉得胸口并不是十分寒冷。他忙把师父的衣服都解开，扔在这玄冰之上，再抱着师父，跳下玄冰。

欧阳锜抱紧白面罗煞，两人上身皆是赤裸，他将师父放于自家膝上，双手与师父相抵，从手少阴心经脉慢慢向师父度入内力。

过了三炷香时刻，就听得师父一声低哼，身子动了一动，然后欧阳锜再度入内力，师父就慢慢睁开了眼睛。她身子一晃，险些跌倒，欧阳锜扶住了她。他低头看看自己，再抬头凝视欧阳锜，说道：“锜儿，锜儿，莫非人在情境，相会梦中么？”欧阳锜声音哽咽，说道：“师父，你怎么了？”她一听，人生至此，再也无憾，更有什么话儿须对锜儿分说？

欧阳锜抱着白面罗煞修罗儿，也不再问她。说也奇怪，这白面罗煞修罗儿的一张脸、一双手都是鬼魅形状，但好似苍天有眼，待她不薄，就让她仍是有一副极美的身材与一双很是漂亮的脚。欧阳锜看着师父，自是情痴意迷，像白面罗煞这样的美人，如她蒙上面纱，戴上手套，走在江湖，岂不迷倒一片英雄侠少？

欧阳锜轻轻问：“师父，你怎么样？”白面罗煞不答，却去拈起一绺银发，缠在手上，用这发丝去抚摸欧阳锜：“锜儿，你的脸好是削瘦，莫非新婚有什么不如意么？”欧阳锜苦笑，抱着师父，他又哪里想得起慕容箏。白面罗煞轻轻说：“锜儿，你的婚床，我铺它时心里流血，但你听我唱，是不是也唱得好是快活？”欧阳锜摇头，新婚之夜，其情难说，其心难描，其恨难述。白面罗煞却依偎在怀，轻轻又唱：

“这是在夜里，是你最好的辰光，
新人如梦，肌肤似雪，笑意赛蜜糖。
心儿慌慌，脸儿烫烫，脚儿踉跄。
想说不说，想抚又止，这般匆忙？
新人披发，垂瀑飞扬，向隅低首，百唤无尝。
……”

欧阳锜用手轻轻掩住师父的口，不让她再唱。白面罗煞眼里闪着痴迷：“锜儿，我

小的时候，去人家听洞房。躲在新婚床下。偏偏那新郎新娘都是匆忙，就不曾查看床下。我那时年纪小，在床下蜷缩着睡过去了，听得床响，人家夫妻恩爱，把我弄醒，吓得大哭。那家新人心眼倒好，两人把我抱起，放在床上，我睡在两人中间，一场好睡。也是我命如此，隔人新婚，注定要我一生孤独.....”

她声音凄苦，说得伤心。

欧阳锺大声道：“师父，你不愿活了是不是？我和你一起死，你看好不好？”

白面罗煞苦笑：“锺儿，你是有家室的人，你怎么能抛下她，不再顾及？你还要为欧阳家留下后代.....”

欧阳锺放下师父，他看着白面罗煞：“师父，你何苦骗我？”

白面罗煞一笑，她笑道：“锺儿，我曾骗人，也曾杀人，但我一生从不曾骗过你.....”

欧阳锺大声道：“你就是骗我，你就是骗我！你说，我娶了慕容箏姑娘，我欧阳家就会有后，你说，我能娶妻，你是骗我，你何苦骗我？”

欧阳锺流泪，他与慕容箏的新婚，却有不能与人道的苦衷。他如何对大家分说，他怎么能说得出口？他自从与白面罗煞修罗儿一齐坐在这千载寒泳上，修习白面罗煞的武功，就渐渐成了一个阴盛之人，不能与女人媾合。他自家不知，但也听得师父说过，隐隐约约心中明白。师父要他与慕容箏成亲，说是能使欧阳家有后，又能救得慕容箏，他这才勉强答允。可谁知新婚之后，他与慕容箏都是十分痛苦。他如早就料得此事，一定不会这样做。

欧阳锺很是生气，他扑过去，抓起白面罗煞修罗儿的长发，狠狠摇她，痛得她出了泪水：“你骗我，你骗我！你想让我和慕容箏在一起，让我忘了你。你想自己死掉，你有一身寒功，根本不会死在玄冰之上。你是自家封闭了经穴，想死在这里，我偏不要你死我，偏不要你死！”

白面罗煞修罗儿眼中流泪，她声音急促：“我就是要死，我不能与明荃一起死，也

不能与你一起生，我活着有什么用处？镛儿，我根本不曾骗你，我原来只是想让你与慕容箏在一起，只要你二人相亲，有没有孩子又有什么？谁知道你竟这么傻？再说我也想过，你我师徒，做事一向不与人同。我心里也曾设过一计，如你与她成亲，或早或晚，我会用一个偷梁换柱的计策，让你欧阳家有一个儿子就是了。镛儿，你欧阳家无后，其罪在我。”

欧阳镛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执迷于白面罗煞修罗儿，自小便是没有父母，师父疼他爱他，师父便是他的一切。如今长大，对师父的爱意更深。他对师父道：“师父，你要是想死，我就与你一起死好了，我如今不怕欧阳家无后了，我二弟欧阳锋从北疆回来了。”

白面罗煞一听，心下也很是大喜，她问道：“镛儿，这是真事，你不骗我？”欧阳镛忙把欧阳锋北疆之行向师父说个大概。

白面罗煞道：“镛儿，如此甚好，你先回去，明日我去你家，见你二弟就是。”欧阳镛心下想道：师父为甚自寻短见，还不是因为我娶了妻子，害她一人孤苦伶仃呆在冰洞里？我今晚说什么也不回去了，我要在这里陪着师父。

欧阳镛不说走，白面罗煞修罗儿当然也不愿让他走，两人依旧相依偎，喁喁切切，直说到天亮。

× × ×

欧阳锋夜里正睡得香甜，就听得有人又敲门，他急急问道：“是谁？”敲门人应道：“二弟，是我。”一听得又是慕容箏的声音，欧阳锋心里一惊：她怎么又来了？刚才与哥哥说话，她起身自去，一去再不回头。哥哥一走，她怎么又来了？欧阳锋就问：“嫂子，你有何事，明日再说。”慕容箏隔门一叹，这叹声音凄惋，好似有无限心事难说。她默然许久，问道：“二弟，你哥哥是不是在你那里？”欧阳锋奇道：“他不在，早已回房去了。”

慕容箏说道：“他是回房了，但趁我睡熟，人又悄悄出门，不知道去哪里了。说不定是去了那冰洞，找他师父去了。”

欧阳锋默然，他人十分聪颖，自能看出哥哥与师父的情感非同一般，此时慕容箏把话挑明，他又有何话说？

慕容箏道：“我要你陪我，去冰洞找他。”欧阳锋为难，说道：“嫂子，你若害怕，待我起来，喊醒刺丫儿，我们坐在大厅上攀话。”

欧阳锋就起身穿上衣服，去喊醒刺丫儿，三人坐在厅上。

刺丫儿睡眼惺忪，根本就不知道这叔嫂二人闹的是什么把戏，要在夜半三更点灯燃烛，在大厅里静坐。欧阳锋心里有事，他怕慕容箏也知道哥哥与师父亲情，就有一搭无一搭地扯闲，怕慕容箏问起此事，他也不好分说。

这时，忽听得有人嘿嘿冷笑，这笑声分外刺耳。

欧阳锋此时已是武学大家，他早已听得在门外有嘶嘶的声响，像是有无数的东西在地上爬行。也听得至少有四五个人在房前屋后走动，就心知来了外人。一听得这嘿嘿冷笑，就知道是那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

果然是那个小人儿，他坐在窗子上。再一细看，人不是坐在窗上，却是左手吊着那一只窗环儿，身子在窗扇儿边吊稳。他身子虽是不重，但也是功力过人，就像是吊着一件儿没什么重量的什物，稳稳当当，凝然不动。他坐在那窗扇边，嘻嘻而笑，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你好啊，听说你与这个大漠第一高手欧阳镛成亲了？这可不好，不好。你未成亲，就是一块上好的白玉，没有一点儿瑕疵，可你一成亲，岂不是成了有瑕疵的玉了？不好，真是太不好了。”

这小人儿垂头丧气，嗒然若丧，如丧考妣。他十分心疼难受，也很是不解。小人儿任一天说道：“慕容箏，你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孩儿，美如王蔷，艳若西施，才如薛涛，怎么能嫁给男人呢？男人这东西没有一个好的，都是些混蛋。你嫁给他们有什么好？你

是一块好好的白玉，偏偏生了些瑕疵，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慕容箏看他，想起在白驼山庄的那些往事，恍若旧梦。她此时怎能与这小人儿任一天说她自家婚姻，只好缄默无语。

欧阳锋此时已不复再是那个只知吟诗的书呆子了，他一见这小人儿任一天，心里就不禁大怒。他心道：来了好，我正一肚子鸟气没处去撒，偏偏你来寻事，岂不是自找倒霉？但他如今已是武学大家，看这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一个小小侏儒，却怎能放在眼里？他岿然不动，只是冷冷瞧着。

慕容箏道：“任一天，我已嫁人，你再来寻事，别说我对你不再客气。”小人儿就嘿嘿儿冷笑，他笑道：“我告诉你，我又弄了一个箱子，比原来那一个更好。原来那只箱不错，但毛病是不能转动。你要夜半看女人，箱子却不会转，人只能匆匆忙忙围着箱子游走，心神自是不能专一，怎么能看得细些？我打这只箱子，急着找你。你跟我去，坐在箱子里试试，看是不是合用？”

这小人儿看着慕容箏，眼光里是痴情、贪婪，那样子像是要活活把慕容箏吞进肚子方肯罢休。慕容箏隐约见到这小人儿正在淡淡诡笑，自是正在思量毒计害人，但不知他在想些什么鬼招数，须得提防他才好。她不知这欧阳锋北疆一行，究竟功夫如何，就心下惴惴，怕欧阳镛不在，两人敌不得这白驼山君任一天。恰在这时，那嘶嘶声响大了起来，像是有无数东西在向屋内走近，欧阳锋与慕容箏就见小人儿从怀里掏出一支口笛儿。这口笛儿很小，黑黝黝像是一块石头，把它放入口内，吱吱咋咋吹将起来。

笛声一响，门窗哗然大开，就见四扇窗外都站得有人，一扇儿窗外是那个大漠神鹰于去风，他两手据窗，窗扇儿叭叭折断，碎成一片一块，纷纷落地。另一扇窗外站着那个双环祁怒，他仍在气恨白面罗煞修罗儿伤他，非要向欧阳镛兄弟报复不可。一来就手持兵刃，想与欧阳镛决一死战。他用双环叭叭打在窗上，只几下，就把窗棂打塌，把半堵墙也打得粉碎。第三扇窗外站着那个回人弯刀马赫，他一柄弯刀乱削，把窗子全都削

去，只留一块好好的窗框。最后一扇窗前站的是双生剑玉雯，她左手长剑，右手短剑，站在窗外，只是冷笑。四人杀气腾腾，只等小人儿任一天一声令下，便向二人出手。

小人儿仍是吹着口笛，看也不看慕容箏两人。笛声响亮，嘶嘶咧咧，凄叫不绝。就见那砍倒的窗边，透透迤迤爬进许多毒蛇。这些毒蛇却很听话，随着口笛声响，一曲一延，向前而行。蛇头都昂挺着，嘶嘶细声，向二人频频吐信。

欧阳锋脸色一变，他知道这毒蛇厉害，对他全无作用，他修习蛤蟆功，自是能避毒驱毒，哪里会怕这些毒蛇？但回头一看，慕容箏虽是手里持着小剑，但早已是花容大变，吓得哆嗦不已。他忙身子一纵，跳至慕容箏身边，一把抓起她来，带至自己床上。欧阳锋坐在床正中，这样便可照应身前身后的毒蛇。毒蛇爬行也快，蛇也太多，瞬间便爬得满地，又挤挤压压，蠕蠕而动，岂止是千条百条？蛇被口笛逼得急，都直窜向欧阳锋，一进一退，一伸一缩，只见小小头儿在欧阳锋身前身后攒动，想活活吞噬他二人。欧阳锋此时情急，便也不顾其它，把慕容箏一扯，抱在怀里，让她横卧在自己怀中，再两手空出，慢慢伸向毒蛇。

欧阳锋叱道：“任一天，你以为靠这些毒虫就能成事？”

他神色凛然，看来对白驼山君任一天与这些毒蛇都没一丝惧怕。欧阳锋道：“任一天，你若识相，便早些把这些毒蛇弄走，免得你后悔不及。”

任一天笑道：“欧阳锋，我听说这女人是你嫂子，你怎么敢把她抱在怀里？坏事，坏事。慕容箏，你这个女人，要与几个男人在一起才行？坏了，我只道你是白璧微瑕，谁知道你却有好几个男人。气死我了，气死我了！”说罢，口笛更是急响，毒蛇都团在欧阳锋身边，堆成一堆，蛇头都直伸向欧阳锋。

慕容箏听得小人儿说她，心下也是大窘，就急忙想站起身来，离开欧阳锋。欧阳锋知她一动，定是无幸，就急忙出手，点她肩井、环跳两穴，让她不能起身。欧阳锋道：

“任一天，你想杀人，小心我杀了你！圣人说，礼数大防，但也从权，嫂溺则援之以手，

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漠神鹰于去风说道：“欧阳锋，你何止是援手？美人在怀，温香软玉，什么坏事儿也做过了，你真是衣冠禽兽！”双生剑玉雯也是冷笑：“欧阳家一向如此，又有什么好东西了？何况还有这个骚女人？”

慕容箏心下难受，她活得清白，但处处受人凌辱，欧阳兄弟给她羞辱，这还不算，更有外人碎语闲言，污泥浊水一起泼来，让她如何忍受？但慕容箏大穴被欧阳锋点过，她无法动得，只好听任他。

毒蛇都昂头而立，蛇首吐信，欧阳锋四周已满是毒蛇。欧阳锋倏地伸手，两指一挟，就生生夹碎一条蛇头。这蛇死在地上，但毒蛇如许之多，他两只手却如何挟得过来？他正着急时，忽地想起终南山上王重阳用两只鞋底与段皇爷佛号、黄药师玉箫抵抗，心下就是一悟：今日之事，不是也同那终南山毫无二致么？

欧阳锋随手抓过慕容箏手里的短剑，手一飞，眼前划出一圈去，只见周遭毒蛇的蛇头都如暗器一般飞了出去，蛇身软软瘫倒。但也只是杀死三、二十条，毒蛇太多，一把小剑又抵得了什么？

就听欧阳锋噤唇而叫，这叫声极是奇怪，像鹰唳，像鹤鸣，声音极大且响，直冲夜空。

须知万物生成，都有相生相克，这毒蛇听得小人儿笛响，一条条争先奋勇，直欲吞噬欧阳锋与慕容箏，但闻得鹰唳鹤鸣，都是大大惊慌，忙伏地窜逃，生恐被疾飞而来的雄鹰一啖，也怕被翔翼而至的鹤喙一啄。小人儿本来很是得意，原想来时是与欧阳镛一拼，说不准还可以把他掳走，用来胁迫白面罗煞修罗儿。

谁知一见，欧阳镛却不在家，当下心中暗喜，以为没了欧阳镛，捉起二人来更是易如反掌。谁知三日不见，这欧阳锋竟然成了一个身怀奇功的人，这让他又惊又怕。但他是白驼山君，是西域大漠一个枭雄，自是心狠手辣，他一声断喝：“杀死他！”

一声甫落，便从窗外飞入四人。这是大漠四杰，大漠神鹰于去风喝道：“你污辱山君，要你一死！”双手成爪，两爪狠琢。双生剑玉雯也快，一声娇叱，长剑便直递欧阳锋面门。弯刀马赫一柄弯刀，直砍向欧阳锋后背，他觑得真切，两眼看定欧阳锋后背，生生把他一个人看成七八块早已被剁碎的肉块。双环祁怒双环叮当直响，金环奔头，银环抵胸，直欲把欧阳锋打成肉饼。这四人出手凶猛，一是知他如今已不是一个文弱书生，再也是还有些心中欺他，以为他功力再高，也难敌这大漠四杰联手一击。

四人出手，动作极是快当，四人出招，又极是和谐。欧阳锋如闪得过大漠神鹰于去风双爪，就必被弯刀切成几段，如果他能让过弯刀，还有长剑短剑金环银环等他。

慕容箏躺在欧阳锋怀里，心里却也有一点儿安慰，一想自己从白驼山庄逃出，就遇上了这个欧阳锋。这人与众不同，虽是不谙武功，但他做人却是爽直，在大漠上，自己百般折磨他，也不曾让他失态。慕容箏原来不得不嫁与欧阳镛，是因为她身中冰蚕奇毒。待得与欧阳镛成亲，就知道了个中情由，对欧阳镛就暗暗气恨。却又在夜里，听得欧阳镛喃喃自语，说些让人羞赧万分与女人亲亲热热的情话，仔细听来，却是欧阳镛在向他的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说心中情愫。这让慕容箏更是又羞又怒，她心中恨道：你师徒二人，愚弄于我，要我嫁你欧阳镛，偏你又不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我嫁与你岂不是一生也不快活？但她是一个女孩儿，且在这大漠里举目无亲，心事重重，又向谁人诉说？

此时间四人刀剑环掌齐施，眼见得欧阳锋就要死在众人手下，她不由得也暗暗伤心，心想：你若一死，我也必死。以我慕容箏一命陪你就是。心下一念拿定，反而没了慌张，反是颇感一点儿悲壮。

欧阳锋见事不妙，双手向前一击，再右手一拢，手劲儿极大，一碰便把祁怒手中的环儿震飞。眼前有了空隙，他便身姿不变，人却向前飞了几步。身后弯刀一砍九刀，刀刀走空。双生剑长剑落势，短剑无功。欧阳锋此时却站了起来，他右手抱着慕容箏，左手指道：“你们还是不要动手的好，否则我一出手，你们都是死人。”

大漠神鹰冷冷笑道：“欧阳锋，就是欧阳镛在此，今夜也就是一命呜呼，何况是你？你不如放下这位姑娘，早早让我们杀了你，也免得死得难受。”欧阳锋听他说话，只是冷笑，却不回答。欧阳锋心道：我师父教我，要做天下大大恶人，师父之志，我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恶人好做，好人难当，但看眼前这些家伙，哪一个不是大大的恶人？我要他们活着何用，不如杀了他们，也让天下少一些坏蛋。当下心定，便心生杀机，恨恨说道：“任一天，你逼人太甚，从前你逼慕容箏姑娘，与我无干，我与哥哥救她也是逞一时之勇。今日你逼我，我再不会客气，你们如若动手，人人都是一死！”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嘿嘿儿冷笑，他知欧阳锋身有武功，但却毫不在意，人学武功，能得一精人绝技，非十年苦功，则不能成。像欧阳锋这样，至多是跟了他哥哥学上几手邪派功夫，事急之时拿来应人，却有什么可怕？他大声喝道：“宰了他，给我杀了他！”

双生剑玉雯本是一个妩媚女子，想她是一个被白驼山君从老远处掳来，想做自家玩物的女人，却被她巧妙应对，做了任一天的女弟子，她自是有人所不能的媚人手段。此时一见师父动怒，心下以为能杀得了欧阳锋，也是讨得师父欢心的大好机会，就不待三位师兄动手，一声喝叫，长剑短剑随身飞出。

欧阳锋这时却也不惧，他背靠墙壁，两眼平视对方，放下慕容箏，让她坐于墙边。他两手一空，便心里踏实，双手提至肩窝，蹲踞成势，做成一个马步。这样子恰像一个初学武功的入门弟子，拿桩站步，苦练入门功夫。双生剑玉雯飞身而来，脑子不慢，一见他这姿势，就心里好笑：你用一个马步，难道就敌得我长剑短剑不成？心下笃定，就更是急催内力，电射而来。

欧阳锋自己心里明白，一旦站成马步，双手提起，内息一存，就可提蛤蟆功于一身，不管敌手多强，生生拼去，定有绝大功效。眼见得双生剑玉雯不怕自己的蛤蟆功，他心里反倒奇怪起来：这女人怎的不怕我这蛤蟆功？想是她不识我这蛤蟆功的厉害，以为我

是在等她出招刺我。一想至此，反觉可笑，看来这女人是死定了。欧阳锋曾在大漠上见过这大漠四杰，对这双生剑玉雯没有一点儿好感，如今见她出手，自是暗暗冷笑。

剑势极快，转眼间欧阳锋就会血溅当场，双生剑玉雯已经把欧阳锋看成死人，已不再想他会如何应势，只想自家这剑出手时，如何姿势奇妙好看，好博得师兄们一声赞叹，讨师父的喜欢。她不知欧阳锋这一式极险，双剑已递向欧阳锋前胸，她兀自不觉。

慕容箏心里焦急，就喊了一声：“傻子啊，快躲！”

欧阳锋这时却忙里有闲，蹲姿更低，两眼瞪圆，直直地瞅着双生剑玉雯，嘴里咕咕地叫了几声，双掌向前平推。

就听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大叫：“不好！”人飞身而出，直扑双生剑玉雯。那大漠神鹰于去风也惊讶地咦了一声，弯刀马赫、双环祁怒都呆呆地看着欧阳锋。

就是一声轰然大响，双生剑玉雯一声低哼，人便缩成一团，直直地飞了出去。她身子撞在墙上，把墙撞成大洞，人从洞中射出，不知去向。

白驼山君任一天一见欧阳锋双臂一推，平地如绽春雷，一声大响，双生剑玉雯就没了去处，他本想一把抓住双生剑玉雯，但来得还是慢了些，一把抓空，人已无踪。

四人急急出门去看，却见双生剑玉雯躺在地上，已是气绝身亡。

× × ×

西域大漠荒凉，极少居人，但在这白驼山庄却有千家聚居，这些人或是逃犯，或是凶悍之人，或是落草为寇的强盗，白驼山庄有这些人，自是打打杀杀，诸多恶事。且恶人极多，很少温变和婉之人。这双生剑玉雯虽是性恶，人还长得好，这三位师兄便都对她心生爱慕，暗暗恋她。只是人之性情不一，是故做事也不尽相同。大漠神鹰于去风总是对双生剑玉雯凶狠狠的，逼她练功。双环祁怒却不声不响，天天只是双眼看着双生剑玉雯，她的背后总有一双眼睛盯她。弯刀马赫一见了双生剑玉雯就更加不会说话，木木讷讷，憋得脸红，也说不出几句话来。这三人对白驼山君任一天早生异心，但人人迟迟

不去，就是因为有这个师妹在。

可欧阳锋蛤蟆功一施，双生剑玉雯立时玉殒香消。

大漠神鹰于去风看着双生剑玉雯，喊道：“师妹，起来！起来！”他平日对玉雯极苛，此时一见玉雯不动，就想如平日，一再喝斥，要她起来练功。双环祁怒却是知情，双环向地一掷，双环半没地中，他跪在玉雯面前，喊道：“师妹！师妹！”

只有弯刀马赫愚直，他大声吼：“喊什么，师妹死了，师妹死了！你赔我师妹，你赔我师妹啊！”一轮弯刀，横劈乱砍，直冲向欧阳锋。

欧阳锋不动。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大声喝叫：“马赫，住手！”

弯刀马赫生生顿住。他口里仍是喃喃叫：“你赔我师妹，你赔我师妹……”

小人儿任一天道：“欧阳锋，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功夫？”欧阳锋突地觉得心里大快，他哈哈一阵子大笑，顿时把这几年来的积郁一笑吐光。做人如此，要生人就生人，想杀人就杀人，人生快意，莫过如此！欧阳锋大笑之后，心里实在是快活。自从杀了师兄莽汉子石楚秀，他就心中渐积恶意，又出手轻而易举杀死那两兄弟，他杀人就更无犹豫。此时杀了双生剑玉雯，心中大是快活。杀人夺命，也是易事。

欧阳锋道：“任一天，你说，你凶啊还是我凶，你恶还是我恶？”任一天一见欧阳锋那恶狠狠的样子，不由也是心虚，他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一向善于见风使舵，一见欧阳锋功夫惊人，又满身杀气，就心中怯懦，想一溜了之。但他的三个徒弟却不像他，弯刀马赫仗刀在手，只等同欧阳锋拼命。双环祁怒却站了起来，用手拭拭眼睛，去提起插在地上的双环，慢慢走来，站在欧阳锋左侧。大漠神鹰于去风摸摸双生剑玉雯的头发，阖上眼皮，就再也看不见她眼中的惊诧了。他走来，站在欧阳锋的右侧。

三兄弟决心同欧阳锋一拼！

欧阳锋既已杀人，心里就笃定得多，他看着三人，说道：“你们再若动手，我要你们一个个都死在当场。”大漠神鹰于去风身经百战，自是知道此战凶险，他看看双环祁怒，两人心照，知道欧阳锋刚才那一推实在惊心动魄。他们如若出手，就该快击快打，决不让欧阳锋有出手时机。

三人齐吼，刀环掌齐出！

这一战又与刚才不同，三人这回决心死战，出招狠辣，招招要命，式式逼人，大有决心同欧阳锋同归于尽的心意。须知刚才一战，只是为了白驼山君任一争夺一个女人，而今一战，却是为师妹复仇，三人皆有拼死之心，自是威力大增。

欧阳锋无法施出蛤蟆功，就左支右绌，百般躲避，亏他有凤凰力轻功，身形疾变，也就堪堪能躲过对方急招。弯刀嘶嘶风吼，大漠神鹰有如一只飞鹰，时时飞扑，双爪齐抓，疾风扑面，刮得欧阳锋脸也疼痛。双环又时时打在胸前背后，把他的衣服扯烂。欧阳锋大怒，咕咕连叫几声，身姿蹲下，双手向天，双脚一顿，人就向天飞去，在空中折了几个跟头，头下脚上，向下一推，就是砰然一声大响，把个马赫推在地上，软成一团，不知生死。

双环祁怒与大漠神鹰于去风更是气恨，三人之中，马赫本事最为不济，没了马赫，二人却也不觉，双环一振，金环闭齿，银环吐牙，双环狠狠砸向欧阳锋。大漠神鹰于去风拼命声吼，一双爪舞得风泼不进。

欧阳锋打得眼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杀人，杀人！他双臂一振，一阵大力，把双环祁怒的两环震飞，双手一抓，就抓住双环祁怒的手臂。他像野兽一般嚎叫，两手用力，一扯，竟把双环祁怒的左手扯断，他把一只手臂扔掷于地，鲜血淋漓，竟也不顾。再去扯另一只手臂，嫌不过瘾，竟用左手握住双环祁怒的右肩，手用力一扯，生生把另一条胳膊拽了下来。

双环祁怒大叫，当场昏死。

大漠神鹰于去风什么样的人没见过？他在大漠行走，吞马尿，生吃人肉，也不曾皱一下眉，如今见了欧阳锋高大的身子威风凛凛的模样，居然吓得不能再动。

欧阳锋恶狠狠地大叫：“我要杀人，我想杀你就杀你，我不找你，你就万幸，你若找上我，就是一死！”

欧阳锋一出手，就疾点大漠神鹰于去风的三道大穴。他再一扬手，叭地一掌击在大漠神鹰于去风的头上，头骨咯咯裂开，人倒地而死。

可怜大漠神鹰于去风、弯刀马赫、双环祁怒、双生剑玉雯四人，在大漠横行十载，今日却被欧阳锋一战尽毙。

第二十七回 智计夺人

欧阳锋一战而毙这大漠四杰，他心里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儿，他只是两手鲜血，呆呆站在当场，四顾撒目，寻找那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

他遍寻不见。小人儿一定是吓得逃走了。他长吁了一口气，想走过去扶起嫂子，却看到了小人儿正藏在慕容笋的身后，手正放在慕容笋的头上，他大声道：“欧阳锋，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你要是过来了，我就宰了她！”

欧阳锋心智极是清醒，他冷冷道：“你动她一下，我一定杀死你！”

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看着欧阳锋，他被欧阳锋吓得傻了，只是一句话反反复复地说：“你不要动，你不要动，你一动我就杀死她！”

欧阳锋道：“你不是要她做你的箱子里的宝贝么？你怎么会杀她？”小人儿大声叫道：“不，不，你要过来，我就要她死！”

欧阳锋轻声道：“任一天，你只要放了她，我就饶了你！”小人儿却不相信他，只是

逼着慕容箏，两人向门外走去。这时，刺丫儿与老欧都听到了声音，都冲出来看。小人儿一声喝道：“都别动，谁要是动，我就宰了她！”他手里握着的是慕容箏的小剑，用这一柄剑指着慕容箏，逼她向门外走去。

欧阳锋自是不敢出手，他投鼠忌器，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走出去。

小人儿大声道：“欧阳锋，你有本事，就来我白陀山庄好了，我等着你，你来不来？”说罢只是一阵尖笑，人便越走越远。

× × ×

天已经是大亮了，欧阳锜看着怀里的师父，她睡熟就像是一个孩子，鼻息很是微弱，她在笑，在欧阳锜的怀里，她总是在笑。欧阳锜看着她，心里在想：师父，我与你在一起，如果二弟能使我欧阳家有后，我又有什么挂牵？我就与你在一起便了。你要死我们便死，你要生我们便生。我这一生，能与知己一起生生死死，却最是心安了。他看着师父，看着的腿，看着她的胸，心里很是爱惜。他心道：师父当年名称白面罗煞，一定是美貌超群，不然她怎么会叫那么一个绰号？可不知她当年是什么样子，一定是美艳极了，一定是人人都爱看她，看着她，怕是什么也会忘了。他一想到这里，心里就涌出了一股甜甜的笑意。他有女人如此，一生信不虚矣。

天已天亮了，冰洞里也有了光，这光是天光的反映，从冰洞的头顶一点点斜射入来的。白面罗煞修罗儿醒来了，她看着欧阳锜，轻轻说道：“锜儿，你一夜没睡，是不是？”

欧阳锜道：“师父，我只是看着你……”

白面罗煞修罗儿轻笑：“锜儿，我头一回抱着你，你吓得什么似的，你只是叫着我，师父，师父，叫得吓人……”她吃吃笑，笑得十分甜蜜。听她声音，却像是一个甜心可人的女孩儿。欧阳锜一叹：“师父，你那时比现在更喜欢我……”

白面罗煞道：“你胡说！”她的手轻轻地捂住了欧阳锜的嘴。她一出手，极快地用头发缠住了手，他的嘴边便是她的长发。她不愿意用她的手去碰欧阳锜，怕他会心生不快。

欧阳镛道：“师父，我二弟回来了，我想告诉他我们的事儿，让他管家，我自再不出这冰洞。我要与你在一起……”

白面罗煞也是心里喜欢，她轻轻道：“镛儿，你别这样，那太苦了你，那太苦了你……”

欧阳镛抱着她，抱得紧紧的，他说道：“师父，我与你在一起，比什么都好。”

欧阳镛不似欧阳锋，他说话木讷，一向少些言语，但他的心思却比欧阳锋更热，他愿意与师父在一起，生生死死都在一处。他问师父：“师父，我告诉慕容箏，让她走好不好？”

白面罗煞道：“你告诉过我，慕容箏本来是喜欢你二弟的，是不是？”

欧阳镛道：“不错。”他想本来慕容箏可以成为他二弟欧阳锋的妻子，谁料想阴差阳错，她成了自己的妻子。谁知道欧阳锋又会归来？谁又知道师父的一切都是为他着想的智计呢？他不怨师父，也无法怨二弟，更无法怨他自己。他此时怎么办，他喜欢的是他的师父，但他却娶了慕容箏。

白面罗煞修罗儿说道：“镛儿，镛儿，你与她分手罢，好不好？你与我在一起，住在这冰洞里，不然，我一个人太孤单……”

欧阳镛点头，他听白面罗煞的话，他愿意听她的话。

可是，他们怎么才能在一起？

白面罗煞修罗儿看着欧阳镛，她心里有一个主意，但她不好说。她轻轻抚摸着欧阳镛的头，说道：“镛儿，你原谅我，我不该让你娶她……”

欧阳镛道：“师父，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白面罗煞与欧阳镛都知道，他们两个都是阴冷之人，他与其同慕容箏在一直受苦，不如他们两人在一起，还可以相依为命，但他已经娶了慕容箏，他怎么办？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镛儿，为今之计，就是得让你二弟再与慕容箏在一起。”

欧阳镛道：“他不会……”

欧阳锜的话没有讲完，但他的意思也十分清楚，他已经娶了慕容箏，再让欧阳锋与慕容箏亲近，他怎么会做？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锜儿，你不是一个男人，你是我的锜儿，你不是男人，你只是我的锜儿，你自己也该知道……”

欧阳锜嗒然若丧，他轻轻道：“师父，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白面罗煞说道：“锜儿，这件事儿很难，你就让我去做，好不好？”

有什么好，又有什么不好？欧阳锜只好闭上了眼睛。

× × ×

白面罗煞与欧阳锜进了欧阳家的院子，他们都是吃了一惊，他们看到了老欧与刺丫儿，两人正在收拾东西，院子变得很残破，连屋子也破败不堪。欧阳锜忙问怎么回事，老欧与刺丫儿就一五一十地把事儿向他叙说。

欧阳锜与白面罗煞都是大惊。他们也曾想过白驼山庄不会与他们善罢干休，但他们从北疆回来，时日一久，见白驼山庄没有什么动静，就心里松懈了，以为白驼山庄不敢再来生事，怕白面罗煞修罗儿的功夫过人。岂知他们不在，人家就来夺人了呢？

白面罗煞嘿嘿冷笑，欧阳锜冲进了屋子，他喊道：“二弟，二弟，你还好么？”欧阳锋听得是哥哥来了，就应声道：“哥哥，我还好，你去哪里了？”

他未等到答话，就听得后面有人慢慢说道：“他去了我那里。”

欧阳锋看到，哥哥身后站着哥哥的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就把嘴里的话吞下去了半截，他不再说了。

白面罗煞说道：“欧阳锋，你回来了，最好。”

欧阳锋也听不明白哥哥师父的这句话，她为什么说欧阳锋回来了最好？是因为她也同哥哥一样惦念着欧阳锋么？欧阳锋不由得心里一热，他向白面罗煞施礼，说道：“多谢前辈，还劳前辈去了一趟北疆，欧阳锋很是感激。”

白面罗煞修罗儿轻轻一笑，她的笑声能荡人魂魄，她笑道：“欧阳锋，但愿你以后不会恨我。”

说罢，也不再理欧阳锋，看看屋子四周，她看着欧阳镛，说道：“镛儿，我们去找她罢？”

欧阳镛心里很乱，他点头，向外就走。

欧阳锋心道：哥哥与他师父理也不理我，他们不知道我已经是一个武林高手了么？他们要去找嫂子，为什么不告诉我？莫非他们就不要再我帮忙了么？

他叫道：“哥哥，我跟你去！”

欧阳镛说道：“好罢。”便再也无话。

× × ×

三人飞步到了白驼山庄。

白驼山庄在西域大漠是一个大去处，远远看去，一座城堡雄踞在坡上，城堡很是坚固，城头上有箭垛，站得有人，都在那里看守。三人浑不在意，向前走着。欧阳锋说道：“那个小人儿把嫂子夺走，我无法动手，因为他把小剑架在嫂子的脖子上。”欧阳镛只是点点头，却没有说话。三人走至城墙前，欧阳镛朗声道：“打开城门，我要与你们的山君讲话！”

城堡上的人冷笑：“你是欧阳镛，是不是？我们城主有令，如果你来了，就万箭穿心射死你！我看，你还是赶快走的好，省得我们动手！”

说罢，就见几个人弯弓搭箭，向下便射，一时嗖嗖射了几箭。但因人距城墙太远，便也无法射伤三人。

欧阳镛大怒，他大声道：“师父，我们上去？”

白面罗煞修罗儿却不讲话，她只是轻轻一点头，两人便纵身如飞，一直跳到城墙前。两人再一纵身，人便如蚁，附在墙上，冉冉向上而升。这两人却是爬得极快，一会儿，

便升至半坡间。

城上的人见了，都是心慌，一个个喊着，向下便射。但因为两人紧贴得城墙，箭如射到，便附身一贴，箭射得空了，人再向上缓缓而升。先是城上众人一阵子忙乱，便无法射得准二人，待了一会儿，便有人的箭射得准些了，箭在欧阳锜与白面罗煞修罗儿身边嗖嗖而过，有两支还射在了白面罗煞修罗儿的披风上。只听得欧阳锜哎哟一声，就见他身子向下滑落丈许。下面的欧阳锋看着，吃了一惊，忙准备接他。谁知道欧阳锜滑了一会儿，却又停住了。欧阳锋心内着急，就从地上拾起一支箭来，他心道：你能射，偏我就不能射么？他扬手一掷，那箭去势却疾，嗖嗖声响，破风之声疾厉，一直射向城头。正在城头向下俯腰俯视，要觑得真切，给欧阳锜一箭，想再把他生生射死的一个神箭手，不防城下也会有箭射来，这一箭反是更疾，一射就射穿了他的咽喉。这人大叫一声，就从城头栽下。

欧阳锋一见这招使得，就再也不说话，只是低头拾箭，一拾一掷，一掷一拾。他这手法也很是简便，一掷时看得真切，一掷就是一中。从城头落下来两三个人，跌得十几丈，跌下时的叫声都是极为恐怖。众人听得叫声，都忙跑开，再也不敢出头射欧阳锜与白面罗煞修罗儿两人。

只是这样顿了两顿，就见得两人已经揉身上去，直到了城头。白面罗煞先飞了上去。她一飞上了城头，便是一声大喝，冲着一个人就拍了一掌。这一掌立时就拍得那庄丁头骨咯咯碎裂，人马上倒地而死。众庄丁本来就是在作鸟兽散，一见她如此凶狠，就更是惊惧，都大声呼号，一个个逃走，只恨爹娘少生了他两条腿。

欧阳锜就也上了城楼。白面罗煞看看他身上的箭，说道：“锜儿，不要紧罢？”欧阳锜匆匆答道：“师父，这一支箭却射得不巧，正中在我的肩头上，但也无碍。”就拔出了箭。两人再寻人，哪里还有人在？

欧阳锋此时更快，他见到上面已是无人，知道是哥哥与他师父都上了城楼上。就身

子一纵，平平地向上攀去。他擅一门天下少有的轻功凤凰力，爬这十几丈高的城墙毫不费力，只是一会儿，他便到了城头。白面罗煞与欧阳镛来想助他，但一见他爬城的身法，就知道他的轻功远远比两人都高。白面罗煞与欧阳镛都是暗暗吃惊，他们虽是知道了欧阳锋有些许奇遇，但不知道他的功夫已然有此进境，足以与天下一流高手相颉颃。

欧阳锋浑不在意，他说道：“我们走罢？”

三人便向庄内走。入得庄去，远远便有一座小桥，桥上有两排栏杆，在栏杆中间有一条小路，这路干干净净，透出几分诡异。

白面罗煞道：“小心！”她是在提醒欧阳镛，因为她知道，三人之中，只有她功夫最高，自是对付得了，只怕欧阳镛一不小心，中了白驼山庄的算计。欧阳镛道声：“知道了。”就一马当先，冲了过去。小桥本是好好的，但欧阳镛一冲了上去，突地桥塌路断，砰砰地炸响了一阵子。欧阳锋喊道：“哥哥，小心！”但见得白面罗煞修罗儿如一只大大飞隼直飞过去，把欧阳镛抱住，两人一齐冲向对岸。欧阳锋看他二人直落向对岸，就也身子一飘，人像一片落叶，直飘向对岸。

三人到了庄内，这是一座很大很大的大厅，厅外无人，三人都隐身在厅外侧耳倾听，但听得屋内有人在一声一声地讲话，像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欧阳镛与两人破门而入。

就看到了那个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他正坐在椅子上，直拍手喊道：“好玩。”原来他对面是一口箱子，这箱子珠光宝气的，却开着许多的气孔，从气孔里透出光来，是五颜六色的光芒。小人儿对着他们三人道：“你们来了？”那神色像是在招呼一些老朋友，十分随便。他只是打了一声招呼，就又去看那只箱子了。原来他说话却是对这一只箱子。他对这箱子说道：“你呀，我只是喜欢与你玩一玩，他们却老是与我过不去，你说，我是不是得杀死他们？”

箱子里的东西却不知道是什么，没有一点儿声音，也没有什么响动。小人儿笑道：“我从前知道，你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子，你那时，就像是……像是那和氏之璧，没有

一点儿瑕疵。但也没有好好凿凿，人家都说是‘天真未凿’，就是这个意思了。你那时好得很，是不是？后来你干嘛嫁与欧阳锜？他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不然你嫁与他这么久，你还是……”

欧阳锜却听不得他再说下去了，他此时也是情知在那箱子里的就是自己的妻子慕容箏了。他大声一喝道：“任一天，你住口！”

小人儿看着他，说道：“我为什么要住口？你给了我什么好处，我得住口！看不出你这个假男人还是一个火气十足的笨蛋呢。你要干什么？”

欧阳锜气得不行，他要冲过去，但白面罗煞修罗儿扯住了他。

白面罗煞在江湖上是此中老手，一看小人儿任一天那样子是整以暇，根本就不把他们看在眼里。莫非他有什么诡计不成？她扯住了欧阳锜，让他稍安勿躁。

小人儿乐着，说道：“欧阳锋，你也来了，我正要找你算账。你杀我的四个徒弟。杀死大漠神鹰于去风还不要紧，杀死双环祁怒也，你杀死了那个弯刀马赫也不算什么，可你不能杀死我的那个娇滴滴的女弟子双生剑玉雯，她是从中原弄来的，我喜欢她，她可是浪得很，总是弄得我老人家心火难浇，那个白面罗煞毁了她的颜面，我恨不能杀死她。你弄死了她，你得给她偿命！”

欧阳锋：“连你也得死了，你要谁替你偿命？”

小人儿乐道：“欧阳锋，就凭你的本事，杀死我还不那么容易。你试试看，你今天杀不死我，我就会杀死你了！你们这三人一个个都是一死。我告诉你们，我有了一个新主意，我得把你们的这个慕容箏制成一个蜡人，让她十年百年也不坏。你看这主意好不好？”

小人儿乐得吃吃笑，他看着那只箱子，说道：“这里就是你们那个干娇百媚的慕容姑娘，我看你们也死了心的好。我要把她制成蜡人，你们看看，到那时，我想怎么看就怎么看。”

小人儿竟然叹了一口气，他悠悠道：“本来我不想把她制成蜡人的，有扇莫如自来风，家花不如野花香么，是不是？”

欧阳锋与欧阳锜恨他入骨，两人情不自禁向前走。

小人儿大声道：“别动，你们再动，她死了，你们要不要看一看，现在什么样子？”

小人儿一拍手，这箱子应声而开。坐在箱子里的果然是慕容箏。她双眼微闭，凝坐不动，似已经入睡，女似已经死去。欧阳锋与欧阳锜便要向前冲。这时，小人儿一声断喝道：“你们好好看看，你们一冲过去，她就是一死！”

欧阳锋扯住了哥哥，他看出了蹊跷，原来这慕容箏的身上只在羞处围上了一条纱衣，她全身赤裸，皮肤却是光光亮亮的，有些异常。细看看，她的全身都涂有一种亮色。这亮色是些蜡油，均匀地涂在她的身上。她看去很是可怕。小人儿吃吃笑道：“欧阳锋，你抱着你的嫂子，让你的哥哥看到成何体统？欧阳锜，你弟弟喜欢你的媳妇，你就让给他好不好？再说，我看你们两人都喜欢一个女人，这可不好。莫不如把她给了我，你们兄弟两人就再也不用争她了，免得为她伤了和气。”

两人都看着这个小人儿，恨不成生生吞吃了他才好。

小人儿道：“你看，她好看不好看？女人好看，得看她的身材四周，你看一个女人，本来她的脸儿好好的，但一看身子，你就够了。有的女人，你本来看她的身子好好的，但一看她的背后，你就够了。有的女人，本来看哪里也是好好的，可你听她一讲话，你也够了。看脸儿，看头发，看身子，看背后，都好看极了。这样的女人你哪里去找？慕容箏啊慕容箏，怪不得连天下最蠢最蠢的蠢人欧阳锜和欧阳锋都喜欢你，原来你是天下最好看最好看的女人啊。”

欧阳锋看着小人儿，他想知道如果他冲过去，小人儿会对慕容箏有什么不利。他不敢看慕容箏，光艳如玉，皮凝如脂，一个俏俏丽丽的慕容箏就在他眼前，但他却不敢看她。

小人儿乐道：“欧阳锋，我告诉你，只要你一动她就是一死！我在她的身上涂满了那种蜡，如果你一动，我就是一掌，这一掌拍上，她身上的蜡就会化了，只是片刻，她就会全身汗毛都闭死，再也不活了。”

欧阳锋与欧阳锺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他们面面相觑。

这时，白面罗煞修罗儿轻轻一笑，他说道：“任一天，你错了，你大大地错了……”

小人儿正在得意，一听得她说自己错了，就愣了一下，问道：“白面罗煞，我错在哪里？我怎么错了？”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小人儿，你是天下一大怪，我也服你。你为怪人，不光是你有天下少见的珠宝，更因你能收藏活人，把女人当成珠宝来藏。天下女人尽美女，你能藏起她们，活活的把她们收藏起来，人人都是惊叹称奇。可你要把这慕容箏杀死，你再怎么看她？她一笑一颦，一喜一悲，莫不是美人美态，自是妙不可言。一个死人，还有什么好处？只是呆呆怔怔看你，不会哭，也不会笑，更是不会生气，你再要她，怎么算是你收藏有天下最美的美女？”

欧阳锋听得这白面罗煞修罗儿讲话，心里就明白，她是想说服小人儿，让他不对这慕容箏下毒手。但也情知没有把握，不知道白面罗煞是不是会说动这小人儿，就静观待变。

小人儿听了白面罗煞的话，他呆呆看着白面罗煞，说道：“你说什么，你说死的不如活的好？你以为我不知道？她要是死了，还有什么好了？她不会说话，我闷的时候和谁说话？我生气的时候谁逗我？我要喝酒的时候谁给我斟？她不会哭，也不会笑，只是一种模样，我看也看得腻了，有什么好？”这小人儿情有独钟，但把女人当成玩物收藏，却是从他而始，真是天下一大怪物。

欧阳锋道：“任一天，你放了她，我们饶你命，你自走开就是。”

小人儿道：“欧阳锋，你饶了我，我去饶谁？你要我走，我走了，我这些珠宝归谁？”

我的白驼山庄归谁？你要我扔下山庄？休想！”

欧阳锋心知这样下去却不是办法，他慢慢走向小人儿。

小人儿厉声一喝：“站住！”

欧阳锋并不站住，他说道：“任一天，你有七十二式巧妆针法，你可以与我一决！”

小人儿道：“我不与你斗，我要斗也同白面罗煞修罗儿斗，她上次毁我徒弟双生剑玉雯的脸，我与她有仇。”

欧阳锋心里奇怪，他心道：我杀死他的徒弟双生剑玉雯，他不与我动手，却偏偏要与哥哥的师父动手，岂不是怪事？他此时却是忘了，这个小人儿本来就是一个怪人，他看双生剑玉雯的脸面远比她的性命更是重要，她的颜面被毁，就等于世上再也没了她这一个美貌女人，小人儿焉能不恨白面罗煞？

欧阳锋突然心生奇计，他说道：“任一天，我看，你并不能看得明白她……” 欧阳锋一时也不知道称慕容箏什么才好，就说了一个“她”。欧阳锋顿了一顿，说：“你以为你能弄死她，你何不与我一斗，如你能胜得我，就让你有她便了。如果你胜不得我，我自带她走，如何？”

小人儿道：“我与你斗什么？你功夫惊人，我斗你不过。”

欧阳锋道：“我斗你的蛇阵，好是不好？如果我能斗得过你的蛇阵，你就让她随我们走，如果你胜了，我们便走。不再来扰你。”

小人儿道：“你却是如何斗我的蛇？”

欧阳锋道：“随你说好了。”

小人儿心中大喜，他心道：欧阳锋，你是死定了，你以为我的毒蛇是好斗的么？你只要落入我的蛇窟，就会连一点儿骨头也剩不下。那时你便会后悔不及。我要你们先死这一个欧阳锋，然后再慢慢消遣你们。当下主意拿定，便嘻嘻而笑，说道：“欧阳锋，你还是不要逞强的好，你如果入了我的蛇窟，必死无疑。”

欧阳锜心里暗暗叫苦，他心道：二弟，你毕竟是少些江湖经验，如果你中了他的道儿，就会死得不明不白。他一声喝道：“任一天，你放了我妻子，我自与你一斗！”

小人儿任一天乐道：“怎么样？欧阳锋，你是不是说话也不算？”

欧阳锋道：“我怎么会说话不算？你只要答应，我就斗你的蛇阵便是。”

小人儿道：“好，好，我便让你去斗我的蛇阵好了。”他咯咯一阵子怪笑，就手一抬，只听得屋内轧轧响声大起，便见得屋内开了一个黑黑黝黝的大洞，豁然洞开在欧阳锋三人的眼前。

却原来这是一处机关，如果刚才欧阳锋与欧阳锜都冲过去，小人儿一动机关，他们两人必会落入蛇窟。欧阳锜心里暗叫侥幸，他心道：多亏师父见机得早，不然今天我与二弟一命休矣。欧阳锋看着眼前蛇窟，扑鼻一阵恶臭，弄得人头也昏昏胀胀，他看着洞里，心道：这小人儿原来心思恁地狠毒，他想一下子把我们三人都入这洞里弄，喂这毒蛇，尸骨无存。这人狠心，实在歹毒。我今天一定得杀死他。

欧阳锋心下想定，就道：“任一天，你动手就是了。”

小人儿任一天道：“你看，这就是蛇窟，我要你好好看一看，免得后悔。”

欧阳锋看看蛇窟，却是深不见底，从里面传来一阵阵嘶嘶声响，像是有千万条蛇，都在那里蠕蠕而动，待机而噬。小人儿道：“有人喜欢黑暗，我却是不喜欢，黑暗里看美人，就看不分明，也有错把西施当成了无盐的，如果是把无盐当成了西施，这还可将就，但如果把西施当成了无盐，那可就可惜了。你说是不是？”

欧阳锋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这小人儿却也滔滔不绝，时时讲一大串话语，像是他乡遇故知。

小人儿道：你看，我一旦把人放入这洞里，就一定要看看人在这蛇阵里是怎么挣扎的，你看这人时，心里好是舒服，你没看过，对不对？那你们就看看好了。”

小人儿一动手，就听得有东西轰轰隆隆升了起来，就慢慢看清了，这原来却是一个

大大的笼子。笼子从地下升了起来，直升到了眼前，这是一种铁笼，里面装满了毒蛇，毒蛇太多，在笼子里拥挤拥挤，软成一团。这些蛇都是没有一丁点儿精神。一条条都是软软耷耷的，不动一动。

小人儿道：“欧阳锋，如果你能进入这笼子里呆上半个时辰，我就放了慕容箏！”

欧阳镛道：“二弟，不可！”他自忖，就是他与师父，在这笼子呆也呆不上半个时辰。由于他们都是身体极冷的人，如果他们坐在笼子里，或许这些毒蛇不会在短时间内怎么样对他。欧阳镛一想到这里，就道：“二弟，你让我去。”

欧阳锋道：“任一天，我可以不可以杀死你的毒蛇？”

任一天见他不惧，心里更是有一点儿惊慌，莫非这人根本就不怕毒蛇？但他心里转念：欧阳锋这是在吓我，他以为他要是敢应承，我或许就会不让他入这蛇窟。我为什么不要他死在这里？他以为我这是平常的毒蛇，他不知道我在西域大漠驯了许多条毒蛇，更有一些是剧毒蛇，他一沾上蛇毒，立即就会毙命。他愿意死，我为什么不要他死？

一想到此，这小人儿道：“欧阳锋，你要有本事，就在这里呆着，看这些毒蛇敢不敢咬死你。你如果杀死我的蛇儿，你还算是有什么本事？杀蛇，天下只有一点儿本事的人就能做得，又何必要你来试？”

欧阳锋慨然而诺。

× × ×

毒蛇本来在笼子里，一条条都是像已经睡眠了，都无精打彩，小人儿任一天拿出了一只小小口笛儿，放在嘴里，轻轻地吱吱唔唔地吹。那些蛇儿便一条条都醒了，听得蛇头昂立，一条条都是躁动不安，向四壁砰砰直撞。毒蛇也频频吐信，向笼外的人示威。

白面罗煞与欧阳镛也是胆寒，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入了笼子，多半蛇是不会向他们下口的，他两人的血冷。但也难说，如果有一条蛇向他们下口，他们就得用心驱毒。千百条蛇都咬他们，他们怎么应付？

欧阳镛道：“二弟……”言下之意，甚是踌躇。他不想让欧阳锋入笼，害怕他入笼后凶多吉少。

欧阳锋一笑，说道：“好，就依山君的主意，我进去了。”

小人儿的手一动，笼子却从上面打开了，欧阳锋一个飞纵，身子轻轻飘入笼内。笼内满是毒蛇，自是拥挤拥挤，下面团了大大一堆，欧阳锋轻功再是巧妙，也不能没一点儿重量，他一落下，碰了毒蛇，便有蛇伸头便咬。

欧阳锋的手伸了出去，他轻轻一拨，便把这一条蛇拨向一边。但小人儿的口笛猛吹，这笼内的蛇便以为他是在招呼来吃食物，一条条拥挤拥挤，直向欧阳锋咬来。这毒蛇都是着急，想吃东西，况又有口笛声声紧逼，便一条条都咬向欧阳锋。慕容箏看着，她的眼里突地流出了泪。她虽是不能出声，但心里却还明白，刚刚欧阳锋三人与这小人儿交涉，她的心里很是委屈，也很是羞涩，一个女人家，赤身裸体，让人家看了一个够，她这场羞，却怎生免得？但现在她的心也被欧阳锋扯去了，她看着欧阳锋入了蛇笼，心里道：这个欧阳锋却比他的哥哥更好，他对我很是关心，我从前在大漠上曾经百般折磨他，他不计较，如今却是肯为我而死。有一个男人如此关心你，你活得便可能是有滋有味了。她的眼里流出关切，她不愿意让毒蛇咬死欧阳锋，盯着欧阳锋，恨不能以身替他。

欧阳锋却在那蛇中间拨拉拨拉，坐下来了，他坐在地上，双眉紧皱，像是不喜看这些毒物。他的身上转眼间就是爬满了毒蛇。毒蛇爬在他的身上，一眨眼，便没了衣服，没了他的身上一些什物。

外面的人看了，一个个都是触目惊心，欧阳镛大声道：“二弟，二弟！”

欧阳锋却是不答话，他闭着双眼，在想王重阳与黄药师、段皇爷的那一场争斗。如果你若无心，此伏便有彼应。如果你若有心，此应该有彼伏。这是武学大道，人所不能得悟的大道，平常人若在三五十年也领悟不到的最高武学境界，偏偏欧阳锋却在王重阳与黄药师、段皇爷三人一争时悟得。他现在对付这蛇也是如此，你不应，便是百应，蛇

动你不动，便是你动了。这法儿却妙。有许多的蛇儿本来以为欧阳锋是一顿美味儿，但咬了几下，竟然咬他不动，就索性放口，自去一边呆着了。但那笛声响亮，显是主人告诉它这笼内有食。这食却不是旁的，就是这一个大大活人。蛇平日也曾以人为食，就不以为怪，都扑来吞噬欧阳锋，但都是下口咬他，他只是坐在笼子里，默默运气，运足蛤蟆功，把平生气力都运在身上，让气息游走，转眼间便是一刻时辰过去了。

欧阳镛和师父都是紧张万分，他们两人都盯着欧阳锋，怕他出事，只要他一现不支，就得出手救他。但过了一刻时辰，欧阳锋仍是静静而坐，没有一点儿异相，白面罗煞修罗儿笑道：“镛儿，真看不出，你二弟他有这等本事……”言下之意，甚是惊喜。

小人儿看到欧阳锋入笼，便知道仇人这一次是死得定了，他吹起口笛，这些毒蛇都是恨不能吞欧阳锋才快乐。他心里大乐，这一次欧阳锋是死定了。但他看着看着，口笛吹得十分用劲儿，欧阳锋却是仍然无恙，他不能一点点儿化成血水，甚至人都不曾倒下。他坐得很稳，仍是闭眼坐定，如僧人入禅。

又过了半个时辰，欧阳锋看着小人儿，慢慢说道：“任庄主，我是不是可以出来了？”

小人儿大惊失色，他从不曾料到了这个欧阳锋竟会安然无事，这怎么可能？但欧阳锋不用他说话，人就起身，慢慢向上一纵，身子飞出了笼子，立在小人儿任一天的面前。

任一天无话可说，他恨恨道：“好，算你能行，欧阳锋，人交与你，你九死一生弄来了人，可千万别把这好东西给你哥哥啊。”

说罢，小人儿竟然一抬手，叭地一声响，箱子裂开，他一把抓起慕容箏，把她向欧阳锋掷来！

欧阳锋不曾料得这个，他看着慕容箏飞过来，不能不接。他就伸出手去，接住了慕容箏。但觉温香软玉，一片香气，他的心里直跳，转过眼去，再也不敢看她。可看与不看又有什么用？他的手里抱着的是一个赤裸的慕容箏，他自己也是知道。他回头喊道：

“哥哥……”

手一抬，慕容箏便飞向了欧阳锜。

倒是白面罗煞修罗儿手快，她一出手，便抓住了慕容箏，她轻轻喊道：“衣服！”

欧阳锜便找衣服，好在这小人儿任一天是一个瘾君子，此地倒是不乏女人的衣服，且件件都是精致，欧阳锜找好衣服，把慕容箏穿好，再与她解了穴道。慕容箏一直默不作声，任他去做。

再找那个小人儿任一天，却是不见了。找也找不到，三人一计议，一把火就烧了他的这一间屋子，烧得火起时，一地爬得满是毒蛇，吱吱乱叫，烧得焦味直冲人鼻。

出门看时，火烧得连片儿了，一庄的房子，都连烧着，火借风势，烧得庄内人奔豕突，十分慌乱。

三人忙带着慕容箏，离开这白驼山庄。

第二十八回 叔嫂奸情

白面罗煞与欧阳锜、欧阳锋带着慕容箏到了家，他们都知道这地方不能久留，回去告诉了老欧与刺丫儿后，大家都到山上去住。在白面罗煞修罗儿的冰洞下，有一片小小石屋，从前也许是赶荒人住的，更可能是一些在山上揽羊的人留下的住处，现在他们几个人住在这里，也好有一个照应。

慕容箏每日根本无心与他们在一起，她只是呆呆看着那山下，远处，有那白驼山庄，还有更远处的大漠。从这里向大漠望去，晴天丽日，看去十分遥远，大漠如烟，远远看不到边。慕容箏常常看着那远处，像是可能看到她的江南水乡，看到那静庵的一片檐影，看到那红墙青瓦，听到了一片梵唱。她的眼光呆呆怔怔，不离远处，且一望就是一整天，还不说一句话。

只有刺丫儿喊她去吃饭时，她才默默回来。

慕容箏一来时，看到了这里有六间小小的石屋，就自己住进了最小最破的一间，把门关好，到了晚上，不管是什么人，任谁去喊门，她也是不开。

欧阳锜并不去找她。

× × ×

欧阳锜晚上自有他的去处。他时常在暗夜里坐在山上，想他的心事。月光清淡，照着一个身影，坐在那块背靠背的巨石下，他看着下面的石屋，久久呆坐着。

直到所有石屋的灯都灭了，他才会回到屋子里来。这时欧阳锋还是不会入睡，他会轻轻问他哥哥一声：“你回来了么？”欧阳锜照旧是不说话，只是坐下，再躺下入睡。

这一夜，欧阳锜坐在石块下，看着石屋，看着山下的白驼山庄，他心里想道：人这东西却也真是奇怪，看那个小小人儿，他居然把人当成一种可以收藏可以观瞧的玩物了，他能把人放起来，到了用时看时方才拿出来。他就心里没有一丝的不安么？他就平时想也不想这些活生生的女人么？他欧阳锜也怪，他明明有自己亲爱的女人，却不能天天与她生活在一起，不能去看她。她在冰洞里，天天也是寒冷、孤独，自己坐在这里，也是凄风苦夜，他就不能去抱着他的女人，和她说上一阵子情话，对她讲些自己的喁喁情话了么？

但他不能动，他怕，他有一些怕，怕慕容箏的眼神，他从慕容箏的眼里看出了一种平静的绝望。慕容箏对他很是绝望，她从来不曾想过他这个西域大漠的第一高手，会在这里失魂落魄。她也从来没有想到，她嫁与一个男人，这男人会在静夜出去，一夜不归，让他自己的妻子被人家掳走。她一定是恨欧阳锜，他一夜不归，让自己的妻子受尽人家的羞辱，她会再也不能饶恕欧阳锜，甚至会一生再不同他讲话。

他正想着，就闻到了一种很熟悉的气味，听到了这世上最温柔的声音。

“锜儿，你在这里做什么？莫非你不想回去与她在一起了么？”

欧阳锜慢慢抬起了头，他说道：“她不会再理我，她认定我有罪，她不会再理我了。……”

欧阳锜却也难于分说，他无法对慕容箏说此事，他能对她讲什么？讲他在那一夜里去了冰洞，只是伏在师父怀里，后来是师父伏在他的怀里睡着了，他一坐坐到了天亮了么？讲他在山洞里想，天下最亲的亲人应该是他的师父，而不是其他的什么人么？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锜儿，你好委屈，你是不是好委屈？”

怪的是，平日的欧阳锜沉默寡言，性情却也倔强，此时一见到了师父，一听到这一句平静的话，满心的委屈都化成泪水，哗哗流了出来。

白面罗煞把他抱在怀里，这两人的情感却是极深，在白面罗煞修罗儿的眼里，欧阳锜是一个孩子，是一个可怜巴巴的孩子。他非要女人的照应不可，如果没有一个爱他的好女人，他会生得无趣极了。但在欧阳锜看起来，师父却也是一个荏弱的女人，她一生的苦楚太多，不能再承受更多的苦楚了。两人在一起，大多是无话可说，坐在一起，动也不动，一坐就是整整一日。

白面罗煞修罗儿知他心事，轻轻说他：“锜儿，罪不在你，罪只在我，你知道不知道，如果那一晚上我不那样，你就会回去，就会回去看你的妻子。那样你就会帮你二弟了，她也不会……”

她要说的是，慕容箏也不会落入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的手里，一切都只不过是少了他在家的一夜罢了。事儿平平淡淡，根本就没有什么了不起。倒霉的是，他在那一夜出来陪他的师父，偏偏就出了事，慕容箏被掳，家中被人家打得稀烂，一切都是他欧阳锜倒霉。他又复有何话说？

“锜儿，锜儿，你很心焦，是不是？”

欧阳锜的心里是很苦，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慕容箏天天一句话也不说，她不愿意与他在一起，让他颇感尴尬。

白面罗煞修罗儿说道：“镛儿，我看你得离开她，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她？”欧阳镛摇摇头，他不再说话。

白面罗煞说：“你得让你的二弟与她在一起，你要不要我去说？”

欧阳镛看看师父，他知道要他自己与欧阳锋说这件事，他怎么样也说不出口。但这件事儿要师父去说，师父能说得出么？师父也是心有苦衷，她一个女人，怎么能向人家说出自己心里的伤处？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镛儿，只有这一个办法，我去同欧阳锋说，我现在就去同他说。”

× × ×

欧阳锋正在石屋内练功，他的功力现在已经有极大的进境，他知道他的功夫现在已经可同当世任何高手一较高低，他的蛤蟆功已经比他的师父更强。他听得门外有人轻轻走来，这脚步声只会是哥哥或是哥哥的师父。欧阳锋听得这门响，就进来了这人。

果然是哥哥的师父，她轻轻走到了欧阳锋的面前，看着他，说道：“欧阳锋，我要与你说话。”

欧阳锋心道：哥哥的师父一向倨傲，她要与我说话，却不知道说些什么？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欧阳锋，我要与你说的这件事儿，与你们欧阳家大有干系。你是不是愿意听？”

欧阳锋道：“前辈是我哥哥的师父，但有差遣，敢不从命？”

白面罗煞的神气很是古怪，让欧阳锋也是捉摸不透，他看着白面罗煞，心道：看来，哥哥的师父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要对我说。但她会有什么事儿对我说呢？莫非是哥哥他有了什么难处？莫非是哥哥的师父什么难为之事要说？

白面罗煞道：“欧阳锋，我曾对镛儿说，你将来必成大器，当时你要习武，我不愿意要你拜在我的门下。你可能有一点儿不解，认为我不让你在我门下学武，是有一些成

见或是戒心。我当时与镛儿都是不好说，现下我可以告诉你，我与镛儿都在那冰洞里修习寒邪功夫，修习这种功夫的人都是有一个弱处，男人不能做一个健全的男人，女人也不能生育。且男男女女都不能媾合。这是我们的羞处，也是学我一派武功的缺陷。我不能对你说出此事，谅你一定会见谅于我。因为我也是女人……”

欧阳锋的心里闪得飞快，他心道：原来却是这样，哥哥的师父与哥哥都是修习了这种怪异的奇功，他们都不能做一个好男人好女人了。这岂不是糟糕？哥哥怎么从来不曾对我说过，他是不是不愿意对我说？但他的心头一闪，就想到了一件事，他想到了慕容箏。

慕容箏是他的嫂子，哥哥不能人道，嫂子却怎么办？难怪她老是郁郁寡欢，难怪她曾经一夜两次敲响他的门。她一个人天天呆呆看着天边，在想着她的江南，想着她从前的静庵，大概也是与此有关。

欧阳锋的心里不知怎么办才好。

白面罗煞道：“我还可以告诉你，我与镛儿已经是天下最亲密的人了。”

欧阳锋一时怔住，他不知道讲些什么才好。他的头脑也一时紊乱，他心道：哥哥的师父在说些什么？她说她与哥哥是最亲密的人，她不是与哥哥最亲密么？过去她是哥哥最亲密的人，但现在该不是了，因为哥哥有妻子了，因为哥哥是有家室的人了。她怎么会是哥哥最亲密的人？但他又恍然大悟，一下子明白了白面罗煞的话意。他看着白面罗煞修罗儿，惊异得话也说不出。

白面罗煞修罗儿笑，这笑声很是凄凉，她轻轻道：“你是一介书生，自然不知习武之人的难处。我来西域大漠，是因为我有一个仇人，他伤了我，我无法治疗自家伤病，只好呆在这冰洞内，靠那千年玄冰疗伤。有一天，你的哥哥掉入冰洞，我救了他。从此我们两人就无话不说，直至如今。我也是一个女人，你哥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两人心儿相悦，在一起十多年，怎么能不渐生情愫？他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他。我们两人都是

活在这世上的残疾之人，同气相求，同病相怜，我们不惺惺自惜，这世上又有谁会可怜我们？这其中苦衷，想你也能明白。”

欧阳锋心内大惊，他自小与哥哥在一起，没了父母，哥哥就是父母，哥哥对他一向很少讲话，总是心里极有主意。欧阳锋佩服哥哥，以为哥哥是一个天生的男人，倔强脾气，几不可改。谁又知哥哥的本事都是因为有了一个师父，有这样一个行事阴险的师父？哥哥不能人道非他能始料所及，但现下一听，也仍是心中惊悚，哥哥如此，这一生岂不要很是悲惨？欧阳锋一时沉思默想，说不出话来。

白面罗煞说道：“本来，镛儿出手救慕容箏，也全是为了你……”欧阳锋忙问道：“怎么是为了我？”白面罗煞脸带凄凉：“镛儿告我，慕容箏姑娘对你极有好感，她很喜欢你。我愿意镛儿救她，也是为此。谁知你去中原，偏偏被那个老毒物慎独行劫走，生死未卜。我与镛儿特地赶到北疆，找也找不到你，我们看到了留云庄烧成了一片废墟，一堆瓦砾，却哪里找得到一个劫后余生的人？我们灰心失望，就回西域。镛儿不知如何是好，是我劝他，要他娶慕容箏姑娘为妻。这缘由有二，一是慕容箏中了天下奇寒冰蚕之毒，如不驱毒，就活不了多久。二是你下落不明，镛儿又只身负你欧阳家的宗祧，为使你欧阳家香烟不断，镛儿不娶妻生子，又怎么办？”

欧阳锋听得惊骇，白面罗煞一席话，让他想也不曾想到，更是不知说些什么才好。但他人也不笨，一听就听出了个中破绽，既是白面罗煞与哥哥都成了残疾之人，他们已不能人道，哥哥与慕容箏成亲，又有什么用？怎么能使欧阳家有子有孙，宗祧家室？

白面罗煞却也看明白了他的疑虑，说道：“欧阳锋，你下落不明，是我给镛儿安排一计，如果有机会，我将用偷梁换柱之计，找一个男人来，让他与慕容箏生子。”

欧阳锋听得忍不住，就问：“修老前辈，你说得这些主意，哥哥是不是全都知道？”白面罗煞苦笑：“镛儿性倔，如果我这主意他都知道，他怎么会答应？”

欧阳锋沉吟许久，他知道白面罗煞找到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事了。天下读书人，

最聪明者莫过于欧阳锋这种人了。他能见微知著，举一反三，况他又是一个要做天下大恶人的聪明之人？他看着哥哥的师父，冷冷问道：“修老前辈找的这男人不会是我罢？”说话时语气已很是愤然。白面罗煞修罗儿蓦地笑了，笑得刺耳，笑得嘶哑，她两只黑洞洞的眼睛在月下闪光，她看定欧阳锋，冷冷说道：“为什么不是你？欧阳锋、欧阳镛本是一胞兄弟，你哥哥也是你，你也是你哥哥，你们二人又有什么分别？”欧阳锋不知如何回答这白面罗煞修罗儿，只是觉得她所思所想，大是怪异，此事做得让人匪夷所思。

欧阳锋在沉吟，依他心思，也真是左右为难。他喜欢慕容箏，知道慕容箏也有些喜欢他。但嫂子就是嫂子，叔嫂同室，这事儿又如何做得？

白面罗煞修罗儿突然昂头大笑，她那黑洞洞的双眼窟里流下热泪，她笑得凄惨悲伤，亦有些恐怖。

欧阳锋问道：“你笑些什么？”

白面罗煞道：“欧阳锋，你说你去留云山庄，做了北疆一绝老毒物慎独行的徒弟，是也不是？”欧阳锋答道：“不错。”白面罗煞冷笑：“据我所知，老毒物慎独行一生做下坏事无数，他最愿意做恶人，你做他徒弟，不是大恶，也是小恶。你这样子，连一点儿小事儿都不能从权，还能做什么大恶人？”

欧阳锋心中犹豫，迟疑不决。他想：哥哥就是哥哥，哥哥的妻子怎能侮戏？江湖恶人做得，但与哥哥的妻子在一起，这事也能做得？

白面罗煞道：“大宋朝日子不好过，百姓民不聊生，却偏偏比哪朝哪代都多些狗屁礼节。程颐程颢，还有朱熹，这三个王八蛋，自家美酒膏粱，三妻四妾，却给别人定下什么狗屁礼数。让别人听这礼数，守这理学陋规。你是一个聪明人，怎么要听这些？你愿意不愿意要慕容箏？你愿意不愿意要她快乐？世事男女，只要两情相悦，又管得什么其它？你要欧阳家有后，就得和慕容箏在一起。她身上冰蚕奇毒不能全解，你有神功在身，自能助她。你要是真喜欢慕容箏，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办？”

欧阳锋低头寻思，却也百思不得其解。他是一个恶人，谁都能认定他。他用蛤蟆功杀死了他的师兄莽汉子石楚秀，又在丐帮长老聚会时杀死那一声不响的两兄弟，又在白驼山庄杀死大漠四杰。到了此时，欧阳锋生生撕裂双环袈裟，已是在心中酿成大恶。他根本不会在乎别人说他是非，但此事关乎哥哥欧阳镛，却让他无法定夺。他能去找慕容箏么？他能让哥哥的妻子成为自己的女人么？他这么做，哥哥会不会不情愿，他是不是一定得这样做？

欧阳锋也曾去过临安，也曾一游中原，也见过美女姝丽，但静夜辗转，思念女人，眼前浮现的都是一个俏丽的慕容箏。他不能忘怀大漠上两人的日日夜夜，更不能忘记慕容箏秀发披垂，冰肌玉肤坐在小人儿任一天的箱子里那神情。

× × ×

慕容箏坐在石屋内，石屋清冷，只有残灯一豆。她呆呆坐着，不声不响，心中也不知想些什么。

欧阳镛推门而入。慕容箏看也不看他，也不说话。欧阳镛徘徊半天，说道：“我那一夜是去了师父那里……”

慕容箏仍是不说话，连眼睛也闭上了，显是不愿看到欧阳镛，更不要听他分说。欧阳镛心里有话，不得不讲：“我去看师父，我与你成亲，已经五六日了，没去看她，我怕她寂寞……”

慕容箏还是不说话，但心中定有所动，眉目之间，微微耸动，好似有话要说，但仍无一声应语。

欧阳镛道：“果然我料不错，我那一夜心惊肉跳，我知道定是师父有事，我去冰洞，师父已经昏死。她不愿意再活下去，自闭经穴，躺在千年玄冰上，已是奄奄一息。我若去晚，师父就没命了……”

慕容箏杏眼一睁，大声道：“你师父，你师父，天天是你师父，睡梦里也是你师父！

你要喜欢你师父，你和她成亲好了，你为什么要娶我？你喜欢你师父，你又何必喜欢别的女人？你离不开你师父，你娶我做什么？你不是一个男人，你怎么能娶妻？”

说罢恸哭，伏倒在石床上，双肩抽动，伤心不已。

话已至此，事已如此，却让欧阳锬说些什么？新婚之夜，女心惴惴，回头向壁，千唤不应。及得她爱心顿起，心迷神荡，想与男人好好亲热，从此相依相偎，生生死死都作一处。但男人突然不是男人，没了粗鲁，也无亲热，忙忙碌碌，没甚用处，只是汗水淋漓，没了男人的锐气。忙碌半天，女人越来越是沮丧，只是闭紧双眼，默然无语。男人就慌慌张张，不断地忙着说话。此时的女人只要爱抚，又哪里需要说话？这新婚一夜，两人都不曾入睡，女人眼中流泪，男人心里流血。

但此中情由，两人都掩在心内，谁能向人说道？宋时理学大盛，男女风流，只是偷偷在做，从来无人敢说。家中闺阁秘事，外人哪曾与闻？

欧阳锬与慕容箏都是心中凄苦，两人无话，也没有什么办法。

欧阳锬想上去抚慰慕容箏，他有时也想，他是该有一个妻子，白面罗煞让他娶慕容箏，他心内也是大大乐意，不然怎会有今日之事？他总是想，女人温柔，男人多情，他只要天天夜里抱着慕容箏，她就会心安。虽是自己骗自己，却也是想得好宽。欧阳锬伸手出去，要抚摸慕容箏，慕容箏突然尖叫：“你别动我，你别动我！”

欧阳锬自是不敢再动。

慕容箏心里凄苦，她此时才知，在大漠上，她百般折磨欧阳锋，是因为她心里喜欢。她在留云庄的人胜了欧阳锬要带走欧阳锋时，突然挺身而出，说欧阳锋是自家相公，那是她心中所想，一时吐出，决非偶然。她在白驼山庄看到欧阳锋宁可拼着一死也要救她，跳进蛇笼时，心里好生甜蜜。她逃江南，出静庵，要的就是在江湖上找一个知心男人，从此浪迹天涯，同栖同止。欧阳锋如今已是江湖一流高手，她如同欧阳锋在一起，他又识机，又有趣，人又风流，有什么不好？可自己抓了冰蚕，非但没能救成一俗大师，连

自己也只好嫁与欧阳镛，这其中悲苦，却向谁人分说？

欧阳镛道：“我想告诉你，我从小就没了爹娘，我掉入冰洞，师父救我，从此我与师父相爱，已有十年。师父是我父母，也是我的女人，我是师父的徒弟，也是师父的男人。此中情由，我实在无法告你……”

慕容箏心中凄苦，欧阳镛说的话，她其实早就在心里隐隐约约猜得到，但无法想得实在，也不能说得清。如今欧阳镛自家说了出来，让她大是震惊。

欧阳镛说道：“我知道，你喜欢我二弟，你如果真的喜欢他，你可以与他在一起……”

慕容箏大怒，吼道：“你不是一个男人，为什么你要娶妻子，你喜欢你的师父，你为什么不和你的师父在一起？你也不是个疯子，你不是害我，为什么这样做？”

欧阳镛看着慕容箏，见她怒起来，却也是秋波流转，妩媚动人，就不由得在心下有些酸楚，想想自己，却不由得悲从中来。他对慕容箏道：“我与你相比，真是自惭形秽，但我也真是喜欢你，不然我也不会答应与你成亲。你原谅我，好不好？”

慕容箏却只是流泪，再也不同他讲一句话。

× × ×

欧阳镛呆得无趣，就慢慢走出了屋子。

他来到了自己的石屋，看到师父正在为他铺床，白面罗煞修罗儿的心思很细，一点点儿地把被子弄好，再轻轻地叠得整齐，弄得有棱有角。她看着被子，细细端详，说道：“好了，就是这样，石屋寒冷，镛儿用它，也还可将就了。”

欧阳镛看她，眼里就又流出泪来，他心道：看遍天下女人，只有我的师父最是疼我，她是一个女人，比世上的一切女人对我都好，做人不能做得坏了良心，我有了师父，还有什么别的心思？却见师父坐在那石屋床边，她轻轻把头依偎在被子上，她轻轻说道：

“镛儿，镛儿，我是不是太苦了我自己，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尝过睡在被子上的滋味儿了。”

白面罗煞修罗儿说话时，竟然泪下如雨。

欧阳锜在外面看她，看她躺在被子上，一头银发飘散，她如醉如痴，在与被子依偎。欧阳锜看得心里凄苦，他心道：师父居在冰洞，十几年不知床榻滋味，此中凄苦，我该知道。他心里真是百感交集，说不出他是该进门呢还是该站在这里。

白面罗煞却情知是欧阳锜来了，她不回头，只是轻轻声唤：“锜儿，是不是你？”

欧阳锜说道：“师父，是我……”

白面罗煞修罗儿说道：“锜儿，我与明荃相遇，是一时情迷，我与你相遇，使我情迷一生。锜儿，你能让我有机会再做一个女人么？我已经是久别不知床滋味了。”

欧阳锜走上去，轻轻抱住白面罗煞修罗儿的头，他轻轻道：“修罗儿，我叫你师父，你叫我锜儿，这不公平……”

她斜着头问：“你说，怎么才是公平？”

白面罗煞的模样很是可怕，她却偏偏沉溺于自己的情感之中，体味到自家真的是很温柔。欧阳锜看她，心里满是爱怜，他说道：“师父，你是不是对他说了？……”

白面罗煞修罗儿道：“不错，我是与他说过。”欧阳锜十分焦急，忙问：“他说些什么？”白面罗煞见他真是着急，就轻轻抚摸着他的肩，说道：“锜儿，你何必这么自苦？你有慕容箏，就有一个漂亮的女人，我又老又丑，你要我做什么？你与我在一起，早早晚晚也会后悔……”

欧阳锜说道：“师父，我已同她说过，她……”白面罗煞修罗儿轻轻掩住他口，悄声道：“锜儿，锜儿，我求你，不去说她。”

× × ×

石屋寒冷，静夜更是漫长，依稀星光，总添人无限愁思。慕容箏哭得泪也干了，就呆呆地看夜空。她心里空落落的，总在想着要做些什么，要把憋在心里的话向谁诉说。她想：我是不是该回江南，回到静庵中去，去听那古寺梵唱，去念那黄卷玄经，一想到

静庵那冷冷清清的日子，慕容箏就心里难受，佛门净地，人也是活得没味儿。她从静庵中逃出，又怎能再回到静庵去？她慢慢走出石屋，看到空中月亮，竟然也是半片，周遭也有乌云，这月景竟然极像她与欧阳锋在大漠时的那一夜。她痴痴怔怔，看得发呆，想到她与欧阳锋在大漠上的一些事儿，就忍俊不禁，轻声笑了起来。

慕容箏想，反正是欧阳锜与他的师父在一起，自己今晚何不去找欧阳锋，与他闲谈也好？当下拿定主意，就推门直入欧阳锋那一间小小石室。

欧阳锋正在沉睡，便不能得知慕容箏进门。但学武之人，功夫精湛到了欧阳锋这种地步，真可以说是气走全身，神游体外了，虽是在睡，也是警觉。他突地觉得眼前似有人在，就身子一挺，直坐起来。

他一声喝问：“谁？！”

慕容箏轻轻一叹，她便去坐在床前，两眼直视欧阳锋，慢慢说道：“欧阳锋，你睡了，睡得好不好？”欧阳锋一怔，依稀月光却见慕容箏一双秀目瞳视自己，眼光黑漆漆的，说不出其中含义，欧阳锋就是一愣，答道：“我刚刚睡。”

两人却又无话。

欧阳锋是聪明人，听得哥哥的师父说起这事儿，便知三人情形极是微妙，哥哥喜欢师父，却也不厌慕容箏。师父喜欢哥哥，自然愿意慕容箏与哥哥分手。但慕容箏心思如何，欧阳锋却怎么知道？欧阳锋想知道慕容箏如何想法，总是叔嫂名份，难于启齿。

慕容箏却理理头发，左手食指绞动一绺秀发，把它绞乱，右手却一点点儿梳它，她问：“欧阳锋，你恨不恨我？”欧阳锋心下大奇，我何必恨你，我为什么要恨你？他一笑摇头，却不分辩。

慕容箏比欧阳锋更是聪颖。她敢从静庵逃出，就与一般女儿家不同。她敢只身在江湖上闯荡，自有她过人的本事。慕容箏心下一横：我何苦自戕，欧阳锜与白面罗煞修罗儿欺我，我却总有自家主意，终不会被他们害死。慕容箏主意拿定，说道：“欧阳锋，

你闯白驼山庄，跳入蛇笼，也是为我，为救我一命，你不顾自己，我好生感激。”说话时语真意挚，真的是一片谢意。欧阳锋一笑置之。

慕容箏走到床前，呢呢喃喃：“欧阳锋，我在汴梁时，人家掳你，我说你是我相公，你记得不记得？”

欧阳锋点头，尽管是大漠上慕容箏戏弄于他，也曾南去路上，慕容箏瞧他不起，欧阳锋都是浑不在意。但慕容箏在汴梁挺身相救，却令欧阳锋心里着实感激，想慕容箏一个姑娘家，居然能挺身而出，说欧阳锋是自己男人，这也要绝大勇气。

欧阳锋道：“嫂子，谢谢你救了我……”

慕容箏突然流泪，这时的慕容箏就不比平日，变更是柔弱，更是凄伤，更是楚楚动人。慕容箏道：“欧阳锋，欧阳锋，你叫我什么？谁是你的嫂子？”

慕容箏笑得凄凉，也笑得绝望，慕容箏话儿泉涌：“谁是你的嫂子，你哥哥他算个什么人？男人不能顶天立地，不能万般温柔，却如何算得上是一个男人？你哥哥是男人，我才会是你的嫂子。如果你哥哥是个白痴，我又怎么配得起被你叫声嫂子？”

欧阳锋想也未想，就打出一拳。欧阳锋自小没有父母，由哥哥带大，一切全由哥哥照料，哥哥便是父母。谁人说他哥哥不好，焉能不与那人拼命。听得慕容箏一声声说他哥哥的不是，欧阳锋心里自是大大不快，他慕容箏侮辱哥哥，不由分说便是一拳。

这一拳把慕容箏打倒在地。

慕容箏躺在地上，怔怔地看着欧阳锋，她的嘴角就有血在流。慕容箏冷笑，声音冰冷，也有几分凄苦：“欧阳锋，你打我，你真打我？！”

慕容箏如同人家吵架：“欧阳锋，你是不是就恨我？大漠之上，我把你捆起来，你是不是就想杀我？后来我嫁与你哥哥，你是不是更加不愿理我？欧阳锋你这个混蛋，你杀死我也就是了，何苦欺我？”

她冲上去，双手抓住欧阳锋的头发，把一支骨簪从欧阳锋的发髻中抽出，扔在地上，

两手抓住阳锋的头发，一把抓散了头发，狠命摇着：“欧阳锋，快杀了我，你杀我啊！”

慕容箏揪紧欧阳锋的头发，把他揪拢来，两人眼儿对着，鼻息也近，眉眼两目相隔逾寸，慕容箏恨恨地看着欧阳锋，声音却俏俏媚媚，喜气洋洋：“欧阳锋，你杀了我，我心里一准快活……”

说完话，人眉儿蹙着，眼儿眊着，嘴儿笑着，眼儿闭着，只等欧阳锋出手。她说话声音悄悄，几近不闻：“欧阳锋，我死了也不会放过你！”

欧阳锋人活偌大，却怎么见过这个？女人笑，女人俏，女人哭，女人闹，千般妩媚，百种风情，都在这一人身上。欧阳锋只觉得气血上涌，心里有十二分躁动，他声音嘶哑，说道：“慕容箏，你放开……”

慕容箏说道：“你有本事，就杀了我。你不是一个老毒物么，你不是天下恶人么？你杀了我，省得你在大漠上还救我，你不管我，我岂不是早就死了，那又有多省心？”说罢，声音哽咽，像要泣绝，话也说不出，只有一双眼里闪着恨毒。

欧阳锋五内俱焚，他心道：慕容箏，慕容箏，你早点走开，你不惹我，好是不好？你要是不走，我又怎么是好？他身子也不敢动，两手哆嗦，像是脱力失功一般。可慕容箏仍扯着他的头发，这一撕扯在心，在肺，在肝，让他不能安稳。

欧阳锋一声长啸，这啸声中有许多焦躁，有极大不安。这一啸啸热欧阳锋的一腔心血，也啸迷了慕容箏的心。欧阳锋两只大手伸出，轻轻一抬，就把慕容箏平平举了起来，他眼珠通红，说道：“慕容箏，你快走，快走……”慕容箏被他轻轻巧巧举在空中，浑身也无着力之处，却怎么走得动？只是呆呆看他。

欧阳锋犹如一只困兽，把慕容箏横着抱了起来，他奔走如飞，在这小小石室内匆匆来去。他奔至门口，像只扑食的猛虎，把门顶紧，在四外撒目，见确实无人，才急急回身，把慕容箏轻轻放在石床上。慕容箏两眼睁得很大，看他。欧阳锋伸手一点慕容箏的穴道，慕容箏伸手拦他，话儿轻轻：“小人儿也点我穴，他也点我穴，你为什么也要点

我？”

欧阳锋一愣，便住了手。

慕容箏说道：“欧阳锋，你喜欢我，是也不是？”

欧阳锋点头。慕容箏道：“你喜欢我，你就尽管喜欢，你不用点我的穴道，我让你喜欢我，好是不好？”

欧阳锋点头，他像一只野兽，急不可待。慕容箏说道：“你放下我，你慢慢来轻轻来，我等你……”说话时，唇也微微颤抖，再也说不出话来。

欧阳锋就轻轻动手，他看得慕容箏的身体，真真是妙不可言，他在小人儿的屋子里，看到了坐在箱子里的慕容箏，今日身躺床上的慕容箏，更是让他心醉。他把慕容箏的衣服都脱下，看她。

慕容箏道：“欧阳锋，你看什么，难道你也是一个中看不中吃的男人么？”

一句话，说得欧阳锋心炽如烧。他盯盯看着慕容箏，扑向床上。

× × ×

月光下，欧阳镛看着白面罗煞修罗儿，他的手在她的肩头滑动，白面罗煞修罗儿的肩头很是香软，让欧阳镛心醉神迷。

“他们是不是会……”女人一声叹道：“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与他说话时，他的心动了……”

欧阳镛不语，他的妻子要与他的弟弟在一起了，他怎么想，个中心境，向谁分说？

白面罗煞道：“镛儿，你说，你喜欢不喜欢我？”她仍是用她的头发抚摸着欧阳镛。欧阳镛点头。白面罗煞说道：“镛儿，我要嫁与你，你娶我罢，好不好？如果你娶我，我就活下去，我们一齐去南方，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我做你的妻子，我给你做饭，烧菜，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愿意，那就最好。如果你不愿意，我就杀死你，把你放在冰洞。我然后也死，我们两人在冰洞里，生生世世在一起。”

欧阳镒笑了，他说道：“好罢，修罗儿，我依你，你看好不好？”

× × ×

谁知道过了多少时辰，但仍是月明风静，空中却没了一丝儿的云影。欧阳锋与慕容箏醒了过来，他们知道，他们该看一看哥哥与他的师父了。慕容箏的手吊在欧阳锋的肩头上，她很累，也很是慵懒，她头一回知道了什么叫做男人，她头一遭了解了男人的粗野，也头一回知道了男人的温柔。

她汗水淋漓，秀发披散，她的眼里闪动着光，她的脸因为快意而胀红，这贪恋欢爱的女人比平日更见娇媚。

她轻轻道：“他告诉我找你……我们干嘛要看他们……他们在一起，天亮了再去也不迟，你说是不是？你再抱我，再好好抱抱我……”慕容箏闭着眼睛。

欧阳锋坐了起来，他穿好衣服，走了出去。

慕容箏也只好穿衣服，她的手也有些不好用，哆哆嗦嗦的，许久也不能穿好衣服。

欧阳锋走到了哥哥的石屋，他想和哥哥好好一谈，但他什么也没看到，这屋子里没人。欧阳锋心慌，忙喊慕容箏，与她一起到了冰洞，两人跌跌撞撞进了冰洞，直落到了洞底。欧阳锋叫道：“哥哥，修前辈！”

没人应声，再也无人说话。欧阳锋心里顿时明白，哥哥走了，白面罗煞修罗儿也走了，他们两人从此会再也不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好好地过他们自己的日子。

慕容箏的身子哆嗦着，她冷，不知道为什么，她刚刚与欧阳锋亲热过，就再也没过去那样不怕冷的时候了。在这冰洞里，她觉得很寒冷，一时一刻也呆不下去。

她轻轻哆嗦：“欧阳锋，欧阳锋，我们上去，这里，不行，我不行，我冷……”

欧阳锋抱起了她，飞身出洞。

第二十九回 大漠雄主

欧阳锋与慕容箏回到了欧阳家，如今家里少了哥哥欧阳锜，就显得大是冷清。欧阳锋心道：如果白驼山庄的山君小人儿任一天敢来扰他与慕容箏，他就杀死任一天。如果他不来惹我，就任由他自去做他的便了。

白驼山庄却极是平静，远远看去，一场燹火只是烧掉了一片房屋，白驼山庄仍是白驼山庄，山庄里的人未散，山庄外仍是有人晨耕暮归，也仍是炊烟袅袅，没有什么动静，小人儿任一天也未前来惊扰欧阳锋。

那一夜，欧阳锋与慕容箏在一起、回来之后就不见了欧阳锜与白面罗煞，问起老仆老欧与丫头刺丫儿，两人都支支唔唔，说不清楚，只说是大公子告诉他们，他与师父要远去他乡，从此不复再见，要二公子与慕容姑娘好自为之。再问哥哥去了哪里，老欧与刺丫儿就一问三不知了。

欧阳锋也不再问，他既与嫂子在一起，就无法再见哥哥，两人见面，只是尴尬而已，岂有其它？他与慕容箏在一起，一到静夜中宵，两人亲亲热热，两情缱绻，直弄得人也疲惫，才静静躺在床上。慕容箏依偎在欧阳锋的臂弯里，心里好是甜蜜，原来男欢女爱，却也有无限乐趣，直叫人忘却生死。她双眼痴痴看定欧阳锋，像要把欧阳锋这人生生刻在心里。看着看着，就悄然流泪，泪水难说是爱是喜，是郁是怅。欧阳锋也是两眼望天，心里想着哥哥，他与师父白面罗煞修罗儿在一起，他是不是也会很快活？他们远离西域大漠，会不会找了一处农家小舍，耕织度日，两情欢洽，朝朝暮暮都在一起？

也是多日无话。

× × ×

这日晌午，仆人老欧从井边打水，刺丫儿却在厨下剖鱼，两人说话，声音中也露欢欣。欧阳锋与慕容箏坐在屋内闲话，说些慕容箏在大漠恶狠狠待欧阳锋的事，竟然用绳

索捆他，用沙尘迷他眼目，两人说罢大笑。慕容箏说道：“我要早知你是我相公，我怎么舍得用沙尘迷你？”欧阳锋也笑：“正因你用沙尘迷我，我才成了你相公。不然，我又哪有这等缘份？”两人正说得心热，就听得厨屋内一声尖叫。这叫声大是骇人，听声却是刺丫儿。欧阳锋脸色一变，三步两步，跑至厨房，眼见得老欧与刺丫儿，就大吃一惊。

只见老欧两手如伸入墨池，从手指直黑漆漆到了臂弯，两条手臂黑得发亮。老欧双手拼命甩动，似要把这黑漆甩掉一般，这黑漆看来很是古怪，任老欧怎样去甩，也是甩它不掉。老欧显然极是痛苦，嘴里呃呃呃怪叫，眼珠竟然红成血色，牙齿咬着舌头，竟把舌尖咬下半截，吊在嘴边。他看着刺丫儿，猛向刺丫儿扑去。刺丫儿一阵怪叫，绕着屋内什物跑动，不敢让老欧触到她身子。老欧一见欧阳锋进来，就舍了刺丫儿，向欧阳锋狂扑。欧阳锋也不防备，就让老欧抓住了他的两臂。老欧手劲儿极大，两手竟把欧阳锋抓得隐隐作痛。就见老欧手抓之处，把欧阳锋的衣袖蚀成了粉末，欧阳锋的袖口齐齐脱掉，从老欧手抓之处向下，竟是再无一点儿衣物。

欧阳锋叫道：“老欧，是我，我是二公子。”老欧却哪里分辨得出他是谁，只是像溺水之人，抓紧他的两臂，又怎么肯放手？欧阳锋正想运功将老欧挣开，就见老欧两手黑黑的肉开始掉落，须臾之间，老欧自肘弯以下，只剩下一条臂骨，下面带着五指指骨。刺丫儿一见老欧这个模样，吓得哇地大叫，昏倒在厨房里。

欧阳锋正想提起老欧，就见他再也无声，人如一条口袋，昏倒在地。慕容箏这时恰好赶来，一见此情，也大是恐怖，她叫道：“二公子，你的手……”欧阳锋低头一看，老欧抓他手臂处，也有条条黑痕，像是老欧刚刚把墨爪涂在他臂上一般。欧阳锋从未见过如此剧毒，这毒性竟比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的蛇笼之毒更是歹毒，一碰上身，肌肤全消，竟只剩下一条嶙峋臂骨。慕容箏正看见欧阳锋臂上黑印，大叫道：“小心，你中毒了！”欧阳锋心里骇然，不知自家的蛤蟆功功力是不是能抵得这邪毒，但只好安慰慕容

箏：“你别过来，这厨房里实是古怪。”

话未说完，就见刺丫儿嘻嘻笑着，从地上站起来，在厨房绕步。刺丫儿边走边笑：“二公子，大少奶奶，你们看我，看我……”刺丫儿话也说不完全，就脸上痴痴迷迷，看着欧阳锋，说道：“二公子你和大公子喜不喜欢我？你们吃饭的时候才看我两眼，是不是饿了时才想我，一吃饱就不想我了？二公子，你看我，我也好身材……”说着，刺丫儿眼里痴痴，还媚笑着，一件件脱自己的衣服。当着欧阳锋的面儿，她居然不管不顾，连亵衣也脱掉。

慕容箏在门口叫道：“二弟，你看看她，别让她再脱衣服了！”

欧阳锋远远施力，向刺丫儿点去两指，这两指颇为激劲，正点在刺丫儿膻中、气海大穴。谁知居然没一点儿效用，刺丫儿若无其事，仍是脱光了衣服，痴痴迷迷，念念叨叨，直走向欧阳锋。

欧阳锋大是惊异，他一掌推出，想用一二成蛤蟆功力把刺丫儿推出去。这时竟看到刺丫儿眼中扑簌簌流泪，这泪不是泪水，竟是鲜红的血泪。待得再看，就见刺丫儿七窍流血，人先没了骨头，成了委顿在地的一堆血肉，再就连血肉也都不见，只在厨房内地下有一滩血水。

慕容箏大是恐惧，啊的一声就扑向欧阳锋。欧阳锋见她扑过来，一手平推，用出一成真力，生生把慕容箏推隔在丈余之外。欧阳锋大叫：“别动！”

慕容箏站住，进也不能，退也不得。

× × ×

欧阳锋大声叫道：“查自雨，你出来！”

就听得有一个稚声稚气的声音说道：“咳，你怎么知道是我老人家来了？欧阳锋，自从老毒物死后，咱们留云庄的主人是谁？你知道不知道？”

欧阳锋不理，仍是喝道：“查自雨，你出来！你在暗处用毒，却算是什么本事？”

那稚气声音却道：“欧阳锋，你完了，你知道不知道我在你的家里用的是什么毒？”

欧阳锋沉声道：你在老欧身上用的是‘黑丝雨’，中这种毒的人，一中之后，皮肤先成漆黑，两眼却是血红，总想去生吞东西，撕扯咬人。这毒中后不久，皮肤血肉都会变成一丝丝一块块脱掉。这毒最大症状，便是中毒之人一定会把自家的舌头咬掉。你给刺丫儿用的，却是一种叫做‘女人媚’，这种药既是媚药，又是奇毒。它最怪的是，如果女人中了此毒，一定会淫荡无比，如果与男人媾合，就可以延缓这毒性。但与之媾合的男人则必死无疑。”

那小孩儿的声音很是沮丧：“欧阳锋，想不到你还真得了老毒物的真传。你已经中了‘黑丝雨’毒，就是你有蛤蟆功，也得找地方运功逼毒，怎么能与我动手？”欧阳锋无话。

小孩儿吃吃笑，笑声不歇，但见窗扇叭的一声打碎，一团身影就滚了进来。再一看这人，果然是小孩儿查自雨。

欧阳锋冷冷而乐：“小师叔，你那些人呢？大师兄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小孩儿对欧阳锋道：“你知道不知道，留云庄里的人谁最坏？你要是不知道，我就告诉你。诸葛征是一个坏蛋，这老小子一向最是阴鸷，他杀人时，得要你自家先买好棺材，得你自己挖坟坑。续文成呢，这小子更坏，他当面总是对你笑，背后下手却是最狠。这两小子，你师叔我老人家怎么会跟他们同流合污？跟他在一起，简直是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啊。”

欧阳锋听了半天，也听不出小师叔的话意，他避而不说诸葛征与续文成，莫非是他把这二人杀了？不然就是三人闹翻了，诸葛征与续文成一气之下便弃他而去？此中缘由，欧阳锋也无法知晓。

小师叔就像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身上兀自穿着那件百衲衣，他贼忒忒地笑，笑得很是开心。他看着慕容箏，叹道：“不错，不错，你这样子呢，可也能做得留云庄的媳妇儿。你长得还真挺好看。就是这小子欧阳锋可不是个什么好东西，你何必跟他受苦？他

也快死了，中了我的‘黑丝雨’，他就是不死，也两条胳膊没肉，只剩干巴巴的手臂骨头。你想想，这有多难看，世上男人女人，谈情说爱，亲亲热热时，最常用的你知道是什么？”

慕容箏看他人小鬼大，甚是惊异，便作声不得。

小孩儿笑了：“你这人挺好看，就是笨。待我老人家来告诉你，最常用的不是别的，是人的手啊。你想想，人家说爱时，都用些啥词儿？抚摸，是手不是？爱抚，是手不是？没手之人，鬼魅一般。你想静夜中宵，心血迭涌，极想亲热。点着红烛，放下喜幃，正想热络。突然伸过来一只手，你看它，影子不大好看，像鬼爪。再细看模样，吓得你头上走了三魂，脚下去了六魄。你还有什么心思，死的心便也有了。我说你长得这么好看，干脆跟我老人家走算了。”

慕容箏看着他，又惧又是好笑，这小小人儿，也就是十几岁年纪，他也想喜欢女人？

小孩儿对欧阳锋道：“欧阳锋，你让我点你三道大穴，我就给你解药。如果你不干，今天我就杀了你！”

欧阳锋再看臂上黑印，那抓痕犹在，触目惊心，他心道：只要有我一时三刻，这点儿毒伤却算什么？可惜这小师叔决不会给我一点儿时机，我却哪有功夫疗伤自救？如果我与他动手，他一定不会同我死拼，只是死缠蛮打，等我毒性一发，他再下毒手，这计确是恶毒。

小孩儿笑，说道：“欧阳锋，你在心里想着，如何对付我老人家，是不是？我告诉你，你一打，我便跑。你要不打，我便回来。你打不着我，我就等你。我等你就是两件事儿，一是等你要死了，我用化功大法把你身上老毒物六十年的功力拿来。二是等你死了，你这个俊媳妇儿，我得要，领她回家，让她半夜三更为我老人家暖脚。”

欧阳锋心里又气又恨，人家侮辱他，还没有什么，可是拿慕容箏做话柄，却让他怒火炽生，他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心想我不做恶人，人家终要杀我。我是傻瓜，就

乖乖听人家摆布。我得杀了他.....

欧阳锋向前迈一步，小孩儿就向后退三步，小孩儿叫道：“欧阳锋，你可别过来，你走得快了，我就跑，我要是跑远了，有谁能给你解药？”欧阳锋不动，他不知如何是好。

慕容箏见机不妙，就回手拿过长剑，想与这小孩儿硬拼。欧阳锋喝道：“别动，他一身是毒，你一动，准就没命。”慕容箏犹豫，心内焦急，但听得欧阳锋一声喝叱，便不敢出手。

小人儿笑嘻嘻道：“果然夫妻恩爱，可你对这女人越好，我老人家便越是生气。我一定杀了你，我杀死你，要这女人。”

眼见得手臂上的抓痕愈来愈黑，愈洇愈大，看上去毒性似已要走向全身。欧阳锋心道：查自雨，你要有本事，就在这杀了我欧阳锋。如果你没这个本事，来日方长，我一定宰了你，管你是不是什么师叔。但他再没时机想着杀人，自家尚且难保，哪里顾得杀人？欧阳锋缓缓坐下，对小师叔道：“师叔，我用蛤蟆功疗伤，你可不要害我。”说罢，真的五指向天，勾合日月，两手阴阳交互，闭目凝神，疗起伤来。

小师叔眼珠飞转，他想道：蛤蟆功虽是一门奇功，但也从未听说能闭目内视，不理外敌的。如果有了外人在侧，自家就一心内视，疗伤自救，岂不是找死？但他也吃过欧阳锋的亏，就不敢造次，小心翼翼，凑向欧阳锋。他笑嘻嘻道：“我杀你了，你真的不想动，我可要杀你了。”

欧阳锋闭目内视，视若不见，听而不闻。

小师叔就像在陷阱边徜徉的狐狸，想吃不敢，想弃不甘。他围着欧阳锋转了三圈儿，一边儿转一边儿念叨：“欧阳锋，我一式‘灵猫扑鼠’击你天灵穴，你玩完不玩完？哎哟，我一招儿‘昭君出塞’，给你前胸六大穴归阴、游魂、黑虎、血阻、斩命、捉命来上一下，你还哪有命在？我要是在你身后，哎哟，不得了.....”小师叔两指骈点，直指

欧阳锋后背，只要向前一送，欧阳锋就是一死。但他生性多疑，对欧阳锋也是心有畏惧，便不敢向前出指了。他想欧阳锋是老毒物的徒弟，老毒物一生，做事从来谨慎，不肯轻易冒险，欧阳锋怎会让他轻轻取命？他一定是有什么高招妙式不曾用出，如果稍有不慎，尸横在地的就不是欧阳锋，而是他小师叔查自雨了。

欧阳锋坐在地上，双股叠实，让地气从尾闾穴透入，走中椎，过双肩直透手少阴心脉，集蛤蟆功于双臂，只觉双臂很沉，好似靠上千百斤重物，难于提起。欧阳锋忽地抬起头来，两眼圆睁，向天一瞪，嘴里咕咕咕叫出声来。小师叔一听得欧阳锋学起了蛤蟆叫声，不由吓了一跳，心知不好，身子一飘，十几步快步，却是凤凰力身法，飞出一边。他心道：好险，果然欧阳锋仍有十分功力。刚才如若真的出手，此时怕已是无幸了。

欧阳锋睁开了眼，施施然站起来，突然看定小师叔，哈哈狂笑，他越笑越是得意，竟然笑得前仰后合。

小师叔问：“你笑什么？”

欧阳锋道：“我笑你太笨了，怪不得你长不大，也怪不得你斗不过我师父，原来你是个大笨蛋。你看——”

欧阳锋手一伸，一道黑血就走通里，过阴隙，寻神门，经少府，撞少冲，由指尖激射而出。欧阳锋如此这般，先左手后右手，把黑血逼出，再笑吟吟看着小孩儿。

小孩儿确是小孩儿，他把右手拇指放在口中，咬着，双眼瞪得圆圆的，盯着欧阳锋看。蓦地，他左手一拍脑袋，大叫：“查自雨，你这老混蛋哪，你这老混蛋！你怎么就没看出来，这欧阳锋刚才一准是死了？你打脑袋……”他就比划一下，像要一砸欧阳锋的头，“他就脑袋开花！欧阳锋便死了！你点他大穴，他便死也死不了，活也活不成。”他两手都拿出来，啪啪凿栗，大是懊恼。他竟然嚤嚤细细的哭了起来：“查自雨哪，你真笨，你大傻瓜，大混蛋，你找了这么多机会，这回差点儿成了，谁知道又完了……”

越说越是气恼，就捶胸大哭。

欧阳锋道：“你用不着这么哭。”小师叔突然住了声，刚才还是电闪雷鸣，这会儿就云雨顿收。他瞪眼儿看着欧阳锋，问道：“你说我不用哭？”欧阳锋道：“我宰了你，替师父报仇，你再哭不迟。”说罢，向小孩儿查自雨走去。

小师叔大慌，叫道：“王八蛋哪，王八蛋，小孩儿你还不出来！”

他纵身而去，跑得飞快。欧阳锋起身便追。追到门口，就生生顿住——

这一回，小孩儿并未说谎，门口确实站着一个小人儿，他就是白驼山君任一天。他见小师叔如烟奔逸，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儿，欧阳锋已是到了眼前。

× × ×

任一天仍是坐在一辆小小的车上，说他站着，也是那车太小，人坐凳上，也没有多高。任一天道：“欧阳锋，你逼人太甚！你夺走我的宝物，也就算了，竟然连我的房子也要烧它，我恨不能把你碎尸万段！”

欧阳锋看他，忽地心生恶念，就是这个小人儿弄得他总是难堪，把哥哥逼走，还屡屡前来抢人。如果今日不能杀他，又怎么能在这西域大漠驻足？他心中主意拿定，一定要杀死这小人儿任一天。

任一天道：“欧阳锋，我来找你，有一场赌与你，你愿意还是不愿？”

欧阳锋道：“你有什么鬼招数，说来听听好了。”小人儿傲睨欧阳锋，说道：“我有毒蛇大阵……”欧阳锋断然打断他，说道：“你那蛇笼子，根本奈何不了我。你又何必多此一举？”小人儿任一天一笑：“你看——”他手里举着两条小蛇，小蛇缠绕指间，盘悬不已，看上去黑黑黝黝，体形极小，不甚起眼。欧阳锋一看大惊，这是西域大漠的一种怪蛇，其形小，体若铁线，头形稍大，身体坚韧，刀剑不伤。这蛇奇毒，一咬树木，饶是你树木再坚硬再是高大，也用不上一天，便得枯死。如若咬人，血行一周，立时毙命。欧阳锋看他手里竟然有两条这怪蛇，不由也大是惊骇。

小人儿一笑，说道：“你若能让这毒蛇咬上一咬，就此不死，我就死在你的眼前。

一个白驼山庄便送了你，西域大漠主人也让你来做。如你不能，你走出西域，前去中原，再也不能回到大漠来。你赌是不赌？”

欧阳锋心道：我在西域大漠住了这许多年，我为什么要走？你要走开，自是你走好了。但心下又想，我不杀了你，你三番五回再来，终是阴魂不散。我宰了你，此生无忧，便有多好？

欧阳锋沉声道：“好，任一天，我与你赌！”

任一天一声长啸，却啸得与别人不同，他气促声厉，像是女人一啸。他手儿一扬，一条怪蛇就抖得笔直，疾如箭矢，直飞向欧阳锋面门。欧阳锋手也好快，两指一抖，叭地夹住蛇头，这蛇也颇是厉害，蛇头被制，居然也不畏惧，蛇身直甩过来，叭叭打在欧阳锋的脸上，却也很是疼痛。欧阳锋心里大怒，手里一用劲儿，蛇就无法再挣，只能在欧阳锋的手里乖乖就范。欧阳锋道：“你说如何做？”

小人儿任一天道：“把这蛇儿放你的臂上，让它好好咬你，然后再都坐下，一时三刻，看谁中毒最深，如果你比我更强，我自听你的好了。”

欧阳锋淡然道：“好！”

两人却再也无话。小人儿的手里也握着一一条怪蛇，他说道：“欧阳锋，如果你后悔还来得及，我这蛇并不比蛇阵之蛇，就是天上神仙见了我这蛇，也会惧怕。你还是告饶，省得死在这蛇下，到时你定是后悔。”

欧阳锋只笑不答。

欧阳锋把这一条毒蛇举到了头上，让那个小人儿看清，他才把蛇放在自己臂上，让它咬噬自己。这蛇却不同于别的蛇，放于手臂上，它先前并不咬人，直待得在你的臂上一够久，才在手臂上轻轻咬了一下。

欧阳锋看着这蛇，就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这一口咬得欧阳锋的心里一麻，竟然浑身上下都是哆嗦。欧阳锋心道：好厉害的蛇毒！却不知是受不受得住？他对小人儿道：

“我已经试过了，你是不是也得一试？”小人儿道：“好，试就试，却不会我就输了与你？”说着，小人儿就也把毒蛇放在自己的臂上，让它在胳膊上咬了一口。他也是身子一阵哆嗦，说道：“好，欧阳锋，你等着好了。”

两人都是坐下，小人儿却是有解毒药，他坐下后，迅疾无比，一粒药就扔入了他的口中。他看着慕容箏道：“慕容姑娘，你这一回又得跟我走了，你不是嫁与那个欧阳镒了么？怎么又与这个欧阳锋勾勾搭搭？你这人只要不与男人在一起，是不是就很难受？”

慕容箏要仗剑而刺，小人儿一声喝道：“慕容箏，你可得小心，如果你动手，我也动手了，那时我宰了欧阳锋，你可不要后悔！”

慕容箏一看，欧阳锋的头上正在冒出氤氲热气，他的眼睛紧闭，显然正在用他的蛤蟆功疗伤。她心下踌躇，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很快驱毒，如果欧阳锋不能很快将体内的毒逼出来，自己动手，万一不敌，欧阳锋就会死在这小人儿的手里。

慕容箏不敢出手。

这时，那小人儿咯咯笑起来。他站起来，看定欧阳锋，瞅他的脸，再看他的手臂，这次看得很细，他把欧阳锋手臂抓起来，细细看着，说道：“完了，你这一回算是完了。慕容箏，你的野男人要死了，你还不动手？”

慕容箏提剑欲刺，她心下又羞又怒，当真是想一剑刺死这小人儿任一天。

任一天却冷冷笑道：“欧阳锋要死了，欧阳镒又没了，你一个女人有什么过人本事？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非宰了你不可！”

欧阳锋喝一声道：“住手！”

慕容箏果然听话，她咬紧银牙，恨恨地看着小人儿。

任一天笑道：“欧阳锋，我要杀死你，你正在疗伤，我按理不该杀你，但我不杀死你，我怎么会甘心？我杀死了你，西域大漠就是我一个人的了！……”

小人儿任一天知道，欧阳锋前日连那蛇阵尚且不惧，对于这一条怪蛇之毒是不是能制得住他，小人儿也心里毫无把握，他决心杀死欧阳锋，免得夜长梦多。

小人儿对着欧阳锋就出手，他大声道：“我杀死你，免得我将来后悔！”

他一飞而起，两只手里都拿着一根小小的骨针，这骨针极是细长，细如发丝，长若人指。两根骨针指处竟然有许许多多的光芒在闪。这光在闪动，在慕容箏与欧阳锋的眼前直闪。

这七十二式巧妆针法果然厉害，在欧阳锋未动时，小人儿已经在他的眼前施过了十几式针法，这针在人眼前翻飞，看也看不清楚，在眼前堪堪飞过。欧阳锋不能不动，他身子向后一仰，人就退了出去。小人儿大笑道：“欧阳锋，你死定了，你如果再妄动真气，一定是性命不保！”

欧阳锋冷冷道：“任一天，你要是不守规矩，莫要说我不客气！”

任一天再出手，这一次果然更急，两根针在欧阳锋的身前身后抖动，直逼得欧阳锋没有一丁儿退路。一边的慕容箏见了，大是吃惊，她一声娇叱，说也冲了上来，与欧阳锋一起，合斗这小人儿任一天。

小人儿的巧妆针法，实在是一种怪异的奇门功夫，他把两根针舞得风也似的，竟能在欧阳锋与慕容箏的头前飞舞，直是逼向他们的眼睛、头发、鼻子、双耳，后脑。这针法招招不离两人的头上，居然能一招一式都是飞向头顶，从不刺向别处。小人儿的身体很是小巧，他一施招，人就像是吊在欧阳锋与慕容箏的胸前的一个小小怪物，一直飞旋不已，式式都是直奔他们面门而来。

欧阳锋也是迭遇险招，他低头让过小人儿的飞针，看到小人儿的针直逼向慕容箏的眼睛，他大声叫道：“慕容箏！小心！”小人儿的飞针正刺向慕容箏的头，她一低头，一针刺在面门上，顿时血流如注。欧阳锋看到慕容箏被刺，心下大是着急，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只听得一声惨叫，慕容箏便再也无声了。欧阳锋看时，慕容箏正捂着头，鲜血却

从她的手边汨汨流出。欧阳锋心内焦急，大声叫道：“嫂子，你怎么样？你却是怎么了？”

慕容箏不答他，只是呻吟。欧阳锋心知她受伤必是不轻，顿时恶从胆边生，他心道：小人儿，我不与你一样，放你一回，你却伤我嫂子，我不幸了你，让你再有机会活下去，岂不是罪过？欧阳锋却把那条怪蛇一掷，这一掷力道何止千钧，直把一条怪蛇掷向一棵树上，这蛇笔直掷出，劲道又大，一条蛇便生生掷入了树里，再也没有一点儿活动的余地，只能死死嵌在那树里。

小人儿一见欧阳锋双目炯炯，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心里也是骇怕，欧阳锋似是天生神力，让他有说不出的惊恐，他大声尖叫着，想起身逃走，却被欧阳锋一抓抓住，一把拎在了手里。

小人儿的手里仍是两根针，一条蛇，他一声怒吼，这一条毒蛇就掷在了欧阳锋的怀里。欧阳锋却也不顾，把他抓了过来，吼道：“畜牲，你敢伤我嫂子？”

小人儿却想不到他的手会如此快，就瞠目结舌，再也说不出话来。他的手里针直刺向欧阳锋的大穴，直奔他太阴、太阳、百会三穴而来。这一针却是又狠又准，一针如给他刺上，必会毙命。欧阳锋一身让过，手却再抓住小人儿，顺手扼住了他的脖子，生生把他提在了手里。

欧阳锋来看慕容箏，就见到慕容箏的手仍是捂在眼睛上，她低低呻吟，说道：“二公子，我的眼睛完了，我的眼睛完了……”说话时，言语中有无恨的悲哀。她的眼睛流血，必是不保了，她心中甚是悲凄。

欧阳锋道：“嫂子，你放手好了，我来看上一看。”欧阳锋随手封闭了小人儿的几道大穴，他把小人儿放在地上，再来看慕容箏，只见慕容箏还是捂住眼睛不放，他说道：

“我看一看你的眼睛，是不是坏了。”慕容箏呻吟道：“我想它是被这小人儿刺瞎了”她的心里很是悲痛，如果她瞎了，岂不是成了一个废人？欧阳锋会不会嫌她？她心里很苦，总是有些难受，她轻轻道：“二公子，我的眼睛瞎了，我的眼睛瞎了，你看得见我，

我看不见你了.....”

欧阳锋慢慢扒开慕容笋的手，真就看到她的双眼血流如注，他大声叫道：“你睁开眼，看看我，你能不能看见我，你能不能看见我？”

欧阳锋心里也悲哀已极，慕容笋刚刚与他在一起，却只是有过那么几天好日子，他想他与这小人儿任一天动手，只是教训他一顿就是了，让他自家走开，再不来扰了自己。谁知道他一念之慈，却让慕容笋没了双眼。欧阳锋把慕容笋抱起来，他轻轻道：“嫂子，你好好呆着，看我宰了他！”

欧阳锋直冲过去，把这一个小人儿像一只鸡一样拎起，冲他冷冷笑道：“小人儿，你害了我嫂子，我得宰了你，我要让你死也死不成，活也活不得.....”

小人儿看他眼珠子红红的，人像一个疯子，两手撕扯着自己，把人抓得气也透不成。就骇得大叫：“欧阳锋，你放了我，我替你疗伤！”

欧阳锋道：“你伤了我还不要紧，你碰我的嫂子，我宰了你！”

小人儿却仍想分说，但欧阳锋哪里由得他分说？一抓抓住了的头，把右手空出来，两指平伸，直伸向小人儿的眼睛，他恨恨道：“你伤我嫂子两眼，我要你用两眼先赔她！”说罢两指出去，齐齐伸进了小人儿的双眼。

小人儿生生受了这一指，他大声尖叫，双眼也是流血如注。欧阳锋道：“好了，你没了双眼，也就算赔了我嫂子的眼睛。可你还得死！”

慕容笋听得小人儿也是一声惨叫，而且声音比她的叫声更是阴森恐怖，她就急急问道：“二弟，你把他怎么样了？”

欧阳锋柔声道：“嫂子，我把他的两眼也挖出来了。”慕容笋却是不声响，她恨这小人儿出手狠辣，但一听得欧阳锋也如法泡制，竟把小人儿的双眼也挖了出来，心里也大是惊骇。她心道：看来二弟真的是动了怒气，他恨死了这个伤我的小人儿，就把他的眼睛也挖了出来，但他就是把所有的仇人的眼睛都挖了出来，又有什么用处？我的眼睛也

是不能再好了，她心里又伤心又难过，说不出的百种凄惨。

欧阳锋柔声道：“嫂子，我师父教过我，对天下人都不能太过于良善，我一向不以为师父的话对，但这一回我却有些后悔了。我要是早早就宰了他，怎么会有今天？”

一边为这小人儿推车子抬轿子的大汉见机不妙，就都想偷偷溜走，欧阳锋大声喝道：“走么？谁走就是一死！”

有一个大汉已经到了百丈开外，他心道：你终不成连我也杀死了，我只要再跑出几十步，连我的影子也看不到，你怎么杀死我？

他急急冲向树林。

但没等他跑出几步，欧阳锋一粒石子打出，石子破风疾劲，嘶嘶有声，直奔那大汉而去，打在那大汉的头上，直没入脑。大汉扑通一声扑倒在地，再也不动。

欧阳锋大声道：“一个也不要动，谁动就是一死！”

众人果然再也不敢动，他们都直直地看着欧阳锋，看他如何摆布小人儿。

× × ×

欧阳锋把慕容箏放在地上，他声音轻柔，说道：“嫂子，我处死这个王八蛋，我们再走，好不好？”慕容箏捂着她的眼睛，轻轻点头。欧阳锋把慕容箏放倒，让她躺在地上，然后再回身抓起了小人儿。

小人儿见势不妙，他大叫道：“欧阳锋，你不顾信用，你胜了我么？”

欧阳锋大怒，他怒吼道：“王八蛋，你是什么好东西了？你以为天下有什么好人不成？只有我嫂子，我哥哥是好人，你们都是王八蛋！我若放过你，天理也不容我！”

欧阳锋大声叫着，把小人儿抓在空中，他大声道：“你杀人没杀人？”

小人儿当然杀过人，但他此时被欧阳锋生生抓在空中，他怎么有时机说话？他吱吱唔唔，说不出话来。

欧阳锋大叫道：“我撕了你，让你来生也尸首不全！让你做鬼也是一个残疾鬼！”

他一声大叫，生生把小人儿的左手扯下，小人儿大声惨叫，左臂血如泉涌。欧阳锋叫道：“是不是很好受？你杀人，人也杀你，让你好好尝一尝这滋味儿！”

欧阳锋又腾出他的右手，把小人儿的右臂也一扯，竟然也扯了下来，他吼道：“小人儿，你是不是得死了，你的白驼山庄是不是得归我了？啊？哈哈哈哈！”

欧阳锋人像是一个疯子，他哈哈大笑，声如狮吼，人站在那里，威猛如天神，真是一个恶人。那边的大汉们都是小人儿的打手，平日里作威作福，谁也不敢惹他，此时看得欧阳锋如此凶恶，竟然吓得一个个屁滚尿流，有一个当场吓得晕了过去。

欧阳锋满手都是鲜血，他把小人儿扯来撕去，最后竟把他的头也咔嚓一声扭断。他提着小人儿的头，大声叫道：“还有谁同我动手，还有谁想同我动手？”

怪蛇蛇毒把欧阳锋的脸也变成漆黑，他的样子就更是阴森恐怖，欧阳锋大声道：“你们都过来，把我嫂子扶上那车子！”

那些大汉早就吓破了胆，见欧阳锋如此神勇，内力又大是惊人，一个个都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把慕容箏扶着，上了车，也不敢问欧阳锋上哪里去。欧阳锋大声吼道：“呆看什么，快走，上你们那白驼山庄！”

众人哪敢分说，都听他一声号令，向白驼山庄而去。到了庄子前，有人上去叫门，庄子里的人看到是山君的车子回来了，就也不敢怠慢，大开了庄门，让欧阳锋一行人进去。到了庄内，欧阳锋扶嫂子下车，就叫人都把庄子里的人喊出来。

满满地站了一院子的人，欧阳锋看着他们，双手鲜血，怒声道：“本来我不想惹你们，可你们的山君他却来惹我，我宰了他，我把他生生扯碎了！”

庄子里的人都是不敢则声，欧阳锋看样子威风凛凛，天神一般，谁敢出声与他作对。欧阳锋看着众人，说道：“你们的庄主死了，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主人，你们敢有人违我命令，我就活活撕了他！”

庄里的人都是唯唯，他们不敢与欧阳锋作对，既是他连威风十足的白驼山庄山君都

杀死了，谁还敢对他说出一个不字？

第三十回 恶恶相报

欧阳锋做了白驼山主，白驼山庄的下人对他都是既惧又怕，他们在小人儿任一天手下，从来也不曾被当做人看。是故小人儿一死，就也是树倒猢猻散，人人都忘了旧主，反来巴结新主人。欧阳锋用极短时间，便把这白驼山庄整葺一新。他把庄门重新修过，庄门前写下两副对子，左联是：明驼西来；右联是：神功东去。这也是欧阳锋的一片雄心，但愿有得那么一天，他的蛤蟆神功会到中原一逞雄威。

欧阳锋将小人儿的珠宝都收归己有，他既有财势又有能为，西域大漠的武林人士都望风归投。欧阳锋意得志满，他雄踞大漠，眼望中原，他牢记着王重阳、黄药师、大理段皇爷与苏叫化子、洪七公华山论剑之约，想着若是五年之后，他的蛤蟆神功该是炉火纯青，到那时，他一定去华山，与中原武林一流高手一较，夺取天下奇经《九阴真经》。

欧阳锋现今已是不用为衣食奔波，他在小人儿的地下静室里专心练功。正在他凝神入定，专心练功之际，就听得有人在叫他：“欧阳锋——，欧阳锋——”这叫声曲曲折折，竟传了进来，虽然地下静室极是牢固，外来声响几乎没一点儿能透得进来，但这细如蚊蚋的声音却丝丝缕缕，毫无间断。欧阳锋仄耳细听，就听出这是用极高功力把声音逼成一束，让它直冲入来。这人似乎就在附近，也许他就在庄外，这人不紧不慢，不疾不徐，慢慢呼喊欧阳锋。

欧阳锋断定，这人一定是自己仇家，他是谁？是小人儿任一天的人，还是小师叔？欧阳锋心中挂念慕容箏，因为慕容箏早已有孕在身，怕她受惊骇怕，就急忙走出静室，来到屋内。

他轻挑帷帐，看见慕容箏正在熟睡，好似她根本就不曾听见有人呼叫欧阳锋，睡梦之中的慕容箏却比清醒时要心境好些，就见那脸上带笑，且笑涡隐隐。看不到她睁眼，自然就无法看到她双眼已变成一对黑洞，不像她坐着睁眼时，俏丽明媚的脸上就添了几分诡异。欧阳锋情不能禁，就轻轻抚摸着慕容箏的额头。

这回又是听见了那呼唤声声，这唤声如鬼泣望乡台，像幽判拘人魂，悠悠荡荡传了进来。欧阳锋听了听，也把声音逼成一束，用极高内力呼出。那个躲在庄外的人就该也听到了欧阳锋这一声回音。欧阳锋第一声回的是：“你是谁？”那人像是听而不闻，就仍是呼喊：“欧阳锋——，欧阳锋——”欧阳锋心觉奇怪，到底是谁？他唤自己做什么？

欧阳锋又答道：“你是不是小人儿任一天的狐朋狗友？如果你要替小人儿任一天报仇，你就找我来好了。欧阳锋一定奉陪！”

那人一听嘿嘿儿直笑，显然他不是小人儿任一天什么朋友。欧阳锋沉吟有间，就又问：“你是白驼山庄人？”那人一怔，说道：“你怎么知道我是白驼山庄人？”欧阳锋猜不出这人是谁，就只好再不作声。

那人的声音时强时弱，显然他是正在用轻功跑来跑去，一边急速而行，变换各个位置，都是为着呼唤欧阳锋一人。欧阳锋心下有些吃惊。这人功力，显是非凡。欧阳锋本来想这一夜不甚安生，他决不能离开慕容箏，免得她再生不测，但这人声音愈来愈是急促，一句句呼喊欧阳锋，显是有什么急事。欧阳锋也用千里传音之法问他：“你是谁，你找我做什么？”那人道：“欧阳锋，我们是故旧相识，来此找你却没有一丝歹意，但愿你走出庄来，来庄南树林一晤。”欧阳锋道：“你有什么事就径直进庄找我好了，又何必要我出庄？”那人似是猜透了欧阳锋的心思，他缓缓说道：“欧阳锋，你家里人我决不会伤害，你该放心好了。我如要对你家人有什么歹意，你再是小心在意也是无用，不知你意如何？”欧阳锋心下揣摸，对方所说甚是有理，如果人家身在暗处，要算计他也许不能，但要计慕容箏却是轻而易举。欧阳锋回话道：“好，我马上就来庄南树林。”

欧阳锋再看看慕容箏，慕容箏仍是熟睡未醒，睡态可掬，就不忍心叫她。欧阳锋心想：此人是谁，我也未知，是敌是友，尚且未测，惊醒她让她空自担心却有什么好处？我还是去去便回，谅也无甚大事。主意拿定，便轻轻推门出来，唤几个下人过来，要他们守住上房，切勿惊扰主母。欧阳锋安排妥当，便纵起轻功凤凰力，人逸如烟，疾速无比，直奔庄南树林。

欧阳锋到了树林里，月光明媚，树影清晰，一棵棵树下都只是有那树影儿依偎，却哪儿有什么人在这里伫候？欧阳锋心中一凛，怕是又中了什么人的诡计圈套，想急忙转身，再回白驼山庄。就听得有人喊他：“欧阳锋——，欧阳锋——”欧阳锋回头再看，树下仍无一人。细细瞧看，在一株老树边直直贴立着一人，这人身穿灰布长衣，身子奇瘦，贴在树上，几无活气，看上去只像是一截树干，却哪里有什么人的模样？

欧阳锋走上去，月光清朗，就看得清那人眉眼面目，一看却原来是师兄续文成。欧阳锋走去，冷冷问道：“师兄，近日安好？”续文成“哼”了一声，道：“我好不如你好，你得了蛤蟆功奇功，又做了白驼山君主，威风权势却都被你占全，你是何等荣耀？我可是惨了……”

原来诸葛征与续文成本是跟着小师叔查自雨的。这也是算卦先生续文成的鬼主意，说是二人同师叔一齐闯天下。其实既是留云庄的人，哪一个又不是心怀鬼胎，诡计多端？续文成表面恭顺，心里却不曾把这个小师叔看在眼里，只要时机一到，便可出手杀他。他窜掇诸葛征跟着小师叔走，说是要为留云庄在江湖上闯名头大干一场，诸葛征在留云庄一变，失去了全家十几口人，连最钟爱的孙子豆儿也被毒死，就心性迷失，头脑不大清醒。续文成说些什么他就嗯嗯唔唔点头答应，这样两人就跟定小师叔查自雨，一起奔中原而来。三人做事，也无一定打算，就想是只奔中州而来，中州有少林寺，天下武学正宗，如能找得少林寺的晦气，岂不是大大得意？三人来到少林寺外，报名求见方丈，方丈玄衣大师听得三人是北疆留云庄人，自是心恶他们的名声，拒不见客。三人愤怒，

便闯入少林寺。少林寺罗汉堂几位高僧出手，就把三人逼出寺外。这三人本想一路扬眉吐气，但一闯少林就败在罗汉堂长老手里，心里老大不忿，就在少林寺外林中宿夜，想再寻机会荼毒少林。三人在林中露宿，点起篝火，烧烤从农家偷来的三只鸡。三人本来都是饿人，留云庄之人从来没有一个是勤谨之人，但此时三人都抢着要去烤鸡。小师叔查自雨笑嘻嘻道：“你们两虽是我的晚辈，但年纪却比我大，一天辛劳，好好歇息，明日咱们师徒三人给它少林寺下毒，好好闹它一闹。”诸葛征本本是疯疯癫癫，傻里不叽，可偏偏这时却有些清醒了，说道：“这哪里能够？师叔虽小，名份却在，我与师弟理应照料师叔，圣人也说过，有事弟子服其劳么？这鸡还是我来烤的好。”说罢便要去烤鸡。

续文成是读书之人，又善卜筮之学，自然更是会察颜观色，他嘻嘻笑着，向二人道：“师叔，师兄，这鸡还是我来烤，你们身子尊贵，还是好好歇着吧。”说罢说去烤鸡。查自雨、诸葛征两人一声断喝：“放下！”续文成冷不防就吓得一哆嗦，乖乖放下这只鸡。

三人都坐在地上，看着三只鸡，鸡是活的，自不能茹毛饮血，但谁来烧烤，也是叫人放心不下，只好三人都不吃这鸡，看看月上树梢，漫漫长夜，心神方才稍稍安定，肚子却不争气，咕碌碌叫了起来。诸葛征说道：“师叔，你饿了，肚子叫。”查自雨气哼哼叫道：“你怎么知道是我？我肚子小，果真叫起来，却也没这大声。”诸葛征道：“师叔如此讲来，那一定是二弟饿了。”续文成慢慢道：“我中午吃得太多，现在怎么会饿？我肚子没叫。”

诸葛征就此装傻，喃喃自语：“这就怪了，难道是我自己的肚子叫？”查自雨、续文成二人就笑，都用手指点戳诸葛征：“是啊，就是你肚子叫。”

正说着，三人竟然都咕碌碌地肚饥，一齐叫了起来。三人你望我我望你，不禁大笑，都跳起来，说道：“快，快，吃鸡，吃鸡！”

三人计议，再点燃两堆篝火，三人一齐烧好这鸡。三人烧烤着三只鸡，就闻到香气飘逸，扑鼻而来。须臾便罢，把三只鸡放在眼前。

三人看着三只鸡，虽是饥肠辘辘，却没一个人敢吃这鸡。都是九邪毒翁门下，用毒杀人就是家常便饭，一笑一叹，举手投足，都极可能是在用毒，鸡肉虽香，但如赔上一条性命也是大不合算。三人都在心里揣摸：“这三只鸡，哪一只鸡没毒？这鸡身上哪一块肉没毒？”本来自家烧烤的鸡，自家来吃，也没有什么不妥。可你烧的这只鸡，别人拎过，你敢说它没毒？

直看得鸡也凉了，篝火也烧成灰烬，月淡星稀，几过黎明时，三人又打哈欠，又喊冷，肚馁无食，就一点儿精神也没有。三人一齐跳起来去抓那鸡。

诸葛征去抢续文成烤的那只鸡，续文成想去抢诸葛征烤的那只，不想小师叔身形小巧，又擅一大绝技凤凰力，就抢先到手，抓起了诸葛征的那只。续文成只好抓起小师叔烤的那只。

三人手里拿着鸡，在看别人，看人家眼光，也正盯着自己。小师叔就问：“诸葛征，你烤这只鸡，是不是下过毒？”

诸葛征恨小师叔，他清醒时恨意犹甚，他一家大小十几口人都被小师叔毒死，他若有时机怎会不报复查白雨？小师叔手里拿着他这只鸡，仔细看着，用手指拨来拨去说道：“这鸡下毒，像这样肉不变色，香味也不走，照我留云庄手段，共有十七种毒法，这就是黑丝雨、女人媚、小桥还魂、鬼望乡、一语不吐二字、三声断肠、梦里思他只一度、鬼酒、三生缘……诸葛征你说你给我下的是什么毒？”

诸葛征却是神态谦卑，对小孩儿行礼：“弟子再是大胆，也不敢给师叔下毒。那样岂不是班门弄斧，贻笑大方了么？诸葛征说完，就也看着自己手里的那只鸡，慢慢说道：“自从那个秋天正下雨，我引你见师父，至今大约有三十年。二弟，三十年的交情，你总不会给我下些厉害毒药罢？如果你要我死，千万别让我中那一语不吐二字，三声断肠……”续文成脸上也是情意殷殷，像是大为感动，也如诸葛征一样，要激动得流泪，说道：“师兄，我哪里会忘，那天一进门儿，你踢了我四脚，虽然师兄踢了我四脚，那

也是为我好。我心里惦念着师兄，要不是师兄踢我四脚，我怎么会有出息？所以一想到这，我对师兄就感激不尽，我决不能给师兄下毒。”

续文成又说道：“师叔，你老人家这只鸡，我就吃了。如果我死了，也是拜你老人家恩赐。我想，你老人家如今正在用人之际，一定不会让我们都死了罢？”

小师叔摆摆手，很是大度：“不会，不会，我们师徒三人要齐心对付那些少林寺和尚，怎么能同室操戈？那岂不是太糊涂？吃鸡吃鸡！”三人都把鸡拿到口边，张大了嘴要吃这鸡，突然又都住了手，看着烧自己手里这只鸡的人。

三人齐声道：“一起吃，一起吃。”小师叔一叹：“既是不放心，就由我来喊号，喊一二，就吃鸡，谁要不吃，就是心怀鬼胎，另外两人也不用问他什么，出手杀了他就是。”

就喊一二，三人一齐吃鸡。

人也是饿得急了，鸡上的肉像是有眼，直往人肚子里钻。嗓眼大得像斗，整只鸡也能囫囵吞下。须臾，一只鸡便吃得只剩下骨头。

续文成手里拿着这鸡的骨架，像是不舍得放下，他看着这鸡骨白生生的，心里不禁大喜：看来，这一回算是我赢了，小师叔心狠手辣，狡计百出，这一次也是井水落在桶里，中了我计。正在得意，忽然脸色一变，手里的鸡骨架渐渐变成红色。他大声叫道：

“小师叔，你下了毒，你下了毒！三生缘，三生缘啊……”说罢，人急忙向树林扑去。小师叔自是冷笑，却也不去追赶他。中了“三生缘”，不独此生与人无缘，就是来世再生，这毒也不会从你体内消失，这毒药名叫三生缘，也就是此意。续文成虽是跑了，但他必定是一死了之，哪里又会有性命在？

诸葛征呆呆看着小师叔，眼里也是恐怖。就在此时，两人都是大惊，原来小师叔手里的那鸡骨也变了色，竟是漆黑漆黑的。小师叔大喊：“诸葛征，给我下了什么毒？是‘鱼丝雨’，还是‘一语不吐二字’？你说，你说！”

诸葛征手里的鸡骨也是变了色，竟然有些灰灰洒洒的斑点，诸葛征大叫：“王八蛋，

续文成，王八蛋！踢你四脚，你还记着老子，老子当年早就该给你下毒，让你没见师父就毒死！小师叔，你这毒下得好，下得好！”

小师叔一纵而上，两手掐着诸葛征，扼得他透不出气来，他大声喝喊：“诸葛征，我的毒下的好，你的毒下得就不好了，快说，是‘黑丝雨’还是‘一语不吐二字’！？”

诸葛征大笑，狞笑道：“老婆，儿子，儿媳，豆儿，我给你们报仇了！”说罢，两手伸出去要抓小师叔面门。

两人心下都是骇然，此生休矣。看来这一场毒真要把留云庄人弄得死成一干二净方肯罢休？一时都是心灰。诸葛征眼看就要断了气，他心里道：小师叔毒功果然过人，我这“一语不吐二字”平常人喝下只能吼叫一声，气未吐出，人就倒地毙命。小师叔他却能杀死我。我死在这里，但也算是了却一份心思，我看不见他死，望乡台上等他，他总会到来。心念至此，就大是宽心，索性双眼一闭，任他扼死自己。看看要死，忽地一声霹雳，好好的明月夜，竟有一块乌云罩顶，大雨倾盆，打得天昏地暗，两人都毒性发作，倒在地上。

× × ×

续文成从树干边向欧阳锋道：“欧阳锋，我来找你，是有大事相求.....”说罢，就嗖的一声，从背后抽出一柄剑来。欧阳锋一凛，怕他会向自己出手，就轻轻向后飘退了一步，谁知续文成脸色惨白，却神情绝然，把这一柄剑放于自家脖颈上，说道：“欧阳锋，我是留云庄的恶人，死了以谢天下，人人都会以手加额，感谢上苍。但你可是不同，我若死了，死在你的面前，你一定会心生不安。”

欧阳锋昂头向天，两手后背，哂笑道：“留云庄之人，人人都坏，没有一个人是乐善好施之辈，我是师父的徒弟，也是一个老毒物，看你死了，我替师父大笑三声，我有什么不能心安？”

续文成不愧为算卦先生，他说道：“欧阳锋，恶人自是恶人，但从跟自家过不去。

你能有留云庄两大绝技，能得师父六十年功力，都是我摆一副卦摊，才把你带来，你想想，我要是不带你来，你对上那一副蛤蟆对儿，又有什么用？你还是没有这出人头地的机会。”

欧阳锋一想，续文成这话也对，没有这算卦先生续文成，他便没有北疆之行，没有一个天下绝顶高手的师父慎独行，没有凤凰力与蛤蟆功两大神技，自是不能救慕容箏，也更做不得白驼山庄的主人了。或许还不光如此，说不定连性命也交于人家了。欧阳锋脸色微霁，说道：“好，你说得也是。师兄既是如此，你站出来说话好了。”

谁知一听他这话，续文成双眼垂泪，大是悲恸，他哭道：“欧阳锋，我求你，我求你帮我报仇！我知道师父死时命你杀我。但师父也命你杀死小师叔与诸葛征。念我引领你入门，你帮我一次，把小师叔杀死，为我报仇，只要我看到他死了，我就自绝在你的面前。我决不食言！”

欧阳锋听他说话，心下也是一动。师父临死嘱我，要我为留云庄清理门户。这是师父遗愿，欧阳锋怎能不听，这续文成人又聪明，给欧阳锋出了个“一石二鸟”的主意，他怎能不乐意做？欧阳锋道：“你要我怎么办？”续文成道：“欧阳锋，你与我一起去，我们两人同心协力杀死小师叔，他毫无提防，杀他很是容易。况他已经中了大师兄的毒，根本不能出手与你作对。”

欧阳锋一听这计策不错，就应声道：“好，我就去杀他！”

× × ×

欧阳锋跟着续文成走到了一个小小的池塘边。但见昏朦月色下，池塘正中却站着一人。这人个子不高，像是一个孩童儿，欧阳锋刚一看时，心里大是吃惊，以为这小师叔是用凤凰力站立在水上的。但又一一看，才知道小师叔是站在池塘中的一块小小岛上。小师叔一看欧阳锋跟着续文成来了，就十分恼怒，他冷冷道：“续文成，你以为你把这个欧阳锋带来了，就能逃出我的手心么？”

续文成道：“查自雨，你害得我死不死，活不活的，你看！”续文成的手是萎缩成一块小小的肉团，他必须把他的手时时放在木头里才能保住他的手臂，不然毒火攻心，他就必死无疑。续文成恨道：“小师叔，我们都是留云庄的人，你苦苦害我，又有什么好处？”

小师叔大笑：“有什么好处？留云庄的人总是害人，却管过有什么好处了？你们在我的身边，我不杀死你们，你们也会杀死我，早早晚晚的事儿，你又何必奇怪呢？”

续文成流泪，他说道：“查自雨，你害得我好苦，我生不能生，死也不得死，我得天天靠在树上，用那树的阴气来养我自己，只要我离开了树，我就得死。你……”

小师叔却笑，他乐道：“续文成，你这个笑面狐狸，你天天对着我装笑脸，却也够你难做的了。看在你平日对我孝敬的份儿上，我告诉你一个办法。你如果出门，就把手上套上一块木头，走到哪儿你就套到哪儿，不然就是一死。再就是你住的地方必是得有树，你夜半时也得辛苦辛苦，不能躺在床上，你要抱着树睡。你得好好站着，抱着树睡。你的日子一定会好过的，是不是？……”

续文成气得要命，他知道，凡是中了“三生缘”毒的人，大都是得死掉，多亏他是老毒物慎独行的徒弟，他才能免去一死，但他活着，如像是小师叔所说，还活得有什么乐趣？

他恨恨道：“查自雨，你也中了我大哥的毒，你今天再遇上欧阳锋，你就死定了。”

小孩儿一抿嘴，笑道：“欧阳锋？欧阳锋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对了，我还忘了告诉你，续文成，你不能与女人在一起快乐，只要你与女人在一起一次，你就会全身腐烂而死。我劝你还是找一家寺院做和尚，你看好不好？”

查自雨竟是大声狂笑起来。

欧阳锋看着他，心里也是骇然，续文成的毒伤他也看得出来，但不知道他是中了师门奇毒“三生缘”，此毒无解，看来查自雨也害得续文成好惨。

续文成突然也哈哈大笑，他对着小孩儿乐道：“查自雨，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中了大师兄的毒么？看你站在这水里，不敢出来，你一定是中了那两种毒，不是‘黑丝雨’，就是‘一语不吐二字’，你也得受苦，你的苦楚也不会比我好。你为什么不试一试解毒？你若是用‘一语不吐二字’的解毒药，可你中的毒是‘黑丝雨’，你就会全身麻痒而死。你要是中的‘一语不吐二字’，用错了药，你就会先是毒蚀了骨头，变成一堆软肉了。你一天只要醒来，就会问你自己：我中的毒，到底是‘黑丝雨’，还是‘一语不吐二字’？你得总在阴水里站着，一直到你死。”

小师叔查自雨大声笑了起来。他笑得狂傲，笑得得意。

续文成道：“查自雨，你却是笑些什么？”

小师叔道：“你看，那是什么？”

二人抬头看，才看得出，在那塘边树上，有一个人吊着，这人似乎已经是个死人，了无生气，续文成凑上去，看到了这人的眼睛翻泛着，瞪着二人，也看不出眼前的人是谁，也不讲话。他的嘴里吐着白沫，直眉楞目看着欧阳锋与续文成。

这却是欧阳锋与续文成的大师兄诸葛征。

续文成一看，就大是惊悚，他喝道：“小师叔，你把我师兄怎么样了？”

查自雨道：“你自己不会看他么？他已经是半吊气了，你说他会怎么样？”

续文成与诸葛征也是几十年的师兄弟，此时一见他变得痴痴呆呆，竟然连自己也认不出，就也不免兔死狐悲，心里凄楚。

他叫道：“师兄，师兄，你认出我来没有？你认得出我么？我是二师弟，是二师弟啊.....”

谁知这诸葛征却不睬他，只是看着欧阳锋，说道：“豆儿，你是豆儿，是不是？你看着我干什么，你是豆儿.....”他的身子都不能动，只有他的头在一下一下地晃着，痴痴迷迷看着两人。

他竟连欧阳锋与续文成也不认得了。

小师叔查自雨道：“他中了毒，他是中了你的毒的。你给他下了毒，才把他毒成了这样的……”

续文成道：“我下的毒，他只会死，却不会变成这样。”

小孩儿乐道：“不错，你的毒下得没有我的好，我只是给他更添了一点儿毒气……”

续文成道：“师叔说的毒气是什么，我怎么不清楚？”

小师叔道：“我本来想扼死他，但恰巧是下了一场大雨，这一场雨救了他的命……”

原来，小师叔正狠狠掐着这诸葛征时，就下了那一场大雨，这雨下得很是急促，哗哗拍打着地面，把两个昏死过去的人浇了个透。好在这场雨下得急，就把两人的身上毒素去掉一些。等到两人醒来，却只是一个小师叔有些明白，而这个诸葛征却是再也不能明白事理了。他先是被小师叔扼得喘不过气来，自是不能排毒解毒，后来再醒来，人便成了痴怔，永远也不会有清醒的时候了。可怜诸葛征一生害人，最后也变成了这种样子。

续文成看着小师叔道：“小师叔，你看看，欧阳锋来找你了。他找你，大概不是为的喝酒罢？”续文成阴阴恻恻地笑，笑得也得意。

小师叔道：“我看到了欧阳锋，你来做什么？你想杀死我？”

欧阳锋道：“师父遗命，要你们一个个都得死！”

小师叔狞笑，说道：“欧阳锋，你师父好大面子，要我们都死？他就是要你杀我？你能杀死我么？你为什么不试一试？”

欧阳锋冷冷道：“你以为我不会试？”

欧阳锋轻功更胜小师叔，他自忖在这小小池塘内，谅小师叔也想不出什么大诡计，他大声道：“好，我来了！”

续文成道：“师弟，师弟，等一等！”

欧阳锋就站住了。月光下，看得出这续文成的眼里满是泪水，他哽咽道：“师弟，

你要杀死他，我也与你一起，他害苦了咱们的师父，我们也是听了他的鬼话，才想害死师父的。我一想到了师父对我们的恩情，就大大悔恨，恨不能一下子死了才好。师弟，你要杀死他，我一定助你一臂之力！”

欧阳锋心道也好。既是续文成愿意，他何乐而不为？欧阳锋道：“好，师兄，那我们一齐杀死他，为师父报仇！”欧阳锋心里就是一热，他心里想续文成虽是一个恶人，但终是天良不泯，能助他杀死小师叔，也是一个悔过之举。他说道：“师兄，我们一齐过去，杀死他。你的毒碍事不碍事？”

续文成眼里冒火，他朗声道：“师弟，我不要紧，宰了他，我也可以死了，我要谢罪于师父。”

续文成也说得悲壮，欧阳锋心里也是一热，看来，恶人也有好心思，像续文成这样的人，尚且知道要为师父报仇，知道愧对师父，这也就不易了。

欧阳锋扯住了续文成，他知道续文成一定飞不过这小小池塘。他一声大吼，两人齐飞，直奔小池塘中心而去。

一见他们两人齐齐飞来，小师叔显是惊慌，他大声道：“欧阳锋，你来了，一定后悔！”

欧阳锋已是飞了过来，他笑道：“小师叔，你已经是死定了，怎么还说这话？”

欧阳锋说时，飞得却快，人与续文成已然都落在了小小的池塘正中，他两人双脚落地，未等站稳，就见到小师叔大声一吼，双掌如排山倒海，推将出来。欧阳锋却也不惧，他的两手随随便便就推了出去。如今的欧阳锋，蛤蟆功已经差不多能到了收发自如的境地，料想小师叔的功夫虽是不错，却也受不住这一推，至多也是与他来一个不分上下。

却不料正在此时，站在他一边的续文成大声一吼，叫道：“欧阳锋，你下去罢！”

站在欧阳锋身后，施了一招。这一招很是歹毒，他先是出了三根毒针，这三根毒针直攻向欧阳锋的后背。他认穴准确，三针直逼向欧阳锋的右肩井、左耳门、正大门而来！

欧阳锋的身子来不及动了，他刚刚与小师叔动手，两手力道顿时重若千钧，却怎么能移得开？他的后背正好全都在续文成的眼下，这三根针都刺入欧阳锋的后背，只是认穴时，欧阳锋稍稍移了过去，让他三根针都刺入了后背，却不是打在那肩井、耳门、正大门上。

欧阳锋大吼一声，他冲天而起。

他错了，他想错了，他也许会死在这两人之手。他忘了，他们都是留云庄的人，他们决不会对别人怜悯，他们只会六亲不认，他们只会杀人！他一个疏忽，定会造成终生大憾！

欧阳锋向池塘栽去！

一等欧阳锋向下栽去，两人都是欢呼，因为这池塘水虽是很浅，但他们早早就在这池塘里放好了毒药。如果欧阳锋落下去，他们就会乘机杀死他！

欧阳锋双脚先是着水，他听得一阵滋滋水声在响，后背上的针又刺又麻，他心里很是愤恨，为何要相信这个王八蛋？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王八蛋？！续文成是什么好东西了，我为什么要相信他？这一下子可好，我竟然不明不白地死在这里.....

欧阳锋刚要落下池塘，就听得有人大声喝道：“着！”

叭叭两股烟雾直奔续文成与小师叔而去。小师叔叫了一声：“小心！”就飞身而起，但可惜的是，这小池塘太小，竟然不能停下几人，何况是他们飞来跳去？他们只好一齐向后，就扑扑落在了水里。

续文成大为惊慌，他一闻到了这味儿，便知道这是本门的毒粉，这毒粉让人一嗅便懒懒洋洋，如果多吸它几口，人的骨头先是酥软，再就是慢慢死去。两人大惊，本门的人都在这里，还有谁来，莫不是那假哑巴两兄弟？他们两人自是不知道那假哑巴两兄弟已经被欧阳锋杀死。他们落水后，心里暗暗叫道：倒霉，自家在水里下了毒，一心想毒死欧阳锋，谁知道却是自家先中了毒？

再抬头时，才看得出，原来池塘边树上吊着的诸葛征不见了，他正同欧阳锋站在一处。

欧阳锋惊愕甫定，就道：“大师兄，大师兄，你不是被他们毒得不能动了么？”

那诸葛征道：“笑话！我怎么会不能动了？他们杀死了我一家人，我从那时起就天天装疯卖傻。我怕他们会防范我，就一天天装得痴痴呆呆，你们中了我的计了……”

说罢，舞手蹈足哈哈狂笑。他大声道：“查自雨，续文成，你们算是什么东西？你们知道不知道，老毒物的大弟子是我诸葛征，这大弟子是白叫的么？”

欧阳锋看他们，一时不知道他们这纠缠不清的是些什么过节。诸葛征道：“你以为你毒坏了我？做梦！你看！”他张大了嘴，说道：“你看没看明白？”

月下，看得出诸葛征的嘴与别人的确是不一样，他的嘴里都是白白的东西，也说不上是什么。诸葛征道：“我有一门奇功，是师父头一回给我下毒的时候我就开始琢磨的。我弄成了，这是一种百毒袋，我把它吊在自己的嘴里，如果你要我吃东西，我自是吃，但只是吃得不那么多就是了。我把这毒物吃在百毒袋里，你有什么毒，却又能奈我何？”

诸葛征十分得意。

欧阳锋默然，留云庄的人智计百出，层出不穷，诸葛征的主意真是高明，任他欧阳锋再是聪明，也决然想不出这么一个好主意来。

诸葛征道：“欧阳锋，我要宰了这查自雨，我也要杀死这个续文成，你在一边看着好了。”

诸葛征一声怪笑，他冲向查自雨，说道：“查自雨，你纳命来，赔我一家人性命！”

他恶狠狠扑向那小孩儿。诸葛征的功夫本就不比那个查自雨弱，此时他又是比那两人受毒都轻，自然心里更是无忌惮了，他冲过去，叭叭几掌，就打在了小师叔的身上。

小师叔与续文成都是心惊肉跳。如果是在平时，他们这几个人相斗，还看不出谁高谁低，但此时两人都是受毒非浅，无法与诸葛征硬拼，便先是气馁了许多。再加上功力

已经打了折扣，一出手便是危招迭出，连连退却。

这诸葛征却是得理不饶人，他一声声叫道：“豆儿，豆儿，爷爷给你报仇了！爷爷这就给你报仇了！你看着，我宰了这个小王蛋，我也要宰了那个续文成，我要他们都死，我要他们都是一死！”

他扑向小师叔，几拳把这人打下了水中，他再逼向续文成，一个虎扑，就把他扑倒在地。他咬着续文成的颈，一口一口地咬，一边咬还一边叫，叫声也很是阴森：“豆儿，豆儿，你看，你看，我咬死你这个二叔，我咬死他！再叫他作恶多端？！”

诸葛征一口一口，竟然真把一个挣扎的续文成咬得再也不动了，他的脖子被活生生咬断了。诸葛征站了起来，大喊道：“续文成，你这个王八蛋！你的能耐都到哪里去了？你不是有能耐么？你倒是说啊，你巧舌如簧，说话啊？！骗我啊，骗你大师兄，你再骗你大师兄！”

续文成已经没有了气儿，自是不能再讲话了。

诸葛征看着水里的小师叔，他冷冷道：“你也得死，不过我不想让你死得太快。我得在林子里烧上一堆火，把你一片片吃下去。你的肉不好吃，但我也要勉强自家好好吃，我吃下去一片，就是给我的家人报仇了一次。我一次只是吃你的肉十三片，因为你害死了我家的十三口人！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诸葛征真的把小师叔抓住了，他一提起小师叔，身子一纵，就飞到了池塘边，再是一纵，便进了树林里。

欧阳锋走得慢慢的，他知道，诸葛征不会放过这个小师叔，他一定会杀死小师叔，为他的家人报仇。他既是愿意动手，自己又何必插手呢？他施施然向林子里走。

诸葛征正在烧着篝火，说道：“人肉是什么滋味儿，我怎么不知道？我得尝一尝，我一定得尝上一尝！”他就用一把小刀把小师叔的身上切了一片薄肉，放在火上滋滋烧，然后再放入嘴里，说道：“好吃好吃！欧阳锋，你吃不吃？”

欧阳锋道：“我不吃人肉。”

小师叔一被他割下了一片肉，就大叫起来，诸葛征十分不耐烦，他说道：“小家伙，你别叫了，好不好？你一叫，我还怎么舍得吃你的肉？你听没听到过，天上龙肉，地上人肉？我就是没有吃过，我一次只是吃你的十三片肉，你可不能叫！”他随手拍了小孩儿一声，拍到了他的哑穴，便再也无声了。

这诸葛征也真是残忍，生生在小孩儿的身上割了十三刀，吃下了十三片肉，他说道：“好了，今天就吃这些，吃得太饱了，明天……”

他突地低下了头，哇哇地大吐起来，吐得也是极苦。

小师叔恨不能死，见他这样子，却实在是比他装疯时更疯，比他装傻时更傻。他活活吃人肉，他如真是天天吃下自己的一十三片肉，还不是得受他十来天的罪？小师叔骂道：“诸葛征，你这个断子绝孙的家伙，你个狗东西，我宰了你，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校注：刚说过哑穴被拍，发不了声，马上又可以骂人，作者这记性……）

诸葛征却是不气不恼，他看着小师叔，说道：“你想骂我？你想叫我杀死你？你别作梦了！我一定不生气不上火，我得宰了你，一天天在你的身上割肉。我告诉你，你这人不是一个真恶人！”

小孩儿不敢出声了。如果诸葛征真的再在的腿上割下一片肉来，岂不要更多受一点儿罪？

诸葛征看着欧阳锋，说道：“欧阳锋，你好哇！”

他慢慢站了起来。他与欧阳锋两人四目相对。

第三十一回 师父遗愿

欧阳锋看着诸葛征在小孩儿的腿上割肉，竟然也是毫不为怪。他想到：这小孩儿是我的师叔，我师父说得是，他害了我师父，他也害了我们留云庄，让我们留云庄在天下武林中弄得没有名堂，这也是自作孽，不可活。就是诸葛征不出手，欧阳锋也会杀死这小师叔，诸葛征的毒手，反是遂了欧阳锋的心意，他看着小孩儿，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意。

欧阳锋心道：师父遗愿，要我杀死留云庄所有人，我杀了三个人，这续文成又死了，只要诸葛征再杀死小孩儿查白雨，留云庄就再也无人。至于诸葛征，欧阳锋决意亲手杀死他。

诸葛征对小孩儿查白雨道：“你为什么要杀我全家，为什么要杀我豆儿？”小孩儿腿上流血，脸色苍白，却不说话。

诸葛征道：“我一家大小一十二口，你把他们全都杀了，我得怎样呢？我怎样处置你，也难消我心头之恨！”

小孩儿却不再声语，他知道说也无用，就索性什么话也不说。诸葛征说道：“你杀我老婆，是夺我衣服，我要剥下你的皮，这仇就算过去。你杀了我儿子，是砍断我的手臂，我也断你左手，这仇就算罢休。你杀我豆儿，却是掏我心肝。我把你的心也挖出来，我们就算两下清账。”

欧阳锋心内冷笑：留云庄人物，行事狠毒邪怪，不与人同。这诸葛征是师父的大弟子，他想杀人，自是有让人极为痛苦的招数。

小孩儿查白雨再也不是笑嘻嘻、贼忒忒的模样，他鼻涕一把，泪也一把，哭哭啼啼对欧阳锋说道：“欧阳锋，念在我们同门一场，你劝上一劝这个诸葛征，要他不来杀我，好不好？”欧阳锋悠悠道：“他不杀你，我也会杀你。你死就是了，又何必多言？”小孩儿一见欧阳锋也是一心杀他，就知道再也没有希望，低下头去，不再说话。

欧阳箏对诸葛征道：“师父有话，要我杀死你们，你如果杀了查自雨，我自等你前来。”说罢，扬长而去。

× × ×

虽是白驼山庄壁垒森严，有许多人日夜看守，欧阳锋终是不放心慕容箏，他飞身进入白驼山庄，来看慕容箏。

慕容箏正坐在床上，两手托腮，呆呆地看着烛花暴跳，她黑洞洞的双眼正直直地看着桌上的蜡烛，在这间屋子里，点着一排排红烛，大大小小的都有。大的粗如儿臂，小的细如枝指。可这满屋蜡烛全都点燃，就把屋内照得亮如白昼。在慕容箏的身前身后，跳动着无数烛光。烛光托衬着慕容箏的窈窕身影。她坐在床上，双目却像能看见烛光一点点移动，像要看清这些大大小小的红烛，像要看清这红烛下的欧阳锋。

欧阳锋也觉奇怪，一个双眼瞎了的人，点这一屋蜡烛做什么？她是不是听到了什么动静，才夜半起身把蜡烛摸到，点这一屋烛光的？

欧阳锋心内不由对慕容箏大是怜爱，他走进去，坐在床边，把慕容箏轻轻抱在怀里，问道：“你为什么不睡？睡得好好的又起来做什么？”

慕容箏双眼黑漆如洞，在这眼洞里有着神秘，她轻轻道：“二公子，别说话！”

欧阳锋不知道她闹的是什麼玄虚，就万分凜惕，走向房屋四处，察看一下。却见没有什么异常，除了他与慕容箏，屋内四处再无别人。他坐于床边，对慕容箏道：“你点这么多蜡烛做什么？”

慕容箏却回头望他，如不看她的双眼，这人岂不是艳若天人？她对欧阳锋神秘兮兮道：“别出声，他来了！”

欧阳锋摸不着头脑，就心中诧异：他是谁，是人是鬼，是男是女？莫非是自己的仇家？再不就是丐帮知道是自己杀死十二长老中的两人，寻衅报仇来了？

他忙问道：“他是谁？他来做什么？”

慕容箏虽是没了双目，但那脸上却升起一片温柔，又有一分甜蜜：“他就是救我的那个人。”欧阳锋忙问其故，慕容箏说了几句，却也是前言不答后语，让欧阳锋越听越是听不明白。

原来，慕容箏头一次被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抢掠，从白驼山庄逃走，就是被人扛在肩上，扔掷湖边。那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男是女，慕容箏都是不知。她坐在那八极珍宝箱里，被一个人偷走，这人偷她这箱子时一边扛着一边嘴里直念叨。这人手极快，眨眼之间，就把慕容箏那箱子里的十几颗嵌得结结实实的夜明珠和大大小小的青铜古镜都弄走。慕容箏当时就极是诧异，这人功夫惊人，在她眼前出手，让她竟连人的模样也看不见。本来这人已是过去，事儿也成既往。慕容箏甚至都想不起来曾经有过这事了。但今夜欧阳锋走出庄南，去同续文成一晤时，慕容箏就蓦地警觉，从睡梦之中惊醒，大叫起来：“公子，二公子，二公子，你在哪里？”她未闻应声，心中瞬间千念：莫非是欧阳锋又遇上了不幸，莫非是欧阳锋一见自己眼瞎貌衰，就弃她而去？她百念滋生，心下愈慌，就不禁恸从中来，嚤嚤细细哭啼起来。

正在慕容箏伤心万分时，就听得有人说话了：“照说呢，我也不该救你。但我看你一个好好的人，竟然被人家装在箱子里，岂不是大大可惜？我呢，就救了你一命，也顺手捞了点儿东西。这东西挺稀罕，十几颗夜明珠粒粒饱满圆润，那几块铜镜大都是秦汉之物，其中有一块镜子还是商时的巧匠辛鬲手制，连皇帝也没这稀罕物呢。看来你这人有福，连带着我也跟着你走运。像你这么有福气的人哭个什么？莫不是有了什么伤心事儿，你要是有什么事排遣不开，就对我说好了……”慕容箏刚听他说话时，因为眼睛看不见，心里就有些害怕，后来心里一亮，这人不就是把她从白驼山庄救走的那人么？他心里再无惧怕，就大声道：“你是那位前辈高人，多谢你那天救了我……”这人颇有些不耐烦，说道：“别客套，别客套，你就说你哭什么罢？”慕容箏心里好生憋屈，与欧阳锋在一起有些话也是难以说得明白。今晚一听得这人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心下登时宽

慰不少，她擦去泪水，说道：“我的眼睛看不见.....”说话时，心下也觉唐突，这岂不是气得糊涂了？自己双眼是活活被人弄瞎的，这个扛着自己的人也不是什么济世良医，他又会有什么办法？

这人笑了一笑，说道：“我看看你的眼睛，好不好？”慕容箏听他说话，心里竟然轻松不少，就说道：“屋内漆黑，你也看不见。”那人一笑说道：“既是屋内漆黑，我就点遍蜡烛，让你一看。”这人更不说话，手儿只是一挑一抬，就听得有声声短促的敲击声。这声音叮当不绝，时而叮当，时而嘤嘤，时而叭叭，响声一声撵似一声。慕容箏听不出他是在做什么，只好问他：“你干什么？”这人笑道：“我呢，是给你点蜡烛，要你的郎君回来，一看到你满屋喜烛，定然会甜情蜜意，对你倍加喜欢，这样好不好？”

慕容箏这人性情，大漠上戏弄欧阳锋时已是略见一斑，她喜动不愿静，也好嬉皮玩笑。自打她双眼失明之后，每日郁郁寡欢，没一点快乐。欧阳锋虽是体贴温柔，但却没有多少嬉顽，就不能讨慕容箏的欢心。这人行事，却让慕容箏心里老大欢喜，就笑了，笑声轻轻，但也咯咯响个不断。那人正是把蜡烛一根根用奇深内力打入物什，让这些大大小小长长短短颇为不一的蜡烛都嵌入屋内墙上，桌上，书架上。这些蜡烛一立，男人就笑，说道：“慕容姑娘，这些蜡烛一共有八十一支，既取九九之数，也有逢凶化吉的妙用。我从远处而来，背了这一堆蜡烛，就是要谢姑娘给我留在箱子里的珠宝，也是要给姑娘添个喜气。”

慕容箏听得那些蜡烛响，就听得出，叭叭之声，是蜡烛嵌入墙壁的声音。嘤嘤之声，却是蜡烛立在桌上打出的声响。这叮咚之声，就是那蜡烛被巧巧打在什物上，或被夹住，或被插入，就发出这等奇响。慕容箏近日眼盲，时常在这屋里摸索来去，对这屋内摆设什物甚是熟稔，就一一听得他这蜡烛击打声音，思忖他是一根根蜡烛都打在哪里。九九八十一根蜡烛须臾打尽，这人便问道：“慕容姑娘，我把你这屋子燃满红烛，你看好不好？”

慕容箏心中惊喜，就答道：“你点燃它好了，我虽看不见，但满屋红烛，一定好看。”

那人轻轻笑道：“当然好看，你既愿意，我就点它。”

就听得那人双掌翻飞，忽上忽下，身形飘动，倏忽往还，手儿迭迭飞扬，就听得嘶嘶响声不绝。慕容箏自眼盲之后，耳朵却也变得灵了些，心里暗暗记数，数得甚是明白，真是九九八十一下。

那人却屏住呼吸，再无一声话说。慕容箏待得久了，又问：“你为什么不说话？”

那人说话时总是一句一句和气非常，像对童蒙稚子讲话，和气已极。但这时他却没了平时腔调，声音极是严肃，说道：“你看这屋子里多漂亮！墙上横插着蜡烛，烛火之声，吱吱作响，桌上地面，还有你屋内的樟柱上，都插有蜡烛。满室红光，真是漂亮……”

这人声音中有一种神秘，让慕容箏心里既是欢喜，又有一点儿恐慌。慕容箏说道：“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那人就又笑，这回却没有再说话。慕容箏问他：“你是谁？”这人犹豫一下，答道：“我出个谜你猜，你要猜到了，就会知道我的名字了。”慕容箏鬼精鬼灵，自是好做这些，就也忘了自家不幸，跃跃欲试，说道：“你说好了。”那人应声道：

“是官不是官，人人称上官。有风来八面，无风草自寒。”慕容箏说道：“你一定是姓宫，或是一个复姓，你若姓宫，就叫宫虎，是不是？你若是复姓，一定是姓上官，那时你决不会叫上官虎，你一定叫上官於菟。”

这男人沉默半晌，才说道：“你真聪明，我叫上官威，虎才生威，也说的不作威风草自寒。姑娘曾经见过我，姑娘见我时，我那一日很是狼狈。”

慕容箏忽然想起他确是在酒楼上见过这上官威。那时上官威同苏叫化子一战败北，得一少年裘千仞救他，方才免于一死。在酒楼上，丐帮之人口口声声说他铁掌帮恶贯满盈，在江湖上名声甚恶，想要出手杀他。也是那个不知进退的孩子裘千仞方才使他能免于一死，慕容箏一想此事，往事历历，都上心头。她笑：“你真是那个铁掌帮帮主上官威？”上官威沉声道：“不错。”慕容箏稍过片刻，才说道：“他们说铁掌帮是一个恶帮，

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上官威听了慕容箏的话，不免神色黯然，说道：“男人做事，自当顶天立地，人家如何说你，却不很重要。只要你做得好，无愧于心，又怕什么人笑你？”但上官威一想到丐帮所提之事，有些也确是铁掌帮帮众所为，就不免有些难堪。上官威心道：铁掌帮上代帮主创帮以来，几代帮主都是铮铮铁汉，从未做出让江湖人齿冷之事，到了自己做这帮主，技不如人，帮众又贻害江湖，实在有愧铁掌帮前辈。

慕容箏听得他没了声音，也就来了女孩家的心细，也不问话，只是静静等他。见他再不作声，就问：“上官帮主，铁掌帮……很坏么？”上官威摇头，见她如此说话，就几欲落泪，竟一时百感交集，难于启齿。

慕容箏像是突地想起了欧阳锋，这夜半三更，欧阳锋悄悄出去，过了这长时间，竟也不能归来，是不是出了什么差错？她一脸忧色，却被这上官威看得明明白白。上官威说道：“慕容姑娘，今晚欧阳锋会有一场恶战，是他们北疆留云庄的人找他，他们之间，必会有一场恶战。”慕容箏哎哟一声，显是很为欧阳锋担心，上官威又道：“欧阳锋本领极高，却是不惧这几个。我只是担心姑娘你，他们或许会对你不利。”慕容箏道：“我没什么，一个残疾之人，度日如年，活得也颇是不易。但……”慕容箏想，她怀孕之事却怎能对一个陌生人去说，一想至此，她就惨然一笑，不再说话。

欧阳锋见慕容箏呆呆痴想，一会儿摇头，一会儿轻轻窃笑，一会儿又怔怔地想着心事，就心里大是诧异。欧阳锋心道：“她是一个眼盲之人，自不会在意这些蜡烛。我白驼山庄上下下的人，没人敢在这里弄这玄虚，这插了满屋红烛的人到底是谁？”

欧阳锋正要再细问，就听得门响，诸葛征慢慢走了进来。他一脸憔悴，满面倦容，直来到欧阳锋面前。人浑身弄得肮脏，又满身沾血，头发披散，分明是白发多于青丝。欧阳锋看他，心下也不由大是哀怜。欧阳锋问道：“师兄，你把他……”诸葛征看看欧阳锋，又看慕容箏，用手轻轻比划了一下，显然，他并不想让慕容箏听到，怕吓坏了她。

欧阳锋会意，就再无问话。

慕容箏听得门响，就听得有一个人进屋来，这人脚步有些疲惫，走路时也有拖沓，如果他不是一个平凡之辈，就一定是个心力交瘁的高手。慕容箏扯扯欧阳锋，问：“他是谁？他来做什么？”

不等欧阳锋答话，这里诸葛征就扑通一声跪倒，向欧阳锋叩头，马上就涕泗交流，说道：“欧阳师弟，我真是悔死了，我真是后悔。查白雨杀我全家十几口人，我与他们又在一起混得出什么好处？只不过是白白陪上这一条老命就是了。我一向不做好事，有违师父重托！”

这人又哭又悔，话儿说得诚挚。

欧阳锋一听他说起此事，就心下好生犹豫，心道：师父本有遗愿，嘱我清理门户。大师兄如此哭哭啼啼认错悔过，却叫我如何杀他？

慕容箏不知欧阳锋在想些什么事儿，听得诸葛征说话，却是一句更比一句可怜，就大生恻隐之心，说道：“欧阳锋，你师兄如此肯于认错，你就再也不追究好了。”欧阳锋心下怫然，想道：我留云庄之事，却也不用你管，你何必插言？一想到刚才情形，心下就大是后怕。如果续文成那一击成功，小师叔再向他出手，没有诸葛征的毒粉，他此时还焉有命在？但他又不便对慕容箏细说，就只是沉默不语。

诸葛征就道：“难道师弟不肯饶我？”欧阳锋开口道：“不是我不肯饶你，是师父要你死！”欧阳锋心里大是警惕，他心道：我看留云庄人，最厉害莫过于续文成，这人孙子也作，老爷也当，一双巧嘴能把人说得稀里糊涂，皂白难辨。可谁料到，这续文成竟然败在诸葛征手下，连人小鬼大的小师叔也被他把肉烤了来吃。这人心机，不谓不深。如我今日饶过了他，来日他若得志，一定会对我下毒手。欧阳锋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

诸葛征人还跪在地上，忽地就手也哆嗦，脚也瘫软，他一脸哭相，泫涕道：“师弟真的不肯饶我？”欧阳锋转身过去不再理他。

慕容箏正想再劝欧阳锋几句，就听诸葛征一声浩叹，说道：“谁叫我是留云庄人？”

天下最是留云庄，留云庄最恶是老毒物慎独行，慎独行一死，自然该是你欧阳锋最恶了，你凶我恶，天下纷乱，人人沸言，但又有谁能似你欧阳锋这样大凶大恶？”他站起身来，蹒跚几步，说道：“好，我自寻了断便了！”诸葛征一句话说完，就唰地一声抽出墙上小剑，向自家脖颈刎去！

欧阳锋凝力不动，眼见得诸葛征刎颈洒血，堆委在地。

慕容箏听得有此大变，就急急叫道：“二公子，他怎么了？”欧阳锋冷冷说道：“他死了，他用你的小剑自刎而死。”慕容箏气苦，听了听，没有一丝声息，她移身过去，手一下子触到了诸葛征的额头，就吓得缩手。她喃喃说道：“他死了？他死了？你杀死了留云庄的人，你把他们都杀了？你知不知道我正怀着你的孩儿，他根本闻不得血腥，有这血腥气犯他，孩儿心性必是乖戾刻薄，他怎么能会成为一个好人？”欧阳锋大叫：“做什么好人？我做好人有什么好了，我做了好人，在大漠上，你折磨我。我做好人，他们弄坏了你的眼睛。我做好人，刚才他们还险些杀死我。我不要做好人，我做恶人就是了。我的儿子一出生，我就教他做恶，横行天下，肆无忌惮，一生一世都予取予夺，又有什么不好？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我就叫他欧阳克，要他去取天下。如果你生了女儿，我就叫她欧阳玉，她一定是个媚遍天下的女孩儿。我知道你不快活，你从来也不愿意让我称你是我妻子，只愿叫我与你叔嫂相称，我们已是有了孩子，精血交融，情逾骨肉。你何必轻视我？你为什么闷闷不乐？……”欧阳锋说话时情绪颇激，声音越来越大，几近嘶吼。

慕容箏轻轻道：“二公子，你为什么不快活？我嫁给了你的哥哥，和你的哥哥欧阳锺拜过堂，成过亲，就是你欧阳家的人。虽说这事儿有许多蹊跷，但你总是叫过我嫂子。嫂子就是嫂子，就是成了你的人，又何必改口让世人贻笑？”

欧阳锋语塞，说起哥哥来，他也难再多说，如不是哥哥与白面罗煞修罗儿一走了之，远去天边，他与慕容箏那石屋一夜，怎么对哥哥说它？再说慕容箏想得也是，白驼山庄

本就不大，欧阳家又是白驼山庄名望之家，慕容箏嫁于哥哥欧阳锜，也是人人皆知的事，如今再做欧阳锋的妻子，她怎生面对众人？欧阳锋心下怅惘，又有些歉然，就默不作声。

慕容箏就去摸诸葛征，她轻轻叹道：“天下什么怪去处都有，竟然还有一个留云庄，师父教徒弟，却要的是徒弟杀徒弟，徒弟杀师父。这等恶事，这种恶人，不做也罢……”

慕容箏正在嗟叹，忽地诸葛征双臂一振，一手勾住慕容箏脖颈，一手持剑，向欧阳锋大叫：“欧阳锋，你算完了，你今天一定会死于我手！老毒物这个王八蛋，非要让你杀死我们，他怎么不好好想上一想，我是他的大徒弟还是你是他的大徒弟，你怎么能斗得过我？”说罢，得意极了，狞笑而视。

小剑压在慕容箏的脖颈边，欧阳锋心下极乱，一时脑子里变得空白：怎么办？早知计葛征诡计多端，却没有料得他会又来一次诈死。自古设计，一计不重两用，决不能用过此计，复又再用。这样岂不是再也不会灵验？谁知这诸葛征先来一次装疯，又来一次诈死。装疯弄死了续文成与小师叔查自雨，诈死却是想害死慕容箏。

诸葛征大声道：“欧阳锋，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女人已经有了身孕，你们叔嫂通奸，生下个杂种来，也能承继你欧阳家香烟，你如果不听我的，这女人就是一死！”说罢，小剑一按，剑锋锋利，就在慕容箏的脖颈边划出一道伤痕，鲜血殷红，慢慢流下。欧阳锋道：“诸葛征，你想怎么样？”

诸葛征大笑，高声叫道：“我想怎么样？你以为我诸葛征是一个白丁不成？欧阳锋你这个混蛋，我给你下跪，你置之不理。我诸葛征一生给谁下过跪？给我爹，也就跪过那么一次，是他给我娶媳妇儿，花了甚多银子。他花银子我也不愿意跪，偏偏那司仪大声叫：‘二拜高堂！’众目睽睽，我不给爹叩头也不行。你个王八蛋，混蛋，雷打火烧，刀砍斧剁的欧阳锋，凭什么要我给你叩头？欧阳锋，你快趴下，给我叩头！”

欧阳锋心里恼怒，气恨自家，更恨慕容箏心慈，方才酿成这等祸事。但欧阳锋是一个聪明奸狡之人，便不露声色，说道：“师兄，你是我师兄，给师兄叩头，本是应当。

师兄要我叩几个？”诸葛征大声吼道：“什么叩几个，你叩头就是了，问什么叩几个？”

欧阳锋真也听话，他就伏在地上，一下下给这诸葛征叩起头来。欧阳锋叩头时也颇认真，他看着诸葛征，一个个地叩。

慕容箏见欧阳锋真的很听话，诸葛征说些什么，他就办什么，心里大是生气，她叫道：“欧阳锋，你是不是一个混蛋？他叫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了么？他至多杀死了我，我死了，你就不用管我了，你杀死他！”

欧阳锋却对诸葛征道：“师兄，你别听她的，她这人有些疯癫，你不必在意。”

慕容箏道：“欧阳锋，你才是有些疯癫！”

诸葛征冷冷道：“欧阳锋，难怪师父选你做他的衣钵传人，有些本事。”

欧阳锋道：“师兄，我也看得明白了，师父已死，留云庄只剩下了你我，我又何必杀你？你放下了慕容箏，自去便了。从此你我便形同路人。”

诸葛征道：“你会同我形同路人？你会同我形同路人？你巴巴赶去杀死哑巴兄弟二人，你杀死石师弟，你杀死的人也不在少。你会放了我？”

欧阳锋道：“师兄，你须得相信我，不然，你就是杀死了我嫂子，也没有用。我会杀死你……”

诸葛征：“不错，你会杀死我，你一定会杀死我，但我在死前也会宰了这个女人，你心疼不心疼这个女人？”

欧阳锋蓦地哈哈大笑，他笑得很狂，笑得流出了眼泪。

欧阳锋看看慕容箏，心里在怪她，慕容箏你何必做那好人，你不知道世上好人都是难做？你一做这好人，我欧阳锋却又要做一次大大恶人了。他心下算定，这诸葛征拿慕容箏做要胁，逼他就范，也是以为慕容箏是他的心上之人，才会如此的。欧阳锋笑罢就道：“诸葛征，你错了，我如果抓住了你，一定会要你死不成，活不得。你也是留云庄的人，你该知道留云庄的手段！”

诸葛征却是浑不在意，他冷冷道：“欧阳锋，你威胁我么？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对这女人很是喜欢？虽说是她的眼睛瞎了，可她长得确是不错，你要是想让你的这个女人活着，你就自杀，你自己也可选上一样死法！”

诸葛征从他的身上掏出几包毒药，扔去欧阳锋的脚下。

“你只要一死，她就能活下去，你欧阳家也会有后。”

欧阳锋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诸葛征最是不可相信。他看着慕容箏，此时的慕容箏却是不怕死的，她的脸色很是平静，没有一丁点儿表情。她自从眼盲之后，就心情不佳，总是想一死了之。此时被这诸葛征胁迫，自是不怕。

但他不能死，欧阳锋怎么会死？他不愿意死，他也不会为一个慕容箏而死。就是他死了，慕容箏又会活么？诸葛征一定会杀死慕容箏，他欧阳锋死了也是白死。他死得岂不是很冤么？

欧阳锋笑了，他看着诸葛征，说道：“诸葛征，你弄错了，你何必把她抓在手里，当成一个宝贝？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杀死了她，我反是轻松。你知道不知道？她是我哥哥的妻子，她是我的嫂子。”

诸葛征冷冷笑道：“嫂子，好一个嫂子，嫂子与你这小叔竟能住在一起？也能亲亲热热？欧阳锋，你休想骗我！”

欧阳锋叹道：“不错，她是我的嫂子，但我家事，实在也是难向你尽说。我只是告诉你，如果你杀死了我的嫂子，我一定得宰了你！就是你走到天边，我也得杀死你。诸葛征，你说我会不会在乎一个眼盲之人的命？我会不会在乎她？她已经不是一个可人心意的女人了，你知道，我白驼山庄在江湖上也颇有些名气，也很有财势，女人美貌，到处都是。你杀死她，对我有什么干系？”

欧阳锋大笑，他笑罢，恨毒道：“我是欧阳锋，是天下最大的恶人，你向恶人讨银子，跟阎王讨命，岂不是自寻死路么？”

诸葛征的心动了，他心里一慌，就有些忙乱，他心道：我看欧阳锋与这女人在一起，而且这女人又有身孕，我以为他一定会爱惜这个女人，爱惜她的孩子。但欧阳锋是恶人，连老毒物慎独行也能看重他，显是他也能为不小。这女人虽是相貌不错，但她毕竟眼瞎，古人也说：美目盼兮，良人善矣。有一双好眼睛，能勾人魂魄，她才是一个好女人。这欧阳锋说得也对，莫不是他真的已经看腻了这瞎子？如果是那样，自己当真就是看得错了，眼也瞎了，非死在欧阳锋的手里不可。

他这里正在盘算，一边可是气坏了慕容箏。慕容箏本来也是一个极是聪明之人，她一向自负，以为自己美貌，但自从眼睛盲了之后，就渐是自卑，再也不愿与人讲话。她此时听得欧阳锋的话，也听得气苦，听得手脚冰凉，她心道：欧阳锋，欧阳锋，本来我与你就不是结发夫妻，半路夫妻也难说，我名份是你的嫂子，但我也是你的妻子，你如此污我，岂不是要我难堪？你对我如此，我活在这世上却还有什么意思？她一时万念俱灰，连一句话也懒得说。

诸葛征心里正在犹豫，他想逃，但知道欧阳锋已经得了师父的凤凰力轻功，自己要走脱，却是万万不能。但就此放了慕容箏，却又于心不甘，他喝道：“欧阳锋，她虽不是一个美人，但她已经有了身孕，你不怕欧阳家无后么？”

欧阳锋更笑，他狞笑道：“诸葛征，你杀死她，就是杀死我欧阳家两人，我宰你时，一定要你好好生受。我不会给你下毒，也不会一块块肉烤你，我只是找来一些蛞蝓，让它一天三次吃你便了。”

欧阳锋说得轻描淡写，但此事一做，却实在是残忍无比，蛞蝓吃人，不是一口一口，只是一点点儿爬，在你身上轻轻蚀肉，那苦楚，却实在难以描述。

诸葛征也骇怕，他听得欧阳锋一说，心下也是骇然，如果欧阳锋抓住了他，让他生受这蛞蝓之罪，他岂不是死得天下最惨？他心下动念，就想逃走，但又怕欧阳锋的轻功，就踌躇不决。

慕容箏听得欧阳锋说话，就想着她与欧阳锋在一起的那些旖旎日子，她心里想得痴了，难道欧阳锋都是骗我的么？他也曾经说过一些热心话，他也曾说他对我很是喜爱，他说的都是假话么？如果他说的都是假话，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我一死了之就是。

欧阳锋睥睨诸葛征，他看诸葛征在踌躇，就心里大是快慰，心道：我只要再说上几句，他就会放了慕容箏。他一心用在这诸葛征身上，就不曾注意到慕容箏心里的凄楚。他得意洋洋，意得志满，胸有成竹，对付一个诸葛征，他欧阳锋有的是办法。欧阳锋道：“诸葛征，我告诉你，我不是一个年纪老得不能再生儿子之人，我西域大漠有的是美女，只要我愿意，她们一个个还不是趋之若鹜？我只要有个一年半载，要有三个四个儿子，不也是轻轻松松的么？”

欧阳锋说得得意，竟然哈哈大笑起来。

慕容箏起初也道欧阳锋说的是假话，他说这些话是为着对付这诸葛征的，但说来说去，听得她心灰意冷，她心道：这欧阳锋也是一个恶人，看他杀人如麻，对人那冷酷，便知道他这人不会对任何人有什么真的情意。我同他在一起，他天天对我说些情意绵绵的话语，都是一些假话。他天天说些假话，说些情意缠绵的话语，那些热得烫人的话，难道都是假的？难怪师父说世上的男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一心只想着一个欲字，从来也不曾把女人的冷暖放在心里。我与欧阳锋在一起，我自己就是痴迷，他有时对我冷冷的，我以为他这是性情之怪，就不曾细想，如今想来，他实在对我没有多少情份。我这是何苦来？慕容箏一时万念俱灰，她想道：欧阳锋，你说你要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你娶她好了，你说你要有一些美女，过神仙日子，你就过好了。我一定不碍你的事儿，我死就是。一时气苦，她哽咽道：“欧阳锋，欧阳锋，你真狠心……”

诸葛征本来已是心活，想放开她，但一见她如此气苦，就心里大动：可不要中了欧阳锋的奸计，欧阳锋能得师父的衣钵，就必有过人的本事，他能忍人所不能，他这一番话说得轻松，但看这个瞎眼女人，却极是气苦，她与欧阳锋如果不是感情极笃，怎么会

如此伤情？我可是不要被这欧阳锋骗了。诸葛征一想到这里，就道：“欧阳锋，你杀死我好了，我看你可以有一个办法，你一掌出来，我就没命了，你那时也没了儿子，也没了女人，也从此没了仇人，天下太平，是不是？”

欧阳锋心里不决，他虽是如此说话，但却从未想到他真的让慕容箏死在诸葛征手里，他在心里暗暗气恨：慕容箏啊慕容箏，你实在是一个大笨蛋，如果你能与我一样心思，岂不是会把这个诸葛征玩得团团转？但他觉得事已至此，自是不能再说。诸葛征道：“欧阳锋，你要么就是把你自己杀死，服下一包毒药，要么就是看着我与你的女人、孩子同归于尽！”

欧阳锋站立不动。

慕容箏苦笑道：“诸葛征，你何苦说这么多，你以为欧阳锋会为了我杀死他自己？你别作梦了！”

欧阳锋不动，他不愿意死，他不去拿那一包包毒药，也不自戕，只是看着诸葛征冷笑。慕容箏听得欧阳锋不声不响，就心里大是绝望，她心道：欧阳锋决不会为了女人而死，活在这世上，他只喜欢他自己。他决不会为了慕容箏而死，他也不会为了别的什么女人而死。

就在这时，有人在诸葛征身后大声喝道：“诸葛征，你死期到了！”

这人一声断喝，就大力在诸葛征身后一推，一阵大力推来，顿时让诸葛征气息也为之一窒，他觉得后背的三道大穴正在那人的手指之下。

那人道：“诸葛征，你放开她！”

慕容箏正是气得不行，听得这人声音，就心里一亮，他就是那个上官威，是那个救过她性命的人，他站在诸葛征的身后，逼他放手。

诸葛征岂能轻易放手，他慢慢道：“你有什么本事尽管用好了，我终不成让你白白杀我。”

那人一笑：“诸葛征，你不放手么？”

叭地一声大响，原来那人的掌却一下子拍在了诸葛征的身上。这一掌的力道极大，诸葛征心道：我命休矣！但觉这大力直打得他胸室气闷，竟然说不出话来了。

他手一松，就放开慕容箏。

欧阳锋上前一步，抓住了慕容箏。欧阳锋把慕容箏放在身后，他对着那诸葛征就是一推。

这是他刚才处心积虑的一推，想了好久，方才有此机会，他焉能不尽全力？

一声轰响，诸葛征没了，再看，他已是萎顿在地，没有一点儿气儿了。

欧阳锋此时方才回头，对上官威道：“这位是……？”

上官威一笑，也不理会欧阳锋，只是向慕容箏一揖，说道：“但愿得慕容姑娘喜烛常在，心里总是亮亮堂堂！”

上官威一揖而去，再也不回头。

第三十二回 血泪情恨

欧阳锋眼见得慕容箏的身子一天天沉重，就也分外小心，他心道：师父要我把留云庄的人都杀死，现今那些人都是已死，再也没有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了。连最后一个诸葛征也死在自己手里，也再没有什么不放心之处。他蓦地想到，还得等慕容箏生下了儿子，他才能专心研习那蛤蟆功心法，练好功夫，去华山夺取《九阴真经》。他想到王重阳、段皇爷、洪七、还有那个黄药师，都是天下少有的武学大师，如果自家不能胜得了他们，岂不是完成不了师父的遗愿了么？

但他自己也心中无数念头，不知道他是不是能在华山一战中取胜。他除了得练好蛤

蟆功外，他还得练一门兵器，如果他能把哥哥的那蛇杖练成天下至刚的兵器功夫，去华山论剑时，就一定能用得上。

欧阳锋就天天在静室里练功。

他出来静室，再顺便去看看慕容箏。

慕容箏已经不与他讲话了，自从那一日他对诸葛征说了那么多话后，慕容箏始终不与他讲话，欧阳锋再三对她说这是诈计，但慕容箏只是冷笑，不出一声。欧阳锋讲得自家也口干舌燥，才嗒然而归。这一次，欧阳锋去看她，她仍是不声不响。欧阳锋对她道：

“你说过，伤心动火，见血怒气，均都对孩子无益。既是如此，你也得注意你自家身子。”慕容箏见他如是一说，就冷冷一笑道：“这有什么？不就是一个孩子么？你欧阳家有的是女人，你一和女人在一起，自是会生出几个孩子，你又何必要他？”欧阳锋道：“你也知道，我哥哥此生是不会有孩子了，我与你有一个孩子，我愿他是一个麟儿，这样我欧阳家真的有后了。”慕容箏冷冷笑道：“你不必在乎他，他是不是儿子，对你也不十分重要，你血气方刚，正在壮年，自是可以多多生子，你找上那么三个四个女人，让她们为你生孩子就是。”

欧阳锋知道她仍是气恨他那日对诸葛征所说的话，就再也无语，慢慢退了出来。

他心里记恨慕容箏，那时与诸葛征是斗智，他如何讲话，才能让诸葛征放了她，欧阳锋就会如何讲，她怎么会不明白欧阳锋的苦心？但他也在心里恨她，恨她明白了他的心，他真是在任何时候也不会为别人献出自己的性命。

欧阳锋站在院子里，他是一个男人，一个血勇男人，自然不能天天寂寞。他望着天空，漫天星斗，清清楚楚，弥满天河。欧阳锋心中既是愁怅，又有凄楚，思想人生，多有善善恶恶，实为不易。像他欧阳锋原本是一介书生，转而修习绝世神功，成为白驼山庄的主人。一贫一富，一贱一贵，瞬间变换。像他与留云庄诸人之争，血战争杀，非死即伤，其间惊险凶恶，自不必说。单只是他与慕容箏之间，若亲若近，若即若离，就实

在是难以诉说。一个昂藏男人，被女人家轻蔑，看也看不起，实在也让人心馁，即使是像欧阳锋这样的人物，也不由得心里大是沮丧。

这时庄内的总管走近欧阳锋，在欧阳锋身后恭然肃立，又过了一盏茶时分，欧阳锋见他仍是站在身后不动，不由得有些诧异。就问：“你有什么事要说？”管家道：“自从主人来我白驼山庄，就让山庄上上下下的人都是好生钦敬，好生佩服。山庄也在西域大漠更见威势。奴才也是为主人尽心办事，一般庄内小事，也不敢拿来麻烦主人，只有一件事，奴才实是不知怎么办才好，特请主人示下。”

欧阳锋知道管家十分谦恭，就问：“有什么事这样难做？”管家道：“山庄原来的主人任一天，他雅好两件事，一是收藏各种古玩，二是搜寻天下美女，把他们也当成玩物贮藏，这也是仿效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故事。如今任一天已死，主人事儿忙，我就不曾请示，不知这些古玩、美女，主人是不是要去看上一看？”

欧阳锋正是烦躁，不论他如何分说，慕容箏对他仍是不假声色，理也不理。况慕容箏又是有孕在身，自然是眉高眼低，身子也是臃肿，欧阳锋看她，眼也不顺，此时一听得白驼山庄有美女古玩，心下大乐，却不动声色，对管家说道：“好，你带我去看看。”

管家打着灯，带欧阳锋过回廊，穿堂室，走到一片花丛之中。月下灯闪，花丛都黑黑绿绿，分外幽静。欧阳锋心道：我在山庄呆了十数日，却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个幽静的所在。这里如此清静，闲杂之人怕是无法过来，如在这里练功，岂不是大妙？但又哑然失笑，小人儿任一天却是一个尤物，把美女古玩藏在这里，当真是再好不过了。但不知道他在这里都藏有一些什么，欧阳锋真是好奇心炽，愿意早早一观。

管家带欧阳锋进了门，一共有七道大门，七道门后都伏有机关，机关重重，显然主人的心思极重，要把这里弄得百般机巧，不示外人。管家提灯，带着欧阳锋直入密室，他在墙壁间一掀，只听得地板轧轧直响，就见地中间闪出一块大大的石洞来。管家当先下去，欧阳锋随后而来，从洞中过道一步步升上去，便到了一个院落里。这院子清幽雅

静，只是那房子却设得极怪，一间间房子都是各自独立，有的三层，有的两层，还有的像是都挖在地底，地面上只有人高的屋顶。这些房屋都极怪异，每一间都没有门，四周围墙极高，人探头也无法得窥屋内，好些窗子开着一扇，探手去摸，却都是粗粗的铸铁。管家领着欧阳锋到了一座房前，这房子正是屋顶只有人高的那间。这间屋没有窗子，琉璃净瓦，吞兽房檐，十分讲究。管家说道：“这里面有十二件天下至宝，是前山君任一天穷十年精力聚来的，主人是不是要看它一看？”

欧阳锋好奇心盛，就道：“看看也好。”管家见说，就身子一耸，飞上房檐，坐在吞兽檐脊上，叫道：“主人去那一边坐好。”欧阳锋听说，就轻轻一动，人上身不动，却稳稳坐在檐头。就听得轰的一声响，这声音十分响亮。原来坐在屋檐上的欧阳锋二人，一下便被翻转入房内，外面又翻出与原来一模一式的屋檐来。如外人来此，眼睛一眨，屋檐便没了，再一睁眼，屋檐又是原样，哪里分辨得出上去下来的都是一模一式两重屋檐？欧阳锋也被吓了一跳，一看眼前，这间房屋盖得却怪，从外看去，屋子是方方正正，进得屋来，屋内却是圆圆的，中间有高高的穹顶。穹顶上有吊丝，垂下十二条来，吊丝分赤橙黄绿青蓝紫，再加五色间色共成十二条。吊丝下都悬系在一只小小的箱上，这些箱子却是一模一式，古色古香，且雕镂成精细花色。箱子分成十二只，按人生肖属相排次，依次是子丑寅卯而已。管家说道：“主人，这第一箱，却是明皇玉冠。相传是唐代明皇唐玄宗的帽子。”欧阳锋心奇道：唐明皇就是那个好玩好乐的人了，他先是宠一个梅妃，下人巴结，便有“带叶梅枝，隔夜不发”的佳句。后来又是杨玉环承恩，偏偏又喜荔枝，便有“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妙联。但唐玄宗戴的帽子却有什么好？管家道：“主人要不要看它一看？”欧阳锋点头。

管家身子一飞，便将那箱子顶在头上又飞下来。

打开一看，这唐明皇果然有些名堂。这帽子是金茧丝经纬编织，坠三十二块玉片而成。金茧丝名贵，玉片更是价值不菲。明皇戴它，是在溽暑之日，居亭榭，击鞀鼓。想

当年，玄宗亲自击鼓，吹笛，乐工李龟年手持檀板，玉人低歌浅吟，杨玉环翩翩起舞，一曲霓裳羽衣，不知是人间天上，还是天上人间。欧阳锋看这明皇玉冠，也心里嗟叹，皇帝的排场，自非寻常百姓所比，这一顶玉冠当真是天下独一无二。管家说罢这玉冠，又依次报上那其它那十一件宝物来：寒玉星、金玉鞭、鼋鼉明珠、辟毒水火双蟾、云王伞、玄铁箏……欧阳锋——看去，心里惊讶不已，原来这小人儿确真是一个有心之人，单是这里的十二件宝物就让天下人垂涎。一听得有一只玄铁箏，勾起欧阳锋的兴头来，忙叫管家取下来看。

玄铁箏黑黑黢黢，看上去很不起眼，但箏一放在案上，欧阳锋就霍然而起，大是兴奋，说道：“好箏，好箏！”管家虽是勤谨，却也不是一个知音之人，见欧阳锋说好，自是眉开眼笑，巴结道：“主人既是行家，何不一抚？”欧阳锋摇头晃脑：“昔时，秦穆公有一个女儿，名叫弄玉。她抚得一手好箏，柔时是潺潺溪水，轻轻流漱；急时如涛涛江水，雷吼电鸣。她寻了一个郎君，名叫萧史，两人箫箏相谐，大是愉悦。后来，两人乘龙控凤而去。这玄铁箏该是秦时之物，说不定就是弄玉之箏。”

欧阳锋坐定，心淡神闲，双手轻轻按于箏上，慢慢抚箏，用箏声诵自家心事，把无限委屈愁郁付于铁箏。就听得箏声铮鏦，先是淡淡幽幽，轻轻缓缓，说秀丽山川，描一泓碧水，碧水之上，一叶扁舟游弋天地之间。天湛蓝水湛蓝，轻舟划水悄然无声，只听得桨儿摇，鱼儿跳，天籁俱寂。忽然间，风樯动，波涛怒，万顷碧涛，卷一路骇浪，群峰低首，乌云掩面，天怒人怨，都付于铮鏦怒声。欧阳锋十指伸展，将蛤蟆功内力运于指间，箏音更是狂暴，直欲掀屋顶，撼大地，震天宇。

管家早已是委靡在地，他先是捂住双耳，瞪圆眼，张大嘴，哀哀地望着欧阳锋，却说不出话来。只要他能动，早就向欧阳锋跪下，求他不要再弄。但他话说不出，身不能动，连嘴也不敢闭，只觉一股股狂涛从头上百会直贯入脑内，脑袋似要被它生生炸裂，却从鼻孔流出殷红的鲜血。

欧阳锋忘了自己，也忘了慕容箏，更忘了这个白陀山庄，他在用箏声述心事。箏声凶恶，阵阵杀气从箏声中吐出，积郁陈怨一吐为快。

做什么体贴丈夫，做什么知情男人？温柔缱绻，书生习气；旖旎深情，愚人所为。男人丈夫，生于当世，顶天立地，做盖世英雄，一生注重大事，小非小过，无暇顾及。别人赞也罢，恨也罢，喜也罢，厌也罢，都随他自去。风吹飘萍，不撼大树，就是此理。

× × ×

管家兀自捂着鼻子，鼻血不止，他有气无力，指着那一座座房屋说道：“这一座里，是任一天放的金银。这一座，放的是他从中原西域夺来的孤本善本经卷。这一间，放得是任庄主从各处购来的神兵利器。那边的几栋房屋就是任一天贮藏美人的地方。”

欧阳锋道：“带我去看。”

就见一栋房屋，却是一座三屋小楼，楼是竹筒形状，四周都是回廊，三层上都有长长的立柱，通天彻地，这楼上挂一牌匾，上书“金屋”两个大字。欧阳锋知道，这是取汉武帝“金屋藏娇”故事。武帝小时，太后问：“喜欢阿娇么？”武帝看着阿娇，拍手而笑，说道：“要得阿娇为妻，当以金屋贮之。”果然汉武帝做了皇帝，立阿娇为贵妃，真就造了一间金屋，把阿娇养在这金屋里。后人便有了“金屋藏娇”的故事。欧阳锋一见这金屋二字，不由心也急跳了几下。金屋藏娇，必是娇娃美女，一笑倾城，眉目手足，都是柔情蜜意。不曾见到美人面，欧阳锋心下就有些醉了。

管家带欧阳锋入得楼去，一进第一层楼，便有三四个粗头胖脸的婆子迎了上来。人人向管家笑，管家忙道：“这是白陀山庄的新主人，你们前来拜见，这些婆子口却是甜，一口一句庄主，一口一个爷，叫个不住。欧阳锋道：“你们就是金屋里的人么？”一个婆子满脸脂粉，笑道：“哎哟，庄主，你这么说可就捧死我们这些下人了。这座楼一共有三层，三层楼各有九个美女，这第一层是‘人’字楼。这里的美女，都是世上美色，人间姝丽，一个个温文尔雅，有的还是大家闺秀呢。那个第二层楼是‘地’字楼，这里

的美人可了不得。女人媚，女人荡，都是天下难寻，世上难找的淫娃荡妇。看到这些女人，天下男人哪一个能受得了？这第三层楼，是‘天’字楼，楼内的美女，都是西施再生，王蔷转世，人人是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任庄主在时，都把她们放在这金屋内，三天两日就来看。任庄主看美人，有时摇头晃脑，有是嗟叹赞赏，有时扼腕太息，真是看迷了人呢。”

管家喝道：“臭婆子，别多罗嗦，领主人看这‘人’字楼！”

几个人从廊柱间入去，直走进这楼房正中。婆子让欧阳锋站在中间，欧阳锋也看得明白，自己站立之处，正是这圆屋的中心点。就听得婆子叫了一声“点灯！”瞬时灯火通明，就见四周都是圆弧形的房屋，每一屋前，都有一块匾，上面写得有字，依次看去，却是：明珠、慧娘、文君、秀娟、香玉、思思、胡媚、雅文、龙琪。欧阳锋——看去，却见这小小屋子正像一块桔瓣，他立于桔瓣正中，看得四周，都是女人，这些女人坐在屋子里，有的在咬牙，有的在昏睡，有的在玩儿，还有有的在急急地刺绣。欧阳锋问道：

“这里的女孩子都有什么好？”婆子陪笑道：“大家的闺秀，还有一些小家的碧玉，都是在这里了，这些人都是可人心意，小巧玲珑的女孩子，庄主要不要看看她们？”欧阳锋心奇道：“怎么看？”婆子笑道：“任庄主在时，总是看这些女孩子，看也看不够的。”说着，就轻轻一掀身边的一块石柱，欧阳锋所在的这一块地方突然向上升起，一直升到了与那些女孩子站立平齐，方才停住。婆子道：“任庄主在时，他愿意看那些女孩子，总是愿意让这块动石动。”婆子一声喝道：“来人！”就来了几个小小丫头，婆子一叫时，这些丫头们都是手托一只托盘。上面有几只小小的杯子，还放着一只很是奇异古怪的瓶子。丫头们一走到那些屋子前面，那些昏昏欲睡的女孩子不昏睡了，那些在忙着刺绣的女孩子不忙了，她们都一拥来到了屋子窗边，叫着要那丫头先递与她。

这些丫头们就也着忙，一人一只小杯，从瓶子里倒出一杯酒似的东西，递与那些女孩子。那女孩子就迫不及待，拿过来一饮而尽。喝过之后，一个个都是神色十分着迷，

很是舒心悦的样子。婆子轻轻窃笑道：“庄主，你可看到她们的好戏……”就见到这些女人一个个春心大动，有的在伏床呻吟，有的在两眼昏然，四处寻找她的欲求。更有的在低低声唤，向那门外的小丫头叫唤，声声呼唤让人心悸。欧阳锋知道，她们喝下去的一定是媚药，但她们天天情愿意喝这媚药，却让他吃惊。

他问道：“这是什么药？”婆子恭敬答道：“这是任庄主的酒，叫做‘春心浮动’。”欧阳锋心道：好一个“春心浮动”！明明看上去一个个都是庄重稳当，一眨眼间便都是变成了淫妇荡娃。婆子笑道：“任庄主只能看，不知道庄主你老人家是不是也只是看？”

欧阳锋自然是心血涌激，但他的内功极强，便能抑制他自己，他说道：“好，带我去看看那‘地’字楼好了！”

婆子却赞：“庄主果然好定力，连我们那任庄主来这里，都是那个……”婆子笑得神秘，可能那个任庄主看到女人春心淫荡，就也看得尽兴，一时丑态百出了。便两人到了这“地”字楼，到了这楼上，婆子便笑。欧阳锋道：“要看这里的女人，是不是也要好好给她们喝上一杯酒啊？”婆子一乐，说道：“不用不用，这里的女人都是艳若姐已，荡若飞燕的。你看看就是知道了。”婆子一声招呼，就觉得眼前一亮，原来却不知道是什么人把这里的大大帷幕扯开，让这楼里一亮。

这里的九间屋子也如楼下，一般布局，只是这九间屋子都是比楼下凌乱，菱镜不整，屋子也不甚整齐，看来这些女人比起楼下的那些来，更不一样。这里也有匾额，写的是：神女、姐已、媚姑、褒姒、飞燕……欧阳锋看着看着，也是心里雪亮，知道这里女人都是荡娃，他看着，说道：“上前去，我看看她们。”就见到一个房间里的女人，她是一个眉目清秀的小小女孩儿，一看她的样子并不丰腴，欧阳锋心异她也会成为一个荡娃，就问道：“她是谁？”婆子惊道：“庄主不知道，她就是弄死了许多人的南苑名妓许青青啊，她在江南是天下第一名妓。为她死去的男人少说也有那么十几个人。”

欧阳锋心头一惊。看不出，这小小孩儿，竟有这许多的本事。欧阳锋看着她，走近

去，未等欧阳锋问她话，她就眼儿一斜，说道：“你是那个小怪物的什么人，他怎么肯你看我？”欧阳锋道：“我是庄主。”小孩子的眼睛瞪得像是只铜铃：“你说什么，他死了？”欧阳锋道：“不错，他死了。”那小丫头突然落泪了，她落了几滴眼泪，随即又哈哈大笑。欧阳锋道：“你哭什么，又怎么这样大笑？”小孩儿乐道：“他死了，天下少了他这样的痴情人，你知道不知道？”欧阳锋不语。女孩子又道：“可你知道不知道？他是一个‘银样蜡枪头’。”欧阳锋心内好笑，明明知道她所指是什么，却笑道：“什么是‘银样蜡枪头’？”女孩子笑道：“你过来，让我看一看你，我看一看你，就知道你是不是‘银样蜡枪头’……”

女孩子放声大笑，一边的两间屋子里的女人，一个丰腴可人，一个却是有些瘦削，也随着哈哈大笑。那个胖女人道：“这位庄主是不是银样蜡枪头，那要我试一试才行。”这小女人一撇嘴，说道：“你那胖样子，怎么会试出他来？”那个瘦女人道：“你是不是一见他是新来的庄主，想把他一下子迷死？”

就七嘴八舌地说话。

欧阳锋哪里见到过这些女人？他看到的慕容箏也是一个文弱女子，从来不曾像这些女人，把那一件可羞之事都是挂在嘴边，时时向男人道及。欧阳锋心里涌血，他看看这些女人，就不知道他说些什么才好。

那胖女人道：“庄主啊，你过来。”

欧阳锋就过去了。

那胖女人捏捏欧阳锋的胳膊，再捏捏他的后臀，她做这些时那些女人一个个都是不声不响。等她弄完了，几个女人都在等她讲话。这胖女人道：“你们可以快乐了，这庄主可不是银样蜡枪头。”

众女人便是一阵子欢呼。

一个道：“庄主啊，你叫什么名字？我们总不能天天叫你庄主罢？”另一个道：“庄

主啊，你喜欢女人叫你什么？人家有的男人喜欢女人叫他孩儿，有的男人喜欢女人叫他老爹，你喜欢人家叫你什么？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这些女人一个个都是七嘴八舌，吵个不已。独有那个小小丫头许青青不吱声。欧阳锋便问道：“你为什么不说话？”

许青青道：“我为什么要说话？”

欧阳锋有些奇怪，他心道：看来这个江南名妓许青青确实是一个怪人，看来她也像我这老毒物一样怪。她不像那些女人，她人小，但很是诡道。

欧阳锋道：“你想做什么？”

这小女人一笑，一挥手，那些女人都是不吱声了，四周都是圆形，这些女人都一个个眼巴巴地看着欧阳锋。

小女人说话声音很甜，但也是慢慢悠悠，她问道：“你是新庄主？”欧阳锋点头。小女人道：“你说你是什么人？江湖侠士？黑道恶人，还是一个武林高手？”欧阳锋道：“问得好，我是天下最恶的恶人，老毒物欧阳锋。”

小女人笑了：“你喜欢把我们怎么样？卖了？留着你自己享用？还是像那个庄主，天天看我们？”她吃吃窃笑，像有一件隐秘不愿意说破。欧阳锋道：“你笑什么？”小女人笑道：“那个任庄主总是来看我们，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把他弄死，我们只是笑，只是自己做自己的，他在一边看，我们也足足弄死了他，你相信是不相信？”

欧阳锋沉吟，她们是女人，她们是自信而又淫荡的女人，她们只相信她们自己。欧阳锋心道：就是你们说得再响，小人儿也不会天天依偎在这里，天天痴痴呆呆地看你们。小女人乐道：“他天天看我们，天天弄得他很疲惫。庄主，你不相信，是不是？”欧阳锋道：“我不相信。”

小女人乐了，她轻轻一笑，说道：“你该相信。你要是不相信，你何不试一试？”

欧阳锋道：“我如何试？”

小女人看着欧阳锋，那些女人都看着欧阳锋，欧阳锋此时才知道，世上有人时常把

女人比做斧伐蚀骨的媚药，这话却也是不假。看这九个女人这里，恨不能一下子把他吞进肚子里，就让他暗暗吃惊。但他毕竟是一个血勇男人，心道：天下娇丽，尽归我用，这又有什么稀奇？想当年秦王统一天下，尽把六国姝丽都运至那阿房宫，他只是看那些美人，就足足看了六天六夜。我看这九个女人，却也不须看得六天六夜罢？我只是一览，便无余了。但这九个女人真的有什么本事，我却可以看看。他心里还有一念，却不曾在心里说出，那是因为慕容箏真是不理会他了，让他也变得心灰意懒。

但见那婆子看着欧阳锋，说道：“庄主，她们愿意一试，是不是要在那春宫里试她们？”

欧阳锋道：“好！”他也不知道什么地方是春宫，只是说好，试一试，他便是知道了。

就见婆子把那些门都打开，这九个女人一个个都是花枝招展，都袅袅婷婷地走过欧阳锋面前。她们都走下了楼梯，直走到了一层，却仍在走，一直走到地下。原来，这里却是有一间大大的地下室。在这间地下室里，有一张大大的床，床是用锦绣丝缎围起来的，它足足能睡得下二三十人。床的四周都是玉石雕成，床上有被子，都是白白的丝织。这九个女人却不说话，一径走到了那床边，一个个都是淫淫荡荡，让欧阳锋看得心血涌激。

那小女孩子与一个女人相依偎，甜甜蜜蜜，她慢慢说道：“欧阳庄主，我们是女人，世上世事，只有男人女人相近，才是真正滋味。但那个任一天却是一个白痴，你知道不知道？”

就渐渐的没了灯光，只是闪闪绰绰，在一片光影中，那些女人相亲相爱，却也惊心动魄。

这小女孩子说道：“庄主，你为什么不看一看，你为什么不与我们一起来？你是天下恶人么？你知道不知道，万恶之中以什么为首？”

欧阳锋自是知道，他慢慢答道：“万恶淫为首。”

小女孩子乐道：“对啊，可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淫？”欧阳锋道：“我不知道。”

小女孩子此时却在他的身边，她轻轻扯着欧阳锋的手，她的手很软很香，也很热，让欧阳锋的心里也一下下乱跳。

小女孩子轻轻说道：“庄主，你来体味一下，你知道天下的人为什么都乐意做君王么？你知道做君王有什么乐趣么？你为什么不一试一试？”

× × ×

慕容箏坐着，她在等待着她的儿子出生，她已经是心如死灰，她不愿意让她的儿子在未出世时就死，她决心自己要一死了之。所以她不同欧阳锋讲话，她不愿意说话，她只是等着儿子出生。她坐在屋子里，稳稳地坐着，她的耳边这几日天天都有静庵的诵课声，她如同在静庵里，听得师父讲经，佛祖说法，要一心虔敬，方能事佛。她的心里不能一心虔敬，所以她才会有此灾劫。这时，她的心里一动，忽听得有人在铮铮鏦鏦弹箏。她心里一跳，就问道：“有人在弹箏，你们听到了么？”身边的侍女就都说没有听见。慕容箏就慢慢叹道：“你们没有听见么？明明是有人在弄箏。”她叫做慕容箏，她是江南世家的女儿，对于乐声一律也是十分明白。她听着，说道：“还好，这人的心思虽重，但他还是可救，他的箏声，在乎山山水水，在乎清静明洁呢。”但忽又快了起来，箏声如怨如泣，如恨怒，如涌激了千军万马，一时泻出，铁蹄杂沓，没有一点儿平和了。慕容箏心叹道：这人已经是大入魔道了，他非经万劫，却不会回头。慕容箏心想，这或许是欧阳锋，只有他才会如此心思，想占得天下，想与天下英雄一较高低。如果只是一较技艺，却也没有什么，但欧阳锋想夺得天下，让天下的人都是为我所用，让天下的所有美色财物都为我有，这便是天大的贪心了。慕容箏道：“孩子，孩子，你生在欧阳家，却不知道日后是不是有什么福运，愿我为娘的一卷黄经，在地下也能为你祝祷。”

却听得那箏声一时静寂，再也没有什么声音了。慕容箏道：“你们知道庄主他去做什么了？”这侍女就道：“听说在那边，有任庄主的古玩、美女，想必庄主是去看那些

了。”

慕容箏心里很是聪明，她就道：“知道了，你们下去歇息好了。”

慕容箏知道，那些美女是怎么回事，她是女人，她也是被小人儿抢劫掠来的美人，她自然知道那些女人的心思。她知道，欧阳锋如果一去，他就会落入那些女人的陷阱，会再也不来看她，如果她不是怀着欧阳锋的儿子，他会再也想不起来她慕容箏来。

她轻轻叹，虽是一时心如死水，但眼里还是流出了泪。

× × ×

欧阳锋此时正是得意之时，他是一个男人，男人时时要与欢乐为伍，他看着这九个女人，九个女人都是很有本事，她们让欧阳锋忘了他自己。小女人在他的脚下，依依偎偎，软语依依，说得他的心儿也化了。这个丰腴的女人，能让欧阳锋心醉神迷，她轻轻问：“你快乐不？”欧阳锋不语，他此时已经是一个恶人了，他不怕天下万恶淫为首，他也是一个好淫之人，他不做了白驼山庄的主人了么？他说什么，那些女人就做什么，这让他一时竟是十分得意。

他慢慢坐了起来，他看着那一个个满面光彩的女人，轻轻说道：“你们说，我这人是不是一个‘银样蜡枪头’？”

众女人都把他抱住，一个个都笑，笑得咯咯响，笑得痴痴迷迷，她们七嘴八舌，说他。

欧阳锋道：“你们不要住这一间间的小屋子了，你们出去，与我住在一起，好不好？”

众女人都是一声欢呼。

欧阳锋道：“你们听着，一个个都得听我的，要是没有我的话，你们胡做些什么，我就让你们一死！”

众女人俯首听命。

欧阳锋道：“天下美色，我最喜欢素色，你们都不能穿些花花绿绿的衣服，让我难

堪，你们都得穿上白衣，一个人都是白衣仙子，这让我看了才好是喜欢。”

许青青道：“庄主，你好本事，让我们死心塌地服你，你说什么，我们便做什么好了。”

这些女人便一个个下地来，把那些花色绸衣都扯碎，一个个笑语嫣然，嘻嘻笑笑，都去换衣服去了。

欧阳锋正坐在这大床上沉思，就听得那小女人许青青说道：“庄主，我们进来，让你看上一看，好不好？”

欧阳锋说好。

就进来了一些女人，一个个飘香移步，都是婀娜娜娜，十足的媚态。但见得眼前一片白色，欧阳锋一看，这些淫娃荡妇都是十分庄重沉稳，哪里看得出她们一个个都是迷人入骨，媚人欲死的妖精？

许青青道：“庄主，我们九人决心好好跟随庄主，好好服侍庄主，如果不是庄主，你们就得在那笼子里呆上一辈子……”这些女人对欧阳锋感激涕零。

欧阳锋对管家道：“我已经看够了这些女人，你把她们都集在一起，让她们好好侍候我，如果她们能得我欢心，必是好处不小，但如果她们不听我的，我就杀死她们！”

管家唯唯称是。

欧阳锋道：“你告诉她们，如果愿意，就让她们搬出这间屋子，给她们找一处地方居住，告诉她们，我会时常临幸。”

管家忙去办了。

第三十三回 生死绝情

欧阳锋自从做了白驼山庄的庄主后，便是日渐骄横，他对庄内的一切人颐指气使，使全庄人上上下下都是凛然生惧，知道他这一个新主人比起小人儿任一天来，更是可怕。

他已经不再与慕容箏在一起了。

慕容箏看看产期已近，就更是日日念祝，但愿看苍天佑她，能顺利生下这孩儿，让她早脱苦海。

欧阳锋来到了她的身边，他是望子早生，自是对慕容箏不能不假以颜色。他对慕容箏道：“嫂子，你身子还好罢？”

慕容箏本来不愿理他，但还是耐不住，就说道：“多谢二公子关心，我自己会照料自己。”

欧阳锋就语塞，他先时与慕容箏相见，还有一丝愧疚，知道她正是待要分娩痛苦，他却在与那些女人欢乐饮宴，日日弦酒欢歌。他本来想对慕容箏有些温存，体谅她的苦楚，说些好话来安慰她，但被慕容箏冷冷一席话，便再也哑口无言了。

就两人无语，一时僵场，好生气闷。

欧阳锋道：“你眼看分娩，我这几日练功很忙，不曾前来看你，你不要怪我。”

慕容箏眼中突然流泪，她恨恨道：“欧阳锋，你何必骗我，你何必前来骗我？你去了那一个小人儿任一天藏女人、集古玩的地方，是不是？”

欧阳锋一时没有话说，他本想不与慕容箏说此事，但慕容箏气苦，就一语提及这事，让他好生尴尬。慕容箏见他不出声，就冷冷道：“二公子，你好生快乐，是不是？我知道你早已经不在乎我的死活，你也不想管你家的这孩子生死。我告诉你，我看在你家欧阳镛的面上，看在我与你一场过去，把这孩子生下来，那时我自去死就是，用不着你来

假惺惺关心我.....”

说罢气苦，就一声声饮泣。

欧阳锋看她，看她的眼睛是两只大大的黑洞，一流泪水，却又很是难看。欧阳锋看她，再也不是天下绝色了，他心道：我从来没有注意，她看来竟是这般难看，我当初怎么看她是好好的美人？是不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美色，便把一般女人看得美若天仙了？我如今和那几个狐媚子在一起，天天弄得我也是血脉贲张，从来也没有过的快乐。这让我知道过去的那些皇帝，为什么有了夜专夜，不早朝的恶谥。原来女人妩媚，却能迷倒男人，会让男人生生死死，迷迷怔怔，再无一点气力，再无一点儿别的心思，一心专门注目在这些女人的身上.....欧阳锋此时的心思变了，再也不一心专注在慕容箏身上，就对她的哭泣没有一点儿关切，反是心生厌恶。他心道：你一个女人，也就是得把你的心思用在男人的身上，如果男人真的喜欢你，你岂不是会很快乐？你一心与男人别扭，怎么会有男人喜欢你？要不是我要你生下我的孩子，我会再也不理睬你，让你一辈子也做一个金屋藏娇的女人。看你那时想也不想我这个恶人？心下如此想着，脸上便有了些怒气。

慕容箏道：“你与那些女人在一起了，是不是？”

欧阳锋倒也算是男人丈夫，他应道：“不错，我与她们在一起。”

慕容箏心想：他是一个血性男人，与女人一时在一起，也算无妨，但他看了那里的女人，一定是把那里的二十七个女人都弄了出来，供他自己淫乐，他这些天影子也不见，再也不来与自己罗嗦了，就是去了那里，有二十七个女人要他去对付，他怎么会不累？他怎么还有时间来看自己？慕容箏笑道：“欧阳锋，你可是交了好运了，那里足足有二十多个女人，要什么样的女人都有，你可以为所欲为了，是不是？”

欧阳锋昂然道：“不错，我是一个男人，自不能做些什么守身如玉的傻事儿。你不能与我在一起，我就与她们同床共寝，这有什么？”

慕容箏冷冷道：“这当然没有什么，我当初也是那里的一个，你早点儿杀死小人儿，岂不是更好，你可以把我也当成那二十七个人中的一个，那样你就有了二十八个女人了，你要与谁在一起，又有什么关系？你要哪一个女人跟你，她怎么敢不听你的？你做了白驼山庄的庄主，可是天下有艳福的人了……”

慕容箏一时气苦，却说也说不出话来。

欧阳锋看她，心里气恨她的无理，他心道：天下男人，都是一理，做人得有一切，包括女人，财宝。她如此气恨，显是看也看不惯我做的事儿。我将来做了君临天下的武林盟主，她也不会让我舒心……一想到这里，他又想起了慕容箏的种种不好来了，他想到，如果不是慕容箏看不明白大事儿，她怎么会眼睛也瞎了？如果不是她对诸葛征看得不明白，他怎么会让她看出他并不愿意为慕容箏而死？她一定还是对欧阳锋含情脉脉，一心对他，这一切都是因为她太笨，太善良，善良就是笨蛋，慕容箏是一个大大的笨蛋！

欧阳锋就是冷笑，他看够女人，天下女人有的是，像慕容箏这样又固执又古板的女人又有什么好？

慕容箏道：“欧阳锋，我告诉你，你再也不要到我这里来了，如果你有了儿子，我会告诉你，如果你有了女儿，我也会告诉你……”

欧阳锋看着慕容箏，他不知道慕容箏为什么会这样绝情，但他一时也说不出什么来，只是对着慕容箏发怔。

慕容箏一叹道：“我当初是看得错了，我当初是看得错了……”她一说三叹，心里似有许多的话语，也说它不出。

欧阳锋坐也不是，走也不是，只好站在那里，他忽地在想：我与这个女人有什么渊源值得我如此做？她当初与我在一起，对我也不那么好，她在大漠上，对我也是百般折磨，弄得我生也不得，死也不成。后来她在江南之行时，也曾对我不冷不热，我落入留云庄，她何曾顾我？如今她成了我的嫂子，实在是我的妻子，我对她也不那么热诚，莫

非我与她真的不是一路人么？莫非我真的很是厌恶她？

欧阳锋说道：“嫂子，我来看你，也是惦念你，你不必如此对我。”

慕容箏心里道：天哪，他从来只是对我说嫂子，是不是他总也不会心里当我是他的妻子？是不是他再也不能像在大漠上那样，又是执着又有些傻呆？他如今已经是一个杀人嗜血的恶人了，他已经是名重西域的一个冷血高手了。

慕容箏道：“欧阳锋，我告诉过你，你不必再说什么了，如果生下了孩子，我一定要她们抱给你，我还你欧阳家的一点儿骨血，我与你之间的一切都算得清清楚楚。如果你不听我的话，我一定死在你的眼前，让你的骨血也不得保全。”

慕容箏的话说得斩钉截铁。

欧阳锋忽然想到了一事，他对慕容箏道：“嫂子，我从庄里得了一只铁箏，这是一只玄铁箏，我想我来弄箏你听，也可解你心忧。”

慕容箏神色冰冷，她冷冷道：“不必了，你的箏声重杀伐，志在必得，我不知道你想还要什么，但我知道，你将会什么也得不到。”

欧阳锋心下大恼，他心里恨恨道：慕容箏，我做什么事儿，却从没有听得你说上一个好字，这也不算，你何必总是咒我？当下便道：“好，我做我的事儿，你做你的，我也不来扰你。”欧阳锋转身而去。

× × ×

欧阳锋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慢慢走到了那间静室。

他曾在这间静室里救过慕容箏，那一天他看到了小人儿白驼山君任一天在静室内玩弄慕容箏，忽然大起仗义之心，冲进了屋内救慕容箏。那时他身无武功，但血气仍在。此时欧阳锋一想到他当时冲入静室内的情景，心里暗暗惊悚：那样做事，也实在是太过鲁莽，如果小人儿任一天真的动怒，而当时若不是哥哥欧阳镛来了，他一定会死于非命。但欧阳锋如今却再也不会为了一个女人就冒失莽撞，他须当牢记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

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劳其志，饿其体肤……如今欧阳锋已不再是去日的一介书生，他要练好蛤蟆功去华山与那黄药师、段皇爷、洪七公、王重阳一较生死。他曾在终南山重阳宫后见那王重阳与段皇爷、苏叫化子动手，双方各展绝技，确是天下高手一搏，真真惊人心魄。

欧阳锋决心练好两门功夫，且练好铁箠蛇杖。如以铁箠挟内力奏神功，便可将蛤蟆功化成乐音，于无形中杀人。如用蛇杖佐以凤凰力轻功，便可刚柔并济，大增威力。欧阳锋想道：那《九阴真经》实在是神奇无比，单是王重阳所随意用来的先天功，便可以与大理段皇爷一阳指绝学敌对，真真是骇人。欧阳锋想华山论剑不光要夺《九阴真经》，且也是他名扬天下的时机。

欧阳锋正在这里思忖，就听得庄子里一阵锣响，又听得脚步声杂沓而起，有人高呼：“别叫走了贼！”更有人狂喊乱叫，呼喊捉贼，声音嘈杂，一时沸腾。欧阳锋却一下惊悚起来，仄耳细听，听得有人在房顶窜脊而过，脚步声轻轻，如蜻蜓点水，一跃丈余。欧阳锋心道：来人定是一个高手，单这轻功，就是当世少有。他走出屋来，轻轻一提肩膀，却已跃上屋脊，远远瞥见那人正晃晃当当，直往前奔。看样子却是到上房，直奔慕容箠居室那里去了。

欧阳锋虽是不大喜欢再看见慕容箠，与她总是龃龉吵扰，但慕容箠实在与他是在一起，又名份上他与慕容箠是叔嫂，慕容箠怀里又揣有他欧阳家的骨血，如若有难，他怎会不管不顾？欧阳锋就远远随着那人的身影，跟到了慕容箠的窗外。

就见那人身影一闪，房外便没了人影。欧阳锋心里好是诧异，赞道：好身法！这人远远看去，身形单薄，人像是奇瘦，不知道怎有恁好轻功？欧阳锋心里虽恼慕容箠，但也挂念她的安危，心想：别是他要对慕容箠有什么不利？就纵身而落，一跃跳到院内。四下张望，但见院内寂无声息，没一点儿异样。欧阳锋心道：不好！这人或是进了慕容箠的屋内。欧阳锋走至窗下，见屋里有灯光在闪，也不知慕容箠是不是已经睡下，因她

这几日要生产，就不能不有人日夜照应，是故室内夜灯长明。欧阳锋屏息凝听屋里没有什么动静，他想敲门，却又想起刚刚与慕容箏说过，今后两人再无往来，只是慕容箏生下孩子，还他骨血，便两下分道扬镳。欧阳锋心下着急，生怕出事，却又不敢声张。忽听得屋里慕容箏在说话，似与一个男人对话。

慕容箏道：“你是谁？”欧阳锋一听，知道慕容箏也不认得此人，就心下更生警觉。那人说了姓名，声音极低，就听也听不清楚。慕容箏道：“我不认得你。”那人又说了一句什么话，欧阳锋更是听不见。他心下恼怒，就道：我有绝世神功，难道你说些什么敢欺我听不见么？当下运起蛤蟆神功，双目平视，聚神气于千里之外，而不在自身，神视外听，周遭方圆五里，稍微声尘也知。这时就听得那人说话，说话之人的声音极像一个年青汉子。他说道：“帮主要来请姑娘，姑娘如果方便，就请去帮内一叙。帮主还说，知道姑娘身子不爽，特嘱徒弟好好照应姑娘。”慕容箏沉吟道：“你说，你家帮主真是病得很重？”那人说道：“好叫姑娘知道，帮主连帮内的大事也安排下了，帮主自思此次他一定难逃厄运。”慕容箏好久不曾出声，然后说道：“我本该随你前去，看望帮主他老人家，奈我身子沉重，不能远行，还望你能禀报帮主，替我陈明苦衷。”这年青人左说右说，都是劝慕容箏去看一个什么人，而且又是一个什么帮主，慕容箏却不曾答应。

那人道：“帮主临终，只说愿看看姑娘，这点儿小事，姑娘也百般推托，实是让在下与帮内众兄弟心寒了。”说时，声音哽咽，竟大是悲愤。

慕容箏道：“好，我就随你去。”她说话时，声音十分平静，也真是果决。那人惊喜异常，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就在前边为慕容箏推门带路。慕容箏回头对侍女说道：“你告诉庄主，就说我走了，关于孩子，则请他月后十五来姜女庙一会，那时自有人将孩子交于他。”

说完话，门砅然大开，慕容箏在后，一个瘦瘦的青年在前，两人走出，徐徐向院外走去。

欧阳锋一想，就决意要拦她，但转眼主意就变，想道：这慕容箏对我从来不假辞色，却偏偏一听那个什么帮主要见她，竟是起身就走，不顾自家已是身怀六甲，如此辛劳，巴巴的赶去看一个什么帮主，真真让人气愤。他跟着这两人，看那青年与慕容箏慢慢走出，来到庄外。庄外树林，早已有五六个黑衣大汉静静伫立，一见那青年果然把慕容箏领出，都不由得一声欢呼，那喜悦之情确是难以言表。大汉们牵过马来，请慕容箏认镫上马，绝尘而去。欧阳锋一见这些人都是江湖好手，人人都内功精湛，双目闪光，便知他们必是江湖名人。又见那些马匹颈高头狭，臀阔腿细，果是马中良骏，上好骑乘。这些人一上马，便人人挥鞭催马，急急奔逸。欧阳锋心下一急，就也顾不得多思，一运轻功，大踏步赶去。须知欧阳锋学的是武林中的轻功绝技凤凰力，凤凰一唳，翔鸣九天，就自是比那马儿也不遑多让。骑乘在前，欧阳锋远远跟着，不疾不徐，却也拉他不下。

这些人骑了一个时辰光景，也不敢骑得太快，怕慕容箏身子受它不住，一个多时辰，也就是跑了十多里光景，来到了一片虬突蓊郁的松林内，那些大汉都飞身下马，年青人便去扶慕容箏，几个人把马一扔，就进入树林。欧阳锋随后身子疾奔，一动一停，都在树后藏身。就听得有人一声低喝：“什么人？站住！”欧阳锋不等回头，倏忽而来，后脑卷起一阵狂风。原来却是那人对他身后觑得真切，挥了一掌。这一掌很是雄浑，居然打得松针沙沙而落。欧阳锋心里一急，举掌向前一推，转身向后，掌风便绕它一圈，直向身后那人推去，口中兀自轻轻叫了几声，咕咕咕几声声响。再看那人，竟然直直站立在树前，丝毫不动，单掌向前，像仍在同欧阳锋拼命，欧阳锋心道：奇怪，如此大力，连山也推得塌，这人怎有恁好内力，受此一掌，居然纹丝不动？凑上去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这人早已气绝，只是两腿叉开站立，身子背靠这一株老树。

欧阳锋再向前走，躲过几个暗岗，来到一座古庙。这庙倾圯破败，庙宇已残陋得像寒棚，庙外满是人高蓑草，石碑林立，坟冢极多。欧阳锋隐身凑近庙廊，但见庙宇屋檐下，滴水台阶上有一只大鼎香炉，香炉下斜倚着一个人，那人正是奄奄一息。他身后身

前盘腿而坐的一圈人，这些人都低头默坐，看着这将死之人。就见这年青人与慕容箏站在香炉前，年青人道：“启禀帮主，在下裘千仞，请得慕容姑娘来了。”

慕容箏仍是静静而立，她听得年青人说话，就慢慢向前走去，月光之下，但见她两手摸着这只大鼎香炉，摸摸抚抚，直向下去。待等她跪身下去，就摸到了大鼎香炉下那个人。慕容箏的手一抖，问道：“是你么？你怎么不说话？”这人轻轻叹息，显是中气不足，他说话声也难，断断续续：“按说呢，你早该认得我。我头一回救你，你根本就看不出我是谁。我再一次看你，你的眼睛却没了。慕容姑娘，你……好么？”

慕容箏的手哆哆嗦嗦去摸这人，摸他发髻，一头斑白头发便也又枯又涩。上面插一支骨簪，发瘦簪松，再摸他额头双眼，脸颊鼻口，说道：“我虽眼盲，下次遇你，听声也知是你，一摸也知是你。”那人苦笑，说道：“我叫你来，实是对你放心不下。我要死了，你下次又怎么会看我？”

慕容箏已是几经忧愁，对于生生死死就也看得淡了，她仍用手摸着那人，说道：“人其一生，谁不死？你要死了，我也要死了。相信你我不久还会再见。”

那人强笑，说道：“慕容姑娘，你是说笑话。我已年老，又有内伤，才成不治。你年纪轻轻，又何必妄言生死？”说罢，一口气憋住，就咳咳咯血。慕容箏用手轻轻擦他嘴边，说道：“你吐血了，是不是？”那人一笑：“血也罢，气也罢，只不过是一早一晚之事。”

慕容箏说道：“他告诉我，说你身体不好，要我看看能为你做些什么，你说好了。”那人一笑，笑得十分凄凉：“想我铁掌帮创帮近十代，历代帮主，哪一个不是顶天立地的铮铮铁汉，却没有像我上官威这样的人，帮仇难雪，己志未伸，真真枉活一世啊。”说着眼中流出几滴英雄泪来。

慕容箏话语轻柔，她说道：“你怎么不是英雄？自古以来，都说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你正是有情有义的性格中人。”那人一笑，却再不作声。

这场景也颇是怪异，一座破败古庙，清朗月下，围坐着一圈人，人人都盘腿静坐，一点儿声息也没有，只有这老人与一个瞎了眼的女人在说着这些话语，两人相濡以沫，一个要生别，一个愿话死，惺惺相惜，人也知心。

欧阳锋隐于墙外，心里却是百感交集。月下一见，慕容箏就不像在那屋子里，她浑身灵气，有如在大漠时那样嬉皮顽笑，又怒又嗔，活脱是一个活生生的慕容箏。欧阳锋心里大是拈酸吃醋，看这奄奄一息的将死之人，却正是那个铁掌帮的帮主上官威。欧阳锋心想：上官威虽是救你一命，却也没什么难做之处，他也只是把你从那白驼山庄里偷出来，将箱子扔掷在地上，放你逃命去就是了，这事做起来相当容易，怎么值得如此感恩，对他又有这多深情？他恨慕容箏，自从杀死诸葛征之后，慕容箏对他便再也没有一丝笑脸，面对欧阳锋，慕容箏就是一个木头人，不温不寒不冷不热，无声无息，任是一点儿情意也无，让欧阳锋心里极是心寒。

欧阳锋心下愤恨，心道：上官威，也是你自己要死，不然我就宰了你，让你再同别人的女人说些亲热话？

慕容箏哪里知道，墙外有人，在窥她听她看她，她只是用手抚摸着上官威的脸，像是要将上官威这人的模样深深刻在心头。上官威气喘吁吁，对她说道：“慕容姑娘，我看你住在白驼山庄，显是大不如意。一日长吁短叹，心神伤感，你要是呆在那里心里不快活，就随我铁掌帮帮众去，到我铁掌帮总舵五指峰下，就是他欧阳锋找来，也自有我帮众与他答对。他也无法扰你清静，你意如何？”

慕容箏先是点头，又是摇头，说不清她是在敷衍上官威，还是她心内大为感动，就再点头答应，也许慕容箏是想欧阳锋做事心恶，如果她去了五指峰，托庇于铁掌帮，欧阳锋一怒之下，定会打上门去，害得铁掌帮上下不宁，这让她于心何安？

欧阳锋恨得咬牙扼腕，心里恨这上官威，慕容箏与你有些什么瓜葛，你要害我欧阳锋，要她去你那个铁掌帮。你与慕容箏也只是几面之缘，不如我与她却是肌肤之亲，血

肉亲缘。你若劝得她动身，我就把你铁掌帮打成稀烂。当下主意已定，仍是恨恨不已。

就见这上官威喘息更难，他抬起头来，似在寻人，那年青人上前跪下问道：“师父，我帮中要人都在这里，师父要找谁说话？”上官威示意他帮自己挺起身来。立在大鼎香炉旁边。喘息半天，方才做到。上官威睁开双眼看看四周铁掌帮帮众，吐声道：“我铁掌帮建帮以来，五指峰下，也真出过奇人。到了我上官威手里，竟然在江湖上有些恶名。在座诸位，谁做事有负铁掌帮，心下自知。我也不愿追究，但愿我传位下一代帮主后，铁掌帮在江湖上会大有威名，成其一大门派，不逊少林武当。”

众人都跪下，谨听帮主吩咐。

就见上官威从怀里掏出一件物什，这东西黑黑黝黝，毫无光彩，一看像是人的一只手臂，齐肘根截下。这便是铁掌帮帮主的信物——一只铁掌。

众人一见这铁掌，都俯伏在地，向这铁掌行礼。上官威颤颤抖抖拿起这只铁掌，说道：“铁掌帮众听着，我将铁掌帮帮中最高信物交于下一代帮主，立铁掌水上飘裘千仞为铁掌帮帮主！”

帮众先是惊愕，因这事实出意外，在座一十八人，再加上一个裘千仞，十九人都是铁掌帮中高手，且有三人是上官威的师叔一辈，其余都是上官威的同门师兄弟。只有一个裘千仞是个年青弟子，却当场要传他铁掌帮信物，让众人都是吃惊不服。

一个须髯皆白的老者冷森森说道：“且慢，上官威，你是不是糊涂了？”上官威看他说道：“师叔，传位大事，我怎么会糊涂？”老者道：“你还知道喊我师叔，铁掌帮传到你，已有些名威不立。上次那酒楼上，丐帮帮主苏叫化子当场凌辱于你，你不思报复，却甘受他侮辱，还让帮众忍气吞声，已是铸成大错。如今你又要将帮主之位传于一个年青弟子，铁掌帮帮威，却如何得立，铁掌帮在江湖上又再怎生立足？”

上官威看看那人，说道：“师叔，你以为我是偏心，才立这裘千仞为我铁掌帮主不成？那老人道：“不错。他入本帮，才得几年，年纪又不够双十，一个小小孩儿，却怎

么做得了我大帮帮主？不说资历，单说功夫，他也不能服众。”

上官威立得久了，就气喘起来，他喘息好久，对众人道：“你们是不是都像师叔一样心思？”这一十七人竟然声口一致，都应声说道：“不错，裘千仞做不得帮主。”

众人都说了话，只有那个身材瘦小的裘千仞立在一边，不曾开口。上官威问道：“裘千仞，你为什么不说话？”

裘千仞行礼道：“师父与太师叔说话，师父与师叔讲话，弟子不敢插嘴。”那个老者十分愠怒，大声说道：“你说什么？你不敢插嘴，是不是心中不服，想做帮主？”

欧阳锋在墙外听得也觉得这事儿有些奇怪，铁掌帮帮主上官威在江湖上也算是一流高手，但立帮主之事，就显得荒唐。一个小小孩儿，做得什么帮主？欧阳锋听那老人一说，忽地想起：我从前曾在一家酒楼上见这裘千仞救过上官威的命，看来老帮主不计其余，一心只想让救过自己的徒弟当这铁掌帮帮主。但这帮主哪里是谁想做就会做得？如果他立裘千仞为铁掌帮帮主，不独后事难料，就是眼下，这些铁掌帮中人也不会放过裘千仞。

慕容箏看老人似要跌倒，就忙扶住了上官威。上官威道：“师叔，你刚才说过，裘千仞做帮主，单是功夫就不能服众？”

那老者凛然道：“不错！”

上官威道：“慕容姑娘，劳你扶我坐在一边。”慕容箏也是江湖中人，自然明白他们如此争吵，极是凶险，说得不好，便会动手，血溅当场，连丧几命，怕也是有的。她是一个外人，就一句也不该插嘴，免生不测。她扶上官威到一边坐下，因是身子沉重，动作也难，上官威又是一个垂危之人，两人就趑趄趑趄，好不容易才坐定。众人一时言语不和，便没有一个人肯来帮她。慕容箏心里气恨，看这个裘千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师父如此，他也不敢来扶持一下，他又怎么做得好帮主？上官威坐定，用铁掌指着大鼎香炉，说道：“我们是铁掌帮，人武功深浅，不靠兵刃，只凭一双肉掌，便该打遍天下。

你们说裘千仞不行，谁行？每人在这只大鼎香炉上印上一掌，功力深厚者，便可做铁掌帮帮主。”

众人当场慨诺。有人心想：就不是我当得帮主，也必定不是那个裘千仞。他才入门几年，焉能练得一手好掌法？在座诸位，大都是在掌法上浸淫几十年，都有极厚功力，哪里是他裘千仞能望其项背的。

就一个个走上去，在大鼎香炉上印掌。先是一个上官威的师弟走了上去，对上官威一礼道：“师兄，你说话行事，我一向听你。但这临危授命，大是不妥。看来，师兄已经糊涂了。”说罢，上去叭地印了一掌。这一掌看上去像是轻描淡写，也无招无式，但却有二十年的深湛功力。一掌印上，就见铁铸的大香炉上有一只淡淡掌痕。连在墙外的欧阳锋也是一叹：果然不愧铁掌！

另外十六人却也不逊让，人人上去，对着大鼎香炉印掌，须臾便毕。但见月下，这一只大鼎香炉，斑斑驳驳，印有十几个掌痕，有的只是浅浅淡淡，有的清清楚楚，更有印入了大鼎，打出深深的手印。尤其是那位与上官威争吵的老者，他的掌力最是深厚，竟在众人掌印之中，更打上一个极深的铁掌烙印！上官威对此像是视而不见，他闭着眼睛，看也不看众人印掌，待得众人做毕，就对裘千仞说道：“你去罢。”只说三个字，神情委顿，再无语。

裘千仞对师父行礼，说道：“师父，弟子资浅，还是不去试了的好。”上官威闭目一笑：“裘千仞，刚才你不扶我，让一个慕容姑娘难做，你心里想做帮主，谁不明白？我要铁掌帮在江湖上称雄，你有心计，却是最好。可你如果不做，我就让你师叔祖与师叔们杀了你。因为你这人，不为本帮福，便是本帮祸。”

欧阳锋一听上官威如此说话，却大是快意。他心道：“都说我欧阳锋是个老毒物，做事凶恶狠辣，原来天下武林，人人如此，我又有什么过失？看这上官威，对人假惺惺，很是仁义，一到帮中大事，竟然对徒弟不用即杀。天下人心都是如此。”裘千仞吃惊，

但却不说话，上官威道：“千仞，今日之事，你不做帮主，就是一死。”

裘千仞左右为难，看看帮中长辈，再看看分明是大势已去的师父，心下犹豫踌躇，好久才朗声道：“好，既是师父吩咐，徒弟做就是了。”

众人根本就不把裘千仞放在眼里，看那大鼎香炉之上，哪一个掌印不是二十年寒暑的功夫，哪一记掌法不是功夫老到，炉火纯青？裘千仞终是一个年青之人，哪会有这等惊人功力？但见裘千仞走到那大鼎香炉前，身子微蹲，双手上扬，两手在胸前交换几次，轰的一声推出，双手便印在大鼎香炉上，众人见他作势，心里都暗自好笑，笑道：看这姿势，却像是有模有样，真不知他能不能在这大鼎香炉上印上自家手印，说不准也只是在那抚抚灰尘而已。

就见裘千仞身子一蹲，人低头慢慢退向一边，看那神态，分明极是沮丧。众人都笑，笑意极冷。那个老人道：“上官威，你好好看看，看这大鼎上最深的手印，怕是该轮到老夫了……”他神态悠闲，走向大鼎香炉，边说边笑，自是不把众人看在眼里。但他在月光下一瞧那大鼎香炉，突地脸色大变，像是夜半里见到了鬼魅，说话竟也结巴起来：“这……这……”言下时竟是大为惊恐。众人不知这老人为何如此神态，就凑上去看，但见月下大鼎香炉，深深浅浅，印着十几个手印，最上面的，独有两只手印最为深刻，一左一右，平平正正，仿佛浇铸出来一般。

众人无话。既是说了要靠武功为胜，裘千仞小小年纪，便有此等修为，岂不震撼铁掌帮帮众？十几个人都是哑口无言，只是看着端端正正站在上官威身边的裘千仞，一个个凜然生惧，若非亲眼所见，要他相信这一双掌印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所为，谁又肯信？

上官威却不说话，他仍闭着双眼，不作一语，众人沉默半晌，才又由那老者说话：“裘千仞，你有此等修为，也真让老朽佩服，你作铁掌帮主，单是内功惊人也还不够，须得轻功亦佳，才为铁掌帮两大绝技。”裘千仞不说话，只是走向众人，他脸无表情，从手里一捻，手指向空中一伸，但见手指尖上夹着十几枚铜钱，他两手正反一示，然后

双手向上丢，铜钱嗤嗤破风，直飞夜空。众人不知他要做什么，都向夜空中瞧看。铜钱转瞬落地，打在地上，只是露出半片钱来，直直插地。裘千仞却用一条丝线，把这铜钱系上，铜钱如桩，丝线如悬丝，却挣得笔直，一条丝线曲曲弯弯，却都离地只有刀背宽。众人心都诧异，不知他要做什么，就见裘千仞向师父一揖，然后飘身而上，人在这丝线上疾走。众人眼前一闪，人影也无，就是一团灰线在身前身后疾走，根本看不清什么。待等一会儿，裘千仞却又停在众人眼前。

上官威仍是闭着双眼，好似看也不看，只是对裘千仞的功夫成竹在胸。众人心下仍是惊异，这裘千仞弄得什么把戏，竟在地上胡乱扔下十几枚铜钱，乱跑一通，这又和铁掌帮的轻功有什么关系。可又见裘千仞气定神闲站在一边，就也心下揣摩，看他那样子好像真有本事，细看看他弄些什么，也是无妨。

众人都蹲下去看，这一看，看得大吃一惊，铜钱仍是半埋半立，钱间悬丝，仍是垂着，只是微微悬垂，不再是笔直一线，再看地上，却哪里有一只脚印？

踏雪无痕，凌虚飞渡，大约也就是如此了。

第三十四回 大红蜡烛

众人都看这裘千仞，看他这一身奇异功夫，就是比起上官帮主来，也是不遑多让。但一个小小年纪的裘千仞，竟能有如此功夫，可是真真让人惊骇。这些人都盯着裘千仞看，像是看着一个怪物。

欧阳锋在一边也心里暗暗惊骇，看这裘千仞的样子，也就是十几岁的年纪，若假以时日，他定会是武林中的一个奇人。欧阳锋自忖，若是他自己与裘千仞比试武功，十招之内，裘千仞当不会落败。

这时，上官威对着慕容箏说了一句什么话，就见慕容箏微微笑着，仄耳倾听，上官帮主嘴唇微微歛动，似用传音入密功夫在向慕容箏说话。慕容箏听得全神贯注，还不时点点头。就听得上官帮主说道：“铁掌帮就立裘千仞为帮主，诸位还有何话说？”众人却不像刚才那般忿忿，既是技不如人，再说什么也是无用。那老者悻悻道：“你既要传位于他，我们也不好说些什么，你是帮主，帮中此等大事，自该由你裁定。”铁掌帮的所有帮中之人，一向都对这老人甚是尊敬，此时听得他说出这话，就是承认裘千仞为铁掌帮帮主，都也无甚异议。当下，上官威便清了清喉咙，说道：“铁掌帮第十二代帮主上官威，现将帮主之位传于本帮弟子铁掌水上飘裘千仞。特将铁掌信物传于他，望裘帮主能光大铁掌帮，使铁掌帮在江湖上能成为一大帮派，名重天下！”

上官威就将这一只黑黝黝的铁掌传于裘千仞，裘千仞一概领受。裘千仞接过这铁掌，对天盟誓道：“我裘千仞接任铁掌帮帮主之位，自今日起，将为铁掌帮大业拼死效力，光大本帮本派，使本帮在武林中居于大帮，立于不败之地！”

听得裘千仞说话，众人心下都是一悚：裘千仞再是奸狡，他也不会做出于本帮不利的恶事来。如果裘千仞能振兴铁掌帮，更是大功不小。他小小年纪，便有此等功夫，说不定兴旺本帮的大事，就都在他的身上了。

上官威见这事做完，就喘息着，微微一笑，低声对裘千仞道：“你让他们走开，我不想再看见他们。”裘千仞显然为难，但他是帮主，就举起手中铁掌，朗声道：“你们退下罢。”众人退走，小庙滴永檐下，只有上官威、慕容箏与裘千仞。上官威点头示意裘千仞，要他扶自己入得殿去。

三人进了殿内，扶上官威去坐下，裘千仞待立一旁，慕容箏跪在上官威身边。这庙极破，便殿不像是殿，庙也不像是庙，只有四壁徒然，却从顶棚缝隙里透进一片星光。上官威气喘更浊，他双目圆睁，看着慕容箏，好似有话要说。裘千仞道：“师父，你有什么事儿要说，直说好了。”上官威嘴唇歛动，吐字也弱，说道：“蜡烛，蜡烛……”慕

容箏听得心下一愣，就想道：人之将死，心也糊涂，在这夜半三更，从屋顶缝透一片星光，照得殿里很亮，根本就不要什么蜡烛。但裘千仞却像是明白，他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我师父准备了九九八十一支蜡烛，说是要点着它，说你知道如何点法，不知姑娘是不是会教我？”

× × ×

众人散去后，欧阳锋见他们三人根本就没有要走出这庙宇的心思，便知他们起身，是要奔着大殿里来。他就闪身入殿，直到殿上神像三清身后。这三清塑像却小，且是草身泥胎。欧阳锋见这三清身后难以掩人，就随手抓起香案上一线线香，用它一划，把太上老君后身全都划掉，草胎泥土纷纷而落。再看时真地只剩下了身前半片身子。欧阳锋心里大乐，我就是太上老君，太上老君也就是我。欧阳锋用脚将太上老君后身戳下的泥土草块都踢到一边，人却站在太上老君像后。他这样一站，那太上老君的前半身就正好掩住他的身子。

他就听到了裘千仞、慕容箏、上官威的声音。欧阳锋心道：我今天在此，就要听听你这一心要做圣人的慕容箏会做些什么。如果是慕容箏做出一些对他不起的事儿，他会恨慕容箏。如果是铁掌帮之人对慕容箏有些敬，欧阳锋就会出手杀人。

就见裘千仞拿出那九九八十一支蜡烛，这些蜡烛有长有短，有大有小，裘千仞问道：“慕容姑娘，你只说如何做就是了，我来把这蜡烛都插上，也让师父心里安慰。”慕容箏说道：“好。”

但见裘千仞两手飞快，左手将这蜡烛递与慕容箏，让她摸摸这蜡烛粗细长短，慕容箏一摸，便知端的，说道：“左墙，高三尺！”裘千仞就随手一掷，把这支蜡烛打入左墙。又手中一支蜡烛让慕容箏去摸，慕容箏道：“案桌！”裘千仞便顺手一抛，这支蜡烛便立在三清前的桌案上。裘千仞两手飞快而动，慕容箏的话也愈来愈快：“右墙！左壁！眼前！身后！左棚！塑像头上！”裘千仞出手迅疾，只听得叭叭叭一阵急响，这些蜡烛就

全都打在了四处。慕容箏听得声音，心里默默计数，恰好是九九八十一下。裘千仞又道：“慕容姑娘，还要如何做？”慕容箏道：“把它们都点燃。”

这裘千仞也实是不弱，他要点燃这些错烛是件易事，但如何点得迅疾，点得轻巧，却全看人的掌上功夫，看人的轻身本事。裘千仞飞身而去，嗤嗤声响不绝，一瞬间，殿内就点起了八十一支蜡烛。蜡烛都是红色，有的还描金画绿，写些福禄祯祥一类词话儿。有的极小，有的粗壮，都闪烁闪烁，飘着一殿烛火。

裘千仞做完了这些，就仍去跪在上官威身边，叫道：“师父，师父，你醒醒！”上官威睁开眼，看看蜡烛都已点燃，就微微一笑，算是会意。

这殿内本来残败肮脏，蛛网密布，看上去甚是难堪。此时上下左右，天上地下都挂着悬着吊着嵌着立着一排排的红烛。红烛哔卜作响，闪跳烛花，烛油也如人泪，点点滴滴流落在地。这景像在一个瞎眼女人、一个濒死之人眼前，想来看去都是十二分的诡异。

慕容箏像是心也惊觉，她忽然有些局促不安，不知道裘千仞此招一出，做了些什么。她心道：他弄这些蜡烛，八成也像是在我屋里的那一天，寂寞孤独，难于排遣，就弄些红烛慰我。但他那一次是为了我，这一次，他为什么要这样？

欧阳锋本来以为上官威与这裘千仞和慕容箏在一起，一定会有些亲近，至少会说些慰人愁肠的心里话。谁知三人到了一处，竟无声无息，只由裘千仞出手，插这九九八十一根蜡烛。

慕容箏凑上去，用手抚摸上官威的脸，她的手柔腻香软，让上官威很是舒服。要知道他自小就失去父母，得蒙铁掌帮将他收留，抚养成人。他一生为铁掌帮出力，也不曾创得家业，讨得媳妇儿。看看到了老年之时，心思反是比青年少年时更为难熬。这也并不奇怪，人在青年少年，可以声色犬马，可以倚醉买笑，可以罗衫常污，久醉不醒。但到了老年时，就心下更是孤寂了。上官威本来对女人就不以为重。青楼买笑，一掷千金，醉时呢呢喃喃，许下愿心，说是同年同月死，但灾难一来，就劳燕双飞，让他如何真心

喜欢一个女人？他在白驼山庄，本想出手与小人儿任一天一较，夺他珠宝。谁知那箱子一打开，他便惊得呆了，一看慕容笋蜷缩在箱子里，身体佝着，头发散着，身肢也软，一阵阵少女幽香，让他神迷。那些珠子光闪夺目，一点点儿光线都射在慕容笋身上、脸上，射在她鼻翼、眼睫上，看着那脸儿、眼儿都像是玉石。上官威平生不近女色，青楼妓馆，从未动情，人至老年，见了慕容笋，就看得呆了，人也痴痴地不知想些什么。过了许久，才想起自家原是用来偷小人儿任一天的珠宝的。这一来也偷不成珠宝了，把这只箱子扛起来就走，就此救了慕容笋一命。事儿也属平常，但上官威归来日夜思想，头脑中总有一个影子，是那慕容笋又娇又嗔，既醉且迷的模样。上官威也对自己说道：你已年至耳顺，哪能如此执迷，你也不是在个血脉贲张的年纪，此等情迷，岂不惹人好笑？但虽是如此自慰，仍是不得排遣，就有了慕容笋室内插有九九八十一支红烛之举。人之情迷就是如此，及至上官威生命垂危之时，仍是想那九九八十一支红烛插在墙上帐顶，插在地上桌案，烛光闪闪，一壁生辉，这场景让他一生也不会忘记。他记得慕容笋那脸上欣喜，那神态犹如晴天丽日，让人心里快慰已极。上官威当时就心发奇想：我若是死了，也有这九九八十一支蜡烛，也有这慕容笋姑娘，此生不虚，死也不枉了。

就有了这庙堂内的红烛。

欧阳锋站在太上老君身后，心境却没有太上老君恬淡，他心里气恨，想道：人与人心意相通，才有这同心相知，秉烛共话的时光。这一个老头子，怎么竟有此等雅兴，与慕容笋在一起，点那九九八十一支红烛？慕容笋也是奇怪，放着好好欧阳锋不相亲近，却巴巴赶来看这老头子垂死。她这举止让欧阳锋又惊又恼。

上官威脸色又有些红润，也是烛光映射，更是因为身边有了一个慕容笋。他睁开双眼，慢慢说道：“慕容姑娘，我又点了八十一支红烛。你要不要我告诉你，这些红烛看上去如何好看？”慕容笋低着头，心里滋味，一时也难说出，就道：“你喜欢点这红烛，就点它好了。”

上官威道：“我早知你会有一个孩子，也曾奢想让他长大时随我习武。我知道欧阳锋是师从北疆留云庄老毒物慎独行，他功夫虽是很高，但做人一定是凶恶残忍，十分歹毒。你的孩子跟他，就也学不出什么好处来。但我已经不行了，这件事就再也无法办它。”慕容箏听得心酸，她自从逃出静庵，从来没人关心她，也没人问过她的喜怒哀乐，生生死死。此时这上官帮主竟然不光惦念于她，甚至连她的孩子也想照顾，这情意真是让慕容箏感激。

慕容箏哽咽道：“上官帮主，多谢你帮我。”

欧阳锋心里老大不快活，他心道：慕容箏，看你郁郁寡欢，好似对这世上男人都有仇恨，谁知道却对这一个垂死之人这般有耐心。如果你在白驼山庄就如此待我，我与你也不会总生龃龉。欧阳锋气恨已极，恨不能冲了出去，杀了那上官威。

就听得上官威对慕容箏道：“慕容姑娘，我这徒弟虽是年青，但人聪明，功夫也不弱，且又有胆识，莫不如你随他回五指峰去，在铁掌帮度日，也是不坏。”慕容箏神色黯然，就是上官威活得好好的，她也不会去托庇于铁掌帮，何况上官威已是生命垂危？慕容箏性情却是爽直，自从静庵逃出，始终一人孤身，飘泊江湖，虽与欧阳镒、欧阳锋兄弟二人在一起，却仍是人单影孤。她自是命至如此，又复何求？就拿这些坎坷也不在意，即便是离开欧阳锋，她也不会托庇于哪里，只是一身孤凄，随波逐流罢了。慕容箏道：“你管你自己，你病得如此厉害，又何必管我？”说话时声音温存，大是亲切。上官威听得慕容箏对他这般说话，心里好是高兴，就看着慕容箏，断断续续说道：“慕容姑娘，你千万……千万……好自为之。”

慕容箏点头，垂泪。这时裘千仞默默跪下去向地上咚咚叩了三个响头，叩过之后就站了起来，再不作声。他对慕容箏道：“慕容姐姐，师父吩咐，要我护你，离开这白驼山庄。”慕容箏听着，点头。她想起临离山庄时曾向侍女吩咐，她自不再归去，待得月后十五在姜女庙，把欧阳家这一点骨肉交于欧阳锋，便与白驼山庄从此恩断义绝。一想

到此，慕容箏也不禁黯然神伤。她对裘千仞道：“我自有我的事儿，待得月后，我把这事儿办妥，那时再与你走。”

上官威已是奄奄一息，听得慕容箏答应裘千仞去，他心里不由大是喜欢。高兴之下，一口气喘不上来，便咳咳咯血，咯得襟上浸满血迹，他看着慕容箏，说道：“好，好……”却又再咳嗽起来。哇哇呕血，想止也止他不住。

裘千仞知道他师父一是犯病，就如此模样。就也见惯不怪。但见师父血咯得多了，有些不止不休，就想上来为上官威点穴止咳。上官威伸手出去拦住裘千仞，对慕容箏说道：“慕容箏姑娘，我如今死了，也是心安。我的两件大事都已办妥……”说罢，就咳得更猛，血喷出去，呕在地上，足有几尺远。

欧阳锋再也忍耐不住，心头一阵无名火起，他恨慕容箏，一个女人家，身怀六甲，待要分娩，却要同一些男人在江湖上跑来跑去，这成什么样子？再说这上官威也真真可恨，人家慕容箏生在白驼山庄，住在白驼山庄，与他何干？偏偏他要多管闲事，把慕容箏与这铁掌帮纠缠起来，这岂不是越弄越乱？欧阳锋一跳起来，眼前喀嚓声响，原来是那太上老君的半面残像被欧阳锋一气之下弄裂，迸得到处都是。欧阳锋脚下一滑，人便站在慕容箏面前。

一见到欧阳锋，两人都是默默无语。裘千仞虽是年青，却定力极高，只是盯着欧阳锋看。那目光中没有一丝畏惧。上官威两眼瞪得极大，看着欧阳锋。心知不妙，如果欧阳锋出手，几个铁掌帮高手当也不在他的话下，更何况师叔他们都已远去，眼前只有一个裘千仞，但他已是气若游丝，便连一句话也无力说。

慕容箏忽觉得这两人再无声息，就心下奇怪，沉默有间。她就眼皮轻轻眨动，对上官威说道：“上官帮主，怎么回事？”上官威有心答她，却一个字也吐它不出。慕容箏又仄耳聆声，却一丝呼吸也听不见。原来欧阳锋此时内功外功已臻化境，呼吸之声就如尘埃飘浮，蜉蝣渡水，听也听不见。慕容箏却心内疑惑，又问裘千仞说道：“裘帮主，

是他？”

裘千仞本能不答，就沉声说道：“慕容姐姐，欧阳庄主来了，他就站在你身边！”

慕容箏一怔，却也不回头，只是两眼死死盯着眼前，她黑洞洞双目直盯着的地方，却是上官威所在。她不愿回头看，也不再问。

欧阳锋不说话，只是恨恨瞋视上官威，这人如不是马上就要死去，他一定亲手杀死这个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站在一边，他心知欧阳锋武功极高，自己与他动手，多半是讨不到好处，甚至会丢掉自家性命，但他静伫立，面恬淡，没有一丝恐谎与惧怕。慕容箏听得裘千仞一句话说得极是平静，但她却知道欧阳锋的心头怒火定是烧得炽热，她最知道欧阳锋的本性，他要说便说，要做便做，别人说他劝他都是无用。况慕容箏此时根本就不会说话，她也不想同欧阳锋说话。

四人僵持，默然相对，足有半炷香时刻。

欧阳锋再也忍受不住，他恨恨道：“上官威，你快死了，却要来个绮丽念头，同人家女人做依依不舍情状，看你这副模样，让人又是好笑，又是可怜。”上官威看她，心内明白，却一句话也吐不出来，就慢慢地眨了两下眼。裘千仞道：“欧阳锋，我师父说你这人既可恶，又可怜。”欧阳锋心里气更不打一处来，他看着裘千仞，冷冷地长笑道：

“是么？你师父只是眨了两下眼睛，他是说我么？”裘千仞慢声细语：“不错。”欧阳锋说话时声音中满是讥诮调侃：“你师父真是好情致，人要死了，却来到这么一座破庙里，还要点什么九九八十一支红蜡烛，还跟人家女人托付后事，可笑啊可笑。”

上官威两眼都闭上了，他再也不睁眼。欧阳锋道：“你师父眼睛也不睁，显然是说他不愿看见我了。”裘千仞道：“师父的意思说你只是一个衣冠禽兽，却怎么能懂得人情？”欧阳锋走向裘千仞，他一步一步，走得很重，就见身后石块踏出寸深的足迹来。欧阳锋一共走了五步，身边就留下四个清清楚楚的脚印。欧阳锋站在裘千仞面前，两人对立，都是十分怒气。欧阳锋道：“裘千仞，你自认功夫高强，但我眼里却只是一般。”

欧阳锋转身，一只右手轻轻向左推去，叭的一声轻响，就见两丈来远的墙上，有墙灰纷纷剥落。待得烟尘过后，就见墙壁上清清楚楚有着一只手掌的印痕。这印痕很清很深，像是有人站在墙边，用力一掌击在墙上，就打出这个掌印。欧阳锋道：“你一只铁掌打在大鼎香炉上，能使铸铁印痕。我若也同你一样，向那大鼎印掌，那大鼎必是被打出一个掌形大洞。你信也不信？”

裘千仞看着欧阳锋，忽然一笑：“我信。”

两人谈风甚厉，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不相让。欧阳锋说着，就颇不耐烦，突地身子一缩，生生后退了十几步，他再纵身，就风吹衣袂，人拔蜡烛，飘来飘去，往复无穷。只待了片刻，八十一支蜡烛便尽在欧阳锋手上。他手里、指间、臂肘、腋下都有蜡烛，欧阳锋又是一声长啸，用啸力震众人。又听得噼叭响声不绝，这八十一支蜡烛都扔在了地上。

裘千仞却是不慌不忙，他看也不看欧阳锋，就俯身去拾蜡烛，拾得三根五根，都拿来点上，慢慢用手掌在蜡根上一磨，便即生热，把它粘在师父身前身后。欧阳锋心里好恼，恨这裘千仞敢向自己示威，就双手向后一引，两掌平平向前推去。只听得砵然一大响，裘千仞正弯腰拾那蜡烛，就身子滚跌，撞出几丈，直撞在对面墙上，这一下子撞得裘千仞也是不轻。他身上衣服擦破，手背臂肘上也有些微轻伤。

欧阳锋冷冷道：“裘千仞，你再拾蜡烛，就只有一死。”裘千仞手下却不稍停，连头也不曾回过一下，嘴角流血，也顾不得擦它，就仍在地上拾那蜡烛。欧阳锋恨恨连声：

“如果我宰了你，你就做不成什么铁掌帮主了，你的功失已是江湖上一流高手，但要成为大家，却非有过人本事不成。你如早死，岂不后悔？”

裘千仞却理也不理，像是没听到欧阳锋这一番劝诫。欧阳锋狞笑，他蹲身成势，对着一堆蜡烛，对着裘千仞，双掌后引，屏息运气，想用十成功力，拼命一推！

就听得一声轻响，慕容箏就站到了裘千仞面前，她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了裘千仞的

右臂，说道：“这些蜡烛太多，我来帮你捡它，好不好？”她口气十分平静，像是与人商量家常事儿一般。慕容箏身子沉重，却慢慢蹲将下去，帮着裘千仞捡那蜡烛。两人只是捡那蜡烛，对一边横眉怒目的欧阳锋睬都不睬，欧阳锋早已蹲踞成式，这时却双掌已立，欲发不能，欲罢不可了。须知他这蛤蟆功一旦引发内力，便将人平生内力集聚一身，如不能吐出，正像那蛤蟆气臌，反伤自身，欧阳锋这一推推不出去，又怎肯罢休？只好双手侧引，把这一推推向右边墙壁。一声轰地炸响，半壁庙墙便倒塌下去，没了那半壁墙，头上棚顶也哗哗塌落，泥土尘块，落得慕容箏、裘千仞一头一身。

欧阳锋气得心里哇哇直叫，但看裘千仞与慕容箏却是行若无事，镇定如常，把手里的蜡烛数了数，一直数到有了七十四、五支，再加上在上官威身边的那几支，就真是足有八十一支之数。两人竞相视以笑，连欧阳锋都看得明白，慕容箏那黑洞洞的眼窟里都满是笑意。

欧阳锋一时气苦，他突地吼啸起来，这啸声似狼似虎。狼是饿狼，虎是馁虎，渴望血腥，要大逞其欲。欧阳锋再也不管不顾，双手急急引出，向前平推，就听得一声轰响，眼前的上官威连同他身边的供桌、三清塑像都一起不翼而飞。裘千仞大叫一声：“师父！”就飞向上官威，哪知上官威人已压在一片砖石瓦下。裘千仞也不及细说，就两手急急扒动石块，他如疯如癫，两手用力，碎石泥灰被他抓挠得纷纷尘起。

足有三炷香时刻，裘千仞才从地下扒出上官威。但上官威已是气绝身亡，且头脸身子都弄得血糊糊，脏兮兮的。裘千仞无泪，只是在口里不断地说：“师父，师父……”他看着上官威，泪水哗哗滚过两腮，却没有一声悲泣。

慕容箏走来，蹲下身子，她颤颤巍巍，伸出手去，摸上官威，却是心慌，总也摸不到。裘千仞伸手出去，抓住慕容箏的手臂，让她手指摸到上官威脸上。慕容箏一摸到上官威，就喃喃道：“他死了，他死了，你说是不是？”裘千仞无声。

欧阳锋就不知怎样才好，刚才那两次吐出神力，一是推塌了庙墙，二是弄死了上官

威，庙墙塌不塌，也没什么要紧，弄死上官威，也实在不是他欧阳锋的过错。就是他不杀死上官威，再过个三两时辰，上官威也会一命呜呼。既是上官威必死，上天假手与欧阳锋，他又有何罪过？

但慕容箏、裘千仞却不如此作想。慕容箏想道：欧阳锋杀人，已经是随随便便，一怒就出手，连害人命，留云庄之人被他全部弄死，看上去还有情可原，可这铁掌帮帮主上官威与他无仇无怨，他也一狠心就杀人，这样的歹毒邪恶之人，自己怎么还曾梦梦怔怔与他相亲相近？

裘千仞却是呆呆看着欧阳锋，他心里恨得流血，如果他的功夫确是比这欧阳锋要好，他一定出手杀死这欧阳锋。但他知道，单是欧阳锋这蛤蟆功的大力一推，天下就少有几人能抵得住他。裘千仞与他动手，也是白白送死。

但裘千仞就是裘千仞，他没有一点儿骨气，上官威怎么会看好他？裘千仞道：“欧阳锋，我要试一试你的本事，看你是不是能杀得了我。”

欧阳锋蓦地哈哈大笑，他笑得狂，笑得很是猖傲，他自忖道：要说是王重阳在这里，或者是黄药师，那个洪七，还有这大理的段皇爷，他们有一个在此，说是要与他欧阳锋一较生死，他必是心生悚惕，与他们动手，当是小心翼翼。就这个裘千仞，他有什么能为？欧阳锋心里还有一恶，他想道：这个裘千仞小小年纪，就有了这等功夫，如不早早杀死他，未来之日，这人的功夫却不可限量。

欧阳锋道：“裘千仞，你死定了，我出招好了。”

裘千仞道：“我原来以为是师父他多心思，把你看得低了。一时看错了人，也是有的。谁知道你这个人就是如此卑鄙！欧阳锋，你是一个大大恶人，死有余辜！”

欧阳锋冷冷道：“是么？是你要死了，还是我会死？”

裘千仞道：“你死去罢！”

他一跃而出，就向欧阳锋击了一掌。欧阳锋对他也很是忌惮，如要他的掌拍在身上，

想必也是十分不好受，欧阳锋身子斜斜一趁，就飞了去。欧阳锋擅凤凰力轻功，他一飞出去，就让裘千仞大大吃惊，他看着欧阳锋，知道自家内力也不如欧阳锋，轻功也不如欧阳锋，一时就气沮，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欧阳锋一出手，就拿住了他的大椎穴，使他不能动弹。

裘千仞却也不惧，他只是两眼炯炯，瞅着欧阳锋，看他如可处置自己。

慕容箏本来一直不曾吐口，这时，她轻轻道：“欧阳锋，你要是杀死他，我立时就死在这里。”

慕容箏话语轻轻，但欧阳锋马上就站住了，他相信慕容箏，她是一个奇情女子，她说的话，欧阳锋不能不信。

裘千仞道：“慕容姐姐，你自去罢，我不能来管你了，我要与这个欧阳锋一决生死！”

欧阳锋冷冷在笑，他与裘千仞动手，裘千仞当是无幸。他决心杀死裘千仞，他与慕容箏在地上拣蜡烛那时，两人若无其事，根本就看不起他欧阳锋这人。他是谁？他是天下一绝老毒物的徒弟，他是欧阳锋，谁敢看不起他？慕容箏看不起他也还罢了，可这个裘千仞是什么东西，也敢对他不恭敬？

欧阳锋看着慕容箏，她的眼睛向上仰起，她的手里有一柄小小断剑，这小剑正是她在大漠里时用来逼着欧阳锋的，小剑已被诸葛征弄得寸断。欧阳锋一见了这把断剑，心下也是一动，想起了与慕容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顿时心里少了一些恶念。他心道：好，让这裘千仞自去好了，我不杀死他，省得让慕容箏不快活，她不快乐，她要生下我的儿子，我怎么会快乐？一想到此，欧阳锋就对裘千仞道：“好，看在我嫂子的面上，我饶你一死！”

裘千仞默默无声，他知道他不是欧阳锋的对手。

慕容箏忽然跌倒在地，她大声叫道：“欧阳锋，欧阳锋，你……” 欧阳锋不知道她是怎么样了，就急忙过去，看她。但见慕容箏脸如金纸，人也焦躁，她对欧阳锋说道：“欧

阳锋，你家的孩子要出生了，你的儿子要……”她的脸上突地升起了一片很是柔和的光辉来，她要做母亲了，自然再也没有了戾气，一门心思地想着如何生她的孩子。

裘千仞确是不懂，就急急凑过来，问道：“欧阳锋，她怎么了，她怎么了，是不是你刚才把她打伤了？”欧阳锋道：“胡说，你才打伤了她，她要……要生儿子了，她要给我生儿子了，你知道不知道？”

裘千仞看着欧阳锋，这个恶人竟然也眼里有了一丝温柔，他看着裘千仞，说道：“你走罢，趁我没变主意，你快走好了，不然，我会杀死你！”

裘千仞道：“我不走，我奉师父之命照看慕容姑娘，你还是走罢。”

欧阳锋看他此时竟然夹缠不清，就心里气恨，他大声道：“我要生儿子了，你在这里做什么？”

裘千仞道：“你口口声声叫慕容姑娘是嫂子，她生下的孩子，当然不是你的儿子，你这人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谁知道你会不会害死慕容姑娘？”

欧阳锋冷冷道：“我怎么会害她，她是我的亲人……”

裘千仞道：“你有什么好名声，能叫我相信你？你害死的人哪一个不是你的亲人？你们留云庄的人从来就是自己害自己，你更是如此。你们留云庄的人都死得光了，只剩下了你一个人，你说，你这人是不是在留云庄也是最坏？”

欧阳锋看裘千仞，他冷冷道：“你不怕死？”

裘千仞道：“你看错了，铁掌帮的人都不怕死。”

欧阳锋道：“好，好，真是血气汉子，我不杀死你，谅你也不会走开。”

欧阳锋双手一推，就把那裘千仞推到了一边，一阵大力，如卷风暴，把裘千仞摔得发昏。但裘千仞却甚是执拗，他一起身，便向欧阳锋大声吼叫着，又冲了过来。

欧阳锋心道：嫂子要生孩子了，他还是这样胡缠，怕要误我大事，我不杀死他，怎么能照看慕容箏？一想到此，他就冲了过去，一把抓住裘千仞的双肩，双手运足内力，

要震碎他的五脏六腑。

裘千仞刚开始时还是支撑得住，但过得会儿，他的双肩就咯咯作响，他的喉头甜腥，像有无数热气向上冲，要一吐为快。裘千仞强自忍住。他心道：看来这次我要完了，我实在无法打得过这个大恶人欧阳锋，如果我死在这里，却也是铁掌帮的大幸了。我的那些师叔师叔祖们一个个都会十分高兴，他们庆幸终于死了一个他们不情愿推为铁掌帮主的人。我不能就这样死了，我不该就这样死了。

欧阳锋却也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他冷冷道：“我欧阳锋从来不相信世人有只是想别人，从来不顾他自己的。世上之人，只有两种，一种人家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坏人。也有一种，是人家看也看不出，他自己也从不认定 he 自己是坏人的人。但他终是坏人，他没有被人家称做是坏人，只不过是他没有机会让人家看到他的真面目就是了。你是铁掌帮的新帮主，你眼看就要死，费尽心机得来的帮主之位，转眼间便更易他人。你在这世上再也没有什么好事儿好做了，你空有抱负，你空有才能，你空有一身好武功，都会一时付之东流。你说，你愿意不愿意？”

裘千仞却哪里说得出口，他此时正在全力以赴，对付欧阳锋的压力，哪里敢开口说话？他只怕一开口，便是哇哇吐血不止。到了那时，只怕是性命也难保全。

裘千仞心道：我命休矣。他心里一阵子懊悔，他看着慕容箏，却见慕容箏此时正在分娩痛苦，大汗淋漓如雨，她在呻吟呼唤，一心想让人照看她。

欧阳锋却正在双手扼着裘千仞的双肩，如果他再用力，裘千仞的两边琵琶骨就会不保。

裘千仞终于说话：“欧阳锋，欧阳锋，你放手，我有话与你说。”他拼命挣扎，无奈欧阳锋不听他的话，只是用劲扼住了他，想把他掐死。

就在这时，慕容箏叫着，她叫欧阳锋去帮她，但欧阳锋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要马上分娩，就不管她，想全心全意杀死这个裘千仞。慕容箏叫道：“二公子，二公子，你

来看我，你来，抓住我的手！你来！”

欧阳锋也知道世上女人生产，都是盼着有人帮她，但此时他只是与裘千仞搅在一起，他想放手，也是不能，裘千仞虽是功夫不抵他，但他肯于拼命，就弄得欧阳锋欲罢不能，欲止不行了。

就再用一点儿劲儿，再用一点儿劲儿，裘千仞也是眼里有了一丝哀怜神色，但他为人也是孤傲，便不愿意说出服软的话来，宁可生生被欧阳锋掐死也不出声。

就在这时，有一声响亮的儿啼声在这庙里响起，欧阳锋与裘千仞都是呆了：孩子，哪里来的孩子？

两人都是松开了手。

第三十五回 浴血婴儿

听得有婴儿啼哭，两人正拼得你死我活，便都是一愣，欧阳锋忽地清醒了：“是慕容箏生了，是慕容箏生了……”他放开裘千仞，扑了过去。就见慕容箏正在血泊之中，她的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孩子正在啼哭。

欧阳锋看着慕容箏，她的头上满是涔涔汗水，人也虚得几乎昏了过去，她的手在哆嗦，哆嗦得无法抑制，她轻轻地用手去摸婴儿，像是要把他的模样记在心里。欧阳锋心下生怜，他轻轻道：“嫂子，嫂子，你把孩子给我，我来看他。”欧阳锋心里道：孩子刚刚生下，我却不知道他是男是女，如果他是欧阳克，当然最好。如果她是欧阳玉，我欧阳锋也算是有了一点儿骨血。他看着慕容箏，说话时言语轻轻，生怕她不愿意把孩子给他。

慕容箏却也是犹豫，她迟疑半晌，方才把孩子递与欧阳锋，她慢慢说道：“你好好

抱他.....看看，他是.....”

欧阳锋心下忐忑，也接过了孩子，心里对慕容箏好生感激，他说道：“好，好，我抱他，你歇歇，你好好歇歇.....”

欧阳锋抱着孩子，迫不及待，就去摸他的那身下命门，他摸了一摸，竟然摸到了一点儿男人的根蒂，他大喜地一吼道：“好，好，我欧阳家有后了，我欧阳家有后了！”他吼喊时，心下更是喜欢，他叫着，跳着，笑着，已然像是一个疯子。

慕容箏也是欢喜，她轻轻道：“他是欧阳克？”

欧阳锋把这孩子高高举过头，他大声叫道：“他是欧阳克，他是欧阳克，我有了儿子，他是欧阳克！”

慕容箏也心里欣喜，她也轻轻地说道：“欧阳克，他叫欧阳克.....”她生下了儿子，自是更有一种柔情在。

三人都是在那里怔怔看着，一个刚刚生下的孩子，把一场凶戾化得无形。欧阳锋抱着孩子在庙内来来回回走动，他说道：“裴千仞，你走好了，你别在这里了，我要好好抱我的儿子，你知道不知道，我欧阳锋有儿子了？”

裴千仞看他手舞足蹈，一时快乐，竟然肯放自己走，就大是安慰，他说道：“欧阳锋，你放了我，我异日也会找你算账的！”

欧阳锋看他，哈哈大笑，他此时已经没了凶恶，有了一点儿慈父之心，他乐道：“裴千仞，你愿意找我，你自来找我好了，你愿意何时就是何时，可现在我顾不上你了，你走罢！”

裴千仞一揖，对慕容箏道：“慕容姐姐，我走了。”

慕容箏竟也不拦他，她也不再提起她要与裴千仞到铁掌帮栖身之事，只是轻轻淡淡地道：“裴帮主，你要走了么？”说话之间，竟然不动一点儿情感。

裴千仞心里大是感慨，他心道：看来我师父对这女人白白是痴心一片了，她如今同

欧阳锋有了这一个孩子，便又情投意合，再也不生龃龉，我师父对她的一片痴心，都是白白操心，人家是夫妻，自然是不会有什么大差错。师父要她到铁掌帮去，这也是自家情愿。

裘千仞道：“慕容姑娘，我就去了，再也不会来扰你。我先把师父的尸体化了，送去铁掌帮山上的禁地，放于那埋列代铁掌帮主的地方去。”

他说话时，神情也是淡淡的，像是与慕容箏根本就不曾有什么交往，也素不相识。

慕容箏心里冰雪聪明，自是知道他想些什么，她不便说破，只是冷冷一笑，她笑这裘千仞太是小看她，以为她是一个说话也不算话的人。慕容箏道：“裘帮主，我听得你是答应过你们老帮主上官威，你答应一定照应我。”

裘千仞道：“慕容箏姑娘，你看来也不用我照应了。有欧阳锋先生照应你，你当会很满意。”

慕容箏只是笑。她笑得很冷，居然把欧阳锋与裘千仞都是笑得愣了。慕容箏说道：“世上的男人，又有几个人会像上官威那样，痴心对一个女人？人痴如此，自是天大的傻瓜。我看裘帮主你是前程无量，你斗不过欧阳锋，你为什么还不走开？你在这里，说不好就是一死。”

裘千仞听得慕容箏如此讲话，他就无法再走，只是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就听得外面有了唢呐声，有许许多多的人的脚步声，众声杂沓，都来到了这庙外。听声音也足足有十几个人。这些人都骑得有马，马也神骏，在庙外长嘶，听来也惊心动魄。

这时的欧阳锋仍是沉浸在他得了儿子的喜悦里，他看着臂里抱着的孩子，心里很快慰。他心道：人生就是一生一死，一去一还，我有子如此，便是我欧阳锋死了，欧阳家也有后了。我和哥哥都是江湖中人，哥哥与他的师父又不知道去了哪里，我有了儿子，

哥哥听了，也会又快乐又伤感的。欧阳锋此时第一回想到了哥哥，自从他与慕容箏在一起以后，头一回想到哥哥，也情愿与哥哥在一处，说一说话，让他也看一看孩子。

这时外面的人都不出声了，人都入了这庙，站在了三人的面前。这是那些铁掌帮的人，他们都去而复来，一个个沉默不语，站在那里看着裘千仞。

裘千仞看到他的师祖师叔们都回来了，他慢慢说道：“师叔师祖，你们回来了，这是最好。”

那老者盯着裘千仞，冷冷道：“我们走后，一想只留下帮主一人，再想想它不妥，就又回来了，看望帮主。”

裘千仞却不傻，他知道自己在铁掌帮根本就没有一丁点儿声望，众人怎会如此关心他？说不定众人去而复返，又是另有什么计谋。但他也不去说破它，只是嘿嘿冷笑。

欧阳锋见婴儿身上没有衣服，只是裹着慕容箏的绣披，就脱下自己身上长衣，包包裹裹，笨拙已极，把欧阳克包了起来。他直走过去，一条大汉膝跪在慕容箏面前，一步步挪过去，对慕容箏道：“嫂子，你大好罢？欧阳家有后了，他是欧阳克，他是欧阳克啊。你看他，长得像你，也是像我……”说罢，放声大笑，笑声里满是愉快，欣悦。

慕容箏也一时沉浸于舐犊之情里，她向着欧阳锋笑靥如花，连那些铁掌帮之人见了也都是呆了。这瞎眼女人坐在破庙内一堆破石灰尘之中，一身清洁，一脸光辉，看上去很是快意，幸福。慕容箏低声说道：“欧阳克，欧阳克，原来他就是欧阳克……”喜悦心情，溢于言表。原来欧阳锋曾向慕容箏说过如果生下孩子是一个男孩，就叫他欧阳克。如果生下的是一个女孩，就叫她欧阳玉。欧阳锋说时十分得意，曾大声扬言，如果他是欧阳克，就会是一个叱咤风云，领袖武林的英豪，如果她是欧阳玉，就会是一个迷倒天下男人的美女。欧阳锋此时看着慕容箏手里的孩儿，心里就突发奇想：欧阳克，欧阳克，你是我欧阳家后代，你一出生，就是西域大漠的白驼山庄少主，你之一生旖旎风光，富贵荣华，说不尽的威风，就因为你是欧阳家之后……

裴千仞对那老者一揖，说道：“毕师祖，我们走罢？”

那老者须髯皆白，他掀髯而笑，笑意狰狞：“我们是要走，可你走不了啦。”裴千仞诧异道：“师祖这话却是怎讲？”那老人叫毕声直，他在铁掌帮一向骄横，仗着年老辈尊，平日就是把上官威也不看在眼里。如今裴千仞做了帮主，他怎么会看中这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毛头小子？他冷森森道：“裴千仞，铁掌帮帮主历十二代，哪一个不是声名赫赫，铮铮铁汉？偏偏到了你这里，上官威弄你一个小子，来做我们铁掌帮帮主，岂不要教天下武林人耻笑？今日，你师叔师祖在此，要你自说一句，你把那一支铁掌信物交出来，自行了断，从此铁掌帮与你无干。”

裴千仞却也不慌不忙，他向四周巡视一遍，见那些师祖师叔们都是双目炯炯，瞪视着自己，就知道他们早已是同气相联，计议妥当，要来杀死自己的。又见那第一个上去印掌的师叔，正低头看地，不作一语。就说道：“廖师叔，想必你也是愿意，要我放弃帮主之位的罢？”

这位廖师叔名叫廖若星，他与裴千仞过世的师父上官威最是要好，此时竟也与众师叔师弟前来图谋裴千仞，这也是犯上作乱，就心中愧怍，不敢则声。此时见裴千仞竟是一味追问自己，应声道：“裴千仞，你就让出帮主之位，让毕师叔作铁掌帮帮主好了。”他说话时也是满心无奈，既是众位师叔师兄都愿意废黜裴千仞，他自不能多说什么。他说出此话也是告诫裴千仞，大势已去，还是不要与众人作对的好。

裴千仞仰头大笑，笑声凄切惨厉，心中无限积郁，他——戟指众人，说道：“看你们都是我的长辈，我也不好对你们说些什么，铁掌帮帮主，是师父临危授命于我，你们不服，为什么不在师父生时对他说？现在师父已死，尸骨未寒，你们就来逼我，难道铁掌帮历代英雄人物，就是这样子么？”那毕声直冷冷而笑：“你师父上官威作铁掌帮帮主，就是我让位于他，不然，有我在，他岂能做得成帮主？铁掌帮在上官威手里就弄得一蹶不振，换了你，铁掌帮再也没有脸面在江湖上立足了。这是大事，岂能儿戏？”裴

千仞道：“既是如此，你为何要答应我师父？”毕声直笑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哀，上官威做铁掌帮帮主，也有十几载时候，他要死了，老夫怎忍心拂他主意？”裴千仞道：

“师祖如此说话，是要我裴千仞放下铁掌，自己离开铁掌帮，再也不在江湖上露面，是不是？”老人狞笑，回头环顾身边十几人，说道：“裴千仞，你今天还想走么？”

裴千仞却也不惧，他应声道：“你们想怎么样？”

老者冷冷笑道：“裴千仞，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自断筋脉，成为废人。二是被人杀死，死在这破庙里，我们铁掌帮众会把你带回山去，把你尸骨埋于铁掌峰下，让你与我铁掌帮历代帮主一并保存尸骸。你就能享有我铁掌帮第十三代帮主的死后殊荣。”裴千仞突地大笑，从腰里拿出那一支黑黑黝黝的铁掌，说道：“毕师祖，你要我传位于你，是也不是？”毕声直道：“不错。你是铁掌帮第十三代帮主，上官威传位于你，是上代帮主的美意。你传位于我，是铁掌帮上下人的心愿。你帮主也是当过了，也风光过了，这岂不是最好？”

裴千仞心里悲愤，知道这十几个人都是来索要他的性命，如果他把铁掌交出去，至多也是被人家挑断脚筋，成为残废之人，闹不好还会丢了性命。

裴千仞跪在地上，向师父叩头，又仰天长笑，神情大是悲愤，他泪流满面，说道：“师父，师父，你传我帮主之位，帮众却要杀我，你说我怎生是好？”叩罢，对众人道：“诸位师祖师叔，你们让我先是把师父的尸体烧化，然后再来相争，也是不迟。”

那老者自是沉吟，像是并不情愿。这廖若星一见，就抢上一步，向毕声直行礼，说道：“师叔，依我之见，还是该先将上官帮主的遗体烧化才是。”毕声直一想这些人都是铁掌帮中的精英，众人面前，让上官帮主的尸体放在一边，也大是不敬，况要在上官帮主尸体前杀死裴千仞，也是大大不妥。毕声直就道：“也好。”

裴千仞想起身走出，却被几位师叔身子一闪，就把他拦住。几人都沉默无声，只是冷冷地站在裴千仞眼前。毕声直说道：“不知帮主要去做什么？”裴千仞说道：我去取

薪厝火，焚化师父遗体。”一想到众人当面逼他，师父又死的如此之惨，就心下凄伤，声音也哽咽起来。毕声直哪里知他心思，就说道：“这点小事，何劳帮主大驾？来人！”便有几个黑衣人应声而诺，起身去取柴薪。几人却不走远，破庙墙壁被欧阳锋一推坍塌，就露出许多粗粗的立柱来，这些立柱确是点火的上好柴薪。几人把这立柱搬来，就在这庙中殿上用铁掌横劈竖削，把它劈削成一堆干柴。再把上官威的尸体搬了过来，置于柴薪之上。

正要点火，忽听得一声喝叫，却如是舌绽春雷：“且慢！”就见裘千仞的师叔廖若星黑沉着脸，喝问：“裘千仞，是谁把师兄的遗体弄成这样？”裘千仞一想，就心里来了主意。他心道：师父一向赞我颇有机智，今日大事，怎不用上些微手段，让他们也都吃吃苦头？主意拿定，裘千仞就也来得极快，脸儿沉着，泪儿垂着，声音也是十分悲愤，向廖若星说道：“好叫师叔知道，刚才师父没死，是师父与这位欧阳锋口语不合，这欧阳锋就用蛤蟆功大力一推，推得墙倒庙塌，把师父生生砸死在下面。”这廖若星性子本来就暴，一听得此话，憋了半天的怒火一下子烧了起来，他恨恨道：“欧阳锋，欧阳锋又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他就敢欺我铁掌帮无人么？”众位师叔师祖本来计议妥当，来向裘千仞一个小辈之人夺取帮主之位，说得再是好听，也是心有愧怍，此时一见有事儿可惹，有处吐气，就人人踊跃，恨不能生生把欧阳锋这人吞了，方才罢休。就有一位师祖冷笑道：“欧阳锋？欧阳锋又有什么了不起？他敢侮我铁掌帮帮主，就是欺我铁掌帮无人，这仇不可不报！”

欧阳锋这时哪里顾得他们，他偌大汉子，魁梧身躯，跪在慕容箏面前，眼里瞧着的都是刚刚生出的婴儿欧阳克。慕容箏也在忙着孩子，两人专心致志，耳边岂闻其它？再说欧阳锋也是艺高胆大，他知道来的这些人就是刚才离去的铁掌帮那十几个高手。他们来来去去，却不会把他欧阳锋怎么样，他就不屑于理睬那些来人。

欧阳锋正沉浸在得子的喜悦当中，就见眼前一晃，站着十几个黑衣人，他们不声不

响，静静而立。

欧阳锋心头喜悦，就也说话和气，他笑道：“喂，喂，你们让开点儿，好不好，别挡着光，让我看着孩子。”那些人却不理不睬，仍是围着欧阳锋与慕容笋两人。欧阳锋浑不在意，得了儿子，脾气也是和顺了许多，人家让开不让开也算不得什么大事，索性不再理睬那些人。

那毕声直心里好生气恼，久闻欧阳锋是一个心狠手辣之人，他出自北疆留云庄老毒物慎独行门下，擅蛤蟆神功，轻功也是天下一流。他杀师叔，害师兄，生啖师叔人肉。

（其实这生啖人肉之事却是诸葛征所为，其中杀来杀去，留云庄之人也并非都是死于欧阳锋之手，只是人言汹汹，把这一些都归在欧阳锋名下，他也是背了一身罪名。）像欧阳锋这样的大奸大恶，天下也是少有。一想到此，铁掌帮众人不禁同仇敌忾，决心同欧阳锋死战。人人也想：凭我铁掌帮十几大高手在此，终不能让你欧阳锋占得什么便宜。这时那廖若星就高声一喝道：“欧阳锋，你害死了我师兄，你偿他命来！”

欧阳锋正把眼睛盯着那小小婴儿，心里柔情万千，心想：我与那些女人在一起，快乐是快乐了，却从来没有这般喜慰，原来人若是有了儿女，却有如此喜气，直如一个人的生命又有了新的延续。就像我儿子欧阳克今日得生，我也可以自今日死去。欧阳锋看着慕容笋怀里那小小婴儿，见他乳毛胎发，稀稀疏疏，小眼闭着，嘴却在一口口蠕动。慕容笋的脸色很是慈和，在微微笑着。欧阳锋一看，就大是感动。看她母子相亲，这爱这慈和，直是人间至乐。欧阳锋心想：我儿子也生下了，白驼山庄也有了后人，我自今日起，也用不着再在江湖上忙来忙去，搅那腥风血雨，只是呆在家里，看着儿子，教他诗书武功，与慕容笋说些笑话，谈谈音律，对诗解赋，岂不是大大快意？

欧阳锋一脸和气，面上再也没了凶戾，他对铁掌帮众说道：“你们不要惹我，做你们自己的事好了。我刚才杀死了你们上官帮主，我也是十分后悔。但好在他也是一个垂死之人，就是我不杀他，他到此时也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欧阳锋说得十分诚挚，这在

他已是极为难能。但铁掌帮人听他这话，却是大大来气，都心里想到：我帮主死与不死，是他自家之事，与你何干？你出手打帮主，就是侮我铁掌帮，欺我铁掌帮帮中无人。传将出去，我铁掌帮主死于你手，要我铁掌帮众在江湖上再也颜面无光，不杀了你，怎消我恨？”

就听一声尖厉呼叫，铁掌帮众人便人人转身，十几个人，除了裘千仞之外，都在欧阳锋、慕容箏身边竞相游走，人人凝神注目欧阳锋，待机出掌。

欧阳锋此时功夫，岂是常人能及，他看也不看这十几个铁掌帮人，见他们密密匝匝，围成三四圈，风雨不透，就心里暗暗冷笑。欧阳锋仍是用手指去摸欧阳克的小脸儿，摸他娇嫩的脸皮儿，心里大是惊喜，人生下来，如此脆弱，这脸儿风一吹也会吹得破。小人儿如此娇嫩，却几时能养得大他？

那些铁掌帮人，围着欧阳锋疾走，本来是想寻他空门，找他破绽，好一掌击死打伤欧阳锋，但无奈欧阳锋根本就不曾站起来，他也不曾有意与众人一决，全身到处都是空门，弄得这些人出手也不是，不出手也不是，犹犹豫豫，不敢发动。

就听得一声吼叫：“欧阳锋，看掌！”却原来正是裘千仞的师叔廖若星，他知众人心里甚是忌惮欧阳锋，不敢出手，就心下盘算，师兄一死，尸骨也受欺凌，我不出头，怎对得起师兄在天之灵？就决心拼死，向欧阳锋后背猛地击掌！

欧阳锋根本就不曾防备，也没想到这些人真会取他性命，他一心耽于慕容箏母子安危，眼前都是慕容箏婴儿，哪里想到人家要一心杀他？这一掌拍来，正击在欧阳锋后背上，叭的一声，欧阳锋身子向前一扑，左手拄地，右手却在欧阳克的小腿上触了一下。就听得婴儿一声声啼哭起来。

铁掌帮众人也没想到他们会一击得手，就都怔怔站住，看着欧阳锋。欧阳锋身子前扑时，哇地吐出了一口鲜血，这一掌很是有力量，打得他五脏六腑，撕绞似地疼痛，但他一听得婴儿啼哭，就扑了过去，说道：“克儿，克儿，是不是我弄疼了你？我不是有意

的，我不是有意的……”欧阳锋像是要对欧阳克说出他的歉疚，人跪在她母子面前，心里十分不安。

欧阳锋见慕容箏轻轻摇晃，把脸颊贴在婴儿脸上，喃喃呢呢地唱着歌儿，慕容箏的声音很甜，唱得如痴如醉：

“那个孩子刚刚出生，朝阳丽日，人之朦胧，像齐姜踏履，感孕而生，从此天下，才有新婴。洛水之滨，船舟纵横，男女和歌，情意滋生……”

这歌儿唱着人之生生死死，繁衍不息。欧阳锋听着慕容箏唱这支歌，竟然听得泪下，他对击他一掌的廖若星说道：“你走好了，你打我一掌也打不死我，我不与你计较就是。”欧阳锋说话时颇是理直气壮，他从未如此饶人，今日就此放手，也是一点儿仁念之心。

谁知这廖若星大是不服，他心道：人都说这欧阳锋有些过人本事，我看他也是一般。若非他惧怕我等，才会白白吃我一掌，不敢还手。我不就此杀了他，怎对得起死去的师兄？一想之下便是挺身向前，双掌一出，叭地都拍向欧阳锋两边。这一拍，若能拍实，定会把欧阳锋双肩拍碎，将他打成残废。

欧阳锋不想与他动手，对方掌力一到，体内自是生出一阵大力，来敌那掌力。廖若星两掌拍实，直把欧阳锋拍得噔噔退了几步，却又站定，若无其事。一边的老者毕声直冷笑道：“廖师侄，你素来与上官威交情最好，为他报仇，也该真正拿出些本事来。”

廖若星又羞又怒，知道老人是怀疑，以为他对欧阳锋出手，并未用尽全力，自是虚作声势，他恨恨吼道：“欧阳锋，我杀了你！”一冲而上，双掌齐施，拼尽全力。

欧阳锋本来不想与他动手，但三番五次让他，他却不知好歹，欧阳锋心中火起，脸色阴沉。他双手一抬，在廖若星双掌印在欧阳锋肩头时，双手向前一推，一阵大力就把廖若星推得飞了出去。

毕声直与众人都去扶廖若星，却见他前胸塌陷，嘴角、鼻孔、眼窝里都流出血来。人已是不能再活了。众人又惊又惧，看着欧阳锋挥手之间便杀死一人，都是又惊又怕，

好半天不知如何才好。

毕声直站起身来，说道：“欧阳锋，你一日之内，连杀我铁掌帮二人，连帮主也死在你的手里，铁掌帮今日决不会与你罢休！”

欧阳锋心下也是茫然，他不想杀人，今夜，他有了儿子，就更不想杀人了。可是这些铁掌帮中人没有一个能体谅他的心意，竟然再三出手逼他。看来人活世上做恶人容易，做好人难。欧阳锋慢慢道：“你们还是不要惹我，让我与嫂子带着克儿回家。”毕声直微微哂笑，满是一腔愤恨，他说道：“欧阳庄主，你说得轻巧，杀死我铁掌帮人，还想轻易走开，我们岂能容你？”欧阳锋大大不耐烦，他冷冷道：“你想怎样，难道你能杀死我不成？”毕声直一声长笑，众人便围定欧阳锋，与他游斗，但都是知道欧阳锋神功骇人，也不敢过分逼他。这十儿人逼定欧阳锋，只有两人在一边闲着，一个是一心照看孩儿的慕容箏，另一个便是手持铁掌的裘千仞。欧阳锋与这些人缠斗，过不多时，就有三人掌风扫及欧阳锋，打在他左臂，打得他臂上一麻。还有一掌扫在欧阳锋小腿胫骨上，打得他微微跛足。更有一掌拍在他肩头，这一掌弄得他左臂竟也有些不便。欧阳锋心里大是忿恨，恨道：我要饶你，你却不想饶我。我不杀人，人就杀我，我要做善事当善人，总不能任由你们打死我。我若死了，欧阳克活得又有什么乐趣？我儿子岂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了一个孤儿？你要我死，却是万万不能。

情形十分危急，欧阳锋突地大叫起来，这叫声很是凄伤。本来欧阳锋也能用这叫声伤敌，伤敌于无形之中，最是妙计，但因为欧阳克在，他怎敢大声？他出掌击去，一掌打在一个人的胸前，就见那人胸突地塌进去，两眼直直望着欧阳锋，手却软软耷下去，人转眼就倒地而死。

那老者毕声直平生经过无数战役，却从来没见过像欧阳锋这般的凶恶之人。他大声呼喝：“结六合铁掌阵！”

就在欧阳锋身前身后，围成了五簇人，三人一处，前后中彼此呼应，五簇人此进彼

退，此呼彼应，掌法都是精妙，欧阳锋再想杀人，却是极难了。这十五人围定欧阳锋，人人都是小心翼翼，也是志在必得，就都用出二分掌力。一阵阵大力涌来，直打在欧阳锋身上，这掌力铁石也击得出印痕，何况是欧阳锋这血肉之躯？一会儿，就见欧阳锋全身衣服都被打散，上身外衣原是脱与欧阳克，包在婴儿身上此时上身亵衣又被掌风打得粉碎，上身再无一丝布缕，成赤膊模样，下身也剩得一条犊鼻短裤。铁掌帮众看他，长身大汉，威风凛凛，两鬓胡须炸裂，目眦尽张，也是不敢过份逼他。欧阳锋说道：“你们如果走开，我就与你们冰释前仇，如果你们不走，我再动手，你等尽无瞧类！”

毕声直冷笑，说道：“铁掌帮六合大阵，天下高手也难抵挡。欧阳锋，你今天死定了！”欧阳锋冷笑，却不答话，只把眼光去看慕容箏，却见她安安静静坐在那里，对这边一场恶战，似是不闻不问。欧阳锋心道：我又杀了人，她心里必定不喜，她不再来理我。但我不能不杀人，让他们杀我，我心里怎么会甘心？只要她能善待克儿，从今以后，她理不理我也没什么关系。只是诸事让她便了。

那毕声直看着欧阳锋目光频频向自己身后看去，回头一看，见是慕容箏与孩子坐在殿上，便心中雪亮，他一个纵身，直飞过去，手使疾如鹰爪向慕容箏一抓！

慕容箏虽是眼瞎，但听觉却锐，一听风声，便知有人偷袭，她右手抱住婴儿，左手出式便格。慕容箏的手法也极是精巧，她自从眼盲之后，武功反是精进了许多，这一格便把毕声直的一抓化解。毕声直心里一惊，没想到这一个眼瞎之人竟能出手如此敏捷。他双手一抖，就又出了两掌，这两掌悄无声息，一掌印向慕容箏的前胸，一掌攻向慕容箏的头上。慕容箏听也听不见，自是不能得知他的掌是攻向哪里，她只是单手向上一抡，便格到了毕声直的一只手掌，叭地把这一只手掌格开去，但另一只手掌却在她的胸前叭地打实，这一掌便把慕容箏打飞了出去。

慕容箏的身子在空气中飞，她知道她已经不能招架这毕声直了，就大声凄厉一叫：“欧阳锋！”

欧阳锋正与那些铁掌帮的人斗得正酣，听得叫声，正是慕容箏所发。他一看，昏昏光下，慕容箏正飞了出去，那个老者毕声直正向慕容箏冲去。欧阳锋大惊，他大声一吼，这一声吼叫顿时把欧阳克也吼得叫了起来。

欧阳锋叭叭几掌，把身前身后的那几个铁掌帮的人打飞，他冲了过去，但他已经晚了，毕声直的掌正冲向慕容箏。毕声直出掌时，看到了慕容箏脸上的凄苦，他也毫不在意，一个瞎眼婆娘，杀死她又有什么？但恰此时，这欧阳克却大声叫了起来，一个小小的婴儿，杀他不杀，毕声直拿不定主意，他只是一个犹豫，欧阳锋就有如天神，直落在他的眼前。

欧阳锋话也不说，只是用了十分的气力，咕咕地叫，向前一推，就见毕声直的身子向后一旋，叭地落在大殿的墙前，摔得结结实实。欧阳锋也不算完，他冲到了那个毕声直的眼前，抓起他来，吼叫着，一直在他的胸打了二三十拳。直到把他的胸也打得塌下去，把他的眼睛，鼻子，嘴都打出血来。

毕声直眼见得是不活，但欧阳锋却不能罢手，他仍是吼着叫着，叭叭动拳如飞，直打得毕声直有如一堆软肉。

欧阳锋心下又是血涌，他恨恨道：什么对人善良，什么好心好意？我对他们好心好意，他们却不曾善待我！我宰了他们，把他们一个个全都杀死！

欧阳锋转身过来，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铁掌帮众人。

这些铁掌帮人一向在刀头舔血，在江湖上行走惯了，看得血腥也算是平常之事，但今天看了欧阳锋，一连出手，伤害几命，却是如同儿戏，就心里大是怯怯，一个个都想溜走。欧阳锋道：“你们听着，一个个都得自家了断，省得我出手！”

众人都是一个心思，你就是再有本事，怎么敌得我的“六合铁掌阵”？他们都知道，此番与欧阳锋对敌，凶险极大，如果他们一个个都想逃走，很可能他们都不会逃得过去，但如他们同仇敌忾，说不定可能一举杀死欧阳锋。

十五人结成大阵，把欧阳锋困在中间。

欧阳锋不动，他的眼睛盯着敌手，他的眼珠子充血。欧阳锋身子旋得快，对手的大阵也转得快，让他无法出手。如果他向前动一下，对手便退回去几步。他如果不动，敌手亦不动。欧阳锋心内焦急，他听得慕容箏轻轻声唤：“欧阳锋，欧阳锋……”知道慕容箏的伤一定很重，不然她不会这么叫他。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又如此出力，定是性命不保。欧阳锋此时恨极了这铁掌帮的人，他心道：我今天什么也顾不得了，一定要宰了你们，让你们再也看不到明天，不然我儿子的仇怎么得报？慕容箏的仇怎么得报？他看着众人，直如困在阵中的野兽。

这些铁帮众极是相信他们的铁掌大阵，一见欧阳锋不能出手伤他们，都是心下一喜，他们知道欧阳锋一开始时就受了伤，他被那个廖若星打了一掌，这一掌打在他的后背上，把他打成轻伤。就饶是如此，他与这铁掌帮的人熬得久了，也必然会活活累死在这里。

欧阳锋心内火急，他知道天要亮了，远远传来了一阵阵鸡啼，如果在白驼山庄内，他可以在这时好好看看他的儿子，对慕容箏善言安慰，说不定他与慕容箏还能破镜重圆，也说不定慕容箏回心转意，从此与他一心一意过活。但如今他却是不能，他得与这些人生死相拼，他们一个个死死缠他，要与他生死相争。他愿让他们，让他们都走，但他们不愿意走，欧阳锋只得一个个杀人，把他们全都杀死，才能与慕容箏走出这里……

慕容箏仍在叫着，她已然昏迷，轻轻叫道：“欧阳锋，欧阳锋……”此时她是昏迷之中，叫起他来，就显得有气无力，也是有十二分的情意。欧阳锋却不敢回答她，他怕那些人再分出三个五个去对付慕容箏，如果他一个不慎，慕容箏和他的儿子就会死于非命。但慕容箏也是心里生气了罢，她在这时，竟然叫也叫不应他欧阳锋，欧阳锋在哪里，她的心里昏昏，她会不会恨苦了，想他此时仍是与那些白驼山庄的浪荡女人在一起？

欧阳锋大声道：“铁掌帮人听着，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让你们自己走开，如果你们

再不走，我就——宰了你们，一个也不留！”

铁掌帮众看他，知道他是发怒了，但他们都更是惧怕欧阳锋，心道：今天他受了伤，还是如此勇猛，异日如果再见他，我们一个个岂不都是一死？不如趁着今天他受了伤，又斗得疲惫，就手宰了他就是。所以众人都是无声，一个个围着欧阳锋，双掌林立，志在必得。

欧阳锋大声一吼，他说道：“好，好，我就如你们的愿罢了！”欧阳锋身子疾转，他全身转得像一只陀螺，久转之后突地顿住，双臂向前就是一推。

这是一声震天动地的大响！

第三十六回 西域暴君

却是天正亮时，欧阳锋的眼睛是红的，他的手也满是鲜血，他恨恨看着眼前众人，这些人都是铁掌帮的帮众，一个个都在呆呆看他。

欧阳锋直如一个凶神，他看着众人，说道：“好，好，我就如你们的愿罢了。”说完，就大力一推，轰地一声炸响，把一旁的三人都推了出去。这三人倒在一边，都是受了重伤。一人的身子撞在墙上，跌倒在地，大声叫道：“欧阳锋，欧阳锋，我宰了你！”说完这话，又复冲过来。欧阳锋看他，却是慢慢倒下，死在当场。另一个人跌在地上，慢慢起立，他的胸塌下去了，竟能支撑着对欧阳锋，他狠狠道：“欧阳锋，我饶不了你，我做鬼也饶不了你！”他用掌叭地一击，打在他自家的头上，眼见得鲜血流淌，再不能活了。他拼命一挣，大吼道：“铁掌帮，铁掌帮！……”绝命而死。

第三人坐在地上，他的双腿是被欧阳锋拍折，他坐在地上，对着他的师兄师叔道：“杀死他，如不杀死这欧阳锋，难消我心头大恨！”

这人却最性烈，他吼叫道：“师兄师叔，你们如不能杀死他，我就死在这里！”

他双手放于头上，看着欧阳锋与众人斗。

欧阳锋心头却是一阵子仇恨，看看天亮了，也不知道慕容箏与欧阳克是不是仍然活着，他听不到声音，慕容箏的身子伏在地上，她的胸下压着孩子，说不定她也死了，一压也把孩子压死了。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怎么受得了这种凄伤？说不定他早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欧阳锋心里悲愤，他心道：我看你们都是天下恶人，看来这些所谓自命清高的名门正派也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幸了你们，也难消我恨！慕容箏总是说什么不要杀人。你不杀人，可人家要杀你，把你一个个都杀得光光的，连一个婴儿也不留，你有什么办法？我如果不把他们全都杀死，我就对不起慕容箏！我也对不起我的儿子欧阳克！

欧阳锋就大声啸起来，他这扬声一啸，声似虎狼，如虎啸深山，龙吟大泽，一阵阵啸声，把那些人的心胆也叫得要碎了。

但他们是铁掌帮，铁掌帮的人在江湖上够狠，就是他们不怕死，人人都是一个铮铮铁汉，他们都跌坐在地，把欧阳锋围了起来，围得风雨不透。他们都双手立起，铁掌就围成了一道铁墙。

欧阳锋看他们一十二人都是神色严肃，也知道他们是抱了必死之心，人人都是静静坐在地上，盯着欧阳锋。他们一十二人都是运足内力，一十二双手掌如墙，立在欧阳锋眼前。

这是在拼内家真力。

欧阳锋知道，他们这是一个好法子，如果他们一个个与他比拼功夫，很可能都会一命呜呼，但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与他比拼内家真力的话，很可能会一十二人的内力齐出，把欧阳锋一击而毙。

欧阳锋却也不惧，也是抱着必死之心，他双手一推，就击到一个铁掌帮之人。两人两手相交，欧阳锋内力一吐，那人马上就呕出了一口鲜血。另外的人一见，都去那人身

后，就有五人都在他身后趺坐，把手搭在他的肩上，一个个传功力出去，便抵得欧阳锋的内力。

须知道内力之争，得靠人的内功气力，却来不得一点儿机巧，这六人的功力一吐，便就是一阵大力攻向欧阳锋。欧阳锋不得不用尽全力对付。他心道：今日之事，我命休矣。我欧阳锋不死在别处，却是死在铁掌帮帮众的手里，岂不是冤枉么？但他此时已是无法可想，只能一心一意与六人相拼。六人之中，自是有那老者的两个师弟，他们与欧阳锋一拼内力，也不由得一阵阵心里叫苦，原来欧阳锋有这绝高内力，却是叫他们大是惊骇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叫道：“快，快，快杀死他！”

一边的人都是裘千仞的师叔，看着欧阳锋与他们的师叔比拼内力，心下也是大为骇然，一个人的功力有如许深厚，岂不是惊世骇俗？但他们还是有一点儿犹豫，生怕出手，惹天下英雄耻笑，一个欧阳锋，就叫铁掌帮帮众人人出手，最后还是不敌，在他的身后下了毒手，才能致他于死地，岂不是让铁掌帮大大丢脸？！

但这老者也知道，他们六人的功力，竟然也不敌得欧阳锋的内力，好像是时辰愈久，欧阳锋的内力愈增，也大声叫道：“混蛋，这是什么时候了，竟然还如此婆婆妈妈的，不要我们的命了？”

那六人猛然惊悚，才知道久挨下去，说不定六位同门都是会败在欧阳锋的手下，如是那样，他们一个个都是性命不保。想到了此境，一个个真的都是战战兢兢，六个人都是你看我，我看你，面面相觑，一齐声吼道：“好，我们出手就是！”六个人一齐向欧阳锋的后背出掌！这六人出掌，可以拍得山塌地陷！

欧阳锋此时是用足蛤蟆功，用尽师父的六十年功力，也不曾取得胜利，他心道：我命休矣。我当初不该心有慈念，如果我一出手，就用足蛤蟆功，把他们一个个都杀死，如今，我也不会死在这里。看他们铁掌帮是些什么东西？一个个都是卑鄙无耻，在人家的身后下手，乘我与他们六人比拼内力时出手杀我，真是天下最无耻的人……但他此时

再想也是无用了，他只能死在这六人的手下。铁掌帮集一十二人的力道杀死一个欧阳锋，也足是让他们难堪了。

六双手掌眼见得就要拍在欧阳锋的背上！

这时，有人一声怒吼道：“住手！铁掌帮的威风都叫你们弄得扫地了！”

就见一人飞过来，他生生向这六人出招，一式式，一招招都是极快，连连攻向这六人，他出了六招，这六人都是回身自救。

这人却是铁掌帮的帮主裘千仞。

一个人叫道：“裘千仞，你是本帮帮主，如果你听了我们的话，助我们杀死这个本门的仇人欧阳锋，我们仍是立你为帮主。”裘千仞道：“你们都是我的长辈，却都是如此无耻，一十二人围攻一个人，把我们铁掌帮的威风都弄得没了，让江湖人如何不耻笑？”

那人道：“裘千仞，这里又没有旁人，你只是出手，我们杀死他，还是立你为帮主便了。”

另一个人道：“裘千仞，我们都是铁掌帮人，毕师叔又死了，我们这些人都不愿做什么帮主，只要你助我们，我们一定会立你为帮主的，决不食言。”

裘千仞显是有一点儿心活，他看看欧阳锋，再看看众人，不知道如何做才是。

这时，就有人说话了。这说话之人却是一个女人，这女人俏俏地笑，然后轻轻说道：“你们说，他怎么说这里没有外人，我们与他们是家人么？我们不是他们的人，对不对？”

又有一个女人在笑，这女人道：“这里倒是有我们的一家人，只是庄主太累了，我们得帮帮他，是不是？”

那铁掌帮的人一声厉喝：“是谁？站出来！”

那女人笑道：“站出来就站出来，还怕了你不成？只怕我一站出来，你的魂就没了。”

这人喝道：“是谁？站出来说话！”

那女人说道：“让我站出来呢，你说，我们出去不出去？”

另一个女人道：“为什么不出去？我们不出去，他们是不是就看不到我们？”

旁边还有第三个女人，她吃吃艳笑，她笑道：“他们看不到你还没什么，可是如果庄主看不到你，你可就惨了！”

突地有了许多的女人的笑，这笑声十分放肆，听声音却足足有十几个人之多。

铁掌帮人都以为他们可以在无人之时杀死这欧阳锋，那时天下英雄也不会知道他们所做所为。如今他们的主意没用了，至少有十个女人在这里，她们众口铄金，把一个铁掌帮的行为说了出去，在江湖上必是大大丢脸。

铁掌帮人叫道：“什么人，出来！”

就施施然出来了十一个人。

这是些什么人？连铁掌帮的人在江湖上走动了多年，也不曾看到过这许多的女人。她们一个比一个妖娆，一个比一个风骚。都走到了庙里，站在了他们面前。

这十一个女人都是穿着白色长衣，她们一个个都是生得极漂亮，有的媚人入骨，有的一顾生情，有的嘻嘻哈哈，有的风情万种。这些女人都站在庙内，一个个看着铁掌帮的人。

欧阳锋看到了她们，心下不由得大乐，他知道，这许多女人，都是有些本事的，她们不独是在床上有媚人的功夫，就是与人动手，也是会些招数，一时人也惹她们不得。须知她们中的九个，都是江湖上的人，从前不是青楼妓女，就是卖解艺人，经得多了也看得透男人的一切鬼心思。她们之中，领头的是那个小小女人许青青。

铁掌帮的人一见这是一些女人，就不由得大是轻视，心道：我以为来了什么好手，原来却是一些女人，女人做些那风流事儿，或许还行，但要是动手杀人，就不行了。看这些女人，一个个风流可爱，说不定根本就不会出手，待得我们出手杀死这欧阳锋，再把这些女人弄死算了。想罢，就是一喝道：“你们快走，不然就只好死在这里了！”

许青青看着他们，嫣然一笑，她轻轻说道：“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

那铁掌帮人居然看得她的眼睛，也十分痴迷，他问道：“你是谁？你还不走，待在这里只是一死……”他不知道，一见了许青青的模样，他居然说话也和缓了许多。

许青青道：“我告诉你，我是江南名妓许青青，在江南，酒楼妓馆，有我的声名，许多男人都来找我，你知道找我的人都是什么人？”这人当然不知道，他只好摇摇头。许青青拍手笑道：“你怎么这样笨哪，找我的人都是有名的王公贵族，还有的就是大商大贾，江湖豪客。你说，他们找我时，我问他们要什么？”

那人只是一个铁掌帮的人，他哪里知道这许青青跟那些江湖人要些什么？

许青青倒是乐乐呵呵，她轻轻道：“我告诉你罢，他们来找我一回，我就让他们乐一乐，他们一快乐，就告诉我一些东西。”

这人竟也听得傻了，他大概也在思想那些人的艳遇，人活一生，如能得这许青青的垂爱，当是艳福不浅。他一想那香帐惹蝶，红浪翻滚的时光，就大是心动，他呆呆看着许青青，竟然说也说不出话来。

许青青道：“我告诉你罢，他们每人走时，都是教我一招武功。”

说时也快，这许青青一出手，便搭在了这人的后背上，这人的后背三道大穴都在她小小的香软小手之下。

许青青道：“庄主，这人怎么办？”

欧阳锋当然知道许青青的本事，他大声道：“杀！”

许青青内力一吐，这铁掌帮的人看着许青青，他的眼睛瞪着，不及闭上，人就大口哇哇吐血，吐了几口，人便萎倒地上。这一十一个女人，都是身怀武功之人，她们平时在白驼山庄，被那个小人儿任一天关在屋子里，都是无事儿可干，就相互亲热，也学些武功。有的平日就有些功夫，也有的是在那笼子似的屋子里才学的。她们心性都高，都想多学些本事，将来以备不时之需。她们也一个个都是有些心眼：我要好好学点儿本事，

我终不能让她比我更强。就这样，这一十一个女人都是有些功夫，她们一见欧阳锋夜半不回，就问到家人，家人说了，欧阳庄主是去追那夫人了，她们都知道慕容箏是欧阳锋的嫂子，却不知道慕容箏与欧阳锋的隐事，都一个兴致勃勃，走出来找欧阳锋。

这一十一个女人救了欧阳锋，也使那个裘千仞下了决心。裘千仞道：“他们杀死了你们庄主的嫂子和孩儿，你们还不杀死他们！”

那些铁掌帮的人一听得裘千仞如此说话，都是怒气横生，一个个都是痛骂裘千仞，恨他生事，恨他背叛本门。裘千仞却也冷笑，他恨恨道：“你们都是什么好东西了？你们一个个都想要我死，我今天与你们也是一拼！”说罢，他便冲向那三个本门师叔，与他们战在一处。

许青青关心欧阳锋安危，她冲过去，看着欧阳锋，说道：“庄主，庄主，你没事儿罢？”

欧阳锋点头，他恨恨道：“杀！杀！”

女人心思更狠，这一十一个女人，在白驼山庄关得久了，一个个都是想着要舒舒筋骨，都是跃跃欲试，她们都向着那些寻着欧阳锋坐下的铁掌帮人用力出手！

刀剑也出，掌力也吐，有的女人竟然也用小小的拳头去打人！

一边那五人看到她们要对与欧阳锋动手的六人出手，便是大惊，她们如果杀死那六人中的一个，五人便再也难敌欧阳锋的神功了，他们急急出掌，对着这一十一个女人出手！

便是一场混战！

一十一个女人对着五个人，都是用心尽力，她们头一回与江湖人交手，便是狠心对着这铁掌帮的人，这之中，只有许青青与那个胖女人是久经战阵的女人，她们叫着，喊着，叫那些女人如何动手，女人们却也很是厉害，一个个出手狠辣，却也嘻嘻哈哈，直把一场生死搏斗当成儿戏，但她们有许青青与那个胖女人，如有不慎，这两人便是出手，

下子补足了她们的破绽，一时间，也是相持不下。

一边，反是空闲出了那个裘千仞。他看着场上的情景，心下暗道：我看这样子，铁掌帮至多也是与她们战上一个平手，弄得不好，会全都死在这里。我的师叔师祖都是在这里，他们对我不好，我何必对他们客气？我就在此——把他们都杀死，也就了却我份心愿，我在铁掌帮做帮主，谁再阻我？

裘千仞就在一边突地出手，叭地击在了那人的背上。那人是铁掌帮的人，他一看，是裘千仞打了自己，他就口中哇哇吐出鲜血，叫道：“裘千仞，你好好……好狠……”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完全，人就倒地而死。

许青青自是不知道裘千仞是做什么的，但她看到了裘千仞出手，一出手就杀死了那个铁掌帮的人，就大喜，对裘千仞道：“好，好，打得好！”许青青对着裘千仞一笑，这一笑灿然，让裘千仞也惊美色。

人剩下四个了，他们便有些惊慌。此时情景，对铁掌帮大大不妙，他们心下想是退缩，却哪里来得及？许青青这一十一个女人也不把他们放过，刀剑齐出，直对着他们，恨不能把他们一个个都乱刀剁死！这些女人虽是武功并不惊人，但她们一个个乱打乱削，一时也让人奈何她们不得。

裘千仞却是不管他们，他杀死一个铁掌帮众，就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另一个也一掌拍在肩头，那人正在与许青青周旋，竟然一下子被裘千仞用掌打在肩上，这一下又重，便把他打得直倒在地，一个女人一剑上去，便把他生生刺住。他大声吼叫，女人却不管他，剑尖在他的身子里一转，生生把他转死！

只有三个人在这女人中间了，他们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三人都是面面相觑，想要找一个时机逃走，却也是不能了。

许青青道：“你们三个还是好好自缚，等我们庄主的心境好了，说不定他会大发慈悲，放了你们。”

这三大声吼叫，三人齐心，一齐向许青青扑去！

他们想得好，以为这一扑，会让许青青让开，他们就会有办法冲过去，就被许青青看破了，她手里的剑一挑，就刺向一个铁掌帮人，这一剑很是巧妙，让他生生顿住脚步，不敢再向前冲。另外两人，一个站在了裘千仞的面前，另一个被逼在了几个女人的身边。

叭地一掌，这一掌拍在了一个女人身上，这女人一声惨叫，直跌了出去。她跌在地上，死了，再也无气。

许青青道：“好，你敢杀人？”她的剑变得更是凌厉，一剑快似一剑，一剑狠似一剑。

裘千仞也不怠慢，他一游动身子，就飞得极快，他的轻功叫做水上飘，自是比那些铁掌帮的人不可同日而语，他寻机会，终被他找到了一个时机，叭地一掌，又打在了一个帮众的身上。这一掌打得不重，但却把那人打得一个趔趄，他只是一愣，刀就砍在了他的头上，只听得头骨咯咯直响，碎裂得流血。那个女人头一回杀人，吓得妈呀一声大叫，把刀扔在地上，再也不敢看了。

裘千仞就又动手，把这个人也打在地上，许青青不由分说，一剑刺去，竟然把他刺了个对穿。

再也无人了，只有那六个人和欧阳锋在一起拼内力。

只见他们的头上都是冒汗，有一股氤氲热气从欧阳锋的头上冒出。那六人也是冒汗，但他们看得自己人都是死了，对手却都站在自家身后，也是知道大事不妙，但无奈欧阳锋绝不放手，他们只得死拼到底。

许青青看着欧阳锋，说道：“庄主，他们都是一些死人，你还与他们比什么内力，你还是留着点儿内力，用来对付许青青和这九个女人，好不好？”

欧阳锋看她，眼睛瞪了一瞪。许青青见他不愿意，就吐了吐舌头，不敢再出声。须知道欧阳锋平时对她们很是严厉，她们都是心里害怕欧阳锋的厉害，不敢稍有违抗。

这些女人都是在一边，一些人去扶慕容箏，去抱欧阳克，可慕容箏虽是已经昏迷，你若想从她的手里把那欧阳克抱来，却是不能，她的手臂抱得死死的，死也不肯放松。众女人只好作罢。

许青青知道欧阳锋心里惦念着慕容箏的生死，也惦念着小小婴儿，就看过了，来到了欧阳锋的面前，对他道：“庄主，你放心好了，她受了伤，却是无碍，孩子也是睡了。”

欧阳锋一听，心下大喜，他心道：上天垂怜，对我欧阳锋也是好生偏爱，我以为我的孩子已经死了，可他还活着，慕容箏也是活着，这比什么都好。这几个铁掌帮之人，我不幸了他们，怎么消得我心头之恨？他心头一乐，就来了一股大力，他大声吼叫道：“你们这些鼠辈，死去好了！”他从心里涌来一阵大力，把双臂向前一推，把这六人都推了出去。

其实，他与这六人也是一样，都是没有了多少气力，但他是人逢喜事，就比对方更多些气力，一推，竟把这六人都推了出去。

六人都是撞在墙头，但这一次，因为欧阳锋的气力已经竭衰，便没有一个人受重伤。

欧阳锋站了起来，他看着许青青，说道：“快，快，快把孩子抱与我看！”

江湖上人与白驼山庄的人一样，都是不知道欧阳锋与慕容箏之事，他们以为欧阳锋与慕容箏只是叔嫂，也知道欧阳箑是慕容箏的丈夫，这些女人见欧阳锋对孩子如此关切，就心下也是一热，看来这欧阳庄主对人一定不错，他对这孩子都是如此关心，对于他宠爱的女人当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她们却哪里知道，欧阳锋关心这孩子，实是因为这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怎么能不关心？

欧阳锋看着孩子，说道：“欧阳克，欧阳克，你是我欧阳家的后代，你是白驼山庄的少主，你纵横天下谁人能敌？”欧阳锋双眸注视着孩子，甜情蜜意，自是与平日不同。

许青青道：“庄主，这些铁掌帮的人怎么处置？”那六人都神情萎靡，坐在地上，一个个屏气调息，尚未恢复。还有一边几个，都是受了伤，眼睁睁看着欧阳锋说不出话

来。

欧阳锋道：“这些人，死不足惜，把他们全都杀死好了。”许青青一声令下，九个女人一齐出手，刀砍剑刺，把这铁掌帮人都刺倒在地。有两个功力还余下三四成的就挺身起来与许青青这些女人打斗，斗上十几个回合，终是不敌，一个个都倒在地上破口大骂。骂欧阳锋是大奸大恶，骂白驼山庄是藏垢纳污之地。欧阳锋抱着欧阳克，嘴角有着一丝冷笑，他在心里对欧阳克说道：孩子，你要做人，就要做一个像我这样的人！管他什么众口铄金，管它什么江湖道义？我行我素就是了。欧阳锋脸色阴沉，抱着欧阳克，又去看慕容箏。就见慕容箏斜趴在地，头侧枕着右臂，脸如金纸，没一丝血色。她刚刚生下婴儿，又不得不与铁掌帮的人动手，就失血、脱力，就是胸前不被人家印上一掌，也是死多活少，何况又中了一掌，这一掌且是一记勇猛绝伦的铁掌？欧阳锋看这慕容箏，突地从心里涌上一阵心酸，过去日子历历在目，万千头绪，涌上心头，就大声喊道：“嫂子！嫂子！”慕容箏却哪里听得见？他一探慕容箏鼻息，却是仍有一点儿热气，但她没有知觉，也不知能不能救得过来。欧阳锋心道：你们这些铁掌帮的混蛋，我不宰了你们，怎消我心头之恨！

欧阳锋站起来，走到那些铁掌帮人面前。他一一审视这些人，嘴角上仍是冷冷在笑。这时那个一心等着看铁掌帮人与欧阳锋决斗的双腿骨折之人大声道：“欧阳锋，你害我铁掌帮人才凋零，我作鬼也不会放过你！”说话时，这人回手一掌，正拍在自家头顶百会大穴上，只听得头骨咯咯碎裂，却从头上流下一道道血水来，眼里、鼻孔、耳里也都流血。这人性子甚是刚烈，欧阳锋心下也有些恍然。他走到另外几个人面前，说道：“铁掌帮人都是铮铮铁汉，敢作敢为，从不惧死，我就成全你等便了。”欧阳锋就一手抱着婴儿，一手出掌，叭叭叭一连几掌，把剩下的铁掌帮众人尽数击毙。

破庙里，如今只剩下了欧阳锋、白驼山庄十个女人，还有一个裘千仞。欧阳锋双眼盯牢裘千仞，问道：“你为什么要帮我？”裘千仞冷笑：“我不是帮你，我是救我自己，

也是帮我自己。”欧阳锋一笑，他也算是喜欢上了这个铁掌帮新任帮主裘千仞。心知他说的都是实话。如果这些人回到了铁掌帮，裘千仞不独做不成帮主，而且性命难保。

欧阳锋昂然道：“裘千仞，你铁掌帮一十八个高手，尽数都死在这里，都是我欧阳锋所杀，你若向我寻仇，今晚可是最好的机会，你愿意动手就出手好了。”

裘千仞看着四周那横七竖八的尸体，知道这一战比平日练剑、熬掌更为凶恶。他慢慢道：“欧阳锋，我要杀你，也不在此时。帮主嘱我照看慕容姑娘，我没照看好她，对不起帮主重托，也算亏你一份情意。这些铁掌帮人虽是我的前辈，但我新为帮主，他们不遵号令，就是叛逆，人人都该处死，杀死他们也不足惜。”

欧阳锋见裘千仞如此说话，就知道他对自己并无敌意。一时心懈，反而再也无话可说。

裘千仞也不说话，只是走去，向柴薪上的上官威尸体行三个大礼，祝道：“师父，师叔师祖他们都是自作孽，不可活。好在他们都已经死了，铁掌帮今后中兴有望！”祝毕，就点火焚烧，把上官威的尸体烧化。直待化尽，方才挑出几块骨殖，割下一片铁掌帮众的衣服，把它包好，也不与众人话别，扬长自去。

欧阳锋自是呆呆地坐在慕容箏身边，他看着慕容箏，突地知道，他一向最喜欢的女人还是这慕容箏。就是她眼睛瞎了，又有何妨？欧阳锋看着她的头发，涔涔汗水将她头发完全打湿，她那身体，肌肤都是欧阳锋最最熟悉的。当初在大漠上，慕容箏捆他，用沙尘扬他，最后竟依偎在他身上，躲那大漠四杰。那一时刻，整个大漠都化成了慕容箏身体的幽香，整个大漠都远去了，只有怀里腿上斜倚着慕容箏。欧阳锋把孩子交与许青青，他扑过去抱起慕容箏，大叫道：“你醒醒，你醒醒！”又把慕容箏双腿并拢，让她坐在自己腿上，两手贴在慕容箏肩头，用手掌紧贴她肩井大穴，把一阵阵内力都度向慕容箏。欧阳锋一边吐出内力，一边念叨道：“你说的也对，你说的也对，你说要要做好人，不再杀人，那就不再杀人好了。他们反正也杀不了我，也杀不了你，更杀不了克儿。有

我在，他们谁敢？”欧阳锋要竭尽全力救活慕容箏，就不惜把全身内力都倾注在慕容箏体内，他忘了他自己也是一夜苦战，内力所剩无几。多亏如此，不然他那充沛内力送去，慕容箏却怎么受得住？

足足有三炷香时刻，慕容箏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就悠悠醒来。她双手向前向后抚摸，像寻找什么东西，但她摸也摸不到，就叫：“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呢？”欧阳锋示意许青青过来，让慕容箏摸到婴儿。

慕容箏嗅到女人的香气，她说道：“她是什么人？她不是刺丫儿，她不是刺丫儿！”慕容箏回头声色俱厉：“欧阳锋，欧阳锋！”欧阳锋双手忙去抓她，两手抓紧她的双手，安慰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慕容箏叫道：“欧阳锋，欧阳锋，你不能把我的孩子交给别的女人，你要让刺丫儿带他，你自己带他。你听见没有？”欧阳锋连连点头称是。他看着两眼黑洞洞的慕容箏，心里大是愧悔，如果不是他欧阳锋，慕容箏怎能变成这般模样？慕容箏实在是天下姝丽，绝世美人，弄成如此凄惨，全是因为他。欧阳锋声音哽咽，就流出泪水来。他一把抱住慕容箏，失声痛哭。

慕容箏异常清醒，她轻轻道：“你哭了，你真的哭了？”欧阳锋用手扶着她的头发，原本是乌油油的黑发，现在却没了一丝光泽，欧阳锋心下酸楚，说道：“我知你心思，你愿意走，不愿意与我住在一起。你不愿意也就罢了，现在有了儿子，你与他在一起，好不好？你们住在一个小院里，我不进院去，只在院墙上开它几个小孔，一日之内，你带克儿在院里玩耍，我就在小孔里偷偷看上你们几眼，我就心满意足了。你千万别去铁掌帮，铁掌帮的人也没什么好，别叫他们欺侮你.....”

慕容箏用手抚着欧阳锋的脸，慢慢道：“我在大漠上，就知道你是一个好人，你何必做些恶事？我不会去铁掌帮，你看我这样子，连一口气也喘不出，还能去哪里？”慕容箏道：“我有一事求你，你千万别拒绝我.....”欧阳锋大声道：“好，好，你说，你说，任什么我都答应。”

慕容箏轻声道：“你别告诉克儿，你是他的亲生父亲，你这一生，只叫他侄儿，好不好？”欧阳锋心里凄苦，声音嘶哑，说道：“我为什么不能叫，为什么克儿不能叫我是爹？他是我的亲生儿子，你苦苦生下的，为什么不叫他知道这些？”慕容箏轻轻咯血，血从嘴角流出，她苦苦一笑，说道：“他怎么知道你哥哥与白面罗煞之事，他怎么看你与我？他是孩子，怎么能受得住这些。如果他知道这些，让他在江湖上如何做人？”欧阳锋默然，他此时蓦然惊觉，从今日起，他就不再是一个独往独来的人了，他有欧阳克，就得带大欧阳克。欧阳克如果不明白他与哥哥这一段旧事，不能理会他与慕容箏的一片苦心，岂不很是糟糕？欧阳锋道：“你放心，我这一生，不向克儿说明就是。”

天已大亮，破庙只剩几面残垣，落地灰尘，看去变得淡淡都像是浮土，风一吹去，便化为无形。裘千仞烧着上官威的尸骸，就传来阵阵焦臭气息。殿内地上，血渍斑斑，血腥之气与焦糊之气充盈，使人大是恍惚，以为身在幻境。欧阳锋抱着慕容箏，听她心声一下下弱下去，手抓着她的手，觉得手儿渐渐冰冷，心下大是凄苦：苍天不公，慕容箏是好人，好人寿不永！如果上天公正，让慕容箏能活在世上，我欧阳锋从此再也不做一件恶事，只做善人就是了……

任他怎生用力，慕容箏还是慢慢死去。

欧阳锋回头，看看铁掌帮一地死尸，恨道：就是死了你千八百铁掌帮众，也换不来我欧阳锋的心头女人。他抱着慕容箏，向外就走，口里兀自喃喃私语：“跟我回家，你跟我回家好了，我要练蛤蟆神功，我要练凤凰力轻功，等到五年期约，我就去华山，去与王重阳、段智兴、黄药师、洪七他们论剑。那时你看天下武功第一的人必定是我，必定是我欧阳锋！”

许青青与九个女人都是白衣素裙，站在破庙外面，等着他们心里的白驼山庄庄主欧阳锋走出来，许青青手里抱着这个白驼山庄的少主人欧阳克。她心道：看那慕容箏，每日脸色阴沉，没一点喜笑欢颜，让人见了，好大不舒服，谁知她却能生出一个白白胖胖，

长相清秀的小小少主来，这也是一大奇事了。她心道：没了慕容箏，她们这些“地”字楼的女人，从今以后就可以大大开怀了，欧阳锋是一个强悍、雄壮的男人，他会使许青青这些女人们开心得要死。

欧阳锋直走过来，眼里就像看也没有看到许青青她们，他步子很大，抱着慕容箏，就像在好久好久之前，他在那一间白驼山上的石屋里与慕容箏有了新婚初夜那般热烈、急切……

后记

我读武侠小说，最喜欢的当为金庸与古龙。金庸古拙，而且颇有中国唐宋话本儿的那娓娓道来的味道；古龙小说，人的生命在巅峰状态，酸甜苦辣都是极致。如果说古龙是一杯烈酒，喝下去一下就醉昏了人，恰如醍醐灌顶，好不痛快；金庸写书，却是一杯醇酒，愈喝愈厚，初饮不觉其味，穷尽方知其醇。金庸书的旷远，通达，平和，真是中国古文化的真实写照。

友人杨君托我续书，写金庸书中那些人物。他兴致盎然，侃侃而谈，谈老毒物欧阳锋，说欧阳锋这人奇坏，但却在金庸笔下最有亲情。他对欧阳克视若生命，与郭靖、黄蓉在海岛上，为救欧阳克几乎死去，世上父子亲情，也有不如者。看今日世界，父子情薄，金钱味重，有多少人不如这欧阳锋？再有那桃花岛岛主黄药师，他一身韬略，文武全才，却偏偏愤世嫉俗，平生又重义气，又恨礼规，真是一个中国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还有那个满头白发，一心玩蜂子的老顽童周伯通，既顽且嬉，看着他，就想到三十五年前，金庸先生一定知道中国会有一些天天跳大秧歌的老人。人老了，能像孩儿一样快活，这世上岂不是少了许多奸诈，多了更多的同情与天真？再说那个王重阳，说不清为了什

么，竟然把自己最大的大事儿也弄没了，据说他是忙于抗金，顾不上娶媳妇儿，这颇有点儿悲壮。真像古人说的那一句豪言壮语：“倭寇不除，何以家为？”后来倭寇越来越壮大了，这些人也都娶妻生子，而且子子孙孙无穷尽也。这也是一个悲哀。不知金庸先生是不是喜欢王重阳，估计中国的小青年决不会喜欢他。还有一个洪七公，就有些像今天的“嬉皮”，嘴大吃四方，还有志气，虽是要饭的，却有所为有所不为，挺讲原则的，也不像今天的无赖，做事只图自己痛快。更有一个一灯大师，这人连皇帝也不愿当，是个能上能下的干部。这人淡薄，许多事儿很想得开，是一个对中国佛学儒学都参悟得极透的人。

说道这些人，便让人有时扼腕，有时嗟叹，有时叫绝，有时惋惜，说到金庸先生，竟然写着写着，笔头一丢，让人再也看不到精彩华章，就像一出好戏，正看到起劲处，却没了下场，岂不让人天天惦念，想得难受？

杨君嘱我，何不写出金庸先生笔下人物，让他们一个个重新粉墨登场，再现雄姿？我怕人家说话，从来续人好书，都是吃力不讨好，像中国古话所说的，猪八戒背媳妇儿，丑了自家。媳妇人人都愿意背，只是当着别人面，假惺惺就是了。我决意不写续书，我自己出书，出版社和读者也都买账，何必为金庸先生做续，让人家说我狗尾续貂？

但一说起这些人物，我也怦然心动。西毒欧阳锋是一个恶人，为什么对欧阳克与杨过却一点儿也不恶？他逢人就杀，对谁也不相信，为什么能成为这样一个不可理喻的人？若非自家有伤心处，怎能如此仇恨天下之人？这是一个谜。况且欧阳锋的身世，人家只知他是西域大漠白驼山君，也只知欧阳克是他与嫂子私通所生。而黄药师与他的妻子，也有些精彩之笔。两人与周伯通斗智，阿衡看了一遍《九阴真经》，竟能把它背写下来，这也是旷世奇才了。更奇的是，这个阿衡刁钻古怪，一点武功也不会。她与黄药师如何成为一家，两人情爱，自是非同一般，弄得一代武学宗师黄药师竟想带着她的棺材，一同沉海。再有那九指神丐洪七公，跑到皇帝的厨房偷偷吃菜，后来生气，自家把

自己的食指齐根剁掉，也是一段悬案。我喜欢这些人，也想为喜爱金庸先生书中人物的读者送上一点儿话本故事，愿他们又能大快朵颐。

于是，我答应写这几个人，写这一套书。

想这几部书是从金庸先生所出，但又不是续书，因为续书是从金庸先生的故事“说下去”，而我这一套书，却是从金庸先生的故事“说上来”。只要金庸先生书中提到人物，所提的过去未来，凡是不曾入书的，都是我所着意处。凡是金庸先生丢掉的话题，我也为他“娓娓道来”。此中深意，因大是敬重金庸先生，就连书文辞语都力争逼肖。现今武侠新书，大兴续书之热，可惜续时没有古文白话，没有佛经释义、理学阐说、没有诗词造詣，没有对中国古代史学、民俗学研究，童蒙学子，妄说金庸，实在叫人汗颜。

在我这几部书里，每一个人都会在另一个人的传记里出现，即是每一个完整的人物，是在几部书中，方勾勒完毕的。这也是我为什么把《西毒欧阳锋大传》写到此处便打住的原由。随着《东邪黄药师前传》、《九指神丐洪七公》等几部书的完成，一个原自金庸的非金庸世界想必会展示于读者面前。这或许便是长时期令我躁动不安的原故罢。

(全书完)